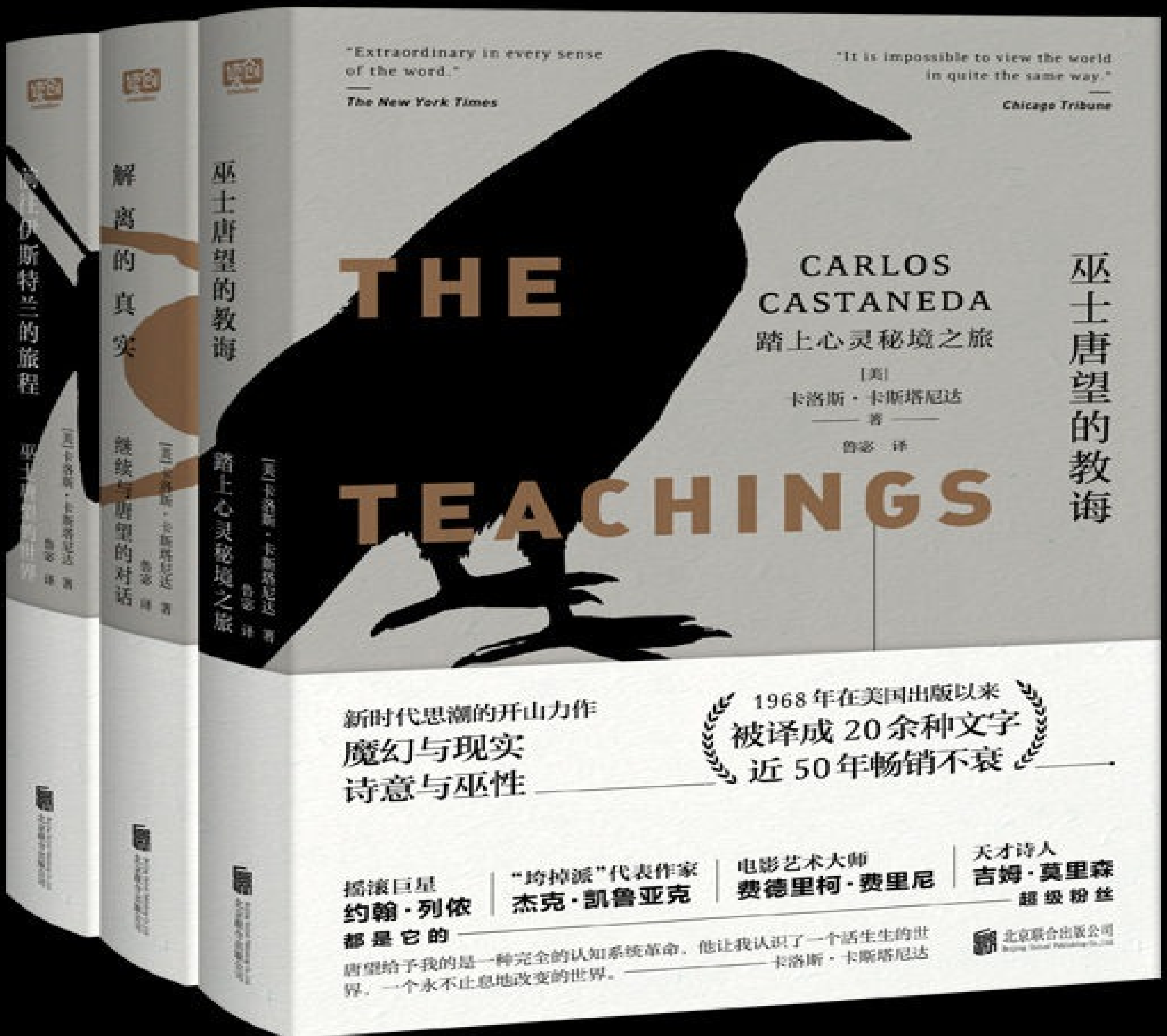
唐望三部曲

（套装共3册）

畅销欧美50年

一套书让你对世界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版权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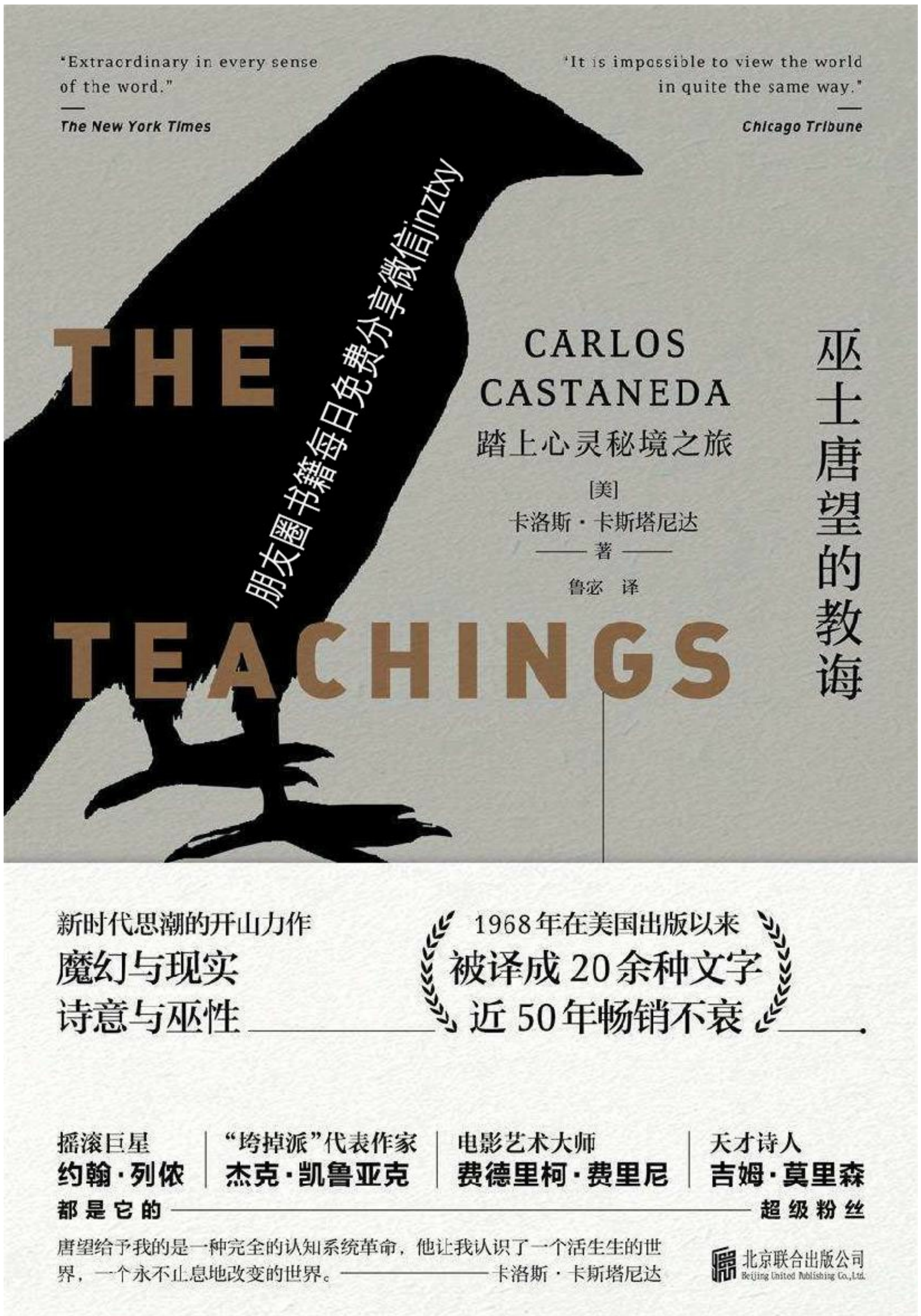
书名：唐望三部曲:巫士唐望的教诲+解离的真实+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套装共3册)

作者：卡洛斯·卡斯塔尼达

译者：鲁宓

目录

封面
版权信息
巫士唐望的教诲：踏上心灵秘境之旅
版权信息
感谢
跃入新“认知系统”的多重地平线出版三十周年之纪念序
译序 追寻自主的生命力量
绪论
第一部分 身为门徒
第二部分 结构分析
附 录
一 印证特殊共识的过程
解离的真实：继续与唐望的对话度
版权信息
译序 卡斯塔尼达之死
推荐序“看见”，探索神秘知识的旅程
引言
第一部分 “看见”的准备
第二部分 “看见”的试验
尾声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巫士唐望的世界
版权信息
译序 唐望与卡斯塔尼达的相遇
推荐序 前往伊斯特兰：身心重建之旅
引言
第一部分 停顿世界
第二部分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
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jnztxy 朋友圈每日更新


"Extraordinary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The New York Times
"It is impossible to view the world in quite the same way."
Chicago Tribune
朋友圈书籍每日免费分享微信jnztxy
THE TEACHINGS
CARLOS CASTANEDA
踏上心灵秘境之旅
[美]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
著
鲁宓 译
巫士唐望的教诲
新时代思潮的开山力作
魔幻与现实
诗意与巫性
1968年在美国出版以来
被译成20余种文字
近50年畅销不衰
摇滚巨星
约翰·列侬
"垮掉派"代表作家
杰克·凯鲁亚克
电影艺术大师
费德里柯·费里尼
天才诗人
吉姆·莫里森
都是它的
超级粉丝
唐望给予我的是一种完全的认知系统革命，他让我认识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一个永不止息地改变的世界。——卡洛斯·卡斯塔尼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版权信息

巫士唐望的教诲：踏上心灵秘境之旅

作者：（美）卡洛斯·卡斯塔尼达

译者：鲁宓

目　录

版权信息
感谢
跃入新“认知系统”的多重地平线出版三十周年之纪念序
译序 追寻自主的生命力量
绪论
第一部分 身为门徒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第二部分 结构分析
1 操作上的秩序
2 观念上的秩序
3 总结
附 录
一 印证特殊共识的过程
二 结构分析大纲

对我而言，唯一的旅程，是走在一条有心的
道路上——任一有心的道路上，
我走着，而唯一值得接受的挑战是，走完它的全程。
于是我走着，欣赏着，寻找着，屏息以待。

-Don Juan-

感谢

我希望在此对以下诸位表达最深的感激：

克莱门特·梅根（Clement Meighan）教授为我的人类学调查订立了方向；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教授锲而不舍的追寻精神是我的典范；罗伯特·埃杰顿（Robert Edgerton）教授从一开始便给予我指示；威廉·布莱特（William Bright）教授和佩德罗·卡拉斯可（Pedro Carrasco）教授给予我批评和鼓励；劳伦斯·沃森（Lawrence Watson）教授对我的分析做了修正与澄清。最后，我要感谢格蕾丝·史汀森（Grace Stimson）女士及吉尔福德（F.A.Guilford）先生，他们为我准备手稿提供了帮助。

跃入新“认知系统”的多重地平线出版三十周年之纪念序

《巫士唐望的教诲》一书出版于1968年。在这三十周年的出版纪念日，我想要对书中的内容做一些澄清，并表达书中主题在我多年严肃与持续的努力后所达成的一些结论。这本书是我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索诺拉所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一项结果。当时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系进修研究所的课程，碰巧遇见了一个来自墨西哥索诺拉的老巫士，他的名字是胡安·马特斯（Juan Matus，书中音译为唐望）。

我向人类学系的许多教授请教这种人类学田野调查方式的可行性，即用一个老巫士作为主要的资料提供者。他们全都劝我打消这个主意，因为他们相信，在考虑做这种田野调查之前，我必须把一般的必修学科与研究所的要求，诸如笔试与口试，当作第一优先。教授们完全是正确的。他们不需要说服我，我就可以了解他们的逻辑。

但是有一位克莱门特·梅根博士，公开地鼓励我进行田野调查。我对于人类学的研究都要归功于他的启发。他是唯一敦促我尽量去深入挖掘我所遇到的任何可能性的人。他的敦促是基于自己身为考古学家的个人田野调查经验。他告诉我，透过他的研究，他明白时间是最重要的关键，正在式微的古老文化所拥有的庞大复杂的知识在现代科技与哲学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他以本世纪初一些著名人类学家的研究为例子，他们非常紧急但有系统地收集了美洲平原（或加州）印第安人的人种学资料。他们的匆促是有理由的，因为在短短的一代中，所有那些原始文化的知识来源都被消灭殆尽了，尤其是加州的印第安文化。

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幸参加了哈罗德·加芬克尔教授在加州大学社会学系的课程。他为我提供了最杰出的人种学研究模式，其中，日常生活的实际行动可以作为哲学性研究的真实课题；而任何被研究的现象都必须在原本的环境中进行观察，根据原有的规律与连贯性。如果能够从中抽取出任何规律或原则，那些规律与原则都必须配合现象本身。因此，巫士的实际行动，在其本身的规矩与结构之下可被视为一种有条理的系统，是值得严肃探讨的扎实课题。如此的探讨不需要得到优先建立的学术理论的认可，或与在不同哲学背景下所得到的资料做任何比较。

在这两位教授的影响下，我开始深入我的田野调查。从这两位教授身上，我得到两种研究动力：其一是在现代科学的模式中，美洲原住民文化的思想过程只剩下很少的时间能独立存在；其二是观察到的现象，不管可能性为何，都是货真价实的研究对象，值得我付出最大的关切与认真。

走入巫士世界的新“认知系统”

我一头栽入我的田野调查，深陷其中，我确信到后来连最支持我的人都感到失望。我所进入的田野调查是无人地带，它不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课题，也不是哲学甚至宗教课题。我遵守了现象本身的规矩与结构，但是我没有能力在安全的距离下参与。因此，我的努力完全做了妥协，脱离了适当的学术标准，无法客观衡量它的价值或无价值。

以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我的田野调查，可以这么说，一个亚基族印第安人——唐望带领我进入了古代墨西哥巫士的“认知系统”。所谓的认知系统，是指负责日常生活意识的种种过程，这些过程也包括了记忆、经验、知觉，以及任何可得言语系统的专精使用。在当时，“认知系统”的概念是我最大的绊脚石。身为西方知识分子，我无法想象这个“认知系统”可能不是全体人类所共享的一种和谐而容纳一切的事物，如今日的哲学理论所定义的。西方人愿意把文化之间的差异当成有趣而古怪的现象描述方式，但是文化的差异不可能使回忆、经验、知觉与语言使用等过程变成我们所陌生的项目。换句话说，对于西方人而言，只有一种认知系统——一组共通性的过程。

然而，对于唐望传承中的巫士而言，却有现代人的认知系统与古代墨西哥巫士的认知系统之别。唐望把这两者当成基本上不同但是完整的两种日常世界。在某个时刻，毫无觉察地，我的任务神秘地从收集人类学资料变成了使巫士世界的新认知系统内在化。

要使如此的系统真正内在化，需要一种转变，一种对于日常世界的不同反应。巫士发现这种转变的最初动力，总是来自理智上看起来只是观念的事物，但是含有意想不到的潜在力量。唐望对此有最好的形容：“日常生活的世界永远无法被看成具有人性、具有力量控制我们，能够造就我们或毁灭我们，因为人的战场不是他周围的世界。人的战场是在地平线的另一边，在一个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地方，在那里，人不再是人。”

他解释这段话，说在能量上非常重要的是人要了解：唯一要紧的事，是他们与无限的接触。唐望无法把“无限”这个字眼简化为更适宜的描述。他说，在能量上那是无法简化的，它无法人格化，甚至连影射都不行，除了用“无限”这种含混的字眼。

当时我不知道，唐望不仅是给我一种有趣的智性描述，也是在形容某种他称为“能量事实”的观念。对他而言，“能量事实”是他与他的传承中其他巫士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他们进行一种他们称为“看见”的做法：直接知觉能量在宇宙中流动的能力。如此，知觉能量的能力是巫术的关键。

唐望带引我进入古代墨西哥巫士“认知系统”，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的，这表示他对我所做的一切，也是历代所有巫术入门者所接受的做法。不同“认知系统”的内在化过程总是开始于吸引巫术入门者完全的注意力，使他们明白我们都是将死的生物。唐望与传承中其他巫士相信，充分了解这个“能量事实”，这个无可简约的真理，会有助于接受新“认知系统”。

像唐望这样的巫士对他们的门徒所寻求的最后结果是一种了悟，由于它的单纯，所以非常难以达成：我们的确都是将死的生物。因此，人的真正战斗不是与其他人斗争，而是与无限，这甚至不是一场战斗，在本质上它更是一种顺服，我们必须要自愿顺服于无限。在巫士的描述中，我们的生命起源于无限，于是也终结于无限。

看见“生命能量”的波动

我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所描述的大部分过程，是我身为一个社会化生物在新系统的冲击下的自然抗衡过程。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所发生的事情绝不仅是邀请新“巫士认知系统”的内在化，它是一种命令。我经过多年挣扎维持我的社会化生物形象，最后那些形象还是破碎了。如果从唐望的目标来看，挣扎维持它们是一项无意义的举动。但是以我的需要来看，那是非常重要的；我的需要也是所有文明人的需要：维持已知世界的界限。

唐望说，被视为古代墨西哥巫士“认知系统”基石的一个“能量事实”是，宇宙的一切都是能量的表现。那些巫士直接“看见”能量，所得到的“能量事实”是，宇宙是由两种相互矛盾却同时相辅相成的力量构成的。他们把那两种力量称为“生命能量”与“无生命能量”。

在他们的“看见”之下，“无生命能量”是没有意识的。对于巫士而言，意识是“生命能量”的一种波动状态。唐望说，古代墨西哥巫士“看见”世上一切有机物都拥有波动能量，他们称之为“有机生物”，他们“看见”“有机生物”自己设定了波动能量的聚合与限制。他们也“看见”一团波动的“生命能量”会自己产生独立的聚合，不需要依附在有机物之上。他们称之为“无机生物”，把它们描述为一团肉眼看不见的能量聚合，有自己的意识与整体性，而聚合它们的力量不同于聚合“有机生物”的力量。

唐望传承中的巫士“看见”了“生命能量”的基本状态，不管是有机还是无机，都是把宇宙的外在能量转变为感官上的资讯。在“有机生物”的情况中，这种感官资讯会被转变成一种诠释系统，外在能量会被分类，而每种分类会得到特定的回应，不管那种分类是什么。巫士的理论是，在“无机生物”的情况中，它们将外在能量转变成感官资讯后，感官资讯的诠释必然也是根据它们所可能使用的任何不可思议的形式来进行。

根据巫士的逻辑，在人类的情况中，感官资讯的诠释系统就是我们的“认知系统”。他们认为我们的“认知系统”可以暂时被中断，因为它只是一种分类系统，感官资讯的诠释与反应是一起分类的。巫士说，当这种中断发生时，就可以直接知觉能量在宇宙中的流动。巫士把这种直接知觉能量描述为眼睛的看见，虽然眼睛在这里只起很微小的作用。

直接知觉能量，使唐望传承中的巫士能“看见”人类，在他们眼中，人类是一团能量场，像个明亮的球体。以这种方式观察人类，那些巫士能够得到惊人的能量结论。他们发现这些明晰的球体都与宇宙中一团无法想象的庞大能量聚合有单独的连接；他们把这团庞大的聚合称为“意识的黑暗海洋”。他们注意到单个的球体与“意识的黑暗海洋”的连接是在球体表面上非常明亮的一点。那些巫士把这个连接点称为“聚合点”，因为他们发现知觉是发生在这一点上的。外在能量在“聚合点”上被转变为感官资讯，然后被诠释为我们周遭的世界。

我要唐望解释这种能量转变为感官资讯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他说，巫士所知道的是，被称为“意识的黑暗海洋”的庞大能量提供了人类必需的所有手段，来把能量转变为感官资讯，而这样的过程是不可能被解读的，因为其来源是如此庞大、空无。

古代墨西哥巫士把他们的“看见”集中于“意识的黑暗海洋”，他们发现整个宇宙都是由明亮的纤维构成的，这些纤维延伸至无限。巫士把它

们形容为向四面八方散射而又不会彼此碰触的明亮纤维。他们“看见”它们是单独的纤维，但是又以不可思议的庞大数量集结在一起。

转移“聚合点”，看见新世界

除了“意识的黑暗海洋”之外，巫士还发现另一团庞大无比的能量纤维，巫士很喜爱它的波动，把它称为“意愿”，而巫士集中注意力到这团能量上的做法，也称为“意愿”。他们“看见”整个宇宙是“意愿”的宇宙，对他们而言，“意愿”等于智性。因此宇宙对他们而言，具有最高的智性。他们的结论成为他们“认知系统”的一部分：这团波动的能量能够察觉自己，具有最高的智性。他们发现宇宙中的“意愿”聚合决定着宇宙中所有可能发生的异动与变化，不是由于盲目而专断的外在情况所致，而是这团波动能量本身的“意愿”所致。

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jnztxy 朋友圈每日更新

唐望指出，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中，人类使用“意愿”来诠释世界。例如，唐望提醒我一个事实，我的日常世界不是由我的知觉所控制的，而是由我知觉的诠释所控制的。他提出了“大学”的概念作为例子，当时这个概念对我有无比的重要性。他说“大学”不是我可以用感官知觉到的事物，因为不管是我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还是嗅觉，都无法给我提供任何“大学”的线索。“大学”只发生于我的“意愿”中，而为了能建构它，我必须使用我身为文明人所知的一切，以刻意或潜意识的方式。

宇宙是由明亮纤维组成的，这个“能量事实”使巫士得出一个结论：每条单独而无限延伸的能量纤维都是一条能量场。他们观察到，这些明亮纤维或能量场，碰触、穿过了“聚合点”。由于“聚合点”的大小相当于一个现代的网球，因此只有固定数量的能量场碰触与穿过“聚合点”，虽然数量可达亿兆之多。

古代墨西哥巫士“看见”了“聚合点”，发现了一个“能量事实”：穿过“聚合点”的能量场的冲击力被转变为感官资讯，然后资讯被诠释为日常世界的“认知系统”。那些巫士把人类拥有协调一致的“认知系统”归因于人类全体的“聚合点”都位于明晰的能量球体相同的位置：在肩胛骨的高度，一臂之遥，贴着明晰的球体的表面。

古代墨西哥巫士对于“聚合点”的“看见”观察，使他们发现“聚合点”在正常睡眠、极端疲倦、疾病或食用知觉转变性植物的情况下会移

动位置。那些巫士“看见”，当“聚合点”在新的位置时，会有不同的能量场束穿过它，迫使“聚合点”把那些能量场转变为感官资讯，然后加以诠释，结果产生一个全新的世界供人知觉。那些巫士表示，在如此方式下产生的每一个新世界都是各自独立的世界，不同于日常的世界，但是很相似，一个人可以活在里面，死在里面。

对于唐望这样的巫士，“意愿”最重要的练习是有意识地移动“聚合点”到事先决定的能量球体位置上，这意味着，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唐望传承的巫士发现我们的明晰球体上有关键的位置，“聚合点”可以移动到那些位置上，所承受的新能量场能造成一个完全真实而崭新的世界。唐望向我保证一个“能量事实”：只要是人类，就可以去所有这些世界中探索，这种可能性是属于所有人类的传承。他说，那些世界就在那里，等待我们去发掘，恳求我们去发掘，而所有巫士或所有人需要做到的是去“意愿”“聚合点”的移动。

关于“意愿”的另一项课题，是古代墨西哥巫士的另一个“能量事实”：我们都是不断地被宇宙本身所牵扯、考验着。宇宙基本上是最极端的弱肉强食，但是这种弱肉强食不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概念：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偷抢掠夺，伤害他人。对古代墨西哥巫士而言，宇宙的弱肉强食是指宇宙的“意愿”要不停地考验意识。他们“看见”宇宙创造出亿兆的“有机生物”与亿兆的“无机生物”。宇宙对它们全体施加压力，强迫它们发展意识，以这种方式，宇宙试图去觉察自身。因此，在巫士的“认知系统”中，意识是最终的课题。

追寻“最终旅程”，完全自由

唐望与他传承中的巫士把“意识”视为一种行动，刻意地去觉察人类所有的知觉可能性，而不只是觉察由文化所设定的可能性，因为那种设定似乎是为了限制其中成员的知觉能力。唐望表示，去释放人类所有的知觉能力，并不会干扰原本的行为效率。事实上，原本的行为效率会成为重要的课题，因为它会得到一种新的价值。效率成为最必要的要求。不谈理想或虚假的目标，人类只用效率作为引导的力量。巫士称此为“完美无缺”；对他们而言，完美无缺就是要去尽一个人最大的努力，还要再多加一分。他们通过直接“看见”能量在宇宙中的流动得到效率。如果能量以特定的方式流动，那么跟随能量的流动就是效率。因此，当巫士面对他们“认知系统”中的“能量事实”时，效率是他们所使用的共同要素。

对于巫士的“认知系统”所有单元的运用，使唐望与他传承中的巫士得出一个古怪的能量结论，乍看之下只与他们个人的情况有关，但是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一结论可以适用于我们所有人。根据唐望的说法，巫士追寻的最高点，也是最终极的“能量事实”，不仅适用于巫士，也适用于世上所有人，他称之为“最终的旅程”。

“最终的旅程”是指个人的意识，经过巫士的“认知系统”加强到极限后，能够超越生物个体聚合能力的终点，即能够超越死亡。古代墨西哥巫士的了解是，这种超越意识是指人类意识能够超越已知的一切，抵达宇宙流动能量的层次。到最后，像唐望这样的巫士对于这种追寻的定义是，去成为一种“无机生物”，也就是意味着能量觉察自身，变成有聚合的单位，但不是有机体。他们把这种认知称为“完全的自由”，在这种状态中，意识仍然存在着，自由于社会制度与言语系统的束缚之外。

以上是我从古代墨西哥巫士的“认知系统”中得到的一些结论。在《巫士唐望的教诲》一书出版多年后，我明白了唐望给予我的是一种完全的认知系统革命。在我之后的著作中，我尝试传达能够使这种认知系统革命产生效果的步骤。事实上，唐望让我认识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一个永不止息地改变的世界。因此这些结论只是记忆的工具，或者可使用的结构，帮助我们跃入新“认知系统”的多重地平线。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

（序文之外：本篇序是卡斯塔尼达应出版社要求，特别为本书的三十周年特别版所写的，但是原美国出版社对于本篇序甚感头痛，在徒劳无功、有如石沉大海的信件联络中出现了以下的文字：“……正对此篇序文进行第七次的阅读，仍然不知所云……我们希望卡斯塔尼达先生能在序中描述他的近况，像是婚姻状况、有无异性伴侣，以及最重要的——他是否快乐……”一个月之后的印刷前夕，濒临精神崩溃的出版社将此篇序付梓，只字未改。）

译序　追寻自主的生命力量

在进入卡斯塔尼达与唐望的奇妙世界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出生于南美洲，年幼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大学时就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进入研究所后，他把研究焦点放在“美洲印第安文化药用植物”这个主题上。

1960年夏天，他在为论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在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边境沙漠的一个小镇的巴士站，经朋友介绍而认识了一位近七十岁的亚基族（Yaqui）老印第安人。这位老人的西班牙名字是胡安·马特斯。为了表示尊敬，卡斯塔尼达称他为望先生（Don Juan）。本书音译为唐望。

卡斯塔尼达知道唐望在印第安文化中担任巫医的角色，也是药用植物学家，卡斯塔尼达本着收集学术资料的初衷，开始去拜访唐望；唐望也乐于接待他，只是唐望对于卡斯塔尼达的学术研究毫无兴趣，反而时常带他去山中漫游闲谈，或教导他打猎的技巧。

卡斯塔尼达坚持要唐望教导他药用植物的知识，一年之后，1961年的6月，唐望经过奇异的步骤，做出了接收卡斯塔尼达为门徒的决定，这正合卡斯塔尼达的心意；其实他并没有认真看待唐望的决定，只是为了完成论文，而唐望也不在意卡斯塔尼达的敷衍态度，开始引导他直接去体验印第安巫术中的药用植物，这些植物具有改变知觉状态的效果。

唐望半强迫性地提供给卡斯塔尼达许多神秘的经验与观念，这些教诲带给卡斯塔尼达的困扰大于收获。但是本着学术研究的态度，卡斯塔尼达以人类学收集资料的技巧，巨细无遗地记录下了唐望传授的过程。

四年（1965年10月）之后，由于唐望教导方式的怪异与猛烈，卡斯塔尼达中断了学习，之后有两年之久不再去见唐望。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他的论文，加州大学的学校出版社将之印刷成书，于1968年出版，这便是他的第一本书《巫士唐望的教诲》（The Teachings of Don Juan：A Yaqui Way of Knowledge）。

如今看来，卡斯塔尼达的第一本书虽然生动有趣，但可以说是完全未抓到唐望教诲的重点。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笔记的形式直接呈现他与唐望的学习经过。他花费极多笔墨描写他服食知觉转变性植物的过程以及所产生的怪异体验，详细生动到了琐碎的地步。第二部分是纯学术化的分析，他使用人类学刻板的分类归纳方式，来解释唐望知识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完全忽略了唐望使用药用植物来开启知觉层次的本意。

奇怪的是，这样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学生论文，竟在当时的文化界造成轰动，成为意想不到的畅销书。事后分析起来，《巫士唐望的教诲》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当时西方的思想趋势正开始怀疑及检讨西方理性主义、科学思想的狭隘专制，而对理性思想之外的途径如东方的玄学与宗教发生兴趣。化学家在实验室中成功地合成知觉转变性植物的核心成分。所谓的迷幻文化，方兴未艾，知识文化界的精英分子开始潜心于迷幻药物的实验，寻找正确使用迷幻药物的途径。卡斯塔尼达的著作似乎是令人期待的答案。美国文化界突然发现，就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受他们长久摧残的印第安传统竟隐藏着如此丰富而神秘的智慧。卡斯塔尼达可算是误打误撞地唤醒了美国文化对于原住民的良知，抓住了当时迷幻文化风潮的脉动，虽然从他日后的著作中得知，在唐望的知识中，知觉转变性（迷幻）植物的使用，其实是不得已且次要的手段。

开启知觉，也重整心理

中断了两年多之后，卡斯塔尼达于1968年4月又去见了唐望。原本他只是想把他的书给唐望过目，但唐望毫无兴趣，对他的两年中断也毫不在意，于是卡斯塔尼达再次开始了他的学习。1971年，他出版了第二本书《另一种真实——与唐望进一步的对话》（A Separate Reality：Further Conversations With Don Juan，暂译）。在这本书中，他放弃了刻板的学术分析，完全以客观的方式描写唐望的传授，以及他个人内在的感受，并且不带任何评断。

书中虽仍有使用知觉转变性植物的描述，但重点被放在一种巫术境界的尝试。唐望教导卡斯塔尼达借由觉察他必然会面对的死亡以及停顿内在对话的做法，来达到“看见”的境界。“看见”是对现实世界最直接的感知，一种超越言语理性的洞悉。

卡斯塔尼达在这里明显地比第一本书时更进入情况，虽然他的理性思维总是会妨碍他对唐望知识的学习。他诚实地在书中描述了他身为一

个知识分子在面对超现实的神秘时必然产生的矛盾与挫败，并更进一步反省了他个人在心理上潜在的情绪困扰，使巫术的学习不仅是知觉的开启，也是个人心理状态的重整。

出版第二本书之后，他与唐望的学习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他终于能够不再需要药用植物，而自行达成对世界知觉的改变。他觉悟到，唐望早在正式收他为门徒之前，便已经向他示范了所有必要的步骤，使他能不依赖药用植物来扩大对世界的知觉。但是因为这些步骤包含了许多剧烈的改变人格的要求，与他当初的研究主题无关，因此被他忽略了。于是他将这些被忽略的最早期笔记重新整理，然后加上他最近的心得，汇集成书，于1972年出版，这便是《巫士唐望的世界》（Journey to Ixtlan：The Lessons of Don Juan，暂译。即此版本的《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

这本书也有个奇怪的结构，前半部是最早期的笔记，后半部一跃十年，卡斯塔尼达显然毫不关心这种时间差会对读者造成困惑，他只是视此书为前两本书必要的补充资料，而且几乎是直接地完全否定了第一本书《巫士唐望的教诲》所得出的论点。他在书中坦承自己以往错误的假设。以前他认为巫术世界的现实只存在于被改变的知觉状态中，而不是真实的。直到那时他才明白唐望的观念——所谓的日常世界，或巫术的奇妙世界，都只是一种描述，一种我们不知不觉地学习而来并一直以思想加以维持的惯性反应。只有在停顿这种惯性的描述之后，“看见”才会发生。知觉转变性植物只是暂时打破对现实世界的执着，真正的改变必须从自身行为及基本生活态度上入手才行。

《巫士唐望的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远超过他的前两本书。原因可能是卡斯塔尼达终于摆脱了知觉转变性植物的影响，使他的学习成为一次真正的性灵之旅。《时代周刊》于1973年3月以封面专题的形式报道了卡斯塔尼达的故事，把这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讨论。

之后，卡斯塔尼达继续他的巫术门徒与人类学家的双重追求，每隔数年便会出版一本报道性的书，至1993年时，他已经出版了九本关于他学习巫术的过程的书[1]，唐望的知识系统也逐渐成熟，成为一种抽象而不拘泥形式、单纯而又涵盖最初的巫术体系。

更开放地看待自身心灵

回顾起来，卡斯塔尼达三十余年的巫术生涯，呈现了许多奇特的现

象。不说他经验中的不可思议，单就唐望这个人物是否存在，就一直是许多学者争议考证之处，虽然除了卡斯塔尼达及他的巫术门徒同伴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唐望的存在，但至今唐望的故事仍旧屹立不倒。

卡斯塔尼达的写作风格也是一个异数。他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而只是一个处于非常状况的人类学家，因此有义务加以记录报道，尽管情况显然超出了他的了解或文字语言表达的极限。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使用简单质朴的文字来描写不可思议的情景与发人深省的观念，具有一种慑人的气质，很难以一般文学创作的标准来衡量。

除了写作风格外，卡斯塔尼达著作的另一特异之处是，著作在不同阶段间的剧烈观念转变，这种现象在他的前三部书中尤其明显。观念的转变虽然常会使读者感到困惑，也造成书中论点彼此矛盾，但是有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学生由生涩逐渐成熟的必经过程，也呈现了卡斯塔尼达力求客观、不坚持固定成见的态度。他自己承认：“我的书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过程报告，随着时间而越显清晰。”

卡斯塔尼达本人似乎严格遵循着唐望所阐释的观念，生活十分隐匿且不可捉摸。采访他的《时代周刊》记者甚至无法得到他的完整照片。虽然他在美国当代算是个地位奇特的神秘人物，但在他的书中，他永远是个不开窍的笨学生，受困于理性思维的执着，无法自在地接受巫术门徒的角色。

他的老师唐望是一个止于至善的人物。唐望本人似乎拥有古老而失传的智慧与超越现实的神奇力量，能随意表现违反常理的事迹。但这种效果的示范不是唐望知识的重点。唐望强调，世界本来是奥妙无穷的，人的知觉却受限于人类自身的作用与描述，因而对世界的奥妙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巫术是使人知觉自由与完整的追求，与所有内在精神超越的宗教或思想都有不谋而合之处，甚至是更为简洁、直接的观点与态度，绝不是怪力乱神的迷信。卡斯塔尼达的经历也远较一般怪力乱神更为深奥复杂。

> 唐望完整地呈现了另一种现实，让卡斯塔尼达见识了所谓的巫术世界，然后他才能够明白所谓的日常世界（理性思维）与巫术世界（直观意愿）都只是片面、不完整的描述。只有经过艰辛的奋斗与训练，充分觉察到这两者的本质之后，才能够统合两者，达到最纯粹的理性与意愿，人的意识才能真正完整、自由，并知觉到无穷尽的世界奥妙。

卡斯塔尼达的著作，在某一方面正是担任与唐望相同的角色，这些书详细地呈现给读者一个极真实的巫术世界，不致落入形式化的窠臼。不过，对于生活在工业化社会的现代人而言，要想体验书中境界将会十分困难，因为这不仅是靠文字描述就足够了，还必须对日常的生活形态做根本的检讨与改变。但是在另一方面，唐望的许多观念是充满积极性、使人心灵净化的古老智慧。若是剥除了与巫术有关的描述，卡斯塔尼达的学习历程事实上是一种心理重建的过程，读者若是对他的巫术经验感到怀疑或困惑，不妨以此观点视之。毕竟，归根结底，巫术的本质正是以更开放的观点来看待自身心灵与世界的种种奇妙。

那道乍现的智慧之光

本书是卡斯塔尼达一系列著作的第一本，也算是他追求巫术知识的起点。前面提到了本书的时代背景，以及为何会受到重视的可能原因。但是与他之后的著作比较，坦白说，本书算是格外地烦琐与抓不住重点，其中第二部分的结构分析更是令人哭笑不得。不过这也许只是初读之时的模糊印象。译者个人认为，在表面的失误之下，若是以整体的观点，包括他之后的进展来看，第一本书其实暗藏了奇妙的玄机。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对经验的纯粹描述，不带作者个人的诠释，以呈现一种真实的情境；第二部分是完全的理性分析，乍看似乎客观，其实是以非常主观的学术思想来处理唐望的教诲。这两种态度可算是人类在面对神秘未知现象时的典型反应。“不加诠释地报道”的态度正是所有宗教神话、乡野传奇的起源，而我们在此见识到了卡斯塔尼达第一手、不受时间与历史扭曲的神秘经验。第二种态度——以理性创造可与神秘未知现象抗衡甚至更为复杂难解的诠释归纳系统——则是当今理性挂帅的思想不自觉的自我防卫措施，试图把一切事物都置于理性保护之下，必要时可否定真正的现实。本书对这两种态度都做了深入的示范。

卡斯塔尼达在本书中一贯坚持的理性态度，其实正是印证了追寻精神自由之途上的最大障碍。理性无疑是人类最重要的资产之一，但是当理性的坚持变成对文字语言的执迷时，文字的不直接性加上理性对分类归纳的坚持，就会成为难以觉察但实际存在的陷阱，也是当今世上所有依赖文字作为传播媒介的思想（包括所有政治、宗教主张）无法避免的困境。在本书中，唐望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卡斯塔尼达从头到尾都像是瞎子摸象；更糟的是，他忽略了自身的感官知觉，而把注意力一味放在逻辑推论上。后半部这篇枝节繁复、洋洋洒洒、不知所云的结构分析虽然替他得到一个学位，但也让读者充分见识到人心过于坚持形式后

一发不可收拾的结果。而且在他的主观学术分析中，还隐藏着不自觉的性别歧视、男性沙文主义观点，叫人又好气又好笑。

庆幸的是，他之后的著作便逐渐摆脱了对理性分析的执迷，虽然这种障碍一直存在，但他克服障碍的进展也一直持续着。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的可贵之处才显现，因为它是一个参考点，一次虽然会被否定但却必要的尝试。在任何精神追寻的过程中，这种对于自身做法的否定都是自然且必要的，但也是少见难以自发产生的（在传统的宗教中，大概只有禅宗具有类似的精神）。

虽然本书大部分的论点在之后被卡斯塔尼达自己一一否定了，但是一般而言，学者们公认他的头三本书合成一个完整的单元，相互否定又相辅相成。因为有第一本书的执迷，才使之后的概念提升，更具有力量。

本书中对药用植物的过分强调是日后最早被卡斯塔尼达否定的论点，这也许说明了美国迷幻药物文化后来的不良发展。药用植物只带来强烈的暂时效果，正如一把利刃，若没有正确的引导，只能造成伤害。唐望的知识是建立在克己艰苦的自我奋斗之上，没有任何速成的手段。

最后，关于本书值得一提之处是其中对于智者象征性敌人的阐述。这是在所有精神文明思想中都难得一见、理性与神秘兼顾的成熟观念，这一道在本书中乍现的智慧之光，在之后的著作中才得以发扬光大。

鲁宓

绪论

[2] 960年夏天，当我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人类学系的学生时，我时常到西南部收集有关当地印第安人使用药草的资料。我在此所描写的这些事件，始于某一天，我在一个边界小镇的巴士站等待灰狗巴士，正与一位朋友闲谈，他是我的向导兼助手。突然他靠向我，在我身边低声说，坐在窗前的那个白发老印第安人对药草相当有研究，尤其是培药特1，我便请朋友把我介绍给那位老人。

我的朋友向他打了个招呼。他们谈了一会儿之后，我的朋友示意我加入他们，但是他立刻就离开了，丢下我单独与那老人在一起，甚至连介绍都没有。老人一点也不感到尴尬。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说他叫望[3]，愿意听任我的差遣。他用的是西班牙式的客套礼节。我先伸手和他相握，然后沉默了一段时间，不是那种难受的沉默，而是一种自然、轻松的沉默。虽然他的黝黑面孔及颈部的皱纹显示了他的年纪，但我很惊讶他的身体还是十分灵敏与强壮。

接着我对他说，我想收集有关药草的资料。虽然事实上我对培药特几乎是一窍不通，但我发现自己假装懂得很多，我甚至暗示他，跟我谈话对他会很有好处。当我一径扯下去时，他慢慢点头，凝视着我，但什么都没说。我避开了他的目光，我们两个就沉默地站在那里。最后，仿佛经过了很久，唐望转身朝窗外看看，巴士来了，他说声“再见”，离开了巴士站。

我感到不自在，因为我跟他乱扯，也因为被他那双异常的眼睛所看穿。我的朋友回来后试着安慰我，因为我没有从唐望那里得到任何资料。他说那老头儿总是沉默、冷淡，但是这初次见面的困惑并没有那么容易消除。

我花了一番功夫找到唐望的住处，开始去拜访他。每次去看他时，我都试着去引导他谈培药特，但是都没有成功。不过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反而将学术调查忘得一干二净，至少跟我原先的打算相去十万八千里。

当初介绍我认识唐望的朋友后来说，那老头儿不是亚利桑那州的当地人，而是来自墨西哥索诺拉省（Sonora）的亚基族（Yaqui）印第安人。

最初，我只是把唐望看成一个古怪的人物，对培药特懂得很多，西班牙语说得很好。但是住在他附近的人相信他拥有某种“秘密的知识”，说他是个“巫鲁荷”（brujo）。西班牙文的“巫鲁荷”意为懂医术的人、治疗师、巫士或法师，是指一个拥有力量——通常是邪恶力量的人。

我认识唐望一年之后，他才算是信任了我。有一天他解释说，他拥有某种从一位老师那里学来的特殊知识，他把这个老师称为“恩人”，他们之间是一种门徒训练的关系。现在，唐望也把我选为他的门徒，但他警告我说，我必须立下很重的许诺，又说训练不但时间长，而且很艰苦。

提到他的老师时，唐望使用的字眼是“地阿布罗[4]”（diablero）。后来我才知道只有索诺拉的印第安人才使用这个字眼。它是指一个实施黑巫术的邪恶人物，有能力把自己变成动物——一只鸟、一只狗、一只狼，或其他任何生物。有一次我去索诺拉时，碰上奇特的经历，可以说明印第安人对地阿布罗的感受。那时是夜晚，我正在开车，车上有另外两个印第安朋友。我看到一只像狗的动物横越公路。其中一个朋友说那不是狗，而是一只巨大的土狼。我把车速放慢，开到路边，准备好好看一看那只动物。它停在车灯下数分钟后，就跑进树丛里了。无疑，那是一只土狼，但体形是一般狼的两倍大。我的朋友们都很激动地同意那是一只很不寻常的动物，其中一个还说也许它是一个地阿布罗。我决定用这次经验来询问当地的印第安人，看看他们是否相信地阿布罗的存在。我问了许久，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也提了许多问题，底下三段谈话可以说明他们的感受。

“你认为那是一只土狼吗？邱易？”我问一个年轻人，他刚听完了我的故事。

“谁知道？一只狗，毫无疑问。土狼的体形没那么大。”

“你认为那可能是地阿布罗吗？”

“胡扯，根本没有那种东西。”

“你为什么这么说，邱易？”

“人都会胡思乱想。我打赌，如果你抓住那只动物，会发现那只是一只狗。有一次我到另一个镇上去办事，在天亮之前骑马出发。我在路上碰到一团黑影，看起来像只巨大的动物。我的马仰立了起来，把我摔到地上。我也吓坏了，结果，那黑影只不过是一个走到镇上的妇人罢了。”

“你的意思是，邱易，你不相信有地阿布罗这种东西？”

“地阿布罗？什么是地阿布罗？告诉我什么是地阿布罗。”

“我不知道，邱易。那天晚上在我旁边的曼纽耶说那只土狼也许是个地阿布罗。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地阿布罗是什么？”

“人们说地阿布罗是一个巫鲁荷变成他想要的一个形态，但大家都知道那纯粹是胡扯。这里上了年纪的人常提到地阿布罗的故事，但我们年轻人不信那一套。”

“你认为那是什么动物呢，鲁兹太太？”我问一位中年妇人。

“只有老天才知道，但我认为那不是一只土狼，有些东西看起来像土狼，其实不是。那只土狼是在跑，还是在吃东西？”

“它站立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刚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在吃东西。”

“你确定它不是叼着东西？”

“也许是。但这有什么区别呢？”

“有区别，如果它的嘴里叼着东西，它就不是一只土狼。”

“那么它是什么？”

“一个男人或女人。”

“你把这种人称为什么，鲁兹太太？”

她没有回答。我又追问了一会儿，但没有用。最后她说她不知道。我问她这些人是否被叫作地阿布罗，她说地阿布罗只是人们称呼他们的名称之一。

“你知道任何一个地阿布罗吗？”我问。

“我知道以前有一个女人，”她回答，“她被杀掉了，当时我还是个小女孩。人们说那个女人常变成一只母狗。有一天晚上，一只狗跑进一个白人家中偷乳酪。白人用猎枪把那只狗打死了，而当那只狗在白人屋内死去的一刻，那个女人也在她住的地方死了，她的亲人聚集起来，跑去找那个白人要求赔偿。那个白人因为杀了她而付了很多钱。”

“如果他杀的只是一只狗，他们怎么能要求赔偿？”

“他们说那个白人知道那不是一只狗，因为还有别人跟他在一起，他们看见那只狗像人一样站着去拿乳酪，乳酪是放在从屋顶垂吊下来的盘子里。有人埋伏在那儿，因为那个白人的乳酪每晚都被偷。因此那个白人杀小偷的时候知道那不是一只狗。”

“这年头还有地阿布罗吗，鲁兹太太？”

“这种事神秘得很。人们说已经没有地阿布罗了，但是我很怀疑，因为地阿布罗的某个家人必须学习地阿布罗所知道的秘密。地阿布罗有自己的法则，其中一条法则就是，地阿布罗必须把他的秘密传授给他的一位亲人。”

“你认为那是什么动物，吉那罗？”我问一个老人。

“一只从当地农场里跑出来的狗罢了，还会是什么？”

“可能是个地阿布罗啊！”

“地阿布罗？你疯了！没有什么地阿布罗。”

“你是说现在没有地阿布罗，还是从来都没有？”

“有阵子有，不错，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人们都很畏惧他们，就把他们都赶尽杀绝了。”

“谁把他们赶尽杀绝的，吉那罗？”

“族里所有的人。我知道的最后一个地阿布罗是一个叫史什么的，他用巫术杀了好几十个人，也许有好几百个人。我们受不了，就聚集起来，有天晚上突袭他，把他活活烧死了。”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吉那罗？”

“1942年。”

“你亲眼看见了吗？”

“没有，但人们还会提到这件事，他们说他们虽然用的是新砍的木柴，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灰烬，只剩下一大摊油脂。”

虽然唐望把他的恩人归为“地阿布罗”，但他从来没有提到他是在什么地方学到知识的，也没说过他的老师的身份。事实上，唐望很少透露自己的个人背景。他只是说他1891年出生在墨西哥西南部，几乎一辈子都住在墨西哥；1900年，他的家人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索诺拉印第安人被墨西哥政府驱逐到墨西哥中部；直到1940年以前，他都生活在墨西哥中部及南部。由于唐望到过许多地方，他的知识也许是许多影响下的产物。虽然他把自己视为来自索诺拉的印第安人，我不确定是否能把他的知识完全归类于索诺拉印第安人的文化，但是在这里，我并不想去划分他的文化环境。

我从1961年6月开始成为唐望的门徒。在那之前，我去找过他好几次，但都是以人类观察员的身份，我偷偷地把早期的谈话做成笔记，然后靠记忆力重新架构谈话内容。但是当我开始以门徒的身份参与之后，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就变得相当困难，因为我们的对话包括了许多不同的题目。于是唐望容许我（不过是在他强烈的抗议下）光明正大地把所有对话都记录下来。我本来也想照相和录音的，但是他不准我这么做。

我刚开始接受门徒训练是在亚利桑那州，后来是在墨西哥的索诺拉，因为唐望在我受训时搬到了墨西哥。我通常每隔几天就会去见他。在1961、1962、1963和1964年的夏天，我去看他的次数比较频繁，时间也较久。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是这种学习方式使我无法成功，因为我未能完全承诺自己去学习，而这种承诺是成为巫士的必要条件。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种方式对我有益，它使我保持距离，造成一种严

审评估的态度，要是我全天候地参与学习，这种态度就不可能存在。1965年的9月，我自己中断了学习。

中断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考虑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来整理我的笔记。因为我所收集的资料十分庞杂，包括许多零碎的东西。我开始建立分类的系统，根据相关的观念与步骤，把资料分门别类，再依照主题的重要性排列先后次序，也就是说，依照它们对我产生的冲击力而定。根据这种方式，我得到了下列的分类次序：迷幻植物的使用；巫术的步骤与公式；力量物体的获得与使用；药草的使用；歌曲与传奇故事。

回想我所经历的现象，我明白了我的分类系统什么都没解释，那只不过是一张清单罢了；而想要去修正它的企图，只会得到更复杂的清单。这不是我想要的。在我中止学习之后的几个月里，我需要的是去了解我的经验，而我的经验是一套有系统的信仰，以实际及实验性的方式传授的，从一开始学习时我就明白，唐望的教诲具有一贯的内涵。一旦他决定了要把他的知识传授给我，他便以有秩序的方式来进行解说；要找出那个秩序，了解那个秩序，是我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项任务。

我之所以没有能力了解，似乎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学习了四年，我仍然像个初学者。很明显，唐望的知识和他传授的方式来自他的恩人，因此我在了解他的知识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一定也与他当初的情况类似。唐望在闲谈中曾说我们开始时的情况相似，他在学习期间也没有办法了解他的老师。他的这番话使我相信，任何初学者，不论他是不是印第安人，都会由于他所经验的怪异现象而无法了解巫术的知识。以我个人而言，身为一个西方人，我觉得这些经验怪异得几乎不可能用日常的言语来解释，我只能下结论说，如果我想以自己的言语公式般地把资料分类，将是徒劳无益的。

我很清楚唐望的知识必须以他自己了解的言语方式来研究，只有如此才能使他的知识清楚、令人信服。但是，为了使我的观点与唐望的一致，我发觉每次当他试着解释他的知识时，他使用的都是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观念，由于我对那些观念十分陌生，要以当初他了解那些知识的方式去了解他的知识，变成了不可及的目标。因此，我的首要工作是去弄清楚他的概念上的秩序，按照这个方向，我看出唐望本人特别强调他教诲中的某些部分，尤其是对迷幻植物的使用。了解这一点后，我又重新设定我的分类系统。

唐望在不同的场合，分别采用了三种迷幻植物：培药特（peyote，

即Lophophora williamsii），魔鬼草（Jimson weed，即Datura inoxia syn.D.meteloides），及一种蘑菇（mushroom，可能是Psilocybe mexicana）。在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接触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三种植物的知觉转变特性。因为这种特性，许多人把这些植物用在寻欢作乐、治疗、巫术以及达到某种高潮体验上。在他的教诲中，唐望把魔鬼草和蘑菇的使用作为获得力量的手段，他把这种力量称为“同盟”（ally）。他把对培药特的使用当作对智慧的追求，这种智慧就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对唐望而言，这些植物的重要性是它们能对一个人造成奇特的知觉状态。因此他带引我经验一连串这种状态，来认识与证实他的知识。我把这些状态称为“非寻常现实状态”，意思是指与日常现实相对的特殊现实，区别源自非寻常现实状态的内在意义。在唐望的知识中，它们被视为真实，虽然它们的现实与正常现实有区别。

唐望相信非寻常现实状态是实际学习的唯一形式，以及得到力量的唯一方法。他给我的印象是，教诲的其余部分与力量的获得不是十分相关。对所有不直接与非寻常现实状态有关的事物，唐望都抱持着这种态度（在我的笔记中随处可见）。例如，在一次谈话中，他提到有些东西本身具有某种程度的力量。虽然他自己并不着重力量之物，但他说较差劲的巫鲁荷常用那些力量之物作为帮手。我常问他这方面的事，但他似乎毫无兴趣谈论。不过在另一个场合又提到这个题目时，他曾勉强答应谈它们。

朋友圈每日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shufoufou

“有些东西本身会散发出力量，”他说，“这样的东西有好几种，有力量的人借着友善精灵的帮助来培养出这样的东西。这些力量之物是一种工具，不是寻常的工具，而是死亡的工具；但是它们只是工具而已，没有教导的力量。准确地说，它们是用来战斗的作战武器，是用来杀人、投掷的。”

“它们是哪一类的物体呢，唐望？”

“它们并不是真的物体，而是各种力量。”

“一个人要如何得到那些力量呢，唐望？”

“那要看你想要的物体为何来决定。”

“有多少种呢？”

“就像我说的，有好几种，每一种都可以成为力量之物。”

“那么，哪一种最有力量呢？”

“一个物体的力量要看它的主人而定，要看他是哪一种人。一个较差劲的巫鲁荷所养出的力量之物几乎是个笑话；相对地，一个强壮、有力量的巫鲁荷可以把他的力量加在他的工具之上。”

“哪些力量之物最普遍呢？多数的巫鲁荷偏好什么？”

“没有偏好，它们都是有力量的物体，没有分别。”

“你自己有没有呢，唐望？”

他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笑，沉默了许久，我以为我的问题惹恼了他。

“这种力量是有限制的。”他继续说，“但我确定你无法了解这一点。我花了快一辈子的时间才了解，一个同盟就足以揭露那些力量所有的秘密，使它们看起来像儿戏。我以前有段时间也有那样的工具，当我还年轻时。”

“你拥有哪些力量之物？”

“小斑豆、水晶及羽毛。”

“小斑豆是什么，唐望？”

“那是一种小玉米粒，中间有一条红斑。”

“只是一粒玉米吗？”

“不是，一个巫鲁荷有四十八颗玉米粒。”

“那些玉米粒是干什么用的，唐望？”

“每一粒玉米都可以进入人的身体，把他杀死。”

“玉米粒怎么能够进入人的身体呢？”

“它是一件力量之物，它的力量之一便是进入人的身体。”

“进入身体之后又会怎么样呢？”

“它会留在人体中，留在胸口或内脏中，之后，那个人就会生病，除非照顾那个人的巫鲁荷的力量比施法者更强大，否则三个月之内，那个人就会死去。”

“有没有治疗的方法呢？”

“唯一的方法是把那颗玉米粒吸出来，但是很少有巫鲁荷敢这么做。巫鲁荷也许可以成功地把那颗玉米粒吸出来，但是除非他有足够的力量把它吐掉，否则玉米粒会进入他的身体，反而把他自己杀死。”

“但是一颗玉米粒怎么会进入人的身体呢？”

“为了解释这个，我必须把玉米巫术告诉你，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有效力的巫术。这个巫术需要两颗玉米粒，其中一颗放在一朵黄花的新鲜花蕊中，把那朵花放在被害者会接触到的地方：他每天所走的路，或任何他常出现的地方。一旦被害者踏到了那颗玉米粒，或以任何方式接触到它，巫术就完成了，那颗玉米粒会进入被害者的身体。”

“被接触之后，玉米粒会变成什么？”

“它的力量会完全进入那人体内，那粒玉米就自由了。它变得只是一粒玉米，也许会被留在巫术的现场，或者被扫开，这都没有关系，最好是被扫到树丛下面，小鸟会吃了它。”

“在那个人接触到玉米粒之前，小鸟会把它吃掉吗？”

“不会。没有小鸟会那么笨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小鸟不会先碰它的。”

然后唐望描述一种非常复杂的步骤，用来得到那种有力量的玉米粒。

“你必须要记住，小斑豆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同盟。”他说，“知道了这个区别，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把那些工具看成至高无上的东西，你就是傻瓜。”

“那些力量之物跟同盟一样强吗？”我问。

唐望在回答之前轻蔑地笑了笑，他好像是极力按捺住性子对待我。

“小斑豆、水晶和羽毛，跟同盟比较起来，只不过是玩具而已，”他说，“只有当一个人没有同盟时，这些力量之物才有必要。去追求它们是浪费时间，尤其是对你而言。你应该试着去获得一个同盟，等得到之后，你就会明白我现在告诉你的话了。力量之物就像是小孩子的游戏。”

“别误解我的意思，唐望，”我抗议道，“我想要有个同盟，但我也想要知道我所能知道的一切。你自己说过，知识就是力量。”

“不！”他强调道，“力量决定于一个人能拥有什么样的知识。知道那些无用的事物，又有什么意思呢？”

在唐望的信仰系统中，要得到同盟，就必须经由他用知觉转变性植物在我身上所引发的非寻常现实状态，他相信把焦点放在这些状态上，别去管他所教导的其他知识，我就可以对自己所经验的现象产生有条理的观点。

因此我把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把学习期间所经验的非寻常现实状态的笔记摘选部分出来。虽然我依照叙述的连贯性来安排我的笔记，但它们并不完全是照时间先后来排列的。只有在经历过一段非寻常现实状态几天之后，等我能冷静客观地来处理时，才会把它描写下来。但是我与唐望的谈话则是在每一次非寻常现实状态之后当场记录下来的。因此这些事后对话的记录，有时候会出现在整段经验的描写之前。

我的笔记所描述的是我在经验中所知觉到的主观看法。这种看法也是我对唐望叙述的方式，他规定我要完整并忠实地回顾经验中所有的细节，并详细地报告出来。在记录这些经验时，我加上了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好捕捉每一次非寻常现实状态的完整情境，我希望能完整地把我经验到的情绪冲击也记录下来。

我的笔记也描述了唐望信仰系统的内涵。我把唐望与我之间长篇大论的问答浓缩，以避免重复；又为了准确地反映我们言谈时的气氛，我只删掉了那些与了解他的知识无关的对话。唐望给我的有关他知识的资料都很零散，我每次都要探索好几个小时，他才会有所反应。尽管如此，在许多不同情况下，他也会自在地表达他的知识。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我对第一部分的资料所提出的结构上的分析。从我的分析中，我试图证实以下论点：

1.唐望以逻辑的思考系统来进行他的教诲。

2.只有以教诲本身的结构原则来看，唐望的系统才有道理可言。

3.这个系统是用来引导门徒到达一定程度的观念，使他所经历的现象得到秩序上的解释。

第一部分　身为门徒

我在1961年6月成为唐望的门徒，接受他的教诲，唐望允许我光明正大地把所有对话都纪录下来……但是这种学习方式使我无法成功，因为我未能完全承诺自己去学习，而这种承诺是成为巫士的必要条件。

1

我正式接受唐望指导的第一次谈话记录，在笔记中记载的是1961年6月23日，这是我成为门徒的第一天，在这之前，我已见过他好几次，但都只是以观察者的角色。每一次见面时，我都请求他教我培药特，他每次都不理会我，但他也从未完全放弃这个主题，因此我觉得他的迟疑不决其实是表示，他可能会在进一步的劝诱下愿意谈论他的知识。

在这特别的第一课中，他使我清楚地明白，如果我对自己的请求有清醒的认知与目标，他或许才会考虑我的请求。我不可能达成他这个条件的，因为我请求他教我培药特，只是为了有一个了解他的植物知识的捷径。然而他慎重地看待我的请求，很关心我为什么想要学习培药特。

1961年**6**月**23**日**_**星期五

“你愿意教我培药特吗，唐望？”

“你为什么想要学习这个呢？”

“我真的想知道，单单想知道不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吗？”

“不！你必须要搜寻你的内心，明白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想要接受这种学习任务。”

“你当初为什么想学习呢，唐望？”

“为什么你要问这个？”

“也许我们俩有相同的理由。”

“我很怀疑，我是个印第安人，我们的路不同。”

“我所能想象到的唯一理由是我想学习，我要了解培药特。我向你保证，唐望，我的动机纯正。”

“我相信你，我已经用烟看过了你[5]（Pve smoked you）。”

“你说什么？”

“这不重要，我知道你的动机。”

“你是说你看穿我了？”

“可以这么说。”

“那么你愿意教我了？”

“不！”

“因为我不是印第安人？”

“不是，是因为你还不知道自己的心意。重要的是你必须完全清楚你为什么要涉足这种事。学习‘麦斯卡力陀’（Mescalito）是种最严肃的行为。如果你是印第安人，单单有学习的欲望就足够了，但印第安人很少会有这种欲望。”

1961年6月25日_星期日

星期五下午我一直跟唐望在一起，准备在当晚七点离开。我们坐在他屋前的门廊上，我决定再次请求他教我。这几乎已经是个例行的问题，我猜他一定会再度拒绝的。我问他有没有办法接受我仅有的学习欲望，就把我当成印第安人。他花了很长时间考虑。我只好留下来，因为他似乎想做出决定。

终于，他告诉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他出了一个问题来考我。他指出我坐在地上很累，应该在地上找个不会使自己累的位置坐着。我本来的坐姿是双膝抵着胸口，双手围着双脚。他这么一说，我真的发觉我的背部酸痛，实在很累。

我等他解释这个“位置”是什么意思，但他显然不想加以说明。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我该改变姿势，于是我站起来，坐得离他更近些。他责备我的做法，清楚地强调那个位置是可以让一个人自然感到快乐与坚强的位置。他拍拍他坐的位置，说那是他自己的位置，又说他给了我一个谜题，我必须靠自己去解答这个谜题，不需要更多解释。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个谜。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始，甚至不懂得他的意思。我请求他好几次，希望他给我一个线索，或至少一个暗示，如何去找一个让我感到快乐、坚强的位置。我和他争论，我根本不知道他的意思，因为我不懂他的问题。他建议我应该在空地上绕圈子，直到找到那个位置为止。

我站起来，开始踱方步。我觉得这样做很傻，于是又坐到他面前。

他变得十分恼怒，指责我不听他的话，说我也许并不想要学习。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对我解释道，并非每个地方都是适合坐下来休息的理想位置，而在屋前的这片空地上，有个独特的位置，那个位置能让我感觉到最佳的状态。我的任务是去把那个位置找出来。做法是，我必须去“感觉”所有可能的位置，直到毫无疑问地确定正确的地方。

我争论着，虽然门前的空地不大（十二英尺[6]宽、八英尺长），但那可能的位置实在太多了，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试完所有位置，而且他又没有说明那个位置多大，可能性就变成无穷多了。我的争辩没有用。他站起来，很严肃地警告我，也许我要花好几天才能找到答案，但是如果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还是回去算了，因为他没话可对我说了。他强调，他知道我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因此我无法骗他；他说这是他可以接受我学习麦斯卡力陀的唯一办法，又说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白送的东西，无论学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他绕过屋子到树丛里小解，然后从后面直接回到屋内。

我想，他要我去找什么快乐的位置，也许只是摆脱我的方式，但我还是站了起来，开始踱步。天空无云，我可以看见前院和周围的一切。我一定踱了一个小时之久，但是仍然毫无迹象可寻，我走累了就坐下来。几分钟后我坐到别的地方，然后又换了个地方，直到我以半系统化的方式坐遍了整个区域，我努力去“感觉”每个位置之间的不同，但是没有判断的标准，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但我还是留下来了。我的理由是，我从老远的地方来这里只是为了拜访唐望，况且我也没有别的事要做。

我躺下来，把手枕在脑后，然后翻过身，把肚子贴在地上，我以这种翻滚的方式躺遍了整个区域。这一次，我觉得有了模糊的判断标准。以背朝地躺着时，我觉得比较温暖。

我又开始翻滚，以相反的方向再度躺遍整个区域，在刚才仰卧的地方现在变成俯卧。依照姿势的不同，我感到相同的温暖和冰凉，在各个位置之间仍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我想到了一个自认为聪明的念头：唐望的位置！我坐在那里，然后躺下去，先面朝地，然后背朝地，但这个位置跟其他位置也没什么不同。我站起来，心想，我受够了，我要跟唐望告别，但我不好意思叫醒他。我看看表，凌晨两点！我竟翻滚了六个小时。

这时候，唐望走出来，绕过屋子走到草丛里。他回来后站在门边。我感觉受到了排斥，想要对唐望说些不好听的话，然后离开。不过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是我自己选择要做这些荒谬的事。我告诉他，我失败了，我像个白痴一样在地上翻滚了整晚，仍然弄不懂他的谜题。

他笑了起来，说他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的方式不正确，我没有使用我的眼睛。没错，但我很确定他说要去感觉各个位置的不同。我提出了这一点，他辩解说，一个人可以用眼睛去感觉，只是不去直接注视任何事物。他说，我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开这个问题，除非使用我所拥有的——我的眼睛，然后，又走回屋子内。

我敢说他刚才一定在观察我，否则他不可能知道我没有使用眼睛。

我又躺了下来，因为这是最舒适的做法。但是这一次，我把下巴靠在手上，观察每一个细节。

过了一会儿，四周的黑暗有了一些变化。当我把焦点集中在我面前一点时，整个视线的周围出现了一层鲜明的黄绿色。这个现象令我吃惊，我继续把焦点集中在我面前的这一点，然后开始贴着地侧爬起来，一次移动一英尺。

突然间，在靠近空地的中央时，我觉察到另一个色彩的改变。在我右边，仍旧是在我的视觉余光范围内，黄绿色变成了强烈的紫色。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紫色上，紫色褪成淡淡的但仍很鲜明的颜色，我集中注意力在这个颜色上，它一直没有改变。

我把夹克放在那个位置上做记录，呼叫唐望。我非常兴奋，我真的看到了颜色的改变。他似乎无动于衷，只叫我坐在那个位置上，要我把感觉报告给他听。

我坐下来，然后背朝地躺下来。他站在旁边，不停地问我有什么感觉；但我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同。约有十五分钟之久，我试着去感觉有什么不同。唐望耐心地站在我旁边。我感到反胃，嘴巴里竟有一种金属的味道。突然间我的头痛了起来。我要生病了。想到我的荒谬行动，我几乎不高兴到愤怒的地步，我站了起来。

唐望一定注意到了我的挫折感。他没有笑，但很严肃地表示，如果我真的想学习，就必须不屈不挠。他说，我只有两种选择：放弃，然后回家，永远学不到；或是去解开这个谜题。

他又走进屋内。我想要立刻离开，但我太累了，不能开车；况且，那种色彩的感觉实在惊人，我相信那一定是一种判断的标准，说不定还有其他的变化有待发现。不管如何，要走已经太迟了。因此我坐下来，跪在地上，重新开始一次。

这次我很快地爬过不同的位置，穿过唐望的位置，到空地的边缘，又绕完边缘，当我爬到中央时，又觉察到另一种色彩的改变，又是发生在我视线周围。我所看见的一片固定的黄绿色，在右边的一处，变成了锐利的铜锈绿色。过了一会儿，它又突然变成了另一种稳定的色彩，不同于先前那个。我脱下一只鞋子，放在那个位置做记号，然后继续爬行，直到看遍了空地上所有可能的方向，没有其他的色彩变化发生。

我回到以鞋子做记号的地方察看一下。那个位置离我放夹克的地方五六英尺远，朝向东南方，旁边有一块大石头。我在那里躺了很久，想找出线索，观察每一个细节，但仍没感觉有什么不同。

我决定试试另一个位置。我转了下身子，正准备躺在夹克上时，突然感觉到一阵很不寻常的担忧——一种什么东西冲到我肚子上的强烈的肉体感觉。我马上跳了起来，后退一步，颈后的毛发竖了起来。我的双腿微弯，身体朝前倾，双手伸在面前，手指像爪子似的勾起来。我注意到自己的奇怪姿势，恐惧不由得加深。

我不自主地回到鞋子旁边的大石头处坐下来。我从石头上滑到地上，想要找出使我如此惊吓的原因。我想一定是我的疲劳造成的。天快亮了，我觉得愚蠢又难为情。但我还是无法解释是什么使我这么恐惧，也弄不清楚唐望的用意。

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我站起来，慢慢朝我用夹克做记号的位置接

近，又感觉到了同样的担忧，这次我努力控制自己。我坐下来，然后跪着，准备面朝下躺着，尽管想要躺下，但躺不下来。我双手撑在面前的地上，呼吸开始急促；我感到反胃，而且清楚地感觉到一阵恐慌，但是我努力不让自己跑开。我想唐望也许在观察我。我慢慢地爬到另一个位置，把背靠在石头上。我想休息一会儿整理思绪，但是我睡着了。

我听见唐望在我头上的说话声和笑声。我醒了过来。

“你已经找到那个位置。”他说。

我起先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他肯定地说，我睡着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所谈的那个位置。他又问我躺在那里有什么感觉，我说我实在没有注意到有任何不同。

他叫我把此刻的感觉与我躺在另一个位置的感觉比较一番。这时我才想到我无法解释前一晚的恐惧。他有点挑战意味地催我坐到另一个位置上。为了某种无法解释的理由，我的确对另一个位置感到恐惧，不敢坐上去。他强调说，只有傻瓜才看不出两者的不同。

我问他这两个位置是否有特别的名称，他说那个好位置就叫作sitio（西班牙语“位置”之意）；坏位置就叫作“敌位”（the enemy）。他说这两个位置对人的安宁有关键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一个追求知识的人。单单坐在属于一个人的位置上就可以产生优越的力量；相反，敌位则会使人衰弱，甚至会造成死亡。他说我前一晚耗用大量的精力，但在我的位置上睡了一觉后，精力都恢复过来了。他又说，我在个别位置上所看见的颜色也对我有同样的效果，不是增加力量，就是耗损力量。

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那样的位置、应该如何去找到它们。他说，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都像那两个位置一样，要找到它们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发觉它们个别的颜色。

我并不清楚我是否解开了这个谜，事实上，我还无法想象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我没有办法不感觉这整个经验都是被强迫、不得已的。我确信唐望观察了我一个晚上，然后开玩笑地说，我睡着的位置就是我要找的。但是我找不出这个做法背后的逻辑理由，而当他挑战我让我坐到另一个位置时，我却做不到。在我恐惧“另一个位置”的实际经验与我对整件事的理性考虑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唐望非常确定我已经成功了，而且，由于我的成功，他要开始教我培药特。

“你请求我教导你麦斯卡力陀，”他说，“我要知道你是否有本事与他面对面。麦斯卡力陀是不能用来开玩笑的，你必须能使用你所拥有的一切。现在我可以接受你单纯的想学习的欲望作为学习的好理由。”

“你真的要教我培药特吗？”

“我比较喜欢叫他麦斯卡力陀。你也这么称呼吧！”

“什么时候开始教我？”

“这没有那么简单，你必须先准备好。”

“我想我准备好了。”

“这不是开玩笑。你必须要等到毫无疑问的程度，然后你就会见到他。”

“我要做什么准备呢？”

“不，只需等待。不久之后，你可能就会放弃这整个念头，你很容易厌倦。昨晚一碰上困难，你就准备放弃了。麦斯卡力陀需要一种非常认真的意愿。”

2

1961年8月7日_星期一

上星期五晚上七点钟左右，我抵达了唐望在亚利桑那州的住处，他和另外五个印第安人坐在屋子的前院中。我向他打了个招呼，坐下来等待他们开口。经过了一阵很严肃的沉默之后，其中一个人站起来，用西班牙语向我问候：“晚安。”我也站起来以西班牙语回答：“晚安。”然后其他人全部站起来，我们彼此互道晚安，握了握手，只是碰一下手指，或是握了一下就赶快放掉。

我们又坐了下来。他们似乎很怕羞，说不出话来，虽然他们都会说西班牙语。

大约七点半的时候，他们突然站了起来，朝屋后走去。唐望示意我跟着走，我们坐上了停在屋后的一辆老卡车。我、唐望及两个年轻人坐在后面。车上没有坐垫或凳子，金属板硌得人发痛，尤其是当我们离开公路，开上一条泥土路的时候。唐望小声地说，我们要去他一个朋友家里，那人有七个麦斯卡力陀要给我。

我问他：“你自己没有吗，唐望？”

“我有，但不能把他们给你。你要知道，必须由别人这么做。”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也许你会不适合他，他会不喜欢你，如此一来你永远无法带有感情地认识他，我们的友谊也会破灭。”

“为什么他会不喜欢我？我又没对他做出什么事。”

“你不必做任何事让他喜欢或不喜欢。他不是接受你，就是拒你于千里之外。”

“但是，假如他不喜欢我，我能不能做什么事让他喜欢？”

另外两个人似乎听到了我的问题，笑了起来。

“没有！我想不出有什么事能做。”唐望说。

然后他转过半个身子，我无法再跟他说话了。

我们至少开了一个小时，最后停在一栋小房子前，天已经很暗了。司机把车灯关掉之后，我只能辨认出房子的模糊轮廓。

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对一只狗吼着，叫它不要再吠，从腔调可知她是墨西哥人。我们下了卡车，经过她身边时，大家说了句“晚安”。她回应后，又继续教训狗。我们直接走进屋内。

房间很大，堆了好多东西。一个昏黄的小灯泡使气氛显得忧郁。墙边靠着好几把缺腿凹陷的椅子。有三个人在一张长沙发坐下来，这是房间最大的一件家具，已经很旧了，座位凹到地上，在暗光中看起来像是红色、脏脏的。其余人坐在椅子上，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沉默不语。

其中的一个人突然站起来，走进另一个房间。他五十几岁，黝黑，高而结实。不一会儿，他拿了一个咖啡罐出来，打开盒子，把罐子递给我。里面有七个奇怪形状的东西，大小与形状都不相同，有些几乎是圆的，其他的是长条形的，摸起来像是坚果的核或软木塞，棕色的外表看起来像是干硬的胡桃壳。我花了些时间把玩，摸着它们的外层。

“这是用来嚼的。”唐望低声说。

我没有发觉他坐在我旁边，直到他开口。我看看其他人，没有人注意我，他们低声交谈着。我感到迟疑、恐惧，几乎无法控制自己。

“我必须去趟洗手间，”我对他说，“我要到外面散散步。”

他把咖啡罐递给我，我把培药特核放进去。我正要离开房间时，那个把咖啡罐给我的人站起来，对我说，另一个房间里有马桶。

那个马桶就在门边，旁边有一张很大的床，占了房间的大半，之前那个女人睡在上面。我在门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其他人所在的房间。

屋主用英语对我说：“唐望说你是从南美洲来的，那里有没有麦斯卡力陀呢？”

我告诉他，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名字。

他们似乎对南美洲很感兴趣，我们聊了一会儿印第安人的事，然后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要吃培药特。我说我想知道那东西像什么，他们都害羞地笑了笑。

唐望温和地催促我：“嚼吧，嚼吧！”

我的双手潮湿，胃部紧缩。那个装培药特的罐子就在椅子旁的地板上。我弯下腰，随手抓起一个放入口中，感到一股陈腐的味道。我把它咬成两半，开始咀嚼其中一半，一种强烈的苦涩漫开，不一会儿，我整个嘴巴都麻木了，越嚼越苦，唾液开始大量地分泌，我的嘴巴及牙龈感觉好像在吃很咸的肉干，不得不嚼下去。又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嚼另外一半，我的嘴巴麻木得感觉不到苦味。培药特核有许多纤维，就像橘子或甘蔗一样，我不知道该吞下去还是吐出来。这时候屋主站起来，请大家到外面的前院去。

我们走出去，坐在黑暗中。外面十分舒适，主人拿了一瓶龙舌兰酒出来。

大家背靠着墙，坐成一排。我坐在最右边，坐在我旁边的唐望把那个装培药特的罐子放在我双脚之间，然后把那瓶酒递给我，叫我喝一点冲掉苦味，再把酒传给别人。

我把纤维吐掉，喝了一口酒。他叫我不要把酒吞下去，只要漱漱口，让唾液不再分泌。唾液并没有减少很多，但确实冲掉了一些苦味。

唐望给了我一个杏干，也许是个无花果干（在黑暗中，我看不出来，也尝不出来）。他要我慢慢地咀嚼，不要急。我吞不下去，仿佛它不愿被咽下去。

不一会儿，酒瓶又传了过来，唐望递给我一片肉干，我对他说我不想吃东西。

“这不是吃东西。”他有力地说。

这种形式重复了六次。我记得在嚼第六个培药特时，其他人的交谈变得热烈起来；虽然我听不出大家使用的语言，但觉得内容十分有意

思，我尝试仔细倾听，好加入他们的谈话。但是当我想要说话时，却发现自己做不到，字眼胡乱地在我脑中打转。

我背靠墙坐着，听他们说话，他们是在用意大利语交谈，一再地重复同一句话："鲨鱼的愚蠢。"我想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题材。我曾经告诉唐望，亚利桑那州的科罗拉多河在早期被西班牙人称为"焦木之河"（el rio de los tizones）；有人误拼或误读了tizones，于是这条河就被称为"鲨鱼之河"（el rio de los tiburones）。我相信他们是在谈论这个故事，但是我一直没想到他们之中并没有人会说意大利语。

我很想呕吐，但我不记得是否吐了出来。我问是否有人可以拿点水给我，我感到极为口渴难忍。

唐望拿来一口大锅子，放在墙边地上，又拿了一个小杯子或罐子，他把小杯子浸入锅中，再递给我，叫我不要喝下去，只漱漱口。

水很奇异地闪闪发光，像很浓的透明漆。我想要询问唐望，努力地用英语表达我的思想，然后才记起他不说英语。我经验到非常困惑的片刻，觉察到虽然我的心思很清楚，但却说不出话来。我想要谈谈水的奇怪特性，但是产生的不是话语；未说出的思想，以一种液体的方式从我的口中流出来。那是一种不需腹部动作、毫不费力的呕吐的感觉，言语如液体般畅快地流出。

我喝了水，呕吐的感觉消失了，这时所有的杂音都消失了，我发觉我的视线很难集中。我寻找唐望，当我转头时，我注意到的视线缩小成一个圆形范围。那种感觉并不可怕，也不会不舒服；刚好相反，是一种很新奇的现象，我可以把视线集中于一点，慢慢转头，而看清楚整个区域。当我刚从房子里出来时，四周一片黑暗，只有远方都市的灯光，但是现在我的视线所看到的圆形范围内的一切事物都十分清楚。我忘了唐望和其他人，自己全神贯注地用针眼般的视线来探测地面。

我看到了前院地面与房子墙壁的接合处。我把头慢慢转到右边，看到唐望靠墙坐着，然后我把头转向左边，把视线集中在水上。我看到了锅底；我稍微抬起头来，看见一只不大不小的黑狗朝我而来。我看着它走向水旁，开始喝起水来。我伸手把它推开；我把视线集中在狗身上，以便去推它，突然间我看见它变成透明的。水像闪亮、浓稠的液体，从它的喉咙流进它的身体内。我看见水均匀地进入它的全身，然后从每根毛发中喷出来，我看见闪亮的液体顺着每根毛发流着，然后从毛发尖端

射出来，形成一条条长而白亮的丝鬃。

这时候我感到强烈的震颤，刹那间，我周围出现了一个非常低而窄的隧道，而且奇怪地冷，摸起来像是一座厚重的锡墙。我发现自己坐在隧道里的地上，我想要站起来，但我的头碰到金属的隧道顶，然后隧道开始收缩，几乎使我窒息。我记得我朝着隧道远处一端的圆点爬去，当我抵达时（如果我真的抵达，我已经完全忘了那只狗、唐望及我自己），我精疲力竭，衣服被冰冷、黏稠的液体所浸湿，我翻来覆去，想找个休息的姿势，使心跳不要如此剧烈。在翻滚中，我又看见了那只狗。

所有的记忆一下子又回到了我脑中，一切又清晰起来了。我转身寻找唐望，但我分辨不出任何事或任何人，我所看到的是那只狗开始发亮，耀眼的光芒从它身体射出，我又看到水从它身体流出来，把它像火炬般点燃。我走到锅边，把脸埋入水中，与它一起喝水，这时候，我看见液体流入我的血管，变成红色、黄色及绿色的。我喝了又喝，直到自己也燃烧起来，全身通红。我喝到的液体经由每个毛孔流出来，像丝般射出来，于是我也拥有了长而白亮的丝鬃。我看看那只狗，它的丝鬃就像我的一样。全身充满了一种极度的快乐，我们一起朝向来自无限遥远之处的某种黄色的温暖跑去。我们在那里玩耍起来，扭成一团，直到我知道了它的愿望，它也知道了我的愿望。我们轮流操纵对方，像玩某种木偶戏般。我可以扭扭我的脚趾，使它的双脚跳动，而每次它点点头时，我也会感到克制不住地想跳跃。但是它最顽皮的动作是让我坐着用脚来挠头；它只要左右甩甩耳朵，我就必须这么做。这个动作是如此滑稽、优雅而又带讽刺，实在是无比熟练，我想。我感受到的快乐陶醉是无法形容的，我大笑起来，直到几乎无法呼吸。

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睁不开眼睛；我透过一层水幕看东西，这是一种长久而痛苦的状态，充满醒不过来却又醒着的焦虑。然后，世界慢慢地变得清晰可见，我的视线又变得宽广，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正常的意识愿望，我想要转身寻找那个美妙的动物，这时我遭遇到最困难的转变过程。之前我从正常状态的转变几乎是觉察不到的；我的意识清楚，我的思想与感觉是那种意识的自然产物，转变过程十分平稳、清晰。但是第二次的转变，恢复严肃清醒意识的过程，实在令人震惊。我竟然曾经忘记自己是一个人！这种矛盾情况实在是可悲，我哭泣起来。

1961年8月5日_星期六

早上吃过早餐之后，屋主、唐望和我开车回唐望的住处。我累极了，但在卡车中睡不着。等屋主离开后，我才在唐望屋子的前廊躺下睡着了。

我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唐望为我盖了一条毯子。我去找他，但他不在屋里。不久，他带了一锅煎豆及一堆玉米饼来，我饿坏了。

我们吃完，正在休息时，他要我把前一晚所发生的事全告诉他。我尽可能准确地把我的经验详细地描述了出来。

我说完后，他点点头说："我认为你没事，我现在很难解释为什么及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你的情况还好。你瞧，有时候他会玩耍，像小孩一样；其他时候则很可怕，令人畏惧。他或者嬉戏，或者非常严肃，他对另一个人是什么样子，通常没有办法事先知道。但是当一个人很了解他后，有时候会知道。你昨天晚上跟他玩耍，你是我知道唯一有这种遭遇的人。"

"我的经验跟别人的有什么不同？"

"你不是印第安人，因此我很难做判断。但是他不是接受某人就是拒绝某人，不管那人是不是印第安人。我知道这一点，我看过好多这种人，我也知道他会嬉戏，使有些人发笑，但我从没见过他与人玩耍。"

"你能不能告诉我，唐望，培药特如何保护——"

他不让我说完，用力碰我的肩膀："绝对不要那样称呼他，你见他的时间还不够让你充分了解他。"

"麦斯卡力陀如何保护人呢？"

"他给人忠告，他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那么麦斯卡力陀是真实的咯？我的意思是，他是你可以看见的事物？"

他似乎被我的问题搞糊涂了，茫然地望着我。

"我的意思是，麦斯卡力陀是否……"

“我听到你的话了，你昨晚不是看见他了吗？”

我想要说我看见的只是一只狗，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神充满困惑：“你认为我昨晚看到的就是他吗？”

他不满意地看着我，摇头笑着，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然后他以挑战性的口气说：“别告诉我，你以为那是你的——妈妈？”在说“妈妈”之前，他停顿了一下。因为他本来要用一个侮辱别人母亲的口头语。“妈妈”这两个字听起来很不协调，我们大笑了很久。然后我发觉他睡着了，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961年8月6日_星期日

我开车载着唐望到我吃培药特的那栋房子那里。在路上他告诉我，那个带我去见麦斯卡力陀的人叫约翰。当我们抵达那栋房子时，约翰和两个年轻人正坐在前院。他们很快活，自在地谈笑着，三个人英语都很流利。我告诉约翰，我是来感谢他的帮助的。

我想要知道在我感受幻觉经验时他们对我的行为的看法。我告诉他们，我一直想要回忆那天晚上做了什么，但记不起来。他们笑了，但不愿去谈。他们似乎是因为唐望在场而不便去谈，因为他们都瞄着他，似乎在等一个同意的暗示。唐望一定是给了他们暗示，虽然我什么也没注意到，因为约翰突然开始告诉我我那天晚上做了什么。

他说当他听到我呕吐的时候，就知道我“被接受”了。他估计我吐了三十次之多。唐望更正他，说只有十次而已。

约翰继续说：“然后我们靠近你，你身体僵直，痉挛着。你躺在地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你的嘴巴蠕动着，好像在说话。然后你开始用头敲地，唐望把一顶旧帽子戴在你头上，你才停止。你躺在地上颤抖呻吟了好几个小时。那时候大家都睡着了，不过我在睡眠中听见你在喘息、呻吟。然后你的尖叫声把我吵醒了，我看见你跳了起来，尖叫着朝水跑过去，把锅子打翻，然后开始在那摊水中游起泳来。”

“唐望替你多倒了点水，你安静地坐在锅子前，然后又跳起来，脱掉衣服，你跪在水前，大口大口地喝起来，接着你只是坐在那里，瞪着空地。我们以为你会永远这样坐着。差不多每个人都睡着了，包括唐望。突然你又跳起来，呼号着，开始追起狗来。狗害怕了，也呼号着，

跑到屋后面。然后每个人都醒过来了。”

“我们全站了起来，你从另一边回来，仍然追着狗。那只狗在你前面跑着，又吠又叫。我想你大概绕着房子跑了二十圈，像狗一样吠着，我还担心引起别人的好奇心，虽然附近没有邻居，但你的呼号声太大了，好几英里[7]之外都可以听得见。”

其中一个年轻人补充说：“你抓住那只狗，把它抱在怀中带回前院。”

约翰继续说：“然后你开始跟那只狗玩，跟它角力，那只狗跟你咬来咬去，玩耍着，我觉得很有趣。我那只狗通常不跟人玩，但是你和它打成一片了。”

“你跑到锅子边，那只狗跟你一起喝水，”那个年轻人说，“你跟狗跑来喝水有五六次。”

“这持续了多久？”我问。

“好几个小时，”约翰说，“我们看不见你们俩的踪影，我想你们一定是跑到后面去了，我们听到你们的吠叫及低吼，你的声音真像一只狗，根本分不出谁是谁。”

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jnztxy 朋友圈每日更新

“也许只是那只狗在叫。”我说。

他们笑了起来。约翰说：“是你在吠叫，老天！”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那三个人彼此看着，似乎很难决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最后，那个没说过话的年轻人开口了。

“他呛到了。”他说，看着约翰。

“不错，你真的是呛到了，奇怪地哭了起来，然后倒在地上。我们以为你咬住了自己的舌头。唐望把你的下颌打开，在你脸上倒了点水。然后你又开始颤抖、痉挛，接着你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唐望说一切都

结束了。那时候已经是早上，所以我们用毯子盖住你，让你睡在前院。”

他停下来看看其他人，他们显然都在抑制着不笑出来。他向唐望询问了一些事，唐望微笑地回答他。约翰转向我说：“我们把你留在前院，怕你在屋里乱撒尿。”

他们都大笑起来。

“我会做什么？”我问，“我真的……”

“你真的？”约翰像在模仿我说话，“我们根本不想提的，但唐望说没关系，你在我的狗身上撒了一身的尿！”

“我什么？”

“你不会认为狗逃跑是因为怕你吧？那只狗会跑，是因为你对它撒尿。”

这时候大家都在笑，我想要问其中一个年轻人，但他们都在笑，没有听见我的问话。

约翰继续说：“但是我的狗报了仇，它也在你身上撒尿了。”

这句话使他们全都捧腹大笑，包括唐望在内。等他们安静后，我很诚恳地问：“这都是真的吗？真的发生了吗？”

他们仍然在笑。

约翰回答说：“我发誓我的狗真的对你撒尿了。”

开车回唐望家时，我问他：“刚才所说的一切真的都发生过吗，唐望？”

“是的，”他说，“但是他们不知道你所看见的。他们并不了解你是在跟‘他’玩，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打扰你。”

“但是关于狗和我互相撒尿的事是不是真的？”

“那不是一只狗！我必须告诉你多少次？！这是去了解这件事的唯一方法，唯一的方法！是‘他’在跟你玩耍。”

“在我告诉你之前，你是否知道这一切呢？”

他迟疑了片刻才回答：“不知道。在你告诉我之后，我记得你当时看起来很奇怪，我猜你做得还好，因为你似乎没有被吓到。”

“那只狗真的像他们所说的在跟我玩吗？”

“该死！那不是一只狗！”

1961年8月17日_星期四

我把我对这次经验的感觉告诉唐望。从我个人的研究目标来看，这次经验是一次灾难。我说我不想再跟麦斯卡力陀有类似的“接触”。我认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不仅是有趣而已，但所发生的事中没有一件使我想再试一次。我真的不相信我是能承受这种磨炼的人。培药特在我身上造成一种事后的反应，一种身体上奇怪的不适感，某种无形的恐惧或不快乐，像是某种忧郁，但我无法确定，而且我完全不觉得那是值得重视的状态。

唐望笑了起来，说：“你开始学习了。”

“这种学习方式不适合我，我承受不了，唐望。”

“你总是爱夸大其词。”

“这不是夸大其词。”

“对我来说，并没有好的地方，我只知道这种方式使我恐惧。”

“恐惧并没有什么不对，当你恐惧时，你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看事情。”

“但我不想要以不同的方式来看事情，唐望。我想，我不要学习麦斯卡力陀了，我应付不了，唐望。这实在是很糟糕的情况。”

“当然很糟糕，甚至对我也是如此，困惑的不只是你一个人而已。”

“你为什么会困惑，唐望？”

“我一直思索着我在那天晚上看到的。麦斯卡力陀真的陪你玩耍了，这使我困惑，因为这是一个征兆。”

“什么样的征兆呢，唐望？”

“麦斯卡力陀为我把你挑了出来。”

“为了什么？”

“当时我还不清楚，现在我清楚了，他的意思是，你是‘被选中的’。麦斯卡力陀为我把你挑出来，这样做就是告诉我，你被选中了。”

“你是说我在其他人当中被选出来，去执行某项任务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麦斯卡力陀告诉我，你可能是我要找的人。”

“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唐望？”

“陪你玩就是告诉我你是我要选的人。”

“‘选中的人’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一些秘密，这些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除非我找到选中的人。那天晚上，我看见你跟麦斯卡力陀一起玩，便明白你是那个人，但你不是印第安人。真令人困惑！”

“这对我来说又是什么意思呢，唐望？我必须做什么呢？”

“我已经决定，我将要把造就出一个智者的秘密传授给你。”

“你是说关于麦斯卡力陀的秘密？”

“是的，但我所知道的秘密不只是这些，还有其他我想要传授给一个人的。我自己也有一个老师，我的恩人，我也是做了某些事成为他所选中的人，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他教给我的。”

我又问他一次这个新角色需要我去做什么；他说唯一需要做的事就

是学习，就像我与他之前所经历的那两次经验类似的学习。

这个发展实在很奇怪，我本来已经决定告诉他我要放弃学习培药特的念头，但在我表达态度之前，他说要把他的“知识”教给我。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突然的变化是很严重的。我争辩说我不够资格担当，因为那需要罕有的勇气，而我没有，我告诉过他，我的个性是光谈而不做，我只适合谈他人做过的事。我要听他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和意见。我告诉他，如果我能坐下来听他大谈特谈好几天的话，我会非常快乐，对我来说，那就是学习。

他没有打岔地听完我的长篇大论，然后说：“这一切都很容易了解，恐惧是一个人在知识的道路上必须克服的第一个敌人。此外，你很好奇，这弥补了你的不足，而且你会去学习，不管你怎么想，这是规矩。”

我又抗议了一会儿，想要打消他的意图。但是他似乎深信我除了学习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

“你的想法并不正确，”他说，“麦斯卡力陀真的跟你玩过了，这才是该想的，你为什么不想想那个，而去想你的恐惧呢？”

“那很不寻常吗？”

“你是我所见过唯一跟他玩耍的人，你不习惯这种生活，因此你没有注意到征兆。你是个认真的人，但是你的认真是用在与你有关的事上，而不是用在周围的事物上，你想自己想得太多了，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会使你疲惫不堪。”

“但是一个人能有什么别的做法呢，唐望？”

“去寻找与见识你四周的一切的奇妙。光是注意自己会使你疲倦，这种疲倦会使你对其他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你说的有道理，唐望，但我要如何改变呢？”

“想想麦斯卡力陀跟你玩耍的奇妙，不必想别的，其余的自然会出现。”

1961年8月21日_星期一

昨天晚上唐望开始带引我进入他的知识领域。我们坐在他的屋前，一段长久的沉默之后，他开始说话了，他说他要以第一天他的恩人收他为门徒时所讲的话来开导我。唐望显然背熟了那段话，因为他重复了好几次，确定我没有漏掉任何一个字：“一个人寻求知识，就像上战场，完全清醒，带着恐惧及尊敬，而且绝对有把握。以其他任何方式去寻求知识或上战场都是错误的，不论谁这么做，都会因他的这种做法而终生后悔。”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当一个人达成了这四项先决条件之后，其他的错误就不算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动不能与傻瓜的行为混为一谈。如果这样的人失败，或遭受挫折，他失去的只是一场战役，他不会为此自怜或后悔。

然后，他说他要教我有关同盟的知识，就像恩人教他那样。他强调“同样方式”这几个字，重复了好几次。

他说，一个同盟，是一个人能带入生活中的一种力量，能帮助他、给他忠告及必要的力量来处理事情，不管事情是大是小、是对或错。同盟能够提高一个人的生命活力，引导他的行动，增进他的知识。事实上，同盟是学习不可少的帮助。唐望以极强的信念传达了这些话，他似乎很谨慎地选择字眼。以下这段话，他重复了四遍：

“同盟会使你看见和了解其他人无法让你了解的事物。”

“同盟是不是像个守护精灵？”

“它不是守护者，也不是精灵，它是一种动力。”

“麦斯卡力陀是你的同盟吗？”

“不是！麦斯卡力陀是另一种力量，一种独特的力量！一个保护者，一个老师。”

“麦斯卡力陀与同盟有什么不同呢？”

“他不能像同盟那样被驯服使用。麦斯卡力陀是独立存在于个人之

外的。他以各种形式现身于任何到他面前的人，不管那个人是巫鲁荷还是农家子弟。”

唐望热切地谈及麦斯卡力陀是正当生活的老师。我问他麦斯卡力陀如何教导“正当的生活方式”，唐望说麦斯卡力陀会“显现”如何生活。

“怎么显现呢？”我问。

“他有许多显现的方式，有时候他显现在他手上，或在石头上、树上，或在你面前。”

“是不是像一张照片在你面前？”

“不是，那是一种教诲。”

“麦斯卡力陀会跟人说话吗？”

“是的，但不是使用言语。”

“那他怎么说话呢？”

“他跟每个人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

我感觉我的问题在烦扰他，于是不再问了。他继续解释道，要认识麦斯卡力陀并没有固定的步骤，因此没有人能教导麦斯卡力陀，除了麦斯卡力陀自己。这个特质使他成为一种独特的力量，他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相对地，唐望说，要获得同盟就需要最准确的教导且毫无差错地遵循各个步骤与阶段。世界上有许多同盟的力量，他说，但他只熟悉其中两种。他将要引领我去见识它们的秘密，但要由我来选择其中之一，因为我只能选择一个。他的恩人的同盟是一种曼陀罗植物，西班牙语的意思是魔鬼草（la yerba del diablo），但他自己不喜欢它，虽然他的恩人把它的秘密教给了他。他说他自己的同盟是小烟（humito），但他没有解释小烟的属性。

我问他这个问题，他保持沉默。

过了一阵子，我问他：“同盟是什么样的力量呢？”

“一种助力，我应该告诉过你。”

“它怎么帮助人呢？”

“同盟是一种能使人超越自己界限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同盟能使你了解那些别人无法使你了解的事。”

“但是麦斯卡力陀也可以使你超越你自己的界限，这样他不能成为同盟吗？”

“不会，麦斯卡力陀带你超越自己来教导你，同盟带你超越自己好给你力量。”

我要他做更详细的解释，或描述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效果。他看了我许久，笑了。他说，经由谈话来学习不仅是浪费，而且愚蠢，因为学习是一个人所能从事的最艰难的任务。他要我回忆寻找自己休息位置的那一次经验，我如何希望不做什么便把它找出来，因为我希望他告诉我一切答案。如果他那样做的话，我就永远学不到。但是，后来知道要找到这个位置是多么困难，以及更重要的是，知道这个位置的确存在，给我一种独特的信心。他说，只要我待在我的“好位置”上，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我的身体，因为有了这个保证，只要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处于最佳的状态，有力量摆脱任何对我有害的事物。但是，如果他告诉我那个位置的所在，我就永远无法拥有把它当成真实知识的必要信心。因此，知识就是力量。

然后，唐望说，每次一个人决定去学习时，都必须像我寻找位置时一样卖力，而认知的极限是由每个人自身的天性决定的，因此他觉得谈论知识是不必要的。他说，某些知识对我目前而言太强大了，谈论它们只会给我带来害处。他显然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站起来便朝屋子走去。我告诉他这整个情况使我不知所措，这不是我当初想要的结果。

他说，恐惧是自然发生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恐惧，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话说回来，不论学习是多么可怕，更可怕的是，一个人没有同盟或没有知识。

3

从唐望决定要教我同盟的力量到他认为我能够以实际参与的方式真正学习之前，中间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他逐步描述那两种同盟的一般特性。他使我准备好去接受所有言语的必然结论，以及对所有教诲的证实，也就是非寻常现实状态。

最初他以非常随意的态度谈论同盟的力量，我笔记中的最初资料即穿插在各种话题之中。

1961年8月23日_星期三

“魔鬼草是我恩人的同盟，它本来可以成为我的同盟，但我不喜欢她。”

“为什么你不喜欢魔鬼草，唐望？”

“她有一个严重的缺点。”

“她是否比不上其他同盟的力量呢？”

“不是，别搞错我的意思，她就像最好的同盟一样有力量，但有个地方是我个人不喜欢的。”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她会把人带坏，没有先强大人的心，就让他们尝到力量的自卫，结果使他们变得跋扈而反复无常。她使他们在力量之中衰弱下来。”

“有没有办法可以避免呢？”

“有办法可以克服，但不能避免。凡是成为魔鬼草同盟的人，都要付出代价。”

“要如何克服那个缺点呢，唐望？”

“魔鬼草有四个头：根、茎与叶、花朵、种子。这四个头各不相同，凡是要成为她同盟的人都要依照这个次序来学习。最重要的部分是根，魔鬼草的力量是从根那里得到的。叶和茎是用来治疗疾病的，使用得当的话，这部分是人类的恩物。第三个头是花朵，它是用来使人发狂，或使人顺服，或杀人用的。以魔鬼草为同盟的人绝不会吃花朵，也不会吃叶或茎，除非他自己生病；但是他常吃根或种子，尤其是种子，它们是魔鬼草的第四个头，也是最有力量的一部分。”

“我的恩人常说，种子是‘清醒的头’——唯一能使人心坚强的部分。魔鬼草对她的被保护者很严苛，因为她的目标是使人赶快送命。通常在他们能学习到‘清醒的头’的秘密之前，她就达到了这个目标。但是传说中有人获得了‘清醒的头’的秘密。对智者而言，这真是一大挑战！”

“你的恩人知道这秘密吗？”

“不，他不知道。”

“你见过任何知道这秘密的人吗？”

“没有。他们活在不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知识是很重要的。”

“你认识任何见过这种人的人吗？”

“我不认识。”

“你的恩人认识这种人吗？”

“见过。”

“他为什么没有得到‘清醒的头’的秘密呢？”

“把魔鬼草驯服成同盟，是我所知道的最困难的任务，譬如说，她从未成为我的同盟，也许是因为我不曾喜欢过她。”

“虽然不喜欢她，但你能不能仍把她当成同盟使用？”

“我能，但是我宁愿不要。”

“为什么她被称为魔鬼草？”

唐望做了个无所谓的姿势，耸耸肩，很久没有说话，最后他说“魔鬼草”是她暂时的名字。他还说，魔鬼草也有别的名字，但是不能使用，因为呼唤一个名字是件严重的事，尤其是在一个人学习驯服同盟力量的时候。我问他为何名字的呼唤会如此严重。他说名字是要保留到极危急和需要的时候用来求救的，而且他向我保证，不论谁追求知识，一生中求救的时刻迟早会出现的。

1961年9月3日_星期日

今天下午，唐望从野外挖了两棵曼陀罗。

出乎意料地，他在谈话中提起魔鬼草这个话题，然后他要我跟他到山上去找一棵。

我们开车到附近的山上。我从行李箱中拿出一把铲子，走进一座山谷。我们走了一阵子，穿过长在松软的沙土上很茂盛的矮树丛。他停在一棵小植物旁，这棵植物有深绿色的叶子和大而白的钟形花朵。

“这一棵。”他说。

他马上开始挖掘，我想要帮忙，但他用力摇头拒绝，继续在那植物周围环绕着向下挖：挖出一个倒圆锥体，外缘渐深，渐渐朝植物的中心接近。当他停止挖掘时，他跪下来用手指把植物周围的土剥开，露出大约四英寸[8]长的一块多茎分叉的根部，根的粗细与茎的粗细呈明显的对比，相较之下，茎显得十分柔弱。

唐望看着我说，这棵植物是“雄”的，因为根刚好在与茎接合处分叉。接着他站起来走开，寻找着。

“你在找什么，唐望。”

“我要找一根树根。”

我听了也开始寻找，但他阻止我。

“你不要找！坐到那里去。”他指着二十英尺外的一堆岩石，“我会找到的。”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带着一根长长的枯枝。他把它当作挖掘的工具，小心地把植物根部分叉两边的泥土弄松。他清除了大约两英尺深的泥土，继续挖下去时，泥土硬得几乎无法用树枝再挖下去了。

他歇手坐下来喘口气，我坐在他旁边，两人很久没有说话。

“你为什么不用铲子挖呢？”我问。

“铲子会割伤植物。我必须找根属于这区域的树枝来挖，如果我碰伤了根，情形不会像被铲子或外来异物弄伤那么糟糕。”

“你找的是什么树枝？”

“任何假紫荆属树的枯枝都可以，如果附近没有枯枝，就必须找一根新的。”

“你可以用别种树的树枝吗？”

“我告诉你了，只有假紫荆属树才可以，别的不行。”

“为什么呢，唐望？”

“因为魔鬼草没有什么朋友，假紫荆属树是这个地区唯一跟她处得来的树，唯一能掌握得住她的东西。如果你用铲子伤害了根，移植她的时候，她就不会为你长大，但如果你以这种树枝伤害她，她甚至不会感觉到。”

“你现在要如何处理这个根呢？”

“我要把它割下来，你必须离开我，去找另一棵植物，等我叫你的时候再回来。”

“你不要我帮你吗？”

“只有我要你帮忙时，你才可以帮忙！”

我走开，开始寻找另一棵植物，以便打消跑回去偷看他的强烈欲望。不一会儿，他过来跟我一起寻找。

“现在我们来找棵雌的。”他说。

“你怎么分出雌雄呢？”

“雌的较高，朝上长，看起来像棵小树。雄的比较大，沿着地面生长，像浓密的灌木丛。等我们把雌的挖出来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在分叉之前有很长一段根。相对地，雄的在靠近茎部的地方就分叉了。”

我们在一大片曼陀罗植物中寻找，然后他指着其中一棵说：“这是雌的。”接着他以同样的方式把它挖出来。等他清理开根部泥土时，我看到根部正如他所说的。当他准备要分割它时，我又离开了。

回到他家之后，他打开装着那两棵植物的包。他先拿起较大的那棵雄的，放在一个大铁盆中清洗。他很仔细地把根部、茎部和叶片的泥土都洗掉。清洗之后，他用一把小刀沿着根茎交接处割了一圈，然后把植物折成两段。他拿起茎部，把叶子、花朵及多刺的种子囊包都割下来，各集成一堆。他把干枯的或被虫吃过的部分都丢掉，只保留完整的部分。他用两条绳子把分叉的根部两端捆起来，然后在接合处割了一刀，折成两半，于是他有了两块大小相同的根部。

接着他拿出一块粗麻布，把两块捆在一起的根部放在上面，再把叶片整齐地放上去，然后是花朵、种子囊、茎部，最后他把布包起来，打了个结。

他以完全相同的步骤处理了另一棵雌性植物，但他没有折断根部，而是保留着分叉，像个倒写的字母Y。然后他把所有的部分包在一块布里。等他处理完之后，天已经黑了。

1961年9月6日_星期三

今天下午稍晚，我们又说到了魔鬼草。

“我想我们应该再谈谈魔鬼草。”唐望突然说。

一阵客气的沉默后，我问他：“你要怎么处理那两棵植物呢？”

“我挖出来的那两棵植物是我的，”他说，“就像它们是我自己，我用它们来教你什么是魔鬼草。”

“你要怎么做呢？”

“魔鬼草分成好几节，每一节长度都不相同，都有独特的目的和用途。”

他张开左手，用拇指尖到无名指在地上量出一段距离。

“这是我的长度，你要用你自己的手量出你的长度。现在，为了能主宰魔鬼草，你必须先征服根的第一节，不过由于是我带你来她这里的，你必须从根的顶端开始。”

他走进屋内，把一个布包拿出来，坐下来打开它。我看到了那棵雄的植物，也注意到只有一截根。他拿起剩下的那截根，举在我面前。

“这是你的第一节，”他说，“我把它给你，我为你把它切了下来，当作我自己的量过长度了；现在我把它给你。”

刹那间，我脑中闪现把这截根像萝卜般咀嚼的念头，但唐望把它放进一个白色的小棉布袋中。

他走到屋子后面，双腿盘起坐下，开始用一块圆石杵把布袋中的根捣碎。他用一块平石板作为石臼，每隔一会儿洗洗石杵与石板，然后把清洗的水留在一个小而平的木盆中。

他一面捣，一面唱着听不清楚的调子，旋律柔和而单调。当袋中的根被捣成一团糊之后，他把袋子放入木盆里，然后把石板与石杵都放进木盆里，给木盆加满了水，抬到后面围墙旁像猪槽的一只长方形的木槽中。

他说根部必须浸泡整晚，放在屋外，以吸收夜气。“如果明天是个有太阳的大热天，将会是个非常好的征兆。”他说。

1961年9月10日_星期日

9月7日，星期四，是非常晴朗炎热的一天。唐望似乎为这好征兆感到非常高兴，说了好几次魔鬼草可能喜欢上我了。那块根部浸泡了一个晚上，在上午十点时，我们来到屋后，他把木盆从方槽中拿出来，放在地上，坐在旁边。他拿布袋在木盆底揉搓着，然后拎出水面，挤压出布

袋里的汁液，再放回水中。这个动作重复了三次，然后他把布袋放回方槽中，把木盆留在太阳下。

我们在两个小时后回来，他拿着一把装满黄色沸水的茶壶。他把木盆小心地倾斜，倒掉上层的水，留下底部的沉积物，他把沸水倒在沉积物上，再把木盆留在太阳下。

这个步骤每隔一个多小时便重复一次，三次之后，他把木盆中多余的水都倒掉，把布袋丢回方槽中，倾斜木盆以吸收下午的阳光，就走开了。

我们几个小时之后回来时，天已经黑了。木盆底部有一层胶状的物质，像是一堆半熟的糨糊，呈灰白色，大概有一个汤匙的分量。唐望把木盆带进屋内，他去烧水时，我把一些被风吹上去的灰烬挑出来，他笑了起来。

“那点灰尘不会伤害任何人的。”

水煮开后，他倒了一杯在木盆中。同样是他先前用过的黄色液体。水溶解了黏胶，形成了一种乳状的物质。

“这是什么水，唐望？”

“山谷中百花万果之水。”

他把盆中的液体倒入一个像花瓶的旧陶土杯中。液体很烫，他吹了吹，啜了一口，然后把杯子递给我。

“现在就喝掉！”他说。

我接过来，不假思索地喝光。尝起来有点苦，虽然苦味几乎觉察不到，最特别的是它有一种强烈的味道，闻起来像蟑螂。

我几乎立刻出汗，身体变得很热，血液冲上我的耳朵。我看见眼前出现一个红点，腹部肌肉开始痛苦地痉挛起来。过了一会儿，虽然我不再觉得痛，却开始感到寒冷，汗水浸湿我全身。

唐望问我看到的是黑点还是红点。我告诉他，我见到的一切都是红色的。

我的牙齿开始打战，因为一阵阵无法控制的紧张如波浪般朝我涌来，仿佛发自我的胸口。

这时他问我是否感到恐惧，他的问题似乎对我毫无意义。我告诉他，我显然是在恐惧之中，他又问我是否恐惧她，我不了解他的意思，但说“是”。他笑了起来，说我并不真的恐惧。他问我是否还能看到红色，而我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巨大的红点。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好些了，紧张的痉挛渐渐消失了，留下来的是一种舒适的疼痛疲倦感，以及一股强烈想睡觉的欲望。我无法睁开双眼，但仍能听到唐望的声音。我睡着了。但那种被淹没在深红色中的感觉持续整晚，我甚至做了红色的梦。

我在星期六下午约三点的时候醒来，睡了几乎两天之久，我感觉轻微的头痛，胃部不适，肠子偶尔会有尖锐的刺痛感。我发现唐望在他的屋子前打盹，他对我笑笑。

“前天晚上一切都很好，”他说，“你见到了红色，那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没见到红色，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可能会看到黑色，那是个坏征兆。”

“为什么呢？”

“一个人若看到黑色，就表示他不适合魔鬼草，他会吐得一塌糊涂，都是绿色和黑色的秽物。”

“他会死吗？”

“我想，没人会死，但会生病很长一段时间。”

“看见红色的人会怎么样？”

“他们不会呕吐，根部会带给他们一种愉快的感觉，意味着他们强悍又凶暴，这是魔鬼草所喜欢的，也是她诱惑的方式，唯一的缺点是，从魔鬼草那里得到力量的人，必须以做她的奴隶为代价，但这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人活着只是为了学习，如果他学习，那就是他的命运，不论是好或坏。”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唐望？”

“接下来你应该种一棵芽苗，就是我割下来根部第一节的另一半。你前天用了一半，现在你必须把另一半种到地下去。在你能真正尝试驯服这棵植物之前，它必须长大、结种子。”

“我要怎么驯服她呢？”

“魔鬼草是从根部来驯服的，按部就班地，你必须学到根部每一部分的秘密。你必须服食它们，才能学到它们的秘密，得到它们的力量。”

“这些不同部分的准备方式，是否跟第一部分一样？”

“不，每一部分都不同。”

“每一部分的特定效果是什么？”

“我已经说过，每一部分教导不同形式的力量。你前天晚上所接受的不算什么，任何人都能做到。只有巫鲁荷才能接受较深的部分。我不能把它们的效果告诉你，因为我不知道她是否接受你，我们必须等待。”

“那么你什么时候才会告诉我？”

“那要看你的植物什么时候长大、结种子。”

“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第一部分，那它有什么用呢？”

“冲淡再服用，会对男人的那方面很有好处，失去活力的老人，或寻求刺激的年轻人，甚至渴望热情的女人也可以用。”

“你说根部只是用在力量上，但是看来它在力量之外有其他的用途，我说得对吗？”

他注视我良久，目光凝定，我感到不好意思。我觉得我的问题使他生气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

“魔鬼草只用在力量上，”终于，他以严厉无情的语气说，“老人要

恢复活力，年轻人要忍耐疲倦与饥饿，有人要杀死另一个人，一个女人想要热情奔放——他们全都渴望力量。而魔鬼草会给他们力量！你觉得你喜欢她吗？”他沉默片刻后问。

“我感到一种奇异的活力。”我说，这是真的。我在醒来时就注意到了，现在感受更深。那是一种非常奇异的不安或受挫的感觉；我的身体不寻常地轻快有力，手和脚都痒痒的，肩膀似乎膨胀了起来，背部和颈部的肌肉想去摩擦推挤一棵树干。我感觉我可以把一堵墙夷为平地。

我们没有再交谈，我们在前院坐了一会儿，唐望似乎快睡着了，他的头点了几下，然后干脆就伸直双脚，双手枕在头后躺下睡着了。我站起来走到屋后，把那里整理干净，以发泄过剩的精力；我记得他要我帮他整理后面的。

后来，他醒来走到屋后，那时候我的状态已经比较松弛了。

我们坐下来吃东西。在用餐过程中，他三次问我觉得如何。这是很罕见的，于是我问：“为什么你担心我觉得如何呢，唐望？你是否认为我喝了汁液会有不良反应？”

他笑了起来，我觉得他像个恶作剧的孩子，玩了一个把戏后不时探查结果，他还是微笑着说：“你看来没有生病，不久前你对我的口气还很凶。”

“我没有，唐望，”我抗议道，“我不记得那样对你说过话。”我对这一点很认真，因为我不记得对他生过气。

“你为她辩护。”他说。

“为谁辩护？”

“你在为魔鬼草辩护，你听起来已经像个情人了。”

我准备更剧烈地抗议，但我控制了自己。

“我真的没发觉我在为她辩护。”

“你当然没有发觉，你甚至不记得你说过的话，对不对？”

“是的，我不记得，这一点我必须承认。”

“你瞧，魔鬼草就是这样，她像个女人似的偷偷抓住你，你甚至不会发觉。你所关心的是，她使你觉得愉快而有力量：充满活力，双手发痒，脚底发烧，想要把人撞倒。一个人知道她后，他就充满渴望。我的恩人常说，魔鬼草留住渴望力量的人，抛弃力不从心的人。但是在那个时代，力量比较不稀奇，大家都热切地追求力量。我的恩人是个有力量的人，而根据他告诉我的，他的恩人甚至更热切地追求力量。但是在那时候，具有力量是有理由的。”

“你认为今天要具有力量已经找不到理由了吗？”

“力量现在对你来说没有问题，因为你年轻，不是印第安人，也许魔鬼草在你手中是件好事。你似乎很喜欢她，她使你感觉强壮，我自己也感受过，但我不喜欢她。”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唐望？”

“我不喜欢她的力量！她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了。在别的时代，就像我恩人的时代，追求力量是有缘故的。有人能表现奇特的事迹，大家钦佩他们的力量，害怕但又尊敬他们的知识。我的恩人曾告诉我一些好久好久以前的惊人事迹。但是现在我们印第安人不再追求那种力量了，这年头，印第安人只用魔鬼草来擦身体。他们把叶子和花朵用在其他用途上，他们说她可以治疗肿包。但是他们不追求她的力量，这种力量像磁铁，根部越深入地下，力量越大，处理起来也越危险。当一个人挖到四码[9]深时——据说有人曾遇到——他就会找到永恒的、没有止境的力量。过去很少人能达到这种地步，今天更不可能。我告诉你，我们印第安人已经不再需要魔鬼草的力量了。我想，人们渐渐失去了兴趣，力量已经不重要了，我自己并不追求力量，但是年轻的时候，像你这个年龄，我也感觉到她在我体内膨胀，也像你今天所感觉到的那样，只是要强大五百倍，我出手一击就杀了一个人，我可以抛掷二十个人都移动不了的大石头；有一次我跳得好高，把最高的那几棵树的尖端都削平了，但这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我只是吓到印第安人而已——只有印第安人。其他不了解的人根本不相信这种事，他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发疯的印第安人，就是一个冲到树上的什么东西。”

我们沉默了许久，我觉得必须说几句话。

“那时候跟现在不同，”他继续说，“那时候人们知道自己可以变成一只山猫，或一只鸟，或一个人可以飞。所以我不再使用魔鬼草，还用她干什么呢？吓唬印第安人？”

我看到了他的悲哀，感到极为同情，我想要说些什么，即使只是陈腔滥调。

“唐望，也许这是所有求知者的命运。”

“也许是。”他静静地说。

1961年11月23日_星期四

当我开车抵达时，没看到唐望坐在屋前。我觉得有点奇怪，大声叫他的名字后，他的儿媳妇从屋里走了出来。

“他在里面。”她说。

我发现他几周前脚踝脱臼了，他把几条布浸在仙人掌与骨灰制成的软泥中，给自己上了固定的石膏，布条紧紧绕着脚踝，干后成为轻薄而坚固的支撑，具有真正石膏的硬度，但又不像石膏那样累赘。

“怎么发生的？”我问。

唐望的儿媳妇是来自尤卡唐（Yucatan）的墨西哥妇女，她回答我的问题：“那是一次意外！他跌了跤，差点摔断脚！”

唐望笑了笑，等那女人离开房子后才说话：“意外，见鬼！有个敌人在附近，一个女人，卡塔玲娜，趁我虚弱时推我一把，我就跌倒了。”

“她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她要杀死我，这就是原因。”

“她曾来到这里吗？”

“是的！”

“你为什么要让她进来呢？”

“我没有，她飞进来的。”

“什么？”

“她是一只黑鸟，而且非常厉害，我完全没有防备。她很久以来就一直想把我干掉，这次差点让她得手。”

“你说她是只黑鸟？我的意思是，她真的是一只鸟吗？”

“你的问题又来了，她是一只黑鸟！就像我是一只乌鸦。我是人还是乌鸦呢？我是一个懂得变成乌鸦的人，不过再回到卡塔玲娜身上，她是个邪恶的女巫！她非常想要干掉我，我几乎挡不住她，那只黑鸟一路飞入我的家里，我阻止不了。”

“你能变成一只乌鸦吗，唐望？”

“是的！但这是我们以后才要研究的事。”

“为什么她要杀你呢？”

“哦，我们之间有芥蒂。我没有处理好，现在看来我必须在她把我干掉之前把她干掉才行。”

“你准备采用巫术吗？”我带着极大期望问他。

“别傻了，没有一样巫术能对她产生效果，我有其他的计划！以后再告诉你。”

“你的同盟能保护你不受她伤害吗？”

“不能！小烟只能教我怎么做而已，我必须保护自己。”

“麦斯卡力陀呢？他能保护你吗？”

“不能！麦斯卡力陀是个老师，而不是能为私人理由所使用的力量。”

“魔鬼草呢？”

“我已经说过，我必须保护自己才行，遵循我的同盟小烟的指示，就我所知，小烟能做任何事。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小烟会告诉你答案，它给你的不仅是知识，还有进行的方式。这是一个人能拥有的最佳同盟。”

“小烟是不是任何人都能拥有的最好同盟？”

“对每个人来说都不相同，许多人对它感到恐惧，不敢碰甚至接近它。小烟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它不适合所有人。”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烟呢，唐望？”

“未卜先知的烟！”

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尊敬，这是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

“我要以我恩人开始教我时所说的那番话作为开场白。虽然当时的我就像现在的你，完全不了解这段话。‘魔鬼草是给那些追求力量的人；小烟是给那些想要观察、想要看见的人。’我个人的看法是，小烟是无可匹敌的。一旦一个人进入它的领域，其他任何的力量就都在它的控制之下，太惊人了！当然，那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单单要熟悉它的两个主要部分——烟斗和烟料，就要花好多年的时间。烟斗是我的恩人给我的，我抚弄了这么多年，它已经变成我的了——它已经长在我的手里。比方说，要把它转到你手中，对我来说将是真正的挑战，也是你的伟大成就——如果我们成功的话！烟斗会感觉到在别人手中的压力，如果我们之中有人做错了，将没有办法阻止烟斗本身的压力，烟斗就会破裂开，或者从我们手中逃脱而跌得粉碎，即使是掉在一堆稻草上也会如此。如果发生了这种事，那将是我们两人的末日。尤其是我，小烟会以难以置信的方式跟我作对。”

“为什么它会跟你作对，它不是你的同盟吗？”

我的问题似乎改变了他的思路，他很长一段时间没说话。

“由于烟料本身成分的难度，”他突然继续说下去，“烟料是我所知道的最危险的物质，若是无心指导，绝对做不出来。它对任何人都有致

命的毒性，除了烟的被保护者！烟斗和烟料都必须被极谨慎地对待。有意学习的人必须先做好准备，过刻苦、安静的生活。它的效果十分强烈，只有非常坚强的人才能忍受最小的一口烟，开始时一切都会十分恐怖与混乱，但是每再抽一口，一切就会变得更确实。于是突然间，世界会全新地展现，难以想象！到了这时候，烟就成了他的同盟，让他进入不可思议的世界，解答各种问题。”

“这是小烟最伟大的地方和天赋，而且它在表现效果时一点也不具伤害性，我把小烟叫作‘一个真正的同盟’。”

像往常一样，我们坐在他屋前的空地上，地面十分干净坚硬；他突然站起来走进屋里。不一会儿，他带着一个窄长的包出来，又坐下来。

“这是我的烟斗。”他说。

他从一个绿色的帆布套子中抽出烟斗给我看。它有九或十英寸长，烟管是用红色的木材做成的，上面毫无雕饰，管头好像也是木头做的，跟细细的管身比起来显得很大；外表很光滑，呈深灰色，几乎是炭黑色。

他把烟斗举到我面前，我以为他要递给我便伸手去接，但他迅速收了回去。

“这根烟斗是我的恩人给我的，”他说，“我会把它传给你，但首先，你必须认识它。每次你来这里，我会把它交给你，开始时你可以摸摸它，很短暂地握着它，直到你与烟斗彼此都习惯了。接着把它放入你的口袋，或者是你的衬衫里，最后再放入嘴里。这一切都必须以缓慢而谨慎的方式进行。等到关系建立了，你就可以抽它。如果你遵守我的建议而不急切的话，小烟也许会成为你较喜欢的同盟之一。”

他把烟斗递给我，但没有放开手，我伸出我的右手。

“用双手。”他说。

我用双手触摸了烟斗一下子，他没有完全把它交到我的手上，只是让我摸到它，然后又把烟斗收回去。

“第一步是先喜欢烟斗。这得花些时间！”

“烟斗会不喜欢我吗？”

“不会，烟斗不会不喜欢你，但是你必须学习去喜欢它，这样等你抽烟的时候到了，烟斗就会帮助你去除恐惧。”

“你抽的是什么呢，唐望？”

“这个！”

他打开衣领，露出他放在衬衫里的一个小袋，像个奖牌一样吊在脖子上。他把小袋拿出来，打开它，很小心地把其中的一些东西倒在手掌中。

就我所能分辨的，那些东西像是切得很细的茶叶，有深褐色和浅青色的，还有一些是黄色的。

他把那些烟料倒回袋中，用一条皮线缝好，然后又放回衣服内。

“那些烟料是什么东西混合的？”

“很多东西，有些成分很难找到，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其中之一的小蘑菇只有在一年的某个特定时候才成长，而且要在某些特定的地方才有。”

“不同的力量是否需要不同的烟料？”

“不会！烟料只有一种，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

他指着吊在胸前的袋子，举起放在脚上的烟斗。

“这两者是一体的！缺一不可。这个烟斗及烟料的秘密属于我的恩人。我恩人传授给我的方式，就像当初传授给他时一样。烟料虽然不好准备，但是可以补充。它的秘密在于组合成分及处理的步骤。另一方面，烟斗是一辈子的事，必须小心地照顾它。它坚硬而强壮，且绝不能被打到或撞到。握它时双手必须很干燥，绝不能用汗湿的手去碰它，只有一个人时才能用它，而且不能让别人——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到它，除非你有意把它传给某人，这就是我的恩人教我的，也是我这一辈子对待这烟斗的方式。”

“万一你把烟斗弄掉或弄断，会怎么样呢？”

他非常缓慢地摇摇头，看着我。

“我就会死掉！”

“所有巫士的烟斗都像你的那样吗？”

“并非所有巫士都有我这种烟斗，但我知道有些人有。”

“你自己能做一支像这个一样的烟斗吗，唐望？”我坚持问下去，“假如你没有烟斗，而你要给我一支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假如我没有烟斗，我不能也不会想要给你烟斗。我会给你别的东西。”

他似乎有点不高兴，他小心地把烟斗放入帆布袋，袋里一定衬着柔软的内里，因为烟斗塞进去虽然很紧，却很平滑地滑了进去。他走回屋里把烟斗收好。

“你在生我的气吗，唐望？”我在他回来后问。

他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惊讶：“没有呀！我不会生任何人的气了！没有人能做出足以使我生气那么重要的事。你对别人生气，是因为你觉得他们的行为是重要的，我已经不再那样觉得了。”

1961年12月26日_星期二

被唐望称为“芽苗”的那截根重新移植的时间还没有决定，虽然这是驯服植物力量的下一步骤。

我在12月23日星期六中午过后到达唐望的家。我们像平常一样，沉默地坐了一段时间，天气温暖而多云。自从他把根部的第一部分给我喝了之后，已经过了好几个月。

“该是把魔鬼草移回土里的时候了，”他突然说，“但是首先我要为你做好保护。你要好好收藏起来，这是只给你一个人看的。由于我必须去做，也会看到，这样并不好，因为如我告诉过你的，我不喜欢魔鬼

草。我们不是一体的。但我的记忆力并不持久，我太老了。你不能让别人看到，因为只要他们看到后的记忆留存下来的话，保护的力量就会受损。”

他走进他的房间，从一张旧草席下抽出三个麻布包，然后回到前院坐下来，沉默许久后，他打开其中一个包。那是他跟我一起去找的雌性曼陀罗植物，他所整理过的叶子、花朵和种子都变干了。他把那截像Y状的根部拿出来，再把包绑起来。

根部已经干了缩水了，分叉也更大更扭曲了。他把根部放在腿上，打开皮袋，拿出小刀，把根部抓到我面前。

“这部分是给头的。”他说，在Y的尾端割了一刀，Y就像是一个人双腿伸开倒过来的形状。

“这部分是给心的。”他说，在Y的中间割了一刀。接着他把根部的尖端都削掉，使各分叉留下三英寸的长度。然后他慢慢地、耐心地，把根刻成一个人的形状。

根部干硬且多纤维。唐望雕刻的方式是先划两刀，然后把两刀之间的纤维剥下来。但是对于一些细部，他是用刻的。最后的产品是一个奇异的人形，双臂合在胸前，双手紧握着。

唐望站起来，走到屋前的一棵龙舌兰前。他抓住一片厚叶的硬刺，使它弯曲，旋转了三四次。这个动作使硬刺几乎脱离了叶子，松松地垂着。他咬住它，或者说，用牙齿把它扯了下来。硬刺脱离了叶子，带着一条条的纤维丝，像白色的尾巴附着在刺上，约有两英尺长。这时，唐望仍咬着硬刺，他用手掌把那些纤维搓成一条长线，把线绑在木刻人像的两脚，使两脚合并。他用线绕着人像的下半身，直到线用完；然后他很技巧地把硬刺像锥子一样钻入人像中，直到尖端从人像双手合握处冒出来。他又使用牙齿轻轻地把硬刺几乎全抽出来，就像一根长矛从人像胸口凸出来。之后他不再看那个木刻人像一眼，只把它收入皮袋中。他似乎累坏了，躺在地上就睡着了。

等他醒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吃了我带给他的一些东西，又在前院坐了一会儿。然后唐望回到屋子后面，拿出三个麻布包。他砍下一些细枝枯木，生了一堆火。我们舒适地坐在火前。他把三个包都打开来。除了那个装着雌性植物根部的包之外，还有一个装着雄性植物剩下的部

分，第三个较大的包装着一些新砍下来的青色的曼陀罗植物。

唐望走到猪槽那里，拿了一个很深的石臼，看起来像个底部圆滑的锅底。他在地上挖了一个浅洞，把石臼稳稳地摆上去。他在火中又加了些枯枝，然后把装着雌雄植物的两个包内的东西一起倒入石臼中。他抖抖麻布，确定一切东西都落入石臼，又从第三个包里拿出两块新鲜的曼陀罗根部。

“我是特别为你准备的。”他说。

“什么样的准备，唐望？”

“这一块来自雄性植物，另一块来自雌性植物。这是这两棵植物唯一可以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根部来自一码深的地下。”

他用力均匀地用石杵把它们捣碎，同时低声哼唱着，听起来像没有韵律、单调的嗡嗡声。我听不出其中的字句，他完全沉浸在工作中。

等到根部完全稀烂后，他从包中拿出一些刚摘下来的曼陀罗植物的叶子——十分干净完整，没有被虫咬过，一片一片地丢入石臼里。他拿起一把曼陀罗花朵，以同样慎重的方式丢入石臼里，我数了一下，各有十四片。然后他拿出一堆新绿的种囊，上面还有刺，荚也还没打开，他把它们丢入石臼里，我来不及计算，但我想它们也是十四个。他又加了三块没有叶子的深红色曼陀罗茎部，很干净，从它们复杂的枝节来看，似乎属于一棵很大的植物。

这些东西都放入石臼后，他以同样的方式把它们捣得稀烂，然后倾斜石臼，用手把里面的东西倒入一口旧锅里。他朝我伸出手，我以为他要我帮他把手擦干。但是他把我的左手拉去，迅速地把我的中指及无名指分开，然后他用小刀在我的两指之间划了一刀。他的动作又快又熟练，等我把手抽回来时，已经被深深划了一刀，血流如注。他又抓住我的手，放在锅上，紧紧握着，好压出更多的血。

我的手臂麻木了。我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奇怪地感到寒冷和僵硬，胸部和耳朵有一种压迫感。我觉得自己在往下滑，我要晕倒了！他放开我的手，搅拌锅中的东西。等我从震惊状态中恢复过来时，我真的很生他的气，花了很久才恢复平静。

他在火堆周围放了三块石头，锅子放在石头上。他又加了一些东西在锅里，我想是一大块木胶和一壶水。曼陀罗植物本身有一种奇特的味道，与胶水和在一起沸腾时就散发出一种浓烈的味道，我强忍着才不至于呕吐。

锅中东西煮了很久，我们坐在锅前一动也不动。有几次，风把气味吹向我这里，恶臭难耐，我必须停止呼吸来逃避。

唐望打开他的皮袋，把那个木刻人像拿出来；他小心地把它递给我，叫我把它放入锅中，我让它慢慢滑入沸腾的锅中。他拿出小刀，有一刹那，我以为他又要划我一刀了；但是，他只是用刀尖使木刻人像沉下去。

他又看着锅子沸腾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清理石臼。我帮他，等清理干净后，他把杵与臼靠在围墙上，我们回到屋里，那个锅子整晚都留在石头上。

第二天黎明时，唐望指示我把人像从胶中取出来，面对东方吊在屋檐下，让阳光晒干。中午时，它硬得像铁丝一样。太阳的热使胶凝固了，混合叶子的青绿色，木刻人像呈现一种光滑奇异的表面。

唐望要我把人像拿下来，然后递给我一个皮袋，这是由我以前送给他的一件旧皮夹克改制成的。这个皮袋跟他自己原来的那个类似，唯一的不同是，他的皮袋是由柔软、棕色的皮所制成。

“把你的‘形象’放进袋子里，合起来。”他说。

他没有看我，刻意地转开头，等我把木刻人像放入皮袋后，他给了我一张可携带东西的网，叫我把那口土锅放进去。

他走到我的车子前，把装土锅的网从我手中接过去，把它绑在前座杂物箱的把手上。

“跟我来。”他说。

我跟着他，他绕着屋子，按顺时针方向走了一圈。他停在前院，又绕了一圈，这次是逆时针方向，又回到前院。他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坐下来。

我已经习惯去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具有某种意义。我正在想他绕屋子是什么意义时，他说：“喂！我忘了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

我问他在找什么。他说他忘了我要移植的芽苗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屋子四周又绕了一圈，他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

他指示我看放在屋檐下一个钉在墙上的木架上的一个小玻璃罐。玻璃罐里放着曼陀罗根部第一节的另一半，前端已经长出嫩叶。罐里装了一点水，但没有泥土。

“为什么没有泥土呢？”我问。

“并非所有的泥土都一样，魔鬼草只须知道使她生长、茁壮的泥土。现在是她回到土中的时候，免得被虫伤害。”

“我们可以把她种在屋子附近吗？”我问。

“不行！不行！不能在这儿附近。她必须要回到一个你喜欢的地方。”

“但是我到哪里去找我喜欢的地方呢？”

“我不知道，你可以把她移植到任何你想要的地方，但是你得好好照顾她，她活下去，你才会得到你想要的力量。如果她死了，那就表示她不要你，你就不能再打扰她，也就是说你没有控制她的力量。因此，你必须关心她、照顾她，这样她才会长大，但是你不能宠坏她。”

“为什么不能？”

“因为如果不是她自己想要长大，诱惑她也没有用。但是话说回来，你必须证明你关心她，每次去看她时，替她赶赶虫子，给她浇浇水。你要定期这么做，直到她结种子为止。等到她第一颗种子结出来时，我们就能确定她要你。”

“但是，唐望，我不可能照你所希望的那样照顾这个根。”

“如果你想要她的力量，你就必须这么做！没有别的办法！”

“当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能替我照顾她吗，唐望？”

“不行！我不行！我不能这么做！每个人都必须照顾他自己的芽苗。我曾经照顾我的，现在你必须照顾你自己的。就如我所说的，直到她结种子后，你才算是准备好接受学习。”

“你认为我应该把她种在什么地方？”

“那要你自己决定！别人不能知道在什么地方，甚至连我也不能！这是移植必须遵守的方式。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你的植物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人跟踪你，或看到了你，你就要带着芽苗跑到别的地方。他可以控制那棵芽苗，对你造成无法想象的伤害，使你残废或死掉，这就是为什么连我都不能知道你的植物在什么地方。”

他把装嫩芽的小玻璃罐交给我。

“拿去吧。”

我接过来，他几乎是用拖的方式把我拉到车旁。

“现在必须走了，找个你想移植这棵芽苗的地方。在松软的土上挖一个深洞，靠近有水的地方。记住，她必须靠近水才能长大。只能用你的手去挖，即使手流血。把嫩苗放在洞中央，在周围做一个土垄，然后倒水进去。等水沉入土后，把松土填入洞中。然后，离嫩苗两步远之处，朝东南方，用双手挖一个深洞把土锅里的胶水倒进去。然后打破土锅，把碎片深深埋在另一个离你的嫩芽很远的地方。等你埋好土锅后，回到种嫩苗的地方，再浇一次水，然后把你的‘形象’拿出来，夹在手指被割伤的地方，站在埋胶水的地方，轻轻用‘形象’的硬刺轻碰嫩苗。绕着嫩苗走四圈，每次停在原来的位置轻触它。”

“我绕圈子时，是否要照特定的方向？”

“任何方向都行。但是你必须记得埋胶水以及你绕圈子的方向。每次绕圈子时都要轻触嫩苗，除了最后一次，你必须将硬刺深深戳入嫩苗中。但是要小心，跪下来手会稳一点，因为你不能让硬刺在嫩苗里断掉。如果你弄断了硬刺，你就完了，那块根对你就没有用了。”

“我是否需要说什么话，在绕圈子的时候？”

“不必，我会替你说的。”

1962年1月27日_星期六

今天早上我一来到唐望的屋子，他就对我说，他要教我如何准备小烟的混合烟料。我们走到山上，走了很远，进入一座山谷。他在一片高大细长的灌木丛前停下来，颜色跟四周的树木明显地不同，四周的树木是黄色的，但这片灌木丛是鲜绿色的。

“你必须从这棵小树上把叶子和花朵摘下来，”他说，“采摘的适当时机是在全魂节[10]（All Souls’Day）。”

他抽出小刀，把一根小树枝的前端割下来，又选了另一根类似的树枝，也割下前端，他重复这个步骤，直到手中有了一大把枝叶为止，然后坐下来。

“看这里，”他说，“我把所有前端有两三片叶子的枝子都割下来了。你看到没有？它们都是一样的，我只用每根枝叶的前端，这里的叶子新鲜娇嫩。现在我们要找个有阴影的地方。”

我们一直走着，直到他好像找到了他想要的地方。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根长绳，绑在两棵树的树干和较低的树枝上，像是一条晒衣绳，他把枝叶吊在绳子上，整齐地排列着，叶子与树枝的分叉处钩住绳子，像是一长排绿色的骑兵。

“这些叶子必须在阴影下晒干，”他说，“这个地方必须很隐秘，不容易进入，这样叶子才会得到保护。它们必须留在一个别人几乎找不到的地方晒干，等晒干之后，包在一起，密封起来。”

他把绳上的叶子摘下来，丢进附近的树丛里。显然他只是把方法示范给我看而已。

我们继续走下去，他沿路摘了三种不同的花朵，说它们是烟料成分的一部分，应该采集。但是那些花朵必须分别放在不同的土锅中，在黑暗中干燥；土锅要盖起来，让花朵在里面发霉。他说那些叶子和花朵的作用是使烟料的味道好一点。

我们走出山谷，朝河床走去。绕了一大圈后，我们回到他的住处。晚上我们坐在他的房间里（他很少这么做）。他告诉我烟料的最后一个成分：蘑菇。

“烟料的真正秘密是在蘑菇上，”他说，“它们是最难采集的一部分。要到它们生长的地方去，路途又远又危险，要找到正确的种类更是危险。在它们四周还长着其他的种类，没有用处，如果跟好的蘑菇一起干燥，它们会把好蘑菇破坏掉。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了解蘑菇，才不会犯错，因为一旦用错了，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伤害到人，也伤害到烟斗，有些人就因吸错了烟料而一命呜呼。”

“蘑菇一摘下来，就要放进一个葫芦里，因此没法重新查验，它们必须被撕成碎片，才能塞入葫芦的窄口。”

“怎样才能避免犯错呢？”

“小心谨慎，知道怎么去选择。我告诉过你，这是很困难的，并非每个人都能驯服小烟；多数人甚至不敢尝试。”

“蘑菇要在葫芦中放多久呢？”

“一年，其他所有成分也要密封一年，然后取同样的分量，分别磨成细粉，除了蘑菇，因为它们自己会变成很细的粉末；只要把大块的弄碎就行。四份的蘑菇配上一份其他所有成分，混在一起，放入我这样的小袋中。”他指指吊在他衣服内的小袋子。

“然后所有成分再收集一遍，等你把它们都处理好，密封之后，你就可以准备抽你原来磨好的烟料了。就你的情形，得明年才能抽。再一年之后，烟料就完全是你的了，因为是你自己采集的。第一次抽烟时，我会替你点烟斗，你要抽掉烟斗中的所有烟料，然后等待。小烟出现时，你会感觉到，它会使你自由，去看任何你想要看的东西，正确地说，那是一种无可匹敌的同盟。但是追求它的人必须具有一种无可比拟的意愿，他需要这种意愿才能回来，否则小烟不会让他回来。其次，他必须用意愿来记住小烟让他看的东西，否则他的脑海将只会留下一层雾而已。”

1962年4月8日_星期日

在我们的对话中，唐望常使用或提到“智者”这个词，但是他从来未解释其含义，于是我问了他。

“智者是指能真正接受艰辛学习的人，”他说，“一个不着急、不迟疑，尽全力去解

开力量与知识奥秘的人。”

“每个人都能成为智者吗？”

“不能，并非每个人都行。”

“那么一个人必须做什么才能成为一个智者？”

“他必须挑战并打败他的四个天然敌人。”

“打败那四个敌人后，他就可以成为智者吗？”

“是的，只有在打败那四个敌人之后，才能自称智者。”

“那么，任何人打败那四个敌人，都可以成为智者吗？”

“任何打败那四个敌人的，都是智者。”

“但是在面对那四个敌人之前，是否必须达成什么特别的条件呢？”

“不必。任何人都可以尝试成为智者，虽然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是很自然的。在学习成为智者的道路上所碰到的敌人都是非常难对付的；多数人都屈服了。”

“那是什么样的敌人呢，唐望？”

他拒绝谈那些敌人。他说，我要在许久之后才能了解这方面的意义。我不想放弃这个话题，问他我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智者。他说没有人能够预知这种事。但是我坚持要知道，是否有线索可以让他预测我有没有机会成为智者。他说那要看我与那四个敌人作战的结果而定——看我是否能打败它们，或被它们打败——但要预测结果是不可能的。

我问他是否可以用巫术来预知结果。他直截了当地说，这种战斗的结果是无法以任何方式预知的，因为成为智者是一件暂时的事。我要他解释这一点，他回答：“成为智者不是永恒的，或者说，一个人永远都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一个人在克服了那四个天然敌人之后，只能很短暂地成为智者。”

“你一定要告诉我，唐望，那是什么样的敌人？”

他没有回答，我又问他，但他放弃这个话题，开始谈别的。

1962年4月15日_星期日

我准备走的时候，决定再问他一次关于智者的敌人的事。我争辩道自己不会很快再回来，最好把他的话写下来，但我不在时可以好好想想他的话。

他迟疑了一阵，然后开始说："当一个人开始学习时，他绝对不会清楚他的目的。他的动机不正确，他的意图模糊，期望也永远不会实现，因为他对学习的艰辛一无所知。"

"他慢慢开始学习——先是一点一滴地，然后是一大把地。于是他的思想很快就产生冲突。他学到的绝不是他事先所料到或想象得到的，因此他开始害怕，学习绝不是一个人能预料的，学习的每一步都是一项新的任务，而一个人所感到的恐惧则开始无情地增加，毫无起色，他的目标变成了一个战场。"

"于是，他碰上他的第一个天然敌人；恐惧！一个可怕的敌人——极为狡诈，难以克服，在路上每个角落躲藏着、潜伏着、等待着。如果这个人因为恐惧的存在而吓得逃跑，他的敌人就会终止他对知识的追求。"

"如果他害怕地逃走了，会怎样呢？"

"不会怎样，除了他永远不会学习到什么。他永远不会成为智者，也许会成为一个霸道的人，或无害、被吓坏的好人；不管如何，他会成为一个被打败的人，他的第一个敌人会终止他的渴望。"

"那么他该如何去克服恐惧呢？"

"答案很简单，他不能逃走，他必须反抗他的恐惧，即使恐惧，也必须接受学习的下一步，下一步，又下一步。他会十分恐惧，但是不得停止，这是规矩！第一个敌人撤退的时刻终究会来到，那时他开始对自己有把握，他的意愿会变得更强，学习将不再是件可怕的事了。"

"当这个愉快的时刻来临时，这个人就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已经击败了他第一个天然敌人。"

“这是一起发生的，唐望，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

“它会一点一点发生，但是恐惧的消失是突然而迅速的。”

“但是如果又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人会不会又恐惧呢？”

“不会。一个人一旦克服了恐惧，就一辈子不会再恐惧了，因为他得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明晰——一种明晰的心灵，可以消除恐惧，到那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欲望，也知道如何满足这些欲望。他能够期待新的学习步骤，对一切事物都有一种锐利清晰的感觉，他感觉到一切都没被隐藏起来。”

“接着他会碰到第二个敌人；明晰！难以获得的明晰的心灵，可以排除恐惧，但也会令人盲目。”

“它强迫一个人不再怀疑自己，它使他相信他能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因为他能清晰地看出一切。他非常勇敢，因为明晰；他绝不会半途而废，因为明晰。但这一切都是个错误，就像是件还没有完成的事物。如果这个人顺服了这种佯装的力量，就是屈服于第二个敌人，当他该积极的时候，他反而变得有耐心起来，而该有耐心时，他会变得急躁。他的学习会出现失误，直到再无法学习为止。”

“一个因此被打败的人会怎样呢，唐望？他会因此而死吗？”

“不，他不会死，他的第二个敌人只会阻止他成为一个智者；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虚浮的战士，或一个小丑，但是付出极大代价得来的明晰绝不会变回黑暗和恐惧。他一辈子都会很明晰，但是他不能再学习或渴望什么东西了。”

“他要怎样才能避免被打败呢？”

“他必须像对付恐惧那样，反抗他的明晰，只用它来看，在采取新的步骤之前，要耐心地等待，小心地衡量一切；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想到他的明晰几乎是一种错误。而有一天他会了解，他的明晰只是眼前的一个小点而已。如此他才会克服第二个敌人，达到再也没有任何事物能伤害他的地步。不会是个错误，不会只是眼前的一个点而已，这将是真正的力量。”

“这时候他会知道，追求了那么久的力量终于是他的了，他要怎么高兴使用都可以，他的同盟听从他的命令，他的希望就是规矩，他明白这一切都唾手可得，但是也会碰上他的第三个敌人；力量！”

“力量是所有敌人中最强大的一个，因此最容易做的事自然是驯服它；毕竟，这个人已是无法伤害的了。他君临天下，以算计过的冒险为开始、立下规矩为结束，因为他是个主宰。”

“达到这种地步的人，很难发觉他的第三个敌人正朝他接近。突然间，毫不知情地，他就会落败。他的敌人会让他变成一个残忍、反复无常的人。”

“他会失去他的力量吗？”

“不，他不会失去他的明晰或他的力量。”

“那么他与一个智者有什么不同？”

“一个被力量打败的人，到死都不知道怎么控制力量。力量只是他生命的一个负担。这种人无法控制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或如何使用他的力量。”

“被这些敌人中的一个打败，是否就是最后的失败呢？”

“当然。一旦被任何一个敌人打败，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举例说，一个被力量打败的人，是不是有可能看出他的错误而改正过来？”

“不能，一旦他屈服，就完了。”

“但是假如他只是暂时被力量所蒙蔽，然后又拒绝了呢？”

“那就表示战斗还在进行，他仍然想成为一个智者。只有当一个人不再尝试，放弃自己，才算是被打败。”

“但是，唐望，一个人也有可能为了恐惧放弃自己好几年，最后又克服了恐惧。”

“不，这样说不对。如果他屈服于恐惧，就永远无法克服恐惧，因为他会逃避学习，不会再尝试。但是如果他在恐惧之中继续学习了好几年，最后就会克服恐惧，因为他从未真正放弃他自己。”

“他要如何打败他的第三个敌人呢，唐望？”

“刻意地反抗它。他必须了解，他似乎已征服的力量事实上并不是他的。他必须时时克制自己，谨慎而忠实地运用学习到的一切。如果他能了解，不能控制自己，明晰和力量要比错误还要糟糕，那么他就能达到不轻举妄动、观照一切的地步，知道何时及如何使用他的力量。如此他便击败了他的第三个敌人。”

“这时候，这个人抵达学习之旅的终点，几乎毫无警觉地，他会碰上最后一个敌人；衰老！这是最残忍的一个敌人，一个他无法完全打败、只能打退的敌人。”

“这是当一个人不再有恐惧，不再有急躁的明晰心灵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所有的力量都听候他的控制，这也是他非常想要休息的时候。如果他完全顺服了，他会想躺下来休息，忘却一切的欲望，如果他在疲倦中开始放松，就会输掉他的最后一回合，他的敌人会把他打倒，让他变成一个年老力衰的老头子，想要撤退的欲望会压过他所有的明晰、力量及知识。”

“但是如果这个人抛去他的疲乏，继续完成他的命运，他就可以被称为智者，他成功地打退了最后那不可征服的敌人，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而那片刻的明晰、力量及知识也就足够了。”

4

唐望很少主动说起麦斯卡力陀。每次我问他这方面的事时，他都拒绝谈论，但又会说一些话，使人对麦斯卡力陀产生一种神人同形的印象。麦斯卡力陀是男性的，不仅因为这个词在西班牙语文法上是阳性的，也因为他具有保护者和老师的一贯特性。每次我们谈论时，唐望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肯定这些特性。

1961年**12**月**24**日_星期日

“魔鬼草从来不保护人，她的作用只是给予力量。相对地，麦斯卡力陀是很温和的，像个婴儿。”

“但你说过麦斯卡力陀有时候很吓人。”

“当然他很吓人，但是一旦认识他，他就是温和而仁慈的。”

“他怎么表现他的仁慈呢？”

“他是一个保护者，一个老师。”

“他是怎么保护呢？”

“你可以一直带着他，他会使你不受到伤害。”

“你怎么能一直带着他呢？”

“放在一个小袋中，用一条绳子绑在你的手臂上，或吊在脖子上。”

“你有没有带着他呢？”

“没有，因为我有一个同盟。但是别人会带着。”

“他教导什么呢？”

“你必须自己去看才知道。”

1962年1月30日_星期二

“当麦斯卡力陀接受你时，你看到了什么，唐望？”

“这种事可不是能随便谈的，我不能告诉你。”

“如果你说了，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吗？”

“麦斯卡力陀是个保护者，一个温和、仁慈的保护者；但是这并不表示你可以取笑他。他是个仁慈的保护者，但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人，也会变得很恐怖。”

“我并不想取笑他，我只想知道他使别人看见什么。我把麦斯卡力陀让我看的所有东西都描述给你听了，唐望。”

“你的情况不同，也许是因为你不了解他的方式。你必须像小孩子学走路那样学习他的方式。”

“我还要学习多久？”

“直到他开始对你产生意义为止。”

“然后呢？”

“然后你自己就可以了解，不必再向我描述什么了。”

“你能告诉我麦斯卡力陀是在什么地方接受你的吗？”

“我不能告诉你。”

“我想知道的只是他是否会带人到另一个世界去。”

“是的。”

“是不是天堂[11]？”

“他会带你穿过天空。”

“我的意思是，那是上帝所造的天堂吗？”

“你未免太傻了吧，我不知道上帝在什么地方。”

“麦斯卡力陀是‘上帝’吗——那唯一的真神？或者他只是众神之一？”

“他只是一名保护者和一名老师，他是一种力量。”

“他是我们内在的一种力量吗？”

“不，麦斯卡力陀与我们内在没关系，他在我们之外。”

“那么每个接受麦斯卡力陀的人呢，见到他的形象都是相同的吗？”

“不，完全不是那样，他对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962年4月12日_星期四

“你为什么不多告诉我一些关于麦斯卡力陀的事呢，唐望？”

“没什么可说的。”

“在我去再见他之前，一定有很多我应该知道的事。”

“不。也许没什么是你必须知道的了。就像我告诉过你的，他对每一个人都不相同。”

“我知道，但我仍然想知道别人对他的感觉。”

“那些愿意说他的人的意见没有什么价值。你会明白这一点的。你也许会谈他谈到某种程度，然后你就永远不会再谈他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自己的第一次经验？”

“做什么？”

“那样我就知道怎么跟麦斯卡力陀相处了。”

“你知道的已经比我多了，你甚至跟他玩过。有一天你会明白那个保护者对你是多么仁慈。我相信第一次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你很多很多

的事情，但是，当时的你耳聋目瞎。”

1962年4月14日_星期日

“麦斯卡力陀显现时，是否会采取任何形象呢？”

“是的，以任何形象。”

“那么，你所知道最常见的形象是什么呢？”

“没有什么常见的形象。”

“你是说，唐望，他以任何形象出现，即使对那些很熟悉他的人也如此？”

“不，他对那些只知道一点点的人会以任何形象出现，但对那些对他很熟悉的人而言，他是固定不变的。”

“他如何固定不变呢？”

“他有时会以人的形象显现，就像我们，或者是一团光，只是一团光。”

“麦斯卡力陀对于那些很熟悉他的人会不会改变他的固定形象？”

“据我所知，不会。”

1962年7月6日_星期五

唐望和我在6月23日星期六那天下午开始一段旅行。他说我们要去奇瓦瓦（Chihuahua）找蘑菇。他说这将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旅途。他说得没错。我们6月27日星期三晚上十点抵达奇瓦瓦北部的一个小矿城。我们把车停在镇的外围，直接走到他朋友家——一对塔拉乌马拉族（Tarahumara）印第安人夫妇。我们在那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屋主在五点钟叫醒我们，他给我们一些粥和豆子，然后坐下来跟唐望谈话，但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旅程的事。

吃过早餐后，屋主往我的水壶里加了水，放了两个面包在我的背包里。唐望把水壶递给我，用一条绳子把背包系在他的肩膀上，谢谢那个人的招待，然后转身对我说：“该走了。”

我们在泥土路上走了大约一英里，穿越田野，两个小时后，来到小镇南方山脉的山脚。我们朝西南方爬上坡度不陡的山坡，唐望改变方向，我们便沿着一座高峻的山谷朝东南方前进。虽然年岁已高，但唐望一直是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快速前进，中午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坐下来，他打开了背包。

“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把面包全吃掉。”他说。

“你呢？”

“我不吃，而且我们等一下并不需要这些食物。”

我又累又饿，便接受了他的建议。我觉得这是谈论这次旅程的好时候，于是我很随意地问：“你认为我们会在这里待很久吗？”

“我们要在这里收集一些麦斯卡力陀，会待到明天。”

“麦斯卡力陀在哪里？”

“我们四周都是。”

这儿附近都是各式各样的仙人掌，但是我看不出其中有培药特。

我们又上路了。三点时，我们来到一座狭长的山谷，旁边的山相当险峻。寻找培药特的想法使我奇怪地兴奋起来，我从来没有在大自然里见过培药特。我们进入山谷，走了大概四百英尺时，我突然发现三棵培药特植物，绝不会错，就在我前方路旁左边，高出地面几英尺。它们看起来就像圆而丰满的绿玫瑰。我朝它们跑去，指给唐望看。

他不理我，故意背对着我走开。我知道我做错了事，这天下午，我们沉默地走着，慢慢沿着谷底前进，谷底都是小而尖锐的石子。我们在仙人掌中间前进，打扰了好多蜥蜴或单飞的鸟儿。我看到好多培药特植物，但一句话也没说。

六点时，我们走到山谷尽头，来到山脚下，爬上一块石台，唐望把

背包放下，坐下来。

我又饿了，但没有食物，我提议现在就收集麦斯卡力陀，然后回到镇上去。他看起来有点恼怒，发出啧啧的声音，他说我们要在这里过夜。

我们安静地坐着。左边有块石壁，右边是我们刚走过的山谷，山谷向远处延伸，似乎比我原来所看到的还要宽广，而且不那么平坦。从我坐的地方看过去，有许多凸起的小山丘。

“我们明天回去。”唐望说，没有看我，指着山谷，“我们会在走回去的路上穿过原野时，把他收集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路上碰到他时才能收集他。他会找到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找他，他会找到我们的，只要他愿意。”

唐望背靠在石壁上，转过头，仿佛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人在那里：“还有一件事，只有我能采集他。你也许可以带着背包，或走在我前面——我还不知道。但是明天你不能像今天那样指着他！”

“对不起，唐望。”

“没关系，你事先并不知情。”

“是你的恩人教你这些麦斯卡力陀的事吗？”

“不是！没有人教过我麦斯卡力陀。那个保护者本身就是我的老师。”

“那么麦斯卡力陀就像一个能与你交谈的人吗？”

“不，他不是。”

“那么他怎么能教导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

“记得你跟他玩的那次？你了解他的意思，不是吗？”

“我了解！”

“那就是他教导的方式。你当时并不知道他会跟你说话的。”

“什么时候？”

“当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似乎对我的问题非常不耐烦。我告诉他，我必须提出所有这些问题，因为我想要找出所有能找到的答案。

“别问我！”他恶作剧地微笑起来，“问他，下次见到他的时候，问他一切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那么麦斯卡力陀就像个你能与之交谈的人——”

他没让我说完，转过身，拿起水壶，走下岩台，消失在岩石之后。我不要单独留在这里，虽然他没有叫跟他一起走，但我跟了上去。我们走了大约五百英尺，来到一条小溪边。他洗洗手和脸，把水壶灌满，用水漱漱口，但没有喝下去，我用手掬起水要喝，但是他阻止我，说现在还不需要喝水。

他把水壶递给我，朝岩台走回去。回去之后，我们又面对山谷背靠着岩壁坐下。我问是否可以生堆火。他的反应像是问这种事情太不可思议了。他说这天晚上我们是麦斯卡力陀的客人，他会使我们温暖的。

已经傍晚了。唐望从他的背包中抽出两张薄薄的棉布毯，把一张丢到我怀里，他双脚盘起，把另一张毯子盖在双肩上。在我们下方，山谷边缘被夜的雾气笼罩着，变得模糊。

唐望一动不动地面对培药特的原野坐着。一阵阵的风吹在我脸上。

“黄昏是世界之间的裂缝。”他轻轻地说，没有看我。

我没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眼睛好湿，突然间我感到非常激动，有一种奇怪的、巨大的欲望想哭！

我俯卧在地上，岩石很硬，令人很不舒服，每隔几分钟，我必须换姿势。最后，我坐起来，盘起双腿，把毯子盖在肩膀上，发现这个姿势十分舒适，于是我睡着了。

我醒来时，听到唐望在对我说话。天色很暗。我不能清楚地看到他，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开始走下岩台，我跟着他，我们小心地行动，至少我是如此，因为天色太暗了。我们停在石壁的底端，唐望坐下来，示意我坐在他左边。

他解开衬衫，拿出一个皮袋，打开来放在前面的地上，里面装着一些干的培药特核。

停顿一阵后，他拿出一粒培药特核，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揉着，同时轻轻哼唱着调子。突然间，他发出巨大的尖叫声："啊嗨！"

这声尖叫怪异而出乎意料，我被吓坏了，模糊中，我看到他把培药特核放入口内，咀嚼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拿起袋子，靠过来低声告诉我把袋子拿过去，拣出一个麦斯卡力陀，把袋子放回地上，然后照他刚才的方式做。

我挑了一个培药特核，像他那样揉起来。与此同时，他唱了起来，身子前后摇摆着。我试了好几次要把培药特放入口中，但是我不好意思尖叫出来。然后，仿佛是在梦中，一个难以置信的尖叫声从我身上发出来："啊嗨！"有一片刻，我还以为那是别人发出的。我开始感觉到腹部内紧张的冲击。我仿佛往后倒下，我要昏倒了。我把培药特放入口中，嚼起来。过了一会儿，唐望又从袋中拿出一粒。他只唱了一会儿就把它放入口中，这使我松了口气。他把袋子传给我，我吃了一粒后把袋子放回面前。这个步骤重复了五六次，我才发觉口渴。我拿起水壶要喝，但唐望只让我漱口，不让喝下去，否则会呕吐。

我一再以水润嘴。到了某个时刻，把水喝下去成为一种难以克服的诱惑，于是我吞下一点水，马上，我的胃痉挛起来。我期望一股液体会无痛、顺利地从嘴里流出来，就像第一次吃培药特那样，我很吃惊地发现只有平常想吐的感觉，不过这感觉并不持久。

唐望又拿了一粒培药特，并把袋子递给我，重复刚才的做法，直到我嚼了十四粒培药特。这时候所有原先的口渴、寒冷、不适的感觉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熟悉的温暖和兴奋。我抓起水壶想漱漱口，但水壶是空的。

"我们可以去小溪吗，唐望？"

我说话的声音并没有传出去，却击中上腭，弹回喉咙，回音在它们之间柔和地弹撞，像音乐似的，好像长了翅膀在我喉咙中拍打着，它的接触使我感到舒适，我跟随它的波动，直到它消失。

我重复了一次问题，我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在一个地窟里说话。

唐望没有回答。我站起来，朝小溪的方向转过去，看看他是否会跟上来，但是他似乎在专心倾听什么。

“阿布托（Abuhtol）已经在这里了！”他说。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词，正在想是否要问他时，发觉耳朵里有一种嗡嗡声，越来越大，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牛吼器[12]所发出的震动。它响了一下子，慢慢低下去，直到恢复平静。这个凶猛、剧烈的声音把我吓坏了，我颤抖得非常厉害，几乎站不住，但还是非常清醒。如果刚才感到了晕眩，那么现在晕眩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常清澈的心境。刚才的噪声使我想起一部科幻电影里一只巨大的蜜蜂从辐射地带飞出时的嗡嗡声。这个想法使我笑了起来。我看见唐望恢复了舒适的姿势。突然间，一只巨大的蜜蜂朝我冲过来的形象又出现了，这要比平常的念头真实多了，它单独处于一种非常清晰的状态，其他一切都被赶出了我的心灵。我这一生中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心灵上的清澈，于是又感到一种恐惧。

我开始流汗。我倾身告诉唐望我感到害怕。他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寸，他注视着我，但是他的眼睛是蜜蜂的眼睛，像一对圆玻璃，在黑暗中透出光泽。他的嘴唇凸出来，发出一种扑打的声音：“啪嗒——啪——嗒——啪——嗒。”我往后跳，差点撞上石壁，仿佛在一段无穷尽的时间里，我体验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恐惧，我喘着气，发出哀鸣，汗水冻结在我的皮肤上，造成一种怪异的僵硬感。然后我听到唐望的声音：“站起来！走一走！站起来！”

那个形象消失了，我又看到了熟悉的脸孔。

“我去弄点水。”在又一段似乎无穷尽的时间之后，我说。但我的声音沙哑，几乎说不出话来。唐望点头同意。当我走开时，我发现我的恐惧消失了，就像它神秘来到又迅速离去。

在走向小溪的路上，我发现，路上的一切东西，我都能看得很清

楚。我记得刚才也能清楚地看到唐望，而在这之前，我几乎分辨不出他的轮廓。我停下来，看看远方，甚至能够看见山谷对面，在另一端，有些大石头清晰可见。我想一定是天亮了，我可能忘了时间的流逝。我看看表，十二点十分！我检查表是否还在走，不可能是中午，一定是午夜！我准备冲到水边，再赶快回到岩台，但我看见唐望走下来了，于是我等着他。我对他说，我能在黑暗中看见事物。

他凝视我许久，没有说一个字；也许他说了，只是我没有听到，因为我正专注于能在黑暗中看见事物的特殊新能力。我能分辨出沙中的每一粒小石子。有时候，一切都非常清楚，像是清晨或黄昏，接着又黑暗，然后又明亮。我很快便发现明亮是与我心脏的舒张配合，黑暗则与收缩配合。世界随着我的心跳，从明亮变成黑暗，再变成明亮。

我正专注于这个发现，那个奇怪的嗡嗡声又出现了，我的肌肉强硬起来。

“阿努托（Anuhctal，这次我听成这个词）在这里了。”唐望说。我想，噪声这么吵、这么吓人，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当噪声变弱后，我觉察到小溪的水量突然暴增，一分钟前它还不到一英尺宽，现在却变成一片巨大的湖；天空的光线仿佛穿过树缝照射在水面上，水面不时地闪烁一下——金色和黑色，然后又恢复黑暗，没有光线，几乎看不见，但仍奇怪地存在着。

我不记得我蹲在湖边多久，只是望着黑色的湖水。噪声一定同时消失了，因为之后那可怕的嗡嗡声又出现，把我带回来了（回到现实？）。我转身找唐望，看见他往上爬，消失在岩台之后。但是这种孤单的感觉没有影响到我，我蹲在那里，充满了信心与放任的感觉。那怒吼声又出现了，非常强烈，像是一阵强风的呼啸声。我尽可能仔细地倾听，我能够听出特定的音调，是由如人声般的高音加上低沉的鼓音组成的。我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声音上，再次发觉，我的心跳是与那低沉鼓音、音调相配合的。

我站起来，音调停止了。我想要倾听自己的心跳声，但是听不到。我又蹲下来，心想也许是身体的姿势造成了这种声音。但是这次什么声音都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连我的心跳声都听不到！我想我受够了，但是当我站起来要走时，我感觉到地震，我脚下的地面在震动。我失去了平衡，朝后倒下去，躺在地上，地面剧烈地震动。我试着抓住一块石头或植物，但是身下有东西在滑动。我跳起来，站了一下，又倒下去。

我坐着的地面在移动，像木筏一样滑进水里。我一动也不动，被一种恐惧震慑住，这种恐惧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奇特、持续且毫无疑问。

我像栖息在一小块漂浮的土地上一样，在黑暗的湖水上移动。我感觉波浪推着我朝南方移动。我可以看见波浪在四周打转，溅在身上冷冷的，奇怪地沉重，我想波浪是活的。

我看不到任何岸边或陆标，我也记不得这次旅程中的任何感觉或想法。经过好几个小时的漂浮，我的木筏向左转九十度，朝东方走，在水面上又滑行了一段很短的距离，然后意外地撞上了某样东西。冲撞力使我往前飞去。我闭上眼睛，膝盖及双手撞到地面，我感到一阵尖锐的疼痛。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看到自己躺在地上，仿佛木筏与土地合二为一了。我坐起来，转过身，发现水在后退！好像是倒转的波浪，直到消失为止。

我坐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试着厘清我的思绪，把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变为可理解的整体。我全身都在痛，喉咙像是破了般，当我“落地”时，我咬到了嘴唇。我站起来，风使我感到寒冷，我的衣服湿了，双手、下巴及双膝剧烈地颤抖着，我不得不再次躺下来。汗水流进我的眼睛里，我痛得叫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我稍微安定下来，站起来。在黑暗之中，景物十分清楚。我走了几步。一段时间过后，好几个人的声音朝我传来，他们似乎在大声说话。我跟随那些声音走了大约五十码，突然停下来，因为已到尽头，面前是巨大的石头排成的围墙。我能看到另一排围墙，然后是一排又一排，直到它们合成一座陡峭的大山。山中传出一种最特殊的音乐，那是一种流动、奇异的声音。

在一块大石头的底部，我看见一个人坐在地上。我朝他走去，在离他大约十英尺处停下来；然后他转头瞧我。我停下来——他的眼睛是我刚才所看到的水！同样浩瀚无边，闪烁着金色和黑色。他的头尖尖的，像草莓；皮肤是绿色的，上面有无数的斑点。除了那尖尖的形状外，他的头就像培药特植物的表面。我站在他前面，凝视着；我的目光离不开他。我能感觉到他故意以他的眼睛的重量来压我的胸口。我感到窒息，失去平衡而倒在地上。他移开眼睛，我听到他对我说话，最初他的声音像微风的柔和窸窣声，然后像是音乐——一种声音的曲调——于是我“知道”他在说：“你想要什么？”

我跪在他面前诉说我的生活，然后哭泣起来。他又望着我，我感觉到他的眼睛把我拉开，我想这一刻就是我死亡的时候了。他示意我靠近些。我迟疑了片刻才跨前一步。等我靠近后，他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他把手背伸给我看。那个曲调说：“看！”在他的手中央有个圆洞。“看！”那个曲调又说，我看进那个洞，于是我看到了自己，非常老迈而衰弱，佝偻地跑着，四周有发亮的火花围着我飞舞，然后三颗火花击中了我，两颗击中头部，一颗击中左肩。我的身躯开始直立起来，不再佝偻，然后与那个洞一起消失。

朋友圈每日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shufoufou

麦斯卡力陀又把眼睛转向我。它们是如此接近我，我能“听见”它们轻柔地发出那天晚上我听了好多次的奇特响声，它们逐渐平息下来，像是一个寂静的水塘，反射着金色和黑色的波光。

他又把眼睛转开，像蟋蟀一样跳了约五十码，他跳了又跳，消失了踪影。

接下来我所记得的是，我开始步行。非常合理地，我试着辨认地标，像是远方的山脉，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在这整个经验中，我一直都分心在寻找方向上。我相信北方一定在我左边，我朝那个方向走了很久，才发现已经是白天了，我不再使用我的“夜视”。我记得我有手表，于是看看时间：八点钟。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我回到前一天晚上停留的岩台上，唐望正躺在地上睡觉。

“你到哪里去了？”他问。

我坐下来喘口气。

沉默了许久，他问：“你看到他了吗？”

我开始把我的经验从头说给他听，但是他打断我，说重要的只是我有没有看见他。他问麦斯卡力陀离我多近。我说我几乎可以摸到他。

故事的这部分令他感兴趣。他注意倾听每个细节，没有置评，只打岔问我所见的形体、他的模样以及相关细节。到了中午前后，唐望似乎听够了我的故事。他站起来，把一个帆布袋绑在我胸前；他要我跟在他

身后走，说他要把麦斯卡力陀割下来，而我要用双手接他，把他轻轻放入袋中。

我们喝了一点水，然后上路。当走到山谷边时，他似乎犹疑了一下才决定了方向。然后我们就直直地走下去。

每一次我遇到一棵培药特植物，他就蹲在它面前，用他那把短短的锯齿状小刀轻轻地把顶端割下来。他的切口与地面平行，然后从一个皮袋里拿出纯硫黄粉撒在他所谓的伤口上。他左手拿着割下的培药特核，右手撒着硫黄粉，然后站起来，把培药特核递给我。我必须用双手去接，像他告诉我的那样，放进袋子里。“站直身体。不要让袋子碰到地上，或碰到其他任何东西。”他一再吩咐，好像我会忘记似的。

我们采了六十五个培药特核。等袋子完全装满后，他把袋子放在我背上，又在我胸前绑上另一个袋子。我们横跨过原野之后，已经有满满两个袋子的培药特核，一共装着一百一十个。袋子笨重而累赘，我几乎走不动。

唐望小声对我说，袋子沉重是因为麦斯卡力陀想回到地上去。他说，正是因为要离开住地的哀伤，使麦斯卡力陀如此沉重，我真正的任务是不要让袋子碰到地上，如果让袋子碰到地上，麦斯卡力陀就绝不会再让我接受他了。

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我肩上皮袋的压力变得令人难以承受，似乎有某种东西产生极大的力量要把我拉倒。我十分担心，发现自己开始加快速度，几乎是用跑的；我等于是在唐望身后慢跑着。

突然间，我背上和胸口的重量消失了，负担变得很轻松，我很自在地跑上前去，追上前面的唐望。我告诉他，我不再感觉到那重量了。他解释说，我们已经离开麦斯卡力陀的住地了。

1962年7月3日_星期二

“我想麦斯卡力陀已经差不多接受你了。”唐望说。

“为什么你说他‘差不多’接受我了呢，唐望？”

“他没有杀死你，也没伤害你。他好好地吓唬了你，那并不是不

好。如果他根本不接受你，就会像个怪物一样在你面前出现，充满愤怒；有些人碰到他，又没使他接受时，就会体会到什么是恐怖。”

“如果他是如此恐怖，在你带我来这个地方之前，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呢？”

“你没有主动追求他的勇气，我想你还是事先不知道比较好。”

“但是我可能会死掉，唐望！”

“是的，可能，但我相信你会没事的，他跟你玩过一次，他并没有伤害你。我想他这次对你也会心生同情。”

我问他是否真的认为麦斯卡力陀在同情我。那段经验实在太可怕，我觉得我被吓死了。

他说麦斯卡力陀对我非常仁慈，他让我看到的那段画面是针对一个问题的答案，他给我上了一课。我问他那一课是什么意义。他说这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我竟怕得不敢去知道我到底问了麦斯卡力陀什么问题。

唐望要我回忆，在麦斯卡力陀把手上的画面给我看之前，我对他说了什么。但是我记不得，我只记得自己跪下来，对他“忏悔我的罪恶”。

唐望似乎没有兴趣再谈下去。我问他：“你能教我你唱的那些歌的歌词吗？”

“不能，那些歌词是我自己的，是保护者自己教我的。那是我的歌。我不能告诉你它们是什么。”

“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呢，唐望？”

“因为那些歌是保护者与我之间的联系。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把你自己的歌教给你。耐心等待吧！永远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抄下或打听另一个人的歌。”

“你叫的那个名字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唐望？”

“不能。除了要叫他的时候，否则他的名字绝不可说出来。”

“如果我自己要叫他呢？”

“如果有一天他接受你了，就会告诉你他的名字。那个名字是给你单独使用的，用来大声叫他，或低声对自己说，也许他会告诉你他的名字是阿三。谁知道呢？”

“为什么在谈论他的时候，不能用他的名字呢？”

“你看过他的眼睛，不是吗？你不能对保护者乱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搞不懂他选择跟你玩！”

“如果他会伤害人，怎么能作为保护者呢？”

“答案很简单，麦斯卡力陀是个保护者，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追求他。”

“但是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是任何人要追求都可以的吗？”

“不，并非如此。同盟的力量只限于巫鲁荷可以追求，但是任何人都能够去追求麦斯卡力陀。”

“但是为什么他会伤害某些人呢？”

“并非每一个人都喜欢麦斯卡力陀；但是他们都想不劳而获地追求他。当然，他们与他见面时就会十分恐怖。”

“等他完全接受一个人时，会变成怎样呢？”

“他会以人的形象或一团光来显现自己。当一个人赢得如此的接受后，麦斯卡力陀就固定不变，永远不会再改变了。也许等你下次见到他时，他就是一团光，也许有一天他会带你去飞行，把他所有的秘密都透露给你。”

“我要怎么做才能达到那个地步呢，唐望？”

“你必须是个坚强的人，你的生活必须是真诚的。”
“什么是真诚的生活呢？”

“一种深思熟虑的生活，一种好的、坚强的生活。”

5

唐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不经意地询问我那棵曼陀罗植物的情形。在我移植那块根部一年之后，它已经长成一棵很大的树了，结了种子，种荚干了。唐望于是判定，这是我再次学习魔鬼草的时候了。

1963年1月27日_星期日

今天唐望告诉我曼陀罗根部“第二节”的初步知识，是学习的第二步骤。他说根部的第二部分是学习的真正开始；跟这部分比起来，第一部分就像儿戏。必须精通第二部分才行，至少要尝试二十次之后，他说，才能够进入第三步骤。

我问：“第二部分是做什么呢？”

“魔鬼草的第二部分是用来看的。使用它后，一个人可以翱翔于空中，飞到任何他想到的地方去看看。”

“一个人真的能飞吗，唐望？”

“为什么不能？我已经告诉过你，魔鬼草是给那些追求力量的人。精通第二部分的人可以使用魔鬼草做出难以想象的事情，以得到更多的力量。”

“哪一类的事情，唐望？”

“我无法告诉你。对每一个人而言都不一样。”

1963年1月28日_星期一

唐望说：“如果你成功地完成第二步骤，我就只能再教你一个步骤。在学习魔鬼草的过程中，我明白她不适合我，于是我没有再进一步追求她。”

“是什么使你决定放弃的，唐望？”

“每次我尝试使用魔鬼草时，她几乎都快把我杀掉。有一次非常恶劣，我以为我完蛋了。不过，我原本可以避免这一切痛苦的。”

“如何避免？是否有一种特殊的方式？”

“是的，有一个方法。”

“它是一种公式、步骤或什么？”

“它是一种抓住东西的方式。例如，当我在练习魔鬼草时，我太渴望了。我抓住东西就像小孩子抓住糖果那样。魔鬼草只是百万条道路中的一条。任何事都是百万条道路中的一条。因此你必须时常记得，一条路只是一条路：如果你觉得不该走下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停留。为了有明晰的感觉，你必须过一种有纪律的生活，只有到那时候，你才会知道任何道路只是其中的一条，如果你的心要你放弃，你的放弃并不会冒犯你自己或其他人。但是不管你是放弃还是走下去，你的决定都必须毫无恐惧或野心。我要警告你，仔细、谨慎地观察每条道路。你认为应该试多少次，就试多少次，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只有一个非常老的人才会问这个问题。当我年轻时，有一次我的恩人告诉过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当时过于血气方刚，无法了解它。现在我了解了。这个问题是；‘这条道路有心吗？’所有的道路都是一样的；它们不通向任何地方。它们也许穿过树丛，或进入树丛。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我可以说我走过很长很长的路，但我没有到达任何地方。我恩人的问题现在具有明显的意义了；这条道路有心吗？如果有的话，这就是一条好路：如果没有，这条路就没有什么用处。两条路都不通向任何地方：但是一条路有心，另一条没有。一条路使旅程愉快，只要你走在上面，你与路就是一体的：另外一条路会使你诅咒你的生命。一条路使你坚强：另一条路使你软弱。”

1963年4月21日_星期日

4月16日星期二下午，唐望跟我到他的曼陀罗植物所在的地方。他要我留在车中，让他一个人走。他在三个小时后回来了，带着一个红布包成的包裹。等我们开车回他家时，他指着那包裹，说那是他给我的最后的礼物。

我问他是不是不再教我了。他说，他指的是我自己的植物已经完全长大了，不再需要他的植物了。

下午稍晚时分，我们坐在他的房间里；他拿出一套磨得光滑的杵和臼，臼的直径约六英寸。他打开一个大包裹，里面有不少小包，他选了其中两包，放在我旁边的草席上；然后他从那个带回家的包裹中取出四个大小相同的小包。他说那是种子，我必须把它们研磨成细粉。他打开第一包，倒了一点东西在臼中。种子干干的、圆圆的，呈焦黄色。

我开始用杵磨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更正我的动作，叫我把杵推向臼的一边，然后压过臼底，再推到另一边。我问他要怎么使用那些粉末。但他不愿意谈。

第一包种子非常坚硬难磨，我花了四小时才完工，背因为坐姿而疼痛起来。我躺下来，想睡在那里，但是唐望打开了第二包，又倒了一些种子在臼里。这次的种子要比第一次的色泽淡一点，而且粘成一团，包里其他的东西像是粉末，是非常细小的深色颗粒。

我想要吃点东西，但是唐望说，如果我想要学习，就必须遵守规矩——学习第二部分的秘密时，只能喝一点点水。

第三包装的是一堆活生生的黑色象鼻虫。最后一包是一些新鲜的白色种子，软软的，但是充满纤维，很难如他所要求那样磨成糊状。在我磨完这四包东西后，唐望量了一两杯青绿色的水，倒进一口陶土锅里，然后把锅子放在火上。等水沸腾后，他把第一包已磨成细粉的种子加进去。接着他从皮袋中拿出一根长而尖的木头或骨头来搅拌。水再次沸腾时，他把其他成分一一加入锅中，以相同方式搅拌，然后又加入一杯相同的水，用微火煮。

然后他告诉我，是把根部捣碎的时候了。他小心地从他带回家的包裹中抽出一截很长的曼陀罗根部，大约有十六英寸长，很粗，直径也许有一英寸半。他说这是第二节，他仍用自己的长度去量，因为那是他的根。他说下一次我尝试魔鬼草时，要量量我自己的根部。

他把那个大石臼朝我推来，我开始捣起来，方式跟他捣第一部分时完全一样。他指示我采取相同的步骤，于是我们让被捣烂的根部浸在水中，暴露在夜气中。这时，土锅中所煮的东西已经干成糊状了。唐望把锅从火上拿下来，放进一张垂吊的网子里，把网子钩在屋中的梁上。

4月17日早上大约八点时，唐望和我开始用水过滤被捣烂的根部。这是一个晴朗、有太阳的日子，唐望把这种好天气看成魔鬼草喜欢我的

征兆；他说，跟我在一起，他所能记得的只是她当初对他有多坏。

我们过滤根部的方式跟我所观察的第一次做法完全相同。到了下午，第八次把上层的水倒掉之后，臼底下留下约一汤匙分量的黄色物质。

我们回到他的房间，那里还有他没碰过的两个小包。他打开其中一个，一只手滑进去，另一只手把这个小包的袋口卷起来，从那只手在袋中的活动看来，他似乎在抓什么东西。突然，他非常灵活地把袋子像手套一样从手上剥下来，手伸到我脸前，他正抓着一只蜥蜴，头离我眼睛只有几英寸，嘴有点奇怪。我瞪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后缩。蜥蜴的嘴被粗糙的线缝起来了。唐望命令我用左手握住蜥蜴。我紧紧抓着，它在我手中蠕动。我感觉想吐，双手开始流汗。

他拿起最后一个包，重复同样的动作，抓出另一只蜥蜴，它的眼皮也被缝在一起，他命令我用右手握住它。

等到我双手都抓着蜥蜴时，我感觉要生病了，有一股强烈的欲望想丢下它们，离开这里。

“不要捏扁它们！”他说，他的声音给我解脱的感觉，他问我是怎么搞的。他试着保持严肃，但板不住脸而笑了出来。我试着放松一点，但是双手流汗流得太厉害了，蜥蜴开始从我手心里爬出来，尖尖的小爪抓着我的手，给我一种难以置信的厌恶、恶心感。我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其中一只蜥蜴已经爬上我的手腕，只要挣脱我的手指，它就可以自由了。我的身体产生一种奇特的绝望感，非常地难受。我透过牙齿缝对唐望咆哮，要他把这两只鬼东西拿走。我的头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好奇地看着我，我像熊一样吼起来，颤动身体。他把蜥蜴丢进袋子里，开始大笑起来，我也很想笑，但是胃部作呕，我躺了下来。

我对他解释，是蜥蜴在我手上扭来扭去的感觉使我这样。他说，有很多事情可以使一个人发狂，尤其是缺乏学习所需的坚决与目标感时：但是当一个人有一种清晰、不可动摇的意志时，感觉就不再是一种障碍了，因为他有能力控制感觉。

唐望等了一会儿，然后又以相同的方式把蜥蜴交给我。他叫我握住它们的头部轻轻摩擦着我的太阳穴，我可以问它们任何我想知道的事。

我起先并不了解他要我做什么。他又说了一次：我可以问蜥蜴任何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给我一连串的例子：我可以知道许久未见面的朋友的情况，或寻找遗失的东西，或我没见过的东西。这时我才知道他说的是“未卜先知”的能力，我变得非常兴奋，心跳开始剧烈，我觉得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了。

他警告我，第一次问不要问私人的问题；他说我应该想一些与个人无关的问题，而且必须想得快、清楚，因为我将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思想。

我疯狂地想要想出我想知道的事情。唐望不停地催我，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想不出任何可以“问”蜥蜴的事。

经过一段长久而难受的等待后，我想到了一件事。不久前，图书馆某个阅览室里有一大堆书被偷走。这不是私人问题，但我很感兴趣，我不知道是哪个人或哪些人偷了那些书。我用蜥蜴擦着太阳穴，问它们小偷是谁。

过了一会儿，唐望把蜥蜴放回袋子里，说魔鬼草根部的汁液与种子的糊膏并没有什么大秘密。糊膏是用来指示方向的；而根部是使事情清楚的。但是真正的秘密在蜥蜴身上，它们是整个第二部分巫术的秘密所在。我问它们是不是特殊的蜥蜴。他说，是的，它们必须来自一个人自己的植物区，它们必须是他的朋友。要跟蜥蜴做朋友，需要很长时间，给它们食物，对它们说友善的话，才能发展出坚定的友谊。

我问和它们的友谊为什么会这么重要。他说，蜥蜴只有在认识那个人之后，才会让自己被抓到，而且凡是对魔鬼草如此认真的人，一定也要对蜥蜴认真。他说，照规矩的话，蜥蜴应该在种子糊膏与根部汁液准备好之后才被抓，时间应该在下午稍晚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跟蜥蜴关系不好的话，可能花好几天都抓不到它们，而糊膏只能维持一天的效力。接着他给了我一连串指示，是关于抓到蜥蜴之后应采取的步骤。

“一旦你抓到了蜥蜴，就把它们分别放入两个袋子里，然后拿起一只，跟她说话，向她道歉伤害了她，请求她帮助你。用一根木针把她的嘴缝起来。用龙舌兰的纤维以及一根佐草的刺来缝，要缝得很紧。接着对另一只蜥蜴说同样的话，把她的眼皮缝起来。等到夜晚降临后，你就准备就绪了。拿起那只嘴巴被缝起来的蜥蜴，向她说明你想要知道的事物，请她为你看看；告诉她你必须把她的嘴缝起来，这样她才会赶快来

你这里，不会告诉别人。你把糊膏涂在她头上，然后让她在糊膏中爬一爬；再把她放在地上。如果她朝你的好运方向爬去，巫术就会成功而容易。如果她朝相反方向爬去，就不会成功。如果蜥蜴朝你爬来（南方），你就可以期待不平常的好运；但是如果她离你而去（北方），巫术就会非常困难，你甚至会死掉！因此如果她离你而去，就是放弃的时候。在这个关头，你可以下决心不做。不过，你这么决定，就会失去控制蜥蜴的能力，但那要比失去你的生命好得多。话说回来，你也可以不理会我的警告，继续进行你的巫术。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下一步是拿起另一只蜥蜴，叫她听她姐姐的故事，然后，描述给你听。”

“但是那只嘴巴被缝起来的蜥蜴，如何告诉我她所看到的呢？她的嘴不是被缝起来不准说话吗？”

“缝起她的嘴是不准她把故事告诉陌生人。大家都说蜥蜴爱说话，她们会在任何地方停下来说话。不管如何，下一步是把糊膏涂在她的脑后，用她的头擦你的右边太阳穴，不要让你的额头沾到糊膏。在你刚开始学习时，最好用一条细绳绑住蜥蜴，再绑在你的肩膀上，这样就不会失去她或伤害她。等你更熟练魔鬼草的力量，蜥蜴就会服从你的命令，会栖息在你的肩膀上。当你用蜥蜴把糊膏涂在右太阳穴之后，把双手浸入糊膏中；先擦两边太阳穴，再涂抹头部的两侧。糊膏干得很快，涂多少次都可以。每次都先用蜥蜴，然后再用手指。那只出去看看的蜥蜴迟早会把她旅程的一切都告诉她的妹妹，那只眼睛睁不开的蜥蜴会叙述给你听，好像你是她的同类。等巫术结束，把蜥蜴放下，让她走掉，不要看她走到什么地方。用你的双手挖个深洞，把你用过的所有东西都埋进去。”

下午六点钟左右，唐望把从锅中的根部萃取出的汁液弄到一片东西上，不到一汤匙的黄色黏液。他把一半放入杯中，加上一点黄色的水，摇摇杯子，使黏液溶解。他把杯子递给我，叫我把杯里的混合物喝掉。这东西没有什么味道，但在我嘴里留下一点苦味。水太烫了，使我不太舒服。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但很快又松弛下来。

唐望拿出另一个装糊膏的锅子，糊似乎干硬了，看起来很光滑。我想用手指戳戳看，但是唐望朝我跳过来，把我的手推开。他变得十分恼怒，说我这样做太没大脑了，如果我真的要学习，就不能这么不小心。他指着糊膏说，这是力量，没有人知道这是怎样的力量。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驯服它已经够坏了——这是没办法避免的事，因为我们是人——但是我们至少要充满敬意地对待它。糊膏看起来像燕麦粥，显然本

身有足够的黏性，才会这么浓稠。他叫我把装蜥蜴的袋子拿来，抓出那只嘴巴被缝起来的蜥蜴，小心地递给我。他要我用左手抓住它，再用手指蘸些糊膏涂在蜥蜴头上，然后放到锅中按住它，直到它全身沾满了糊膏。

接着，他叫我把蜥蜴从锅中拿出来。他拿起锅子，带我到离他屋子不远有很多石头的地方。他指着一块大石头，叫我坐在石头前面，把它当成我的曼陀罗植物，然后把蜥蜴抓在面前，再对她说一次我想要知道的事，让她帮我找答案。他劝我告诉蜥蜴，我很抱歉让她不舒服，并且答应她，以后会对所有的蜥蜴都很仁慈，作为报答。然后他叫我用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夹着她，那里上次被他割了一刀。他要我也绕着石头跳舞，就像上次移植魔鬼草一样；他问我是否还记得上次的做法。我说记得。他强调说一切都必须相同，如果我不记得的话，就等一切清楚后再说。他很严肃地警告我，如果我草率行事、不谨慎的话，可是会受到伤害。他的最后一项指示是，我要把嘴巴被缝上的那只蜥蜴放在地上，看她往什么地方去，这样就能断定这次经验的结果。他说，我的视线不能离开那只蜥蜴，即使离开一刹那也不行，因为蜥蜴所擅长的诡计是使人分神，然后一溜烟就不见了。

天色还不很暗，唐望看看天空。“我要留你一个人在这里了。”他说完，便走开了。

我遵从他所有的指示，最后把蜥蜴放在地上。蜥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然后它看看我，朝东跑向石头堆里，躲在里面不见了。

我坐在石头前面的地上，假装是坐在我的植物前，一种深沉的悲哀笼罩着我。我想着那只嘴巴被缝的蜥蜴，想到它奇异的旅程，以及它在跑走之前看我的样子。这是一种奇怪的联想，不是很愉快的投射：我自己也是一只蜥蜴，进行着另一种奇异的旅程。我的命运也许只是去看看而已；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永远也无法把看到的说出来。那时天色非常暗了，我几乎看不到面前的石头，我想起唐望的话：“黄昏是世界之间的裂缝。”

长久的迟疑之后，我开始采取唐望所描述的步骤。那堆糊膏看起来虽然像燕麦粥，但摸起来不像，非常细滑而冰冷，有一种奇特刺鼻的味道，给人一种冰凉的感觉，很快就干了。我擦了太阳穴十一次，没有感觉到任何效果。我非常仔细地注意在知觉上或情绪上是否有任何改变，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事实上，我不明白这次经验本身的性质，

一直试着寻找线索。

糊膏干了，从我的太阳穴上脱落。我准备再多擦一些时，才发现自己是以日本人的姿势跪坐在脚上。我本来是盘腿坐着的，但不记得改变过姿势。过了一会儿，我才完全发觉我是坐在一个有高拱屋梁的走廊里。我以为那是砖造的拱梁，但是观察后才发现那是石头造的。

这个变化来得十分困难，太突然了，我没准备好接受。我对这个幻象的知觉十分模糊，仿佛是在做梦。但是这个幻象中的组成元素没有改变，十分稳定地存在着。我可以停在旁边，实际地检查它们。这个幻象并不像培药特所造成的那么清楚、真实。它有一种迷雾特性，以及十分悦目的色彩。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站起来，接下来我注意到的是我已经移动了。我在一个楼梯的顶端，而我的一个朋友H正在底端。她两眼发热，目光狂乱。她大笑起来，笑声非常大，显得很吓人。她开始走上楼梯。我想要跑开寻找掩护，因为“她曾经发疯过一次”。这是我心里所想到的。我藏在一根柱子后面，她走过去，没有看我一眼。“她将要踏上一段长远的旅程”是我当时想到的另一个念头；最后我所能记得的是“每次她在精神崩溃之前就会大笑起来”。

突然间景象变得十分清楚，不再像个梦了，跟一般的景象没两样，但是我似乎是透过玻璃窗在看东西。我想要碰上一根柱子，却感觉动弹不得；然而我知道我想要看多久都可以。我身临其境，又不是其中一部分。我经验到一连串理性的思考与争论，就我所能判断的，我是处于一种正常的意识清醒状态。每一个组成元素都属于我日常活动的领域。不过我知道这不是正常的状态。

景象突然改变了。现在是晚上，我在一栋建筑物的走廊中，建筑物内的黑暗使我发觉原先景象中的阳光是多么美丽清晰，但是因为太平常了，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我进一步观察这个新画面，看到一个年轻人从一个房间里出来，肩上背着一个大背包。我不知道他是谁，虽然见过他一两次。他经过我身边，走下楼梯。这时候我已经忘了我疑虑及理性的困境。“这个人是谁？”我想，“为什么我会见到他呢？”

景象又改变了，我看见那个年轻人在破坏书，他把几页粘在一起，把号码擦掉，等等。然后我看到他整齐地把书排在一个木箱里，那里有一堆木箱，不在他的房间，而是在一个储藏室里，其他的影像又进入我

的脑海，但是并不清晰。影像模糊起来，我感到天旋地转。

唐望摇摇我的肩膀，我醒了过来。他扶我站起来，我们走回他的房子。从把糊膏涂在太阳穴上到我醒过来，已经过去了三个半小时，但是幻象的状态不可能超过十分钟，事后我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只是又饿又困。

1963年4月18日_星期四

昨天晚上唐望要我把这次经验描述给他听，但我太困了，说不出来，无法集中精神。今天我一醒来，他就又问我。

“谁告诉你那个女孩子H发疯了？”他问，当我说完之后。

“没有人，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罢了。”

我告诉他那都是我的想法，虽然我没有理由想到H生过病。这是很奇怪的想法，似乎是无中生有地跳入我的脑海的。他带着疑问看着我。我问他是否不相信我；他笑了起来，说我习惯对自己的行为粗心大意。

“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唐望？”

“你应该听蜥蜴的话才对。”

“我应该怎么听呢？”

“在你肩上的小蜥蜴把她姐姐所看见的一切都叙述给你听。她在跟你说话，把一切都告诉你，你却不注意，反而相信蜥蜴的话是你自己的思想。”

“但那是我自己的思想啊，唐望。”

“不是的，那是这种巫术的特性。事实上，那些影像是用来听的，而不是看的。我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我本想警告你，但想到我的恩人并未警告过我。”

“你的经验是否跟我的一样呢，唐望？”

“不，我的经验像是到地狱去了，我差点死掉。”

“为什么会像地狱？”

“也许是因为魔鬼草不喜欢我，或者是我不清楚要问的是什么问题。像你昨天那样，当你提出书本的问题时，心里一定想到那个女孩子了。”

“我记不得了。”

“蜥蜴从来不会错的，它们把每个想法都当成问题。那只蜥蜴回来，告诉你关于H的事情，没有人能了解，因为连你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我看到的另一个影像呢？”

“当你问那个问题时，你的思想一定很稳定。那才是这个巫术应该有的进行方式，要清晰。”

“你是说不必把那个女孩子的影像看得太认真？”

“怎么能认真呢，如果你都不知道小蜥蜴在回答什么问题？”

“如果一次只问一个问题，对蜥蜴来说是否比较清楚？”

“是的，那会比较清楚，如果你能稳定地保有一个念头。”

“但是，唐望，如果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会怎么样呢？”

“只要你的思想稳定，不牵涉其他事物，对小蜥蜴来说很清楚，那么她的回答对你来说也会很清楚。”

“影像进行的时候，我们可以问更多的问题吗？”

“不行，你要去看小蜥蜴告诉你去看的影像。就像为什么我说影像是用听的，而不是用看的，这也是我要你只提出非私人的问题的原因。通常如果问题与人有关，想要摸它们或跟它们说话的强烈欲望会使蜥蜴停止说话，巫术就会失去作用。在你试着提出私人问题之前，你要比现在懂得更多才行。下一次你必须小心倾听。我确信蜥蜴告诉你许多许多事情，但是你没有听。”

1963年4月19日_星期五

“这些糊膏的原料是什么呢，唐望？”

“魔鬼草的种子及种子上的象鼻虫，分量各一把。”他把手做成杯状，让我知道是多少。

我问他，如果只用一种成分，而不用另一种，结果会怎么样。他说那样子会得罪魔鬼草和蜥蜴。“你不能得罪蜥蜴。”他说，“因为第二天的黄昏，你必须回到你那棵植物所在的地方，对所有的蜥蜴说话，请那两只在巫术中帮助你的蜥蜴再回来。你得到处寻找她们，直到天黑。如果找不到她们，第二天就必须再试一次。如果你够强壮，就会找到她们，然后你必须当场吃下她们。那样你就永远被赋予巫术，她们会从此活在你的体内。”

“如果我只找到其中一只呢？”

“如果只找到其中一只，你必须在结束寻找时把她放走。如果你第一天只找到她，不要留住她而希望第二天能找到另外一只，那样只会破坏你跟她们之间的友谊。”

“如果我根本找不到她们呢？”

“我想那样对你最好了。那表示你每次需要她们帮助时，都必须去抓两只蜥蜴，但也表示你自由了。”

“怎么说呢，自由？”

“不必成为魔鬼草的奴隶。如果蜥蜴活在你体内，魔鬼草就永远不会放你走。”

“那样不好吗？”

“当然不好。她会使你与其他一切的关系中断，你必须一辈子把她当成同盟。一旦让具占有欲的她主宰你，一切就只有一个方法——她的方法。”

“如果我发现那两只蜥蜴死了呢？”

“如果你发现其中一只或两只都死了，你就不能在一段时间内从事这项巫术，要停一阵子。”

“我想这就是所有你必须知道的事。我告诉你的是规矩；每当你单独从事这项巫术，坐在你的植物跟前时，你都必须遵守我告诉你的所有步骤。还有一件事，在巫术完成之前，你绝不可吃或喝任何东西。”

6

唐望教授的下一个步骤，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控制曼陀罗植物根部的第二部分。在这两个学习阶段之间，唐望只问我那棵植物成长的情形。

1963年6月27日_星期四

“在全心走上她的道路之前，最好是先考验一下魔鬼草。”唐望说。

“怎么考验她呢，唐望？”

“你必须再试一次蜥蜴的巫术。你已经具备一切的条件，可以再问蜥蜴一个问题，不用我的帮助。”

“我真的有必要去试验这个巫术吗，唐望？”

“这是考验魔鬼草对你态度的最佳方法。她一直都在考验你，所以你也要考验她，这才公平，而且如果你走在她的道路上，觉得有什么理由要终止的话，就要立刻终止。”

1963年6月29日_星期六

我提到魔鬼草这个话题，想要唐望再多告诉我一点，然而我不想答应去参与。

“根的第二部分只是用来未卜先知的，对不对，唐望？”我问，为谈话起个头。

“不只是用来未卜先知，一个人可以靠第二部分的帮助来学习蜥蜴的巫术，同时考验一下魔鬼草；但实际上，第二部分也有不同的用途。蜥蜴巫术只是开始罢了。”

“那么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唐望？”

他没有回答，突然改变话题，问我那些生长在我的植物四周的曼陀

罗植物长多大了。我比了比大小。

唐望说："我教过你怎么分辨雌雄。现在，到你的植物那里去，把雌的和雄的各带一棵回来，先到你的老植物那里，小心地看雨水造成的水道，现在雨水一定把种子冲到很远的地方了。观察流路的痕迹，你就能判断出水流的方向。然后找出离你的植物最远的那棵魔鬼草，在这两棵植物之间，所有的魔鬼草都是你的。等它们结种子后，你就可以观察每棵植物，顺着水道扩大你的区域。"

他给我详细的指示，如何寻找一把切割的工具。他说，根部的切割必须遵照以下的步骤：第一，我必须挑选出我要切割的植物，把根茎相连之处的泥土去掉；第二，我必须重复移植植物根部时的舞蹈动作；第三，我必须把茎割下，将根部留在土中；最后一步是挖出约十六英寸长的根部。他告诫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不可以说话，或泄露我的任何感觉。

"你可以带块布，"他说，"把布摊开在地上，将植物放在上面。然后把植物分割成几个部分，叠放起来，先后次序由你决定；但是你必须记得你所采取的次序，因为这是你以后必须采用的方式，一旦取得植物，马上带来给我。"

1963年7月6日_星期六

7月1日星期一，我割下了唐望所要的曼陀罗植物。直到天色很暗的时候，我才在植物四周跳起舞来，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感觉很不安，我相信会有人看到我的古怪行径。我事先已经选好我认为的雌雄植物。我必须把每一棵的根部割下十六英寸，而要用一根木头挖到那么深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因为必须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完成，等到要割时，我必须使用手电筒。我原先的担心（怕别人会看见我），跟此时怕别人在荒野中看见手电筒灯光的恐惧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

7月2日星期二那天，我把植物带到唐望家。他打开布包，检查内容，他说他还是必须把他的植物种子给我。他把臼推到我面前，拿出一个玻璃瓶，把里面的东西——结成一团的干种子——全倒进臼里。

我问他那是什么，他说那是象鼻虫所吃的种子。种子里有不少小虫——黑色的小象鼻虫，他说那些是特别的虫子，我们必须把它们捉出

来，装在另一个瓶子里。他递给我另一个瓶子，里面三分之一都是相同的象鼻虫。为了不让虫子逃走，瓶口塞了一团纸。

“下次你就必须使用你自己植物的虫子了，”唐望说，“做法是把那些有细孔的种子荚切下来；里面都是小虫。打开时对它们凶一点，不必对它们客气。量好一把被虫吃过的种子，以及一把用虫子磨成的粉，其余的埋在离你的植物这个方向（他指着东南方）的任何地方。然后将收集好的干种子分别储存起来，要收集多少种子都可以。你随时可以用它们，最好是马上就把荚中的种子分出来，这样你就可以一次把一切都埋掉。”

接着，唐望叫我先把那结成一团的种子磨碎，然后再磨象鼻虫的卵，然后是小虫，最后是好的干种子。

等一切都磨成均匀的粉末后，唐望从我割好的曼陀罗植物中挑出雄根，用一块布轻轻包起来。他把其余部分给我，叫我把它们切成碎片、捣烂，然后把一切连汁液全倒入一口锅里。他说，捣碎的次序必须跟我叠起它们的次序相同。

等我弄好后，他叫我往锅中倒进一杯沸水，然后搅拌，再加两杯水。他给我一根磨得光滑的骨头，让我用来搅动锅里的东西。他把锅子放在火上，然后他说我们要准备根部了，这次需用较大的臼，因为雄根完全不能切割。我们走到屋后，他已准备好臼，我像以前那样捣着根部。之后我们把根部浸在水中，暴露在夜气里，再回到屋里。

他叫我看着锅子，让水滚沸，直到里面的东西变得黏稠，不太搅得动为止。说完，他就躺在草席上睡着了，锅子至少煮了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它越来越难搅了，心想一定是好了，就把锅子移开，放进屋檐下的网里，睡觉去了。

唐望起来时，我也醒来了，阳光在无云的天空里闪耀。这是一个炎热干燥的日子，唐望又说，他确定魔鬼草喜欢我。

我们开始处理根部。这一天结束时，我们在锅底得到一堆黄色物质。唐望把上面的水倒掉，我以为这就好了，但是他又把沸水倒进去。

他把屋檐下的锅子取下来，锅里的糊膏几乎干了，他把锅子端进屋里，小心地放在地板上，坐下来，然后开始说话：

“我的恩人告诉我，可以把植物与猪油混在一起，这就是你要做的。我的恩人替我把它与猪油混合，但是如同我告诉你的，我从来就不喜欢这植物，从来不曾想跟她合为一体。我的恩人跟我说，为了求得最好的效果，对那些真正想得到力量的人，适当的做法是把它与野猪油混合，肠子的肥油最好，但是这要由你来选择。也许命运已经决定让魔鬼草成为你的同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建议你，如同我恩人给我的建议，去猎一只野猪，取它的肥油。以前，当魔鬼草是至高无上的力量时，巫鲁荷时常特地去猎野猪取肥油，找最大、最强壮的雄猪。他们对野猪有一种特殊的法术，能从它们身上得到特殊的力量，特殊得难以置信，即使是在那个年头。但是那种力量已经失传了，我丝毫不懂，也不认识任何懂的人，也许魔鬼草会教你这一切。”

唐望捧了一手掌的猪油，倒进装着糊膏的锅里，把手上剩下的猪油刮在锅边，他叫我搅拌锅中的东西，直到它们完全均匀地混合。

我搅拌了近三个小时，唐望不时过来看一眼，说还没有好。最后他似乎是满意了，被搅入糊膏中的空气使糊膏呈淡灰色，像果冻一样。他把锅子吊在屋檐下另一口锅子旁边，他说要吊到第二天，因为需要两天时间准备根部的第二部分。同时，他要我不要吃任何东西，可以喝水，但不能吃东西。

第二天，7月4日，星期四，唐望指示我把根部再过滤四次。我最后一次把锅中的水倒掉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坐在前院，他把两口锅子都放在他面前，根部所滤下来的汁液是一汤匙分量的白色黏液。他把黏液放进杯中，加上水，摇一摇杯子，让黏液溶解，然后把杯子递给我，叫我把整杯喝下去。我很快喝下，放下杯子，往后靠坐着。我的心脏开始急促跳动起来；我感到无法呼吸。唐望一本正经地命令我把全身衣服脱下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必须用糊膏擦身体。我迟疑着，不知道是否该脱衣服。唐望催我赶快行动，说没有时间开玩笑，于是我把衣服都脱了下来。

他拿起骨头，在糊膏上画了两条横线，分成三等分，然后从最上面一条横线的中心点朝下划了一条直线，把糊膏分为五份。他指着右边下面那块，说是给我左脚的，它上面那块是给我左腿的。最上面、最大的一块是给我的生殖器，下来左边那一块是给我右腿，左边最下面一块是给我右脚的。他叫我把属于左脚部分的糊膏抹在脚底，充分地摩擦。然后他指示我把糊膏涂在我整个左腿的内侧、我的生殖器上，以及整个右腿内侧，最后是右脚脚底。

我照他的指示去做，糊膏凉凉的，有一种特殊的浓烈的气味。等我抹完后，我站直身子，糊膏的气味冲入鼻内。我试着用口呼吸、对唐望说话，但都做不到。

唐望一直盯着我。我朝他走一步，腿变得很长、很有弹性。我又跨出一步，膝盖开始弹跳，像弹簧一样颤动、伸缩起来。我前进，身体的动作缓慢，这其实更像一股朝前朝上的动力。我往下看，看见唐望坐在下面，很远的下面。那股动力又把我朝前带动一步，比上一步更有弹性，也更久。从那里，我向上冲了起来，我记得下来过一次。然后我双脚一蹬，往后弹去，用背部滑翔起来。我看到黑色的天空在我上方，云层从我身边经过。我弓起身体往下看，看到黑暗的山脉，行进速度非常惊人。我的双臂贴在身侧，头变成方向控制器，如果往后仰，我就会垂直绕圈子；把头转向一边，就改变方向。我享受着这种前所未知的自由与灵活。美妙的夜晚给我一种悲哀或是渴望的感觉。好像我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夜晚的黑暗。我试着环顾四周，感觉到的虽只是夜晚的沉寂，却拥有这么大的力量。

突然间，我知道是时候下来了，好像有人下了一道我必须遵守的命令，我开始像羽毛一样飘下来。这种动力使我很难受，又慢又突兀，仿佛是乘着滑轮降下。我要生病了，头痛欲裂，一种黑暗包围了我，我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悬浮在其中。

接下来我记得的是醒来的感觉，我睡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我坐起来，房间的影像消失不见。我站起来，光着身子，站起来的动作又使我不舒服起来。

我认出一些陆标，离唐望的房子大约有半英里远，靠近他的曼陀罗植物。突然间，一切都恢复了原状，我明白我必须光着身体走去他家。身上没穿衣服，让我自觉处在不利的条件下，但是我一筹莫展。我想到用树枝替自己做条裙子，但是这个念头似乎很可笑。晨光已经出现，天就要亮了。我忘了我的不适及恶心，开始朝唐望的房子走去。我非常害怕被人发现，注意着有没有人和狗。我想用跑的，但因赤脚踩在尖细的小石头上非常疼痛，只好慢慢走着，视线已经很清楚。然后我看到有人走过来，我快速跳到树丛后面。我觉得自己的情况实在很荒谬，之前我还在享受难以相信的飞行乐趣，下一分钟竟发现自己光着身子尴尬地躲藏着。我想跳回路上，以最快的速度冲过那个走近的人，我想他会大吃一惊，等到他发觉我全身赤裸时，我已经跑远了……念头归念头，我还是不敢动。

那人在快碰到我时，竟停下了脚步。我听到他叫我的名字。是唐望，他正拿着我的衣服。我把衣服穿起来，见他看着我大笑；他笑得那么夸张，我也笑了。

同一天，7月5日星期五下午，唐望要我把经验的细节说给他听。我尽可能仔细地告诉了他整个经过。

“魔鬼草的第二部分是用来飞行的，”他说，当我说完之后，“糊膏本身还不够，我的恩人说，给予方向与智慧的是根，它是飞行的主因。等你再多学一点，为了飞行多服用根部几次，你就会十分清楚地看清这一切。你可以飞到空中，越过好几百英里去你要去的任何地方，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或者给予远方的敌人致命的一击。等你熟悉魔鬼草之后，她就会教你这类的事情，例如，她已经教你如何改变方向。她会以同样的方式，教你难以想象的事。”

“比如什么呢，唐望？”

“我无法告诉你，每个人都不一样，我的恩人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学到的是什么。他教我如何进行，但从来没说他看到了什么，那是个人的事。”

“但是我把我看到的都告诉了你，唐望。”

“现在你会告诉我，以后就不会了。下次你再接受魔鬼草的时候，必须靠自己，在你的植物旁边，因为那将是你降落的地方。记住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到我的植物这里来找你。”他没有再说什么，后来我睡着了。当我在晚上醒来时，我感觉自己充满力量，某种原因让我体验到一种肉体上的满足感，我觉得快乐而满足。

唐望问我：“你喜欢昨天晚上吗？还是觉得很可怕？”

我告诉他，那个晚上实在是惊人。

“你的头痛呢？是不是很糟？”他问。

“头痛的感觉就跟其他感觉一样强烈，那是我所经验过的最糟的头痛。”我说。

“那会使你不想再尝试魔鬼草的力量吗？”

“我不知道，现在不想，但以后也许会想。我真的不知道，唐望。”

我想问他一个问题，但我知道他会躲避，所以我等他自己提出；我等了一整天。最后，在那天晚上离开之前，我只好问他：“我真的飞了吗，唐望？”

“那是你告诉我的，不是吗？”

“我知道，唐望。我的意思是，我的身体飞了吗？我是否像鸟一样飞了起来？”

“你老是问我一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你飞了，那是魔鬼草第二部分的作用。等到你更接受她之后，你就会学到如何飞得十全十美。一个人在魔鬼草第二部分的帮助下飞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你想要知道的事并没有道理可言。鸟就像鸟一样飞行，而使用魔鬼草飞行的人就像那样飞行。”

“像鸟一样？”

“不，他像一个使用魔鬼草飞行的人一样飞行。”

“那么我并没有真的飞，唐望。我在想象中飞，只在我的脑子里飞，那我的身体在哪里呢？”

“在树丛里。”他尖锐地回答道，但立刻大笑起来，“你的麻烦是，你只用一种方式去了解事情。你不认为人能飞；但是一个巫鲁荷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跑到几千英里之外去看事情，他可以给远方的敌人重重一击。因此，他会飞还是不会飞呢？”

“你瞧，唐望，你和我的观点不同，假设我的一个同学在这里陪我服用魔鬼草，他能看到我飞吗？”

“你又来了，你这种假如那样会发生什么的问题……这种谈论方式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的朋友或其他任何人服用了魔鬼草的第二部分，除了飞行之外，他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他只是看着你，他也许会看到你飞，也许不会，那要看那个人而定。”

“但是，唐望，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跟我看着一只飞鸟，我们会认

同它在飞。但是如果我有两个朋友看到我像昨天晚上那样飞，他们会认同我在飞吗？”

“呃，他们也许会认同。你认同鸟儿在飞，因为你看见它在飞。飞是鸟儿平常就做的事，但是你不会认同鸟儿所做的其他事，因为你从来没见过它们做那些事。如果你的朋友知道人可以使用魔鬼草而飞，那么他们就会认同。”

“我们以另一个方式来说吧，唐望，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用一条粗重的绳子把一块石头绑在我身上的话，我还是照样飞行，因为我的身体与飞行毫无关系。”

唐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如果你把自己绑在一块石头上，”他说，“恐怕你就要带着粗重的链子和石头一起飞了。”

7

收集和准备小烟的成分需要一年的周期。第一年，唐望把步骤教给我。第二年，也就是1962年12月，周期开始了，唐望只给我指示，我自己去收集成分，准备好，存起来等到下一年。

1963年12月，第三年的周期来到，于是唐望教我如何混合去年处理好的干燥成分。他把混合的烟料装在一个小皮袋里，然后我们又出去收集下次要用的各种成分。 [此书分享微信wsyy5437]

唐望在这两次收集的一年里很少提到小烟。但是每次我去看他，他都会把他的烟斗给我握一握，“跟烟斗熟悉”的步骤就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他逐次把烟斗放入我的手中。他要求我绝对仔细地专注于这个行动，并且给予我非常明确的指示。他说，任何对烟斗不当的处置，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他或我的死亡。

等我们完成了第三周期的收集和准备工作后，唐望开始把小烟作为同盟来讨论，这是一年多以来他首次这么做。

1963年**12**月**23**日_星期一

我们收集了一些黄花作为烟料成分，然后开车回到他的房子里，黄花是必要的成分之一。我提到今年我们收集成分的次序并没有遵照去年的。他笑着说，小烟不像魔鬼草那么情绪化、器量小。对小烟来说，收集的次序是不重要的；唯一必要的是，使用烟料成分的人必须行事准确、严谨。

我问唐望要怎么处理他交给我保管的那袋烟料。他回答说，那是我的，我必须尽快使用它。我问每一次要用多少，他给我的那个小袋装着三倍于一般烟料的分量。他告诉我，我必须在一年之内把小袋中的烟料用完，至于每次要抽多少，是我个人的事情。

我想知道如果没用完那个小袋的烟料会怎样。唐望说，不会怎样，小烟不要求任何事情。他自己已不再需要，但是每年仍会准备一些新的烟料。接着他又更正，说他几乎不需要抽烟。我问他如何处理没有用完

的烟料，他没有回答，只说一年内没抽完的烟料就没有用了。

这时候我们陷入长时间的争论，我没有正确地表达我的问题，而他的回答又似乎含混不清。我要知道的是，烟料是否在一年之后就会失去它的幻觉特性或力量，因此才必须每年准备一次；但他坚持说，烟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它的力量。他说，一个人不再需要它，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新的烟料；他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来处理剩下来的旧烟料。当时唐望并没有把这个方式说出来。

1963年12月24日_星期二

“唐望，你说过你不需要抽烟了。”

“是的，因为小烟是我的同盟，我不必再抽，我可以随时随地召唤他。”

“你是说他会到你这里来，即使你不抽烟？”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随时到他那里去。”

“我也可以做到这样吗？”

“如果你能成功地使他成为你的同盟，就可以。”

1963年12月31日_星期二

12月26日星期四那天，我与唐望的同盟小烟有了第一次接触。我一整天开车带着唐望跑，替他办事。我们在下午稍晚时回到他家。我提到我们一天都没吃东西，他完全不关心这一点，反而告诉我，我需要去熟悉小烟。他说，我必须亲身去体验，才能明白这个同盟有多重要。

不让我有开口的机会，唐望就告诉我，他马上要为我点燃他的烟斗。我试着劝阻他，争辩说我还不相信自己准备好了。我对他说，我觉得我握烟斗的时间还不够长。他说我没有多少学习的时间了，而且我很快就要使用烟斗了。他把烟斗从袋中拿出来，抚弄着。我坐在他身边的地板上，内心狂乱得想要生病或昏倒，发生任何事都可以，以拖延这难以避免的一步。

房间几乎整个暗了。唐望点了煤油灯，放在角落。通常油灯昏黄的光线会使半暗的房间显得很舒服，但是这次光线显得很昏暗，而且不寻常地红，使人很紧张。唐望把吊在脖子上的小袋打开来，把烟斗放入衬衫中，从里面倒了一些烟料。他要我注意整个步骤，指出，如果烟料掉出来，会掉进他的衣服里。

唐望装了四分之三满的烟料，然后把小袋绑好，另一只手握着烟斗。他交给我一个小土盘，叫我从外面的火堆中拿一些小火炭回来。我走到屋后，从土炉中挖出一堆火炭，赶快回到他的房间里。我深深地感到不安，好像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坐在唐望旁边，把盘子递给他。他望着盘子，平静地说，那些木炭太大了，要小一点才装得进烟斗里。我回到土炉那里，又弄了一些回来。他把新的木炭放在身前，双腿交叉地跪坐着，他瞄了我一眼，身子向前倾，下巴几乎碰到火炭。他的左手握着烟斗，右手极迅速地抓起一块火红的木炭，放入烟斗里，然后坐直身子，双手握着烟斗送入口中，抽了三口。他朝我伸出双手，坚决有力地低声叫我用双手接下烟斗抽一抽。

有一刹那，我心中有过拒绝接受并且跑开的念头，但是唐望催着我——仍然是低声——把烟斗接过去抽。我看着他。他盯着我，友善而关注。很明显，我在很久以前就做出了决定，除了照他的话做，我没有选择余地。

我接过烟斗，差点失手掉落，好烫！我极小心地把它放入嘴里，因为我猜我的嘴唇一定受不了它的热度。但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热。

唐望叫我吸一口。烟冲进我的嘴里，好像在里面打转，好浓！感觉像是吃了一嘴巴的面粉，虽然我从来没有吃过一嘴巴的面粉，却有这种感觉。烟好像带有薄荷味，入嘴立刻感觉冰凉，是一种很爽快的感觉。“再抽一口！再抽一口！”我听见唐望耳语着，我感觉烟自由地散布体内，几乎不用我控制，我不再需要唐望的催促，机械化地、不停地抽起来。

突然，唐望靠过来，从我手中拿起烟斗，他轻轻地把烟灰弹在装木炭的土盘中，然后用口水沾湿手指，伸入烟管头清理内部。他吹了吹烟管，我看见他把烟斗塞回袋中，他的动作引起了我的兴趣。

他把烟斗清理完，收起来，凝视着我，我这才发觉自己整个身子都麻木了，被薄荷冰过似的，脸很沉重，下巴疼痛。我的嘴闭不住，但是没有流口水。我的嘴巴又干又热，但不觉得口渴。我开始感觉脸上有一种异常的热、一种冰冷的热！每次吐气时，我的呼吸似乎要割掉我的鼻子和上唇，不烫，只是像冰块一样刺痛我。

唐望坐在我右边，一动不动地握着装烟斗的皮袋，好像用力压着它似的。我的双手沉重，双臂下垂，把双肩往下扯。我在流鼻涕，我用手背擦一下，上唇竟然掉了下来！我擦一下脸，整块肉都掉了下来！我在融化！我感觉我的肉真的在融化。我跳起来，想抓住什么东西——任何东西——好撑住自己，我经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我抓住唐望插在房间中央地板上的一根柱子，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头看看他。他仍然静坐在那里，握着烟斗，凝视着我。

我的呼吸热得（或冷得？）令人难受，我向前倾，想靠在柱子上休息，但显然落了空，一直倒下去，超过柱子的位置，几乎碰到地板，我才拉住自己，站直起来。那柱子就在我眼前啊！我又尝试把头靠上去。我试着控制自己，保持清醒，睁大两眼，用头去碰那根柱子，它离我的眼睛只有几英寸远，但是当我把头靠上去时，竟有一种穿过去的奇异感觉。

慌乱中，为了寻找合理的解释，我得到结论，是我的眼睛估错了长度，柱子一定是在十英尺之外，虽然我看到它就在我前面。然后我想出一种合逻辑的理性方式来看柱子的位置。我开始侧身绕着柱子移动，一次一小步。我的论点是，这样绕着柱子走，我绕的圈子不可能超过直径五英尺；如果柱子真的在十英尺之外，或超过我的触及范围，在某个时候，我会变成背对柱子。我相信那时候柱子就会消失不见，因为在现实中，它应该是在我背后。

于是我开始绕着柱子走，但是我绕了一圈，它仍然在我眼前。挫折之下，我用双手去抓它，但是手穿了过去，我抓住的是空气。我小心地计算与柱子之间的距离，一定有三英尺，也就是说，我的眼睛感觉上是三英尺。我摇摆着头来观察，轮流把焦点集中在柱子上，然后是背景，根据我的观察判断，柱子无疑是在我前方，也许有三英尺远。我伸出双臂保护头部，全力向前冲去，这次感觉还是一样——我从柱子穿了过去。这次我一路冲在地上。我站了起来，这个站起来的动作可能是这个晚上最不寻常的动作，因为我是用思想使自己站起来的！我并没有使用惯常的肌肉和四肢，因为我已无法控制它们了。碰到地面的时候我就知

道了，但是我对柱子实在太好奇了。像是反射动作一样，我“把自己想得站了起来”。在我还未能觉察自己无法动弹前，我已经起来了。

我向唐望呼叫救命，使出全力狂叫了一阵，但唐望动也不动，继续侧身看着我，好像不想转头正视我。我朝他向前一步，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向后跌撞着后退，撞到墙壁上。我知道我的背撞上了墙，却感觉不到坚硬，我完全陷入一种柔软、有弹性的物质内——墙壁。我双肩平伸，慢慢地，我的身子似乎陷入了墙壁之中。我只能朝前望向房间。唐望仍看着我，没有采取行动帮助我。我使出最大的力气想把身体从墙壁里拔出来，却越陷越深。在无法形容的恐惧之中，我感觉这座软墙把我的脸掩盖起来，我试着闭起眼睛，但闭不起来。

我不记得还发生了什么事，突然，唐望出现在我前面不远处。我们在另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了他的桌子以及烧着火的土炉，我可以用眼角余光看到屋外的篱笆，一切都看得非常清楚。唐望提来煤油灯，把它吊在房子中央的梁上。我试着看别的方向，但眼睛只能固定看着前方，我无法分辨或感觉出身上的任何部分，也觉察不出我的呼吸，但是思想非常清晰，我能觉察在我前面发生的一切。唐望朝我走来，我的清晰心灵就到此为止，似乎有东西在我体内停止了，不再有任何思想。我看到唐望走来，我恨他，我要把他撕成碎片，我可以杀死他的，但我动不了，本来我的头部隐约感觉到一股压力，但是也消失了，现在只剩下一件事——对唐望无比的愤怒。我看见他离我只有几英尺远时，我要把他粉身碎骨，我感觉自己在呻吟，有东西在体内抽搐起来。我听见唐望在对我说话，声音轻柔而舒适，于是我感到无限地舒畅，他靠得更近，开始朗诵一首西班牙的催眠曲：

“圣女安娜，婴儿为什么哭啊？因为他掉了一颗苹果。我给你一颗吧，我给你两颗好了，一颗给婴儿，一颗给你啊。”

我感觉到一种心情与感觉的暖意。唐望的话语像是远方的回音，它们唤回了孩提遗忘的回忆。

我刚才体验到的凶暴已经消失了，憎恨变成一种渴望——一种对唐望的愉快感情。他说，我必须努力不睡着，因为我不再有一个身体，我可以随意变成任何想变的东西。他往后退，我的眼睛在正常的高度，好像我就站在他前面。他朝我伸出双臂，叫我进入他的怀抱中。

如果不是我向前移动，就是他朝我走近。他的手几乎碰到我的脸、

我的眼睛，虽然我没有感觉到。“进入我的胸部。”我听到他说，我感觉我在吞噬他，这跟那沉陷在墙壁中的感觉十分接近。

然后我只能听见他命令我看一看，就再分辨不出他了，我的眼睛显然是睁开的，因为我看见一片红色上有点点闪光，就像闭着眼睛看灯光似的，然后我的思想又恢复了，这些思想以一连串快速的影像出现——面孔、景物。没有任何关联的影像跳出来，又消失不见，好像一个快速的梦，影像重叠又改变。接着，这些思想的数目逐渐减少，强度逐渐降低，很快就不见了，只有一种热情、快乐的感觉。我分辨不出任何形状或光线。突然间我被拉了起来，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在上升，自由自在地以极轻快的速度在水中或空气中移动，像条鳗鱼一样潜泳；我随意弯曲，扭转，冲上滑下。我感到四周吹着冷风，自己像一根羽毛一样开始前后飘荡，往下落，往下落，往下落。

1963年12月28日_星期六

昨天下午我很晚才醒来，唐望告诉我，我已经安静地睡了将近两天。我头痛欲裂。我喝了些水，感觉想吐，又感到非常疲倦，吃过东西之后，我又回去睡了。

今天我感到非常轻松，唐望跟我谈我和小烟的经验，我以为他要我像往常一样把整个故事告诉他，于是我开始描述我的印象，但是他阻止我，说不必如此，他说其实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很快地睡着了，因此没什么好说的。

“我的感觉呢？那不重要吗？”我很坚持。

“不，跟小烟不重要。以后，等你学会旅行后，等你学会怎么进入事物之后我们再谈。”

“一个人真的可以‘进入’事物吗？”

“你不记得了吗？你‘进入’又‘穿过’那堵墙。”

“我想我是失去理智了。”

“不，你没有。”

“你第一次抽的时候，是不是像我一样呢，唐望？”

“不，不一样，我们的个性不同。”

“你是怎么做的呢？”

唐望没有回答，我以不同的方式再问一次，他说他不记得自己的经验，而我的问题就像是问一个渔夫他第一次钓鱼有什么感觉。

他说小烟是独一无二的同盟，我提醒他，他说麦斯卡力陀也是独一无二的。他回答说，两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是实质上有所不同。

“麦斯卡力陀是一个保护者，他跟你说话，引导你的行动。”他说，“麦斯卡力陀教导正确的生活方式，你能看到他，因为他在你之外。相反，小烟是个同盟，它转化你，给你力量，而不显现自己的存在。你不能跟它说话，但知道它存在着，因为它带走你的身体，使你像空气一样轻。虽然你看不到它，但它就在那里，给你力量去完成难以想象的事，例如当它把你的身体带走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我失去了身体，唐望。”

“你是如此。”

“你的意思是，我的身体真的没有了？”

“你自己认为呢？”

“呃，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我的感觉。”

“现实也不过如此——你的感觉。”

“但是你是怎么看我的呢，唐望？我看起来是什么呢？”

“我怎么看你并不重要，就像你抓住柱子时你觉得柱子不在那里；于是你绕着它转圈，确定它在那里，但是当你扑上去时，你又感觉它真的不在那里了。”

“但是你看到我就像现在一样，是不是？”

“不是！你并不像现在这样！”

“不错！我承认这一点，但我的身体当时存在，是不是，虽然我感觉不到？”

“不！该死的！你当时并没有像你现在这样有副身体！”

“那我的身体呢？”

“我以为你知道，小烟把你的身体带走了。”

“带到哪里呢？”

“真该死！你认为我会知道吗？”

这样坚持要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徒劳的。我告诉他，我不想争辩，也不想问笨问题，但是如果我接受“我失去了身体”这个说法，我就是失去了理性。他说，我跟平常一样夸大其词，而我并没有，也不会因为小烟而失去任何事物。

1964年1月28日_星期二

我问唐望，如果把小烟给任何想要体验它的人，他的看法如何。

他很愤慨地回答，把小烟随便给予任何人，那等于杀害他，因为没有人能引导他。我请唐望解释，他说，我之所以还活生生地在这里跟他说话，是因为他把我带回来了，他使我的身体复位了，若是没有他，我绝不会醒过来。

“你怎么使我的身体复位的呢，唐望？”

“你以后会学到的，但是你必须靠自己去学。这就是为何我要你尽量多学，趁我还在这里的时候。你已经浪费很多时间去问愚蠢无聊的问题，不过也许是你命中注定不能学到有关小烟的一切。”

“嗯，那么我该怎么做呢？”

“让小烟把你所能学到的教给你。”

“小烟也会教导吗？”

“它当然会。”

“像麦斯卡力陀一样教导？”

“不，它不是麦斯卡力陀那样的老师，它不显现同样的事物。”

“那么小烟教什么呢？”

“它教你如何控制它的力量，要学习这个，你就必须尽量多次接触它。”

“你的同盟真是可怕，唐望，它与我以前的任何经验都不一样，我以为我失去了理智。”

因为某种理由，这成为我心中最深刻的印象。我将其与其他的知觉转变经验比较，得到的唯一结论是，小烟会使人失去理智。

唐望不理会我的结论，说我感觉到的是它难以想象的力量。他说，为了掌握那种力量，一个人必须过坚强的生活，这种坚强的生活不仅限于准备期间，在经验之后，态度也不可改变。他说，小烟太强了，一个人只能以毅力来跟它配合，否则他的生活会被压成碎片。

我问他小烟对每个人是否有相同的效果。他说，它会造成变形，但不会对每个人都如此。

“那么，小烟使我变形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我问。[此书分享微信wsyy5437]

“这个，我想，是一个很笨的问题。你遵守了所有必要的步骤，于是小烟使你变形，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又请他把我的外在表现告诉我，我想知道自己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在我心中植入一个没有身体的人的想法，实在令我无法忍受。

他说，老实说，他不敢看我，他觉得他的感觉一定跟他的恩人第一次见到他抽小烟时一样。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那么吓人吗？”我问。

“我以前从来没看别人抽过。”

“你没有看过你恩人抽吗？”

“没有。”

“你没有看过自己抽吗？”

“怎么看呢？”

“你可以在镜子前面抽。”

他没有回答，只是瞪着我，摇着头。我又问他是否可以看着镜子。他说，可以，虽然可能没有用，因为就算没有其他后果，也可能当场被吓死。

“那么抽的人一定很吓人。”

“我一辈子都在好奇这个问题，”他说，“然而我没问，也没看镜子，甚至连想都没想到。”

“那么我怎么能知道答案呢？”

“你必须等待，就像我这样，直到你把小烟给予别人——如果你能精通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那看起来像什么，这是规矩。”

“如果我在一架照相机前抽，拍摄自己呢？”

“我不知道。小烟也许会跟你敌对，但是我想，你觉得它是如此无害，所以你可以跟它玩玩。”

我告诉他，我并不想玩玩，而是因为他曾经告诉我小烟并不要求什么步骤，所以我想要知道一个人看起来像什么，这种欲望并无大碍。他更正我的话，说他的意思是小烟并不像魔鬼草那样需要遵守特定的程序，小烟需要的是正确的感觉。从这个观点看来，一个人必须准确地遵守规矩。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像烟料的成分并不一定要先收集哪一样，只要分量正确就行了。

我问，如果把我的经验告诉别人，会不会有坏处。他回答说，唯一不能透露的秘密是如何混合烟料、如何行动及如何回来，其他关于小烟的事并没有什么重要的。

8

我与麦斯卡力陀的最后一次接触，是在连续四天之内，一连串四次的经验。唐望把这段长时间的过程称为“密图地（mitote）”。这是培药特指导人与门徒之间的一种培药特仪式。在场的还有两个长者，年龄与唐望相近，其中一个是领导者，另外包括我在内还有五个年轻人。

仪式在墨西哥的奇瓦瓦举行，靠近德州边界。仪式中有唱歌及在晚上食用培药特。白天，女人也出席，但留在仪式场所之外；她们为参与的男人提供一些水，还有每天吃的一点点象征性的仪式食物。

1964年9月12日_星期六

仪式的第一个晚上，也就是9月3日星期四，我吃了八颗培药特核。它们对我没产生什么效果，如果有，也是十分轻微。大部分时间，我都闭着眼睛，我觉得这样很好，没有睡着，也不累。在仪式快告一段落时，歌唱变得十分美妙。在一个短暂的片刻，我感觉升华了，想要哭泣，等到歌唱结束，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我们起来走到外面。女人们给我们水喝，男人中有些漱漱口，有些人喝下去。男人都没交谈，但女人们整天说个不停。仪式的食物在中午时端上，是煮熟的玉米。

9月4日，星期五，日落的时候，第二次仪式开始了。领导人唱他的培药特歌，于是轮流唱歌与服用培药特的循环再度开始，直到第二天早上，结束时每个人都唱着自己的歌，与其他人的歌连成一片。

我出去的时候，看到的女人不像前一天那么多，有人给我水，但我已不再关心我周遭的情形。我又吃了八颗培药特核，但是这次效果与之前不同。

大概在仪式快结束时，歌声变得非常激昂，大家都同声合唱。我觉察到屋外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想要进来。我不知道歌声是为了阻止“它”进来，还是诱惑“它”进来。

我是唯一没有自己的歌的人。他们似乎都质疑地看着我，特别是年

轻人。我感到难为情，于是闭上眼睛。

然后我发觉，闭上眼睛更能够觉察到周围的情况，这个想法占据我所有的注意力。我闭上眼睛，却可以看到前面的人；睁开眼睛，景象也没有改变，四周的一切对我来说完全一样，不管我的眼睛是睁开还是闭上。

突然间一切都消失了，或说崩溃了，眼前是我在两年前见过的那个人形的麦斯卡力陀。他坐在一段距离之外，侧身对着我。我紧紧地凝视着他，但他没有看我，连转身都没有。

我相信我做错了什么，使得他与我保持距离。我站起来朝他走去，想问问他。但是这个动作打散了那个影像，它开始消失，那些跟我在一起的人重叠出现于其上。我再度听到响亮激昂的歌声。

我便到附近的树丛走一走，一切都看得很清楚，我又发现自己可以在黑暗中看见，但这次我一点也不在意，重要的是，为什么麦斯卡力陀要逃避我？

我回去加入那群人，正要进屋时，听到隆隆的噪声及一阵震动，地晃动着，跟我两年前在培药特山谷中所听见的声音一样。

我又跑回树丛里。我知道麦斯卡力陀就在那里，我要去找他，但是他不在。我等到天亮，在仪式快要结束时才又回去加入那群人。

9月5日，星期六，傍晚，那个老人唱起他的培药特歌，开始再一次的循环。在这次的仪式中，我只嚼了一颗培药特，没有去听那些歌，也没有去注意正在进行的任何事。从一开始，我整个人便全神贯注于一点，我知道关于我自身安宁的一件极重要的事物不见了。

当那些人唱歌时，我高声地请求麦斯卡力陀教我一首歌。我的请求与其他的高昂歌声混在一起。我几乎立刻就听见一首歌进入我耳内。我转过身，背对着那群人倾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歌词和曲调，我不停地重复着，直到学会整首歌——一首很长的西班牙语歌。然后我把这首歌对着那群人唱了好几遍，很快地，又有一首新歌进入我的耳中，到第二天早晨时，这两首歌已经被我唱了无数遍，我觉得自己得到了更新，恢复了精神。

等喝过水后，唐望给了我一个袋子，我们全走到山里去。经过一段长而崎岖的山路，我们来到一块低地，我在那里看到几棵培药特植物。但是我不想看它们。穿过低地后，我们散开，唐望和我走回去，采集培药特核，就像我第一次帮他那样。

我们在9月6日星期日下午回来的。当晚领导人又开始仪式，没有人说话，但是我很清楚这是最后一次聚会。这次那个老人唱了一首新歌。大家传着一袋新摘的培药特核，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新摘的培药特核，很多肉，但不好嚼，很像一种坚硬的青果，比干的培药特味道更刺激、更苦，我觉得新鲜的培药特更有效力。

我小心地计算着，嚼了十四颗，我没有嚼完最后一颗，因为我听到了麦斯卡力陀出现时熟悉的隆隆声。每个人都拼命地高唱，于是我知道，唐望及其他所有人真的听到了那噪声，我不相信他们的反应只是受某人的暗示来欺骗我。

那时候，我感到一阵汹涌的智慧之浪朝我汹涌而来。一个我思索了三年之久的臆测变成了确信。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明白，或说发现，无论仙人掌Lophophora williamsii（培药特）中包含了什么东西，它本身的实体存在与我毫无关系；它可以靠它自己存在于外界，无拘无束。我现在总算知道了。

我狂热地唱着歌，直到语不成调。我感觉歌声好像在身体里无法控制地震动着。我必须出去寻找麦斯卡力陀，否则我会爆炸。我朝培药特野地走去，继续唱着歌，我知道它们是属于我的歌——是我单独存在的确切证据。我感觉着自己的脚步，它们在地上造成了回响；它们的回响使我因为身为人而感到无法形容的幸福。

野地的每一棵培药特植物都闪耀着一种蓝色的光华，其中一棵特别明亮，我坐在它面前，对着它唱歌。在我唱歌的时候，麦斯卡力陀从那棵植物中出来——我以前见过的那个人形。他看着我，我高声地对他唱着，以我的个性，这种歌声算是少见的高昂。我听到一种笛声，或风声，一种熟悉的旋律震动，他似乎说了话，就像两年前一样："你要什么？"

我大声说起话来，我说，我知道我的生命和我的行动中有缺失，但我不知道缺的是什么。他看着我，嘴巴像喇叭一样伸到我身边，然后他告诉我他的名字。

突然，我看到我父亲站在培药特原野的中央；但是原野不见了，变成了我的老家——我童年时的家。父亲跟我站在一棵无花果树旁边，我拥抱他，很着急地把以前无法说出来的事情告诉他。我的每一个思想都很简明中肯，仿佛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必须把一切都说完。我说出了一些惊人的事，关于我对他的感情，这是我在平常情况下绝对说不出来的。

我的父亲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然后就被拉走，或被吸走了。我又是单独一个人。我悲哀而懊悔地哭了起来。

我穿过培药特原野，叫唤麦斯卡力陀给我的那个名字。某个奇怪的东西从一棵培药特植物上的奇异火光中出现，那是一条长而闪亮的物体——像人一样大小。有一片刻，它以强烈的琥珀色黄光照亮了整个原野，然后照亮整个天空，形成惊人美妙的奇景，我想，如果一直看下去，我的眼睛会瞎掉；我遮住眼睛，把头埋进臂弯里。

我很清楚地感觉到麦斯卡力陀要我再吃一颗培药特，我想："我做不到，因为我没有刀子切割。"

"就吃地上长的。"他以同样奇怪的方式对我说。

我躺下来，开始咀嚼一棵植物的顶端。它点燃了我，使我全身上下都充满温暖直接的感觉。一切都是鲜活的，每一样事物都是独特、复杂与精致的，但同时又如此单纯。我存在于各处，可以同时看到我的上下左右，四面八方。

这种奇特的感觉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我能察觉到。然后它变成了一种强制的恐怖，这种恐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很缓和地渐渐出现。一开始时，我那美妙的寂静世界被尖锐的噪声所侵扰，但我并不在意。然后噪声越来越响，没有中断，仿佛是逐渐朝我接近。我慢慢地失去了漂浮在一个没有分界、没有情感的美丽世界中的感觉。噪声变成巨大的脚步声。有某种巨大的东西在呼吸着，绕着我。我相信它要捕捉我。

我跑开，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想弄清楚是什么在追我。我从藏身处探出头来瞧瞧，结果追我的东西扑了上来。它像大海藻一样覆盖在我身上，我以为它的重量会把我压碎，但却发现自己置身在一根管子或洞穴之中。我清楚地看到海藻并没有把我四周的地面盖住，石头下面还有自由活动的空间。我开始爬到下面去。我看到大海藻身上滴出巨大的液

体，我“知道”它在分泌消化液来分解我。有一滴掉在我的手臂上，我试着用泥土把酸液抹掉，一边挖土，一边往上面吐口水。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被蒸发了。我被推向一个光亮处，我想海藻已经分解我了。我隐约地感觉光亮越来越强；它从地下被推出来，最后才变成从山后升起、我所知道的太阳。

慢慢地，平常的感官作用恢复了。我俯卧在地上，下巴靠在双臂上，面前的培药特植物又亮了起来，在我来不及眨眼之时，那团长长的光芒又出现了，它盘旋在我上方。我坐起来，那团光芒以寂静的力量触碰我全身，然后消失在视线之外。

我一路跑回其他人所在的地方。我们都回到了镇上。唐望和我在培药特仪式领导人——唐罗伯特的家中又多待了一天。我几乎一直在睡觉，当我们要离开时，那些一同参加培药特仪式的年轻人全跑来，一个个拥抱我，羞涩地笑着，每个人都做自我介绍。我跟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什么都谈，只是不谈培药特仪式。

唐望说我们该走了。那些年轻人又拥抱我。“再回来。”其中一个说。“我们已经在等待你了。”另一个人又加了一句。我慢慢开车离去，想看看那些年龄较高的长者，但他们都不在。

1964年9月10日_星期日

我总是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才能一步一步地回忆起我的经验好告诉唐望，这似乎是回忆这些经验的唯一方式。

今天我把上次遇见麦斯卡力陀的细节告诉了他。他仔细听我的故事，直到我说麦斯卡力陀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时打断了我的话。

“现在你要靠你自己了，”他说，“保护者已经接受了你。从此以后，我对你不再有很大的帮助了。你不必再告诉我你与他之间的关系。你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或他跟你之间的事，都不可以对任何人提起。”

我坚持说我想把一切细节都告诉他，因为我一点都不懂。我说我需要他的帮助来解释我所看到的。他说，我自己就可以做到，而且最好开始自己去想。我争论说我想听他的意见，因为我自己去想要花太多的时间，况且我又不知道从何开始。

我继续问："就那些歌来说，它们有什么意义呢？"

"只有你能决定，"他说，"我怎么知道它们有什么意义？保护者才能告诉你，就像他能教你他的歌。如果要我来告诉你那些歌的意义，等于你学了其他人的歌。"

"这话怎么说？"

"你只要听听唱'保护者之歌'的人，就能听出谁在骗人。唯有具有灵魂的歌才是他自己的歌，由他所传授的，其他人都是在模仿别人的歌。人有时候就是会如此不诚实，他们唱别人的歌，又不知道那些歌在说些什么。"

我说我的意思是问那些歌的用途是什么，他回答说，我学到的歌是用来呼唤保护者的，又说我要同时使用他的名字和那些歌来呼唤他，以后麦斯卡力陀可能教给我不同用途的歌。

我问他，他是否觉得保护者已经完全接受了我。他笑了起来，好像我的问题很愚蠢。他说，保护者已经接受了我，而且为了让我确实地知道他接受了我，他以光芒来显现他自己。唐望似乎对于两度见到光芒这件事印象深刻。他特别强调我与麦斯卡力陀见面时的这一点。

我告诉他，我无法了解怎么可能会被保护者接受的同时又被他吓得半死。

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答，他似乎被搞糊涂了。最后他说："太清楚了，他所要的实在太清楚了，我真不懂你怎么会误解。"

"这一切对我来说仍旧是一团迷雾，唐望。"

"你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看清与了解麦斯卡力陀的意思；你应该思索他的教诲，直到清清楚楚为止。"

1964年9月11日_星期五

我再次坚持要唐望解释我所看到的幻象经验。他拖延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说话，仿佛我们已经在谈麦斯卡力陀。

“你看不出来这有多笨吗，把他当成一个人一样地发问？”唐望说，“他完全不是你所见过的任何事物。他像个人，也完全不像人。要对一个完全不了解他又想马上知道一切的人解释他，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他的教诲就像他自己一样神秘。就我所知道的，没有人能预测他的行动。你问他一个问题，而他表现出来给你看，但他并不是像我们说话那样告诉你。你现在明白他的做法了吗？”

“我想，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我不了解的是他的意思。”

“你要他告诉你你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他就给你看整个画面。不会错的！你不能说你不了解。那不是谈话——但其实也是。然后你又问了另一个问题，而他以同样完美的方式回答了你。至于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也不确定我明白，因为你没有把你的问题告诉我。”

我非常小心地重复我记得的所问的问题，我按照原来的次序说出来：“我做的事对吗？我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吗？我该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

唐望说我所问的问题只是语言而已，最好不要把问题说出来，而是在内心里问。他告诉我，保护者是要给我上一课的；为了证明他是要教我，不是要把我吓走，他两度以光芒来显现他自己。

我说，我仍然不懂为什么麦斯卡力陀要吓我，如果他已经接受了我。我提醒唐望，根据他的说法，麦斯卡力陀接受一个人就表示他的形状会固定下来，不会从极乐变成噩梦。唐望又笑我了，说，如果我能够再想一想我在面对麦斯卡力陀时内心所思索的问题，就会明白他的教诲。

要去想当时我“内心”所思索的问题并不容易。我告诉唐望，我当时心中有很多问题。当我问我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时，我的意思是，我是否脚踏两条船，同时置身于两个世界之中？哪一个世界才是正确的？我的生命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

唐望听完我的解释，下结论说，我对世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而保护者已经给我上了美妙而清楚的一课。

他说；“你以为你有两个世界可选择一两条路，但是其实只有一条。保护者用难以置信的清晰方法显示给你看。你唯一可选择的世界是人的世界，你无法逃避这个世界，因为你是一个人！保护者让你看到没有差别存在的快乐世界，因为在那里没有人

会关心差别。但那不是人的世界。保护者把你带走，让你看到一个人如何思考、如何奋斗，那是人的世界！而身为一个人，就注定要留在那个世界里。你自以为是地相信你活在两个世界里，这不过只是你的自以为是罢了。我们只有一个世界而已。我们是人，必须要满足于行走在人的世界上。”

“我相信那就是他给你上的一课。”

9

唐望似乎要我尽可能地多接触魔鬼草，这与他所宣称的“不喜欢这个力量”有所冲突。他自己解释说，我必须再抽小烟的时候快到了，到时候我对魔鬼草的力量必须要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他一再提议我至少再试一次蜥蜴的巫术，好考验魔鬼草。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考虑他的话。唐望的催促变得越来越急，直到我感觉必须遵从他的要求。有一天我下了决定，去“未卜先知”一些失窃的东西。

1964年12月28日_星期一

12月19日，星期六，我割了曼陀罗植物的根部。我等到天色相当暗之后，才在植物四周跳起舞。那天晚上我处理了榨取植物根部汁液的步骤。星期日早上六点钟，我回到我的曼陀罗植物那里，坐在植物面前。之前我把唐望所教的步骤都仔细地记下来，所以我又把笔记看了一遍，才发现我不必在那里研磨种子。光是坐在那植物面前，就给我一种罕有的稳定情绪及思想清晰的感觉，或是一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行动上的力量，这是我平时所缺乏的。

我仔细遵循所有的指示，计算我的时间，让糊膏与根部黏汁可以在下午准备好。五点钟的时候，我忙着捉一对蜥蜴。我找了一个半小时，试过所有我能想到的方法，但是都失败了。

我坐在曼陀罗植物前面，试图想出一个适当的方法来达到目的，突然想起唐望说过必须要跟蜥蜴说话才行。起初我觉得跟蜥蜴说话很荒谬，就像在公众面前说谎话一样令人尴尬。但继续说下去之后，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天几乎黑了。我翻起一块石头，下面有一只蜥蜴，看起来像是昏迷了。然后我在另一块石头上看到另一只僵硬的蜥蜴，身体连抖都不抖一下。

要把它们的嘴和眼睛缝起来是最困难的一件任务。我发现唐望已经对我的行动灌注了一种不能半途而废的精神。他的立场是，当一个人开始一项行动后，就绝不能停止。但是如果我要停止，也没有事情能阻止我；也许是我不想停止吧。

我放走一只蜥蜴，它朝东北方走去——象征着将有好的但带着困难的经验。我把另一只蜥蜴绑在肩膀上，擦擦我的太阳穴，如唐望的指示。蜥蜴硬硬的，我还以为它死了，而唐望从未告诉我如果蜥蜴死了要怎么办。不过还好，蜥蜴只是麻木而已。

我喝下根汁，等了一会儿，没感觉有什么变化。我开始把糊膏涂在太阳穴上，我涂了二十五次，心不在焉地、机械化地涂满整个额头，我发现这是个错误，赶紧把糊膏抹掉。我的额头冒出汗水，我开始发热。强烈的不安捉住我，因为唐望曾特意让我不要把糊膏涂在前额上。恐惧的感觉变成一种绝望的孤独，一种末日的感觉。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如果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没有人能帮助我。我想要逃跑，但有一种不祥的迟疑感，不知如何是好，一连串思想冲入我的脑海，非常快速地闪现着，我发觉它们都是很奇怪的思想，它们的奇怪是由于它们的出现方式与正常的思考方式不同。我很熟悉自己的思考方式，有特定的秩序，任何变化都可注意到。

其中一个陌生的思想是关于某个作家所说的一段话。我约略记得那更像一种声音；某种东西在我背后说了一些话。它发生得太快了，使我吃了一惊。我停下来思索，但它又变成了平常的思想。我确定我读过那段话，但想不起那个作家的名字，突然又记起那是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接着另一个陌生的思想冒出来，“说”，那个作家不是克鲁伯，是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说了那些话。但我坚持那是克鲁伯，接着我发现自己跟自己争辩起来，竟忘了那种末日的感觉。

我的眼皮沉重，好像吃了安眠药似的；虽然我从来未吃过安眠药，但这是我所想到的印象，我就要睡着了。我想爬回车上睡觉，但是无法动弹。

然后，很突然地，我醒了过来，或者说，我清楚地感觉到我醒了。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现在几点了。我左右看一看，发觉自己不是在曼陀罗植物前面。我毫不惊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知道我又是在另一段未卜先知的经验中。我头上有一座钟指着十二点三十五分，我知道是下午。

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带着一沓文件。我几乎就要碰到他。我可以看到他颈部的血管跳动着，听到他急速的心跳声。我沉浸于看到的影像，还没有察觉到我思想的性质。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描述这个影像，于是我察觉到那个“声音”就是我脑中陌生的思想。

我开始专注于倾听那个声音，对影像失去了视觉上的兴趣。我听到那个声音从我右边的肩上发出。它以描述的方式创造出影像来，它会遵从我的意愿，我在任何时候都可让它暂停，随意去观察它所说的细节。我“听——看”到了那个年轻人的所有行动。那个声音继续详细地描述他的行为，但那些行为不重要了，那个小声音才是最特殊的部分。在这段经验中，我有三次想要回头去看谁在说话。我试着把头转向右边，或只是突然转头看看谁在那里。但是每当我转头时，我的视线就模糊了。我想：“我不能转头，因为那些影像不是在日常现实的范围中。”这个思想是我自己的。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把注意力单独集中在这声音上面。它似乎来自我的肩膀，听起来很清楚，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声音。它并非一个小孩子的声音或假的声音，而是一个男人小小的声音。它也不是我的声音，我想我听到的是英语，每当我努力想捕捉那声音时，它就开始消失，变得模糊，影像也跟着不见了。我想到了一个比喻，那个声音就像是眼睫毛上的细小灰尘，或视网膜上的血管所造成的小虫影像，只要不直接注视它就能看到；但是，一旦要试着去注视它，它就会随着眼球的移动而消失了。

我对影像中的活动完全失去兴趣。那个声音越来越复杂，我所以为的声音更像是某种东西把思想传入我耳中，但那也不正确，有东西在替我“思考”，那些思想是在我之外的。我知道是如此，因为我可以同时保持我自己的思想，以及“另一个”的思想。

在某个时刻，那声音创造了一些由那个年轻人表现的行动，与我原先关于失窃物品的问题毫无关系。那个年轻人表现出了非常复杂的行动，使得影像的活动又变得重要起来，于是我不再注意声音。我开始失去耐心，想要停止。“我要如何停止呢？”我问。耳中的声音说我应该回到峡谷里，我问如何回去，那声音回答说，我应该去想我的植物。

我开始想我的植物。通常我是坐在它前面，因为这样做过太多次，很容易想象出那个画面。我相信我看到的不过是另一个幻觉经验，但那个声音说我已经“回来了”！我竖耳倾听，只有一片沉寂，在我面前的曼陀罗植物跟我之前所看到的其他幻觉一样真实，不过我能触摸它，也能活动。

我站起来，走向车子。这个动作使我疲惫，我坐下来闭上眼睛，感到头晕，想要呕吐，我的双耳嗡嗡作响。

有个东西掉在我的胸口上，是那只蜥蜴。我想起了唐望曾告诉我一定要放它走。我回到植物旁，把蜥蜴拿下来，不想看它是死是活。我把那个装糊膏的土锅打碎，踢了一些土盖在上面。之后我回到车上，睡着了。

1964年12月24日_星期四

今天我把整段经验描述给唐望，像往常一样，他倾听着，没有打断我。到了最后，我们有了下面的对话。

“你犯下一个大错误。”

“我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失误，一次意外。”

“当你跟魔鬼草打交道时，没有事情是意外的。我告诉过你，她会一直考验你。在我看来，你不是非常强壮，就是魔鬼草真的喜欢你。只有厉害的巫鲁荷才能把糊膏擦在额头上，他们知道如何控制她的力量。”

“当一个人用糊膏擦额头时，通常会怎么样，唐望？”

“如果那个人不是个厉害的巫鲁荷，他就无法从他的旅程中回来。”

“你有没有用糊膏擦过额头，唐望？”

“从来没有！我的恩人告诉我，很少有人能够那样做之后还能从旅程中回来。一个人可能会走好几个月，必须由别人来照顾。我的恩人说，蜥蜴可以听人使唤，把人带到天涯海角，让他看到最惊人的秘密。”

“你知道有人经历过这种旅程吗？”

“是的，我的恩人，但他从没教我如何回来。”

“回来是否非常困难，唐望？”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情形如此令我惊讶。你没有步骤可以遵循，而我们必须遵循特定的步骤，因为从那些步骤中，人才找得到力

量。没有步骤，我们就什么都不是。” [此书分享微信wsyy5437]

我们之间沉默了好几个小时，他似乎陷于深思之中。

1964年12月26日_星期六

唐望问我是否寻找过蜥蜴。我告诉他我找过，但找不到。我问他，如果握着蜥蜴时，其中一只死掉了会怎么样。他说蜥蜴的死亡会是件不幸的事。一旦嘴巴被缝住的蜥蜴死掉的话，就没理由再继续进行巫术了。他说，那也表示蜥蜴已经收回它们的友谊，我必须放弃学习魔鬼草很长一段时间。

“多久呢，唐望？”我问。

“至少两年。”

“如果另一只蜥蜴死了，又会怎样？”

“如果第二只蜥蜴死了，你会陷于危险之中。你会成为单独一人，没有引导。如果她在你开始巫术之前就死了，你还可以停止；如果你停止了，就必须永远放弃魔鬼草。如果蜥蜴在你肩上的时候死了，而且是在你开始之后，你就必须继续下去，那就真的是一种疯狂了。”

“为什么那是一种疯狂呢？”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切都没有道理可言。你独自一人，没有引导，看到的尽是恐怖而无意义的事。”

“你所谓‘无意义的事’是指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失去方向感时所看到的事物。这表示魔鬼草有意摆脱你，要把你推开。”

“你知道谁有过这种经验吗？”

“我经验过。没有蜥蜴的智慧，我发疯了。”

“你看到了什么，唐望？”

“一大堆无意义的事物。没有引导，我还能看到什么呢？”

1964年12月28日_星期一

“你告诉过我，唐望，魔鬼草会考验人，你的意思是什么？”“魔鬼草就像个女人，她会献媚，会在每个角落设下陷阱。”

当她强迫你把糊膏涂在额头上时，就是一个陷阱。她会再试一次，你可能还会中计。我警告过你，不要对她抱持热情；要得到智者的秘密，魔鬼草只是其中的一条道路，还有其他的道路。

“但是她的陷阱会使你以为，她就是唯一的道路。我说过，你若只把生命浪费在一条路上是没有用的，尤其是那条路可能是一条没有心的路。”

“但是你怎么知道那条路有没有心呢，唐望？”

“在你走上去之前，先问这个问题：这条路有心吗？如果答案是没有，你会知道的，然后你必须选择另一条路。”

“我怎样才确定知道那条路有没有心？”

“每个人都会知道的，问题是没有人问；当一个人最后终于明白他走上一条没有心的路时，这条路已经准备好要他的命，这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停下来考虑并且离开那条路。”

“我要如何适当地提出问题呢，唐望？”

“只要去问。”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一个适当的方法，我就不至于欺骗自己，当答案是没有时还相信有？”

“你为什么会欺骗自己呢？”

“也许因为在那时候那条路令人愉快又舒适。”

“鬼扯。一条没有心的路绝不会是令人愉快的，你甚至必须努力才能接受它。反过来说，一条有心的路是很容易的；它不会要你付出努力

才能喜欢它。”

唐望突然改变了话题，直接问我是否喜欢魔鬼草。我必须承认，至少我对它有好感。他问我对他的同盟小烟有什么感觉，我告诉他，光是想到小烟就吓坏了。

“我已经告诉过你，要选择一条道路，你必须不带恐惧与野心。但是小烟让你因恐惧而盲目，而魔鬼草使你因为野心而盲目。”

我争辩说，一个人需要野心，才会走上任何一条道路，因此他这段不带野心的话没有道理。一个人必须有野心才能学习。

10

在1964年的12月，唐望和我去收集烟料成分中的各种植物。这是第四个周期，唐望只是监督我的行动。他叫我不要急，在摘取那些植物之前要花时间观察与思考。等到所有的成分收集处理好之后，他劝我再跟他的同盟见一次面。

1964年12月31日_星期四

“现在你已经对魔鬼草与小烟了解较多了，你可以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唐望说。

“小烟真的把我吓坏了，唐望，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但我对它没有什么好感。”

“你喜欢献媚，而魔鬼草献媚于你，像女人一样使你感觉舒服。而另一方面，小烟是最高贵的力量，他的心地最纯洁了，他不会引诱人，或使人成为囚犯，他不爱也不恨，要求的只是耐力。魔鬼草也要求耐力，但那是另一种耐力，像是征服女性的耐力。另一方面，小烟所要求的是心的耐力。你没有！不过大多数人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你多学小烟，他会强化心的耐力。他不像魔鬼草那样充满激情、妒忌及暴力。小烟是稳定不变的。你不必担心以后会忘掉什么。”

1965年1月27日_星期三

1月19日，星期二，我又抽了知觉转变性的烟料。我事先告诉唐望，我对小烟感到非常紧张，它吓坏我了。他说，我必须再试一次，好公正地评断小烟。

我们走进他的房间时，差不多是下午两点。他拿出烟斗，我拿来木炭，然后我们面对面坐下。他说，他要为烟斗暖身，使她醒过来，如果我仔细观看，会看到她发亮的情形。他把烟斗放进嘴中三四次，吸了吸，轻柔地擦拭着烟斗，突然点点头，几乎无可察觉地示意我去看烟斗苏醒的情形。我看了看，但看不出什么名堂。

他把烟斗递给我。我填满自己的烟料，用一把夹子把一块烧红的木炭夹起来，这把夹子是我用一个木头晒衣夹特别为这个场合做的。唐望看到我的夹子后，大笑起来。我迟疑片刻，木炭粘上了木夹。我不敢用木夹去敲烟斗，只好吐口水到木炭上弄熄它。

唐望转过头去，用手臂掩脸，身体颤抖着。有一会儿我以为他在哭，但他是在无声地大笑。

这个步骤被打断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唐望熟练地拿起一块木炭，放进烟斗里，命令我抽。我花了一番功夫才吸透压得密实的烟料。试了第一口后，我感觉吸进了粉末，嘴马上就麻了。我看到烟斗的红光，但是感觉没有吸进烟，而是吸进了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先是充满我的肺部，然后是全身。

我数了数，抽了二十口，然后计算变得不重要了。我开始流汗。唐望凝视着我，叫我不要害怕，照他的话去做。我要说“好”，但却发出奇怪的吼声。我闭上嘴，它还在回响。那个声音让唐望吃了一惊，笑了起来。我想点头说“是”，但无法动弹。

唐望轻轻打开我的手，拿走烟斗。他命令我躺在地上，不要睡着。我在想他是否要帮助我躺下来，但他没有这么做，只是凝视我。突然，我发现房间倒了下来，我变成侧卧看着唐望。从这一刻起，影像变得十分模糊，像在梦中。我约略记得唐望在我无法动弹时对我说了很多话。

在那段时间里，我没有感到恐惧或不愉快，第二天醒来后也没有不舒服。唯一异常的事是，醒来后有一段时间，我无法清楚地思考。慢慢地，四五个小时之后，我又恢复正常了。

1965年1月20日_星期三

唐望没有谈我的经验，也没有叫我描述给他听。他唯一的评论是，我太快就睡着了。“要保持清醒的唯一方法是变成一只鸟，或一只蟋蟀，或这一类的东西。”他说。

“怎么做到呢，唐望？”

“这就是我正在教你的。你记不记得昨天我在你身体消失的时候对你说的话？”

“我记不清楚了。”

“我是一只乌鸦。我在教你如何变成一只乌鸦。等你学会这个，就可以保持清醒，而且可以自由活动；否则，你会被粘在地上，不管跌倒在什么地方。”

1965年2月7日_星期日

我第二次抽小烟是在1月31日星期日的中午。我在第二天黄昏时醒来，感觉拥有一种不寻常的力量，能够记得唐望在那段经验中对我所说的任何话。他的话语铭刻在我的心中，清晰而持续地重复着。在这次尝试中，我又了解一项事实：我再次抽烟时，粉末也进入我的嘴内，吞下粉末后，嘴立刻就麻木了。因此我不仅吸了烟，还吞下了烟料。

我试着把我的经验描述给唐望听；他说我没有做什么重要的事。我提到我能记得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不要听。每一个回忆都是准确的，错不了的。抽烟的过程跟上一次完全相同。两次经验几乎可以拼成一次，我可以从第一次经验结束的时候开始回忆。我清楚地记得从我侧身倒在地上之后便完全失去了感觉或思想，但是我的清晰感并没有受到影响。我记得当房间变成直立起来时，我的最后一个思想是：“我的头一定是撞到地上了，但我没有感到任何疼痛。”

自那时候开始，我只能看和听。我可以复诵唐望所说的每一句话，遵循他的每个指示，这些指示似乎很清楚、合乎逻辑，而且很容易懂。他说，我的身体开始消失了，只有我的头还在，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保持清醒、可以行动的方法，就是变成一只乌鸦。他命令我努力眨眼，他说，只要我能够眨眼，就可以进行下去。然后他告诉我，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消失了，只剩下头；他说，头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变成乌鸦的是头。

他命令我眨眼。他一定重复这个命令及其他命令无数次，因为我能非常清晰地记得全部。我一定眨了眼，因为他说我准备好了，命令我伸直头，用下巴站起来。他说下巴就是乌鸦的双脚。他命令我去感觉那双脚，观察它们慢慢地长出来。然后他说我还不够坚固，我必须长出尾巴，尾巴会从我的脖子后长出来。他命令我把尾巴像扇子一样张开，去感觉它如何扫过地板。

然后他谈到乌鸦的翅膀，说它们会从我的颧骨长出来。他说那个过

程很困难且痛苦。他命令我展开翅膀。他说，翅膀必须非常长，长到我能伸展的极限，否则我将无法飞起来。他告诉我，翅膀会长得又长又美丽，我必须拍动它们，直到它们成为真的翅膀为止。

接着他谈到我的额头，说它仍然太大、太笨重，会妨碍我的飞行。缩小它的方式就是眨眼；每眨一次眼，我的头就会变小一些。他命令我眨眼，直到上面的重量没有了，我可以随意跳跃。然后他告诉我，我的头已经缩成一只乌鸦那样小了，我必须走走跳跳，直到不再感觉生疏。

在我能飞之前，他说，还有最后一样必须改变。这是最困难的改变，我必须乖乖地听从他的指示。我必须学习像乌鸦一样去看。他说我的嘴与鼻子会从眼睛之间长出来，直到我有一个强壮的乌鸦嘴为止。他说乌鸦可以看到侧面的东西，于是命令我转头用一只眼睛去看他。他说，如果我想要换另一只眼睛来看，必须放低鸟嘴，如此便能用另一只眼来看。他命令我从一只眼睛换到另一只眼睛看。然后他说我已经准备好去飞了，而唯一能起飞的方式是让他把我丢入空中。

每当他发出命令时，我都能毫无困难地配合。我能感觉到自己长出鸟的脚，开始时很软弱、站不稳。我感到一条尾巴从脖子后长了出来，翅膀从我的双脚伸出来。翅膀收得很紧，我感觉它们逐渐打开，过程很困难，但不痛苦。然后我不停地眨眼，使头缩成乌鸦般的大小。但是最惊人的是我的眼睛——我的乌鸦视觉！

当唐望指示我长出鸟嘴时，我感到不舒服，有窒息感，然后有东西凸了出来，我眼前多了一块东西。直到唐望指示我去看侧面，我的眼睛才能真正看到旁边的东西。我可以用眨眼把焦点从一只眼换到另一只眼，但是房间和一切事物的影像并不是平常的影像，我无法说出是什么地方不一样。也许是视觉侧向一边，或者是失去了焦点。唐望变得非常巨大，给人一种舒适、安全的感觉。然后影像模糊了，轮廓消散，变成锐利的抽象圆形，闪动了一阵子。

1965年3月28日_星期日

3月18日，星期四，我又抽了知觉转变性烟料。开始的步骤在细节上有些不同。我重新填装了一次烟料。抽完第一管后，唐望指示我清洁烟管头，但他自己把烟料倒入烟斗中，因为我的肌肉不听使唤，很难移动双手。我的袋子里还有足够的烟料再抽一次。唐望看看袋子，说这是我今年最后一次抽小烟，因为我已经用光我的储备。

他把那个小袋子翻出来，把粉末抖在装木炭的盘子上，发出一道橘红色的火花，好像他放了一片透明的玻璃在木炭上。玻璃烧了起来，裂成复杂的线条图案。有某种东西在线条中高速地蜿蜒行进。唐望叫我看线条中的活动。我好像看见有一颗玻璃珠在发光的地方滚来滚去。他倾身把手伸进火花中，拿出圆石，放进烟斗里。他命令我抽一口。我清楚地觉得他把那个小球放进烟斗中是要我吸下它。过了一会儿，房间变得不是直立的。我感到极深沉的麻木，一种沉重的感觉。

等我醒来时，我躺在一条很浅的灌溉水渠里，水浸到我的下巴。有人抬起我的头，是唐望。我首先想到的是，水渠中的水很特别，又冷又沉重，轻轻地拍击我，每拍击一次，我的思想就清晰一些。最初，水有一种明亮的绿色光芒，或者是荧光，但是很快就消失了，只剩下平常的水。

我问唐望是什么时候了。他说是大清早。过了一会儿，我完全醒过来，从水中爬起来。

“你必须把你所看到的告诉我。”唐望说，在我们回到他屋子后。他说，他自己已经试着“带我回去”有三天之久，而且颇费周章。我好几次努力想描述我所看到的，但是无法集中精神。黄昏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跟唐望谈了，于是开始告诉他从我侧身倒下去之后所记得的，但是他不想听。他说唯一有趣的部分是在他“把我丢入空中飞走”之后我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

我所记得的是一连串似梦的影像和场面，它们没有连续的秩序。我的印象是，它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泡泡，飘浮着进入焦点，然后又离开了。但是它们不只是供人观看的画面，我在它们里面，我参与其中。当我要试着回忆时，先是感觉它们是模糊而涣散的闪光，但是当我去思索它们时，却发现每一个都非常清楚，因为它们与正常的视觉完全无关，因此才有模糊的感觉。这些影像很少，而且很简单。

当唐望提到他“把我丢入空中”，我隐约地记得一个无比清晰的画面，我从一段距离之外看着他，只看着他的脸孔，他的脸极庞大而平坦，发出强烈的光芒，头发是黄色的，会动。他的脸孔的每一部分都会动，放射出一种琥珀的光辉。

第二个影像是，唐望实际把我丢上去，或者直直地甩上去。我记得我“展开翅膀飞了”。我感到孤零零地穿过空气，痛苦地前进。说这是飞

行，倒不如说是走路。它使我的身体疲倦，没有那种自由飞行的轻盈感觉。

然后我记得有一刹那我一动也不动，看着一大堆尖锐黑暗的边缘线条，坐落在一个有着阴沉、不舒适的光线的地区。接下来我看到一个有无限光线的平原，那些光线闪耀着、移动着，光亮不时改变，几乎像是色彩。它们明亮得使我目眩。

在另一个时候，一个物体几乎碰上我的眼睛。那是一个厚而尖的物体，有一种粉红色的光。我感到身体内部突然颤抖了一下，然后看到许多同样的粉红色物体朝我而来。它们全都冲上来，我跳开了。

我记得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三只银色的鸟。它们发出一种闪亮的、金属色的光，几乎像是不锈钢的光泽，但是更强烈，而且会动，活生生的。我喜欢它们。我们一起飞。

唐望对我的回忆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1965年3月23日_星期二

下面的对话发生在第二天，我叙述完那段经验之后。

唐望说："要变成乌鸦并不困难。你做到了，以后你就一直是只乌鸦了。"

"我变成乌鸦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唐望？我飞了三天吗？"

"没有，你天黑后就回来了，如我所吩咐的。"

"但是我是怎么回来的？"

"你太累了，睡着了，如此而已。"

"我的意思是，我飞回来了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你遵从了我的指示，回到屋里。但是你不用去关心这个问题，那并不重要。"

"那什么才是重要的呢？"

“在你的整个旅程之中，只有一件事有极大的价值——那些银色的鸟！”

“它们有什么特别呢？只是鸟罢了。”

“不只是鸟——它们是乌鸦。”

“它们是白乌鸦吗，唐望？”

“乌鸦的黑羽毛其实是银色的。乌鸦的光芒非常耀眼，才不会受到其他鸟类的骚扰。”

“为什么它们的羽毛看起来是银色的呢？”

“因为你用的是乌鸦的视觉。一只我们看来是黑色的鸟，在乌鸦眼中是白色的。例如，对乌鸦来说，白鸽是粉红色或蓝色的，海鸥是黄色的。现在，试着回忆你是怎么加入它们的。”

我想了想，但是那些鸟是一些暗淡、不相关的影像，没有连续性。我告诉他，我只记得自己感觉跟它们飞行过。他问我是在空中还是在地上加入它们的，但我无法回答。他几乎生起我的气来。他坚持要我好好想想，他说：“除非你能正确地回忆，否则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只是一场疯狂的梦。”我强迫自己去回忆，但无能为力。

1965年4月3日_星期六

今天我想起在那段银色鸟的“梦”中的另一个画面。我记得看到一个黑色的东西，有无数的小孔。事实上那个黑块是由许多黑色小洞组成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那是柔软的。但我看着它时，三只鸟朝我飞来。其中一只叫了一声，然后三只都来到我身边，站在地上。

我把这个影像形容给唐望听。他问我那几只鸟是从什么方向来的。我说我无法确定。他变得很没耐心，怪我思想不知变通。他说，我如果努力尝试的话，一定会记得，又说我不敢让自己灵活一点。他说，我是在以人和乌鸦的方式来思考，而在我想回忆的那段时间里，我既不是人，也不是乌鸦。

他要我去回忆乌鸦对我说了什么。我试着去想，却想到一大堆其他

的东西，我无法集中精神。

1965年4月4日_星期日

我今天去山中漫步，走了很远的路。回到唐望的屋子时天已经很黑了。正在想那些乌鸦时，突然一种非常奇怪的“思想”进入我脑中。与其说它是个思想，倒不如说是个印象或感觉。那只叫了一声的鸟说它们来自北方，要前往南方。当我们再次见面时，它们将来自同样的方向。

我告诉唐望我所想到的或者是回忆到的情形。他说：“不要去想那是你回忆的或编造的。这种想法只适用于人类，并不适用于乌鸦，尤其是你看到的那些乌鸦，因为它们将是你命运的信使。你已经是一只乌鸦了，你将永远无法改变这一点。从现在起，那只乌鸦会以它们的飞行，来告诉你命运中的每一个转变。你们是朝什么方向飞走的？”

“我无法知道这个，唐望！”

“如果你正确地思想，就会记得。坐在地板上，告诉我当那些鸟飞来的时候，你是在什么相对位置。闭上你的眼睛，在地板上画一条线。”

我遵照他的指示，画了一条线。

“还不要睁开眼睛！”他继续说，“相对于这条线，你们朝什么方向飞走？”

我在地上画了另一条线。

以这些记号作为参考点，唐望把乌鸦可能采取的飞行方式诠释为我个人命运前途的预兆。他把指南针的四个方向点作为乌鸦飞行的轴心。

我问他乌鸦是否会根据东南西北来预告一个人的命运。他说他的诠释只适用于我一个人；我与乌鸦第一次会面时，它的行为非常重要。他坚持要我回忆每一个细节，因为那些“信使”的飞行方式与所说的话都是属于个人的事。

他坚持认为我还应该记得一件事：那些信使是在什么时候离开我的。他要我回想在我“开始飞行时”，以及那些银色的鸟“与我一起

飞”时，四周的光线有什么不同。当我刚开始感觉到飞行的困难、痛苦时，四周暗暗的。但是看到鸟时，一切都是红彤彤的——亮红色，或是橘红色。

他说：“这表示那是一天将尽的时候，太阳还没有下山。当天完全黑时，乌鸦会看不见白色，不是像我们在黑暗中看不见黑色。从这个时间来看，你最后的信使会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来临，它们会叫唤你，从你的头顶飞过时，它们会变成银白色；你会看见它们在天空中闪闪发亮，这就表示你的时辰到了。你将要死去，变成一只乌鸦。”

“如果我在早上看到它们呢？”

“你不会在早上看到它们！”

“但是乌鸦整天都在飞！”

“你的信使不会的，你这个傻瓜！”

“你的信使呢，唐望？”

“我的会在早上来临，也是三只。我的恩人告诉我，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可以用吼叫的方式使它们变回黑色。但我现在知道这是做不到的。我的恩人相信吼叫以及魔鬼草的那种冲突与暴力。我知道小烟是不同的，因为他没有激烈的感情，他是公平的。当你的信使来找你时，不需要对它们吼叫，只要跟它们一起飞就行了，像你做过的那样。等它们接到你之后，就会回转方向，于是飞走的就是四只乌鸦了。”

1965年4月10日_星期六

现在我常会出现短暂的失神，或很浅的非寻常现实状态。

蘑菇（小烟）知觉转变经验中的一个事物不时会进入我的思想，是那柔软、黑暗的一团小洞。我把它想象成一堆油脂或油的泡泡，把我吸到它的中心。它的中心仿佛会打开，把我吞下去，而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会经验到类似非寻常现实的状态，结果承受了极深的激动、焦虑及不适，于是我会努力使这经验在一开始后就结束。

今天我与唐望讨论了这个情况。我寻求建议。他似乎并不关心，叫

我不必理会那些经验，因为它们没有意义，或者说，没有价值。他说唯一值得我努力关心的是我看见乌鸦的经验；其他任何的“异象”都只是恐惧的产物。他再次提醒我，为了能使用小烟，我必须过一种坚强、安静的生活。我个人似乎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我告诉他，我觉得无法继续下去，蘑菇实在太吓人了。

根据我的知觉转变经验回忆的那些影像，我得到了一个无法避免的结论，我是以一种不同于日常结构的方式看见这世界的。在我经历过的其他非寻常现实状态中，我所看到的形象与组织，都是属于我对世界的视觉观念范围。但是在小烟的知觉转变影响下，视觉的感觉却大不相同。我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在我视线的正前方，没有任何东西在上面或下面。

每一个影像都是令人很讨厌地平坦，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同时它们又有一种深度。也许更准确地说，那些影像像一大堆尖锐细节的组合，位于一个有许多不同光线的平面上；平面上的光线会移动，因此造成深度变化的效果。

在努力回忆之后，我不得不采取一连串的比喻才能“了解”我所“看见”的事物。举例说，唐望的脸看起来像是浸泡在水中，水似乎不停地在他的脸和头发之间流动。他的脸被放大，若是集中焦距，可以看到他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及每一根头发。而在另一方面，我看到一大堆平坦而充满锐角的事物，它们不会移动，因为它们发出的光没有变化。

我问唐望我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我第一次以乌鸦的视觉来看事物，影像并不清楚或重要，多练习以后，我就能辨认出一切了。

我提到我能觉察到光线变化的差别。“活着的东西，”他说，“内部会有光线活动。乌鸦能轻易地看出什么东西是死的或就要死了，因为光线的活动会停止，或慢下来。乌鸦也能看出活动得太快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它也可以看出活动得恰到好处的东西。”

“怎么说呢，活动得太快，或恰到好处？”

“这表示乌鸦可以实际看出该避开什么或追寻什么。当某样东西的内部活动太快时，表示这样东西会猛烈地爆发或冲上来，乌鸦就会避开它。当它的内部活动恰到好处时，是个很吸引人的画面，乌鸦就会去追寻。”

“石头的内部会活动吗？”

“不会，石头或死掉的动物、枯树，都不会有活动，但是它们都很好看，这就是为什么乌鸦盘旋在死掉的东西上。它们喜欢看死物，因为它们内部没有光线的活动。”

“但是当肉体腐烂时，会不会改变或活动？”

“是的，那是另一种活动。乌鸦所看见的是好几百万个东西在鲜活的东西内活动，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光辉，那就是乌鸦喜欢观看的。那真是一个难忘的画面。”

“你自己看过吗，唐望？”

“任何学习变成乌鸦的人都会看到，你自己也会。”

这时我向唐望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真的变成了一只乌鸦吗？我的意思是，别人看到我时，会认为我是一只普通的乌鸦吗？”

“不。当你面对同盟的力量时，不能这么想。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不过变成乌鸦是所有问题中最简单的，几乎像是娱乐，没有什么用处。就像我说过的，小烟不适合追求力量的人，它只适合想要看见的人。我学习变成乌鸦，因为这种鸟最有效，其他的小鸟都不会骚扰它们，除了体形更大的饥饿的老鹰。但是乌鸦都是成群结队地飞，能够保护自己。人也不会骚扰乌鸦，这是重要的一点。任何人都能辨认出一只大老鹰，尤其是一只特殊的老鹰，或其他任何不寻常的大鸟，但是谁会去管一只乌鸦呢？它很安全，大小与特性也很理想，它可以安全地到任何地方去，不会引起注意。反过来说，要变成一只狮子或熊也可以，但那很危险，这样的动物太大了，要花很多能量才能变成一只。要变成蟋蟀或甚至蚂蚁也可以，但那更危险，因为大动物会吃掉小动物。”

我争论说，他的话等于说人可以真的变成乌鸦或蟋蟀，或其他任何东西。但他坚持说我误解了。

“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变成一只适当的乌鸦。”他说，“但是你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停止成为人类，还有其他重要的事。”

“你能告诉我其他的事是什么吗，唐望？”

“也许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你不这样担心发疯或失去你的身体，也许就会了解这个美妙的秘密。也许你必须等待，直到不再恐惧，才能了解我的意思。”

11

在我的笔记里，我所记录的最后一件事情发生在1965年的9月，这是唐望的最后一次教诲，我称之为“特殊的非寻常现实状态”，因为它不是我用过的任何植物造成的。唐望似乎是使用他自己，透过小心的暗示控制技巧而造成这些状态，也就是说，他在我面前的行为举止具有非常纯熟的技巧，使我清楚地感觉他不是他自己，而是有人在扮演他。结果我经验到极强烈的冲突感，我想要相信那就是唐望，但是又不能确定。这个冲突带来了强烈的恐惧感，影响我好几个星期的健康。之后我考虑最好还是在这个时候结束我的门徒训练。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再参与学习了，但是唐望还是把我看成他的门徒。他把我的退出当成一段必要的回顾阶段，是另一段学习的步骤，这段时间没有一定的期限。但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没有再说明他的知识了。

在这次经验后的第二天，我体验到最极端的恐惧。虽然我在情绪仍然激荡时已经写下非常多的重点，但是直到一个月之后，我才详细地记录最后一次经验的过程。

1965年10月29日_星期五

1965年9月30日，星期四，我去见唐望。那些短暂而不深刻的非寻常现实状态一直不停地出现，尽管我努力且刻意地让它们停止，或像唐望所建议的那样，把它们甩掉。我觉得我的情况越来越糟了，因为这些状态出现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开始对飞机的噪声非常敏感，飞过头顶的那些飞机的引擎声总会抓住我的注意力不放，甚至我觉得自己就在飞机里面一起飞行。这种感觉非常令人困扰。我没有办法摆脱它，因此产生了极深的焦虑。

仔细地听了这些细节之后，唐望的结论是，我正承受着失去灵魂的痛苦。我告诉他，自从上次抽了蘑菇之后，我就一直有这些幻觉。他坚持这是新的现象。他说，原先我只是因为恐惧而“梦到了无意义的事物”，但是现在我真的中邪了，证据是飞机的噪声可以把我带走。他说，通常一条小溪或小河的声音能够困住一个失去灵魂的人，把他带向死亡。接着，他要我把经历幻觉之前的所有活动都描述给他听。我列出了能记得的所有活动。他从我的报告中推断出使我失去灵魂的地方。

唐望似乎非常忧心，这是很少见的，因此使我更担忧。他说他还不能确定是谁捕捉了我的灵魂，但不论是谁，无疑是要杀害我，或使我生重病。然后他开始说明一种“战斗姿势”的详细指示，这是一种特定的身体姿势，是我在我的好位置上时必须采取的姿势。

我问他这是干什么、我要与之战斗的是谁。他说他必须离开这里，看看是谁把我的灵魂抓走了、有没有可能再找回来。与此同时，我必须留在我的位置上，直到他回来。他说这个战斗姿势是一种预防措施，以防他不在时有什么事发生，如果我被攻击，就必须采取这个姿势；面对攻击者，拍击我右侧的小腿和大腿，左脚踩踏地面，像是一种舞蹈。

他警告我，这个姿势只有在极危险时才可使用，若是眼前没有危险，双腿盘坐在我的位置上就可以了。他说，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我还有最后的防御手段——朝敌人抛掷一个东西。他说，通常抛掷的是一个力量之物，但是由于我没有任何力量之物，我必须使用任何能放在右手掌心的小石头，一块我可以用右手拇指按在掌心的石头。他说这个技巧只有在会失去生命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抛掷石头时必须发出战斗的吼叫，这个吼叫能够把石头导向目标。他特别强调要我小心注意，除非在“非常严重的紧急状况下”，否则不可随意地吼叫。

我问他所谓的严重的紧急状况是指什么。他说战斗的吼叫能够使用一辈子，因此从一开始就必须做得正确。唯一正确的开始方式是，抑制住你的自然恐惧及焦急，直到你完全充满力量，然后吼叫才会具有方向及力量。他说这就是发出吼叫所需要的紧急状况。

我请他解释在吼叫之前会充满身体的力量。他说那是一种从人所站的地上贯穿全身的力量；说得正确一点，是一种发自好位置的力量，把你的吼叫推出来。如果这种力量控制得当，战斗吼叫就会十全十美。

我又问他，他是否认为我会遭遇到什么。他说他一点也不知道，还戏剧化地告诫我，必要的话，我要尽可能待在我的位置上，因为那是我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唯一的保护手段。

我感到害怕，要求他说得更详细一点。他说他只知道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移动，不能进入屋内或树丛里。最重要的是，他说，我不能说出一个字，甚至对他都不行。他说，如果我太害怕了，可以唱我的麦斯卡力陀之歌，又说，我已经对这些事情知道很多了，不必像小孩子那样被警告要把事情做对。

他的训诫使我深深地感到焦虑。我确信他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我问他为什么建议我唱麦斯卡力陀之歌，以及他认为什么会吓唬我。他笑着说我可能会怕得不敢一个人留下来。他走进屋子里，把门关起来。我看看表，晚上七点。我静静地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唐望的房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一切都静悄悄的。风很大。我想要冲到车里把风衣拿下来，但是我不敢违背唐望的告诫。我不困，只是很累，但冷风使我无法休息。

四个小时后，我听到唐望在屋子附近走动。我想他也许从后门出去到树丛里上厕所。然后他大声叫我："嘿！孩子！嘿！孩子！我要你过来。"

我差点站起来走过去。那是他的声音，但不是他的腔调，或他平常使用的语句。唐望从来没有叫我"嘿！孩子！"，因此我留在原地。一阵寒栗冲上我的背脊。他又以相同的或类似的句子叫我。

我听见他在屋后走动，他踢到一堆木柴，好像并不知道那堆木柴在那里。然后他走到前院，坐在门边，背靠着墙。他似乎要比平常沉重，动作并不慢，也不笨拙，只是沉重一点。他扑坐在地上，而不是像平时那样敏捷地滑坐下来，况且，那不是他的位置，唐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坐到别的地方。

然后他又跟我说话了。他问我为什么在他需要我的时候不肯过去。他的声音很大。我不想看他，但忍不住要观察他。他开始轻轻地摆动身体。我改变我的姿势，采取他教我的战斗姿势，转身面对他。我的肌肉僵硬而奇怪地紧张起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使我采取战斗姿势，也许是因为我相信唐望故意要吓我，让我觉得眼前这个人不是他本人。他似乎是非常小心地做出平常不习惯的动作，使我产生怀疑。我很害怕，但是我觉得自己仍然掌握着情况，因为我还能够盘算、分析整个局势。

这时候唐望站起来，动作十分陌生，他把双手伸到身体前，把自己拉起来，先抬起背部，然后抓着门直立起上半身。我惊讶地发现我对他平常的动作是那么熟悉，而他让我看到一个行动不像唐望的唐望，这种感觉实在是可怕。

他朝我走了两步，用双手撑着背部，好像试着保持直立，或者他背痛，呻吟，喘着气，鼻子则好像被塞住了。他说他要把我带走，命令我站起来跟他走。他朝屋子西侧走去。我转身面对他。他转向我。我没有

离开我的位置，打死我也不肯。

他吼道："嘿！孩子！我叫你跟我走。如果你不来，我就把你拖走！"

他朝我走来。我开始拍击我的小腿和大腿，急忙跳起舞来。他走到我前面院子的边缘，几乎要碰到我了。我疯狂地准备采取抛掷东西的步骤，但是他改变方向，从我身边离开，朝我左边的树丛走去。当他走开时，他突然转身，但是我还是面对着他。

他从我视线之中消失了。我又维持了一会儿战斗姿势，但是既然看不到他了，我就又盘腿坐下，背靠着石头。这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想要跑走，但是这个想法使我更害怕。我想，如果在我跑向车子的途中被他抓到的话，我的死活就真的操在他手中了。我开始唱起我所知道的培药特之歌，却觉得这些歌在这里没有用，但是它们使我感到舒服。我于是唱了又唱。

清晨两点四十五分，我听见屋中传出声音，我立刻改变姿势，门被撞开，唐望踉跄地冲了出来。他喘着气，握着喉咙，跪在我面前呻吟着。他以尖锐的哀求声要我过去帮助他，然后又大吼着命令我过去。他的喉咙发出怪声，求我过去帮助他，因为他被什么东西呛到了。他在地上手脚并用地爬过来，大概到了四英尺之外，他朝我伸出手说："过来！"然后站起来。他的手伸向我，似乎准备要抓我。我的左脚在地上踏起来，并且用力拍击我的小腿和大腿。我快吓死了。

他停下来，走到屋子旁边，进入树丛。我转过身子面对他，然后又坐下来，我不想再唱歌了。我的力气似乎耗尽了，整个身子都在痛，全身肌肉僵硬，痛苦地收缩着。我不知道该想什么，不知道该不该对唐望生气。我想突击他，但是我知道他会把我砍倒，像捏一只小虫一样。我真想哭，感到了极深的绝望，想到唐望如此不择手段地吓我，我更想哭。我实在找不出他如此假戏真做的理由；他的动作是如此逼真，我被弄糊涂了。好像不是他在模仿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女人在模仿唐望。我的感觉是，他努力学着唐望深思熟虑的举止行为，但是表现得太沉重了，没有唐望的敏捷。不论在我面前的是谁，我所看到的是，一个较年轻的沉重的女人试着模仿一个敏捷老头子的缓慢动作。

这些想法使我惊恐万分。一只蟋蟀开始大声叫起来，很接近我。我注意到它音调的丰富，我想象它有着男中音的歌喉。叫声渐渐弱下去。

突然，我身体颤动了一下，我采取了战斗姿势，面对着蟋蟀叫声传来的方向。那个声音想把我带走；在我明白那只是蟋蟀叫声之前，它已经困住了我。声音又接近了，变得非常响。我开始高声唱我的培药特之歌，越来越高。突然，蟋蟀叫声停止了，我立刻坐下来，仍继续唱下去。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个人影从蟋蟀叫声相反的方向朝我跑来。我疯狂地用手拍腿，拼命踏着地。那个人影迅速地跑过去，几乎碰到了我，看起来像只狗。我体验到了无限的恐惧，变得麻木了。我记不得其他任何的感觉与思想。

早晨的露水令人清爽。我感到好了一点。不管发生什么现象，现在似乎都停止了。在五点四十八分时，唐望安静地打开门，走出来。他伸伸腰，打哈欠，瞄瞄我，朝我靠近两步，仍然在打哈欠。我看到他的眼睛正从半合的眼皮下注视我。我跳了起来，那时候我知道了，不论在我面前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绝对不是唐望。

我从地上捡起一颗小而尖锐的石头，就握在我右手里，我没有看它，只是用我的拇指把它压在我的手掌上。我采取唐望教我的姿势。在几秒钟之内，我就感觉到一股奇异的活力充满我全身。然后我吼叫出来，把石头掷向他。我觉得那是很不得了的一声吼叫。那时候我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我感到叫声有惊人的效力，它既尖锐又长，事实上也引导我的目标。面前的那个人发出惨叫，摇摇晃晃地走到房子旁边，消失在树丛里。

我过了好几个小时才镇静下来。我再也坐不住了，不停地在原地跑步。我必须用嘴呼吸，才能感受到足够的空气。

上午十一点时，唐望又出来了。我准备跳起来，但那是他的动作啊！他径直地走到他的位置，以平时熟悉的方式坐下来。他看着我微笑。是唐望！我走向他，不但没有生气，还吻吻他的手。当时我真的相信他并没有假戏真做好制造戏剧效果，而是有人假扮了他来伤害我，或杀掉我。

我们先开始推测那个把我灵魂偷走的嫌疑女子的身份。然后唐望叫我告诉他我经验的每一个细节。

我很审慎地把整件事叙述给他听。他从头笑到尾，好像这是一个笑话。当我说完时，他说：“你做得不错，替你的灵魂打了一场胜仗。但是这个问题比我原先所想的还要严重，昨天晚上你的生命一文不值。很

幸运的是，你过去学了点东西。如果没有那一点训练的话，你现在已经一命呜呼了，因为不管你昨晚看到的是谁，都是来要你的命的。”

“她怎么可能扮成你的模样呢，唐望？”

“很简单，她是个地阿布罗，还有一个在另一边世界的好帮手。但是她的假扮并不到家，所以你看穿了她的诡计。”

“那个在另一边世界的帮手是不是同盟？”

“不，帮手是地阿布罗的助手。帮手是生存在另一边世界的精灵，帮助地阿布罗造成疾病和痛苦，甚至杀人。”

“地阿布罗也能拥有同盟吗，唐望？”

“有同盟的正是地阿布罗，但在地阿布罗能驯服一个同盟之前，通常有一个帮手来帮助他做事。”

“那个模仿你的女人呢，唐望？她只有帮手，没有同盟吗？”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同盟。有些人不喜欢同盟的力量，宁愿要帮手。驯服同盟是艰辛的工作，但得到另一边的帮手则简单多了。”

“你认为我能得到一个帮手吗？”

“要知道这个，你必须再多学一点。我们要再次开始学，就像第一天，你跑来要我告诉你关于麦斯卡力陀的事，而我不能，因为你不会了解。另外一边是地阿布罗的世界。我想，最好的方式还是把我自己的感觉告诉你，就像我的恩人告诉我他的感觉一样。他是个地阿布罗及战士；他的生命倾向于世界强横凶暴的一边。但是我两者都不是，这是我的天性。你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我的世界。若要把我恩人的世界给你看，我只能带你到门口，你得自己下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单独去学习。我必须承认我犯了一个错误。我现在可以看出来，以我自己的方式开始要好得多，这样就很容易了解其中的差别是多么简单，又多么深奥。一边是地阿布罗就是地阿布罗、战士就是战士的世界；另一边，一个走上生命道路的人就是一切。今天我既不是一个战士，也不是一个地阿布罗。对我而言，唯一的旅程，是走在一条有心的道路上——任一有心的道路上，我走着，而唯一值得接受的挑战是，走完它的全程。于是我走着，

欣赏着，寻找着，屏息以待。”

他停下来，脸上出现特别的凝思；他似乎异常地严肃。我不知道该问什么或说什么。他继续说：“需要特别学习的是如何到达不同世界之间的裂缝，以及如何进入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裂缝，在地阿布罗及人类世界之间有一个重叠的地方，裂缝就在那里，它像石中的一扇门，打开又关起来。要抵达那里，一个人必须运用他的意志。我应该说，他必须为这个目标培养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欲望，一种一心一意的奉献，他必须不依靠任何力量或任何人的帮助。这个人必须自己去沉思，祈求那一刻的来临，在那一刻，他的身体准备好承受那趟旅行。那一刻来临的征兆是，四肢不止地颤抖，剧烈地呕吐。那人通常会夜不成眠，不饮不食，日渐衰弱。当这种痉挛无法阻止这个准备要走的人时，世界之间的裂缝就会在他眼前出现，像是一扇巨大的门、一个开开合合的裂缝。当裂缝打开时，那个人必须滑进去。在边界的另一边很难看清楚事物。风很大，飞沙走石似的，风四处刮着。这时候那个人必须朝任何方向走去。这段旅程是短是长，就要看他的意志力了。一个意志力坚强的人，旅程就短：一个没有主见、软弱的人，旅程就漫长而危险。经过这次旅程，那个人将抵达一块高地，他可以清楚辨认这块高地的一些特征。那是高于地面的一块平地，可以由风势辨认。那里的风更猛烈，到处怒吼着。高地之上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那里有一层东西隔着两个世界；死去的人可以无声无息地穿过它，但是我们必须以尖叫来穿破它。”

“风会越来越强，在高地上刮着难以驾驭的狂风。当风变得非常强大时，那个人仍要不为所动，以抵抗风势。他只需风轻轻地一推就好，那人必须四处漫游。若是运气好，他会在附近找到一个帮手——离入口不远之处。那人必须请他帮忙，亲口请求那帮手教他成为一个地阿布罗。帮手若是同意，就会当场杀死那个人，当他死了后，帮手才开始教他。等你自己走上这趟旅程时，看看你的运气，你可能会找到一个伟大的地阿布罗帮手愿意杀死你来教你。但是大多数时候，一个人只会碰上较差的巫鲁荷，没有什么可教的。但是不管是你还是他们，都没有拒绝的权利。你最好能找到一个男帮手，免得成为女地阿布罗的猎物，她会用难以置信的方法使你受苦；女人总是如此。但这完全要看运气了，除非你的恩人本身是个伟大的地阿布罗，这样他在另一个世界就会有很多的帮手，可以指示你去见某一个特别的帮手。我的恩人就是这样的人，他指使我去见他的精灵帮手。等你回来后，你就不会是同样的人。你必须时常回去见你的帮手，也要漫游到越来越远的地方，直到有一天你走

得太远，回不来为止。有时候一个地阿布罗会捉住一个灵魂，把它从入口拉进去，交给他的帮手看管，直到他夺去那个人的所有意志力。在其他的情况下，拿你来说，灵魂是属于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地阿布罗会把灵魂保管在他的袋子里，因为很难用其他方式携带。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你一样，一场战斗便可解决问题——在战斗中，地阿布罗不是全盘胜利，就是全军覆没。这次她失败了，必须释放你的灵魂；如果她赢了，就会把你的灵魂交给她的帮手看管。”

“但是我是怎么打赢的呢？”

“你没有离开你的位置，要是你移开一英寸，你就完蛋了。她选择我不在的时候来攻击，手法不错。她会失败，是因为没有估算到你的天性，你是凶暴的！也因为你没有离开位置，所以你不会受到伤害。”

“如果我移动了，她会怎么杀死我呢？”

“她会像闪电一样打击你。但最重要的是，她会留住你的灵魂，你就会萎靡而亡。”

“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呢，唐望？”

“不会发生什么事，你赢回了你的灵魂。那是一场精彩的战斗。你昨天晚上学到了很多事情。”

之后我们开始寻找我掷的那块石头。他说，如果能找到的话，就能绝对确定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们找了将近三个小时。我觉得自己能认出它来，但做不到。

当天黄昏时分，唐望带我到他屋子附近的山中。在那里他告诉我关于战斗步骤详细而冗长的指示。在重复练习这些指定步骤时，我发现自己落单了。他要我跑上一道山坡，我喘着气，满身大汗，但感到寒冷。我叫了唐望好几次，我开始体验到奇异的担忧。我听见树丛里一阵窸窣声，好像有人朝我接近。我注意倾听着，噪声停止了，然后又出现，越来越大声，离我越来越近。这时我想到昨晚发生的事可能要重演了。在几秒钟内，我的恐惧到达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树丛里的声音更近，我的力气都消失了。我想要尖叫或哭泣，跑开或晕倒，我的双膝发软，倒在地上呻吟起来，我甚至无法闭上眼睛。在这之后，我只记得唐望生了一堆火，按摩我的手臂和双脚紧绷的肌肉。

有好几个小时，我处于一种极失常的状态。之后，唐望说，我那过度的反应是常有的现象。我说我无法合乎逻辑地解释是什么使我惊恐。他回答说，我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是害怕失去我的灵魂，对于没有坚强意念的人而言，这种恐惧是常见的。

那次经验是唐望最后的教诲。从那次以后，我就忍住不再请他教导我了。虽然唐望并没有改变他对我的恩人态度，但我相信我已经在智者的第一个敌人面前屈服了。

第二部分　结构分析

我从本书第一部分所呈现的非同寻常现实状态中的资料架构出一个结构体系，目的是要显示在唐望的教诲中所包含的一致性与引导力。

以下的结构体系，是从本书第一部分所呈现的非寻常现实状态的资料中所架构出来的，目的是要显示在唐望的教诲中所包含的一致性与引导力。这个结构是由四个主要单元所组成：

1.智者。

2.智者拥有一个同盟。

3.同盟的规矩。

4.同盟的规矩可由特殊的共识来印证。[13]

这四个单元本身则由一些附属的观念组成，所以这整个结构体系包含了我在门徒训练中所接受的具有意义的观念，直到我中止训练为止。就某种意义来看，这些单元代表着连续层次的分析，每一层分析都会修正前一层次的分析。

因为这个观念结构完全依赖各单元的意义，以下的澄清在此时似乎有其必要性：在本书中，所谓的意义是根据我的了解所设立的。在书中所呈现的唐望的知识观念组合并不是他的话的完全翻版。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来忠实呈现这些观念，但是由于我试图对其加以分类，它们的意义便受到了影响。不过这个结构体系的四个主要单元的安排是逻辑下的产物，似乎没有受到我的外来分类系统的影响，但是关于每个主要单元的附属组成观念，则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个人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外来的分类项目，才能使现象得以了解。如果在此处需要达到如此的目的，则必须来回兼顾老师所使用的意义与分类体系，以及学生门徒所使用的意义与分类手段。[电子shu 分享V信shufoufou]

1　操作上的秩序

第一单元　智者

在接受门徒训练的早期，唐望就表示，他的教诲目标是“教人如何成为一个智者”。我用这句话作为出发点。很显然，成为智者是一种操作性的目的，而且，唐望有系统的教诲中的每一部分，都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设立的。我在此的推论是，由于“智者”是一种操作性目标，那么要了解操作的秩序，就必须先了解其目标：智者。

在建立“智者”为第一个结构单元后，我有把握地安排以下七个观念为其组成分子：

（1）成为智者需要学习。
（2）智者拥有坚定不移的意愿。
（3）智者拥有清明的心智。
（4）成为智者需要艰辛的努力。
（5）智者是一个战士。
（6）成为智者是永无止境的过程。
（7）智者拥有一个同盟。

这七个观念称得上贯穿唐望教诲的主题，决定唐望整个知识的特性。由于他的教诲的操作性目标是造就一个智者，因此他所教导的一切都包含这七个主题的特征。这七个主题所架构的“智者”观念，是一种处世的方式，一种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训练之后的行为态度。然而，“智者”不是行为的指引，而是一系列的原则，根据知识的不寻常情况所发展出来的。

这七个观念分别由一些附属的观念构成，涵盖不同的范围。

从唐望的论点来看，我们有可能把智者假设为一个地阿布罗，也就是一个黑巫士。他说他的老师是一个黑巫士，他自己过去也是，但是他已经不再从事这方面的巫术。由于他的教诲目标是教人成为一个智者，他的知识中也包含着成为地阿布罗的做法，因此智者与地阿布罗之间也许有某种关联。虽然唐望从未混合使用这两个词语，但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使智者的七个观念及其附属观念在理论上可以概括在成为地

阿布罗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所有情况。

成为智者需要学习

第一个主题很清楚地表示，学习是成为智者的唯一途径，也就是刻意努力以达成目标的一种行动。成为智者是一种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如获圣宠或超自然力量所赐予的速成现象。学习才能成为智者，这个值得赞许的特性，使成为智者的学习成为一种可被教导的系统。

第一主题有三个附属观念：

①要成为智者并没有明显的条件。

②成为智者有些隐藏的条件。

③谁能学习成为智者，是由一种非人性的力量所决定的。

看起来对于谁有资格或没有资格学习成为智者并没有明显的必要条件。理想情况下，谁愿意学习成为智者，都可以接受这个挑战。但是，实际上，如此的情况并不常发生，唐望身为老师，都是由他来挑选他的门徒。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老师选择门徒时，会根据某种隐藏性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的本质从未被正式讨论过。唐望只是表示，在挑选未来的门徒时，有些线索要加以考虑。他所指的线索，应该是关于门徒候选人是否具有某种特定的性格，唐望称之为“坚定不移的意愿”。

不管如何，谁能学习成为智者这一最后决定是由一种非人性的力量所决定的。唐望熟悉这种力量，但这种力量是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外。这种以非人性的力量挑出适合人选的方式是，当事者表现出某种惊人的行为、完成某种事迹，或在当事者周围发生许多奇异的现象。因此，明显条件的缺乏与隐藏条件的存在，两者之间并无任何冲突。

在这种方式下挑出来的人，就成为一个门徒。唐望称为“被选中的”（Escogido），但是成为一个“被选中的”所具有的意义远超过只是门徒。由力量所决定的“被选中的”已经不被视为一般的凡夫俗子，他被看成具有最基础的些许力量，可以被使用在学习上。

但学习是无止境的追寻过程，做下最初决定的那种力量，在过程中也要决定那个“被选中的人”是否能继续学习或已经被打败了。这些决定会以征兆的形式显现，而且会发生在学习中的任何时间。就此看来，在门徒身上发生的任何奇特情况，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征兆。

智者拥有坚定不移的意愿

智者需要坚定不移的意愿，这个概念指的是意志力的作用。坚定不移的意愿就是具有意志力来执行必要的步骤，使自己时时刻刻都遵循知识所设立的规矩。智者需要坚定的意愿，才能够在遵循知识范围时忍得住这种行动所具有的强制本质。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做法都具有一种强制的本质，而这种本质的不可通融与事先的设定，对任何人而言，无疑都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最基础的些许意愿被视为准门徒唯一必须具备的隐藏条件。

坚定不移的意愿是由以下附属观念所组成：

①简约。

②明确的判断力。

③缺少变更的自由。

智者需要简约，因为智者大部分的强制性做法是用来处理日常生活之外的事件或情况，或者是他们所不熟悉的活动；面对此种情况的人，在采取任何行动时都需要极大的努力，因此对于与这些事件预先决定的特殊情况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活动，都必须简省地处理，才能够有多余的力量。

由于智者的一切行动都是预定与强制的，他必须具备明确的判断力。这不是指常识性的判断，而是对于行动周遭情况所需要的评估能力。在行动的特定时刻，把所有的教诲都理性化地纳入掌握之中，如此便会产生评估判断的准则。因此，这种准则会随着学习的增加而改变，但仍带着一种确信，相信任何必须实行的强制性行动都是在特定情况中最适当的选择。

因为一切行动都是预定与强制性的，实行时便缺少了变更的自由。

唐望知识的传授系统是如此地完整，几乎不可能施以任何改变。

智者拥有清明的心智

清明的心智能提供一种方向感。智者的一切行动都是事先决定的，这意味着门徒对知识的学习也是事先决定的；因此，清明的心智只是提供一种方向感。在学习过程中，这种方向感透过以下附属观念加以不断确立：

①寻找一条途径的自由。

②具有特定目标的知识。

③保持流畅、灵活。

智者相信，一个人拥有寻找一条适合途径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与“缺少变更的自由”相冲突；这两个观念并不矛盾，也不会互相干扰。寻找途径的自由，是指在许多同样有效、可行的可能性中加以选择的自由。决定某一种可能性比另一种可能性优越的标准基于个人的偏好。事实上，选择途径的自由是以表达个人的偏好来建立方向感。

另一种建立方向感的关键是把知识学习过程中的一切行动都赋予特定的目标。因此智者需要清明的心智，才能把他自己行动的特定理由与一切行动的特定目标互相配合。对于一切行动特定目标的了解，正是用来判断所需行动周遭情况的准则。

关于清明心智的另一观念是智者为了能强化他在强制性做法上的表现，必须能够聚集教诲中所有能使用的资源。这就是保持流畅与灵活。这种观念使人具有可塑性，善于应变，因而产生方向感，若不是这种“智者必须保持流畅”的观念，智者一切行动的强制本质会使人感觉僵硬与贫乏。

成为智者需要艰辛的努力

智者在学习过程中，必须发展出一种最强韧的耐力，唐望说成为智者需要艰辛的努力。艰辛的努力代表以下的能力：

①能表现戏剧化的努力。

②能具有效率。

③能面对挑战。

在智者的历程中，戏剧化无疑是一项极显著的特征，而在面对特殊情况时，需要特殊的努力，也就是说，智者需要戏剧化的努力。以唐望的行为为例子，乍看之下，他的戏剧化努力似乎只是他个人意识形态上对于夸张表现的偏好，但是他的戏剧化努力绝不仅是做戏，而是一种深沉的信仰状态。他以戏剧化的努力表现一种行动上的最终性，于是他的行动都是以死亡作为主角的舞台表演。由于智者所面对的事物本质上所具有的危险性，死亡成为非常真实的可能；因此戏剧化的努力，是基于死亡是永恒参与者的信念，绝不是夸张的表现。

努力不仅需要戏剧化，也必须有效率。努力必须有适当的管道。迫在眉睫的死亡观念，不仅是为了戏剧化的强调，也相信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生存所作的奋斗，相信如果没有付出有效的努力，灭绝是必然的结果。

努力也需要有面对挑战的观念，也就是接受考验以证明自己是否能在知识的艰苦领域中依然执行适当的行动。

智者是一个战士

智者的生存是一场无止境的战斗，智者是一个战士，过着战士般的生活，使他能得到情绪上的稳定。一个面对战争的人——战士的观念，包括四个附属观念：

①智者必须尊重一切。

②智者必须心怀恐惧。

③智者必须完全地清醒。

④智者必须有自信。

因此，成为战士，是一种强调个人成就的自律；但是其中个人的利益、兴趣被降到最低限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中，个人兴趣和所有预定强制性行为中的艰苦是完全抵触的。

智者身为战士，必须对他所应对的一切事物保持尊敬的态度；他必须对一切与知识有关的事物给予最深沉的敬意，才能使事物产生意义。尊敬事物的态度等于在面对未知时使用我们内在隐藏的资源。

如果根据这个观念发展下去，尊敬也就很合理地延伸到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就像未知本身一样神秘。尊敬是如此令人清醒的一种感觉，使“门徒训练”这件看似荒谬的事情变成一种非常合理的选择。

战士生活的另一个必要项目是去体验并小心地评估恐惧感。正确的观念是，尽管有无限的恐惧，也要坚持进行必要的行动。恐惧必须被克服，在战士的生命中，在某一个时刻，恐惧会被消除殆尽，但是一个人必须先觉察到自己的恐惧，并充分地评估这种感觉。唐望强调，只有面对恐惧，才能克服它。

身为战士，智者也必须是完全清醒的。一个面对战争的人必须时时保持警觉，才能辨认出有关意识的两个必要做法：对意愿的觉察；对预期变化的觉察。

对意愿的觉察，是在认知强制性做法与自己本身行为的特定目标之间的相关因素。由于一切强制性的做法都有特定的目标，智者必须完全地清醒；也就是说，他必须能够时时把自己行动的理由与所有强制性做法的特定目标相配合。

智者能够觉察到上述的关系，也能够觉察出所有预期的变化。这种“对预期变化的觉察”指的是，一个人能确实地时时侦测出他个人行动的特定理由与一切行动的特定目标之间存在的重要变数。借由觉察预期的变化，一个人必须能感觉到最细微的改变。这种对于改变的刻意觉察，同时负责觉察及诠释征兆与其他非寻常事件。

关于战士行为的最后一个观念是对自信的需要，也就是说，确信一个人所采取行动的特定目标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缺乏自信，一个人就无法达成教诲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把知识转化为力量的能力。

成为智者是永无止境的过程

智者并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状态。从来没有任何保证一个人若是遵循预定的步骤就可以成为智者。这些步骤只是显示如何成为一个智者。成为智者是一个无法完全达成的目标，也是一种永无终止的过程，它包

括：

①智者是一种必须更新的追寻目标。

②智者不是永恒的。

③必须追随一条有心的道路。

成为智者这一追寻目标必须时常更新，这个观念很清楚地表达于知识之路上会遭遇到的四个象征性敌人：恐惧、明晰、力量、衰老。追寻目标的更新，意味着控制自己。一个真正的智者应该依序地对抗这四个敌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此他才能贯彻智者的追寻。但是，尽管诚实地更新目标，最后的胜算仍然不利于人；他最终会屈服于最后的象征性敌人。这就是人的非永恒性。

为了弥补人这种非永恒性的负面影响，产生了追随一条“有心的道路”的观念。有心的道路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强调人尽管只是暂时的存在，但仍必须坚持下去，选择最适合的方式，并完全认同所选择的方式，从中得到个人的满足与完整。

唐望把他的整个知识引申为一个比喻，对他而言，重要的是找到一条有心的道路，然后走上去。这意味着，能认同适合的选择对他便足够了。旅程本身就具有足够的意义；任何达到某种永恒状态的期望，都是在他的知识范围之外的。

第二单元　智者拥有一个同盟

智者拥有一个同盟，这个观念是智者七个附属观念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这是解释智者的观念中唯一不可或缺的。在唐望的分类中，智者有个同盟，平常人则没有。拥有一个同盟使智者不同于平常人。

唐望把同盟描述为一种“能使人超越身体界限的力量”，也就是说，同盟是一种能使人超越日常现实的力量。因此，拥有同盟就是拥有力量；智者得到了同盟，等于证明了教诲的操作性目标已经达成。由于这个目标是教人成为一个智者，而智者是有同盟的人，于是描述操作性目标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说这个目标也是教人如何得到一个同盟。智者在巫术哲学上的意义属于所有想亲身尝试的人，只要他能得到一个同盟。

我把智者七个观念的最后一个，当成第二主要结构单元，因为这在解释智者时是不可或缺的。

在唐望的教诲中，存在着两个同盟。第一个是透过一种曼陀罗植物——俗称为Jimson草，唐望用这种植物的西班牙名字来称呼这个同盟——魔鬼草（Yerba del diablo）。据他说，任何曼陀罗种的植物都包含这种同盟。但是每个巫士必须栽种一种属于自己的，不仅因为这植物是他的，也因为这样做，植物才会认同他。

唐望自己的植物是属于曼陀罗inoxia种；他使用两种不同的曼陀罗植物，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同盟是包含在一种蘑菇之中，属于Psilocybe种，也许是Psilocybe mexicana，这是暂时的命名，因为我无法得到实际的样本来化验、考证。

唐望称这个同盟为小烟（humito），表示这个同盟是一种烟雾，或是他用蘑菇混合制成的烟料。烟似乎被他当成同盟的真正容身处，但他也很清楚地表示，只有Psilocybe种的蘑菇才有同盟的力量；因此在采集时要特别小心，才不至于误摘生长在同一区域的十数种类似的品种。

同盟具有的意义包括以下的观念及附属观念：

（1）同盟是无形无状的。

（2）同盟可被知觉为一种特性。

（3）同盟是可被驯服的。

（4）同盟有一种规矩存在。

同盟是无形无状的

同盟被认为一种独立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实体，虽然同盟是独立的个体，却又被认为是无形无状的。我把“无形无状”视为“有特定形状”的反面，之所以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有其他与同盟类似的力量，是有固定形状的。同盟的无形无状是指它不具有任何特定或是些微可被辨认的形状，亦即同盟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法被看见的。

同盟可被知觉为一种特性

同盟除了是无形无状的，它还具有一种可被知觉的特性；也由于同盟是无形无状的，它的存在只能透过对巫士所产生的效果被注意到。唐望把这些效果中的一部分归类为神人同体（anthropomorphic）的特性。他指同盟具有人类的性格，因此个别的巫士可以根据同盟神人同体的特性，来选择最适合他个性的同盟。

在唐望的教诲中出现的两个同盟，根据唐望的表示，具有相反的特性。

唐望把包含在曼陀罗植物中的同盟归类为具有两种特性：它是女性化的，此外，它能提供极大量多余的力量。他认为这两种特性是十分不受欢迎的。他的看法十分肯定，但他也表示，他的价值判断只是个人的。

其中最重要的特性无疑是唐望所谓的女性特质。事实上，被称为女性化并不是指那同盟是女人的力量。女性的譬喻似乎只是被唐望用来描述同盟所具有的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效果；加上西班牙语对于那植物的称呼——Yerba，是属于阴性的名称，也有助于做这种女性的譬喻。不管如何，这个同盟女性化的力量属性被描述为具有以下的神人同体特性：

①这个同盟是有占有欲的。

②这个同盟是凶暴的。

③这个同盟是难以预料的。

④这个同盟具有不良的影响。

唐望相信这个同盟能够使追随它的人成为它的奴隶；他把这种能力解释为富有占有欲的特性，而给予女性的属性。同盟借赐予力量占有它的追随者，使他们产生依赖，并给予他们肉体上的强壮与健康。

这个同盟也被认为是暴力的。它的女性化暴力表现于：它会强迫追随者去从事极具破坏性的凶暴举动。这一特性使它最适合想从暴力中寻求个人力量的凶暴型人物。

另一个女性化特性是它的难以预料。对唐望而言，这表示它的效果从来不会保持稳定，而是会剧烈地改变，没有方法可以预测。这个同盟的不稳定要靠巫士极谨慎仔细的处理来平衡。任何由于错误或不慎处理而造成计划之外的不利改变，都可以被解释为这个同盟女性化的难以预料所导致的结果。

由于它的占有欲、暴力性以及难以预料，这个同盟被认为对它的追随者有不良的影响。唐望相信这个同盟会设法把它的女性化特质传送到跟随者身上，它的企图也往往会得逞。

但是，除了它的女性化特质之外，这个同盟还有另外一种可被知觉的特性：它会提供大量多余的力量。唐望非常强调这一点，他说，就一个慷慨的力量提供者而言，这个同盟是无可匹敌的，它有意地给予它的追随者肉体上的力量，一种壮了胆的感觉，以及能够表现惊人举动的身手。但是唐望的看法是，这种过分的力量是不必要的；至少对他而言，他已经不再需要这种多余的力量，尽管如此，他仍然把这个特性看成未来智者的资源之一，如果这个智者天生喜爱力量。

另一方面，唐望认为包含在Psilocybe mexicana蘑菇中的同盟拥有正面与有价值的特性：

①这个同盟是男性化的。

②这个同盟能提供极大的快乐。

他把这个同盟视为与曼陀罗植物的同盟完全相反。他认为它是男性化的，这种男性化正如另一个同盟的女性化，并不意味这是男人的力量，而是唐望把它的效果看成属于男性的行为方式。而在这里，西班牙语中humito的阳性属性也造就了这种譬喻。

唐望认为这个同盟属于男性的神人同体特性如下：

①这个同盟不情绪化。

②这个同盟很温和。

③这个同盟可以被预料。

④这个同盟有正面的影响。

唐望认为这个同盟不带情绪，他相信它很公正，绝不会对它的跟随者有过度的要求，绝不会使人成为它的奴隶，因为它不会轻易给予力量；反倒是，小烟对它的跟随者是严厉而公平的。

这个同盟不会使人产生暴力的行为，因此它很温和。它会使人感觉身体像是消失了，所以唐望认为它是平静温和的和平使者。

它又是可预测的。唐望说它对所有人的影响及持续性的经验都是稳定的；换句话说，它的效果不会改变，即使有所改变，也是极微小的，不须去注意。

由于这个同盟是不带情绪、温和、可预测的，它被认为对于追随者有正面的影响。小烟的男性化使追随者能够难得地达到一种情绪稳定的状态。唐望相信，在这个同盟的引导下，能使人得到心理上的平衡与安宁。

这个同盟的所有男性特质综合起来的效果，被认为是一种能给予极大快乐的能力。它还有另外一种可被知觉的特性，据说小烟能带走追随者的身体，使他们能实行近乎无肉体状态的特殊行动。唐望说这些特殊行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极快乐的境界。包含在蘑菇之中的同盟最适合喜爱静默沉思的人。

同盟是可被驯服的

同盟可被驯服，这个观念意味着同盟是一种可被使用的力量，唐望将其视为同盟天生的功能。巫士在驯服一个同盟后，就被认为拥有同盟的特殊力量，能够使用于个人的利益上。同盟可被驯服的特性与其他力量相反，其他力量虽与同盟相似，但不会被人所驯服。

使用同盟有两种方式：

①把同盟当成交通工具。

②把同盟当成助手。

把同盟当成交通工具，是指它能把巫士传送到一个非寻常现实之中。据我个人的了解，这两个同盟都可以当成交通工具，虽然两者各有

不同的效果。

曼陀罗植物中的同盟所具有的不良特性——尤其是它的难以预料，使它成为危险、不可靠的交通工具。若要不受它的不稳定所影响，只有靠仪式的保护，但仪式仍无法保证同盟的可靠性；巫士若要使用这个同盟作为交通工具，必须等待适当的征兆才能进行。

另一方面，包含在蘑菇中的同盟，由于它的良好特性，被认为是稳定而可靠的交通工具，因为它是可预料的，使用它的巫士不需要依靠任何事前的仪式。

同盟另一个可被使用的特性是它可以成为得力的助手。成为一个助手，帮巫士达成他希望达到的任一目标。

在它们的助手功能中，这两个同盟拥有不同而独特的特性。虽然学习渐深，这些特征也越复杂，但是大致上说来，在曼陀罗植物中的同盟被认为是个惊人的助手，因为它能给予大量多余的力量；然而，在蘑菇中的同盟被认为是更惊人的助手。唐望觉得它在帮助人的功能上是无可匹敌的，他将之视为这个同盟优良特性的一部分。

第三单元　同盟的规矩

在有关同盟的观念中，同盟拥有一套规矩，这个观念对于解释同盟是不可缺少的。由于这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性，我把这个观念当成整个结构主题的第三个主要单元。

唐望把同盟的规矩称为法则，是一种严格控制的观念，管制在处理同盟的过程中所必须执行的一切行为举止。这套规矩是由老师口头传述给门徒，理想的情况是透过他们之间持续的接触，不经变动地传承下去。这套规矩不仅是管束的条文，也是在驯服同盟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模式。

无疑地，在唐望把同盟定义为“使人能超越身体界限的力量”之后，许多事物都能符合这项定义。接受这定义的人会合理地假设：任何事物只要有这种功能，都可以算是同盟。合理地推论下去，甚至由饥饿、疲劳、疾病等所造成的生理状况也都算是同盟，因为这些状况也具有把人传送到非寻常现实的能力。但是同盟的规矩使这一切都失去意义，因为它是拥有规矩的力量；其他的可能性不能被考虑为同盟，因为它们没有

规矩。

同盟的规矩包含着以下的观念：

（1）同盟的规矩是不可违反的。

（2）同盟的规矩不会随时间而增加。

（3）同盟的规矩可在日常现实中被印证。

（4）同盟的规矩可在非寻常现实中被印证。

（5）同盟的规矩可由一种特殊的共识来印证。

同盟的规矩是不可违反的

构成同盟规矩的行动是达到教诲的操作性目标不可避免的步骤。这种强制性的本质使同盟规矩成为不可违反的。规矩的不可违反与效率的观念关系密切。智者戏剧化的努力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永不停止的战斗，唯有最有效率的行动才能够确保生存。个人的看法是不被允许的，规矩所订立的行动是求生存的唯一选择，因此规矩不可违反，它要求完全的遵从。

然而，对规矩的遵从并不是绝对的。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记录了一次经验，其中规矩的不可违反性被取消了。唐望的解释是，这项例外是同盟直接干预的结果，算是一个特别的恩惠。在这次事件中，我在处理曼陀罗植物的同盟时犯了不经心的错误，违反了规矩。唐望对这次事件的看法是，同盟能够直接干预并阻止在违反规矩后通常会发生的危险甚至致命的影响。如此的弹性是由于同盟与追随者之间拥有深厚的关系所致。

同盟的规矩不会随时间而增加

这里的假设是，所有控制同盟的方法都已经被设想到了。理论上，这套规矩不会再增加，也不可能被更改。这种无法增加的本质与效率的观念关系密切。由于同盟规矩设下了求生存唯一的有效途径，任何改变它或更新它的企图都是致命的。一个人只能在老师的教导下，或经由同盟本身的特别引导，去学习同盟的规矩。同盟的引导被认为是一种直接

得来的知识，而不是规矩增加的部分。

同盟的规矩可在日常现实中被印证

规矩的证实是指行动上对规矩正确性的证明，以一种实验的态度实际地测试。因为同盟的规矩应用于日常现实与非寻常现实的状况，它的印证也必须发生在这两种状态中。

在日常现实中，同盟规矩所应用的状况通常是极不平常的状况，但它仍会在日常现实中被印证。为了这个原因，我曾考虑这部分的规矩超出此处分析的范围，应该另开专题来研究。这部分的规矩主要是关于力量植物的辨识、采集、混合及准备的步骤，还有其他关于力量植物使用上的细节。

同盟的规矩可在非寻常现实中被印证

在非寻常现实中，同盟的规矩也可由与在日常现实中相同的实验态度来印证。这种实际证明的观念包含两方面：

①与同盟的会见，我称此为非寻常现实状态。

②同盟规矩的特定目标。

非寻常现实状态——包含同盟的两种植物会造成一种奇特的知觉状态，唐望将此归类为与同盟的会见。他特别强调这种状态的重要性，说，一个人必须尽可能多次会见同盟，才能实际地了解同盟的规矩。其中的假设是，同盟的规矩被证实的程度与会见的次数成正比。

会见同盟的特定方法自然是与使用包含同盟的植物有关。尽管如此，唐望表示在学习过程更深的阶段不使用植物也能达成会见，也就是说，可以靠意志力来达成。

我把与同盟的会见称为非寻常现实状态。我选择“非寻常现实”这个词，是因为它符合唐望的说法，如此的会见是发生在现实之中的，这现实只是与日常现实稍有不同。因此，非寻常现实的特征应该可以被所有人用相同的言语来表述。唐望从未用确定的方式来表述这些特征，但他的沉默似乎是基于一个信念——所有人都必须以个人的方式来追求知识。

以下非寻常现实的特征，是我从个人经验中归纳出来的。尽管它们是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是被唐望的教诲所支持并发展出来的，但是他实施教诲的态度仿佛意指这些特征天生就存在非寻常现实之中：

①非寻常现实是可被使用的。

②非寻常现实具有组成的元素。

第一个特征，非寻常现实是可被使用的，指的是非寻常现实可容许实际上的应用。唐望曾一再地强调，他的知识所追求的是实际的结果，这种追求适用于日常现实与非寻常现实两者。他表示，在他的知识中，有办法去应用非寻常现实，就像在日常现实中一样。根据这个说法，同盟所造成的状态是刻意被创造出来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唐望认为会见同盟的理由应该是去学习它们的秘密，而这个理由应该被当成严格的引导，以过滤掉其他在非寻常现实状态下可能产生的个人动机。

非寻常现实的第二个特征是它有组成元素。这些组成元素是一个人在非寻常现实状态似乎透过感官所知觉到的事物、行动以及事件。非寻常现实状态下的组成元素具有日常现实元素及日常梦境元素的特性，虽然它们完全不能混为一谈。

根据我个人的判断，非寻常现实的组成元素有三个特性：

①稳定性。

②单一性。

③缺乏日常的共识。

非寻常现实的组成元素具有稳定性，意味着它们能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类似日常现实的组成元素，不会像梦境般变形或消失。构成非寻常现实组成元素的所有细节，似乎都有一种惊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我能建立一种判断标准。在非寻常现实状态，一个人能够暂停下来，几乎无限期地去观察其任何的组成元素。这种判断标准使我能区分唐望的非寻常现实与其他类似的非寻常现实，后者是不符合这个判断标准的奇特知觉状态。

非寻常现实组成元素的第二个特征，单一性，指的是组成元素的所

有细节都是单一的个体；仿佛每个细节都独立于其他细节之外，或说每个细节都会单独出现。组成元素的单独性能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必要性，这是所有人都熟悉的：把所有单独的细节组合为一个真实完整的情境。唐望显然觉察到这是一种迫切的必要性，所以会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加以利用。

组成元素的第三个特性，是最戏剧性的——缺乏日常的共识。一个人是在完全孤独的状态下知觉到非寻常现实的组成元素，很像一个人在正常现实中面临陌生情境时的孤独，而不是梦境中的孤独。由于非寻常现实组成元素的稳定性，人似乎能无限期地观察它们，仿佛它们是日常现实的元素；然而，这两种现实组成元素之间的差别在于它们的日常共识程度。我所谓的日常共识，是指平常人们对于日常现实组成元素相互给予的无言的认同。至于非寻常现实的组成元素，日常共识则无法达成。就此来说，非寻常现实较接近梦境，而不是日常现实。不过，由于它们独特的稳定性及单一性，非寻常现实的组成元素有一种惊人的真实，所以用共识来证实它们的存在便成为必要的做法。

同盟规矩的特定目标——另一个关于同盟规矩在日常现实中印证的观念，是指同盟的规矩有特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使用同盟来达成实用的结果。在唐望的教诲中，规矩的学习是借由在日常及非寻常现实中的印证而达成的。然而，决定因素是在非寻常现实中对规矩的证实；而在非寻常现实中所知觉到的行动及组成元素，就是同盟规矩的特定目标。这个目标与同盟的力量有关，也就是说，控制同盟作为交通工具，然后成为助手。唐望把这种目标当成一个同时涵盖这两种做法的整体。

因为这个特定目标是关于同盟力量的控制，有个不可分割的项目，便是控制同盟的技巧。

控制同盟的技巧是在使用同盟力量时实际应用的步骤——实际的操作。“同盟可被使用”的观念使实际目标成为可行，而控制技巧就是使用同盟的步骤。

特定的目标与控制的技巧两者构成一个整体，巫士必须完全了解，才能够有效地指挥他的同盟。

唐望的教诲包括这两个同盟规矩具备的特定目标。我依照他的安排次序来描述这些目标。

第一个在非寻常现实中印证的特定目标，是实验曼陀罗植物的同盟。控制技巧是使用曼陀罗植物根部制成的汁液，喝下后会产生一种很浅的非寻常现实状态，唐望使用这种状态来考验我，看看身为准门徒的我是否能与这种植物的同盟建立关系。饮用汁液后会产生一种无名的肉体安适感，或者极为不适的感觉。唐望把这两种感觉当成征兆，来判断门徒是否与之建立了关系。

第二个特定目标是预知的能力，这也是曼陀罗植物同盟规矩的一部分。唐望把预知能力视为一种特殊的行动，他认为巫士会被同盟传送到非寻常现实的一个特定区域，巫士在那里可以预知他原来不可能知道的事物。

第二个特定目标的控制技巧，是一种食用与涂抹的步骤。饮用曼陀罗根部的汁液，然后将植物种子制成的糊膏涂抹在前额太阳穴的位置上。我使用“食用与涂抹”这两个词，因为食用也许要靠皮肤涂抹的帮助才能产生非寻常的现实状态，或者皮肤的涂抹要靠食用的帮助。

这项控制技巧需要使用到曼陀罗植物之外的元素，在这里是两只蜥蜴。它们是用来帮助巫士行动的工具，来到一种奇特的知觉领域，巫士可以听见它说话，看见它所说的事物。唐望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回答了预知的问题。

第三个关于曼陀罗植物同盟的特定目标，是另一种特殊的行动方式——身体的飞行。如唐望所解释的，使用这个同盟的巫士可以肉身飞越很远的距离；身体的飞行是指巫士能够穿越非寻常现实，然后再随意地回到日常现实中。

第三个特定目标的控制技巧，也是一种食用与涂抹的步骤。饮用曼陀罗植物根部的汁液后，用植物种子制成的糊膏涂在脚底、双腿内侧以及生殖器上。

第三个特定目标并没有被彻底地印证。唐望表示他没有透露控制技巧中的另一个项目，让巫士能在行动中得到方向感的技巧。

同盟规矩的第四个特定目标，是去实验Psilocybe蘑菇的同盟。这项实验并不是要去判断与同盟是否建立了关系，而是与同盟不可避免的首次接触。

第四个特定目标的控制技巧是使用一种混合烟料，用干蘑菇和其他五种植物的不同部分制成，这五种植物都不具有知觉转变性成分。规矩强调的是吸抽烟料的过程；老师使用“小烟”这个词来称呼其中的同盟。但我把这个过程称为“食用与吸烟”，因为是先食用再吸收烟气。由于蘑菇很柔软，干燥后会变成很细的粉末，因此很难点燃，便会被直接吸入嘴中食用。理论上，被吸食的蘑菇粉末要多于被燃烧吸抽的烟料。

蘑菇所产生的第一阶段非寻常现实状态，也就是唐望约略提及的第五个特定目标，是关于一种行动方式；靠着蘑菇同盟的帮助，巫士可以移动、进入及穿过无生命的物体或有生命的生物。整个控制技巧除了食用与抽烟之外，也许还包括催眠的暗示。唐望只是大概地讨论了第五个特定目标，没有再进一步证实，因此我无法正确评估。

在非寻常现实状态下印证的第六个特定目标，也是关于蘑菇的同盟，它具有使巫士身体消失的能力，也就是在身体消失的情况下采取另一种形态来达成移动。另一种可能是在身体消失后，移动穿越物体或生物的能力，如唐望大略提到的。

第六个特定目标的控制技巧，不仅包括食用与吸烟的步骤，根据各种迹象，也包括催眠的暗示。在进入非寻常现实的过滤阶段时，唐望曾进行过如此的暗示。他把这种类似催眠的过程称为他个人的引导做法，表示他当时并没有向我透露完整的控制技巧。

采取另一种形态，并不表示巫士能任意地选择任何想要的形态；相反，巫士要费尽毕生的训练才能达到预定的形态。唐望喜欢的预定形态是乌鸦，因此他在教诲中也强调这个形态。但是他很清楚地表示乌鸦是他个人的选择，除此以外，还有无数可选择的预定形态。

第四单元　同盟的规矩可由特殊的共识来印证

在同盟规矩的附属观念中，不可缺少的是，同盟的规矩可由特殊的共识来印证；其他所有的附属观念都不足以单独来解释同盟的规矩。

唐望很清楚地表示，同盟并不是被赐给巫士的，而是巫士要透过印证同盟规矩的步骤来学习控制同盟。整个学习步骤包括在非寻常现实及日常现实中印证同盟的规矩。但是唐望教诲的重点在于，以实际与实验的态度来印证同盟的规矩，把同盟规矩视为非寻常现实中的组成元素。但是这些组成元素无法得到一般共识，仿佛平常人无法认同它们的存

在，它们只是一种幻觉，如同在非寻常现实中，每个人都是单一的个体，由于这种孤独，他所知觉的一切纯粹是个人的产物。这种孤独及意识形态化使旁人无法对他的知觉产生一般共识。

在这里，唐望提出他的教诲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种特别的共识，可用于我在非寻常现实中知觉到的行动与元素，这些行动与元素被认为能印证同盟的规矩。在唐望的教诲中，特殊的共识是指对非寻常现实的组成元素给予无言的认同，由身为老师的他给予身为门徒的我。这种特殊的共识绝非欺骗或伪装，如同两个人在互相描述自己梦境时的做法。唐望提供的特殊共识是系统化的，需要对知识有全盘的了解。有了系统化的共识后，在非寻常现实中知觉到的行动与元素就成为可被共识的真实，在唐望的分类中，这表示同盟的规矩得到了印证。只有在特殊的共识成立下，同盟的规矩才具有意义；若是没有特殊共识，同盟的规矩将只是纯粹的个人概念。

由于同盟的规矩可由特殊的共识来印证，而这个观念对于解释同盟的规矩也是不可缺少的，我把这个观念当成此结构分析的第四项主要单元。这个单元基本上是属于两个人物之间的交互关系，由以下两者构成：

（1）恩人，或知识的引导者，亦即提供特殊共识的人。

（2）门徒，或接受特殊共识的对象。

操作性目标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这个单元。因此，特殊共识是以下过程所累积成的最高点；巫士具有一个使他不同于常人的特征——一个同盟。同盟是一种具有规矩的特殊力量。同盟的独特规矩必须在非寻常现实中借着特殊的共识加以证实。

恩人

没有恩人，就不可能印证同盟的规矩。为了提供特殊的共识，恩人要执行两项任务：

①准备特殊共识的背景。

②引导特殊的共识。

准备特殊共识的背景

恩人的首要任务是设立必要的背景，引出特殊的共识来证实同盟的规矩。身为我的老师，唐望让我进行以下的步骤：

①经验其他非寻常现实状态，这些状态与证实同盟规矩的非寻常现实状态有很大的不同。

②与他一起参与一些特殊的日常现实状态，似乎是他自己一手导演出来的。

③详细地回顾每一段经验。

唐望对特殊共识的准备工作包括对新的非寻常现实状态的组成元素以及特殊的日常现实状态的组成元素给予特殊的共识，加强对同盟规矩的印证。

唐望让我经验的其他不同非寻常现实状态，是经由食用一种仙人掌，Lophophora Williamsii，俗名是培药特。通常是把这种仙人掌的顶端割下来晒干，加以咀嚼食用，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食用新鲜的植物顶部。不过食用它并不是透过培药特来经验非寻常现实的唯一方式。唐望表示，在特殊状态下，会有自发的非寻常现实状态产生，他把这些状态归类为包含在植物中的力量的赠予。

由培药特所引发的非寻常现实有三个特征：

①这种状态被认为是由一种称为“麦斯卡力陀”（Mescalito）的实体造成的。

②麦斯卡力陀是可被使用的。

③麦斯卡力陀具有组成元素。

据说麦斯卡力陀是一种独特的力量，类似同盟，可以使人超越日常现实的界限，但是它与同盟有很大的不同。和同盟类似之处是，麦斯卡力陀也是被包含在特定的植物——培药特仙人掌之内。但是不像同盟只是被“包含”在植物中，麦斯卡力陀和包含它的植物是同样的东西；培药特仙人掌是相当被尊敬地对待的植物。唐望很肯定地相信，在特定的情

况下，例如对麦斯卡力陀极度地顺服，那光是接触到植物本身就足以引发非寻常现实状态。

但是麦斯卡力陀并没有规矩存在，因此它不是同盟，即使它能够使人超越日常现实的界限。由于不具规则性，不仅麦斯卡力陀无法像同盟一样被控制、使用，也使它成为一种极不同的力量。

由于不具规则性，麦斯卡力陀是开放给所有人的，不需要经历长时间的门徒训练或对控制技巧的掌握。又因为不需训练便可得到，麦斯卡力陀被当成一个保护者。身为保护者，意味着它可被所有人得到，但是它会和某些人合不来。根据唐望的说法，如此的现象是因为麦斯卡力陀具有“坚定不移的道德”，与某些人的问题性格产生抵触。

麦斯卡力陀也是一个老师，具有教导的功能。它是一个指导者，引导所谓的正确的行为。唐望观念中的正确行为似乎是基于适当性，而不是道德上的正确与否。他推崇以单纯化的行为模式达到效果的要求。唐望相信麦斯卡力陀教导的就是行为的单纯化。

麦斯卡力陀被认为是一种实体，因此它应该具有一定的形态，但通常不是固定或可预料的。这种特性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人对麦斯卡力陀有不同的知觉，而且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有不同的知觉。唐望表示麦斯卡力陀能化为人想象得到的任何形象。但是对于与他配合的人，在经过数年的学习之后，他就会采取一个不会改变的形象。

麦斯卡力陀造成的非寻常现实状态是可被使用的，与同盟没有两样。唯一的差别在于唐望所赋予的理由：我们所要寻求的是“麦斯卡力陀对于正确生活的教诲”。

麦斯卡力陀造成的非寻常现实也具有组成元素，在这里是和同盟的非寻常现实相同。它们的组成元素都是稳定、单一及缺乏共识的。

唐望为特殊共识准备背景的另一种步骤，是让我一起参与一些特殊的日常现实状态。所谓特殊的日常现实状态可以用日常生活的言语来描述，只是它的组成元素不可能得到一般共识。唐望为印证同盟规矩而准备特殊共识背景时，就是对特殊的日常现实状态组成元素给予特殊的共识。这些组成元素是日常生活中的元素，只不过它们的存在唯有透过唐望的特殊认同才能成立。这是我个人的假设，因为身为特殊日常现实状态的参与者，我相信，只有唐望，另一位参与者，才知道这些特殊日常

现实的组成元素是什么。

在我个人的判断中，这些特殊的日常现实状态是由唐望创造的，虽然他从来不承认。但他似乎是透过很巧妙的暗示技巧来引导我的行为。我称这种过程为“操纵性的暗示”，包含两方面：

①对于环境的暗示。

②对于行为的暗示。

在教诲的过程中，唐望使我经历了两次特殊日常现实状态[14]。也许他是透过对环境的暗示造成第一次的经验。唐望的理由是，我需要接受一项测验，好证明我有良好的意图，只有在对这特殊的日常现实给予特殊的共识后，他才同意开始教诲。“对环境的暗示”是指唐望透过微妙的暗示，隔离在他周围日常现实的组成元素，带我进入特殊的日常现实状态。在第一次经验中所隔离的组成元素是一种视觉上对色彩的特殊知觉，唐望对此亦给予了无言的认同。

第二次特殊的日常现实也许是由对行为的暗示造成的。唐望透过与我的密切交往，以及保持一贯的行为方式，成功地创造出一种他的形象，这个形象成为我可以辨认的基本模式。然后，他表现出与自己的形象无法配合的特定选择反应，扭曲了他可被辨认的基本模式。这种扭曲可能改变了基本模式的正常组成元素，成为一种新而不调和的形象模式，无法被日常的共识所认同；唐望身为这个特殊日常现实状态的共同参与者，是唯一知道那些组成元素是什么的人，因此对我而言，他是唯一能认同那些元素存在的人。

唐望也使第二次特殊日常现实状态成为一次测验，一次对于他的教诲的回应。这两次特殊日常现实状态似乎都代表学习上的转型阶段，或者说是转捩点。第二次经验也许代表我将进入新的学习阶段，老师与门徒之间将会有更直接的参与关系，好达成特殊共识。

唐望为了准备特殊共识背景所采用的第三种步骤，就是让我在每次经验非寻常现实与特殊日常现实之后做出详细的回顾报告，然后从我的报告中隔离出特定的单元，再加以强调。我所深信的假设是，非寻常现实的组成元素特性——稳定性、单一性以及缺乏共识——是天然具备的，不是唐望引导的结果。这个假设是根据我的观察，在经验第一次非寻常现象状态时的组成元素也具有同样的特性，当时唐望根本尚未开始

他的教导。假设这些特性是天然存在于非寻常现实的组成元素中，唐望的任务便是利用这些特性为基础，来引导由曼陀罗、蘑菇以及培药特所造成的非寻常现实状态。

唐望要我经验每次非寻常现实状态之后所做的回顾报告，是对经验极仔细的口头描述。这种回顾有两方面：

①对事件的回忆。

②对所知觉组成元素的描述。

对事件的回忆是关于我在经验中似乎知觉到的事物，也就是似乎发生的事，以及我似乎采取的行动。对所知觉组成元素的描述，是我对于似乎知觉到的组成元素的特定形态及细节上的报告。

从每次的回顾中，唐望会根据以下的步骤来选择特定的单元加以强调：

①对于我报告中的某些部分赋予重要性。

②否定我报告中的其余部分。

在不同的非寻常现实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就是唐望解说经验回顾的时候。

我把他选择特定单元的第一步骤称为“强调”，因为这需要强硬的论断去区分唐望认为我应该在非寻常现实中达到的目标和我自己所知觉的目标。“强调”也是唐望从我的叙述中隔离出一部分，然后把他的判断集中于这部分，强调其可能是正面的或负面的。正面的强调是指唐望对我所知觉的特定项目感到满意，因为它符合我应该在非寻常现实中达成的目标。负面的强调是指唐望对我所知觉的项目不满意，因为这不符合我的目标，或者他认为还不足够。尽管如此，他仍然会把他的论断集中于这部分的回顾上，好强调我的知觉的负面价值。

唐望采用的第二种选择步骤，是完全否定我报告中某些部分的重要性。我称之为“缺乏强调”，因为这是强调的反面，加以否定其重要性后，他似乎也完全消除了在此后的非寻常现实状态中我对这项组成元素的知觉。

引导特殊的共识

唐望身为老师的第二部分任务，是去引导每次非寻常现实状态及特殊日常现实状态的结果，好达成特殊的共识。唐望对于非寻常现实的外在层次与内在层次以及特殊现实的内在层次实施系统的控制，来引导其结果。

非寻常现实的外在层次是与其操作性的处理有关，包括进入非寻常现实的手段与步骤，可从三方面辨认：

①准备阶段。

②转型阶段。

③老师的督导。

准备阶段是在不同的非寻常现实状态之间的时间。唐望利用这段时间给予我直接的指示，发展他一般性的教诲。准备阶段对于非寻常现实状态的产生极为重要，因为它处于关键位置，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①非寻常现实状态之前。

②非寻常现实状态之后。

在非寻常现实状态之前的准备阶段是相当短的一段时间，最多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曼陀罗植物及蘑菇所造成的非寻常现实状态之前的准备阶段，是唐望戏剧化及有效率的直接指示，关于同盟规矩的特定目的，以及我在即将来临的非寻常现实中应该使用的控制技巧。在培药特仙人掌之前的准备阶段算是仪式时刻，因为麦斯卡力陀没有需要被指示的规矩。

另一方面，在非寻常现实状态之后的准备阶段，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通常会持续好几个月，好让唐望有时间讨论并说明在非寻常现实状态中所发生的事件。在使用培药特后的这个阶段尤其重要。由于麦斯卡力陀没有规矩，在非寻常现实中的追求目标就是去印证麦斯卡力陀的特性；唐望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会说明这些特性。

外在层次的第二方面是转型阶段，指的是由日常现实状态过渡到非

寻常现实状态，或反过来的过程。这两种现实状态在转型阶段会有所重叠；我用来区分非寻常现实状态与日常现实状态的标准是，非寻常现实状态的组成元素是模糊的，我从来都无法准确地知觉或回忆它们。

在时间的知觉上，转型阶段如果不是很突然地发生，就是很缓慢地形成。在曼陀罗植物上，日常与非寻常现实状态几乎是相连的，从一方转型到另一方发生得十分突然。最明显的部分是进入非寻常现实状态的过程；相对地，蘑菇的转型阶段则十分缓慢。从日常现实到非寻常现实的过程时间长久而可被知觉。我比较能觉察到它的发生，也许是因为我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总是十分担心。

由培药特仙人掌所产生的转型阶段似乎综合了以上两种特性。进入及退出非寻常现实状态的过程都十分明显。进入非寻常现实的过程很缓慢，我能完全觉察到它的发生；但是回到日常现实状态的转型阶段则十分突然，我能清楚觉察，但是比较无法注意到所有的细节。

外在层次的第三方面是老师的督导，或是身为门徒的我在非寻常现实状态中所能得到的实际帮助。我把老师的督导单独归为一类，因为在教诲的某个阶段，老师必须和他的门徒一起进入非寻常现实状态。

在由曼陀罗植物所造成的非寻常现实状态中，我只接收到最低限度的督导。唐望把强调放在预备阶段的步骤上，当我完成必要的步骤后，他就让我自己进行。

在由蘑菇所造成的非寻常现实状态中，老师督导的程度则完全不同。根据唐望的说法，门徒在这里需要最广泛的引导及帮助。在此对同盟规矩的印证，是采取另一种动物的形态，这似乎表示我必须对周遭环境的知觉进行很特别的调整。唐望在进入非寻常现实的转型阶段会用口头的命令与建议来达成必要的调整。他督导的另一方面，是在非寻常现实状态的初期，口头命令我在之后的日常现实状态中注意某些组成元素。他选择注意的项目显然是随意挑选的，重要的是完美地达成另一种动物的形态。督导的最后过程是使我回到日常现实中，这个步骤也需要唐望大量的督导，虽然我无法回忆起实际的步骤。

对于培药特仙人掌的必要督导过程是以上两者的综合。唐望会尽可能长时间地陪伴在我身边，但是他绝不会试图引导我进入或退出培药特的非寻常现实状态。

在非寻常现实的第二种区分层次，是其中组成元素看似内在的标准与安排。我称之为其“内在层次”，并且假设其组成元素可被唐望的三种引导过程所影响：

①引导更确定的过程。

②引导评估范围更为广泛的过程。

③引导更实际地使用非寻常现实的过程。

引导更确定的过程，是使每次非寻常现实状态的组成元素渐渐变得更确实、更特定，可分为以下两方面：

①朝向特定单一的形态。

②朝向特定完整的结果。

朝向特定单一的形态，是指组成元素在初期虽可辨认却无特定的形态。非寻常现实的组成元素在朝向特定单一形态的过程似乎会产生两种变化：

①知觉的细节更为复杂。

②由熟悉的形态变得陌生。

细节的复杂化是指在每次接连的非寻常现实状态中，我所知觉到的组成元素的细节越来越复杂。我所谓的复杂，是指我越来越能觉察组成元素的结构，但细节不会变得过度纠缠、纷乱。我所知觉的细节会和谐地增加，从初期的模糊形态到后来庞大而精细的细节结构。

由熟悉的形态变得陌生，是指组成元素的形态在初期是日常现实中的可见形态，或至少可以激发日常世界的熟悉感。但在接下来的非寻常现实状态中，这种熟悉形态的组成元素的细节及结构都变得越来越陌生，直到我无法把它们与任何日常现实的知觉连在一起。

组成元素朝向特定完整结果的引导过程，是我在每次非寻常现实状态中为了印证同盟规矩所得到的结果，逐渐符合唐望对于规矩印证的要求；也就是说，非寻常现实是用来印证同盟的规矩，而在每次经历之后，规矩变得越加确定。

非寻常现实内在层次的第二种引导过程是评估范围更为广泛；换句话说，在每次非寻常现实状态之后，我能够集中注意力的领域都会增加。这里的疑问是，如果不是范围真正有所增加，就是我的知觉能力似乎增强了。唐望的教诲强调存在着另一种增加的范围，我称此为“评估的范围”。评估范围的逐渐增强，是指我对非寻常现实的组成元素在知觉上的评估会达到某种程度。我似乎能用自己的感官来分析评估这些组成元素，而我所知觉到的范围似乎随着每次的非寻常现实变得越来越强烈，而越来越大。

评估范围有两种：

①依赖性的范围。

②独立性的范围。

依赖性的范围，是指其中的组成元素存在于之前的日常现实知觉的具体环境中。相对地，独立性的范围是指非寻常现实的组成元素似乎是独立存在的，与之前的日常现实具体环境无关。

唐望最初对于评估范围的看法是，力量植物中的两种同盟及麦斯卡力陀都具有引发两种评估范围的能力。但是我觉得曼陀罗植物较具有引发独立性评估范围的能力，虽然肉体飞行的情况无疑地属于依赖性的评估范围，不过我没有足够时间去知觉。蘑菇则具有引发依赖性评估范围的能力，培药特仙人掌则兼具两种能力。

我的假设是，唐望使用这些不同特性来准备特殊的共识。换句话说，在曼陀罗所引发的状态中，缺乏日常共识的组成元素独立存在于之前的日常现实之外。而在蘑菇的情况中，组成元素是依赖之前的日常现实环境。至于培药特仙人掌，有些组成元素是由日常现实环境决定的，其余的则是独立于日常现实环境之外。因此，使用这三种植物，似乎是为了能对非寻常现实状态中缺乏日常共识的组成元素产生更大的知觉评估范围。

非寻常现实内在层次的最后一种引导过程，是每次接连的经验都朝向更实际地使用非寻常现实状态发展。这种过程似乎证明了每一次新的经验都是更复杂的学习，而每个阶段增加的复杂性，都需要对非寻常现实采取更具体实际的应用。这种过程在培药特仙人掌中更是明显；同时存在的独立性评估范围与依赖性评估范围，便对非寻常现实状态实际使

用的需要更为强烈，因为它要同时处理这两种评估范围。

对特殊日常现实状态结果的引导，似乎在内在层次中造成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特征是组成元素朝向确定的发展；也就是说，组成元素会增多，而且在之后的特殊日常现实状态中会较容易被隔离。在唐望的教诲过程中，他只引导了两次特殊日常现实状态，但我还是能够觉察出，在第二次经验中，唐望比较容易隔离出大量的组成元素，迅速地达成第二次特殊日常现实状态的特定结果。（关于本结构分析的要目大纲，请参阅附录二）

2　观念上的秩序

门徒

门徒是操作秩序的最后一个单元。门徒是使唐望的教诲发生作用的单元，因为门徒必须接受关于非寻常现实状态及特殊日常现实状态中组成元素的完整特殊共识，才能使特殊共识成为有意义的观念。但是由于特殊共识与在非寻常现实状态中所知觉到的行动与元素相关，需要一种特殊的观念秩序，这个秩序能使所有知觉的行动与元素配合同盟规矩的证实。因此对身为门徒的我而言，接受特殊共识意味着接受一种由唐望完整的教诲证实的特定观点，也就是说，我进入一种观念上的层次，这种层次所具有的观念秩序，使唐望的教诲能够被了解，我称之为"观念上的秩序"，因为是这秩序让唐望知识中的非寻常现象具有意义，这种秩序是唐望教诲中所有观念的意义基础。

如此看来，门徒的目标包括采取观念上的秩序，那么他的结局有两种可能性：他可能会失败，可能会成功。

第一种可能性，失败于采取观念上的秩序，代表门徒未能达成教诲的操作性目标。失败的意义在智者的四个象征性敌人的观念中有所解释；失败不是停止追求目标，而是在四个象征性敌人的压力之下放弃了整个追寻。同时这也说明头两个象征敌人——恐惧与明晰——是在门徒阶段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个阶段的失败，代表门徒未能学会控制一个同盟。这种失败的结果是，门徒以肤浅而虚伪的方式采取观念上的秩序，也就是说，他与教诲的知识之间是一种不诚实的关系。门徒被打败之后，除了无法控制同盟之外，他所拥有的只是某些控制技巧的知识以及非寻常现实组成元素的回忆，但无法认同使那些知识产生意义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只能选择经验中特定的部分，被迫去发展他自己的解释。这种过程会使门徒只是虚伪地接受唐望的教诲。然而，以虚伪的方式接受观念上的秩序显然不只限于门徒而已，在智者的敌人这个观念上也指出，一个人即使达成了控制同盟的目标，还是会屈服于另外两个敌人——力量与衰老。在唐望的分类中，如此的失败也表示肤浅且虚伪地采取了观念上的秩序，就像门徒的失败一样。

相反地，成功地采取了观念上的秩序，是指门徒达成操作性的目

标，真诚地接受了恩人教诲的观点，也就是说，门徒与观念上的秩序的关系是真诚与完全的承诺。

唐望从未表明一个门徒在什么时候或以什么方式不再成为门徒。但可以假设的是，一旦他达成系统的操作性目标，也就是知道如何控制一个同盟后，就不再需要老师的引导。老师的引导变成多余时，表示门徒已成功地采取了观念上的秩序，如此他便能够自己达成有意义的推论，不需要老师的帮助。

根据唐望的教诲，直到我中断门徒学习之前所得的经验，我的推论是，接受特殊共识需要采取两种观念秩序的单元：

（1）特殊共识的现实。

（2）特殊共识的现实和日常现实一样具有实用价值。

特殊共识的现实

唐望教诲的主体，如他所表示，与三种用来引发不寻常现实状态的知觉转变性植物有关。这三种植物的使用似乎是他刻意设计的，因为这三种植物各有不同的知觉转变特性，被视为包含在植物内部的天然力量。借着引导非寻常知觉的外在与内在层次，唐望利用这些不同的知觉转变特性，使身为门徒的我能把非寻常现实知觉为确定的领域，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其内在特性则随着我的参与逐渐明显。

朋友圈每日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shufoufou

尽管如此，这些不同的特性很可能只是唐望自己引导非寻常现实内在秩序过程的结果，虽然在他的教诲中，他强调是包含在植物之中的力量引发了个别不同的非寻常现实状态。如果这一点属实，其中的不同处应该可经由个别的评估范围所知觉。基于个别评估范围的特性，这三种植物都有助于造成界定明确的领域：独立性的范围，被称为蜥蜴的领域，还有麦斯卡力陀的教诲；依赖性的范围，可以随意传送身体的领域。

我使用“非寻常现实”这个词，如前所述，因为那是一种惊人、不同凡响的现实。对刚入门的门徒而言，如此的现实是不正常的，但是唐望的训练要求我必须参与，同时以实际与实验性的态度去应用，表示身为

门徒的我必须去经历一连串的非寻常现实。这些第一手的知识会渐渐使“日常”与“非寻常”之间的差别失去意义。对知觉秩序第一单元的真实掌握，就是接受另外还有一种独立的但不再是不正常的现实领域，这就是“特殊共识的现实”。

接受特殊共识的现实是一种独立的领域之后，与同盟或麦斯卡力陀的会见发生在如此的领域中，就不再是件空幻的事。

特殊共识的现实和日常现实一样具有实用价值

特殊共识的现实能被承认是独立的领域，要归功于非寻常现实外在与内在层次的引导过程，这种过程也使我把特殊共识的现实知觉为实际、可使用的。在所有日常现实状态及所有特殊日常现实状态中接受这种共识，是为了使它能像一般日常生活共识一样具体。这种平等性基于特殊共识的现实，并不是如梦境般的领域；相反地，它有稳定的组成元素，能接受特殊的认同。这是一种可以刻意知觉周遭事物的领域，它的组成元素不是反复无常的个人选择，而是确实的项目或事件，是由整个教诲系统所证实的。

这种平等性从唐望对待特殊共识现实的态度上可清楚看出，是一种实际的应用态度；他从来没有要求我采取不同的态度。然而，这两种现实区域被视为平等的，并不表示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来行动；相反地，巫士必须采取不同的行动方式，因为不同的现实领域有不同的使用特性。决定意义的主要因素看起来很平等，可以在实际应用的基础上被衡量。因此巫士必须相信在两种现实中来回转变是可能的，且两者都是可被使用的，唯一的差别是它们各有不同的使用功能，也就是不同的使用目标。

但是它们的分别似乎只是为了适应我的训练阶段，唐望用来让我觉察到另一种现实领域的存在。不仅是他的教诲，他的行动更让我相信，对巫士而言，只存在一种现实空间；但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部分具有实际应用的价值。真心相信特殊共识的现实具有实用价值，会使在特殊共识现实中的活动产生意义。

3 总结

我所分析的项目归结如下：

（1）我在此书所呈现的唐望教诲片段是关于以下两方面：

①他的个别教诲观念相互连接，产生意义的次序或操作上的秩序。

②他的个别教诲观念所根据的知觉秩序或意义的基础。

（2）操作秩序有四个主要单元及附属观念：

①智者。

②智者拥有一种被称为同盟的特别力量。

③同盟是由一整套的规矩管制着。

④同盟规矩的证实需要特殊的共识。

（3）这四个主要单元是由以下的方式彼此连接：操作性的目标是教导人成为智者；智者不同于平常人，因为他有一个同盟；同盟是种特别的力量，有规矩存在着；同盟可以被驯服，做法是在非寻常现实状态中达成特殊的共识，来印证同盟的规矩。

（4）在唐望的教诲中，成为智者不是永恒的成就，而是一种过程，也就是说，使人成为智者的主要因素不只是拥有同盟，而是以毕生的努力使人能维持在信仰系统的范围之内。然而，唐望的教诲是为了实际的结果，他在教导人成为智者的实际目标，是教人学习同盟的规矩，好得到一个同盟。因此操作性秩序的目标，是对非寻常现实的组成元素给予特殊的共识，也就是去印证同盟的规矩。

（5）为了能提供特殊共识来引证同盟的规矩，唐望必须对教诲中所有的非寻常现实及特殊日常现实的组成元素提供特殊共识，因此，在面对非寻常的现象时，我可以假设任何门徒只要接受特殊共识，就算是被引导采取了知识的观念上的秩序。

（6）从我个人学习阶段的观点来看，可以假设，直到我中止门徒训练之前，唐望的教诲是在强调观念秩序的两个单元：

①另外一种现实或另外一个世界是存在的，我称之为“特殊共识的现实”。

②特殊共识的现实，或另外一个世界，是像日常世界一样可被使用的。

在我开始门徒训练约六年之后，唐望的知识才开始成为有条理的体系。我明了他的目标是对我个人的发现提供真实的共识，虽然我停止继续学习（因为我没有准备好去经历如此艰苦的训练，我认为将来也无法做好这种准备），但我个人达成他的要求的做法是，我会尽力去了解他的教诲。我觉得就算只是对我自己有意义，我也必须证明他的教诲并不是胡言乱语。

在我安排结构分析的主题时，我抛弃了许多与他的教诲无关的资料，试图找出他教诲的重点，才明白他的教诲具有内在的连贯性，一个逻辑的次序，使我能驱散整个经验所充斥的怪异感觉。我很清楚自己的门徒训练只是一条漫长道路的开头而已。而我所经历的现实虽然对我是无与伦比的震撼，但也只是一种逻辑系统中的一小部分。这是庞大复杂的信仰系统，唐望可从中取得日常生活的意义，而对这种系统的追寻，是得到最大满足的一个过程。

附　录

一　印证特殊共识的过程

特殊共识的印证需要完整累积唐望的教诲。为了解释累积的过程，我把特殊共识的印证步骤，按照非寻常现实与特殊日常现实状态发生的先后次序排列。唐望似乎没有采取固定的方式来引导非寻常现实与日常现实的内在秩序；他是以非常灵活的方式来处理引导的单元。

唐望准备特殊共识的背景，是以对环境的操纵性暗示来造成第一次的特殊日常现实状态。他以如此的手法隔离出日常现实中特定的组成元素，让我知觉到一种更确定的过程，在这次的情况中，从地面上的两个小区域，我似乎感受到了色彩的知觉。隔离出这两个区域后，这种色彩的知觉就失去了日常的共识；似乎只有我能够看到这些色彩，因此它们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日常现实状态。

“剥夺日常共识，因而隔离出那两个区域”的做法使日常现实与非寻常现实的第一次联系得以建立。唐望引导我以不寻常的方式去知觉日常的现实，他把特定的日常组成元素改为需要特殊共识的项目。

第一次的特殊日常现实经验之后，是我对那次经验的回顾；从回顾中，唐望对色彩的知觉给予了正面的强调，却负面地强调我的恐惧与疲倦的感觉，说那可能代表我缺乏毅力。

在接下来的准备阶段，他大量地假设隔离的单元，并提出有可能从周遭环境得到更多的知觉。从我的回顾中隔离出元素时，唐望也提出某些关于智者的附属观念。

在准备特殊共识印证同盟规矩的第二阶段，唐望用培药特仙人掌引发非寻常现实状态。第一次的非寻常现实经验是十分模糊与片段的，但是它的组成元素则十分明确；我知觉到它的稳定性、单一性以及缺乏日常的共识，几乎就像之后的经验一样清楚。这些特性在当时并不是十分明显，也许是因为我不够熟练；这是我第一次经验非寻常现实状态。

要查明唐望引导这次经验的做法是不可能的；然而，从那时候开始，他对于之后非寻常现实状态的巧妙引导则非常清楚。

根据我对经验的回顾，他选择出朝向确定单一形态及完整结果的项目。他拿我与一只狗的遭遇来解释麦斯卡力陀为一种可见、可以采取任何形态的实体；更重要的是，他是存在于当事人之外的实体。

我的经验报告也可以让唐望设定更广泛的评估范围；在这种情况中，是朝独立的范围发展。唐望肯定地强调我在非寻常现实状态中的行动几乎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

更实际地使用非寻常现实的过程，是唐望对于我无法逻辑地知觉组成元素予以否定的强调。唐望表示我应该能够超然而确实地检查那些元素；这个看法引出非寻常现实的两项特性：它是实际的，它的组成元素可以由感官来评估。

在第一次的非寻常现实经验之后的准备阶段长达一年多。唐望利用那段时间介绍了更多关于智者的附属观念，并透露关于那两个同盟的部分规矩。他并引发一种很浅的非寻常现实状态，来考验我与曼陀罗植物同盟的关系。唐望对比我在很浅的那个状态中的模糊感觉与麦斯卡力陀的特性，以说明同盟的大概特性。

准备特殊共识印证同盟规矩的第三阶段，是用培药特仙人掌来引发另一种非寻常现实状态。唐望事前的引导使我用以下的方式来知觉第二次的非寻常现实状态。

朝向逐渐确定化的引导过程使我能知觉到一种惊人的实体变形，从平常的一只狗变成完全陌生的神人同体，似乎存在于我之外。

朝向更广泛评估范围的引导过程，使我有种出游的感觉。在这种旅游般的过程中，评估范围是独立性与依赖性兼具的，虽然大部分的组成元素要依赖之前的日常现实状态来决定。

更实际地使用非寻常现实的引导过程，也许是我第二次经验中最独特之处。我清楚地感觉到，在既复杂又详细的方式下，一个人可以在非寻常现实中四处移动。

我也可以超然并确实地检查其组成元素，清晰地知觉到它们的稳定

性、单一性以及缺乏共识。

根据我的经验回顾，唐望强调这一点：在更确定的引导过程中，他正面地强调我能把麦斯卡力陀看成神人同体。他的主要假设是，麦斯卡力陀可以成为老师及保护者。

为了引导更广泛的评估范围，唐望正面地强调我关于出游的知觉，显然这是发生在独立性范围中；他也正面地强调我在麦斯卡力陀手中看到异象（vision），这些异象似乎是独立于之前日常现实的组成元素。

我的出游及在麦斯卡力陀手中看到的异象，使唐望能朝向实际使用非寻常现实的教诲过程。他首先表示人可以从中得到方向的引导；然后他把异象解释为正确生活方式的教诲。

我的回顾中有些部分是关于一些多余的组成元素，完全没有被唐望强调，因为它们对于内在秩序的引导没有用处。

接下来第三次的非寻常现实经验，是去印证曼陀罗植物中的同盟规矩。其准备阶段在此首次显现其重要性与可见性。唐望示范了控制技巧，表示我必须去印证的特定目标是预知的能力。

他先前对于内在秩序的三方面引导似乎造成以下的结果：朝向确定化的引导过程，使我能把同盟知觉为一种特性；也就是说，我证实了同盟是看不见的。这种引导过程也让我知觉到一连串的异象，很像是我在麦斯卡力陀手中看到的。唐望把这些异象解释为预知的能力，或对同盟规矩特定目标的证实。

知觉到那一连串的异象，需要更广泛的评估范围。这次的范围独立于先前的日常现实环境之外。异象并没有像麦斯卡力陀手中的影像那样重叠地出现在周围的组成元素上；事实上，除了异象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组成元素，亦即整个评估范围是完全独立的。

知觉到完全独立的评估范围也代表更实际地使用了非寻常现实。预知能力意味着对所看见的赋予了实用价值。

为了引导确定化的过程，唐望肯定地强调，要在独立性评估范围中靠自己的力量来行动是不可能的。他解释说，在那种状态下的身体移动是间接达成的，就像在这个例子中，是以蜥蜴为媒介。为了确定内在层

次第二方面的方向，也就是引导更广泛的评估范围，唐望强调我所知觉的异象——预知的答案，是可以随我所欲地控制其时间的长短。在引导朝向更实际使用非寻常现实的过程中，唐望肯定地强调要预知的问题必须简单而直接，才能得到可被使用的结果。

第四次非寻常现实状态也是为了印证曼陀罗植物同盟的规矩。这次的特定目标是另一种身体的移动——身体的飞行。

在这里，更确定化的引导过程放在身体飞越空间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强烈，但是它缺乏先前非寻常现实中行动知觉的深度。身体的飞行似乎是发生在依赖性的评估范围中，而且似乎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行动，这也许是评估范围更为扩大的结果。

身体飞越空间的知觉所具有的另一特性，似乎是更实际地使用非寻常现实的引导过程所造成的结果。首先是一种距离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人觉得实际在飞行，第二种感觉是在飞行时有控制方向的可能。

在接下来的准备阶段中，唐望说明了曼陀罗同盟可能具有的有害本质。他在我的回顾报告中挑出以下几个部分：在朝向确定化的引导过程中，他正面地强调我飞越空间的回忆。虽然我没有像先前非寻常现实那样的清楚知觉，但我的飞行感觉十分确定，唐望用这种感觉来加强这种行动的特定结果。引导更实际地使用非寻常现实的过程，是说明巫士可以借此飞越很远的距离，这种假设也说明了一个人可以在依赖性的评估范围移动，然后把这种移动的距离转换回到日常现实中。

第五次的非寻常现实状态是由蘑菇的同盟造成的。这是我首次使用这种植物，比较像一次实验，而不是去印证同盟的规矩。在准备阶段，唐望只示范了控制技巧；他没有透露要印证的特定目标，因此我不认为这个状态是要印证同盟的规矩。但是在先前非寻常现实中所设立的内在层次方向似乎在这里中断了。

引导特定完整结果的过程，使我觉得这两个同盟互不相同，也与麦斯卡力陀有很大的差距。我把蘑菇的同盟知觉为一种特性，无形状且不可见，能产生无身体的感觉。引导更广泛评估范围的过程，使之前日常现实对环境的知觉能维持到非寻常现实中，也就是说，依赖性的范围似乎涵盖了一切事物。引导实际使用非寻常现实的过程使我产生一种奇特的知觉，我能够穿过在依赖性范围内的组成元素，尽管这些组成元素似乎是日常世界中的元素。

唐望并没有对这次经验要求做与之前一样的回顾；缺乏特定的目标，仿佛使这次非寻常经验成为一段长时间的转型阶段。然而，在接下来的准备阶段，他提出了在这次经验中对我行为的观察。

他把负面的强调放在我无法接受能穿越事物的可能性上，说那是一种逻辑上的障碍。这个说法使他在朝向确定完整结果的引导上，把在非寻常现实中穿越事物的知觉置于依赖性的评估范围中。

唐望使用同样的观察方式来引导内在层次的第二方面，也就是更广泛的评估范围。如果穿越事物及生物的移动是可能的，那么依赖性评估范围也必须随之扩大；它必须概括之前日常现实知觉下的完整环境，因为这种移动会造成环境的变动。这个假设也意味着非寻常现实可被更实际地使用。穿越物体的能力无疑是日常现实中的巫士得不到的优势。

接下来，唐望使用一连串三次由培药特仙人掌所引发的非寻常现实状态，准备进一步证实同盟规矩的特殊共识。这三次状态被视为一个整体，因为它们发生在连续四天之中，而在间隔的数小时中，我与唐望毫无联络。这三次非寻常现实状态的内在秩序，也因为以下的特性而被视为一个整体：把麦斯卡力陀视为可见的神人同体，能够给人教诲。这种教诲的能力表示麦斯卡力陀能够对人发生作用。

引导更广泛评估范围的过程，使我能够同时知觉到两种评估范围，我无法区分两者的分别，除了移动的方式。在依赖性评估范围中，我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力来移动，但是在独立性评估范围中，我只能借助麦斯卡力陀的力量来移动，例如，麦斯卡力陀的教诲是一些我只能观看的影像。引导更实际地使用非寻常现实的过程，是指麦斯卡力陀能实际提供正确生活的方式。

在这一系列非寻常现实经验之后的准备阶段，唐望选择了以下项目：对于更为确定的引导，他正面强调麦斯卡力陀是使人能够移动于依赖性评估范围的媒介，而且是能给人教诲的实体，使人进入一种充满异象的世界。他也表示麦斯卡力陀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教我唱了一些歌，这两件事显示他身为保护者的本质。而我把麦斯卡力陀知觉为一团光芒，他强调这也许是他对我终于采取了一种抽象而又永久的形态。

强调这些项目使唐望能引导更广泛评估范围的过程。在这三次非寻常现实经验中，我清楚知觉到，依赖性范围与独立性范围是非寻常现实的两个分离部分，但有相同的重要性。独立性范围是麦斯卡力陀提供教

诲的区域，因为这种非寻常现实状态的引发是为了教诲的寻求，所以独立性范围极为重要。麦斯卡力陀是一个保护者及老师，这表示他是可见的；但是他的形态与先前的日常现实毫无关系。在另一方面，一个人在非寻常现实中必须去行动、去旅行，才能寻求到麦斯卡力陀的教诲，这意味着依赖性范围的重要性。

实际使用非寻常现实的引导过程，是对麦斯卡力陀的教诲赋予大量的假设。唐望把这些教诲视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这清楚地意味着可以实际地从寻常现实中抽取对日常现实有价值的参考。这也是唐望首次口头表达如此的用途。

接下来第九次的非寻常现实是用来印证曼陀罗植物中的同盟。在这次状态中要印证的特定目标是预知的能力。先前培药特的非寻常现实内在层次的方向在此告一段落。更为确定完整结果的引导过程在此创造出一系列连贯的影像，而从据说是蜥蜴的声音来描述预知的事件，及对蜥蜴声音实际的知觉。朝向独立性评估范围的结果是一种强烈而清晰的独立知觉，不受日常现实的影响。更实际地使用非寻常现实的引导造成了对独立性范围的使用的可能。唐望假设从独立性范围中抽取参考点在日常现实中应用是有可能的。因此那些预知的影像具有明显的实际价值，它们被认为是代表其他人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能由日常的方法得知的。

在接下来的准备阶段，唐望强调了更多的智者附属观念。他似乎只准备寻求两种同盟中的一种，也就是同盟小烟（蘑菇）。但是他正面强调我与曼陀罗植物的同盟具有一种紧密的关系，因为它在我犯下某个控制技巧的错误时，容许同盟规矩有弹性的调整。之后我对于唐望准备放弃教导我曼陀罗植物同盟的假设更为确定，因为在我做回顾报告时，他没有强调任何项目作为接下来的内在层次引导。

接下来的一系列三次非寻常现实状态，由蘑菇的同盟所引发，它们被当成一个整体。虽然它们之间相隔相当长的时间，但在这些时间中，唐望完全没有尝试对其中的内在秩序做任何假设或强调。

此系列的第一次状态十分模糊，结束得十分快速，组成元素并不确实，很像是最基本的非寻常现实状态。

第二次状态比较有深度。我首次单独知觉到进入非寻常现实转变形体的阶段。在这第一次的转型阶段，唐望透露了我必须去印证的特定目

标，是关于另一种行动方式，需要唐望的督导；我称之为“采取另一种动物形态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非寻常现实外在层次首次经由两方面明显呈现出转型阶段及老师的督导。

在非寻常现实中采取另一种动物形态来行动的可能性，需要依赖性评估范围的扩大，这种行动只能发生在依赖性评估范围之中。

实际地使用非寻常现实的引导，是我集中注意力于依赖性范围的某些特定组成元素，把它们当作行动的参考点。

在此系列第二次状态之后的准备阶段，唐望拒绝去强调我的经验。他只把第二次状态当成延长的转型阶段。

然而，第三次的状态是教诲的最顶点。在这次状态中，引导内在层次的过程达到以下的结果：更为确定的引导使我轻易地感觉自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动物形态，甚至连集中焦距注视事物的方式都需要精细的调整。这些调整的结果是我知觉到依赖性评估范围的新层面——其组成元素的细节——这种知觉无疑地扩大了评估范围。更实际地使用非寻常现实的引导，使我在知觉上相信有可能行动于依赖性评估范围中，就像在日常现实中走路一样实际。

在第三次状态之后的准备阶段，唐望使用了不同的回顾方式。他在听我的报告之前先挑选了回顾的项目，也就是说，他只要求听取关于实际应用非寻常现实及行动的报告。

在我的报告中，他对我更为确定的引导，是正面强调我对于乌鸦形态的描述。但他只重视我在采取了乌鸦形态后的行动。他对于我的行动回顾，给予正面与负面兼具的强调。他正面强调实际应用非寻常现实的方面，当我似乎在依赖性评估范围中行动时，对组成元素的知觉使我能有一种大致的环境感。他亦负面强调了我无法确实回忆起行动的性质及方向。

在扩大评估范围的引导过程中，唐望把焦点集中在我知觉依赖性范围组成元素细节的奇特方式上。他的假设使我相信，如果可能以乌鸦的观点来看世界，依赖性评估范围的深度必须增加到涵盖整个日常现实范围的地步。

对于更实际使用非寻常现实的引导，唐望把我的奇特知觉组成元素

的方式解释为乌鸦观看世界的方式。在逻辑上，这种观看的方式是超乎日常现实范围的可能。

在我的笔记中记录的最后一次经验，是一种特殊日常现实状态；唐望用对他自己行为的暗示过程，隔离了日常现实的组成元素，造成了这次经验。

用来引导非寻常现实内在层次的一般性过程，在这第二次特殊日常现实中得到以下的结果：更为确定的引导很轻易地隔离出许多日常现实的元素。在第一次的特殊日常现实状态中，经由对环境的暗示所隔离出的少数组成元素，被转成缺乏日常共识的陌生形态；然而，在第二次特殊日常现实状态中的组成元素为数众多，虽然它们没有失去熟悉的形态，但它们可能失去了日常的共识。如此的组成元素或许涵盖了我知觉范围内的整个环境。

唐望造成这第二次特殊日常现实状态，也许是为了加强日常现实与非寻常现实之间的关联。他强调的可能性是日常现实中的所有，或几乎所有的组成元素都有可能丧失日常的共识。

然而，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是最后一次特殊状态使我终结了门徒的训练。对清明心智的恐怖冲击力破坏了我对日常世界的确定感，这种确定感过去能让我为自己提供日常现实的共识。当时，我的门徒训练似乎是为了逐渐使这种确定感崩溃。唐望使用他所有的戏剧化努力，以至在这最后的特殊状态中达成这种崩溃。这种情况使我相信，这种确定感若是完全崩溃，也就除去了我接受另外一种现实——特殊共识的现实——存在的最后障碍。

二　结构分析大纲

1　操作的秩序

第一单元　智者

成为智者需要学习

没有明显的条件
但有隐藏的条件
门徒是由一种非人性的力量所决定，是被选中的，
力量的决定是由征兆所显示

智者拥有坚定不移的意愿

简约
明确的判断力
缺乏变更的自由

智者拥有清明的心智

寻找一条途径的自由
具有特定目标的知识
保持流畅、灵活

成为智者需要艰辛的努力

表现戏剧化的努力
具有效率
面对挑战

智者是一个战士

尊重一切
心怀恐惧
完全清醒
——觉察意愿
——觉察预期变化

拥有自信

成为智者是永无止境的过程

必须更新的追寻
智者不是永恒的
追随有心的道路

第二单元　智者拥有一个同盟

同盟是无形无状的

同盟可被知觉为一种特性

包含在曼陀罗植物中的同盟
——它是女性化的
——它是富占有欲的
——它是凶暴的
——它是难以预料的
——它对追随者有不良的影响
——它能提供大量的多余力量
包含在蘑菇中的同盟
——它是男性化的
——它不情绪化
——它是温和的
——它是可预料的
——它对追随者有正面的影响
——它提供极大的快乐

同盟是可被驯服的

把同盟当成交通工具
——在曼陀罗中的同盟是难以预料的
——在蘑菇中的同盟是可预料的
把同盟当成助手

第三单元　同盟的规矩

同盟的规矩是不可违反的
除了同盟的直接干预
同盟的规矩不会随时间而增加

同盟的规矩可在日常现实中被印证

同盟的规矩可在非寻常现实中被印证

非寻常现实状态
——非寻常现实状态是可被使用的
——非寻常现实状态具有组成元素
——组成元素具有稳定性
——组成元素具有单一性
——组成元素缺乏日常的共识
同盟规矩的特定目标
——第一个特定目标：实验（曼陀罗）
控制技巧：食用
——第二个特定目标：预知（曼陀罗）
控制技巧：食用与涂抹
——第三个特定目标：身体的飞行（曼陀罗）
控制技巧：食用与涂抹
——第四个特定目标：实验（蘑菇）
控制技巧：食用与吸烟
——第五个特定目标：行动（蘑菇）
控制技巧：食用与吸烟
——第六个特定目标：采取另一种动物形态的
行为（蘑菇）
控制技巧：食用与吸烟

第四单元　同盟的规矩可由特殊的共识来印证

恩人
准备特殊共识的背景
——其他的非寻常现实状态
——由麦斯卡力陀所造成的非寻常现实状态
——它是包含在植物之内
——它不具有规矩
——它不需要门徒训练
——它是一个保护者
——它是一个老师
——它具有特定的形态
——非寻常现实是可被使用的
——非寻常现实具有组成元素
——特殊的日常现实状态
——它们是由老师所造成的

——对于环境的暗示
——对于行为的暗示
——经验的回顾
——对事件的回忆
——对组成元素的描述
——强调
——正面的强调
——负面的强调
——缺乏强调
引导特殊的共识
——非寻常现实的外在层次
——准备阶段
——非寻常现实之前
——非寻常现实之后
——转型阶段
——老师的督导
——非寻常现实的内在层次
——引导确定化的过程
——特定单一的形态
——知觉细节的复杂化
——由熟悉形态变为陌生
——特定完整的结果
——引导更广泛评估范围的过程
——依赖性范围
——独立性范围
——引导更实际使用非寻常现实的过程
——引导特殊日常现实状态确定化的过程

2 观念上的秩序

门徒

虚伪地采取观念秩序

真实地采取观念秩序

特殊共识的现实
特殊共识的现实具有实用价值

[1] 唐望故事系列的九本书为《巫士唐望的教诲》《解离的真实》《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力量的传奇》《巫士的传承》《巨鹰的赠予》《内在的火焰》《寂静的知识》及《做梦的艺术》。

[2] Peyote，培药特，是龙舌兰仙人掌的西班牙俗名，具有转变知觉的成分，是当地印第安人在宗教上的圣物。

[3] Juan是非常普通的西班牙语，如同英文中的约翰（John），卡斯塔尼达为表敬意，称他为望先生（Don Juan），本书音译为唐望。

[4] 地阿布罗，Diablero，西班牙语，意为'邪恶而有力量的人'。

[5] '我已经用烟看过你'（Pve smoked you），此话的意义请参见卡斯塔尼达的第五本书《巫士的传承》。

[6] 1英尺=12英寸=0.3048米。

[7] 1英里=1.609千米。

[8] 1英寸=2.54厘米。

[9] 1码=0.9144米。

[10] 万灵节（All Soul's Day），天主教节日，在墨西哥比较受重视。

[11] 西班牙语中天堂是Cielo，也是'天空'的意思。

[12] 牛吼器（Bull-roarer）是用绳子一端绑着木片，旋转起来发出声响的器物，可能是用来赶牛马的器具。

[13] 有证特殊共识的印证程序，请参阅附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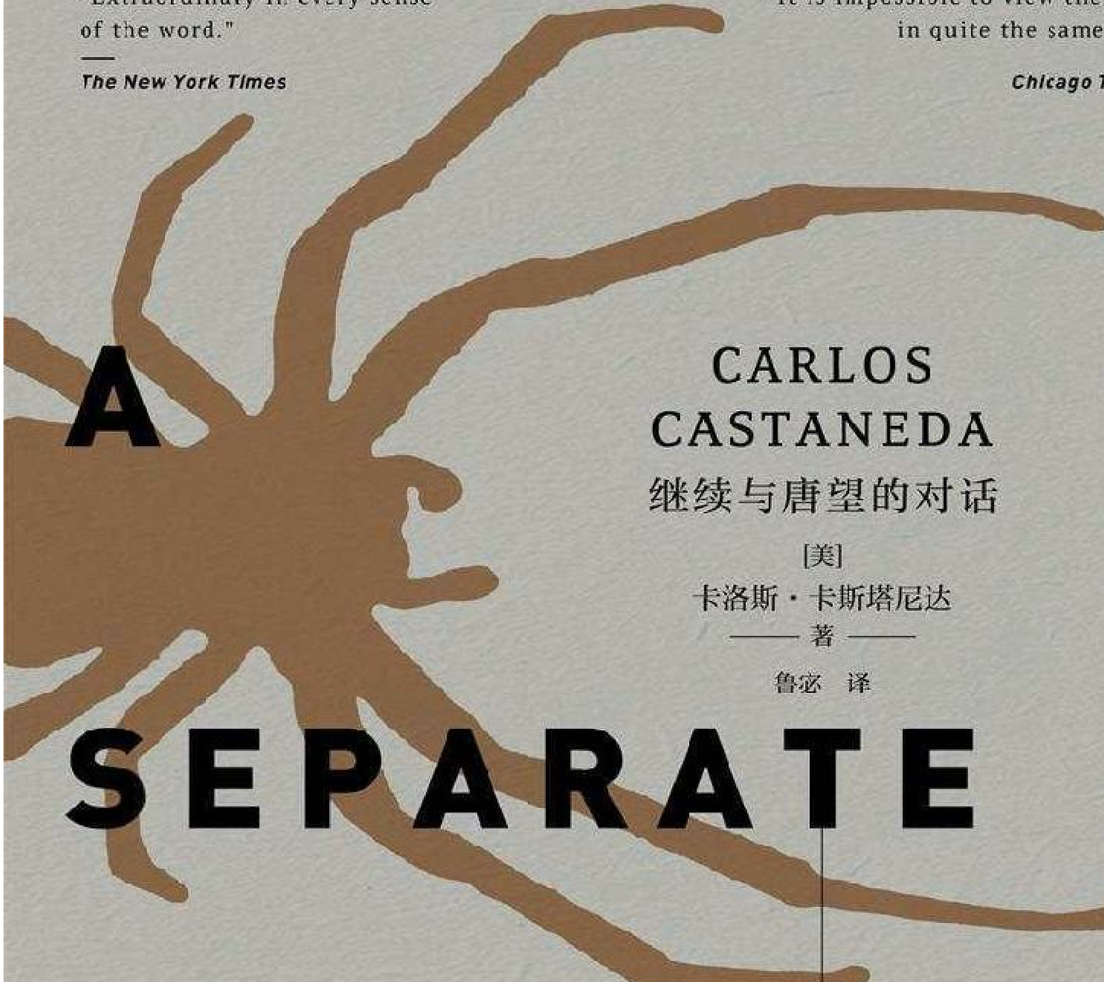
[14] 这两次特殊日常现实状态分别是：第一次，在屋前寻找好位置；第二次，有人假扮唐望。为了帮助澄清这团混乱，特此注明。

"Extraordinary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 *The New York Times*

"It is impossible to view the world in quite the same way."

— *Chicago Tribune*



A SEPARATE

解离的真实

CARLOS CASTANEDA

继续与唐望的对话

[美]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 著

鲁宓 译

新时代思潮的开山力作

魔幻与现实

诗意与巫性

1971年在美国出版以来

被译成20余种文字

近50年畅销不衰

摇滚巨星 **约翰·列侬** | “垮掉派”代表作家 **杰克·凯鲁亚克** | 电影艺术大师 **费德里柯·费里尼** | 天才诗人 **吉姆·莫里森**

都是它的 —— 超级粉丝

一位人类学家对一个濒临灭绝的陌生语言所伸出的援手，是一种动人的追寻，一部动人的自传。——《纽约时报》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版权信息

解离的真实：继续与唐望的对话度

作者：（美）卡洛斯·卡斯塔尼达

译者：鲁宓

目　录

版权信息
译序 卡斯塔尼达之死
推荐序"看见"，探索神秘知识的旅程
引言
第一部分 "看见"的准备
- 1 重新开始学习
- 2 力量的礼物
- 3 前往密图地
- 4 唐望的苦心
- 5 控制下的愚行
- 6 哲那罗的示范

第二部分 "看见"的试验
- 7 小烟与守护者
- 8 战胜守护者
- 9 童年的承诺
- 10 等待意愿
- 11 再一次接触小烟
- 12 水的旅行
- 13 同盟与死亡
- 14 巫士的战斗
- 15"看见"声音
- 16 荒山之夜
- 17 解离的真实

尾声

智者没有荣誉，没有尊严，
没有家庭，没有姓名，没有国家，
他只有生命供他生存。

-Don Juan-

译序　卡斯塔尼达之死

我在超级市场的杂志架前翻着杂志。就在书页闪动之间，我瞥见了一幅非常熟悉的画面。那是一个男子用手遮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的照片，放在《时代周刊》的名人讣闻栏中。上面标题写着："卡洛斯·卡斯塔尼达，死亡。"内容是："据说，出生于1926年……被描黑的人类学家，或极富原创力的小说家，视人们是否把他的巫术门徒生涯当真而定……4月底因肝病逝世于洛杉矶……"

天啊，难怪去年2月初我去参加他的研习营时没有看到他！那时候他的身体大概就已经不行了。算一算年纪，他竟然已经超过七十岁了。而去年（1998）正好是他第一本著作《巫士唐望的教诲》出版三十周年。

三十年前，《巫士唐望的教诲》在美国文化界投下了一枚炸弹。一个象征文化知识分子的大学生在美国西南部的沙漠中结识了一位神秘而有力量的老印第安人唐望，展开了一场超现实的旅程。自古以来，这种自我追寻与超越现实的故事不算少见，不过总是存在于虚构的寓言或无人可证实的传奇中。卡斯塔尼达身为知名大学的研究生，以正统学术的观点闯入有如神话般的奇妙领域，当然引起轩然大波，正统人类学家群起质疑整个事件的真实性。但是唐望故事显然触动了广大读者内心神秘的角落，卡斯塔尼达不矫饰的报道性写作风格，使他的书受到远超过想象的欢迎，读者们一本接一本地吞下他所写的一系列唐望故事，毫不质疑其中种种匪夷所思的情节与唐望冷冽而超然的人生观。我就是其中一个。

现在，这位始作俑者终于告别了人世，而我已不再是那个把唐望当成救命绳索的惨绿少年。所以现在，也许我能够比较客观地来看卡斯塔尼达和他的唐望，面对心中一直隐约存在却又不太敢去面对的疑问。

这个最大的疑问当然就是，唐望是否真有其人。这一切是否是卡斯塔尼达个人想象力的产物？或者更难回答的是，就算唐望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卡斯塔尼达是否真正完整地表达了唐望？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回到最开始，也就是卡斯塔尼达出书

之前，仍然是一个穷学生的时候。

卡斯塔尼达1951年从秘鲁移民到美国时，已经是个二十五岁的成年人了。之前他在秘鲁学习的是艺术。但是到美国之后，他的艺术梦很快就破灭了。做不成艺术家之后，他想也许能做一名老师，于是进入洛杉矶的社区大学就读，选修了一些新闻写作以及小说创作的课程。不过要做老师，他必须设法进入真正的大学，得到高学位才行。于是他在1959年申请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我们先假设卡斯塔尼达真的遇见了唐望，那么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根据当时的友人回忆，卡斯塔尼达选修了一门人类学课，授课的克莱门特·梅根教授（Dr.Clement Meighan）开章明义地表示，这门课需要写一篇期末报告，能够实际访问到一位真正的印第安人的学生，保证会拿到最高分。

全班将近六十个学生之中，最后只有三个学生达到了这个要求。其中一个在校园里找到一名来读大学的印第安人；另一个住在郊区，在邻居中找到一个印第安人，询问了一些生活习俗的问题；只有卡斯塔尼达真正跑去找到了提供资料的印第安人，而且不止一个，他前后找了好几个。他为什么这么努力呢？因为他计划不仅要拿高分，而且要用这篇报告作为申请进入研究所的个人成绩资料。于是他不停地寻找资料提供者，越来越深入印第安人的生活圈子，在1960年，他宣称找到了一个非常精通药用植物的老印第安人。

虽然他一直没有提出那个印第安人的身份证明，但是从他收集回来的丰富资料中，他的教授知道他碰上了少见的人物。这种尚存的原始文化需要及时把握，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教授的鼓励下，卡斯塔尼达投入了人类学的研究，时常跑到墨西哥找老印第安人，生活起居大异于常人，最后连刚结婚的老婆都跟人跑了。

四年之后，已经进入研究所的卡斯塔尼达打算用收集的资料作为硕士论文的基础，但是因为没有钱缴学费而被迫休学。从他后来的书中可以知道，那时候他也因为精神几乎崩溃而停止了与老印第安人的交往。

之后一段时间，他以推销大学教科书为业，同时把手头的资料整理成为一本书的草稿。在1966年，他把这本草稿给当初鼓励他的梅根教授过目，询问是否有可能把这篇文稿登在大学出版的人类学期刊上。

梅根教授回忆当时的反应："我读了一遍，加以思索，觉得其中的课题在当时是非常受人欢迎的，也许比现在还要受欢迎，因为药物的使用以及心灵的扩展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地下文化；而他的文笔很个人化，充满有趣的段落，是他对于情况的个人反应，而不是一般学术文献的客观观察。这本文稿是关于他自己的写照。基于这些理由，我觉得这可以当成一本书出版，而不适合在学术期刊上连载。"

梅根教授建议卡斯塔尼达到人类学系馆对面的加州大学出版社找人谈谈，也建议他最好不要把这本手稿当成人类学的论文来呈现，干脆当成适合大众阅读的一般性书籍。

结果，在大学出版社，同样也有这种难以定位的疑惑。在审稿的学者中，有人认为这是难得一见的珍贵资料，也有人认为全是狗屎，但是他们都不能否认这本书势必会引起争议。

拖了两年之后，卡斯塔尼达的手稿已在圈内争相被人传阅，于是加州大学出版社终于决定在1968年正式出版，也就是后来一系列唐望故事的第一本：《巫士唐望的教诲》。五年之内，卡斯塔尼达又陆续出版了《解离的真实》与《巫士唐望的世界》（即《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

这三本书后来被研究他的著作的人称为"唐望三部曲"，因为在一系列唐望故事中，这三本书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与风格。卡斯塔尼达以西方人研究学术的理性心态，一头栽进了巫术的世界，所遭遇的障碍与摸索可想而知。但是他客观地记录下他与唐望的学习过程，详细到了琐碎的地步，包括他个人的怀疑、摸索、错误的尝试与假设，这些真实曲折的心路历程是"唐望三部曲"难得一见的辩证过程。三本书相互矛盾，而又相辅相成。

在第一本书《巫士唐望的教诲》（1968）中，他花费极多笔墨描写服用了知觉转变性植物后的迷幻经验与唐望在巫术上种种步骤表面的示范，最后还加上极为累赘、有如文字迷宫般的分析，让人十分摸不着头绪。不过唐望清明的智慧在字里行间时时闪现，与卡斯塔尼达的顽钝形成有趣的对比。

卡斯塔尼达与唐望的学习，在第一本书中几乎以彻底的失败收场。以世俗眼光来看，他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但后来证明这是进入巫士世界之前必要的身心摧毁与重建。于是他进入学习的第二阶段，三年后出

版了第二本唐望故事：《解离的真实：继续与唐望的对话》（1971）。

在这本书里，卡斯塔尼达一举跃出第一本书的窠臼，展现他慑人的叙事风格，从被动的观察者逐渐转化成深入的参与者。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把重心放在唐望的观念上，而不那么强调琐碎的形式。不过，他仍然认为“巫术是借着迷幻植物来改变现实”，一心想要追求“看见”的境界，结果仍然是以摸索与挫折收场。

卡斯塔尼达与唐望学习了十年之后，终于明白以往所犯的错误，于是出版第三本唐望故事：《巫士唐望的世界》（1972）。全书没有迷幻草药的尝试，而把重心放在学习巫术之前需要先建立的正确观念，也就是一种积极无悔的生活态度、一种战士的心境上。尽管非寻常知觉状态仍然是巫术的前提，如“看见”，但这种状态只是正确生活下的副产品，而不是主要追求目标。迷幻草药的刺激则是一种非常手段，绝不是巫术的重点。

完成这三本书后，卡斯塔尼达算是对巫术有了初步的了解。巫士也就是追求心灵开放的自由的探险家，其过程艰辛无比，但人类的知觉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则是奥妙无穷。这个世界绝不仅仅是人类的作为而已。

三十年之后，卡斯塔尼达早已得到博士学位，而且写了十本有关唐望的书，他自己也成为不下唐望的传奇人物。如果唐望是他杜撰出来的角色，那么他显然又找到了一批同伙的骗子，因为有三个拥有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女子都出来现身说法，表明自己也是唐望的门徒，而卡斯塔尼达是继唐望之后他们巫术团体的领导者。最近这几年，他们成立了团体组织，开始推广唐望的巫术教诲，搞得有声有色，每次集会都吸引来自全球各地众多的唐望迷。

然后他就这样突然死了。我不禁怀疑，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已来日无多，所以才在隐匿了二十多年后决定要大张旗鼓一番，来个响亮的收场？

回到原来的问题，究竟唐望是真是假？我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所读到的唐望不是唐望，而是卡斯塔尼达笔下的唐望。

当年卡斯塔尼达的故事被《时代周刊》作为封面故事来报道，事前记者花了一番功夫调查卡斯塔尼达的个人历史，结果发现与他本人所提供的大有出入。后来当面对质时，卡斯塔尼达毫不在意地回答：“要我

用统计数字来证明我的过去，就像用科学来证明巫术一样不可能。这把世界的奇妙都消除了，使我们都变成一个个路碑。”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完全不顾世俗标准、不把谎言当成说谎的人，我们也不能用一般定义的相信或怀疑来看他的书。甚至连他自己都时常发生自打嘴巴的现象，往往在前一本书中非常肯定而坚持的看法，在下一本书就被自己推翻。

面对这种难以捉摸的观念变化，我学会不过于强调他在文字上的种种界定，而去体会一种不变的核心，在浩瀚而虚幻的文字架构中忽隐忽现。我觉得这是唐望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他不要我们做被动的奴隶，而必须时时警觉，保持独立的思维，才不会在故事的光怪陆离中迷失方向。

因为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凡是诉诸文字，就必然有所局限，有所扭曲。有心的读书人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要看清楚文字的限制，透视表象与真实之间的距离，更何况，唐望故事是属于卡斯塔尼达极个人化的经验。就算真有其事，唐望的神秘课程是针对卡斯塔尼达的性格与当时情境所设计的，并不能当成放诸四海的准绳。我们在接纳唐望智慧的同时，不能偷懒地放弃自己的独立思维，这是一条重新体认自身、发掘心灵奥妙的过程，每个人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奇特方式与殊途同归的际遇。

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我读到的不是真正的唐望。我必须自己去发掘真正的唐望。

再回到卡斯塔尼达的死亡消息，我无法不想到在他的著作中对于“死亡”的探讨可算是最为撼动人心的，而现在他终于亲身演出这场最终极的人生表演了。当年为了拜访唐望，卡斯塔尼达时常开车长途跋涉到墨西哥。在《解离的真实》中，他们谈到了死亡，卡斯塔尼达坚持要唐望说出对死亡的看法。唐望说他必须以个人的观点来谈死亡才行，然后他挑战卡斯塔尼达要不要听听自己的死亡，卡斯塔尼达很勉强地答应了。

本文就以卡斯塔尼达对于自己死亡的描述作为结束，以表达对这位巫术门徒的最终敬意：

“你经常开车，”唐望说，“因此可能在某个时刻，你发现自己在驾驶座上。这将是

一种极快速的感觉，让你没时间思索。可以这么说，突然间，你发现自己在开车，就像以前无数次一样，但就在你开始感觉奇怪之前，你会注意到挡风玻璃前有一个奇怪的形状。如果仔细观看，你会知道那是一片云，像个闪亮的螺旋。然后，它会形成一个脸孔，就在你眼前的天空中央。你注视着它，你会看见它朝后移动，直到它变成远方的一个小亮点。然后你会发现它又开始朝你靠近。它会加速冲来。在眨眼之间，它撞上了你车子的玻璃。你很强壮。我相信死亡要花上几次重击才能打倒你。”

“那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那脸孔会退回到地平线的位置，然后加速朝你冲来。那脸孔会进入你之中，然后你就会知道，死亡原来就是同盟的脸孔，就是我在说话，就是你在写字。死亡原来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它像遗落在你笔记中的一个小点，但是它又会以无法控制的力量进入你之中，使你扩展开来，使你延伸超过天空，超过地球，无远弗届。于是你会像一片细小晶体所聚集成的薄雾，飘荡远去……”

鲁宓

推荐序“看见”，探索神秘知识的旅程

接到为唐望系列书之《解离的真实》写序的任务，深感荣幸。也感谢鲁宓为这一系列书做翻译，给我们引入了难能宝贵的知识。经过再版的精美装帧，唐望系列书以全新的面貌和读者见面了，我作为唐望系列知识的爱好者，对为此书出版做出努力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唐望系列书作者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是美国作家和人类学家，出生于南美洲，以唐望系列书（12本书和许多更短的作品）而著名，年幼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大学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人类学系，学习研究的重点是“印地安人使用的药用植物”。1960年夏天，卡斯塔尼达在为论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在亚利桑那州边界一个沙漠小镇的巴士站，经朋友介绍而认识了一位年近七十的墨西哥亚基族（Yaqui）老印第安人。

这个老印第安人就是唐望。他是一个纳挂（nagual），一个作为巫士首领的巫术大师。他的父亲是亚基族印地安人，来自墨西哥的索诺拉，他的母亲可能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尤马族印第安人。唐望10岁以前一直住在亚利桑那州，然后他被父亲带到墨西哥的索诺拉州，在那里他们卷入了亚基族对墨西哥的战争。唐望的父亲被杀害，而他作为孩子，从小和亲戚一起在南墨西哥长大。20岁那年，他遇到了他的恩人（师傅）胡里安·奥索里奥。唐望被他的恩人带入了一个已经有25代传承的巫士团队，开始学习巫术，并成为新一代的巫士首领。

唐望系列书记录的就是卡斯塔尼达事师巫士唐望的经历。这一系列书中所描述的巫术，并不是我们日常世界所了解的那种用超自然能力或咒语去影响和控制他人的巫术。对唐望传承的巫士而言，巫术是对自然及塑造这宇宙秩序的力量和能量的一种特别的理解，这种理解包括许多理论与实际的应用方法。唐望传承认为，我们所认为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其实只是一连串世界中的一个，就像洋葱千层皮中的一层。他说，虽然我们被强力制约而只能知觉目前这个世界，但我们仍有能力知觉并进入其他的世界，那是与我们自己的世界同样真实、独特、绝对且吸引人的世界。

《解离的真实》是唐望系列的第二本。这本书主要讲了巫术知识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知识："看见"。在《解离的真实》中，卡斯塔尼达如实地报道了他如何超越现实生活的表面——部分借助草药的帮助，但最重要与最根本的是，靠着理智与意志上的坚持与不懈的努力而实现知觉改变。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看见"的准备和"看见"的尝试。在第一部分"看见"的准备中，卡斯塔尼达介绍了"看见"的一些基本知识，比如对能量、力量以及人类那像布满蜘蛛丝一样的能量纤维的明晰蛋形能量结构的理解。他还介绍了如引导者如何引导出我们必要的知觉范围，在黑暗中最适合"看见"，惰性阻碍我们学习以及药用植物对我们知觉状态的改变效果等知识。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介绍了战士行径。这种战士行径或者说战士之道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它教会我们正确的生活方式，它也教导我们像智者一样，体验有意志的生活所带来的快乐。同时，卡斯塔尼达在第一部分以不同于古代托尔特克传统的角度介绍了死亡的知识：以死亡为师。比如，他描述说，战士会在不清楚的时候思索他的死亡，死亡永远在我们身边，关于死亡的观念可以调和我们的精神。在第二部分中，卡斯塔尼达介绍了"看见"尝试过程中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经历、战士之道与意愿的相关知识。其中，他对于战士遭遇力量的过程的描述，对一般人来说如同奇幻故事，而对真正想要在这方面有所尝试的人来说，真是难得的指导与参考。

很小的时候，我就对自然与宇宙着迷，在目击一些奇异天象后，几乎差一点走上天文工作者的道路。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我学习了很多东西方神秘学知识，并在2010年接触唐望系列知识。在随后的做梦经验中，我曾经遭遇到无机生物，并与它纠缠了三年。在这种纠缠的过程中，我了解到能量上的损伤与恢复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反观自己，继而有缘接触古墨西哥托尔特克传承以及相关知识，并对古代传统的疗愈技术有了浓厚的兴趣。后来继续学习了一些托尔特克文化知识，我发现原来以前的很多努力冥冥之中都是在为后面的学习打基础。比如，我在中学时期思考的数字以及数字之间的关系，其实在古代传统中已经有了关于宇宙创造性秩序的数字知识。经过系统的学习，通过改变看法、做梦练习、镜子的尝试、呼吸技术与疗愈技术、运动练习以及日常生活中战士之道和纳挂之道方面的一些实践，我对自我的能量与力量层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坚持维护身体健康，以有意志的生活为原则，不断探索生命和未知。

唐望说，世界是能量的事实。在生命的过程中，有形物质层面的存在和进展，是无形精神层面的力量使然。本书中所描述的“看见”不同于我们单纯用眼睛去观看，它指的是去感觉并达成一种真正的了解，去打破我们知觉的限制，并去直接知觉整个世界的能量层面。

从表面看来，“看见”似乎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遥远，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无形中总是痴迷于打破正常的知觉界限，因此，大量的药物、兴奋剂、宗教仪式以及其他寻求新异刺激的方式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的是可悲的失败。虽然我们都热衷于去打破知觉的界限，但是，一般而言，我们很难想象的是，没有人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知觉范围真的是有限制的，而且，这种知觉的限制还是可以被打破的。《解离的真实》通过书中曲折离奇的打破知觉界限的故事与方法，向我们介绍了“看见”的知识。这本书在打破知觉限制以后，给我们展示了另一个现实。这一切，一开始看起来就像一种奇闻，随后会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切实知觉。这些知识让我们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不一样的自我和现实。我们在这种了解的基础上，也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描述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恰当地打破知觉界限时，我们就可能真正地了解能量与力量。学会战士行径并像战士一样有效率地生活，我们也能够学会了解生活经历的价值，比如，我们将能够了解，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成功与失败都是平等的。在这种了解的基础上，我们也将进入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这同我们既往的日常世界一样，这种认知具有相当大的实用价值。

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jnztxy 朋友圈每日更新

通常情况下，我们对待世界的态度常常只是选择去观看而没有“看见”，这就像我们表面上认识但又没有达成真正的了解一样。正如唐望所说，只训练眼睛去观望事物是一种损失，我们的观望缩小了我们知觉的范围。比如，唐望说：“当你注视事物时，你并没有‘看见’它们，你只是在观望，只是要确定事物是否在那里。由于你不在意‘看见’，每次你观望事物时，它们似乎都没什么两样。但是另一方面，当你学会‘看见’后，事物在你每次‘看见’时都不一样，但是它又是同一事物。”

我们原本都是能够翱翔天空的巨鹰，只是我们忘记了应该怎样去展开翅膀。虽然我们暂时选择了用眼睛去观看世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渴望看见真相的心，我们每个人都还有机会选择去打破知觉的界限，去看见这个世界。

本书虽表面上给人一种如同科幻或玄幻小说一样的超现实感，但书中的记录是作者的真实经历。书中的部分知识可能让人难以理解，甚至，对一般人来说达成巫士的“看见”是极不容易的事，但通过阅读本书，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些对世界的老旧看法，使人从此学着以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

“看见”最简单的尝试就是去感觉，通过去感觉，我们便有机会去了解世界无形的精神层面，即世界的能量与力量层面。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将学会真正地了解自己，学会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真正了解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并学会完美无缺地生活。在这样的基础上，也可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古墨西哥托尔特克文化知识打下基础，还有更多的疗愈技术和生活之道方面的知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学习。

一本好书是有力量的，唐望系列便是充满力量的好书，读者可以从中获取力量，而这些力量或许可能改变人的一生。

无极

2018年1月15日

引言

1960年，我有幸认识一位来自墨西哥北部的亚基族（Yaqui）的印第安人。我称呼他为唐望。在西班牙语中，“唐”（Don）是表示尊敬的称谓。遇见唐望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当时我在亚利桑那州靠近边界的小镇上，与一个朋友——比尔——坐在巴士站里等车。我们没有交谈。夏季下午的炎热几乎使人无法忍受。突然间，比尔靠过来拍拍我的肩膀。

“那就是我曾经说过的那个人。”他低声说。

他随意地朝入口处点点头。有一个老人刚走进来。

“你说过什么？”我问。

“他是那个懂得培药特的印第安人，记得吗？”

记得有一次，我与比尔开了一整天车寻找当地一个“孤僻”的老印第安人的住处。我们没有找到。我觉得是我们询问方向的那些印第安人故意误导了我们。比尔说那人是个“耶布荷”（yerbero），也就是一个采集、贩卖药草的人。他很懂具有致幻效果的仙人掌植物培药特，是个值得我去认识的人物。比尔是我在美国西南部的向导，他帮助我收集有关那个地区印第安人药草的资料与样本。

比尔站起来向那人致意。那个印第安人身材中等，白发稍稍盖过耳朵，衬托出一个饱满的头颅。他的肤色黝黑，脸上的皱纹显露出岁月的痕迹，但是他的身体似乎强壮结实。我看着他。他的动作很灵活，我无法把他看成一个老人。

比尔示意我过去。

“他是个好人，”比尔对我说，“但是我听不懂他的话。他的西班牙语很怪，我想大概夹带了许多土话。”那老人微笑着看着比尔，而只是粗通西班牙语的比尔这时脱口说出了一句不成文的西班牙语。

他望着我，似乎在用目光询问我是否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比尔难为情地笑了笑，然后就离开了我们。那老人看着我，笑了起来。我解释说我的朋友有时候会忘记他并不会说西班牙语。

“我想他也忘了介绍我们认识。”我说，向他做自我介绍。

“我是望·马特斯，听候嘱咐。”他说。

我们握手，沉默了片刻。然后我打破沉默，告诉他有关我的计划。我说我正在寻找关于药用植物的资料，尤其是关于培药特的。我不停嘴地说了许久，虽然对这个话题一无所知，但是我说我很懂培药特，我以为只要假装很懂，他就会有兴趣与我谈下去。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耐心聆听。然后他慢慢点点头，凝视着我。他的眼睛仿佛有种内在的光芒。我避开他的注视，觉得很尴尬。那时候我确信他知道我在胡说八道。

“有空时来我的住处。”他终于说，转开视线，“也许在那里我们可以更自在地交谈。”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觉得十分不安。不一会儿，比尔回来了。他注意到了我的不安，没有说什么。我们完全沉默地坐了一段时间，然后那个老人站起来。他的巴士到了。他说了再见。

“不是很顺利，对不对？”比尔问。

“不错。”

“你问过他关于植物的事吗？”

“问过。但是我想我搞砸了。”

“我告诉过你。他十分古怪、孤僻。这里的印第安人都知道他，但是他们绝口不提他。这就很奇怪。”

“但是他说我可以去他家。”

“他在敷衍你。当然，你可以去他家，但这代表什么呢？他永远不会告诉你任何东西。只要你问任何事，他就会沉默下来，好像你是个胡说八道的笨蛋。”比尔很肯定地说，他以前也遇到过这种假装懂得很多的人。以他的意见，不必要在这种人身上下功夫，因为迟早我们可以从

不那么装模作样的人身上得到同样的资料。他说他没有耐心或时间去理会这种老虚伪。很可能这个老家伙只是假装很懂药草，实际上懂的不比一般人多。

比尔一直说下去，但我没有继续听。我的心思环绕在那个老人身上。他知道我在唬他。我记得他的双眼的确发出了光芒。

几个月后我回去拜访他，不是因为我只是个对药草有兴趣的人类学学生，而是带着无法解释的人性好奇。他对我的那一阵凝视是我这辈子从未遇到过的事。我想要知道那阵凝视中到底有什么东西。我几乎到了着魔的地步。我越去思索它，就越觉得它非比寻常。

唐望与我成了朋友。在一年之间，我拜访他的次数不计其数。我觉得他的举止安详自在，极有幽默感。最重要的是，我从他的行动中感受到一种宁静的坚定，这种坚定完全迷惑了我。与他为伴时，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喜悦，同时也有一种奇异的不自在。光是他在场便强迫我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产生强烈的质疑。也许像一般人，我从小就被灌输了人类是天性软弱、易犯错的生物。唐望令我折服的是，从他身上我看不到任何软弱与无助。只要在他身边，他的行为就会与我产生对照，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当时我们曾经就我们内在的差别，进行了一段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对话。在一次拜访之前，我对自己的生命方向与人际上的一些冲突感到十分沮丧。当我抵达他的屋子时，我很紧张、忧郁。

我们谈论着我对于知识的兴趣，但是一如往常，我们所谈的不是同一件事。我谈的是使人类经验升华的学术知识，而他谈的是对世界的直接知识。

“你了解你周遭的世界吗？”他问。

“我知道各种各样的事物。”我说。

“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感觉过你周遭的世界？”

“我尽我所能去感觉我周遭的世界。”

“那不够。你一定要感觉一切事物，否则这个世界就失去了意义。”

我提出典型的反论，说我不必要去尝一碗汤才能知道它的做法，我

也不必要去被电击才能了解什么是电力。

“你使它听起来很笨，”他说，“我的看法是，你只是在坚持你的论点，而不管这样做对你一点益处也没有；你想要保持原状，即使如此做会失去安宁。”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明一个事实，你这个人不完整，你不安宁。”

这段话使我恼怒。我觉得受到了冒犯。我认为他当然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行为或人格。

“你被问题缠身，”他说，“为什么？”

“我只是个凡人，唐望。”我气恼地说。

我这句话与我父亲是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每当他说他只是个凡人时，他是指他的软弱与无助。他的话与我的话一样充满了绝望。

唐望凝视着我，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

“你花太多功夫想你自己，”他微笑说，“那样做带给你奇怪的疲倦，阻断了你与周遭世界的联系，使你只是抓住自己的论点不放。因此，你所拥有的只是问题。我也只是个凡人。但我说这话的意思与你不一样。”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已经消除了我的问题。很可惜我的生命是如此短促，无法抓住所有我想要抓住的。但这不是个问题，这只是惋惜。”

我喜欢他话中的语调，里面没有一丝绝望或自怜。

1961年，也就是我们认识一年之后，唐望向我透露，他拥有关于药草的秘密知识。他说他是个巫鲁荷（brujo），西班牙语中的巫鲁荷可被翻译为巫士、药师、灵疗者。从那时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我成为他的门徒。之后四年，他费心教导我巫术的奥秘。我把那一段门徒生涯记载在《巫士唐望的教诲》一书中。

我们的交谈采用西班牙语。感谢唐望对于西班牙语的精通，我得到了他的信仰系统中奥秘的详细解释。我把这套复杂而有系统的知识惯称为巫术，把唐望称为巫士，因为这些名词是他自己在不正式的对话中所使用的。然而在较严肃地阐释时，他会用“知识”来代表巫术，用“智者”（man of knowledge）来代表巫士。

为了教导并阐明他的知识，唐望使用三种著名的知觉转变性植物：培药特（学名Lophophora williamasii）、魔鬼草（Jimson weed，学名Datura inoxia）及另一种属于裸盖菇（psilocybe）种的蘑菇。经过分别食用这些知觉转变性植物，他在门徒身上，也就是我身上，引导出一种奇异的扭曲知觉或转变知觉的状态。我称之为“非寻常现实状态”。我之所以用“现实”这个字眼，是因为在唐望的信仰系统中，这是主要的前提。被这三种植物所引发的知觉状态并不是幻觉，而是日常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层面，虽然不寻常，但同样具体。唐望对于这些非寻常现实状态的态度不是“假装”它们是真实的，而是认为它们就是真实的。

把这些植物区分为知觉转变性植物，把它们所引发的效果称为非寻常现实，这当然是我自己的做法。唐望则把这些植物解释为一种交通工具，可以引导人们接近某种特殊的、不具人性的力量。这些植物所产生的状态，是巫士为了能控制那些力量而必须进行的“会晤”。

他称培药特为“麦斯卡力陀”（mescalito），把它看成一种善良的老师与保护者。麦斯卡力陀教导“正确的生活方式”。巫士们通常会在被称为“密图地”（mitote）的聚会中食用培药特。参与者聚在一起追寻正确的生活方式。

唐望把魔鬼草与蘑菇视为另一种力量。他称它们为“同盟”（ally），说它们能被控制使用。事实上，巫士借着使用同盟来取得力量。两者之中，唐望较喜欢蘑菇。他说蘑菇中的力量是他个人的同盟，他称之为“小烟”。

唐望使用蘑菇的方式是把它们磨成细粉，储存在一个小葫芦中，一年之后再混合其他五种植物干粉，做成可用烟斗吸食的烟料。

为了成为智者，一个人必须尽量多次“会晤”同盟，熟悉同盟。这项前提当然意味着要时常抽食知觉转变性植物的混合粉末。“吸烟”的程序包括食用未点燃的蘑菇粉末，以及吸用那五种植物混合粉末点燃后的烟。唐望把蘑菇对于知觉的强烈影响说成是“同盟对身体的移动”。

唐望的教导方式要求门徒付出惊人的努力。事实上，需要参与的程度是如此耗费心神，在1965年底，我不得不退出了门徒训练。五年之后，现在回顾起来，我可以说当时唐望的教诲对我的“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当时我已经开始丧失了我们人类一向拥有的把这个日常世界的真实性视为理所当然的确信。

在退出时，我相信我的决定是最终的；我不想再看到唐望。然而在1968年，我的书首次出版后，我拿到了一本，觉得必须给他看，于是就去拜访他。我们的师徒关系便神秘地重新开始。我可以说，从那时起，我的门徒生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大不相同。我的恐惧不再像过去那么严重。唐望的教导气氛也较为轻松。他时常大笑，也使我大笑。似乎他有意要缓和严肃的气氛。在第二阶段的紧要关头，他总是会以耍宝嬉戏的方式来帮助我，不然我会承受不了。他的前提是，轻松柔顺的态度才能承受他的知识中的怪异冲击。

“你之所以会为恐惧而放弃，是因为你太自以为重要了。”他为我的退出提出解释。“感觉重要会使人沉重、笨拙、虚伪。智者必须是轻巧流畅的。”唐望在这门徒生涯的第二阶段的主要兴趣是教导我“看见”。在他的知识系统中，显然存在着一种可能性，能把“看见”与“观望”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觉方式。“观望”是指我们所习于知觉世界的正常方式，而“看见”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据说智者能借此知觉到世界万物的“本质”。

为了能把学习过程中的奥妙以可阅读的方式呈现，我把原来笔记中长篇大论的问答加以浓缩、剪辑。但是我相信，我的剪辑无法伤害唐望教诲的真义。剪辑只是为了使我的笔记流畅，配合对话的进行，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也就是说，我要借由报道的手法来传达真实状况中的戏剧性与直接。每个章节都是与唐望的一次会晤。像遵守规矩一样，他总是会以突兀的方式来结束会晤，因此，每章戏剧性的结尾并不是我个人的文学技巧所致，而是唐望在口头传授上的适当手段。这种手段似乎能帮助我记忆传授过程中的重要特质。

然而，我的报告还是需要特别的解释，才能使我要强调的某些主要观念清楚、切实。我所选择强调的观念通常符合我在社会科学上的兴趣。若是换成另一个有着不同目标与期望的人，则十分可能会做出与我完全不同的选择。

在门徒生涯的第二阶段，唐望说服我，让我相信对于混合药草的使

用是达到“看见”之前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我必须尽量多地使用它们。

“只有小烟能给予你足够的速度来一瞥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他说。

借着知觉转变性药草的帮助，他使我进入了一系列非寻常现实状态。在唐望的做法中，这些状态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无可应用”的状况。我在这些知觉转变状态下所经历的是不可思议的，无法用日常了解世界的方式来诠释。换句话说，无可应用的状况也就是我的持续世界观的停顿。

唐望利用非寻常现实中的这种无可应用的状况来示范一系列预设的、崭新的“意义单元”。

意义单元是唐望知识中的单独元素。我称它们为意义单元，是因为它们是基本的知觉信息，靠着它们才能架构出更复杂的意义。如此单元的一个例子是那些知觉转变性药草的生理效果，它会使人麻木，失去行动控制能力；在唐望的系统中，这被诠释为同盟小烟为了“移离身体”所采取的做法。

意义单元以特定的方式聚合在一起，每一群如此的聚合便形成了我所谓的可知觉的诠释。很显然，一个巫士必须学习建立不计其数与巫术有关的可知觉诠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时时面对不计其数与日常世界相关的可知觉诠释。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十数次，不需要去深思，关于我们称之为“房间”的诠释。很显然，我们都学会用“房间”来诠释我们称为房间的结构；因此，房间之所以会是可知觉的诠释，是因为在我们建立它时，必须先以各种方式认知组成它的所有元素。换句话说，一个可知觉的诠释系统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实践者能认知所有需要的意义单元，好为与他的行动有关的情况建立假设、推论、预测，等等。

所谓实践者，我是指一个参与者，对于自身独特的可知觉诠释系统中的所有或几乎所有意义单元都有相当的了解。唐望是一个实践者，也就是说，他了解他巫术中的所有步骤。

身为实践者，他试图使我得到他的可知觉的诠释系统。在这里，这等于一种重新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学到新的诠释知觉

信息的方式。

我是一个“陌生人”，无法智能与协调地诠释与巫术相关的意义单元。

唐望身为实践者，为了使他的系统能被我了解，必须拆散我与其他人所共享的一种特别的确信，也就是确信我们的“日常”世界观是最绝对的。经过知觉转变性植物的使用，及适当引导下与那陌生系统的接触，他成功地让我明白我对世界的观点不是绝对的，它只是一种诠释。

对于美洲印第安人，也许有数千年之久，我们称为巫术的暧昧现象曾经是货真价实的严肃活动，就如同我们的科学。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之所以很难了解它，是由于它牵涉的陌生意义单元。

唐望有一次告诉我，一个智者是有其偏好的。我要他加以说明。

“我的偏好是‘看见’。”他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喜爱‘看见’，”他说，“因为只有借着‘看见’，智者才能了解事物。”

“你‘看见’什么事物了呢？”

“一切事物。”

“但是我也看见一切事物，而我不是智者。”

“不，你没有‘看见’。”

“我认为我看见了。”

“我告诉你，你没有。”

“你凭什么这么说，唐望？”

“你只观看事物的表面。”

“你是说所有智者都能看透他所看见的一切？”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智者有自己的偏好，我的偏好是去‘看见’与了解，其他人有其他的做法。”

“其他什么做法，举个例子？”

“拿苏卡提卡（Sacateca）来说，他是个智者，他的偏好是舞蹈，所以他跳舞而了解事物。”

“智者的偏好是否就是他了解事物的做法？”

“不错，正是如此。”

“但是舞蹈如何让苏卡提卡了解事物呢？”

“我们可以说，苏卡提卡尽他的一切来舞蹈。”

“他跳舞是否像我一样？我是说像一般的舞蹈？”

“我们可以说，他跳舞像我的‘看见’，而不像你那样跳舞。”

“他是否也像你一样‘看见’？”

“是的，但是他也舞蹈。”

“苏卡提卡如何舞蹈？”

“这很难解释。那是他想要了解事物的一种特殊舞蹈方式。我所能说的只有这些。除非你了解一个智者的行径，否则要谈论舞蹈或‘看见’是不可能的。”

“你曾‘看见’过他的舞蹈吗？”

“我见过。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观看苏卡提卡跳舞的人都能‘看见’，那是他了解事物的特殊方式。”

我认识苏卡提卡，或至少知道他是谁。我们曾见过一次面。我请他喝啤酒，他很客气地告诉我随时都可以去看他。去拜访他这个念头在我

心中酝酿了许久，但我始终没有告诉唐望。

在1962年5月14日下午，我开车到苏卡提卡的住处。他告诉了我方向，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门是关着的。我绕着圈子，想窥视那栋房子内部，那里似乎无人居住。

“唐艾利亚。”我高声叫道。鸡群受到惊吓，四处聒噪乱飞。一只小狗跑到篱笆边，我以为它会吠叫，但它只是坐下来看着我。我又叫了一声，鸡群再次乱飞乱叫。

一个老女人走出了屋子。我请她去找唐艾利亚。

“他不在。”她说。

“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他在田地里。”

“田地在哪里？”

“我不知道。晚一点再来，他五点会回来。”

“你是唐艾利亚的太太吗？”

“是的，我是他妻子。”她微笑道。

我想要向她询问苏卡提卡的事，但她推辞说她的西班牙语很差，我只好上车离去。

我在六点左右回到了那栋房子那里。我在门前高叫苏卡提卡的名字。这次他出来了。我打开了我的录音机，把它挂在肩上，像是一台相机。苏卡提卡似乎认出了我。

“噢，是你。”他微笑说，“望还好吗？”

“他很好。你近况如何呢，唐艾利亚？”

他没有回答，似乎有点紧张。他看起来很安详，但我感觉他有点不自在。

“望是不是叫你来这里办事？”

“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

“来做什么呢？”他的问题带着真实的惊讶。

“我只是想跟你谈谈。”我说，希望听起来很轻松，“唐望告诉过我不少关于你的事，我感到好奇，想问你一些问题。”

苏卡提卡站在我前方，他的身材瘦削、结实。他穿着卡其布裤子和衬衫。他的双眼半睁，似乎很困，或者有点醉，他的嘴微张，下唇松弛，我注意到他的呼吸比较沉，几乎像是要打鼾。我脑中想的是苏卡提卡显然快要醉倒了，但是这个想法又十分矛盾，因为在几分钟之前，他刚走出屋子时，他十分警觉地观察着我。

“你想要谈什么？”他终于说。

他的声音疲倦，他的话像是被拖出来的。我觉得很不安，仿佛他的疲倦会传染，正在拉我进去。

“没什么特别的，”我回答，“我只是来这里与你聊聊天。你说我可以来找你的。”

“不错，我说过。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

“你不是与望讨论事情吗？”

“是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找我？”

“我想也许我能问你一些问题？”

“去问望。他不是在教导你吗？”

“他是在教导我，但我想问问你关于他教我的那些，听听你的意见，这样我可以更明白该怎么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你不信任望？”

“我信任他。”

“那么你为什么不让他回答你的问题？”

“我这么做过了，他也回答过我了。但如果你也能告诉我关于唐望所教导的，也许我能更清楚。”

“望可以告诉你一切。他一个人就足够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明白。但是我仍然想与你这样的人谈谈，唐艾利亚。想要找到一个智者不是很容易的。”

“望是一个智者。”

“我知道。”

“那么你为什么要找我谈话？”

“我是来交朋友的。”

“不，你不是。这次你有别的企图。”

我想要解释，但是我只能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苏卡提卡没有说话。他似乎专心在听。他的眼睛又半闭起来，但我能感觉他在凝视我。他几乎无法觉察地点着头，然后他睁开眼。我看见他在凝视我。他似乎看穿了我的身体。他轻松地用右脚尖敲着左脚跟后面的地面，双脚微弯，双臂垂于身体两侧，然后他伸起右手，手心打开朝地，手指伸展，指着我的方向。他的手摇摆了一会儿，然后抬高到与我的头部平齐。他保持这个姿势，对我说了几个字。他的声音清脆，但字句拖得很长。

不一会儿，他放下手，保持这个奇怪的姿势不动。他用左脚跟站着，右脚绕到左脚后，有节奏地用右脚尖轻敲着地面。

我感到一阵无由来的焦虑，一种急躁不安。我的思路混乱，所想的与所发生的没有任何关联。我注意到了自己的不安，试着把思想引回到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上，但是费尽力气也做不到，仿佛有某种力量不让我集中注意力或使思想清楚。

苏卡提卡没有再说话，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于是我自动转身离去了。

后来我不得不把我与苏卡提卡会晤的经过告诉了唐望。唐望放声大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苏卡提卡跳舞了！”唐望说，“他‘看见’了你，然后他舞蹈了。”

“他对我做了什么？我当时感觉寒冷与目眩。”

“他显然不喜欢你，直截了当地使你停顿了。”

“这怎么可能？”我难以置信地叫道。

“非常简单，他用意愿使你停顿了。”

“你说什么？”

“他用意愿使你停顿了！”这个解释并不足够。他的话对我而言简直是胡说八道。我想要再追问下去，但是他没有提出令我满意的解释。

很显然，那次事件，或在这陌生的知觉诠释系统中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要使用适合那套系统的意义单元，才能被解释或理解。因此，本书是一种报道，只能被当成报道来阅读。我所记录的这个系统对我而言是难以理解的，因此，任何超过报道来阅读的做法都将是误导与不适当的。在这个前提下，我采用了现象学的方法，努力把巫术当成我所遭遇的现象来处理。我身为经验者，记录下了我所经验的，而在记录的同时，力求暂停一切评断。

第一部分　“看见”的准备

当你看见时，人会变得不一样，小烟能帮助你把人看见成明亮的纤维，像白色的蜘蛛丝，非常细，从头缠绕到脚，让人看起来就像个丝线绕成的蛋。

1　重新开始学习

1968年4月2日

唐望看了我一会儿，似乎完全不惊讶于看到我，虽然我上次拜访他已经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

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微笑着说我看起来不一样了，我越来越肥胖、柔弱了。

我带来一本我写的书[1]。我很突然地就把它从手提箱中拿出来，递给他。

“这是一本关于你的书，唐望。”我说。

他拿过去，翻弄书页，像在玩一副扑克牌。他喜欢书封面的绿色及书的大小。他用手掌感觉封面，转了几圈，然后交还给我。我感到一阵自豪。

“我想要你收下它。”我说。

他摇摇头，沉默地微笑。

“最好不要，”他说，然后咧嘴露出更大的笑容，“你知道我们在墨西哥用纸来做什么。”

我笑了。我觉得他的讽刺语气十分漂亮。

我们正坐在墨西哥中部山区一个小镇公园的长椅上。事前我根本无法让他知道我想来拜访他，但我确信我会找到他，而我找到了他。唐望从山上下来之前，我只在那个小镇上等待了一会儿，我在市场上他的一个朋友的摊位前找到了他。

唐望一点也不意外地告诉我，我正好可以带他回索诺拉。我们坐在公园里等他的朋友，一个与他住在一起的马萨特克族（Mazatec）印第安人。

我们等了约三个小时。我们谈着不重要的琐事。在那天近黄昏时，就在他的朋友出现之前，我告诉了他几天前我看到的一些事情。

在我前来的旅途上，我的车子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发生故障，我必须在那座城市停留三天，等车子修好。修车厂对面有一家汽车旅馆，但是大城市的郊区总让我感到沮丧，于是我住到市中心一家八层楼的豪华旅馆中。

旅馆仆役让我知道旅馆有一间餐厅。我下楼用餐时，发现餐厅的桌子摆到了人行道上，安排得很不错，位于一些现代化的墙檐下面。外面比较凉快，还有些空桌子。但我宁愿坐在拥挤的室内。在我进门时，我注意到一群擦鞋童坐在餐厅外的街角上，我确信如果我选择坐在外面，他们一定会来骚扰我。

从我的座位可以透过窗子看到那群擦鞋童。有一对年轻人选择了外面的桌子，孩子们便围住了他们，请求擦鞋子。那对年轻人拒绝了。我很惊讶地看到那群孩子并没有坚持，就都坐回到了街角上。不一会儿，三个穿西服的人起身离去，那群孩子奔向他们的桌子，开始吃桌上残留的食物；几秒钟之内盘子便空了。同样的事发生在所有的桌子上。

我发现那些孩子很有秩序；如果他们弄翻水，他们会用自己的擦鞋布吸干水分。我也注意到他们搜刮剩食很彻底。他们甚至吃掉了水中的冰块及茶中的柠檬片，连皮带籽。他们没有丝毫浪费。

我在那家旅馆居住的时候，发现那些孩童与餐厅的经理之间有协议；他们可以停留在附近，向顾客拉生意，并被容许吃剩下的食物，只要他们不骚扰任何人，不打破任何东西。他们一共有十一个人，年龄从五岁到十二岁，但是年纪最大的与其他人保持一段距离。他们故意排斥他，用一首歌来调侃他，说他已经长出了阴毛，太老了，不能与他们为伍。

经过三天观察他们像秃鹰一样追逐剩食，我开始感到悲观。我离开那座城市时，觉得那些孩子没有一点希望，他们的世界已经被日复一日的琐碎争夺定型了。

“你为他们感到悲哀吗？”唐望用疑问的语气问道。

“当然。”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关心我的同类的幸福。他们还是孩子，而他们的世界是丑陋卑贱的。”

“慢着！慢着！你怎么能说他们的世界是‘丑陋卑贱的’呢？”唐望说，模仿我的口吻，“你以为你比较优越，是不是？”

我说，是的。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与那些孩子的世界比较起来，我的世界无疑更为丰富，充满了个人满足与成就的机会。唐望的笑声友善而真诚，他说我没有谨慎考虑我的话，我无法知道那些孩子世界中的丰富与机会。

我认为唐望只是顽固。我真的认为他只是故意唱反调来激怒我。我相信那些孩子没有任何心智成长的机会。

我继续坚持我的论点，然后唐望突然问道：“你有一次不是告诉我，你认为人最伟大的成就是成为智者？”我是这么说过。我又重复一次，以我的看法，成为智者是人类心智上最伟大的一项成就。

“你认为你的丰富世界会帮助你成为智者吗？”唐望稍带讽刺地问。

我没有回答。于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再问一次，这是通常当我以为他没有听懂问题时我使用的方式。

“换句话说，”他露出大大的笑容，显然知道我了解他的做法，“你的自由与机会是否能帮助你成为智者？”

“不能！”我坦白说。

“那么你怎么能为那些孩子感到悲哀？”他严肃地说，“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能成为智者。我认识的所有智者小时候都像那些吃剩食、舔桌子的孩子一样。”

唐望的论点使我不舒服。我为那些贫困的孩子感到悲哀，不是因为他们没东西吃，而是以我的看法，他们已经注定了心智上有残缺。但是以唐望的看法，他们中任何一个都能够达成我心目中最伟大的智性成就，成为智者。我怜悯他们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唐望赢得干脆利落。

“也许你是对的，”我说，“但是我们要如何避免那真诚的欲望——想要帮助我们的同类？”

“你认为要如何帮助他们呢？”

“解除他们的束缚。至少能做的是试着改变他们。你自己就在这么做，不是吗？”

“不，我没有。我不知道要改变什么，或为什么要试着改变我的同类。”

“我呢，唐望？你不是在教导我，好改变我吗？”

“不是，我没有要改变你。也许有一天你会成为智者，没有人能预知，但这不会改变你。有一天，也许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看见’人，那时你便会明白，根本没有东西能被改变。”

“什么另一种看见人的方式，唐望？”

“当你‘看见’时，人会变得不一样，小烟能帮助你把人‘看见’成明亮的纤维。”

“明亮的纤维？”

“不错，纤维，像白色的蜘蛛丝，非常细的丝，从头缠绕到脚，于是人看起来像个用丝线绕成的蛋。他的手脚像明亮的硬毛，射向四面八方。”

“所有人看起来都是如此吗？”

“所有人。况且，所有人都与其他一切事物相联系，不是透过他的手，而是透过由腹部中央射出的一束长纤维。那束纤维使人与四周一切相联系，保持他的平衡，使他稳定。所以，有一天也许你会‘看见’，不管是乞丐还是国王，人都是一个明亮的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改变。或者说，一个明亮的蛋又有什么好被改变的？你说呢？”

2　力量的礼物

我与唐望的交往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毫无困难地重新进入了状况，享受唐望的戏剧性及幽默感，还有他对我的耐性。我真心觉得我应该多拜访他。不见唐望的确是我的一大损失，并且我有一些特别的问题需要请教他。

在我完成关于他的那本书后，我重新检查我没有用上的笔记。我舍弃了许多资料，因为当时我的重心放在非寻常现实状态上。重新温习了我早期的笔记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技巧熟练的巫士只要借着“操纵社交性的暗示”就能够从门徒身上引导出特定的知觉范围。关于这种操纵过程，我的整个论点是建立于一个假设上：必须要有一个引导者，才能引导出必要的知觉范围。我以巫士的培药特聚会作为特定的实验例子。我认为，在那些聚会中，巫士们不需要借助言语或手势，便能够对所需要的现实状态达成一种协议。我的结论是，那些参与者使用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暗号来达成协议。我构思了一套系统来解释那些暗号与步骤。所以我去见唐望，询问他对于我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与看法。

1968年5月21日

在我去见唐望的路上没有任何特殊的事发生。沙漠中的温度超过了一百华氏度[2]，非常令人难受。下午温度逐渐下降。当我在黄昏抵达唐望的屋子时，已有阵阵清凉的微风。我并不很累，所以我们坐在屋中聊天。我觉得舒适轻松。我们谈了几个钟头。我们的谈话内容并不是我想记录下来的，我们没有谈严肃的事，只是谈着天气、收成、他的孙子、亚基族人、墨西哥政府，等等。我告诉唐望我是多么喜爱在黑暗中谈话的幽静感觉。他说我的话与我那爱说话的天性相吻合。要我喜欢在黑暗中聊天是很容易的，因为那是我在黑暗中唯一能做的。我争辩说我喜欢的不仅是说话而已，我也珍惜被黑暗包围的温暖松弛感。他问我天黑后在家里会做什么，我说我最后还是会打开灯，或者去逛灯火通明的大街，直到就寝时间。

“噢！”他带着怀疑的语气说，“我还以为你学会了使用黑暗。”

“你能用黑暗做什么？”我问。

他说黑暗是最适合“看见”的时刻，他把黑暗称为“白昼的黑暗面”，他也用特别的音调加强了“看见”这个字眼。我想要知道其中的用意，但他说现在太晚了，不适合深谈。

1968年5月22日

早上我一觉醒来后，马上告诉唐望我所构思的一套系统，用来解释培药特聚会密图地中所发生的事。我拿起笔记，把我所完成的读给他听。他耐心听着，而我努力地说明我的假设。

我说我相信必须有一个秘密的引导者来暗示参与者，他们才能达成任何可能的协议。我指出那些人来参加密图地是为了寻求麦斯卡力陀的现身及正确生活的教诲；那些人彼此从未交换过任何言语或手势，而他们却能认同麦斯卡力陀的现身及其特定的教诲。至少他们在我所参加的密图地中是如此，他们认同麦斯卡力陀单独对他们现身，提供教诲。以我个人的经验，我发现麦斯卡力陀单独的现身方式及随后的教诲非常类似，虽然内容因人而异。

我无法解释这种类似性，只能把它当成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暗示系统下的结果。

我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向唐望说明我的假设。最后我恳请他用他自己的话来告诉我达成协议的确实步骤是什么。

我说完后，他皱起眉头。我想他一定觉得我的假设十分具有挑战性，他似乎沉浸于思考中。经过一段适当的沉默，我询问他的想法。

我的问题使他突然微笑起来，然后是如雷的大笑。我也试着一起笑，然后紧张地问什么事那么好笑。

“你神经错乱了！”他叫道，“为什么有人会想在密图地这样重要的场合中费神做暗示？你以为可以对麦斯卡力陀胡来吗？”

我认为他只是在故弄玄虚，他并没有真的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要做暗示？”唐望固执地问，“你参加过密图地。你应该知道没有人能告诉你如何去感觉或去做什么；没有人，除了麦斯卡力陀自己。”

我坚持说这个解释是不可能的，再次恳求他告诉我协议是如何达成的。

“我知道你来这里的用意了，”唐望以神秘的语气说，“我无法帮助你，因为没有什么暗示的系统。”

“但是那么多人怎么会都认同麦斯卡力陀的现身呢？”

“他们认同，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唐望戏剧化地说，然后又不经意地加了一句，“你为什么不再参加另一次密图地，自己去‘看见’呢？”

我觉得这是个陷阱。我没说话，只是放下笔记。他没有坚持问下去。

不一会儿，他要我开车载他去他一个朋友的住处。我们一天的剩余时间都待在那里。在谈话中，他的朋友约翰问我现在我与培药特的关系如何。八年前我首次体验培药特时，是约翰提供的果实。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唐望过来帮腔，告诉约翰我做得还算不错。

在回唐望家的路上，我感觉必须要对约翰的问题有所表示，于是在闲谈中，我说我已不想再学任何有关培药特的东西，因为那需要一种我所缺乏的勇气；我是绝对真心要放弃的。唐望微笑不语。我继续说下去，直到抵达他的住处。

我们坐在门前干净的空地上。天气温暖晴朗，傍晚的微风足以使人感觉凉爽舒适。

“你为什么这么抗拒？”唐望突然说，“你说不想再学了，已经说了几年？”

“三年。”

“你为什么反应如此激烈？”

“我觉得我背叛了你，唐望。我想这就是我一直要谈它的原因。”

“你没有背叛我。”

“我使你失望了。我逃走了。我觉得我被打败了。”

“你尽了你所能。况且，你还没有被打败。我所教导你的是非常困难的。拿我来说，我当初也许比你还要气馁。”

“但你坚持下去了，唐望。我的情况不同。我放弃了。我回来看你不是因为我要学，而只是因为我要你来澄清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唐望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移开了视线。

“你应该让小烟再来开导你一次。”他有力地说。

“不，唐望，我不能再用你的烟了。我已经耗尽心神了。”

“你根本还没有开始。”

“我太害怕了。”

“所以，你很害怕，这没有什么新鲜的。不要想你的恐惧。想想‘看见’的奇妙吧！”

“我真心诚意希望我能想想那些奇妙，但我做不到。每当想起你的小烟时，我便感到一阵黑暗笼罩了我，仿佛世上已无他人，没有任何依靠。你的烟让我看到了最终级的孤独，唐望。”

“那不正确。以我为例，小烟是我的同盟，我没有感觉到那种孤独。”

“你不一样，你已经克服了你的恐惧。”

唐望轻拍我的肩膀。

“你不是恐惧。”他轻声说，声音中带着一种奇怪的责备。

“我会骗你吗，唐望？”

“我不关心欺骗，”他严厉地说，“我关心其他的事。你不想学，不是因为你恐惧，而是因为其他的事。”

我情绪激烈地要求他告诉我是什么。我恳求他，但是他什么都不说，只是摇着头，仿佛不相信我自己不知道。

我告诉他，也许是因为惰性（inertia）使我不想学。他要知道这个词的意义，我念了字典上的定义："物体在除非受到外力的影响下，否则维持静者恒静，动者恒动，不改变方向的倾向。"

"除非受到外力的影响下，"他重复着，"这也许是你能找到的最适合的字眼了。我告诉过你，只有神经病才会自愿选择智者的任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必须被诱骗，才会去做这种事。"

"我相信有不计其数的人会高兴地接受这项任务。"我说。

"不错，但是他们不算数。他们通常都有问题，就像外表看起来完好的葫芦，一旦被装满了水，施加压力，就会破裂漏水。"

"我曾经诱骗过你一次，就像我的恩人诱骗我那样，否则你不会学到这么多。也许现在是再诱骗你的时候了。"

他所谓的诱骗是指在我门徒生涯中的一个关键点，发生在数年前，但在我脑海中仍然栩栩如生，仿佛刚刚发生过。唐望透过非常巧妙的手段，迫使我与一个女巫士发生了直接而恐怖的冲突，结果使她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敌意。唐望利用我对那个女人的恐惧，使之作为我继续学习的原动力，他宣称我必须积极学习巫术，才能抵挡她的魔法攻击。他的"诱骗"是如此令人信服，我彻底相信我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尽力学习才能求得生路。

"如果你又想用那个女人来吓我，我就不再来了。"我说。

唐望的笑声非常愉快。

"别担心，"他安慰我，"恐惧的诱骗对你已经不再管用。你已经不再恐惧。但是如果情况需要，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诱骗你，你甚至不需要回来这里。"他把手枕在头后，躺下来睡觉。我整理我的笔记。

几个小时后他醒过来，那时天几乎黑了。看到我在写字，他坐直身子，微笑着问我是否已经写光了我的困扰。

1968年5月23日

我们聊着欧萨卡市（Oaxaca）。我告诉唐望，有一次我在那城市里

碰到市集开放的日子，来自各地的印第安人在那里贩卖食物及各种玩意儿。我对一个卖药草的人特别感兴趣。他扛着一个木架子，上面有许多小罐与磨碎的药草。他站在街上，手中拿着一种小罐，口中吆喝着一首奇怪的小调。

“我这里的药草，”他念道，“能对付跳蚤、苍蝇、蚊子及虱子，还有猪、马、牛、羊。”

“我这里的药草，能治人类所有的疾病，耳炎、疹子、风湿、关节炎。我这里的药草，能对心脏、肝脏、胃及肾有益。来来来，先生们，女士们，我这里的药草，能对付跳蚤、苍蝇、蚊子及虱子。”

我听他唱了许久。他有一系列宣称可治愈人类疾病的清单，每念四样便停顿，作为小调的押韵。

唐望说他年轻时也曾经在欧萨卡市集卖药草。他仍记得他的推销词，他唱给我听。他说他和他的朋友文生（Vincente）会调配药草汁。

“那些药草汁实在不错，”唐望说，“我的老友文生非常善于抽取药草的精华。”

我告诉唐望，有一次我去墨西哥时，拜访了文生。唐望似乎很惊讶，他要我详细告诉他经过。

当时我开车经过杜兰戈市（Durango），记得唐望曾经告诉过我，我应该去拜访他住在那里的一个朋友。我找到了他的朋友文生，与他谈了一些话。我离开前，他给了我一袋植物，并且详细指示我该如何栽种它们。

我在前往阿瓜斯卡连德斯（Aguas Calientes）的路上停了下来。为了确定四周没有人，我花了至少十分钟观察道路与周围。

视线所及没有任何房子，也没有牛群在路旁漫游。我站在一个小山丘顶上，可以看见前后的道路，两方都是一望无际的荒凉。我等待了几分钟，以便熟悉方向，并且回忆唐文生的指示。

我拿起袋中的一棵植物，走到道路东边的仙人掌原野中，如唐文生所指示般种到地下。我带了一瓶矿泉水来浇水。我想打开瓶盖，用挖土

的小铁棍敲打瓶口，结果瓶子爆裂，一片玻璃割破了我的上唇。

我回到停车处拿另一瓶矿泉水。这时，一个开着福斯旅行车的人停下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说一切都很好，于是他就开走了。我回去给植物浇了水，然后走回停车处。当我距离车子约百英尺[3]远时，我听到一些人声。我急忙冲下山坡，来到公路上，发现有三个墨西哥人站在车旁，两男一女。其中一个男的坐在防撞杠上。他也许将近四十岁，身材中等，有黑色的鬈发，背着一个袋子，穿着老旧的卡其布衣服。他的鞋子没有系好，也许有点太大了，看起来松弛而不舒适。他似乎汗流浃背。

另一个男子站在离车子二十英尺之外。他的身材比另一个要瘦小，头发直梳到脑后。他带着一个小包，年龄较老，也许将近五十岁。他的衣着较佳，穿着深蓝色的夹克、淡蓝色的裤子及黑鞋。他一点也没有流汗，表情显得冷漠、疏离。

那女人将近四十岁，身材肥胖，五官黝黑，穿着黑裙子、白运动衫、黑色的尖鞋子。她没有带包袱，只是拿着一个小收音机。她似乎很疲倦，脸上布满了细小的汗珠。

当我来到车旁时，那个较年轻的男人与那个女人开始缠着我。他们希望能搭便车。我说车子里没有空间。我让他们看塞满东西的后座，实在没有多余的位置。

那男人建议说，如果我慢慢开，他们可以坐在防撞杠上，或躺在车头盖上。我觉得这个主意真是荒唐。但他们的恳求带着紧急的味道，我感觉很悲哀、不安。我给了他们一些车钱去坐巴士。

那个较年轻的男人收下了钞票，说了谢谢。但那个较年长的男人不屑地转身背对着我。

“我需要交通工具，”他说，“我对金钱没有兴趣。”然后他转身问我，“你能给我们一些食物或水吗？”

我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他们站在那里注视了我一阵子，然后转身离去。

我进入车子想发动引擎。当时气温很高，化油器里的东西大概快溢

出来了。那个较年轻的男人听到了激活马达的空转声，走回到我车子后方，准备推我的车子。我感到极为不安，开始喘气。最后引擎终于发动了。我飞快驶离了。

我说完这段经历之后，唐望沉思了许久。

“你以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件事？”他说，没有看我。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耸耸肩说我从来不觉得这件事重要。

“它是该死的重要！”他说，“文生是个一流的巫士，他给你东西栽种，一定有他的道理；如果你在种下去后，马上碰见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三个陌生人，一定也有道理存在；只有像你这样的笨蛋会不理会这件事，认为它不重要。”他想要知道在我拜访唐文生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告诉他，当时我正驾车经过市集，突然产生念头想去找唐文生。我走进市集，来到卖药草的区域。那里有三个摊子排成一列，有三个胖女人在照看。我走到摊位的尽头，发现还有一个摊子在角落里。然后我看见一个瘦小的白发男子。他正在卖一只鸟笼给一个女人。

我等他完成交易，然后我问他是否认识文生·马德诺。他注视着我，没有回答。

“你找文生·马德诺干什么？”他最后终于说。

我说我是为了一个朋友来拜访他，告诉了他唐望的名字。那老人看了我一眼，说他就是文生·马德诺，听候差遣。他请我坐下。他似乎很高兴，非常轻松自在，十分友善。我告诉他我与唐望的友谊，我感觉我们之间立刻建立起了一种共识。他说他们从二十多岁起便认识。唐文生对唐望只有赞美。在我们谈话快结束时，他热烈地说：“望是个真正的智者。我自己只略微涉及力量的植物。我对它们的医疗效果感兴趣。我甚至收藏植物学的书籍，直到最近才卖掉。”他沉默了一会儿，抚摸着下巴，似乎在搜寻适当的字眼。

“你可以说我只是个光说不练的智者。”他说，“我不如望，我的印第安兄弟。”唐文生又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目光闪烁，凝视着我左边的地面。

然后他转过来对我低语：“哦，我那在高处飞翔的印第安兄弟啊！”

唐文生站了起来。我们的对话似乎告一段落了。

如果是别人说什么印第安兄弟之类的话，我会当成陈腔滥调。但是唐文生的语气是如此真诚，眼神如此清澄，他立刻便让我沉浸于他的印第安兄弟飞翔于高处的景象。我相信他是认真的。

“光说不练的智者，见鬼！”唐望听完了整个故事后叫道，“文生是个真正的巫鲁荷。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呢？”我提醒他，有一次是他自己要我去拜访唐文生的。

“胡说八道！”他夸张地大叫，“我是说，有一天，等你知道如何‘看见’后，你应该去拜访我的朋友文生，那才是我说的。显然你没有注意听。”

我争论说我觉得去见唐文生没有什么害处。我十分欣赏他的举止与和善。

唐望摇着头，半开玩笑地对他所谓的我的“狗屎运气”感到大惑不解。他说我去看唐文生就像拿着一根树枝跑到狮子笼里。唐望似乎十分激动，但我看不出任何理由值得他这样大惊小怪。

唐文生是个出色的人物。他看起来如此脆弱；他奇异慑人的眼神使他看起来似乎不属于尘世。我问唐望如此出色的人物怎么会具有危险性。

“你是个该死的笨蛋，”他说，看起来很严肃，“他本身不会带给你任何伤害，但是知识就是力量，一旦走上了知识的道路，一个人就无法再为与他接触的人负责任。你应该等更了解如何保护自己后再去拜访他。不是要提防他，而是要提防他所收服的力量，那种力量不是属于他的，或其他任何人的。听到你是我的朋友后，文生便假设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于是送给你一样礼物。他显然很喜欢你，给了你一样伟大的礼物，结果你搞砸了。真是可惜！”

1968年5月24日

我一整天都缠着唐望，要求他告诉我唐文生的礼物是什么。我请他

多加考虑我们之间的差别；对他是显而易见的事，对我也许是盲人摸象。

“他给你多少棵植物？”他终于问。

我说四棵，但我记不得确切的数了。然后唐望要我详细报告，从我离开唐文生到我停车在路旁的一切经过。但是我也记不得了。

“植物的数量是很重要的，还有事情发生的顺序，”他说，“如果你什么都记不得了，你要我怎么告诉你那礼物是什么？”

于是，我白费一番功夫，去回忆事情的顺序。

“如果你能记得所发生的一切，”他说，“至少我能告诉你你是怎么搞砸你的礼物的。”唐望似乎十分困扰。他不耐烦地催我去回忆，但是我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

“你认为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唐望？”我说，只是想找话说。

“一切。”

“但是我完全遵照唐文生的指示去做的。”

“那又怎么样？你难道不明白遵照他的指示是毫无意义的吗？”

“为什么？”

“因为那些指示是为了一个能‘看见’的人所设计的，不是给一个靠运气瞎碰的笨蛋。你毫无准备就跑去看文生。他喜欢你，给了你一样礼物。而那礼物可以轻易要了你的命。”

“但是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厉害的东西？如果他是巫士，他该知道我什么都不懂。”

“不，他无法‘看见’这一事实。你看起来仿佛你懂，但你实际上懂得不多。”

我说我真心相信我没有假冒专家，至少从来没有故意如此。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你想唬文生，他会一眼看穿你。这是比唬人更糟糕的事。当我‘看见’你时，你看起来似乎知道许多事，但我知道你不是如此。”

“我看起来似乎知道什么，唐望？”

“力量的奥秘、巫士的知识。所以当文生‘看见’你后，给了你一样礼物。你对那礼物的态度就像一只吃饱的狗对食物的态度，狗会在食物上撒尿，不让其他狗吃。你对那礼物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你的损失很大。真是浪费！”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露出微笑。

“抱怨是没有用的，”他说，“但是不这么做实在很难。力量的礼物是毕生难得的，非常独特、珍贵。拿我为例，从来没有人给过我如此的礼物。据我所知，只有几个人有过。浪费如此珍贵的事物是一种耻辱。”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唐望。”我说，“现在我能做什么来挽回那样礼物吗？”

他笑了起来，重复了几次“挽回那样礼物”。

“听起来很好，”他说，“我喜欢这句话，但是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挽回你的礼物了。”

1968年5月25日

今天唐望花了几乎所有的时间示范如何制作捕捉小动物的陷阱。我们一整个上午都在砍树枝与清理木材。我脑中有许多问题。我只能在我们工作时问他，但他开玩笑说，在我们两人之中，只有我能够同时动口与动手。我们终于暂停休息。我连忙提出一个问题。

“‘看见’像是什么样子，唐望？”

“你必须要学习‘看见’，才能知道它像什么。我无法告诉你。”

“那是个秘密吗，我不应该知道？”

“不是，只是我无法描述它。”

“为什么？”

“你不会了解的。”

“试试看，唐望，也许我会了解。”

朋友圈每日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shufoufou

“不。你必须自己去做。一旦你学会了，你就能以不同的方式来‘看见’世上一切事物。”

“那么，唐望，你看世界的方式已不像一般人那样了。”

“我两者皆用。当我想要观望这世界时，我像你一样看。然后当我想要‘看见’时，我就以不同的方式去知觉。”

“每次当你‘看见’时，事物是不是保持不变？”

“事物不会改变。你只是改变了你看事物的方式罢了。”

“我的意思是，例如，如果你‘看见’了同一棵树，每次你‘看见’时，它是否还是一样的树？”

“不是。它会改变，但它仍然是同一棵树。”

“但是，如果同一棵树在你每次‘看见’时都会改变，你的‘看见’也许只是幻觉。”

他笑了起来，没有回答，似乎在思考。

最后他说：“当你注视事物时，你并没有‘看见’它们，你只是在观望，只是要确定事物是否在那里。由于你不在意‘看见’，每次你观望事物时，它们似乎都没什么两样。但是另一方面，当你学会‘看见’后，事物在你每次‘看见’时都不一样，但是它又是同一事物。例如，我告诉过你，人类看起来像个蛋。每次我‘看见’同一个人时，我‘看见’一个蛋，但又不是同样的蛋。”

“但是你就无法辨认任何事物了，因为没有事物会维持不变；那么学习‘看见’的好处是什么？”

“你可以辨认事物。你可以看出事物的本来面貌。”

“难道我看到的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吗？”

“不是。你的眼睛只学会观望。拿你遇见的那三个人为例，那三个墨西哥人，你能够详细地描述他们，甚至告诉我他们的衣着。但这只证明了你根本没有‘看见’。如果你能够‘看见’，你当时就会知道他们并不是人。”

“他们不是人？他们是什么？”

“他们不是人，如此而已。”

“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就像你我一样。”

“不，他们不是。这一点我很确定。”

我问他那些人是不是鬼怪、精灵或死人的灵魂。他回答说，他不知道鬼怪、精灵或灵魂是什么。

我把《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词典》里有关鬼魂（ghost）的定义翻译给他听：“假设为已死者不具肉体的精灵，在活人眼中被设想为一种苍白，如影般的形象。”然后我又翻译精灵（spirit）的定义：“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被人们视为如同鬼魂，占据着特定的区域，具有特定的（善或恶）性格。”他说，它们也许可以被称为精灵，虽然我所念的定义并不十分适合描述它们。

“它们是不是某种事物的守护神？”我问。

“不。它们不守护任何东西。”

“它们是监视者吗？它们在监视我们吗？”

“它们是一种力量，既不好也不坏，只是巫士能学会收服的一种力量。”

“它们是同盟吗，唐望？”

“是的，它们是智者的同盟。”

这是在我们交往八年来唐望首次几乎要为“同盟”做出一个定义。我已经请求他这么做不下十数次了。他通常不理会我的请求，说我已经知道同盟是什么，不需要再去谈我已经知道的事。唐望这次直接说到同盟的本质，这是很难得的，我必须追问到底。

“你告诉过我同盟是在植物中，”我说，“在魔鬼草与蘑菇之中。”

“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他极肯定地说，“你总是会自己乱下结论。”

“但是我在书里已经这么写了，唐望。”

“你可以写任何你要写的，但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提醒他，他当初告诉我，他的恩人的同盟是魔鬼草，他自己的同盟是小烟。后来他又说同盟是隐藏在那些植物之中。

“不对。那是错误的，”他皱着眉说，“我的同盟是小烟，但这不表示我的同盟是在小烟的混合药草中，或在蘑菇中，或在我的烟斗中。它们都必须一起派上用场，才能带我见到同盟，我称它小烟，是我个人的理由。”

唐望说我见到的那三个人，他称之为“不是人的他们”，事实上是唐文生的同盟。

我提醒他，他曾经指出同盟与麦斯卡力陀之间的差异，同盟不能被看见，而一个人可以轻易看见麦斯卡力陀。

于是我们陷入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他说他曾经指出同盟无法被看见，是因为同盟能变成任何模样。当我说他有一次说麦斯卡力陀也可以变成任何模样时，唐望放弃了整个讨论，说他所谓的“看见”不是平常的“观看”事物，而我的困惑是由于我对言语的坚持。

几个小时后，唐望自己又回到了同盟的话题上。稍早时我觉得他有点懊恼我的问题，所以我没有再问下去。现在他正在示范如何制作捕兔

子的陷阱，我必须把一根木条弯曲到极限，好让他绑上绳子。那木条虽细，但弄弯它仍要费很大的劲。我的头与手都用力到颤抖起来。最后他终于绑好了绳子，我累坏了。

我们坐下来开始谈话。他说，显然我必须要靠谈话才能了解事情，所以他将不在意我的问题，准备好好与我谈同盟。

“同盟并不是在小烟之中，”他说，“小烟带你到同盟所在的地方。当你与同盟成为一体后，你就不需要再抽小烟了。那时候，你可以任意使唤同盟，让它为你做任何事。”

“同盟既不善，也不恶，但是可以被巫士用在适合的地方。我喜欢小烟作为同盟，是因为它对我的要求不高，它很稳定与公平。”

“同盟在你看来是什么样子，唐望？譬如说我看到的那三个人就像普通人，你看到他们会是什么样子？”

“他们会像普通人。”

“那么你要如何从真正的人当中分辨他们？”

“在你‘看见’时，真正的人像明亮的蛋。非人的人看起来则像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法‘看见’同盟。同盟采取不同的形态。它们看起来像狗、狼、鸟，甚至像草滚球或任何事物。唯一的差别是当你‘看见’它们时，它们仍然像他们所伪装的事物。一切事物在‘看见’下都有独特的形态，就像人看起来像蛋，其他事物有其他的形态，但是只有同盟看起来像原来的样子。这种形态足以骗过肉眼——我们的肉眼。狗是不会被骗的，乌鸦也不会受骗。”

“它们为什么要骗我们呢？”

“我认为我们都是小丑。我们愚弄了我们自己。同盟只是采取了它们附近事物的外表，然后我们把它们当真。我们只学会用眼观望事物，这并不是它们的错。”

“我不清楚它们的功用，唐望。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同盟？”

“这就像问我世界上为什么要有人类，我实在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这就足够了。同盟在这里就像我们，也许它们比我们还早出现在这

里。”

“你说比我们还早是什么意思，唐望？”

“我们人类并不是一直都在这里的。”

“你的‘这里’是指这个国家还是这个世界？”

于是我们又陷入长篇大论的争执。唐望说，对他而言，只有这个世界——这块他立足的土地。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们不是一直都在世界上。

“很简单，”他说，“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懂得非常少。一只土狼懂的都比我们多。土狼很少会被世界的表象所愚弄。”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捕捉它们，杀掉它们？”我问，“如果它们不会被表象所骗，它们怎么会那么容易被干掉？”

唐望瞪着我，直到我感觉难为情。

“我们可以捕捉或毒害或射杀一只土狼，”他说，“我们觉得土狼是容易捕的猎物，是因为土狼不熟悉人类的技巧。但是如果一只土狼能逃过一劫，我可以保证，我们无法再如法炮制抓住它。一个好猎人知道这个道理，他绝不会在同一个地点重新设立陷阱，因为如果有土狼死在陷阱中，所有土狼都能‘看见’它的死亡在那里游移不散，它们便会避开那个陷阱，甚至避开整个区域。而在另一方面，我们无法‘看见’死亡，我们同类的死亡也会在同一个地点游移不散，我们也许会有所怀疑，但从来没有‘看见’它。”

“土狼是否能‘看见’同盟？”

“当然。”

“土狼看到的同盟像什么？”

“我要成为一只土狼才能知道。但我能告诉你，乌鸦看到的同盟像一顶尖帽子，底部圆而宽，上面长而尖，有些会发亮，但大多数只是单调而笨重的，像件湿衣服。它们的形状并不好看。”

“当你‘看见’它们时，它们像什么样子，唐望？”

“我已经告诉过你，它们就像它们所伪装的事物。它们会采取任何适合的形状，可以像颗小卵石，或像座山。”

“它们会说话、发笑，或制造任何噪声吗？”

“若与人为伍，它们的行动就像人；若与动物为伍，它们就像动物。动物通常畏惧它们，然而如果动物时常看见同盟，动物便不会在意。我们也做相同的事。我们之中有一大群的同盟，但是我们不会打扰它们。由于我们的眼睛只能观望事物，所以我们不会注意到它们。”

“你的意思是，我在街上看到的有些人不是人？”我问，对他的话感到迷惑。

“有些的确不是。”他强调。

他的话听起来实在荒唐，但是我无法想象唐望在胡说八道。我说他说的那些像是关于外星人的科幻故事。他说，他不在乎听起来像什么，但是街上有些人并不是人。

“你为什么会认为人群中的每一个都是人类？”他以非常认真的语气问。

我实在无法回答他，只能说我习惯这么相信。

他继续说他多么喜欢观看忙碌的人群，有时候他会在一大群像蛋的人当中，“看见”一个像正常人的人。

“这么做实在很好玩，”他笑着说，“至少对我是如此。我喜欢坐在公园与巴士站里观望。有时候我立刻就发现同盟；有时候我只能‘看见’真正的人。有一次我看见两个同盟坐在巴士里，肩并肩。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看见两个同盟在一起。”

“看到两个同盟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

“当然。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有特殊意义。有时候巫士可从它们的行动中获得力量。就算一个巫士没有自己的同盟，只要他知道如何‘看见’，他便可由观看同盟的行动而控制力量。我的恩人教导我这个做

法，在我尚未有自己的同盟之前，有好几年时间我都是去观看人群中的同盟。每次我‘看见’一个，就会学到一些东西。你发现三个在一起，你错过了多么辉煌的一课！”

他没有再说下去。于是我们完成了陷阱。然后他转过来，像是想起什么，说，关于同盟的另一个重要事项是，如果发现两个同盟，总会是两个同类的。他看到的那两个同盟是两个男人。由于我看到的是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所以他推断我的经验必定更不寻常。

我问他同盟是否会变成小孩；小孩是否必须是相同的性别；同盟是否能变成不同种族的人；同盟是否能变成一男、一女、一个小孩所组成的家庭。最后我问他有没有看过同盟开汽车或巴士。

唐望什么都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让我问下去。当他听到最后一个问题时，捧腹大笑起来，他说我的问题不够仔细，我应该问他是否见过同盟驾驶任何交通工具。

“你不想漏掉摩托车吧，是不是？”他说，眼睛闪着顽皮的光芒。

我觉得他取笑我这些问题的方式十分幽默轻松，我也一起笑了。然后他解释说，同盟无法带头行动，或直接影响任何事；但是他们能够间接影响人类。唐望说接触同盟是危险的，因为同盟能引出人类的邪恶。门徒生涯漫长而艰辛，因为门徒必须把生命中的不必要降至最低，才能够承受住如此接触的冲击。唐望说，他的恩人初次遭遇同盟时，被迫烧伤自己，并且弄得伤痕累累，像是被山狮攻击过。他自己初次遭遇同盟时，被同盟推到一堆燃烧的木柴上，烧伤了膝盖与肩膀，但是后来当他与同盟合而为一后，疤痕就逐渐消失了。

3 前往密图地

在1968年6月10日，我与唐望开始一次长途旅行，去参加一个密图地。我已经等待这个机会好几个月了，但我并不确定我是否真的愿意去。我想我的犹疑是因为我害怕在一个培药特聚会中必须食用培药特，我一点也不想这么做。我一再向唐望表达我的感觉。他起先只是有耐心地微笑，但是后来他终于坚定地说，他不想再听我谈我的恐惧了。

对我而言，密图地将是一个理想的场合，来证实我所假设的暗示系统。我从未真正放弃我的假设，在这样的聚会中需要一个秘密引导者，才能确保参与者的协调。我认为唐望不理会我的假设有他私人的理由。既然他认为“看见”便足以有效解释密图地中所发生的一切，那么我想要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寻找适当的解释，便会与他的想法有所抵触，因此，他必须不理会我的理性，这是他面对任何不合乎他系统的事物时一贯的做法。

在我们出发之前，唐望消除了我对培药特的担忧，他说我去那里只是旁观。我非常高兴。那时候我几乎确定我将会发现那些参与者达成协议的秘密程序。

我们启程时已是下午。太阳几乎到了地平线之上。我感觉它照在我脑后，很后悔没有在后窗装上遮阳片。从一座山顶上，我看见了巨大的峡谷；道路像黑缎带般绵延于数不清的小山丘之间。我的视线追随着它，然后我们开始下降，道路朝南延伸，消失于远方的低山中。

唐望安静地坐着，注视着正前方。我们很久没有说话。车子里十分闷热难受。我打开了所有车窗，但是对于高温毫无作用。我感到十分烦躁，开始抱怨起天气。

唐望皱眉好奇地看着我。

“在这个季节里，墨西哥到处都很热。”他说，“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没有看他，但我知道他在盯着我。车子在下坡时逐渐加速。我隐约看到了一个公路标志——“前有凹陷”。等我真的看见那凹陷处时，车

速已经很快，虽然我降低了速度，震动仍然使我们在座位上上下弹跳。我让车子慢下来。我们正穿过的地区有农场牲畜在路旁漫游。这里时常可见到马的骨头与被车撞死的牛只。我甚至必须完全停车，好让一群马穿过公路。我变得越来越烦躁。我告诉唐望那是因为天气的缘故；我说我从小就不喜欢炎热，因为每到夏天，我都会感到窒息，难以呼吸。

“现在你已经不是小孩了。”他说。

“炎热仍然使我窒息。”

“嗯，饥饿常使小时候的我感到窒息。”他轻声说，“极度的饥饿，是我小时候唯一知道的事。我常常吸满空气到窒息的地步。但那是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现在我不会再窒息，也不会在饥饿时像青蛙一样吸气胀饱自己。”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自己又快要被逼到一个我不喜欢的角落了，去辩护一些我并不是真正相信的事。天气并没有那么恶劣。使我烦躁的是要开超过一千英里[4]的路才能抵达目的地。想到要如此劳累，我就厌烦。

“我们停下来吃些东西吧，”我说，“也许天黑后就不会这么热。”

唐望微笑地看着我，说要开一段路才会有干净的市镇，而他很了解我绝不吃路边摊的原则。

“你不怕拉肚子了吗？”他问。

我知道他只是在讽刺我，但是他看起来关心而认真。

“你的反应，”他说，“会使人觉得痢疾就躲在路边，等你一下车就扑上来。你真是处于困境之中；就算你逃过了炎热，痢疾也会要了你的命。”

唐望的语气是如此严肃，我开始发笑。然后我们安静地开了一段很长的路。当我们抵达一处叫作“玻璃”（Los Vidrios-Glass-it）的卡车休息站时，天已经很黑了。

唐望从车子里叫道：“你们有什么吃的？”

“猪肉。”一个女人从店里回答。

“为了你的健康，我希望那只猪是今天才被撞死的。”唐望笑着对我说。

我们下了车。那条路的两侧都是低矮的小山，看起来像火山爆发后的熔岩凝固成的。在黑暗中尖锐如锯齿状的山峰衬托着天空，像是一排危险的玻璃碎片。

当我们进餐时，我告诉唐望，我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个地方被称为“玻璃”，很明显是由于那些山脉的碎玻璃造型。

唐望肯定地说这地方被称为“玻璃”，是因为有一辆满载玻璃的卡车在这里翻车，碎玻璃散布路面好几年之久。

我觉得他在开玩笑，要他告诉我这是否是真的。

“你为何不去问问附近的人？”他说。

我询问邻桌一个男人，他抱歉说他不知道。我到厨房里问里面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只说这地方就被叫作玻璃。

“我相信我是对的，”唐望低声说，“墨西哥人并不善于观察风景。我相信他们没有把山脉看成玻璃，但是他们绝对可以让如山的碎玻璃散置路面，好几年都不管。”我们都为这个画面而大笑。

我们吃完后，唐望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好，但我其实感觉有点倒胃口。唐望凝视着我，似乎觉察到了我的不适。

> “一旦你决定要来墨西哥，你就应该放下所有无谓的疑虑，”他坚定地说，“你来这里的决定便足以消除一切恐惧。你来是因为你要来。这是战士的行径。我已经一再告诉你，最有效的生活方式便是战士的行径。在你做决定之前尽管担忧与多疑，但是一旦做出了决定，就要摆脱忧郁与沉思，前面还有无数决定等着你去做。这便是战士的行径。”

“我相信我这么做了，唐望，至少有些时候如此。但要时时提醒自己是很困难的。”

“战士在事情不清楚时会去思索他的死亡。”

“那更是困难，唐望。对大多数人而言，死亡是模糊而遥远的。我们从来不去思索它。”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要呢？”

“非常简单，”他说，“因为只有死亡的观念才能调和我们的精神。”

当我们离开休息站时，天已经黑得使锯齿山脉都隐没不见了。我们安静地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我感觉疲倦，不想说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路上往来车辆十分稀疏。只有几辆车子从对面交错而过。我们似乎是公路上唯一南下的车辆。我感觉有点奇怪，不停地望着后视镜，看看是否有其他车辆在后面，但是什么都没有。

不一会儿，我就不再看后视镜，开始沉思这趟旅程的前景。然后我注意到我的车灯与四周的黑暗比较起来要明亮许多。我再次望望后视镜，先是看到一道闪光，然后是两点灯光，仿佛刚从地面上升起。那是我们后方远处一个小山头上的车子前灯。不一会儿，灯光消失在黑暗中，不一会儿又出现在另一个小山头上，然后又消失不见。我从后视镜中看着它出现与消失好一段时间。我觉得那车子正追上来，越来越近。灯光也越来越强。我故意踩下油门，感到一阵不安。唐望似乎注意到了我的反应，或者他只是注意到我加速了。他先是望着我，然后转头看那远处的车灯。

他问我是否有什么不对劲。我说我有好几个钟头没有看见后面有任何车子，现在突然有一辆车子朝我们靠近。

他轻声笑着问我是否真的认为那是一辆车子。我说那一定是一辆车子。他说我的关切让他知道，我一定是觉得后面追赶我们的不仅是辆车子而已。我坚持说我认为那只是公路上的一辆车子，或卡车。

“还会是什么呢？”我大声说。

唐望的问题使我很紧张。

他转过身来凝视我，然后慢慢点着头，似乎在斟酌他要说的话。

“那是死亡头上的光，”他轻声说，“死亡的光像顶帽子一样戴在它

头上，它骑着快马。那是死亡带着光，骑着快马追赶我们，越来越近了。”

一阵寒战冲上我背脊。不一会儿，我又望向后视镜，那灯光已经不见了。

我告诉唐望，那辆车一定是停了，或转弯了。他没有回头，只是伸手打了个哈欠。

“不，”他说，“死亡永远不会停止。只是有时候它会熄掉它的灯罢了。”

我们在6月13日时抵达墨西哥东北部。两个长得很像，似乎是姊妹的老印第安女人及四个女孩子迎接我们。她们都站立在一栋小泥砖屋的门前。屋子后面另有一间小屋与一间半毁、只剩下一面墙的粮仓。她们显然在等待我们。她们一定是看到了我的车子在几英里外的泥土路上掀起的灰尘。那栋屋子是在山谷深处。远处的公路像绿色山脉上的一条长痕。

唐望下车后与那两个老女人谈了一些话。她们指着屋子前面的一些凳子。唐望示意我过去坐着。其中一个老女人陪我们坐下，其他人都走进屋内。有两个女孩在门口好奇地观察我。我向她们挥挥手。她们笑着跑进屋内。不一会儿，两个年轻人出来向唐望致意。他们没有对我说话，甚至没有瞧我一眼。他们与唐望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唐望站起来，我们全体，包括那个老女人，一起走向另一栋屋子，约半英里远。

我们在那里会见了另一群人。唐望走进屋内，但叫我留在门口。我望着屋内，看见一个与唐望年纪相近的老印第安人坐在一张木椅上。

天还不黑。一群年轻的印第安男女安静地站在屋前一辆卡车周围。我用西班牙语与他们交谈。但是他们有意避免回答我：我一说话，女人们便低声偷笑，男人们则客气地微笑，转头不看我，仿佛听不懂我的话，但我确定他们都说西班牙语，因为我听到了他们彼此的交谈。

不一会儿，唐望与那个老人走出来，上了卡车，坐在驾驶座旁边。这似乎是一个信号，其他人也都爬上了卡车的载货平台。平台上没有围板，所以当卡车开动后，我们都抓住一条绑在车身上的长绳索。

卡车缓慢地行驶在泥土路上。有一次碰到了很陡的斜坡，车子便停下来，所有人都下车步行。卡车开上了斜坡。有两个年轻人乘机又跳上了卡车，坐在边缘而不抓绳索。女人们都笑了起来，鼓励他们继续这种危险的姿势。唐望与那个被称为唐西维欧（Don Silvio）的老人并肩走着，似乎并不关心年轻人的嬉戏。等路变得平坦后，所有人又再度上了卡车。

我们行驶了约一个钟头。卡车平台极为坚硬不适，所以我站起来抓着驾驶座的车顶，就这样，卡车一直开到一排小木屋前。那里有更多人。这时已经十分黑暗，我只能从门前昏暗的煤油灯光中看见其中几个人。

大家都下了车，进入屋内。唐望再次叫我留在屋外。我靠在卡车挡泥板上。几分钟后有三个年轻人过来。我在四年前的一次密图地中认识了其中一位。他握住我的手臂欢迎我。

“你看起来很好。”他用西班牙语低声说。

我们安静地在车旁等待。这是个温暖多风的夜晚。我可以听见附近一条溪流轻柔的水声。我的朋友低声问我是否有95烟。我给了他们一包。借着95烟的火光我看看表，晚上九点钟。

不久，一群人从屋子里出来，那三个年轻人就离开了。唐望过来告诉我，他已经向所有人解释了我在场的理由，他们欢迎我在密图地中担任供应茶水的角色。他说他们马上就要上路了。

总共有十个女人及十一个男人离开屋子。带头的男人十分粗壮，也许有五十来岁。大家称呼他马丘（Mocho），意思是“被割的”。他的步伐轻快而稳定，手里提着一盏油灯，不停地向道路左右摆动。起初我以为他只是随意地挥舞，然后我发现他是用油灯来标示路上的阻碍。我们走了超过一个小时。女人们聊天低笑着。唐望与另一个老人走在队伍前方，我则在最尾端。我盯着路面，试着看清楚路况。

上一次和唐望在夜间登山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我的身体已不像以往那么灵活。我不时踢到石头而失去平衡。我的膝盖也没有任何弹性，每当碰到路面凸起时，好像整条路都翘起来了，而走到洼地时，又像是踩进了一个洞里。我是整支队伍中走路最嘈杂的人，这使我成为不情愿的小丑。每当我失足时，就会有人发出“哇”的一声，然后大家就会发

笑。有一次，我踢到的石头打到了一个女人的脚，于是她大声说出大家都很同意的话：“给那个可怜的孩子一根蜡烛吧！”但是最后的羞辱是，我跌倒后扑到前面那个人的背上，使他也几乎失去平衡，他故意发出一声完全不必要的尖叫，结果所有人都疯狂大笑，队伍不得不暂时停下来。

到了某个时刻，带头的人把油灯上下摇动。这似乎是抵达目的地的信号。我右边不远处有一栋矮房子的黑暗剪影。队伍中所有人都朝四处散去。我在黑暗中艰难地寻找唐望，东摸西碰了一阵，才发现他坐在一块石头上。

他再次告诉我，我的任务是拿水给参与者饮用。几年前他教过我这套程序，我记得很清楚。

但是他坚持要重新示范，以加强我的印象。

之后我们走到屋后众人聚集处。他们已经生了一堆火。离火堆约十五英尺外有一片铺了草席的干净地区。我们的带路人马丘首先坐到一块草席上；我注意到他的左耳上方少了一块肉，这想必是他绰号的由来。唐西维欧坐在他的右侧，唐望坐在左侧。马丘面对着火堆。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放了一篮培药特果实在马丘面前，然后坐在马丘与唐西维欧之间。另一个年轻人带来两个小篮子，放在培药特果实旁边，然后坐在马丘与唐望之间。另外两个年轻人坐在唐西维欧与唐望的外侧，完成了七个人所组成的圆圈。女人们都留在屋内。有两个年轻人负责维持火堆整夜燃烧。我和一个男孩负责照料饮水，准备在一夜的仪式之后给七个参与者饮用。

男孩与我坐在一块石头旁，火堆与水壶的位置是相对的，与参与者所形成的圆圈距离相等。

带头人马丘开始唱起他的培药特歌：他双眼半闭，身体上下动弹。这是一首很长的歌，我听不懂是什么语言。然后一个接一个，他们全都唱起自己的培药特歌。他们似乎没有先后次序，显然是随他们高兴什么时候想唱就唱。然后马丘拿起装培药特果实的篮子，取出了两粒，再放回圆圈中央，接着是唐西维欧，然后是唐望，以逆时针方向的顺序进行。那两个年轻人似乎自成一群，他们也随后各拿了两粒果实。

七个参与者唱歌与吃果实，如此重复了四次之后，他们开始传送另

外两个小篮子。里面装的是干果与肉片。

一整个晚上他们重复了整个步骤好几次，但我无法发现他们个别的行动中有任何隐藏的暗示。他们没有任何交谈，似乎完全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我没有看见他们中任何一人分神去注意其他人。

天亮之前，他们站了起来。男孩和我上前奉水。之后我逛了逛四周以熟悉地形。那是一间用草做屋顶的小泥屋。屋子四周的景色也较为单调，只是一片长着灌木与仙人掌的原野，连一棵树也没有。我一点也不想要远离那屋子。

女人们在早晨离去。男人们则在屋子附近安静地活动。中午时我们又像前一天晚上那样坐定。一篮肉干被切得像培药特果实一样大小，大家传送分食着。有些人唱起他们的培药特歌。一个小时后，他们就都散开了。

女人们给管火的与管水的人预备了一锅粥。我吃了一些，然后睡了几乎整个下午。

天黑后，管火的年轻人又生起了一堆火，食用培药特的步骤又再次开始。整个过程与前一晚十分类似，结束于天亮前。

这一晚我努力试图记录下所有七个参与者的每一个动作，希望能发现任何言语或非言语性的联络系统的蛛丝马迹。但是他们的行动中没有任何如此的证据。

到了黄昏时分，培药特的食用又再次开始。凌晨时分，我知道我的计划已经完全失败。我无法找到任何隐秘导人的线索，或发现任何秘密沟通或达成协议的系统。其余一天时间我都在自己整理笔记。

当第四天晚上他们再度聚集时，我不知为何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晚。没有人告诉我任何事，但是我知道他们第二天便会解散。我坐在水壶旁，其他人也各就各位。

七个参与者的行动正是另外三个晚上的翻版。我开始专注沉浸于他们的行动之中，就像之前一样，我想要记录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声音、每一个手势。

在某个时刻我开始听到一种嗡嗡声。那是很平常的耳鸣，我没有特别注意。然后声音渐渐变大，但仍然是在正常的知觉范围内。我记得自己开始把注意力同时放在那些人与嗡嗡声上。

然后，突然间，那些人的脸孔似乎变得比较明亮，仿佛有一盏灯被打开了。那不像是电灯或油灯，或火光的反射，而更像一种虹彩、一种粉红色的光亮，很微弱，但是可以被我看到。嗡嗡声似乎也增强了。我看看一旁的男孩，他已经睡着了。

这时那粉红色的光华变得更明显。我看着唐望。他闭着眼睛。唐西维欧与马丘也是同样闭着眼。我看不到那四个年轻人的眼睛，因为有两个垂下头来，另外两个背对着我。

我更专注地观看下去，但我并未完全意识到自己确实听到了那嗡嗡声并看到了那些人头上的粉红色光华。不一会儿，我发觉那粉红色光华与嗡嗡声过于稳定，而突然心生警觉。这时候一个无关紧要的想法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个想法与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都毫无关联。那是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常告诉我的一些话，非常令人困扰与不合时宜。我想要摆脱这些杂念，再去专心观察，但是我无法做到。那想法再次产生，更为强烈与专制。这时候我清楚地听见我母亲呼唤我的声音。

我听见她的拖鞋声与她的笑声。我转头寻找她：我相信我将要因为幻觉或某种奇迹而穿越时光看见她，但我只看到一旁熟睡的男孩。看见他，我吓了一跳，片刻清醒过来，恢复了神智。我再次开始观察那些人，他们完全没有改变姿势，然而那光华与嗡嗡声已经消失，我松了一口气。我想，关于我母亲的幻觉已经结束了。刚才她的声音是如此清晰，我不停地告诉自己，那声音差点困住了我。我隐约感觉唐望在看我，但那并不重要，是我母亲叫唤我的回忆使我沉迷与陶醉。我拼命去想其他的事情。这时我又听见了她的声音，清楚得仿佛在我身后。我急忙转身，但我只看到那屋子及灌木的黑影。

听到母亲的叫唤，我悲痛不已。我不自主地发出呻吟，感到寒冷与孤独，我开始啜泣起来。我需要别人来关心我。我抬头看唐望，他正凝视着我，我不想看他，于是闭上了眼睛。这时我看见了我的母亲。这不是平常在脑中的想象，而是清楚的影像，她就站在我旁边。我感到绝望，想要逃走。我母亲的影像是如此令人震惊，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在培药特聚会中看到她。我完全无力躲避。也许如果我真的想要影像消失，我只需要睁开眼睛即可，但是我反而开始仔细观察。我不只是在观

看我母亲，而是非常强制地审视与批判。我仿佛被一种外来的力量所控制。我突然能够感觉到我母亲对我的爱之中的沉重负担。当我听见自己的名字时，我感觉被撕成了两半。我母亲的回忆使我充满了痛苦与悲哀，但当我审视她时，我明白我从未喜欢过她。这是一项使我震惊的醒悟。思想与意象像雪崩一样席卷了我。我母亲的影像必定是在那时候消失了，它已经不再重要了。我已不再关心那些印第安人的行动了。事实上我已经忘了密图地。我沉浸于一连串惊人的思想中，之所以惊人，是因为它们不仅是思想，也是特定的完整情绪，是我与我母亲的关系在本质上无可争议的清楚证据。

在某个时候，这些惊人的思想停止出现。我注意到它们已失去了流畅性与情绪的完整性。我开始思索其他事情。我的思路混乱，我想到了其他的近亲，但是没有任何影像出现。然后我看见唐望。他已经站起身来。其他人也都是站着。然后他们朝水壶走来。我移向一边，摇醒那个仍然在熟睡的男孩。

唐望刚坐上我的车，我就开始向他报告我的惊人异象。他很高兴地笑着，说我的异象是一种征兆，就像我第一次接触麦斯卡力陀时那个征兆一样重要。我记得唐望把我第一次食用培药特后的反应解释为重要的征兆。事实上他正是因为那个征兆才决定要教导我。

唐望说，在密图地的最后一晚，麦斯卡力陀非常明显地盘旋在我身上，所有人都不得不观看我，这就是我会发现他在凝视我的原因。

我想要听他解释我所看见的异象，但是他不愿意谈它。他说，与征兆本身的意义比较起来，我所经验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唐望继续描述麦斯卡力陀的光华如何盘旋不去、其他人如何都看到了这景象。

“那真是不得了，”他说，“我无法要求更好的征兆了。”

唐望和我显然在思路上不对头。他关心的是这次事件作为征兆的重要性，而我则执着在那些异象的细节。

“我不关心什么征兆，”我说，“我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皱着眉头，似乎不太高兴，沉默持续了一会儿。然后他凝视着

我，语气极为锐利地说，唯一重要的事是麦斯卡力陀对我非常慷慨，它用光华包围了我，并给予我教导，而我没有费任何努力，只是在场而已。

4　唐望的苦心

1968年9月4日，我去索诺拉拜访唐望。遵照他上次的嘱咐，我半路在埃莫西约市（Hermosillo）为他买了被称为巴卡诺拉（bacanora）的酒，这是一种不公开发售的烈酒。他的嘱咐当时听起来非常奇怪，因为我知道他不喜欢喝酒。但我还是买了四瓶，与其他一些送他的东西一起装在一个纸箱中。

“哇，你买了四瓶！”他打开纸箱后笑着说，“我请你帮我买一瓶就好。我想你一定以为这瓶巴卡诺拉是我自己要的，但这是要给我的孙子路西欧（Lucio）的，而且你必须亲自送给他，仿佛这是你的一份私人礼物。”

我在两年前见过唐望的孙子，当时他二十二岁。他身材高大，超过六英尺，总是穿着比他同辈华丽的服饰。大多数亚基人习惯穿卡其布衬衫与牛仔裤，戴草帽，穿自制的草鞋。而路西欧穿的是一件昂贵的黑色皮夹克，衬边镶着珠玉，戴着一顶得州牛仔帽，穿着一双雕花、有姓名缩写的马靴。

路西欧非常高兴地收下了酒，立刻把它们抱进屋内，显然要藏起来。唐望随意地说，一个人不应该藏酒独饮。路西欧说他不是要藏酒，只是收起来，然后晚上他会邀请朋友共饮。

晚上七点左右，我回到路西欧的住处。天很黑。我认出有两个人站在树下，那是路西欧与他的一个朋友。他们在等待我，用手电筒带引我到他的房子里。

路西欧的房子是一栋有两个房间、泥土地面的简陋土屋，约二十英尺长，有很细的木梁支撑着。就像所有亚基人的屋子一样，这栋屋子的屋顶是木板排成的平板，在屋子前面有一个九英尺宽的阳台。阳台的顶篷不是木板，而是用稀疏的木条编成的，提供足够的遮阳效果，同时让凉风可以吹袭。

在我进入屋子之前，我打开了藏在手提箱中的录音机。路西欧介绍我认识他的朋友。屋中一共有八个人，包括唐望。他们都轻松地环坐在房间中央。屋顶大梁下吊着一盏明亮的汽油灯。唐望坐在一个木箱上。

我面对他坐在一张六英尺长的长椅一端。那张长椅是一根大木梁钉在两把耙子上，然后插入地面。

唐望把他的帽子放在旁边的地上。汽油灯使他的白发显得更闪亮耀眼。我看着他的脸。灯光也突出了他颈部与额头的皱纹，使他看起来更黝黑老迈。

我看看其他人。在汽油灯白中泛绿的光亮下，每个人都显得疲倦苍老。

路西欧用西班牙语低声对所有人说，我们将要品尝一瓶我从埃莫西约市带给他的巴卡诺拉酒。他走进隔壁房间，拿出一瓶酒，打开瓶盖，连同一个锡杯一起交给我。我倒了一点酒在杯中，喝下去。巴卡诺拉酒似乎要比一般的铁奇辣酒更醇，也更带劲。我咳嗽起来。我把瓶子传给其他人，每个人都喝了一小杯，除了唐望。他只是拿起酒瓶放在路西欧面前，最后才轮到路西欧喝。

之后他们都兴致勃勃地评论着那瓶酒的浓郁风味，一致同意那瓶酒一定是产自奇瓦瓦省（Chihuahua）的高山中。

又开始第二轮的饮用。大家都咂着嘴，重复刚才的赞美，然后开始热烈讨论起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与奇瓦瓦高地所产铁奇辣酒的显著差异。

在第二轮的饮酒中，唐望仍旧没有喝，我只喝了一小口，但是其他人都把锡杯斟满。酒瓶再传了一回，就完全光了。

“再去拿一瓶来，路西欧。”唐望说。

路西欧似乎在犹豫。唐望很随意地告诉大家，我一共带了四瓶酒给路西欧。

班尼诺（Benigno），一个与路西欧年纪相近的年轻人，望着我藏在身后的可疑手提箱，问我是不是烈酒推销员。唐望说我不是，我来索诺拉只是为了要见他。

“卡洛斯正在学习麦斯卡力陀，我在教他。”唐望说。

他们全都望着我，客气地微笑。其中名叫巴希亚（Bajea）的，一

个身材瘦小、面相精明的伐木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商店的老板怀疑我是美国公司派来的间谍，计划在亚基人的土地上开矿。他们都对这项指控表示愤慨，因为他们都很讨厌商店老板，他是一个墨西哥人，也就是亚基人口中的“尤利”（Yori）。

路西欧走进隔壁房间，带回另一瓶巴卡诺拉酒。他打开，先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然后才开始传饮。对话内容转变为美国公司到索诺拉的可能性及对亚基人的影响。瓶子回到了路西欧手上。他拿起来检查还剩下多少。

“告诉他别担心，”唐望对我耳语，“告诉他下次你会带更多来。”

我靠向路西欧，向他保证，下次我回来时至少会带半打酒给他。

然后谈话气氛似乎渐渐沉缓下去。

这时唐望转向我大声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大伙你与麦斯卡力陀接触的经过？我想这要比谈什么美国公司有趣多了。”

“麦斯卡力陀是培药特吗，爷爷？”路西欧好奇地问。

“有人这么称呼它。”唐望漠然地说，“我喜欢称呼它麦斯卡力陀。”

“那个可恶的东西会使人发疯。”吉那罗（Genaro）说，他是个高大的中年人。

“我认为这么说有点傻，”唐望轻声说，“因为如果是这样，卡洛斯现在就会是在疯人院里，而不是在这里说话了。他吃过它，而他看起来很好。”

巴希亚笑了笑，羞怯地说：“谁知道呢？”

大家都笑了。

“那就看看我，”唐望说，“我认识麦斯卡力陀一辈子了，而它从未伤害过我。”

没有人笑，但是显然是因为他们不把他的话当真。

“而在另一方面，”唐望继续说，“麦斯卡力陀的确能使人发疯，如你所说，但那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在干什么。”

艾斯奎（Esquere），一个似乎是唐望年纪的老人，轻声笑着，摇着头。

“你所谓的了解是什么意思，望？”他问，“上次我见到你时，你也在说同样的话。”

“人们吃了培药特后真的会发疯，”吉那罗说，“我看过维乔（Huichol）印第安人吃过。他们像是得了狂犬病，口吐白沫，呕吐，到处小便。你可能因那鬼东西而得癫痫。这是政府的工程师沙雷先生亲口告诉我的。癫痫是无法痊愈的，你要知道。”

“那简直比畜生还可怜。”巴希亚严肃地补充道。

“你从维乔人身上只看到了你想要看到的，吉那罗，”唐望说，“最起码，你从未费心去询问他们与麦斯卡力陀的接触是什么感觉。据我所知，麦斯卡力陀从未使人得癫痫。那个政府工程师是个尤利，而我很怀疑一个尤利是否真的了解。你不会真的认为成千上万认识麦斯卡力陀的人全是疯子吧？”

“他们一定都疯了，或快要疯了，才会做这种事。”吉那罗说。

“但是如果成千上万的人全都疯了，他们要如何工作，如何生存？”唐望问。

“来自美国那一边的马卡里罗（Macario）告诉我，在那里谁吃了它就会留下永远的记号。”艾斯奎说。

“如果马卡里罗这么说，他就是在说谎。”唐望说，“我确定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的确说了不少谎。”班尼诺说。

“谁是马卡里罗？”我问。

“他是个住在这里的亚基人，”路西欧说，“他说他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过欧洲，他会说各种故事。”

“他说他曾经是个上校！”班尼诺说。

每个人都笑了。话题有一会儿绕着马卡里罗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打转，但是唐望又把话题引回到麦斯卡力陀上面。

“如果你们都知道马卡里罗是个骗子，当他谈起麦斯卡力陀时，你们怎么能相信他呢？”

“你是说培药特吗，爷爷？”路西欧问，好像他真的想弄清楚什么是什么。

“该死！是的！”唐望的声调突兀、锐利，路西欧不由得缩成一团。有一会儿我感觉他们都很害怕。然后唐望露出笑容，继续温和地说下去。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马卡里罗在胡说八道吗？难道你们看不出来，要谈麦斯卡力陀，必须真正了解它才行？”

“你又来了，”艾斯奎说，“这个了解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儿？你比马卡里罗还要糟糕。至少他说的是他心里所想的，不管他了解不了解。好几年来，我一直听你说我们必须去了解，了解什么呢？”

“唐望说培药特里面有一种精灵。”班尼诺说。

“我在野外看见过培药特，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精灵。”巴希亚接着说。

“麦斯卡力陀也许是种精灵，”唐望解释，“但不管他是什么，只有真正了解他后，才会变得清楚。艾斯奎抱怨说我一直重弹老调，不错，但是如果你们不了解，这不是我的错。巴希亚说吃了它会变成畜生，我可不这么认为。对我而言，那些自以为比动物优越的人，活得却比动物还要糟。瞧瞧我的孙子，他光工作而不休息。我可以说，他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像头驴子。他唯一不像动物的地方，是去喝得大醉。”

所有人都笑了。一个叫维克多（Victor）的年轻人还在青春期，笑得比所有人声音都尖。

艾力高（Eligio），一个年轻的农夫，到现在还未说过话，他坐在我右边的地上，背靠着储藏在室内以防被雨淋的化肥袋。他是路西欧的

一个童年玩伴，身材结实，虽然比路西欧矮，但较为强壮。艾力高似乎很注意听唐望的话。巴希亚想要回嘴，但是艾力高打断了他的话。

“培药特如何改变这一切呢？”他问，“对我而言，人似乎生下来就是要工作一辈子，像头驴子。”

“麦斯卡力陀能改变一切，”唐望说，“但我们仍然要像其他人一样工作，像头驴子。我说麦斯卡力陀里面有一种精灵，因为他能像精灵一样造成人们内在的改变。我们能看见与触摸这精灵，他能改变我们，有时甚至违反我们的意志。”

“培药特会使你失去理智，”吉那罗说，“所以你会相信你改变了，对不对？”

“他如何改变我们？”艾力高追问道。

“他教导我们正确的生活方式，”唐望说，“他能帮助并保护认识他的人。你们大伙所过的生活根本不是生活，你们无法体会有意志的行动是如何的快乐。你们没有一个保护者！”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吉那罗愤怒地说，“我们当然有，我主耶稣基督、圣母与瓜达卢佩圣母（little virgin of guadalupe），他们不是我们的保护者吗？”

“好一群保护者！”唐望带着讽刺说，“他们有教导你更完美的生活方式吗？”

“那是因为人们不听从他们，”吉那罗抗议道，“人们只听从魔鬼。”

“如果他们是真正的保护者，他们会强迫你去听，”唐望说，“如果麦斯卡力陀成为你的保护者，不管你高兴与否，你都得听，因为你会看见他，你必须留心他所说的。他会使你敬畏，而不像你们大伙对待你们保护者的习惯方式。”

“这话是什么意思，望？”艾斯奎问道。

“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接近你们的保护者，必须要有一个人拉小提琴，有一个舞者戴上面具与响铃跳舞，而其他人则饮酒作乐。班尼诺，你曾经是个舞者，告诉我们吧。”

“我跳了三年后就放弃了，”班尼诺说，“太辛苦了。”

“问问路西欧，”艾斯奎嘲讽地说，“他一个礼拜就放弃了。”

所有人都笑了，除了唐望。路西欧难为情地笑着，喝下两大口巴卡诺拉。

“那不是辛苦，而是愚蠢，”唐望说，“问问舞者瓦伦西（Valencio）是否享受跳舞，他才没有！他只是习惯了而已。我看他跳舞好几年，每次都会看到同样拙劣错误的舞步。他一点也不自豪他的艺术，除了当他吹牛时。他对舞蹈没有热爱，因此才会好几年重复同样的错误。开始时的问题现在已经定型了，他无法自己觉察。”

“他是被教导那样跳舞的，”艾力高说，“我也当过舞者，我知道一定要照他们教的方式跳。”

“反正瓦伦西不是最好的舞者，”艾斯奎说，“还有其他人，苏卡提卡如何？”

“苏卡提卡是个智者，他不属于你们这一群人，”唐望严肃地说，“他跳舞，因为那是他的天性。我所要说的只是，你们并非舞者，并不享受跳舞，也许如果好好地跳，你们有些人会感到快乐，但不是很多人懂得跳舞，所以你们只剩下一种廉价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这群人都是酒鬼。看看我这个孙子！”

“别这样，爷爷！”路西欧抗议道。

“他并不懒惰或愚蠢，”唐望说下去，“但是他除了喝酒之外，还会做什么？”

“他会买皮夹克！”吉那罗说，所有听众都大笑。

路西欧吞下了更多巴卡诺拉。

“培药特如何改变这个呢？”艾力高问。

“如果路西欧愿意去寻求保护者，”唐望说，“他的生命就会被改变。我不知道确实的方式，但我确定会有所改变。”

“他会停止喝酒，这是你的意思吗？”艾力高坚持问道。

“也许他会，他需要铁奇辣之外的事物，才能使他的生命满足。不管那事物是什么，保护者都能够提供。”

“那么培药特尝起来一定很好。”艾力高说。

“我没有这么说。”唐望说。

“如果不好吃，怎么能够享受它呢？”艾力高说。

“它使人更能享受生命。”唐望说。

“但是如果它不好吃，怎么能使我们更享受生命呢？”艾力高紧问不舍，“这毫无道理。”

“当然有道理，”吉那罗肯定地说，“培药特使你疯狂，你自然会以为你在享受生命，不管做什么。”

他们再次全体大笑。

“是有道理，”唐望继续说，不为所动，“如果你想想我们懂得多么少，而世界又有多么多东西可看。酒精才使人疯狂，使世界变得模糊。而另一方面，麦斯卡力陀使一切变得锐利，使你看得如此清晰！如此清晰！”

路西欧与班尼诺彼此交换一个眼神，露出微笑，仿佛他们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吉那罗与艾斯奎变得不耐烦，开始同时讲起话来；维克多的笑声盖过其他一切声音。唯一有兴趣的似乎只是艾力高。

“培药特如何做到这一切呢？”他问。

“首先，”唐望解释道，“你必须想要认识它，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条件。接着你必须被奉献给它，然后你必须尽量多接触它，直到你能说你了解它为止。”

“然后会发生什么呢？”艾力高问。

吉那罗打岔道：“你会人在屋顶上，屁股在地下。”听众都大笑。

“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取决于你，”唐望丝毫没有失控，“你必须不

带恐惧地接近它，一点一点地，它会教你如何过更好的生活。”

之后是一段很长的沉默。大家似乎都很累。酒瓶已经空了。路西欧很迟疑地又开了一瓶。

“培药特也是卡洛斯的保护者吗？”艾力高开玩笑地问。

“这我不知道，”唐望说，“他已经尝试过三次，所以让他来告诉你吧。”

他们都好奇地望着我。

艾力高问道：“你真的吃过它？”

“是的，我吃过。”

唐望似乎在他的听众身上赢了一回合。他们如果不是真有兴趣想听我的经验，就是太客气而不想当面嘲笑我。

“它有没有使你的嘴巴痛？”路西欧问。

“有，而且很难吃。”

“那你为什么要吃呢？”班尼诺问。

我开始详细地向他们解释，对于一个西方人而言，唐望关于培药特的知识是一件最令人着迷的事。我说他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们都是活证据。

我注意到他们都面露微笑，仿佛在隐藏他们的轻蔑。我变得很难为情，开始自觉言语表达上的笨拙。我又继续说了一些，但我已失去了冲劲，只是重复着唐望说过的话。

唐望替我解围，他问我：“当你第一次接触麦斯卡力陀时，你并不是要寻找一个保护者吧，是不是？”

我告诉他们，我并不知道麦斯卡力陀可以成为保护者。我只是感到好奇，很想了解它而已。

唐望肯定地说，我的意图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如此，麦斯卡力陀对我有极正面的影响。

“但它使你呕吐与到处小便了吧，对不对？”吉那罗坚持问道。

我说这些情况的确发生在我身上。他们都很收敛地笑笑。我感觉他们越来越瞧不起我。他们似乎都不感兴趣了，除了艾力高，他凝视着我。

“你看到了什么？”他问。

唐望鼓励我说出我的经验，于是我描述了整个过程，以及我所知觉到的形体。等我说完后，路西欧表达了他的看法。

“如果培药特是那么怪异，我很高兴我从来没吃过。”

“正如我所说的，”吉那罗对巴希亚说，“它会使你发疯。”

“但是现在卡洛斯没有疯狂，这你要怎么解释？”唐望问吉那罗。

“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疯？”吉那罗反驳道。

他们全爆笑起来，包括唐望。

“你害怕吗？”班尼诺问我。

“我当然害怕。”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呢？”艾力高问。

“他说他想要了解，”路西欧替我回答，“我想，卡洛斯越来越像我爷爷了。他们都说他们想要了解，可是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了解什么。”

“那种了解是不可能被解释的，”唐望对艾力高说，“因为那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唯一相同的地方是，麦斯卡力陀会对每个人都个别显露他的秘密。知道了吉那罗的感觉，我不会建议他去认识麦斯卡力陀，但是抛开我的话或他的感觉，麦斯卡力陀可能会对他产生有益的影响。但是只有他自己能够去证实，而这正是我一直在谈的了解。”唐望站了起

来，“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他说，“路西欧醉了，而维克多也睡着了。”

两天之后，在9月6日，路西欧、班尼诺与艾力高来到我住宿的地方找我去打猎。我正在写笔记，他们没有说话，然后班尼诺客气地笑了笑，说他有重要的事宣布。

经过一段尴尬的沉默，他又笑了笑，然后说：“路西欧说他愿意尝试培药特了。”

“你真的愿意？”我问。

“是的，我不介意。”

班尼诺开始止不住发笑。

“路西欧说他愿意吃培药特，只要你买一辆摩托车给他。”

路西欧与班尼诺互望一眼，大笑起来。

“一辆摩托车在美国要多少钱？”路西欧问。

“也许花一百美元就可以买到一辆。”我说。

“在那里并不贵，对不对？你很容易就能弄到，对不对？”班尼诺问。

“嗯，我先问问你爷爷。”我对路西欧说。

“不，不要。”他抗议，“不要告诉他，他会搞砸一切。他是个怪人。况且，他已经太老，太昏庸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曾经是个真正的巫士，”班尼诺接着说，“我是说一个货真价实的巫士。我的父母说他是最厉害的，但是他吃了培药特，变得什么都不是。现在他已经太老了。”

“而且他一直不停地说关于培药特的鬼话。”路西欧说。

“那培药特完全是垃圾，”班尼诺说，“你要知道，我们试过一次。

路西欧从他爷爷那里拿了一整包。有一晚我们在镇上吃了它，真是狗养的！它把我的嘴弄得痛死了，味道就像地狱！”

“你吞下它了吗？”我问。

“我们都吐掉了。”路西欧说，“然后把一整包都丢了。”

他们都觉得这件事很滑稽，而艾力高站在一旁不发一言，像平常一样内敛，甚至没有发笑。

“你愿意试一试吗，艾力高？”我问。

“不，我不要，就算给我摩托车也不干。”

路西欧与班尼诺都觉得这话更滑稽，再度大笑。

“不过，”艾力高继续说，“我必须承认唐望使我困惑。”

“我的祖父实在是太老了，什么事都不懂。”路西欧肯定地说。

“对啊，他太老了。”班尼诺像回音般附和。

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对唐望的看法是幼稚而无根据的。我想我有责任为他的人格辩护。我说，在我看来，唐望就像从前一样，一直是个伟大的巫士，也许是最伟大的。我感觉他具有某种惊人的东西。我提醒他们，唐望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他要比我们全部加起来还强壮、有活力。我挑唆他们去偷袭唐望，好证明他们的看法。

“你可没办法偷袭我爷爷，”路西欧骄傲地说，“他是个巫鲁荷。”

我提醒他们，他们自己都说他老而糊涂，一个糊涂的老人不会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我说我一再为唐望的灵敏矫健而感到吃惊。

“没有人能偷袭一个巫鲁荷，就算他是个老人。”班尼诺权威般地说，“但是大家可以趁他睡着时干掉他。一个名叫赛维卡（Cevicas）的人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人们受不了他的邪恶法术，就把他杀了。”

我要他们告诉我更多关于赛维卡的细节，但是他们说那件事发生在他们的上一代，或者是他们很小的时候。艾力高补充说，人们私底下相

信赛维卡只是个笨蛋，没有人能伤害一个真正的巫士。我想要继续询问他们对于巫士的看法，但是他们对这个主题似乎不感兴趣，而且他们正急于出发使用我带来的小猎枪。

我们安静地走进浓密的灌木丛，然后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艾力高转身对我说：“也许我们才是疯狂的，也许唐望才是正确的。看看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路西欧与班尼诺大声抗议。我想要调解，我说我同意艾力高的看法，我也觉得自己的生活出了差错。班尼诺说我没有资格抱怨我的生活，我有钱又有汽车。我反驳说，我也可以轻易地说他们的生活比较好，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片土地。他们齐声回答，土地的真正主人是联邦银行。我说，我的车子也不属于我，而是属于加州的一家银行。我的生活只是与他们的不同，并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这时候我们已经深入了树丛。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鹿或野猪，但打到了三只野兔。我们便回到路西欧的住处。他宣布他太太将要煮兔肉汤。班尼诺前去商店购买了一瓶铁奇辣酒与一些汽水。他回来时，唐望跟随在后。

“你是不是碰到我爷爷在店里买啤酒？”路西欧笑着问。

“我不是来参加你们的聚会的，”唐望说，“我只是来问问卡洛斯是否要去埃莫西约市。”

我说我打算第二天就走。当我们谈话时，班尼诺开始传饮料，艾力高把他的那瓶汽水给了唐望。在亚基人的传统中，拒绝他人的赠予是极不礼貌的，于是唐望就安静地收下。我把我的那一瓶给了艾力高，他也不得不收下。于是班尼诺只好把他的那一瓶给我。但是路西欧显然料到了这一套亚基人客套的礼节，抢先把他的那一瓶喝光了。他望着一脸可怜相的班尼诺，笑着说：“他们把你的那一瓶骗走了。”

唐望说他从来不喝汽水，就把他的那一瓶放在班尼诺手中。我们都沉默地坐在凉棚下面。

艾力高似乎很紧张，他不安地玩弄着他的帽檐。

“我一直在思考你那天晚上的话，”他对唐望说，“培药特怎么能改变命运？怎么能？”

唐望没有回答。他凝视了艾力高一会儿，然后开始用亚基语唱起一首歌。那不是真的歌，而是一小段吟诵。我们沉默了许久。然后我请唐望把它翻译给我听。

“那只是给亚基人听的。”他很理所当然地说。

我感觉受到了排斥。我相信他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

“艾力高是印第安人，”唐望终于对我说，“身为印第安人，艾力高一无所有。我们印第安人都是一无所有。这里所见的一切都是属于墨西哥人的。亚基人只拥有他们的愤怒，及可供他们自由享用的大地。”

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再说任何话，然后唐望站起来道别，离去。我们目送他消失在路的尽头。我们似乎都很紧张。路西欧不自然地说，他祖父没有留下来是因为他讨厌兔肉汤。艾力高似乎在沉思。班尼诺转身对我大声说：“我想老天将要因为你与唐望的作为而惩罚你们两个。”路西欧笑了起来，班尼诺也加入了。

“你在扮演小丑，班尼诺，”艾力高严肃地说，“你的话一文不值。”

1968年9月15日

星期六晚上九点，在路西欧住处前面的阳台上，唐望坐在艾力高面前，他把一包培药特果实放在他们之间，唱着歌，前后摇晃着身子。路西欧、班尼诺与我背靠着墙壁，坐在艾力高身后五六英尺远。本来在天黑后我们是坐在屋内的汽油灯下等待唐望。他抵达后把我们叫出来，安排了我们的位置。等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能够看清楚每个人时，我注意到艾力高似乎吓坏了。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牙齿无法控制地打战，他的头和背部都不停地抖动。

唐望对他说话，叫他不必害怕，只要信任保护者，不用去想其他事。唐望很轻松地拿起一颗培药特，递给艾力高，叫他慢慢地咀嚼。艾力高像只小狗一样呻吟，缩成一团。他的呼吸急促，听起来像个风箱在鼓动。他脱下帽子，擦拭额头，用手遮住脸。我想，他在哭泣。经过一段长而紧张的时间，他才恢复些许控制。他坐直身子，仍然用一只手捂着脸，接过那颗培药特，然后开始咀嚼。

我感觉到强烈的担忧，这时候我才明白我也许跟艾力高一样恐惧。

我的嘴巴产生了咀嚼培药特会有的干燥。艾力高咀嚼了很久。我的紧张有增无减。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呻吟，呼吸也变得急促。

唐望开始大声唱起来，然后他又给艾力高一颗培药特。等艾力高吃完后，他给艾力高一些干果，要他慢慢吃。

艾力高不时起身到灌木丛里，然后他要求喝水，唐望叫他不要喝下去，只能漱口。

艾力高又嚼了两颗培药特，然后唐望给他一些肉干。

等他吃第十颗时，我紧张得几乎要生病了。

突然，艾力高朝前倒下，他的前额碰到地面，然后他翻向左侧，无法控制地抽搐起来。我看看表，时间是十一点二十分。之后艾力高在地上翻滚呻吟了超过一个钟头。

唐望一直坐在相同的位置。他的培药特歌几乎变成了呢喃自语。坐在我右边的班尼诺看起来心不在焉；他身边的路西欧已经滑成侧卧的姿势，打起鼾来。

艾力高的身体弯曲，他朝右侧卧着，双手夹在两腿之间，然后他的身体猛然一弹，变成了仰卧；他的双腿微弯，左手优雅自然地朝外伸出，然后右手重复这个动作。两手交替进行这个缓慢的动作，像是在弹竖琴。动作渐渐变得激烈，他的手臂开始一种震动，像活塞一样上下运动，同时手腕向外旋转，手指颤抖，整个动作十分美丽协调，具有催眠性。我觉得他的节奏感与肌肉的控制实在无可比拟。

艾力高慢慢站起来，像是在抗拒一种要把他包围的力量。他的身体颤抖着，蹲下来后又猛然挺立。他的手臂、身躯及头部都剧烈地颤抖，仿佛有一股电流通过，一股外力使他蹲下去又站起来。

唐望的吟唱变得很大声。路西欧及班尼诺醒了过来，不感兴趣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又倒头大睡。

艾力高似乎在攀爬高处，越爬越高，他的手似乎抓着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他努力爬着，偶尔停下来喘气。

我想要看他的眼睛，于是朝他靠近一些，但是唐望严厉地瞪了我一

眼，我立刻缩回到原来的位置。

然后艾力高一跃而起，这是一次最终极、最了不起的跳跃。他显然达到了他的目标。他精疲力竭地喘气啜泣着，似乎攀附在一个悬崖边缘，然后某种东西控制住他，他绝望地尖叫，握住的手松开了，于是他开始坠落。他的身体后仰，从头顶到脚尖发出一阵阵美丽而协调的波动。这种波动穿过他的身体也许一百次之多，然后他才全身瘫痪，像无生命的布袋。

不一会儿后，他把双手伸到面前，似乎想要保护他的脸。他俯卧着，双腿朝后伸长，脚尖离地数寸高，使他看起来像是在以极高速度飞翔或滑行。他的头朝后抬起，双臂交叉盖住双眼，我可以感觉风在他四周呼啸。我喘着气，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尖叫。路西欧与班尼诺醒过来，奇怪地望着艾力高。

“如果你答应买一辆摩托车给我，我现在就吃它。”路西欧说。

我看看唐望，他甩甩头，表示极为不耐。

“狗娘养的！”路西欧嘟囔道，又回去睡觉了。

艾力高站起来开始步行。他朝我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我可以看见他带着快乐的微笑。他开始试着吹口哨，并不响，但有旋律，那是一首只有几个音符的小调。他一再重复着，口哨声变得较为响亮，然后变成一首尖锐的乐曲。艾力高开始含混地说着没有意义的字句，似乎是歌词。他重复说了几个小时，只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歌，重复而单调，但带着奇异的美感。

艾力高在唱歌时似乎注视着某种东西。有时候他离我很近，我可以看见他的眼睛在黑暗中显得非常闪亮而安宁。他不时发出轻笑，走来走去，有时候坐下，有时候站起，有时候呻吟，有时候歌唱。

突然间似乎有东西从后面推他。他的身体似乎被一股力量弄得弯曲。有一刹那，艾力高只是平衡于脚尖上，身子几乎被弄成圆圈，他的手朝后碰到了地面，然后他非常缓慢地躺在地上，全身伸直，形成一种奇怪的僵硬。

他啜泣呻吟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打鼾。唐望给他盖上几个麻布袋。

这时是凌晨五点三十五分。

路西欧与班尼诺肩并肩靠墙睡觉。唐望与我安静地坐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似乎很疲倦。我打破沉默，问他艾力高的情况。他说艾力高与麦斯卡力陀的接触出乎意料地成功。麦斯卡力陀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便教了他一首歌，那真是不同凡响。

我问他为什么不让路西欧为摩托车而吃培药特。他说，如果路西欧是在那种条件下去见麦斯卡力陀，他会宰了他。唐望承认他仔细计划了一切来说服他的孙子：他说他把我与路西欧的友情当成他策略中的重心。他说路西欧一直都让他很担心。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一起生活，十分亲密，但是路西欧在七岁时生了一场重病，而唐望的儿子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瓜达卢佩圣母发誓说，如果路西欧能够不死，他会送路西欧加入神圣舞蹈团体。路西欧痊愈后便被强迫去还愿，当了一个礼拜的舞蹈学徒后，他决定打破誓言。他相信这么做必死无疑，于是他鼓起勇气，花了一整天时间等待死亡降临。大家都拿他开玩笑，于是这一事件成为这孩子永远的阴影。

唐望很久没有说话。他似乎陷入了沉思。

“我的计划是为了路西欧而设计的，”他说，“结果我得到的是艾力高。我知道我的计划是无用的，可是当我们关心某人时，我们必须要有适当的坚持，仿佛人是可以被改造的。路西欧还是小孩子时，他是具有勇气的。然而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了勇气。”

“你能不能施术迷惑他，唐望？”

“迷惑他？做什么呢？”

“使他改变，恢复他的勇气。”

“你无法靠施术求得勇气。勇气是非常个人的一件事。施术迷惑他人，只能使人变得无害，或生病、痴呆。你无法施术造就战士，要成为战士，心智必须十分清明，像艾力高，这才是个有勇气的人！”

艾力高在布袋下平静地打着鼾。现在天已亮了。天空是完美的澄蓝，没有一丝云朵。

“我愿意付出一切，”我说，“来了解艾力高的旅程。你介不介意我询问他？”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这么做！”

“为什么不可以？我都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了。”

“那不一样。把事情藏在心底不是你的天性。艾力高是个印第安人。他的旅程便是他所拥有的一切。我原本希望那是路西欧的。”

“你能做什么来改变状况，唐望？”

“不能。很不幸，我无法为水母装骨头。那只是我的愚行。”

太阳升起，光线使我疲倦的眼睛变得蒙眬。

“你曾经一再告诉我巫士不能有愚行，唐望。我不敢想象你会有任何愚行。”

唐望锐利地注视我。他站起来，朝艾力高与路西欧各望一眼。然后他戴上帽子，拍拍帽顶。

> “我们可以去坚持，适当地坚持，即使知道我们的作为是无用的，”他微笑说，“但是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的行为是无用的，然后我们必须仿佛不知道那样去行动，这便是巫士在控制下的愚行。”

5　控制下的愚行

我在1968年的10月3日回到唐望的住处，唯一的目的是去询问他关于艾力高首次接触麦斯卡力陀的情况。我重新阅读了当时的笔记，无数问题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想要得到明确的解释，于是我拟好了一系列问题，仔细选择了最适当的问法。

首先我问他：“那天晚上我有没有‘看见’，唐望？”

“你几乎‘看见’了。”

“你‘看见’我‘看见’艾力高了吗？”

“是的。我‘看见’麦斯卡力陀容许你‘看见’艾力高的部分教诲，否则你只会看到他坐在那里，也许躺在地上。上次的密图地，你并没有看到参与者有任何动作吧，有没有？”

在上次的密图地，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做出不寻常的举动。我告诉唐望，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在笔记中所记录的只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常跑去灌木丛中上厕所。

“但是你几乎‘看见’了艾力高的整个教诲，”唐望继续说，“想一想，你现在该明白麦斯卡力陀对你是多么慷慨。麦斯卡力陀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么温和过。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然而你毫不重视它的慷慨。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放弃它？或者我该说，如此轻易放弃它替你换来了什么？”

我再次感到唐望把我逼到了角落里。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我总是相信我放弃了门徒训练，是为了要拯救我自己。但我完全不知道我要拯救自己于什么，或为了什么。我想要赶快改变我们的话题，于是我只好跳过了事先准备的问题顺序，直接提出最重要的问题。

“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多告诉我一些控制下的愚行？”我说。

“你想要知道什么呢？”

“请告诉我，唐望，到底什么是控制下的愚行？”

唐望大笑，用手掌拍打大腿，发出响亮的一声。

“这就是控制下的愚行！”他说，然后再度大笑，拍打大腿。

“你的意思是？”

“我很高兴，在这么多年后，你终于问起了我控制下的愚行。但是如果你永远不问，我也毫不在乎。不过我选择去感到快乐，仿佛我真的在乎你问了，仿佛我的在乎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控制下的愚行！”

我们都大声笑了。我拥抱他。我觉得他的解释很有趣，虽然我不十分了解。

我们如平常一样坐在他的屋子前面。这时是上午。唐望的面前有一堆种子，他正在往外挑杂屑。我想帮他，但他拒绝了我。他说，那些种子是他在墨西哥中部一个朋友的礼物，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处理它们。

“你的控制下的愚行的对象是什么人，唐望？”一段很长的沉默后，我问。

他轻轻地笑了。

“所有人！”他带着微笑喊道。

“那么你什么时候才会使用它？”

“在我的一切行动中！”

这时候我觉得必须重新开始，于是问他，控制下的愚行是否意味着他的行为都不真诚，都是在演戏。

> “我的行为是真诚的，”他说，“但是它们也是一个演员的行为。”
> “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控制下的愚行！”我惊讶地说。
> “是的，一切事情。”他说。

“但那是不可能的，”我抗议道，“你的行为不可能都是控制下的愚行。”

“为什么不是？”他露出神秘的表情回答。

“那就意味着你什么事都不在乎。你并不真正关心任何事或任何人。以我为例，你是说不管我能不能成为智者，不管我是死是活，做其他事情，你都不在乎？”

“不错！我不在乎。在我的生命中，在我控制下的愚行中，你就像路西欧，或其他任何人。”

我感到一阵奇异的空虚。虽然唐望没有理由需要在乎我，但我总是相信他私底下是关心我的。我想不出其他理由。因为每次我来找他，他都会对我付出全然的关照。我想到唐望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在生我的气，毕竟我曾经放弃了他的教诲。

“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说同一件事，”我说，“我不应该以我自己为例。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什么东西是你在乎的，不属于控制下的愚行。如果一切都无关紧要，我无法想象要怎么活下去。”

“那是你的情况，”他说，“事情对你而言是重要的。你问我什么是控制下的愚行，我说我对自己或其他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愚行，因为一切都不重要。”

“我的意思是，唐望，如果一切都不重要，那么还有什么好活的？”

他笑了起来，停顿片刻，似乎在考虑要不要回答，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屋后。我跟了上去。

“慢着，慢着，唐望，”我说，“我真的想要了解，你必须解释你的话。”

“也许那是不可能被解释的，”他说，“在你的生命中有些事情与你有关，因为它们很重要。你的行为当然对你是很重要的，但是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事是重要的了，不管是我的行为还是其他人的行为。但是我仍然会活下去，因为我有我的意愿，因为我已费毕生之力整修我的意愿，使它干净、完整。现在我不在乎一切。我的意愿控制了我生命中的愚行。”他蹲下来用手指疏松一些放在麻布袋上的干枯的药草。

我感到十分迷惑。我从未料到我的问题会得到如此的答案。经过一

段沉默，我想到了一个好的问题。我告诉他，以我的看法，有些人的行动极其重要。我指出，像核战争便是如此行动的极端代表。对我而言，摧毁地球表面所有的生命，是件无法想象的大事。

“你如此相信是因为你在思考生命，”唐望双眼闪亮地说，“你没有‘看见’。”

“当我‘看见’后，感觉会不一样吗？”我问。

“一旦学会了‘看见’，你就会发现自己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愚行之外，什么都没有。”唐望神秘地说。

他停顿片刻，望着我，似乎在观察他的话有什么效果。

“你的行为，及你的同类人们的行为，对你是重要的，是因为你学会去思考它们，把它们想成是重要的。”他说“学会”时语调很奇怪，我必须询问其中的含意。

他停止整理植物，注视着我。

“我们学会思考一切事物，”他说，“然后我们训练我们的眼睛去观看我们所思考的。我们观看自己，已经思考自己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感觉很重要！但是当人学会‘看见’后，他就明白他不再能去思考他所看见的事物。如果他无法思考他所看见的，一切就变得不重要。”

唐望一定是注意到我的表情迷惑，他重复了三遍好让我能了解。他的话初听起来像是胡言乱语，但是经过思索后，更像是关于知觉的某种复杂观念。

我想要提出一个可以使他澄清观念的好问题，但我无法想到任何东西。忽然间我觉得精疲力竭，无法清楚地思考。

唐望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疲倦，轻轻地拍了拍我。

“把这些植物弄干净，”他说，“然后小心地撕碎，装进这个瓶子里。”他给我一个大的原本装咖啡粉的瓶子，然后离去。几个小时后，快近黄昏时，他才回来。我已经弄好了他的植物，有很多时间写我的笔记。我想要马上问他一些问题，但是他没有心情回答我。他说他很饿，要先弄些东西吃。他点燃火炉，把一锅骨头汤放上去。他望了望我带给

他的那袋杂物，拿出一些蔬菜，切成了小片丢进锅中，然后他躺在席子上，踢掉草鞋，叫我坐得靠近火炉一点，以便于照顾火焰。

天快黑了。从我的位置可以看到西方的天空。那里有浓厚的云朵，边缘带着松散的云丝，中央部位却几乎是黑暗的。

我正准备要说这些云看起来是多么美丽时，他先开口了。

“毛边与很厚的中间。”他指着云朵说。

他的话正中我下怀，我跳了起来。

“我正要告诉你这些。”我说。

“那么我比你快一步。”他说，然后像小孩一样大笑。

我问他是否有心情回答一些问题。

“你想要知道什么？”他回答。

“你今天下午所说的控制下的愚行，使我非常困惑，”我说，“我实在不懂你的意思。”

“你当然无法了解，”他说，“你在试图思考它，但我所说的无法被纳入你的思想中。”

“我会去思考它，”我说，“因为这是我能了解事物的唯一方式。譬如说，唐望，你说当人学会‘看见’后，世上一切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我没有说毫无价值，我是说不重要。一切都是平等的，因此才不重要。例如，我绝不能说我的行动要比你的行动更重要，或一件事要比另一件事更紧急。一切都是平等的。在这平等之下，它们就不具重要性了。”

我问他，他的话也就是宣称“看见”是比“观望”更为“优越”的知觉方式。他说人的眼睛可以做到两者没有优劣之分。但是以他的看法，只训练眼睛去观望是一种不必要的损失。

“例如，我们需要用眼睛观望才会欢笑，”他说，“因为只有当我们

观望事物时，才能捕捉到这世界滑稽的一面。另外，当我们的眼睛‘看见’时，万物都是平等的，于是就没有事物是滑稽的。”

“你是说，唐望，一个‘看见’的人无法再欢笑？”

他沉默了一会儿。

“也许是有智者永远不笑，”他说，“但我没有见过这种人。我所知道的智者会‘看见’，也会观望，所以他们会欢笑。”

“智者也会哭吗？”

“我想会吧。我们的眼睛观望，我们才能欢笑，或哭泣，或快乐，或悲哀。我个人不喜欢悲哀，所以，当我目击一些本来会使我悲哀的事情时，我只需要转移观点，用‘看见’而不是观望。但当我碰上有趣的事时，我便观望而欢笑。”

“但是如此你的欢笑便是真实的，而不是控制下的愚行。”

唐望凝视了我一会儿。

“我与你谈话，是因为你使我发笑，”他说，“你使我想起了沙漠中的一种宽尾鼠。它们会把尾巴伸进洞里，想吓走其他老鼠以便偷食物，结果往往被小洞卡住尾巴。你也被你自己的问题卡住了。小心！有时候那些老鼠会把尾巴扯断，好求得生路。”

我觉得他的比喻很有趣，便笑了起来。唐望有一次指给我看一种大尾巴的老鼠，看来像胖松鼠，想到这种胖老鼠把尾巴扯掉的景象，我感到既悲哀，又十分好笑。

“我的欢笑，就像我所做的其他事一样真实，”他说，“但同时它也是控制下的愚行，因为它是无用的，它改变不了任何事，但我仍然去做。”

“就我的了解，唐望，你的欢笑不是无用的，它使你快乐。”

“不！我快乐是因为我选择观看使我快乐的事物，我的眼睛捕捉了有趣的一面，然后我才欢笑。我已经告诉过你无数次，一个人要选择一条有心的道路，才能有最佳的表现，也许这样才能保持欢笑。”

我把他的话解释为哭泣要劣于欢笑，或至少是会使我们衰弱的举动。他强调说两者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都不具有重要性。但是他的偏好是去欢笑，因为欢笑使他的身体感觉较好。

我指出，如果有所偏好，就没有平等性了。如果他比较偏好欢笑而不是哭泣，前者就必定比较重要。

他顽固地说，他的偏好并不表示两者是不平等的，而我坚持说，我们的争论可以合理地解释为，如果一切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不干脆选择死亡呢？

“许多智者是这么做的，”他说，“他们可能有一天就消失无踪了。人们会相信他们是被人暗杀了。他们选择死亡，是因为他们不在乎死亡。另外，我选择活下去，选择欢笑，不是因为它们重要，而是因为这个选择是我的本性使然。我称之为选择，是因为我‘看见’了。但这不表示我选择活下去，我的意愿使我继续活下去，不管我‘看见’了什么。”

“你现在不了解我的话，是因为你习惯在观望时思考，以及在思考时思考。”

这段话使我非常好奇，我要他加以解释。

他重复了这句话好几次，似乎是为了有时间找出其他的说法。然后他说，他所谓的思考是指我们对世上一切事物既定不变的概念。而“看见”能够打破这种习惯。但是除非我学会“看见”，否则我无法真正了解他的意思。

“但是如果一切都不重要，唐望，为什么我要去学‘看见’呢？”

“我告诉过你，我们身为人的命运就是去学习，不管是好是坏，”他说，“我已经学会了‘看见’，告诉你一切都不重要；现在轮到你了。也许有一天你会‘看见’，你就会知道事情是否重要了。对我而言，一切都不重要，但也许对你刚好相反。”

“你现在应该知道，智者生活于行动之中，而不是去思考行动，也不是去思考行动之后的结果。智者选择一条有心的道路去走，然后他观望而快乐、欢笑，然后他‘看见’而了解事物。他了解他的生命将令人措手不及地突然结束；他了解他自己就像其他人一样，不会到达什么特别

的地方，而且因为他‘看见’，他了解没有事情要比其他事情更重要。”

> “换句话说，智者没有荣誉，没有尊严，没有家庭，没有姓名，没有国家，他只有生命供他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他与其他人的唯一牵绊，就是他控制下的愚行。”

“智者奋斗，流汗，喘气，在旁人眼中，他就像个普通人。只不过他的愚行是在控制之下的。没有事情比其他事情更重要，智者会选择任何行动，然后仿佛十分在意地去进行。

“他的控制下的愚行使他说他的行动很重要，也使他行动时仿佛很在意，但是他知道其实不然，所以当他完成行动后，他就恢复平静，不管他的行动是好是坏、成功或失败，都不是他所关心的。

“而在另一方面，智者也可能选择保持完全被动，永远不行动，仿佛保持被动对他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他这么做也很有理由，因为这也是他控制下的愚行。”

这时我开始费力地向唐望解释，我想知道的是什么使智者决定采取特定的行动方式，尽管他知道一切都不重要。

他在回答之前先笑了一会儿。

“你在思考你的行动，”他说，“因此，你必须相信你的行动如你所思考的一样重要，而事实上，人的一切作为都不重要，没有一件事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事是重要的，如你所问，那还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干脆去死好了。这就是你所相信的，因为你在思考生命，就像你在思考‘看见’是什么样子。你要我描述它，于是你就可以去思考它，如你对其他一切事物的态度。但是对于‘看见’这件事，思考完全没有作用，所以我无法告诉你‘看见’像什么。现在你要我描述控制下的愚行，我只能告诉你，控制下的愚行非常像‘看见’，你不能用思考来对待它。”他打了个哈欠，躺着伸直手脚，把骨头弄得咯咯作响。

“你离开太久了，”他说，“你思考得太多了。”他站起来走到路旁灌木丛中。

我继续照顾火炉，使汤沸腾。我本来想要点亮煤油灯，但是房间里的昏暗使人十分松弛。火炉的火光足够供我写笔记，同时使周围笼罩上一片红晕。我放下笔记，平躺下来。我感到疲倦。

与唐望的整个谈话唯一留在我脑海中的是他并不关心我。这使我极为困扰。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学会完全信任他。如果没有如此的信任，学习上的恐惧早就把我击垮了。我的信任是建立在他个人对我的关心上。事实上我一直都很畏惧他，但我能控制我的畏惧，因为我信任他。现在他撤掉了这个基础，我感到无所依靠，十分无助。

奇怪的焦虑控制住了我，我变得十分烦躁，开始在火炉前来回踱步。唐望已经去了许久，我不耐烦地等他回来。

不一会儿，他回来了。他坐到火炉前。我一股脑地吐露我的恐惧。我告诉他我会焦虑，因为我无法轻易在半途改弦易辙。我说，我不仅信任他，同时也学会尊敬他的生活方式，认为他的生活要比我的更理性，或至少更有效率。我说，他的话使我陷入了可怕的冲突，因为我必须改变我的感觉。为了说明我的论点，我告诉唐望一个老人的故事。他是属于西方文化的人，一个非常富有而保守的律师，一辈子都相信他坚守真理。在30年代早期，美国因为经济大恐慌而实行新政时，他热烈地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活动，毫不怀疑地相信新政对经济有害无益。在对真理的坚持下，他相信自己是站在真理的一方，誓言要与这个政治中的恶魔对抗到底。但是时代潮流势不可当，压倒了他的努力。他在政治圈与私人生活中奋斗了十年，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的所有努力都落空。他在政治上及意识形态上的挫败使他变得非常愤世嫉俗。他自我放逐了二十五年。当我认识他时，他是个八十四岁的老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一家养老院中度过余生。想到他生命中所充满的愤恨与自怜，我无法想象他还能活到这么老。他似乎觉得我的生活尚可忍受，我们过去常常长谈。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用以下的话结束我们的对话："我能够有时间回顾检讨我的生命，在我的时代中的重要课题，现在只是一个故事，而且不是个有趣的故事。也许我浪费了许多年的时光追逐并不存在的事物。近来我感觉我过去所相信的事物只是一场闹剧，根本不值得一顾。我想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但是我无法追回已失去的四十年光阴。"

我告诉唐望，我内心的冲突是由于他关于控制下愚行的一席话造成的。

"如果真的一切都无关紧要，"我说，"在成为智者后，我一定会像我的朋友一样空虚，一样悲惨。"

“并非如此，”唐望锐利地说，“你的朋友孤独，因为他到死都不能‘看见’。在他的生命中，他只是变老而已。现在他一定比以前还要自怜。他感觉他浪费了四十年时间，因为他在追逐胜利，而只找到了失败。他永远无法了解，胜利与失败是平等的。”

“所以现在你畏惧我，是因为我告诉你你与其他一切是平等的。这真是孩子气。我们身为人的命运就是去学习，而我们接近知识，就如同上战场。我已告诉你无数次了。我们走向知识，走向战场，带着恐惧，带着尊敬，明白我们将上战场，对自己保持着绝对的信心。所以把你的信任放在自己身上吧，不要放在我身上。”

“你也害怕你朋友生命中的空虚。但是在一个智者的生命中是没有空虚的。我告诉过你，一切都是完满的。”

唐望站起来，伸直手臂，仿佛在感觉空气。

“一切都是完满的，”他重复道，“而一切都是平等的。我并不像你的朋友一样只是变老而已。当我告诉你一切都无关紧要时，我不是像他一样空虚。对他而言，他的努力不值一顾，因为他失败了。对我而言，没有胜利或失败，或空虚，一切都是完满的，一切都是平等的，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要成为智者，我们必须成为战士，而不是耍赖的小孩。我们必须奋斗，绝不放弃，绝不抱怨，绝不畏缩，直到我们‘看见’，然后知道一切无关紧要。”

唐望用木汤匙搅拌汤锅。食物已经煮好了。他把锅子拿离火炉，放在一块方形的泥砖上。这是连着墙造出来的一张桌子。他用脚移来两个木箱当作椅子。他示意我坐下，然后他盛好一碗汤。他面露微笑，双眼闪亮，似乎很高兴我在场。他把那碗汤推到我面前。他的动作是如此温暖和蔼，仿佛是为了要恢复我对他的信任。我感觉自己很笨。我想要打断我的情绪，于是低头寻找我的汤匙，但我找不到，而汤又太烫，无法直接就着碗喝。我等着汤冷却，同时问唐望，控制下的愚行是否就表示智者无法再喜欢任何人。

他停止进食，笑了起来。

“你太在意喜欢别人或被别人喜欢了。”他说，“智者也会喜欢，但仅此而已。他喜欢任何他想要喜欢的人或事，但他使用控制下的愚行来做到不在意。这与你的做法刚好相反。喜欢他人或被他人喜欢，这并不是唯一值得人去做的事。”他凝视着我一会儿，头歪向一侧。

“想一想吧。”他说。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唐望，你说我们需要眼睛观望才会欢笑，但我相信我们欢笑是因为我们思考。譬如说，一个盲人也会欢笑。”

“不，”他说，“盲人不会欢笑。他们的身体也许会感受到些许欢笑的震动。但是他们看不到世界滑稽的一面，所以必须去想象它。他们的笑不是开怀畅笑。”

我们没有再说什么。我感到一种安详，一种快乐。我们沉默地进食，然后唐望开始发笑，因为我试图用一根小树枝来捞取汤中的蔬菜。

1968年10月4日

今天稍早，我询问唐望是否介意再多说一点与“看见”有关的东西。他思索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说我又陷入了日常习惯之中，想要去讨论，而不是去行动。

“如果你想要‘看见’，你必须让小烟引导你，”他强调，“我不会再多说了。”

我当时正在帮他整理药草。我们完全沉默地工作了许久。每当被迫保持安静一段时间后，我就会感到焦虑，特别是当我在唐望身边时，到了某个时候，我就会无法自制地冒出一个问题，几乎像是故意在挑衅。

“智者要如何用控制下的愚行来面对一个他所喜爱的人的死亡？”我问。

唐望对我的问题感到意外，迷惑地看着我。

“拿你的孙子路西欧来说，”我问，“如果他死了，你会用控制下的愚行来处理吗？”

“拿我的儿子尤拉里欧（Eulalio）来说比较适当，”唐望平静地回答，“他在建造泛美公路时被石头压死了。当他死亡时，我对他的行动便是控制下的愚行。当我到达爆炸的现场时，他几乎气绝了，但他是如此强壮，他的身躯仍然不停地抖动。我站在他身前，告诉其他筑路工人不要再移动他。他们尊重我的话，围绕在我儿子四周，看着他那破碎的

身体。我也站在那里，但我没有观看。我转换了我的观点，于是我‘看见’他个人的生命逐渐崩解，无法控制地超过了它的极限，像一阵晶莹的薄雾。那就是生命与死亡的融合与扩展，也就是我面对我儿子死亡时的做法。一个人最多也只能做到这样。而那就是控制下的愚行。如果我观看他，我会看到他逐渐无法动弹，我会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哭号，因为我再也看不到他那美好的身躯行走于这个世界之上了。但我选择‘看见’他的死亡，而那里没有悲哀，没有情绪。他的死亡与其他一切同样平等。”唐望沉默了片刻。他似乎很悲哀。但他露出微笑，拍了拍我的头。

“所以你可以说，当我面对所爱的人死亡时，我的控制下的愚行是去转换我的观点。”

我想起我所爱的那些人，一股强烈的自怜吞噬了我。

“你真幸运，唐望，”我说，“你能转换你的观点，而我只能观看。”

他觉得我的话非常好笑。

“幸运，狗屁！”他说，“那是非常艰难的事。”

我们都笑了。一阵沉默后，也许只是为了驱散我自己的悲哀，我再度询问他。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唐望，”我说，“在智者的生命中，只有面对同盟或麦斯卡力陀时，才不是控制下的愚行？”

“不错，”他轻笑道，“同盟及麦斯卡力陀并不属于我们人类的范畴。我的控制下的愚行只能用在我自己以及我与其他人相处的行为上。”

“但是，在逻辑上有可能，”我说，“一个智者也会把他与同盟或麦斯卡力陀之间的行为视为控制下的愚行，对吗？”

他凝视了我一会儿。

“你又在思考了。”他说，“智者不多思，因此，他不会碰到这种可能。以我为例，我说我的控制下的愚行适用于我与其他人相处的行为，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可以‘看见’其他人。但是我无法‘看见’同盟的本质，

因此，我无法了解它。如果我无法‘看见’、了解它，我要如何控制我的愚行？对于我的同盟或麦斯卡力陀而言，我只是一个能‘看见’又被所‘看见’的事物震惊的人，一个知道自己永远无法了解周遭一切事物的人。”

“以你为例，我并不关心你是否会成为智者，但是麦斯卡力陀是关心的。它显然很在意，否则，它不会通过那么多机会显露出它对你的关心。我注意到了它的关心，于是去配合它，但是它这么做的理由是我无法揣测的。”

6　哲那罗的示范

1968年10月5日，我们正准备上车启程去墨西哥中部，唐望突然拉住了我。

“我以前告诉过你，”他表情严肃地说，“永远不要泄露一个巫士的姓名或行踪。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泄露我的姓名或我的所在地。现在我要求你同样对待我的一个朋友，你可以称他哲那罗（Genaro）。我们将去他的住处，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我向唐望保证绝不会背叛他的信任。

“这我知道，”他说，仍然很严肃，“但我担心你会粗心大意。”

我向他抗议。唐望说，他只是要提醒我，面对巫术时的任何疏忽都会招致立即而无意义的死亡，只有保持细心与警觉，才能避免这种危险。

“我们将不再碰这个话题了。”他说，“等我们一上路，我们就不要再谈哲那罗，我们也不要想他。我要你把你的思想理清楚。当你见到他后，你一定要清楚明白，心中没有一点疑惑。”

“你指的是什么疑惑，唐望？”

“任何疑惑。当你见到他时，你一定要清晰如水晶。他会‘看见’你！”他的奇异腔调使我很担忧。

我说，也许我根本不应该去见他的朋友，只需要载他到他的朋友家附近，然后放他下来。

“我所告诉你的只是预防措施罢了，”他说，“你已经见过一个巫士——文生，而他差一点害死你。这次一定要当心！”

我们抵达墨西哥中部后，花了两天时间从我停车的地方步行到他朋友的住处——山边的一栋小屋子。唐望的朋友在门口，似乎在等待我们。我立刻认出了他。我见过他，那是在我拿书给唐望时，虽然时间十

分短暂。当时我并未仔细观察他，只是匆匆一瞥，所以，在我印象中他与唐望一样老。但是看见他站在门口，我注意到他显然较为年轻，也许六十岁出头。他比唐望矮瘦些，但很黝黑结实。他的头发厚而灰，比较长，盖住了耳朵与前额。他的脸圆而刚硬，一只非常显眼的鼻子使他看起来像只双眼锐利的猎鸟。

他先对唐望说话。唐望肯定地点点头。他们交谈了片刻，说的不是西班牙语，因此我不知道谈话的内容。然后，唐哲那罗转身看我。

“欢迎光临我的简陋小屋。”他用西班牙语带着歉意说。

他的话是墨西哥乡下时常听到的客套话，但是他说这话时带着愉快的笑容，于是我知道他是在使用控制下的愚行。他其实一点也不在乎他的小屋是否简陋。我马上对唐哲那罗产生了好感。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前往山中采集药草。唐望、唐哲那罗与我在每天破晓时出发。然后两个老人前往山中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留我一个人在一个多树的地区。我对那个地区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我不会注意到时间的流逝，也不会担心自己一人独处；在这两天的奇特经验中，我发现自己具有难以想象的能力，能够专心致志地达成唐望交代我的艰难任务，寻找出一些特殊的药草。

我们在傍晚时才回到小屋。两天下来我累坏了，回来后立刻就睡着了。

但是第三天就不同了。我们三个一起工作，唐望要唐哲那罗教我如何选择特定的植物。我们中午就回来了。两个老人坐在屋前好几个小时，完全沉默，仿佛他们都入定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睡着。我靠近过他们几次，唐望会注视我的行动，唐哲那罗也是如此。

“你在摘取植物之前一定要先跟它们说话。”唐望说，他的语气随和。似乎为了抓住我的注意力，他又重复了三次。在这之前没有人说过一句话。

“为了能‘看见’植物，你一定要亲自对它们说话，”他继续说，“你必须个别地认识它们，然后植物能告诉你任何你想要知道的。”

这时已近黄昏。唐望坐在一块平石上，面对西方的山脉；唐哲那罗

坐在他旁边的草席上，面朝北方。当我们第一天抵达时，唐望曾告诉我，那些地方是他们的“位置”，我必须坐在他们对面的任何地方。他又说，当我们坐在这些位置上时，我必须面朝东南方，只用短暂的瞥视去看他们。

“是的，这就是对待植物的方式，是不是？”唐望对唐哲那罗说，后者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

我告诉他，我之所以没有照他的话做，是因为我觉得对植物说话有点愚蠢。

“你不了解，巫士是不开玩笑的，”唐望严肃地说，“当巫士试图‘看见’时，他是试图去获得力量。”

唐哲那罗盯着我。我正在写笔记，这行为似乎让他感到困惑。他微笑地看着我，摇摇头，对唐望说了些话。唐望耸耸肩。看到我写字，唐哲那罗非常奇怪。我想唐望已经习惯了我写笔记，当他说话时，我写笔记，他已经不会见怪了。他可以维持谈话而不理会我的行为。但是唐哲那罗则不停地窃笑。我必须停止写字，才不至于破坏谈话的进行。

唐望再次强调巫士的行动不能被当成玩笑，因为巫士无时无刻不在面对死亡。然后他开始告诉唐哲那罗，有一晚我如何看见死亡的亮光跟在我们身后。这个故事显然很有趣，唐哲那罗滚倒在地大笑。

唐望抱歉地说他的朋友有狂笑的天赋。我瞄了瞄唐哲那罗，以为他还在地上打滚，却看见他正在进行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他正在用头倒立在地上，没有用手来支撑，他的脚则保持交叉的坐姿。这幅画面是如此怪异，我跳了起来。我知道他在做的是人体工学上几乎不可能做到的，这时他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坐姿。然而唐望显然知道其中的奥妙，他用如雷的笑声来庆祝唐哲那罗的表演。

唐哲那罗似乎理解我的困惑：他拍了几下手，再次在地上打起滚，显然要我看他。乍看之下，他在地上打滚，其实是坐着往后翻，以头触地。这样翻滚了几次之后，冲力便足以带动他的身体达成那不合科学的姿势，使他在刹那间仿佛“用头倒立起来”。

等他们的笑声停止后，唐望继续说话，他的语气非常严肃，我改变了一下姿势，好舒适地注意听他的话。通常当我特别注意时，他会露出

微笑，但是这次他一点笑容也没有。唐哲那罗一直看着我，似乎在等我开始写笔记。但我没有再写字。唐望是在责备我没有遵照他的指示对被采集的植物说话。他说我伤害的植物有一天也会伤害我，他说他确定迟早那些植物会使我生病。他又说，如果我是因为伤害植物而生病，我会相信我只是被传染得了感冒罢了。

他们俩又笑了一阵，然后唐望再度严肃下来，说，如果我不去思考我的死亡，我的整个生命都会变为一团糟。他看起来非常认真。

“一个人还能拥有什么呢，除了他的生命与他的死亡之外？”他对我说。

这时候我觉得我非写下来不可，于是开始奋笔疾书。唐哲那罗微笑地看着我，然后他的头朝后仰，对我张开他的鼻孔。他显然能够控制他鼻孔的肌肉，因为他的鼻孔变成了原来的两倍大。

他的滑稽行为真正令人发笑的不是他的动作，而是他自己的反应。在张大鼻孔后，他倒下来大笑，然后再次使身体变成用头倒立的怪异姿势。

唐望笑得眼泪直流。我觉得有点难为情，只能紧张地笑着。

“唐哲那罗不喜欢写字。”唐望解释道。

我放下我的笔记，但是唐哲那罗安慰我说，我可以尽力去写，他不在意。我拿起笔记再度开始书写，他也再度表演了他的奇怪动作。他们又大笑了一阵。

唐望看着我，止不住笑，说，他的朋友在扮演我，因为我写笔记时有鼻孔变大的倾向；而唐哲那罗觉得想借笔记来成为巫士，就像用头倒立一样荒谬，因此他才会做出那疯狂的动作。“也许你不觉得好笑，”唐望说，“但是只有唐哲那罗能够做到用头倒立，而只有你觉得能靠写笔记成为巫士。”

他们又爆笑起来。唐哲那罗重复了他的怪动作。

我喜欢他。他的动作非常优雅而直接。

“我向你致歉，唐哲那罗。”我指着笔记本说。

“没关系。”他笑着说。

我无法再写下去。他们继续谈了许多关于植物如何杀人、巫士如何使用植物在这一方面的功能的东西。他们谈话时一直望着我，似乎在等待我开始写字。

“卡洛斯就像一匹不肯就鞍的野马，”唐望说，“你必须对他非常缓慢。你惊到了他，现在他不肯写了。”

唐哲那罗张大鼻孔，夸张地恳求我。他皱着眉，噘着嘴：“来嘛，卡力图（Carlitos，对卡洛斯的昵称），写嘛，写到你的大拇指断掉为止。”

唐望站起来伸直手臂，朝后弯腰。尽管他年岁已高，他的身体仍然十分结实有力。他走到屋侧的灌木丛里，留下我与唐哲那罗单独在一起。唐哲那罗望着我，我移开了视线，因为他使我感到难为情。

“别告诉我你不想再看我了？”他以非常夸张的声调问。

他张大他的鼻孔，使它们颤抖，然后他站起来重复唐望的动作，向后弯腰伸直手臂，但是他的身体弯曲成了非常怪异的姿势，实在无法描述，兼具默剧的精细控制与一种怪异的美感。

我深深为之着迷。那真是对于唐望绝妙的模仿。

这时唐望回来，看见这一幕，显然也知道其中的奥妙。他笑着坐下了。

“风吹向何方？”唐哲那罗随意地问道。

唐望用头朝西方指一指。

“那我最好朝风吹的方向去。”唐哲那罗表情严肃地说。

然后他转身指着我。

“如果你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可别大惊小怪，”他说，“哲那罗大便时，群山都会震动。”他跳进树丛中。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一阵非常

古怪的低沉响声。我无法分辨是什么。我望着唐望寻找答案，但他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

1968年10月17日

我不记得是什么促使唐哲那罗谈起他所谓的其他的世界的种种。他说，一个巫术大师是一只老鹰，或者可以变成一只老鹰；而相对地，一个邪恶的巫士是只“特克洛”（tecolote），也就是猫头鹰。他说，邪恶的巫士是黑夜之子，对于这种人，最有用的动物是豹子，或其他的猫科动物，或夜间飞行的鸟，特别是猫头鹰。他说，所谓的光说不练的巫鲁荷，也就是半吊子的巫士，喜爱其他的动物，例如乌鸦。这时唐望笑了起来。他一直在聆听。

唐哲那罗转身对他说：“那是千真万确的，你知道的，望。”然后他说，一个巫术大师能够带领他的门徒一起旅行，穿越另一世界的十层空间。大师会变成老鹰，从最下层的世界开始，陆续穿过其他层，直到最高层。而邪恶的巫士或光说不练的巫士最多只能穿过三层。

唐哲那罗接着描述穿越的过程，他说：“首先，你从最底层开始，你的老师带着你飞行。不久，砰！你穿过了第一层，然后又过了一会儿，砰！你穿过第二层，然后，砰！你穿过了第三层……”唐哲那罗“砰”了十声后，带我到达了世界的最后一层。当他说完后，唐望善解人意地朝我笑笑。

“言语不是哲那罗的偏好。”他说，“如果你愿意学习，他可以教导你有关事物平衡的知识。”

唐哲那罗肯定地点点头；他噘起嘴，眼睛半睁。

我觉得他的表情十分有意思。

之后唐哲那罗站起来，唐望也跟着站了起来。

“好吧，”唐哲那罗说，“我们走吧。我们可以去找奈士特（Nestor）与帕布力图（Pablito）。他们应该已经收工了。星期四他们会早一点回家。”

他们坐上了我的车。唐望坐在前座。我没有再问什么，只是发动引

擎。唐望指引我驾驶到了他说的奈士特的房子前。唐哲那罗下车，进入屋内。不久，他与奈士特与帕布力图一起出来了。这两个年轻人是他的门徒。他们都上了我的车。唐望叫我开上通往西边山区的道路。

我们把车子停在泥土路旁，然后沿着一条河岸步行。这条河有十五英尺至二十英尺宽。不久，我们走到一道瀑布前。这道瀑布从我们停车处便可望见。这时已近黄昏，景致十分慑人。我们头顶上空是一片巨大的深蓝色云朵，像个飘浮的屋顶：它的边缘分明，形状是半圆形的。西边，在安列地斯中央山脉之上，雨云似乎正沿着山坡飘下，看起来像面白色的帘子从山峰卷落下来。东边是深而长的峡谷；那里只有几片云，阳光普照。这两个区域的对比非常强烈。我们停在瀑布底。瀑布也许有一百五十英尺高，水声震耳欲聋。

唐哲那罗在腰上绑了一条腰带，上面挂了至少七样东西，看起来像是一些小葫芦。他脱下帽子，用绳子挂在脑后，然后戴上一条头带，那是他从一个羊毛编织的袋子里拿出来的。头带也是由不同色彩的羊毛编成的，其中最显眼的是黄色的。他插了三根羽毛在头带上，似乎是老鹰的羽毛。我注意到他插羽毛的方式是不对称的，一根插在右耳后，另一根距离前方几英寸[5]，第三根在左边太阳穴旁。然后他脱掉了他的草鞋，把它们插在裤腰中。他也把披肩扎进腰带。腰带似乎是由皮革编成的。我看不清楚腰带是否有扣子，或只是绑个结。唐哲那罗朝瀑布走了过去。

唐望把一块圆石头弄稳，然后坐在上面。另外两个年轻人也同样弄好石头，坐在他的左边。

唐望对我指指他的右边，叫我也去找块石头坐下。

“我们必须坐成一条直线。”他说，让我知道他们三个是坐成一排的。

这时唐哲那罗到了瀑布底，开始沿着瀑布右边的一条小径攀爬。从我们坐的地方看来，那条小径十分陡。他踩着地上的草丛作为施力点。有一刹那他似乎失去了平衡，几乎滑下。小径的泥土似乎很滑溜。不一会儿，同样的情况再度发生。我不由得认为唐哲那罗也许老迈得不适合做如此的攀爬。我看见他失足滑倒了好几次，终于抵达了小径的终点。

当他开始爬上岩壁时，我感到担心。我不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什

么。

“他在干什么？”我低声问唐望。

唐望没有看我。“显然他在爬山。”他说。

唐望凝视着唐哲那罗，他的眼睛半睁，坐姿挺直，双手放在大腿之间的石头上。

我弯曲身子去看那两个年轻人。唐望决断地做个手势，要我回到原位。我立刻缩回去。我只瞥了那两人一眼。他们似乎像唐望一样凝神专注。

唐望又做了个手势，指着瀑布的方向。

我看了看，唐哲那罗已经在岩壁上爬了一段距离。他正靠着一处岩石凸起的边缘，一点一点地试图爬过一块大圆石。他的手臂伸展，仿佛要拥抱那块大石头。他慢慢移向右侧，突然间他失去了平衡。我忍不住倒抽了一口气。有一会儿，他整个身体都悬在空中。我以为他会掉下来，但是他没有。他的右手抓住了什么东西。他很敏捷地踏回到岩石的突起处。在他继续尝试之前，他回头望了我们一眼。只是一瞥而已。但是他转头的动作让我感到非常熟悉。我开始思索原因。于是我记起每次他失足滑倒时，都会如此转头看我们一眼。我想，唐哲那罗一定是为他的笨拙而感到难为情，转头看我们是否在笑他。

他朝顶端爬了几步，又失足一次，危险地挂在岩壁上，这次他的左手使他不坠。当他恢复平衡后，他又转头看我们一眼。他终于爬上了瀑布顶端，然后又失足了两次。从我们坐的地方看来，瀑布顶端有二十英尺至二十五英尺宽。

唐哲那罗安静地站在那里。我想问唐望他打算在上面干什么。但是唐望似乎全神贯注地注视唐哲那罗，我不敢打扰他。

突然间，唐哲那罗跳入水中。这个举动是如此出乎意料，我感觉我的腹部顿时一片真空。那真是惊人而怪异的一跃。有一刹那，我仿佛看见他的身体以连续的静止画面呈抛物线跳入顶端的流水中。

等我的惊讶消失后，我发现他是跳到了瀑布顶端的一块石头上。我

们几乎看不见那块石头。

他在那石头上蹲了许久，似乎在抵抗着水流的冲力。有两次他的身体越过了悬崖边缘，我看不清楚他是如何维持不坠的。他恢复平衡后，蹲在那石头上，然后他再次跃起，像只老虎。

我几乎看不到他落在什么石头上，那似乎是瀑布最边缘的一块小石头。

他在那里停留了几乎十分钟之久，静止不动。他的静止是如此具有压迫力，我不禁颤抖起来。我想要站起来走动，唐望注意到了我的紧张，极专断地命令我安静下来。

唐哲那罗的静止使我陷入了强烈而神秘的恐惧。我感觉，如果他停留再久一点，我就会失去控制。

突然间他再次跃起，这次一跃至瀑布的对岸。他着陆时手脚触地，就像一只山猫。他保持蹲姿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望望瀑布的另一边，然后望着我们。他不动地凝视我们。他的双手半握拳地垂在身侧，仿佛抓着两条看不见的横杠。

他的姿势具有一种奇妙的美感：他的身体看起来如此瘦小脆弱，我觉得头戴羽毛、穿着披肩、光着脚的唐哲那罗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人类。

他突然举起手，抬起头，身体如车轮般朝左翻滚而去。他原先站立的石头是圆的，他这一翻便消失在石头之后。

这时大颗的雨滴开始落下。唐望与那两个年轻人都站了起来。他们的动作十分突然，使我感到困惑。唐哲那罗的惊人表现让我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我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我想要马上当面恭贺他。

我努力眺望瀑布的左侧，看他是否要爬下来。但是我没有看见他。我坚持要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唐望没有回答。

“我们最好赶快离开这里。”他说，“这将会是一场倾盆大雨。我们必须送奈士特与帕布力图回去，然后我们要启程回家。”

“我还没有向唐哲那罗道别呢。”我抱怨道。

“他已经向你说再见了。”唐望不耐地回答。

他凝视了我一阵子，然后松缓了他的眉头，露出微笑。

“他也祝你快乐，”他说，“他觉得与你相处很愉快。”

“但是我们不用等他吗？”

“不用！”唐望尖声说，“让他去吧，不管他在哪里。也许他是一只老鹰，飞到其他世界了，也许他已经死在山顶上。现在这都不重要了。”

1968年10月23日

唐望随口提起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再安排一次墨西哥中部的旅行。

“你要去拜访唐哲那罗吗？”我问。

“也许。”他没有看我。

“他没事吧，唐望？我是说上次他在瀑布顶，一切都很平安吧？”

“他很好。他很强壮。”

我们谈着他计划的旅行。然后我说我很喜欢唐哲那罗及他的玩笑。唐望笑了，他说唐哲那罗实在像个小孩。然后是一段很长的沉默。我在心中努力搜寻一句适当的开场白，来询问唐哲那罗的教诲。

唐望看着我，带着恶作剧的神情说：“你想疯了，要知道哲那罗上次表演的意义，对吧？”

我难为情地笑了。在瀑布顶端所发生的事使我深深着迷。我不断回想一切我所记得的细节，我的结论是，我目击了一次惊人的体操表演。我想，唐哲那罗无疑是个平衡术大师，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仪式性，因此不用说，一定也具备了复杂的象征意义。

“是的，”我说，“我承认我想疯了，想要知道他的教诲。”

“让我先明白告诉你，”唐望说，“你的时间完全浪费了。他的教诲是为能够‘看见’的人准备的。帕布力图与奈士特略能把握重点，虽然他们并不十分善于‘看见’。但是你，你在那里只是观望。我告诉哲那罗，你是个非常奇怪、不开窍的笨蛋，也许他的教诲能使你开窍。结果没有。不过没有关系。‘看见’是非常困难的。”

“事后我不要你去与哲那罗说话，所以我们必须离去。很可惜。不过，如果留下来，后果就会不堪设想。哲那罗冒了很大的危险对你示范了惊人的事情，很可惜你无法‘看见’。”

“唐望，如果你告诉我其中的教诲是什么，也许我会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看见’。”

唐望捧腹大笑。

“你最擅长的就是发问。”他说。

他显然又要放弃这个话题。我们如往常般坐在他屋子前面的空地上。他突然站起来，走进屋内。我跟随他，坚持要向他描述我所看见的。我忠实报告了我记忆中的事件顺序。唐望一直保持微笑。我说完后，他摇摇头。

“‘看见’是非常困难的。”他说。

我恳求他解释他的话。

“‘看见’不是能用来谈论的。”他断然地说。

显然他不愿再多说了，我只好放弃，离开他的住处，为他跑腿办事。

我回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吃过东西后，来到屋外的阳台上。我们一坐下，唐望便开始谈起唐哲那罗的教诲。他没有给我任何时间准备，我虽然带了笔记，但那时已经天黑了，我也不想去屋内找油灯而打断他的话。

他说，唐哲那罗是平衡术大师，能够随意表现非常复杂、有难度的动作，用头倒立是其中之一，他借此向我示范，想靠写笔记来“看见”是不可能的。用头倒立而不靠手的帮助，是一项最多只能维持几秒钟的无

聊特技。对唐哲那罗而言，描述“看见”也是同样不可靠的行为，就像用头倒立一样怪异而无必要。

唐望在黑暗中凝视着我，以很戏剧化的声调说，当唐哲那罗在耍宝倒立时，我几乎到达了“看见”的边缘，唐哲那罗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于是一再重复他的动作，结果没有用处，因为我马上就失去了线索。

唐望说，后来唐哲那罗基于个人对我的好感，尝试用夸张的方式使我再次达到“看见”的边缘。经过细心的考量，他决定对我表演一次横越瀑布的平衡特技。他觉得那瀑布就像我所面对的边缘，他相信我也可以横越我的界限。

然后唐望解释了唐哲那罗的表演。他说，他已经告诉过我，在“看见者”的眼中，人类是由明亮纤维环绕而成的明亮蛋体。他也说过，在这些明亮蛋体上最显著的特征，是一束从肚脐部位发出的长纤维。这些长纤维对于人类有莫大的重要性。而这些长纤维也就是唐哲那罗平衡的秘密。他的教诲与跳过瀑布顶端毫无关系。他的平衡特技其实是他使用这些长纤维的一种方式，这些纤维就像触角。

这时唐望改变了话题，就像他开始谈起时一样突然，他谈起了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1968年10月24日

我逮到了唐望，告诉他，我有预感再也不会得到任何关于平衡的教诲了，所以，他必须向我解释一切细节，否则我永远无法自己理解。唐望说我是正确的，唐哲那罗不会再给我做一次示范了。

“你想要知道什么呢？”他问。

“那些触角般的纤维是什么，唐望？”

“他们是从人体中发出的触角，对于能‘看见’的巫士是很明显的。巫士根据他们所‘看见’的触角状况来与人应对。软弱的人只有很短、几乎看不见的触角。刚强的人则有很亮很长的。例如，哲那罗的触角明亮到看似很厚。你可以从触角看出一个人是否健康，是否生病，是凶恶还是善良，或者虚伪。你也可以从触角看出一个人是否能‘看见’。这里有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当哲那罗‘看见’你时，就像我的朋友文生一样，他觉

得你能‘看见’；当我‘看见’你时，我也觉得你能‘看见’。但我知道你不能。这真是叫人困惑！哲那罗搞不懂，我说你是一个奇怪的笨蛋。我认为他要自己去‘看见’，所以才带你去瀑布。”

“你是否知道我为何会让人觉得我能‘看见’？”

唐望没有回答。他沉默了许久。我不想再问其他问题。最后他终于说他知道为什么，但是不知道如何解释。

“你以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容易解释的，”他说，“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容易解释的例行公事。在瀑布顶，当你看到哲那罗越过水面时，你相信他是一个翻筋斗的大师，因为你只想到翻筋斗，这也是你一直相信的。但是哲那罗从未越过水面，如果他这么做，他会摔死。哲那罗是平衡于他强壮而明亮的纤维上。不妨这么说，他使纤维延长，长到可以让他从纤维上面滚到瀑布对岸。他示范了如何延长那些触角，以及准确控制它们的做法。”

“帕布力图几乎‘看见’了哲那罗所有的动作。奈士特则只‘看见’了最明显的部分，忽略了巧妙的细节。至于你，你什么都没‘看见’。”

“也许如果你事先告诉我，唐望，应该去看什么——”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事先给我指示只会破坏唐哲那罗的行动。如果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我的纤维会变得激动，干扰唐哲那罗的纤维。

“如果你能‘看见’，”他说，“你就会很清楚地理解，从哲那罗的第一步开始，他在爬山时不是滑倒失足，而是在松开他的纤维。他有两次把纤维绕过岩石，使他像只苍蝇一样粘在岩石上。当他抵达山顶，准备跨越瀑布时，他把纤维集中于激流中央的一小块石头上，等纤维固定后，他让它们拉他过去。哲那罗从未跳跃，因此他才能落足于瀑布边缘的滑溜石头上。他的纤维每次都紧紧地绕在他准备要落足的石头上。”

“他在第一块石头上没有停留很久，因为他已经把其余纤维都绑在另一块更小的石头上了，就在水流最急的地方。然后他的触角把他拉过去，他便落在那小石头上了。这是最惊人的表现，那石头实在小得无法立足，要不是他的纤维仍然有些固定在第一块石头上，他就会被水的冲力冲下瀑布。”

“他在第二块石头上停留了很久，因为他必须抽回他的触角，然后发射到瀑布的对岸。当他固定好后，他还必须松开他绕在另一块石头上的纤维。这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哲那罗做得到。他差一点失去控制，或者也许他是在戏弄我们，这永远无法确知。我个人认为他几乎失去了控制，因为他变得紧张，发出一道惊人的放射，就像一道白光射到了对岸。我觉得那道白光就足以把他带到对岸。当他抵达后，他站起来，使他的纤维发出成束的光华。这是他特别为你而做的，如果你能‘看见’，你就会‘看见’这个奇景。”

“哲那罗站在那里凝视着你，于是他知道你没有‘看见’。”

第二部分 “看见”的试验

一个超然独立的人知道自己不可能逃离死亡，所以他必须成为他的决定的主宰，知道他的决定就是他的责任，一旦做出决定，就没有时间反悔或自责。[电子shu 分享V信shufoufou]

7　小烟与守护者

1968年11月8日下午，我抵达唐望的住处。他不在家。我不知道如何去找他，只能坐下来等待。不知为何，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回来。不一会儿，唐望走进屋中。他对我点点头，我们寒暄了一阵。他似乎很疲倦，躺在他的草席上，打了几个哈欠。

“看见”这个观念一直纠缠着我不放，所以，我决定要再次使用他的致幻性药草小烟。这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仍然想要讨价还价一番。

“我想要学习‘看见’，唐望，”我直截了当地说，“但我实在不想再服用任何东西。我不想抽你的药草。你认为我是否可以不用它们而学会‘看见’？”

他坐起来，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又躺下去。

“不行！”他说，“你必须使用小烟。”

“但是你说过，我与唐哲那罗在一起时几乎‘看见’了。”

“我的意思是，你的内部有某种光辉，仿佛你能理解哲那罗的行动，但是你只是在观望。显然你有某种类似‘看见’的东西，不过不是‘看见’。你有地方被塞住了，只有小烟能帮助你。”

“为什么必须抽小烟呢？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学会‘看见’呢？我有非常强烈的欲望，这样难道不够吗？”

“不，这样不够。‘看见’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只有小烟能给你足够的速度瞥见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否则你只是在观望。”

“你所谓的瞬息万变的世界是什么意思？”

“当你‘看见’时，这个世界不会是你现在所想象的样子，而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一个人也许可以靠自己来捕捉住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但是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肉体会承受不住压力而衰弱。但是若有小烟的帮助，你就不会衰弱，小烟提供足够的速度抓住这个世界的瞬息

万变，同时又维持肉体的力量完整。”

“好吧！”我夸张地说，“不再拐弯抹角，我抽就是了。”

他取笑我的作态。

“别装模作样了，”他说，“你总是有错误的观念，现在你以为只要靠小烟引导，就可以‘看见’。事情不会如此简单。任何事情都不会如此简单。”他变得严肃起来。

“我对你一直十分谨慎，我的行动都经过深思熟虑，”他说，“因为是麦斯卡力陀希望你了解我的知识。但我知道我将没有时间教导你一切我所希望的。我只有时间引导你走上正轨，相信你将会像我一样去追求、寻找。我必须承认，你要比我当初更懒惰、顽固。但是你有不同的观点，你的生命方向是我无法预见的。”他的严肃语气与态度使我产生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混合了恐惧、孤独与期望的感觉。

“我们很快便会知道你的情况如何。”他神秘地说。

他没有再说下去。不一会儿，他走到屋外。我跟着他，站在他面前，不知道该坐下来，还是该去搬运我带给他的一些杂货。

“会很危险吗？”我问，只是想找话说。

“一切事物都是危险的。”他说。

唐望似乎不愿意再告诉我什么，他收拾着堆在角落的一些小包裹，放进一个背架中。我没有帮他，因为我知道，如果他需要帮助，他会开口。然后他躺到草席上。他要我放轻松，休息。我躺到我的草席上，试着睡觉，但是我并不累：前一晚我在一家离唐望住处不远的汽车旅馆睡到中午才起来。唐望也没有睡觉，虽然他的眼睛是闭着的，我注意到他的头在几乎难以觉察地打着拍子。我想他也许在唱着什么歌。

“我们来吃些东西。”唐望突然说，他的声音使我跳了起来，“你将需要所有的能量。你必须保持良好的体力。”他煮了一些汤，但我一点也不饿。

第二天，11月9日，唐望只让我吃一点点食物，然后叫我去休息。整个上午我都躺着，但无法松弛下来。我一点也不知道唐望心里在想什

么，更糟的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坐在他家的阳台下。我感到十分饥饿。我数次建议我们吃点东西，但他都拒绝了。

“你已经三年未曾准备过你的小烟药草，”他突然说，“所以你必须使用我的。不妨说，是我为你采集的。你只需要用一点点。我会把烟斗填满一次，你要抽光，然后休息。这时候另一个世界的守护者便会出现。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观察它。观察它如何行动，观察它的一切行为。你的命运将取决于你的观察是否彻底。”

唐望如此唐突地给予这些指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想什么。我含混地喃喃自语一番，无法整理我的思绪。最后我问了第一个清楚浮现的问题：“那个守护者是谁？”

唐望断然拒绝任何讨论，但我实在太紧张了，拼命坚持让他告诉我关于那个守护者的事。

“你会‘看见’它，”他随意地说，“它守护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死者的世界吗？”

“那不是死者的世界或什么东西的世界，那只是另外一个世界，讨论它是无用的，你要自己去‘看见’它。”说完，唐望就走回屋内。我紧追着他。

“等一下，等一下，唐望，你要做什么？”

他没有回答，他把烟斗从一个包里拿出来，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草席上，以询问的目光望着我。他似乎在等待我同意。

“你这个傻瓜，”他轻声说，“你并不恐惧，你只是说你恐惧罢了。”他慢慢摇着头，然后拿起装着药草的小布袋，开始装填烟斗。

“我是恐惧，唐望，我真的很恐惧。”

“不，那不是恐惧。”

我拼命想多拖延一些时间，开始冗长地解释我的感觉。我真诚地表

达我的恐惧，但是他指出我并没有流汗，心跳也没有比平常快。

我思索了一下他的话。他说得不对：我是有许多平常与恐惧相伴的生理反应，我也感到绝望，大限将至的感觉笼罩了我。我的胃里翻腾，我确信我的脸色苍白，手心也大量冒汗。但是他也没有说错，我的确并不感到恐惧，那种跟随了我一辈子、无时无刻不在的熟悉的恐惧感，现在却消失了。我一边说话，一边在唐望面前来回踱步，他仍然坐在草席上，拿着烟斗，好奇地望着我。我衡量了整个情况之后，得到的结论是，我的感觉不是恐惧，而是因为想到食用致幻性药草后的混乱状态，所以感觉很不舒适。

唐望凝视着我，然后他的视线穿透了我。他眯起眼，仿佛努力要看清楚远方的事物。

我继续在他面前来回踱步，直到他坚决地叫我坐下来，放轻松。我们沉默地坐着。

“你不想失去你的明晰，对不对？”他突然问。

“一点也不错，唐望。”我说。

他显然很高兴地笑了。

“明晰，知识之路上的第二个敌人，已经找上你了。”

“你并不恐惧，”他肯定地说，“但是现在你痛恨失去你的明晰，因为你是个傻瓜，你称之为恐惧。”他又笑了几声。

“给我一些木炭。”他指示我。

他的声调温和而令人安心。我自动站起来，走到屋后从火炉中弄出几块正在燃烧的木炭，放在一片石头上，带回到屋中。

“来外面院子里。”唐望从屋外叫道。

他在我通常坐着的地方放了一张草席。我把木炭放在他身边。他把木炭吹旺些。我正准备坐下时，他叫我坐在草席的右方边缘。然后他把一块木炭放进烟斗中，交给了我。我被唐望这种无声的指挥慑服。我想不出任何话好说。我已经没有借口了。我被唐望说服了，我相信我并不

恐惧，我只是不愿意失去我的明晰。

“抽，抽，”他温和地命令我，“这次只抽这一斗。”

我抽着烟斗，听见草药燃烧的声音。我立刻感觉到一股冰凉冲进了我的鼻子与咽喉。我又吸了一口，这种感觉蔓延到我的胸部。当我抽完最后一口时，我感觉全身内部充满了一种冰冷的温暖。

唐望把烟斗拿回去，在手掌上轻敲，倒出灰烬，然后像往常一样用手指蘸了唾液，擦拭烟斗的内部。

我的身体麻木，但我可以行动。我改变姿势，坐得舒适些。

“会发生什么事？”我问。

我说话有些困难。

唐望很仔细地把他的烟斗放进套子中，用一布条卷起来，然后他坐直身子面对我。我感到晕眩。我的眼睛不自主地闭上了。唐望猛力摇动我，叫我保持清醒。他说，他很清楚，如果我睡着了，我就必死无疑。这使我大吃一惊。我想唐望这么说只是要使我清醒，但我也怕他是对的。我尽力睁大眼睛，这使唐望笑了起来。他说，我必须稍作等待，睁大眼睛，在某个时候，我就会看见另一个世界的守护者。

我全身都感觉到一种很讨厌的温暖，我想要改变姿势，但已经无法动弹。我想对唐望说话，字眼似乎深陷在我体内，我无法把它们带出来。这时我朝左倒下。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看着唐望。

他弯腰，低声命令我不要看他，而要把视线放在草席上的一点，就在我眼睛前方。他说，我必须用左眼去看，不久我就会“看见”守护者。

我注视着他所指的那一点，但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不过我倒是注意到一只蚊子在我眼前飞舞。它停在草席上。我注视着它的动向，它又爬到很近的地方，近得我无法对准焦点。然后，突然间，我感觉自己仿佛站了起来。这个感觉十分奇特，值得我去思索，但我没有时间这么做。

我完全感觉到自己是站着的，像平常一样观看事物。而我所看见的吓得我毛骨悚然。我实在无法描述当时的冲击。就在我面前不远处，有一只巨大的野兽，一只真正的怪物！超乎我最狂野的想象。我目瞪口呆

地看着它。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它的大小。不知为何，我觉得它一定有一百英尺高，似乎是直立着，虽然我不知道它如何站立。然后我注意到它有翅膀——两只短而宽的翅膀。我发现自己努力试图像平常一样观察那动物，也就是说，我观看它，但是我的观看并不是平常的观看，而是分别注意到它的特征，仿佛个别的部分逐一出现，使整个画面越来越清楚。它的身体长满了黑色的硬毛，有只长鼻子，嘴角流着唾液。它的眼睛巨大而圆，像两盏明灯。

然后它开始拍动翅膀。这种拍动不像鸟的翅膀动作，而像一种颤抖。它增加了速度，开始在我前方盘旋。那不像飞行，而像高速灵活地滑行，离地只有几英寸高。我发现自己专注于它的行动，我觉得它很丑，但是速度与灵活度很吸引人。

它在我前方绕了两圈，翅膀急速颤抖着，嘴角的唾液四处乱飞。然后它掉头，以极高的速度滑走，直到消失在远方。我凝视着它消失的方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感觉无法连贯思考，这是非常奇特的感觉。我也无法离开，仿佛被胶粘在那里了。

然后我看见远方似乎出现一朵云，刹那间，那只巨兽又急速地在我前方盘旋。它的翅膀越来越靠近我的眼睛，最后它碰到了我。我感觉它的翅膀打到了我的某种未知部位，一阵从未体验过的剧痛使我尖叫起来。

接下来我发现自己坐在草席上，唐望正在揉我的前额。他用树叶揉我的手臂与腿，然后带我到屋后一个灌溉用的水池边，脱掉我的衣服，把我全身浸入水中，然后把我拉出来，再浸入，重复不断。

当我躺在那浅水池里时，唐望不时地抬起我的左脚，轻拍脚跟。不久，我开始感觉到了瘙痒。

他注意到了我的反应，说我没事了。我穿上衣服，回到他的屋子里。我坐回我的草席上，想要说话，但我感觉我无法集中注意力于言语上，虽然我的思想十分清楚。我很惊讶地明白说话是多么需要注意力。我也注意到，为了说话，我必须停止观看事物。我感觉我像是陷在深处，如果要说话，我就必须像潜水艇一样浮上来，把言语带出来。有两次我到达了能够清喉咙的地步，本来我可以说出话来，但我没有这么

做。我情愿停留在这种只能观看的奇异沉默状态。我觉得我正在轻触唐望所谓的“看见”，而感到十分高兴。

之后唐望给我一些汤与玉米粥，叫我吃掉。我毫无困难地进食，同时不会失去我以为的“看见”能力。我集中视线于周围的一切，深信我“看见”了一切，但是这个世界就我的判断还是老样子。我努力去“看见”，直到天黑。最后我感到疲倦，就躺下来睡着了。

唐望替我盖上毯子时，我醒了过来。我的头很痛，肚子也很不舒服。不一会儿，我感觉好些了，于是继续沉睡到次日。

早上我恢复正常后，便急切地问唐望：“我发生了什么事？”

唐望故作矜持地笑笑。“你去寻找守护者，结果你找到了。”他说。

“它是什么呢，唐望？”

“守护者，看门人，另一个世界的前哨。”他理所当然地说。

我想向他详细描述那个可怕又丑陋的怪物，但是他不理会我。他说我的经历没有什么特殊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我告诉他，那个守护者对我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我到现在仍然无法去思索它。

唐望取笑我，说我本性爱夸大其词。

“那个东西，不管是什么，伤害了我，”我说，“它就像你我一样真实。”

“当然它是真实的，它带给你痛苦，不是吗？”

我回忆我的经验，变得更激动。唐望教我安静下来，然后问我是否真的害怕它。他强调了“真的”这两个字。

“我吓坏了，”我说，“我这辈子还没有经历过那种恐惧。”

“算了吧，”他笑着说，“你没有那么恐惧。”

“我向你发誓，”我真心诚意地说，“如果当时我能动，我会跑到天边去。”

他觉得我的话很好玩，捧腹大笑起来。

“你要我去看那怪物的用意何在，唐望？”

他严肃下来，凝视着我。

“那就是守护者，”他说，“如果你要‘看见’，你就必须战胜守护者。”

“我要如何战胜它，唐望？它也许有一百英尺高。”

唐望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你为什么不听听我看见了什么，以免我们沟通不良？”我说。

“如果这样做使你高兴，好吧，告诉我。”

我描述了我记得的一切，但那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感觉。

“还是没什么新奇的。”他微笑着说。

“但是你要我如何去战胜那样的东西？用什么？”

他沉默了许久，然后说：“你必不是真正恐惧。你被伤害了，但你并不恐惧。”他靠在一些布袋上，用手枕着脑后。我以为他放弃了这个话题。

“你要知道，”他突然说，眼睛望着阳台顶，“每个人都会‘看见’守护者。有时候守护者对我们某些人而言，是高耸入云的巨兽。你很幸运，对你来说，它只有一百英尺高。其实它的秘密非常简单。”他停顿片刻，哼起一首墨西哥小调。

“另一个世界的守护者是一只蚊子。”他慢慢说，仿佛在衡量他的话所带来的效果。

“什么？”

“另一个世界的守护者是一只蚊子。”他重复一次，“昨天你遭遇的是只蚊子，那只小蚊子将继续阻挡你，直到你战胜它为止。”

有那么一会儿我不愿相信唐望的话，但是回忆了整个过程后，我必须承认，在某个时候我所看到的是一只蚊子，然后刹那间发生了某种幻象，于是我把它看成了一只怪物。

“但是一只蚊子怎么能伤害我，唐望？”我大惑不解地问。

“当它伤害你时，它不是只蚊子。”他说，“它是另一个世界的守护者。也许有一天你会有勇气战胜它，但不是现在。现在它是一只高逾百英尺、流着口水的怪物。不过谈论它是没有用的。站在它前方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就再去寻找守护者。”

两天之后，在11月11日，我再度抽了唐望的药草。

我请求唐望让我再抽一次小烟，寻找守护者。我的请求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的结果。我对守护者的好奇程度远超过我的恐惧或失去明晰的不适。

过程是相同的。唐望填满了烟斗，我抽完后，他清理烟斗，收藏起来。

这次的效果明显慢了许多。当我开始感到晕眩时，唐望过来用手扶住我的头，帮助我朝左躺下。他要我放松，将双腿伸直，然后他把我的右手放在我身前胸部的位置，手心朝下，压着草席，让我的身体重量放在手上。我没有顺着他或阻碍他的安排，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坐在我前方，告诉我不要去注意任何事物。他说守护者会出现，而我拥有最佳的位置来“看见”它。他也很轻松地告诉我，守护者会带来痛苦，但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他说，两天前，他觉得我受够时，便帮助我坐了起来。他指着我的右手说，他刻意安排成这个姿势，让我在情况必要时可以用手推自己坐起来。

当他说完这些话时，我的身体已经十分麻木了。我想要提醒他，我是不可能靠自己坐起来的，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肌肉的控制力。我试着说话，但是做不到。他似乎料到了我的情况，解释说关键完全在于意愿。

他催我回忆几年前，我第一次抽小烟时，我曾经摔倒在地上，但我立刻便站了起来，我所用的力量被他称为“意愿”：我把自己“想得站起来”。他说事实上那是唯一能站起来的方式。

他的话对我没有帮助，因为我并不记得几年前的事。我感到非常绝望，于是闭上了眼睛。唐望抓住我的头发，猛力摇晃我的头，严厉命令我不可闭上眼睛。我不仅睁开双眼，同时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我说出一句话：“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站起来的。”我吓了一跳，我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单调，虽然那是我的声音，但我完全相信我不可能说出这些话，因为在一分钟之前，我根本无法说话。

我望着唐望，他转过脸发笑。

“我没有说这些话。”我说。

我再次被自己的声音吓到。我非常兴奋。在这种情况下说话变成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我要唐望解释我的情况，但又发现我说不出任何话。我努力试着表达我的思想，没有用。于是我放弃了。而与此同时，我不由自主地说：“是谁在说话？是谁在说话？”这个问题使唐望笑得翻倒在地上。

显然我只能说出很简单的句子，只要我完全知道要说什么。

“我在说话吗？我在说话吗？”我问。

唐望说，如果我再这样胡闹下去，他就要自己到外面阳台上躺着，丢下我一个人。

“我没有胡闹。”我说。

我是很认真的。我的思想十分清楚，但我的身体是麻木的。我感觉不到身体。不像过去有一次在类似情况下我会感到窒息，这次我觉得很舒适，因为我没有任何感觉：我无法控制身体任何部位，但我可以说话。我想到，如果我能说话，或许我可以像唐望所讲的那样站起来。

“起来。”我用英语说，眨眼之间我便站了起来。

唐望难以置信地摇摇头，然后走了出去。

“唐望！”我叫了三次。

他回来了。

“放我躺下。”我说。

“你自己躺下，”他说，“你似乎做得不错。”

我说：“躺下。”

突然房间的景象消失，我什么都看不见了。不一会儿，房间和唐望才再度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我想我一定是面朝下躺在地上，而唐望抓了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抬了起来。

“谢谢你。”我极单调缓慢地说。

“别客气。”他模仿我的声音回答，然后又是一阵大笑。

然后他拿起一些树叶，开始擦拭我的手臂。

“你在做什么？”我问。

“我在擦拭你。”他用同样单调的声音回答。

他的身体充满了笑意，眼睛闪亮而友善。我真心喜欢唐望，觉得他充满感情，真诚而幽默。

我无法与他一同笑，但我很希望能够如此。一阵兴奋的感觉包围了我，于是我大笑起来，我的笑声是如此难听，唐望为之一怔。

“我最好带你去水池，”他说，“否则你会胡闹至死。”他扶我站起来，带我在房间中踱步。

渐渐地，我感觉到了我的脚、我的腿，最后是我的全身。我的耳朵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压力，像是手脚麻木后的酸痛，颈后与头顶头皮也感觉到了同样的压力。

唐望迅速把我带到屋后的水池，衣服也没脱就把我泡在水中，冷水逐渐降低了压力与疼痛，最后它们都消失了。

我回到屋内换了衣服，坐下来。我再度感觉到一种同样的疏离，想要保持沉默。但是这次我注意到，这种状态不是思想的清楚，也不是注意力的集中，而是一种忧郁与肉体的疲倦。最后我睡着了。

1968年11月12日

早上唐望与我到附近山中采集药草。我们在非常崎岖的山上走了大约六英里的路。我感到非常累，就坐下来休息。我开始与唐望谈话。他说他对我的进展感到满意。

“现在我知道那时候是我在说话，”我说，“但是当时我可以发誓那是别人的声音。”

“那当然是你在说话。”他说。

“我怎么会认不出自己的声音？”

“那是小烟造成的。它可以让人说话而不自觉，也可以让人飞越数千里距离而不自觉，或穿墙入壁。小烟能使人脱离肉体，无拘无束，像风一样，甚至比风还好。风会被石头或墙或高山所阻挡，小烟使人如空气般自由，甚至比空气自由。空气会被封在洞穴中，变得污浊，但有了小烟的帮助，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

唐望的话使我既向往，又怀疑。我感到了强烈的不安，一种无法确定的罪恶感。

“一个人真的能够做这些事吗，唐望？”

“你认为呢？你宁愿相信你失去理智了，对不对？”他尖锐地说。

“要你去接受这些事是很容易的，要我这么做则是不可能的。”

“对我也没有那么容易。我并不比你占优势。要任何人去接受这些事情都是很困难的。”

“但是你很熟悉这一切，唐望。”

“不错，而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必须艰苦奋斗。也许你永远

也不需要像我一样费力。你有种奇怪的本能歪打正着。你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功夫才做到你昨天的表现。有某种东西一直在帮助你，否则没有任何可能的解释来说明你学习力量的过程如此顺利。以前你与麦斯卡力陀是如此，现在与小烟也是同样的情况。你应该专心思索你的天赋，把其他疑虑都抛诸脑后。”

“你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撕裂了。”

“你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不过你没有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你太胖了。以前我不想多说什么，每个人都该为自己负责。你离去了好几年。但是我说你会回来的，你就回来了。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身上。我曾经放弃了五年之久。”

“你为什么会想放弃，唐望？”

“与你的理由相同，我不喜欢。”

“你为什么回来呢？”

“与你回来的理由相同，因为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了。”

这番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我自己也想，可能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但唐望正确地表达了我的心境。

经过很久的沉默后，我问他：“我昨天做了什么，唐望？”

“你在你想要站立的时候站了起来。”

“但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

“要使这个技巧完美需要时间。重要的是你知道如何去做。”

“但我不知道，这才是问题，我真的不知道。”

“你当然知道。”

“唐望，我向你保证，我发誓——”

他不让我说完就起身离去了。

不久，我们再度谈起另一个世界的守护者。

“如果我相信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说，“那么守护者便

是一只巨大的生物，能造成难以置信的肉体痛苦。如果我相信人可以靠意愿的力量穿越千里，那么也可以合理地推论，我可以用意愿让那个怪物消失，对不对？”

“不完全对，”他说，“你无法用意愿令守护者消失，但你的意愿能阻止它伤害你。当然如果你能这么做，一切便都有可能，你可以绕过守护者，而它一点办法也没有，就算是疯狂地飞舞也不行。”

“我要怎样才能做到呢？”

“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现在你需要的只是练习。”

我告诉他，我们之间的误解是由于我们知觉这世界的方式不相同。对我而言，知道怎么做是指我能够完全觉察我的行为并能随心所欲地重复。但在目前的情况中，我既无法觉察自己在小烟影响下的行为，也无法保证在情况需要时能重复我的行为。

唐望好奇地看着我，似乎觉得我的话很有趣。他脱下帽子，搔着额头，这是他一向假装困惑时的姿势。

“你真会滔滔不绝地说些无意义的话，对不对？”他笑着说，“我告诉过你，你必须要有坚定不移的意愿，才能成为一个智者。但是你似乎有坚定不移的意愿用谜语来把自己弄糊涂。你坚持要解释一切事物，仿佛这个世界完全是由可以解释的事物构成的。现在你面对了守护者，以及用意愿来移动身体的问题。你可曾想过这世界只有少许事物能够用你的方法来解释？当我说守护者会阻挡你，并把你打得头晕眼花时，我理解我在说什么。当我说人可以用意愿来移动时，我也理解我的话。我想要一步一步地教你如何移动，但是我发现你已经知道如何移动了，但你说你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抗议道。

“你知道，你这个傻瓜。”他严厉地说，然后露出微笑，“这使我想起了那个孩子胡力欧，他被人放在一台收割机上，虽然他从未驾驶过收割机，但是他开了就跑。”

“我知道你的意思，唐望，但是我仍然觉得我无法重复我的行为，因为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一个虚假的巫士会用连他自己都不确定的方式来解释世上一切事物，”他说，“于是一切都是魔术。但是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你也想用你的方式来解释世上一切事物，而你也不确定你的解释。”

8　战胜守护者

唐望突然问我是否打算在周末回家，我说我打算在周一早上离去。我们坐在阳台下，时间是1969年1月18日，周六中午。我们刚结束附近山中的一次漫游，正在休息。唐望站起来走进屋中。不一会儿，他叫我进去。他坐在房间中央，我的草席放在他对面。他示意我坐下来，一言不发地拿出了他的烟斗，填满药草，然后点燃。他甚至已经准备了一个装着火红木炭的泥盘。

他没有问我是否愿意，只是把烟斗交给我，叫我开始抽。我毫不犹疑。唐望显然猜到了我的心情：我对守护者的好奇一定十分明显，我不需要任何诱劝，急切地抽完了整只烟斗。

之后的反应与前几次相同。唐望的做法也大致相同。不过这次他没有帮助我，只是要我用右手撑着身体，朝左侧躺在草席上。他建议我手握拳头，这样比较好出力。

我照做着，觉得握拳比手掌撑地舒服。我并不疲倦，只是感觉十分温暖。不一会儿，我便失去了所有的感觉。

唐望侧身躺下面对我。他的右手肘靠着地，像枕头一样压在头下。一切都十分平静，我的身体已经失去了对所有皮肤的感觉，我觉得很舒服。

“感觉真好。”我说。

唐望立刻站了起来。

“你可别再胡闹，”他严厉地说，“不要说话。你会把所有能量都浪费在言语上，然后守护者就会把你压扁，就像你压扁一只蚊子一样。”他一定觉得他的比喻很有趣，因为他开始发笑。但是他立刻就停止了。

“不要说话，求求你不要说话。”他的表情很严肃。

“我什么都不想说。”我说，而我真的不想说这句话。

唐望站了起来。我看见他走到房子后面。不一会儿，我注意到一只蚊子停在我的草席上，这使我充满了从未体验过的焦虑。这是一种兴奋、忧郁与恐惧混合的感觉。我很清楚有某种变化就要发生在我眼前：一只守护着其他世界的蚊子，这个想法实在是荒谬，我想要放声大笑。但我知道兴奋会使我分神，使我错过我所等待的转换过程。在我前一次寻找守护者的尝试中，我先是用左眼观看那只蚊子，然后我就感觉我站了起来，用双眼观看它，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其中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

我看见那只蚊子在我面前的草席上盘旋，我知道我正用双眼看它。它越飞越近。在某个时刻我无法再用双眼去看它，于是我转用靠近地面的左眼去看它。在我转换视线的那一刹那，我也同时感觉自己仿佛站了起来，正望着一只难以想象的巨大生物。它黑得发亮，表面布满了一丛丛黑而长的硬毛，像是从某种光滑闪亮的鳞片下面长出来的。它的身体笨重，浑圆巨大，翅膀与身体比起来显得宽而短。它有两只大而亮的眼睛，以及一只长鼻子。这次它看起来像一条鳄鱼。它似乎有长耳朵或长角，口里滴着唾液。

我强迫自己盯着它，然后我发现我无法像平常观看事物一样观看它。看着守护者的身体，我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我觉得它的每一部分都是活的，就像人类的眼睛是活的一样。这时我才首次悟到，对我而言，眼睛是人类唯一能显示生命迹象的部位。相对地，守护者仿佛全身都是眼睛。

我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在这次经验之前，我曾经揣测着把一只蚊子看成巨兽的变形原因。当时我认为“透过显微镜来看昆虫”是个很好的比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显然观看守护者要比观看放大镜中的昆虫来得更为复杂。

守护者开始在我前方盘旋。然后它停下来。我觉得它在注视我。这时我注意到它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守护者的飞舞是无声的。令人畏惧的是它的外表：它那双突出的大眼睛、流着唾液的大嘴、邪恶的毛以及最恐怖的——它的巨大。我仔细观察它如何振动翅膀而不发出声音。我看着它在地上滑行，像个巨大的溜冰选手。

目击面前这个噩梦般的生物，我竟然感到兴奋。我真心相信我已经发现了战胜它的秘密。

我把守护者想象成投射在银幕上的无声影像：它无法伤害我，它只

是看起来吓人罢了。

守护者站立不动，面对着我。突然，它拍动翅膀，转过身体。它的背看起来像是多彩的盔甲，闪烁耀眼，但色调使人感到恶心，那是我不喜欢的颜色。守护者背对着我一会儿，然后拍动翅膀，滑行至消失踪影。

我面临着一个奇怪的困境。我真心相信自己已经制服了它，把它想象成一幅愤怒的画面。也许因为唐望坚持说我懂得比我以为的要多，使我有这种信心。不论如何，我觉得自己战胜了守护者，前面的道路已经没有阻碍了。但是我不知道要如何前进。唐望没有告诉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我想要转身看看后面，但我无法移动。不过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前面一百八十度的范围。我所看见的是一个朦胧的、淡黄色的地平线，看起来雾气很重。视线所及一切都笼罩在一层淡黄色中。我似乎是在一个充满硫黄气的高原上。

突然，守护者从地平线上的一点出现。它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才停在我面前。它张开嘴，像个巨大的洞穴，里面没有牙齿。它振动翅膀一会儿，然后朝我冲来。它像头公牛一样撞上来，巨大的翅膀扑打着我的眼睛。我痛苦地尖叫，然后我一飞冲天，或者是我使自己弹了起来，越过守护者，越过那昏黄的高原，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人类的世界。我发现自己站在唐望的房间中央。

1969年1月19日

“我真的以为自己制服了守护者。”我对唐望说。

“别开玩笑了。”他说。

从前一天起，唐望就没有对我说过一个字，而我并不在意。我正陶醉在某种幻想中，觉得我只要努力去看事物，就能够“看见”。但是我没有看见任何异常的景象。不过没有谈话倒是使我非常轻松。

唐望要我报告整个过程。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我看到的守护者背上的色彩。唐望叹了口气，似乎很关切。

“你很幸运，那颜色是在守护者的背上，”他表情凝重地说，“如果是在身体前面，或更糟的——在守护者的头上，你现在就已经死了。你

一定不可再去尝试‘看见’守护者了。跨越那片平原并不适合你的本性；但我曾经相信你可以跨越它。现在我们不用再多谈了。它只是许多路中的一条罢了。”

我从唐望的语调中听出了一种不熟悉的沉重。

“如果我试着再去‘看见’守护者，会发生什么事？”

“守护者会把你带走，”他说，“它会用嘴衔起你，带你进入那片平原，把你永远丢在那里。显然守护者知道那平原不适合你，所以警告你不要靠近。”

“你认为守护者怎么会知道这一点呢？”

唐望给我一段很长时间的凝视。他试着说话，但又放弃了，似乎找不到适合的字眼。

“我总是被你的问题所骗，”他微笑说，“当你问这个问题时，你并没有真正好好想过，对不对？”

我抗议说我真的很奇怪守护者会知道我的本性。

唐望眼中带着奇异的光芒，说：“而你根本没有机会把你的本性告诉守护者，对不对？”他的语气既严肃又滑稽，我们都笑了起来。

不一会儿，他说，守护者身为那个世界的护卫，与巫士共享许多秘密。

“那是巫士学习‘看见’的一条途径，”他说，“但那不是你的途径，所以没有必要多谈了。”

“抽小烟是‘看见’守护者的唯一方法吗？”我问。

“不。你也可以不用它而‘看见’守护者。许多人这么做过。我比较喜欢小烟，因为它比较有效，而且比较没有危险。如果你想要不靠小烟而‘看见’守护者，你很可能无法闪避它的攻击。以你为例，显然守护者转身背对你是要警告你，让你看见与你敌对的颜色。然后它离开了。但是当它回来时，你还在那里，于是它就攻击你。不过你已经有所准备，闪开了。小烟提供了你需要的保护。如果你不用小烟而进入那个世界，

你将无法闪开守护者的攻击。”

“为什么不能呢？”

“你的动作会太缓慢。要在那个世界中生还，你就必须迅如闪电。我不应该离开房间，那是我的错误。但我不要你跟我再说话。你真是个大嘴巴，连不想说话时都会说话。如果我留在房间里，我会抬起你的头。后来你靠自己的力量跳了出来，这样更好。不过我宁愿不冒这种危险。守护者可不是能让你闹着玩的。”

9　童年的承诺

三个月来，唐望刻意避免谈起守护者。在这期间，我拜访了他四次，每次他都要我帮他跑腿办事，等我办好后，他就要我回家。

1969年4月24日，第四次到他家时，我终于质问了他。当时我们刚好吃完晚餐，坐在他的土炉旁边。我告诉他，他对我有始无终。我已准备开始学习，但是他不要我在他身边。我付出了极大努力才克服我对致幻性植物的厌恶，而且就像他所说的，我已经感觉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唐望耐心地聆听我的抱怨。

“你现在太衰弱了，”他说，“你在应该等待时却急躁起来，而在该行动时却会迟疑。你想得太多了。现在你认为已经没有时间可浪费了。不久前你却想不要再用任何药草。你的生活实在太散漫了，你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再次使用小烟。我必须为你负责，我不希望你死得像个该死的笨蛋。”

我觉得十分难为情。

“我能做什么呢，唐望？我很没有耐心。”

“生活得像个战士！我已经告诉过你，战士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你却把思虑放在行动中。这是错误的。你面对守护者的失败，是因为你的思考。”

“我是怎么失败的，唐望？”

“你思考一切事物。你思考守护者，所以你无法制服它。”

“首先你必须生活得像个战士，我认为你非常理解这个道理。”

我想为自己辩护，但是他做手势要我保持安静。

“你的生活已经相当紧密，”他继续说，“事实上，你的生活要比哲那罗的两个门徒——奈士特与帕布力图还要紧密，可是他们能‘看见’，

而你不能。你的生活也比艾力高要紧密，但他很可能会比你早学会‘看见’。这使我感到困惑，甚至连哲那罗也搞不懂。你忠实地遵守了我要你去做的一切，我的恩人在开始时教导我的一切，我都教给你了。规则是正确的，步骤也没有改变，你已经做了一切，可是你无法‘看见’。对于那些‘看见者’而言，譬如哲那罗，你似乎能‘看见’。我也相信过你，结果我被骗了。你总是会做出一些蠢事，像个不会‘看见’的人。当然这是完全适合你的。”

唐望的话使我非常沮丧。我不知道为什么，几乎要流下眼泪。我开始谈起我的童年，一种自卑吞噬了我。唐望瞪了我一眼，然后看别的地方。那真是具有穿透力的一眼。我感觉他用眼睛抓住了我，我的腹部中央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瘙痒与兴奋，一种愉快的焦虑，像是有两根手指在温柔地揉捏我。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腹部，它变得温暖起来。我无法继续有条理地说话，呢喃一阵后便安静了下来。

“也许是那个承诺。”唐望停顿许久后说。

“什么？”

“你曾经做过的一个承诺，很久以前。”

“什么承诺？”

“也许你能告诉我。你记得它吧？”

“我不记得什么承诺。”

“你曾经做过一个很重要的承诺。我想也许是你的承诺使你无法‘看见’。”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你曾经做过一个承诺！你一定记得。”

“如果你知道那个承诺，为什么不由你来告诉我，唐望？”

“不行，那样做没有一点益处。”

“那是一个我对自己做的承诺吗？”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他是指我

放弃门徒训练的决定。

“不是。那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我笑了起来，因为我确信唐望是在与我玩游戏。我想要恶作剧。有机会能愚弄唐望，我感到十分兴奋。我相信他对这个所谓的承诺知道得比我还少。我相信他只是在误打误撞，随机应变而已。我很高兴能整整他。

“是不是我对我爷爷做出的什么承诺？”

“不是。”他说，双眼闪烁，“也不是你对你可爱的奶奶做出的承诺。”

他说“奶奶”的怪腔怪调使我大笑起来。我想，唐望在对我设下某种陷阱，但我愿意陪他玩到底。我开始一个个列举出所有我可能会做出重要承诺的对象，他否定了每一个。然后他把话题带到了我的童年。

“你的童年为何如此悲伤？”他表情严肃地问。

我告诉他，我的童年不是完全悲伤，也许只是有点艰苦。

“每个人都会感觉如此，”他凝视着我说，“我自己小时候也是非常不快乐与恐惧。身为一个印第安人是艰苦的，非常艰苦。但是那时候的回忆现在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除了感觉艰苦之外。不过在我学会‘看见’之前，我就已经停止去思索我生命中的艰苦了。”

“我也不会去思索我的童年。”我说。

“那么为什么童年会使你悲伤？你为什么会想要哭泣？”

“我不知道。也许当我回想自己是个小孩时，我感到自怜，同时为所有人感到可怜。我觉得无助而悲伤。”

他再次凝视我，于是我的腹部又感觉到两根手指的揉捏。我移开了视线，然后再转回来看他。他正凝视着远方，双眼蒙眬。

“那是你童年的一个承诺。”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承诺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只是闭上眼睛。我不自主地偷笑。我知道他在暗中摸索，但是我已经失去一些想愚弄他的兴趣了。

“我是个瘦弱的孩子，”他说下去，“我永远充满恐惧。”

“我也是。”我说。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墨西哥士兵杀死我母亲时我所面临的恐惧与悲伤，”他轻声说，仿佛回忆仍然是痛苦的，“她是个贫苦而卑微的印第安人。也许她的生命就此结束比较好些。我想要与她一起死，因为我只是个孩子。但是士兵抓住我，殴打我，我抓着我母亲的身体不放，他们就用马鞭抽打我的手，把我的手指骨头都打断了。我没有感到痛苦，但我也抓不住我的母亲了。于是他们把我拖走了。”他停止说话，眼睛仍然闭着。我看到他的嘴角有一丝颤抖。深沉的悲伤侵袭了我。我自己童年时的景象开始浮现在我脑海里。

“你当时多大，唐望？”我问，只是想缓和我的悲伤。

“也许七岁。那时正是亚基大战的时候。墨西哥士兵毫无预警地出现。我的母亲正在煮东西。她是个无助的女子。他们毫无理由地杀了她。她如此死去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但对我很重要。我无法告诉自己为什么。我以为他们也杀了我父亲。但是他们没有。他受了重伤。之后他们把我们像牛羊一样关进火车中。我们像畜生一样被关在黑暗中好几天。他们不时会丢进一些食物，好让我们不至于饿死。”

“我父亲因为伤重而死在火车车厢中。他后来发高烧而变得神志不清，一直不停地告诉我要活下去，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后来有人照顾我，给我食物。一个老医女治好了我的断指骨。所以你知道，我活了下来。命运对我既不是好，也不是坏。生命就是艰苦。对于一个孩子，这就是一种恐惧。”

我们许久没有再说话，也许有一个小时之久，我们沉浸于沉默中。我的感觉十分令自己困惑。

我觉得沮丧，但又不知道原因。我感到遗憾，而不久前我还想捉弄

唐望。他的坦白陈述突然改变了一切。他的故事单纯直接，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变化。我一向对于孩童时期的痛苦遭遇十分敏感。我对唐望的同情马上变成了对自己的嫌恶。我竟然还写着笔记，仿佛唐望的生命只是一项临床研究。就在我几乎要撕掉我的笔记时，唐望用脚轻碰我的身体。他说他“看见”我的周围有一层暴力的光芒，问我是否准备要揍他。他的玩笑适时缓和了气氛。他说我很习惯突发的暴力行为，但我不是真正邪恶，大多数时候，我的暴力是发在自己身上。

“你说得不错，唐望。”我说。

“当然。”他笑着说。

他催我去谈我的童年。我开始告诉他我那充满恐惧与孤独的岁月，向他描述着我试图保持自己的精神所做的努力。他对于我“保持精神”的形容感到很好笑。

我说了许久。他严肃地倾听。然后在某个时候，他的眼睛再度“揉捏”我，使我停止说话。不一会儿，他说，从来没有人真正羞辱过我，因此我不是真正的恶毒。

“你还没有遭受挫败。”他说。

他重复这句话四五次，我不得不问他用意为何。他解释说，遭受挫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情况。人不是胜利就是失败，而根据情况，人们便成为压迫者或受害者。在尚未“看见”之前，这两种状态会大行其道，而“看见”会打破胜利或失败或受苦的幻象。他又说我应该趁我胜利时去学会“看见”，这样就可以避免羞辱的回忆。

我抗议说我不是胜利者，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成功过，而我的人生是一大败笔。

他大笑着把帽子丢到了地上。

“如果你的人生是一大败笔，你就踩我的帽子。”他开玩笑般激我。

我真诚地争论着。唐望变得严肃。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说我把失败的理由当成了失败。然后他非常快速而出乎意料地捧住我的头，双手压住我的太阳穴。他的眼神锐利地穿透并进入我的眼睛。我惊恐地倒

抽了一口气。他放开了我，朝后靠在墙上，眼睛仍然紧盯着我。他的整个动作是如此迅速，当他放松靠回墙壁时，我仍然在倒抽那口气。我感到晕眩、不适。

“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哭泣。”唐望停顿许久后说。

他重复了好几遍，似乎觉得我不明白他的话。我以为他是说我是一个哭泣的小孩，所以我没有十分留意他的话。

“喂！”他叫道，要求我的注意，“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哭泣。”

我问他那个小男孩是否就是我。他说不是。然后我问他那是否是我人生中的画面还是他自己的回忆。他没有回答。

“我‘看见’了一个小男孩。”他继续说，“他一直在哭。”

“我认识这个小男孩吗？”我问。

“是的。”

“他是我的小孩吗？”

“不是。”

“他现在正在哭吗？”

“他现在正在哭。”他肯定地说。

我认为唐望看到了我所认识的某个小孩，而他正在哭。我念出了所有我认识的小孩的名字，但他说那些孩子与我的承诺无关，而正在哭的这个孩子与我的承诺有很重要的关系。

唐望的话似乎前后矛盾。他先是说我在童年时对某人做下了某种承诺，而现在那个正在哭的孩子与我的承诺有关系。我说他的话没有道理。他平静地重复说他“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哭泣，而那个小男孩受到了伤害。

我努力想要理解他的话，但是我无法找到任何可用的参考。

“我放弃了，”我说，“因为我不记得对任何人做过重要的承诺，更别说对一个小男孩。”

他又眯起眼，说那个正在哭的小男孩是我童年时的一个同伴。

“他是我童年时的同伴，而现在正在哭？”我问。

“他是个正在哭的小孩。”他坚持道。

“你明白你所说的话吗，唐望？”

“我明白。”

“你的话毫无道理。他怎么可能还是个小孩，如果他在我童年时就是个小孩了？”

“他是个小孩，而他正在哭。”他顽固地说。

“解释给我听，唐望。”

“不，你必须解释给我听。”

我绞尽脑汁也弄不懂他的意思。

“他在哭泣！他在哭泣！”唐望继续以催眠般的音调说道，“现在他正拥抱着你，他受到了伤害！他受到了伤害！他在看你。你感觉不到他的目光吗？他正跪下来抱着你。他比你要年轻。他朝你跑来，但是他的手臂断了。你感觉到他的手臂了吗？那个小男孩有个像纽扣的鼻子。不错！那是个纽扣鼻。”

我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唐望房间的景象开始消失。“纽扣鼻”这个名字带我回到了我遗忘的童年。我认识一个纽扣鼻男孩！唐望成功地侵入了我生命中最晦暗的角落。这时我知道他所指的承诺是什么了。我感到既兴奋，又绝望，还有对唐望卓越手法的敬畏。天晓得，他怎么知道我童年的这个纽扣鼻男孩？唐望所带引出的这段回忆使我非常激动。我回到了八岁那年。我的母亲在两年前离开了我们。我在我母亲姐妹家中轮流居住，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我的姨母们承担起继母的责任，每个都会轮流照顾我几个月。她们都有一个大家庭。不管她们如何保护我，我还是有二十二个表兄弟姐妹必须应付。他们的残酷有时候

到了怪异的程度。我觉得我四周都是敌人。在这段痛苦的岁月中，我陷入了一场绝望而卑劣的战争。

最后，借着我至今仍然不清楚的方法，我成功地打败了我所有的表兄弟姐妹。我的确是个胜利者。我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了。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停止我的战争，于是它便自然地延伸到了学校。

我所上的乡村学校是混合编班的，一年级与三年级的学生只是由桌子分隔开。我在班上认识一个扁鼻子的男孩，大家给他“纽扣鼻”的绰号。他是一年级。我时常捉弄他，但不是有意如此，而他似乎喜欢我，并不在意我对他的态度。他总是跟着我。当我做出使校长都头痛的恶作剧时，他也会帮我保密。不过我仍然时常整他。有一天，我推翻了一个笨重的黑板架，压倒在他身上。他所坐的桌子缓解了一些冲力，但是他的锁骨仍然被压断了。他倒在地上。我扶他站起来，看到了他眼中的痛苦与恐惧，而他只是看着我，抓着我不放。他的痛苦与扭曲的手臂，是我无法承受的。我与我的亲戚战斗了好几年，得到了胜利。我消灭了我的敌人。直到那时候，我一直觉得强壮而优越。但是纽扣鼻男孩的哭泣毁灭了我的胜利。从那时候开始，我放弃了战斗。我做下承诺，再也不求取胜利。我以为他的手臂会被切掉，于是我承诺，如果那小男孩能痊愈，我将永远不追求胜利。我为他放弃了胜利。这就是当时我所能理解的。

唐望打开了我生命中一处溃烂的伤口。我觉得晕眩与震惊，陷入了深深的悲哀。我感觉到我的作为所带来的沉重压力。回忆起那个名叫荷昆（Joaquin）的纽扣鼻男孩使我啜泣。我对唐望诉说我的悲哀，那个小荷昆一无所有，甚至没有钱去看医生，结果他的手臂无法适当地固定并痊愈。而我所能给他的只是我幼稚的胜利。我感到极为羞愧。

“安心吧，你这只傻鸟，”唐望不容置疑地说，“你已经给得够多了。你的胜利曾经非常强大，而且是属于你的。你给得够多了。现在你必须改变你的承诺。”

“我要如何改变它？只要我说了就可以吗？”

“像那样的承诺是无法说变就变的。也许很快你就会知道如何去改变它。也许那时候你就可以‘看见’。”

“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唐望？”

“你必须耐心等待，知道你在等待，而且知道你在等待什么。这就是战士的做法。如果你要遵守你的承诺，那么你就必须觉察到你在遵守它。那么有一天时候会到，你的等待会结束，你就不需要再遵守你的承诺了。对于那个小男孩的生命，你已经无法再做什么了，只有他自己才能消除你的行为对他的影响。”

“他怎么能做到呢？”

“他要学习把他的欲望降至空无。只要他把自己想成受害者，他的生命便会是地狱。而只要你也这么想，你的承诺便会继续有效。使我们不快乐的是我们的欲望。如果我们能把欲望降至空无，那么最微小的事物都会成为真正的恩赐。安心吧，你已经送给小荷昆很好的礼物了。贫穷或欲求都只是一种思想，憎恨、饥饿或痛苦也不过如此而已。”

“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说法，唐望，饥饿与痛苦怎么可能只是思想？”

“现在它们对我而言只是思想而已。那就是我所知道的。我已经能够如此。我们仅有这种力量能用来对抗生命中的种种压力。若是没有这种力量，我们便是灰烬，风中之尘。”

“我毫不怀疑你已经做到了，唐望。但是像我或小荷昆这样的凡夫俗子，我们要如何做呢？”

“抵抗生命的压力，是我们个体独自的决定。我告诉过你无数次，只有战士才能幸存。一个战士知道他在等待以及他在等待什么。当他等待时，他什么都不渴望，于是任何微小的赠予都超过了他所能接受的程度。如果他要食物，他会想个办法，因为他不饥饿；如果他的身体受到伤害，他会设法阻止，因为他不痛苦。让自己饥饿或痛苦，便是放弃了自己，不再是战士，于是饥饿与痛苦的力量就会摧毁他。”

我想要继续争辩下去，但我停止了。因为我明白我只是想借着争论来建立自我防卫，不去面对唐望的惊人做法。他是如此强烈地触动了我的内在。他是怎么知道的？我想，也许是我在某次深沉的非寻常知觉状态中说出了纽扣鼻男孩的故事。我不记得我告诉过他，但是在那种状态下，忘记事情是情有可原的。

“你怎么知道我的承诺，唐望？”

“我‘看见’了它。”

“你是在我吃麦斯卡力陀时‘看见’的，还是当我抽小烟时？”

“我是现在‘看见’的，今天。”

“你‘看见’了整个事件吗？”

“你又来了。我告诉过你，要谈论‘看见’像什么是毫无用处的。它什么都不是。”

我没有再追问下去。在情绪上，我相信了他的话。

“我也曾经做过一个承诺。”唐望突然说。

他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10　等待意愿

我在1969年5月30日回去拜访唐望，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要再尝试一次学习“看见”。他不同意地摇摇头，笑了笑。我表示抗议。他说，我必须要有耐心，而目前时机不适合。

但我顽固地坚持说我准备好了。

他似乎并不介意我的唠叨请求，不过他试着改变话题。我不肯放弃，要他建议我如何去做，才能克服我缺乏耐心这一点。

“你必须行动如战士。”他说。

“怎么做呢？”

“一个人学习以行动来成为战士，而不是以言语。”

“你说战士会思考他的死亡。我无时无刻不在这么做。显然这并不够。”

他似乎突然感到不耐烦了，嘴咂咂作响。我说我并不想惹他生气，如果他不希望我待在他那里，我可以回洛杉矶。唐望轻拍我的背，说他从未对我感到生气，他只是以为我理解身为战士的意义。

“我要如何才能活得像战士？”我问。

他脱下帽子抓抓头，凝视着我，然后露出微笑。

“你喜欢把一切都解释得很清楚，对不对？”

“我的心智要这样才能工作。”

“并不一定要如此。”

“我不知道如何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告诉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活得像战士。如果我知道，我就能够自己去做。”

他必然觉得我的话很好笑。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背。

我觉得他随时都可能打发我回家，所以我赶紧坐上我的草席，开始对他提出更多的问题。我想要知道为什么我必须等待。

他解释说，我还没有从上次与守护者的战斗中完全复原，如果我仓促地尝试“看见”，很可能会再次面对守护者，就算我不想面对它。唐望向我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生还。

“你必须完全忘掉守护者，才能再开始学习‘看见’。”他说。

“怎么可能忘掉守护者呢？”

“战士必须用他的意愿与耐心来忘怀。事实上，一个战士只拥有意愿与耐心，借此创造出一切。”

“但我不是战士。”

“你已经开始学习巫士的行径，你没有时间后退或后悔了。你只有时间活得像个战士，为耐心与意愿而奋斗，不管你喜不喜欢。”

“战士要如何为耐心与意愿而奋斗呢？”

唐望想了很久才回答。

“我想这是无法谈论的，”他终于说，“尤其是意愿。意愿非常特殊，它会神秘地发生。没有方法能说明如何使用它，但是使用意愿的结果是非常惊人的。也许一个人首先要做的事是明白意愿可以被开发。战士知道这个道理，于是他等待意愿。你的错误是，你不知道你正在等待你的意愿。”

“我的恩人告诉我，战士知道自己在等待，也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至于你，你知道你在等待。你来我这里好几年了。但是你不知道你在等待什么。要一个普通人知道他在等待什么，是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的事。但是战士会毫无疑问，他知道他在等待他的意愿。”

“意愿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决心，就像你的孙子路西欧决心要买一辆摩托车？”

“不，”唐望轻声笑道，“那不是意愿。路西欧只是在放纵。意愿是一种非常清晰、具有力量的事物，能够引导我们的行为。譬如说，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靠着意愿便足以赢得一场战争。”

“那么意愿就是我们所谓的勇气。”我说。

“不是，勇气是不同的东西。具有勇气的人是有责任的人、高贵的人，被崇拜者所包围敬仰着，但是有勇气的人很少拥有意愿。通常他们是胆大的人，擅长从事危险的日常行为。在大多数时候，有勇气的人也是充满恐惧的人、害怕的人。而相对地，意愿则与超乎日常行为的惊人事迹有关。”

“意愿是否就是自我控制？”我问。

“你可以称它为某种控制。”

“你是否认为我可以借着否定自己来锻炼我的意愿？”

“譬如否定发问？”他插嘴道。

他的语气充满了恶作剧的意味，我不由得停止写字，抬头望着他。我们都笑了。

“不能。”他说，“自我否定是一种放纵。我不鼓励任何这一类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问任何你想问的的原因。如果我叫你停止发问，你可能会扭曲你的意愿来达成我的要求。自我否定的放纵是最糟糕的：它使我们相信我们在做伟大的事，而事实上我们只是被禁锢于自我之中。停止发问不是我所谓的意愿。意愿是一种力量。既然它是一种力量，它就必须被控制、被整顿，而那需要花时间。我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对你有耐心。当我在你的年纪时，我像你一样冲动。但是我改变了。即使在放纵时，我们的意愿也能发生作用。例如说，你的意愿已经一点一点打开了你的缝隙。”

“你说的是什么缝隙？”

“我们都有一个缝隙，就像婴儿头顶上的柔软处，随着年龄而关闭。但是这个缝隙会随着意愿的发展而打开。”

“它像什么？用来做什么的？”

“它是一个开口，容许意愿射出来，像射箭一样。”

“那么意愿是种物体吗？或者像物体？”

“不是。我只是为了使你理解才这么说的。巫士所谓的意愿是一种隐藏于内在的力量。它不是思想，或物体，也不是欲望。停止发问不是意愿，因为那需要思想与欲望。当你的思想承认你已经失败时，意愿便能使你成功。意愿使你不受到伤害。意愿能让巫士穿墙越壁，上天入地，只要他愿意。”

我不想再问了。我感到疲倦，同时有点紧张。我怕唐望随时会赶我走，这个想法使我困扰。

“我们上山走走。”他突然说着站了起来。

在路上，他又开始谈起意愿，同时取笑我无法写笔记的气馁模样。

他把意愿描述为一种连接人与世界的力量。他很仔细地说明，世界是由我们所选择的知觉方式而决定的。唐望强调“知觉这世界”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过程，由我们的感官与意愿来达成。

我问他意愿是不是第六感。他说意愿比较像我们与所知觉的世界之间的一种关系。

我建议我们暂停片刻，好让我写笔记。他笑着继续前进。

当天晚上他没有叫我回家，第二天吃过早餐后，他自己又提起了意愿。

“你所谓的意愿，是一种强烈的性格与气质，”他说，“而巫士的意愿是一种发自内在、与外界连接的力量。它从肚子这里发出来。就在这里，明亮纤维的位置。”他摸摸他的肚脐，“我说它从这里出来，是因为我们能感觉到它。”

“你为什么称它为意愿？”

“我没有给它任何称呼。我的恩人称呼它为意愿，其他的智者也称它为意愿。”

“昨天你说我们可以用感官与意愿来知觉世界，这怎么可能呢？”

“普通人能用他的手或眼睛或耳朵来‘抓取’世界上的事物。而一个巫士能用他的鼻子或舌头或意愿来抓取事物，尤其是他的意愿。我无法描述那是怎么做到的，但是譬如说，你自己也无法描述你是如何听见事物的，只是刚好我也能听见事物，所以我们能谈论我们所听见的，而不是我们如何听见的。巫士用意愿来知觉世界，但是这种知觉不像听觉。当我们看见或听见世界时，我们觉得世界就在那里，它是真实的。当我们用意愿来知觉世界时，我们会发现世界并不是‘在那里’，或如我们所以为的那般‘真实’。”

“意愿是‘看见’吗？”

“不，意愿是一种力量，‘看见’不是力量，而是一种理解事物的方法。一个巫士也许会有很强的意愿，但却无法‘看见’。这表示只有智者能够使用他的感官、他的意愿，与他的‘看见’来知觉世界。”

我告诉他，对于要使用意愿来忘却守护者，我比以前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番话与我的困惑似乎使他很高兴。

“我告诉过你，当你说话时，只会使自己更为困惑。”他笑着说，“但是至少现在你知道你在等待你的意愿。你仍然不理解它是什么或它是如何发生的，所以现在你要注意你的一切行动。能够帮助你发展意愿的行动，就隐藏在所有微不足道的一举一动中。”

一整个上午唐望都不在。下午他带着一袋干植物回来。他点头示意我去帮他。我们完全沉默地工作了几个小时，整理那些植物。之后我们坐着休息。他对我露出了和蔼的微笑。

我很严肃地告诉他，我已经复习了我的笔记，但我仍不理解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战士，以及所谓意愿的观念。

“意愿不是一种观念。”他说。

这是他一整天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很长的一段停顿后，他继续说：“我们是不同的，你和我，我们的性格不相似。你的本性比我来得暴力。当我在你这个年纪时，我不是暴

力的，而是阴险。你刚好相反。我的恩人也是如此。他可以成为你完美的老师。他是个伟大的巫士，但是他不能‘看见’，不能像我或哲那罗那样‘看见’。我靠‘看见’来引导我的生命，帮助我理解这个世界。相对地，我的恩人必须生活如战士才行。如果一个人能‘看见’，他就不需要活得像战士，或像其他任何事物。因为他可以‘看见’事物的本质，他便如是地生活。考虑过你的个性后，我可以说你也许永远学不会‘看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一辈子活得像战士一样。”

“我的恩人说，当一个人踏上巫术的道路后，他会逐渐发觉，日常生活已被永远抛在身后，而知识的确是令人畏惧的事物；日常世界的手段已不再能保护他，他必须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幸存。在这时候，他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希望成为一个战士。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与决定。知识令人畏惧的本质使人毫无选择，只能成为战士。”

“当知识成为令人畏惧的事物时，他也明白，死亡是紧紧跟随在他左右的永恒伴侣。所有变成力量的知识，都是以死亡为其核心。死亡的触角无远弗届，凡是被死亡触及的，都会变成力量。”

“一个追随巫术道路的人，会时时面对迫在眉睫的终结。不可避免的是，他会敏锐地觉察他的死亡。若是缺少对死亡的觉察，他便只是一个从事普通行为的普通人。他会缺乏必要的精力与专注来将他在世的平凡时光转化为神奇的力量。”

“因此要成为战士，最重要的也是最合理的是，一个人首先必须敏锐觉察到自己的死亡。但是专注于死亡会使我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这样会造成衰弱，因此，成为战士的第二件事是做到超然，使迫在眉睫的死亡不会成为执迷，而是一种漠不关心的冷淡。”唐望停止说话看着我。他似乎在等我表示意见。

“你理解吗？”他问。

我理解他的话，但我个人无法想象有谁能做到那种超然。我说，从我自己的门徒经验来看，我已经体会到知识是令人畏惧的事。我也能诚实地说我无法再从日常世界中寻求帮助。我希望，也许超过希望，我需要生活如战士一般。

“现在你必须使自己超然。”他说。

“超然于什么？”

“超然于一切事物。”

“那是不可能的。我不想成为一个隐士。”

“成为隐士是一种放纵，我绝不是这个意思。隐士不是超然的，因为他刻意放纵自己去成为一个隐士。”

“只有死亡的观念才能使人不自我放纵于任何事物上，只有死亡的观念才能使人不自我否定于任何事物上。这样的人不会陷于渴望，因为他对生命及其中一切事物产生一种寂静的渴望。他知道他的死亡在偷偷接近，不会给他时间去抓住任何事物，于是他不带渴望地尝试一切事物。”

“一个超然独立的人知道自己不可能逃离死亡，他只能依靠一件事，那就是他做下决定的力量。也就是说，他必须成为他的决定的主宰。他必须完全理解他的决定就是他的责任。一旦做下决定，就没有时间反悔或自责。他的决定就是最终的。因为他的死亡不让他有时间抓住任何事物。”

“如此带着对死亡的觉察及他的超然、他做决定的力量，一个战士使他的生活变得策略化。对于死亡的觉察引导着他，使他能够超然而寂静地渴望。他的最终决定的力量使他能够做出选择，不加反悔。他所选择的将是策略上最好的，如此他的一切行为都充满了兴趣与沉静的效率。”

“当一个人能够如此行动时，你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是个战士了。他拥有了耐心！”

唐望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他所描述的境界要花一辈子时间才能做到。他说我总爱唱反调。

他知道我在日常生活中尝试过成为战士。

“你的爪子很利，”他笑着说，“不妨偶尔对我张牙舞爪一番，这是很好的练习。”

我作势咆哮了一阵。他笑了，然后清清喉咙，继续说下去。

“当战士拥有耐心后，他便朝着意愿接近了。他知道如何等待。他的死亡伴随在身旁，他们是好朋友。他的死亡以神秘的方式提供忠告，

教他如何选择，如何策略化地生活。于是战士等待着！我说战士不用急躁，是因为他知道他在等待他的意愿；有一天他会成功地做到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做到的事。也许他根本不会注意到自己的惊人表现，但是当他继续做出不可能的事，或不可能的事继续发生在他身上时，他就会开始感觉到一种力量正在萌芽。他在知识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这种力量也逐渐从他内在发出。首先像是肚子里的一种瘙痒，或一种无法消退的温暖，然后变成一种疼痛，极不舒服。有时候这种疼痛会使战士痉挛数月之久，越强烈越好。伟大的力量总是会以剧烈的痛苦作为前兆。”

“当痉挛消退后，战士会注意到他对事物有奇异的感觉。他注意到他能够从肚脐周围发出感觉，实际碰触事物。这种感觉就是意愿。当他能够用它来抓住事物时，你便可以毫无疑问地称那战士为巫士，他拥有了意愿。”

唐望停止说话，似乎在等待我的问题。我无话可说。我很在意巫士必须经历痛苦的痉挛，但我不好意思问他我是否也要如此经历。沉默一阵后，我终于问了。他笑了起来，仿佛他就是在等待我问这个问题。他说痛苦并非绝对必要。他自己就从未经历过痛苦，意愿自然就发生了。

“有一天我在山中，”他说，“我碰到一头豹子。是一头母豹。它巨大而饥饿。我逃跑，它追上来。我爬上一块岩石，它站在几英尺之外，准备扑上来。我对它丢出一块石头，它咆哮着冲上来。就在那时候，我的意愿充分发挥了作用。我用意愿阻止了它，安抚了它。事实上我用意愿轻抚了它的乳头。它以瞌睡的眼神望着我，躺了下来。我趁它还没清醒过来时就赶紧逃走了。”唐望滑稽地模仿一个仓皇而逃的男人，手压着他的帽子。

我告诉他，我很不愿意这么想，但是似乎要得到意愿，除了痉挛之外，就必须去面对一头母豹。

“我的恩人是一个极有力量的巫士，”他继续说，“他是一个彻底的战士。他的意愿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但是一个人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个人可以学习‘看见’。学习‘看见’，他就不用再生活得像个战士，或像个巫士。学习‘看见’，一个人可以不成为任何事物地成为一切。可以说，他消失了，但是他依然存在。我敢说，在这个时候，这个人可以得到任何他所希望的事物。但是他什么都不想要。他不会把他的同伴当成玩具来耍弄，他只会在他们的愚行中与他们相处。唯一不同的是，‘看见者’能控制自己的愚行，而他的同伴则不能。‘看见者’不会再对他的同伴

产生主动的兴趣。‘看见’使他超然独立于他以前所知的一切事物。”

“超然独立于所知的一切事物，这个观念使我感到心寒。”我说。

“你别开玩笑了！使你心寒的应该是毫无未来地继续做一些你已经做了一辈子的事。想象一个人年复一年地种植玉米，直到他老得无法动弹，于是他躺在那里，像只老狗。他的思想与感觉，人的最精华，只能漫无目标地徘徊在他仅知的事物上，那就是种植玉米。对我而言，这才是世上最令人心寒的事。”

“我们是人，我们的命运就是去学习，然后被抛入不可思议的新世界。”

“真的有新世界存在吗？”我半开玩笑地问。

“我们简直是白谈了，你这个笨蛋，”他严肃地说，“‘看见’属于完美无缺的人。现在开始修整你的精神，成为一个战士，学习‘看见’，然后你就会知道，那里有无止境的新世界供我们见识。”

11　再一次接触小烟

我帮唐望办完事后，他没有如往常般叫我回家。他说我可以留下来。第二天，1969年6月28日，接近中午时，他说我将要再抽一次小烟。

“我要再尝试‘看见’守护者吗？”

“不，那已经过去了。这次要尝试别的。”

唐望平静地把他的烟斗填满药草，点燃后交给我。我不感到担忧，抽了后马上就沉醉于一种愉快的困倦。我抽完后，唐望收起烟斗，扶我站起来。我们原来是面对面坐在他房间中央的草席上。他说我们要去散步。他轻推我，鼓励我前进。我跨出一步，就感到两腿发软。当我膝盖碰地时，我不感觉疼痛。唐望扶着我的手臂，把我拉了起来。

“你必须像上次站起来那样行走，”他说，“你必须使用你的意愿。”

我仿佛被粘在了地上。我试着抬起右脚，差点失去平衡。唐望扶住我右侧腋下，轻轻推我前进，但是我的腿完全使不出力。要不是唐望抓住了我，我会迎面倒下。他让我靠在他身上。我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但我确信我的头靠在他肩膀上，因为我看到的房间是倾斜的。他扶着我来到阳台旁。我们极困难地走了两圈。最后，我猜他实在不胜重荷，便让我倒在了地上。我知道他拉不动我。我的身体某个部位似乎故意变得如铅重。唐望没有尝试再扶起我。他从一段距离之外望着我。我仰面朝上躺着，望着他。我想对他微笑，他笑了起来，然后弯腰拍了我的腹部一下。我体验到了非常奇特的感觉，那不是痛苦或快乐，或我所知的任何感觉，而像是一种冲击。

唐望开始滚动我。我没有任何感觉。我认为他在滚动我，因为我看到阳台开始旋转起来。等唐望把我移到他想要的位置后，他便停下来，后退了几步。

“站起来！”他强硬地命令我，“像你上次那样站起来，不要拖延。你知道如何站起来，所以现在就做！”

我努力试图回忆上次的经验，但我无法清楚地思考：我的思想仿佛自有主张，我无法控制。

最后我想到如果我说“起来”，像上次一样，那么我就可以站起来。于是我大声清晰地说：“起来。”什么事都没发生。

唐望显然很不高兴地看着我，然后绕到我后面。我朝左躺着，背对着唐望的屋子，所以当他绕到我后面时，我就以为他回到屋内了。

“唐望！”我大叫，他没有回答。

我感到非常绝望与焦急。我要站起来。我一再说着“起来”，仿佛这是个有魔力的咒语，但是什么都没发生。我充满了挫折，感到一股愤怒。我想用头撞地，大哭一场。在这段痛苦的时间里，我无法说话，也无法动弹。我完全瘫痪了。

“唐望，救我！”我终于说出了几个字。

唐望回来，坐在我面前。他笑着说我快要歇斯底里了。他说我目前所经历的一切都不重要。他抬起我的头，凝视我的眼睛，说我正被伪装的恐惧所攻击。他要我少安毋躁。

“你的生活过于复杂，”他说，“把所有使你失去平静的事物都抛弃。安静地躺在这里，重新整顿你自己。”他把我的头放回地上，跨过我的身体。我只能听见他离去时的草鞋声。

我首先的冲动是再惊慌一番，但我没有足够力气这么做，反而慢慢进入一种难得的宁静。

一种极安逸的感觉包围了我。这时候，我知道我生命中的复杂是什么了。那是我的小男孩。

我愿意付出一切成为他的父亲。我喜欢去想如何塑造他的个性，带他到山中漫游，教导他“正确地生活”。但我极厌恶去诱骗他像我一样，而那正是我会做的，用机巧的言语与我们所谓的沟通来强迫他接受。

“我必须放开他，”我想，“我绝不能抓住他，我必须让他自由。”

我的思想带来了强烈的哀伤，我开始哭泣。我的眼睛充满泪水，阳

台的景象开始模糊。突然，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去寻找唐望，向他诉说我的小男孩。接下来我发现自己站立着，面对阳台。我转身面对屋子，看见唐望就在我面前。显然他一直都站在那里。

“好，干得好。”他安慰我。

这时我注意到某种惊人的事正在发生。首先我以为我在回忆几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在我刚抽完他的烟斗时，我曾经看见唐望的脸如此靠近，当时我觉得唐望的脸像是浸在水中，感觉十分庞大，发着光，而且浮动着。这个景象十分短暂，我没有真正记住它。

但是这一次，唐望扶着我，他的脸距离我不及一英尺，我有时间仔细观察。当我站起来转过身时，我毫无疑问看见“我认识的唐望”走过来扶我。但是当我集中焦点于他脸上时，我没有看到平常的唐望，而是看到一个巨大的物体在我面前。我知道那是唐望的脸，但这种认知不是来自感官，而是来自我的推论。毕竟，我前一秒的回忆可以证明，“我认识的唐望”正扶着我，因此，那个奇异、明亮的物体必然是唐望的脸，有那么一点点的类似，但我绝不会称之为唐望真正的脸。我所看见的是一个浑圆的物体，发着光，每一处都在浮动。我感觉到一种隐藏的波动正在有节奏地进行。这股波动只是在内部，但我眼前的物体表面每一处都处于动态。我想它是散发了生命。它是如此具有生命，我着迷地观察它。它的波动越来越具催眠性，我渐渐完全无法辨认眼前的现象究竟是什么了。

我突然感觉到一股震动，那明亮的物体变得模糊，仿佛被摇晃着，然后它失去了光芒，变得凝固、坚实，于是我看到了唐望熟悉而黝黑的脸孔。他宁静地微笑着。他这个“真实”的脸孔只维持了一下子，然后又出现了光芒，一种彩虹般的光华，不是我所习惯的光线，而是一种震动，像是非常快速的闪动。这个明亮的物体开始起伏不定，打破了有节奏的波动。它开始晃动，光华也渐渐消失，直到它再次“凝固”成为唐望平常的面孔。这时候，我模糊觉察到唐望在摇晃我，同时在对我说话。我不解他在说什么，但是他不停地摇我，我终于听见了他的话。

“不要瞪着我，不要瞪着我，”他不停地说，“打破你的凝视，打破你的凝视，转移你的视线。”对我身体的摇晃似乎强迫松开了我的注视。

很显然，当我没有集中焦点在唐望脸上时，我就看不见那明亮的物

体。当我把视线从他脸上移开，用眼角瞥他时，我就可以感觉到他的凝固，也就是说，我可以感觉到一个立体的人。不去真正看他时，事实上我可以感觉到他整个身体。但是当我集中视线焦点后，他的脸就会再度变成一个明亮的物体。

“完全不要看我。”唐望严肃地说。

我移开视线，看着地面。

“不要固定视线于任何事物上。”唐望命令，站到一旁帮助我走路。

我感觉不到我的脚，不知道我是如何走路的，但是唐望扶着我，我们一直走到了屋子后面，停在灌溉的水池边。

“现在注视水。”唐望指示我。

我看着水，但我无法凝视它。不知为什么，水的波动使我无法集中焦点。唐望开玩笑地催我使用我的“凝视神力”，但我无法专心。我再次凝视唐望的脸，但那光芒已不再出现。

我的身体开始感觉到一种奇怪的瘙痒，像手脚被压麻的感觉。我的腿部肌肉开始抽动。唐望把我推入水池中。我一直滑到池底。他显然抓住了我的右手，当我碰到很浅的池底时，他便把我拉了起来。

我花了许多时间才恢复控制。之后我们回到了他屋子里。我要他解释我的经验。当我穿上干衣服时，我兴奋地描述我所看见的，但是他不理会我的整个报告，说那根本一点也不重要。

“有什么稀罕！”他嘲讽我，“你看到了光芒，稀罕什么。”

我坚持要他解释，他站起来说他必须出去。当时是下午五点钟。

第二天我再次坚持讨论我的奇怪经验。

“那是不是‘看见’，唐望？”我问。

他保持沉默，神秘地微笑。我继续要求他回答我。

“不妨说，‘看见’是有点像那样，”他终于说，“你凝视我的脸，看见

它逐渐发亮，但它仍然是我的脸。小烟会使人那样看事物，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看见’与那样看事物有什么不同？”

“当你‘看见’时，世上一切事物都不再是熟悉的，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得不可思议！”

“你为什么说不可思议，唐望？什么使它不可思议？”

“一切都不再熟悉。你所凝视的一切都变成空无！昨天你没有‘看见’。你凝视我的脸，由于你喜欢我，你注意到了我的光芒。我没有像守护者一样变成怪物，而是美妙有趣的。但你并没有‘看见’我，我没有在你面前变成空无。不过你做得不错。你踏出了朝向‘看见’的第一步。唯一的缺点是你集中注意力在我身上，在那种情况下，我并没有比守护者好到哪里去。你在两种情况下都失败了，没有‘看见’。”

“事物会消失吗？怎么会变成空无呢？”

“事物不会消失，不会如你想象的失去踪影。事物只是变成空无，但是仍然在那里。”

“这怎么可能呢，唐望？”

“你对言语有一种最该死的坚持！”唐望表情沉重地叫道，“也许我们没有找出你的承诺。也许你真正的承诺是永远不停止说话。”

唐望语气认真，目光严肃。我想要笑，但又不敢。我相信唐望是认真的，但是他不是。他开始大笑。我告诉他，如果我不说话，就会很紧张。

“那么我们去散步。”他说。

他带我来到一个峡谷的入口，走了约一个小时的路。我们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他带我穿过沙漠的灌木丛，到达一个他称为水洞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就像周围沙漠一样干燥。

“坐在这个水洞的中央。”他命令我。

我听话地坐下。

“你不一起坐下吗？”我问。

他在约二十英尺外整理好一个地方坐下来，背靠着岩石。

他说他要从那里观察我。我双膝靠在胸前坐着。他纠正我的姿势，要我把左脚放在臀下，右脚弯曲，膝盖朝上，右手下垂，握拳触地，左手则横置于胸前。他要我面对他坐着，放松但不“放纵”。然后他从他的袋子里拿出一条白色的绳索，像个大绳圈。他把绳圈套在颈上，用左手拉直绳子，然后用右手拨动紧绷的绳子，发出单调低沉的振动声。

他放松绳子，告诉我，当他拨弄绳索时，我若是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朝我而来，我就必须叫出一个特定的字眼。

我问他有什么会朝我而来，他叫我闭嘴。然后他用手示意，说他准备开始了。他说，如果有什么东西恶意地朝我而来，我必须采用他几年前教过我的战斗姿势，其中包括舞蹈，用左脚尖敲击地面，同时猛力拍打右大腿。这个战斗姿势是一种防御技巧，用于极危险的紧要关头。

我真心担忧起来。我想要询问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但是他不给我时间，开始弹起他的绳索。他每隔约二十秒弹一次。我注意到他逐渐增强他的张力。我可以看见他的手臂与脖子在压力下振动着，声音变得很清楚。我也注意到他边弹边加入一种奇异的叫声。弦声与人声混合成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怪异共鸣。

我没有感觉任何东西朝我接近，但看到唐望的努力，听到他所制造出来的怪异声音，我几乎被催眠了。

唐望放松下来，看着我。他演奏时是背对着我，面对东南方的，与我一样，现在他转过来面对我。

“我弹奏时不要看我，”他说，“也不要闭上眼睛，绝对不要。看着你前方的地面，注意倾听。”他拉紧绳索，开始再弹奏。

我望着地面，专心听他制造的声音。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我开始感到十分恐惧。那怪异的声音充满了峡谷，开始回荡。事实

上，唐望制造的怪声像回音一样从峡谷四面八方朝我涌来。唐望一定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增强了他的张力。虽然唐望改变了音调，但回音似乎降低了，集中于一个方向，从东南方而来。

唐望渐渐放松绳索的张力，直到最后发出一声低响。他把绳索放回袋子，朝我走来。他扶我站起来，这时我才发现我的手臂与腿部肌肉都坚硬如石；我简直是汗如雨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流了那么多汗。汗水刺痛了我的眼睛。

唐望几乎是把我拖离了那个地方。我想要说些话，但他用手遮住我的嘴。

我们没有循来路而返。唐望绕了个圈子。我们爬上一座山，离峡谷的入口很远。

我们在死寂的沉默中走回他的屋子。到达时天已经黑了。我再次试图说话，但唐望再次用手遮住我的嘴。

我们没有进食，也没有点亮油灯。唐望把我的草席摊开来，用下巴指指它，我明白这表示我该躺下来睡觉了。

“我知道你该做什么了，”唐望在第二天我一醒来后就说，“你要从今天就开始。时间不够了，你知道的。”

经过一段长而不安的沉默，我不得不问他：“昨天你要我在峡谷中做什么？”

唐望笑得像个小孩。

“我只是轻触了水洞的精灵，”他说，“那种精灵在水洞干涸时会隐藏在附近山中，只有那时候才能去轻触它。可以这么说，昨天我把它从沉睡中吵醒。但是它并不介意，还指出了你的幸运方向。它的声音从那个方向传来。”唐望指着东南方。

“你弹的那根绳子是什么，唐望？”

“一个精灵捕捉器（spirit catcher）。”

“我能瞧瞧吗？”

“不能。但我会为你做一个，或者更好的结果是，有一天当你学会‘看见’时，你会为自己做一个。”

“它是由什么制成的，唐望？”

“我的是用一头野猪制作的。等你有一个后，你就会明白它是活的，它能教导你不同的声音。经过练习，你会熟悉你的精灵捕捉器，你们一起可以制造出充满力量的声音。”

“你为什么要我去找水洞的精灵，唐望？”

“你很快就会知道。”

上午十一点半左右，我们坐在阳台下，他准备好他的烟斗给我抽。

等我的身体十分麻木时，他叫我站起来，我很轻松地做到了。他帮助我四处走动。我很惊讶于自己的控制：我甚至靠自己绕了阳台两圈。唐望站在我身旁，但没有扶我或引导我。然后他抓住我的手臂，带我走到灌溉水池边。他让我坐在池边，命令我凝视池水，什么都不要想。

我试着凝视池水，但水面上的波纹使我分心。我的思想与视线开始游移到周围事物上。唐望立刻敲我的头，再次命令我注视池水，什么都不要想。他说凝视水波是件很困难的事，必须努力尝试。我试了三次，每次都会被其他事物分心。每次唐望都有耐心地摇晃我的头。最后我的思想与视线终于都集中到水面上；水波荡漾，我开始沉浸于观察它的透明感。水变得有些不同，似乎较为沉重，较为灰绿些。我注意到水的波纹非常清楚锐利。然后突然间，我觉得我不是在观看一池波动的水，而是一幅水的照片；在我眼前的是冻结的一段水流，波纹都静止不动，我能够看到每一条。然后它们开始发出一种绿色的荧光，一种绿色的雾以波纹状扩散开来，绿光越来越亮，最后成为耀眼的光辉，照亮了一切。

我不知道我在水池边停留了多久。唐望没有打扰我。我沉浸在如雾的绿光中。我感觉它包围着我，慰藉着我。我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我只有一种宁静的知觉，知觉到一种明亮、慰藉的绿光。

接下来我所知道的是极冷与极湿。我逐渐发觉自己被浸入了灌溉水池。水涌入了我的鼻子，我吞下了一些，不禁咳嗽起来。我的鼻子感觉奇痒，开始打起喷嚏。我站起来打了一个超级大的喷嚏，同时也放了一

个屁。唐望拍手大笑。

“如果能放屁，就是活的！”他说。

他示意我跟随他。我们走回他的屋子。

我想保持沉默。我准备产生疏离而忧郁的情绪。但是我并不感到疲倦或忧郁，反而觉得轻松快活。我迅速更换了衣服，同时吹着口哨。唐望好奇地望着我，假装很惊讶。他张开嘴，瞪大眼睛，姿势十分滑稽。我比平常多笑了一段时间。

“你快疯了。”他说，然后自己大笑起来。

我向他解释，我不想再陷入使用药草后惯常的沮丧心境。我说在我上次试图“会晤”守护者时，从水池出来后，我相信只要我凝视事物够久，我就能“看见”。

“‘看见’不是安静观看事物就能做到的，”他说，“‘看见’是必须学习的技巧，也许是我们某些人已经知道的技巧。”他盯着我，仿佛我就是那些已经知道技巧的人之一。

“你有力气走路吗？”他问。

我说我觉得很好。的确如此，我并不感觉饿，虽然我一整天都未进食。唐望把一些面包与肉干放入袋子里交给我，示意我跟随他。

“我们要去哪里？”我问。

他稍微动动头，指着山区。我们前往那个水洞所在的峡谷，但没有进去。唐望爬上峡谷入口右边的岩石。我们往上攀爬。太阳几乎落到了地平线上。天气算是温和，但是我感觉炎热闷塞，几乎无法呼吸。唐望超前了许多，他必须停下来等我。他说我的体能奇差，也许再往上走是不明智的。他让我休息了约一个钟头。他挑选了一块平坦的大圆石，叫我躺在上面。他调整我的身体，叫我伸直手脚，松弛四肢与颈背，垂下头。他让我这样躺了约十五分钟，然后叫我露出腹部，他仔细挑选了一些枝叶，盖在我的肚子上。我立刻感觉一股暖意传遍全身。然后唐望提起我的脚移动我，让我的头面对东南方。

“现在我们去召唤水洞的精灵。”他说。

我想转头看他。他猛然抓住我的头发，说我正处于极衰弱、易受伤害的状态，必须保持安静不动。他说，他在我身上放了许多特别的树叶好保护我，他也必须陪伴在我身边，以防万一。

他站在我的头旁边，如果我转动眼球，就能看见他。他拿出他的绳索，开始拉紧它，然后他发现我眼球朝上地看着他，他用手指敲我的头，命令我望着天空，不要闭上眼睛，集中注意力倾听。他又补充说，如果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朝我而来，我要毫不犹疑地叫喊出他曾经教导我的那个字眼。

唐望和他的“精灵捕捉器”开始发出低沉的震动声。他慢慢增强张力，我先是听到了某种共鸣，然后从东南方传来明显的回音。张力继续增强，唐望与他的“精灵捕捉器”搭配完美。绳索发出低沉的调子，而唐望把它增强放大成一种锐利的哭号，最后成为怪异的尖叫，是我从未听过的。

这声音在群山中回响，反射回我们耳中。我觉得它是直冲着我而来。我想这与我身体的温度有关。唐望开始发声之前，我感觉十分温暖舒适，但在他的尖叫达到最高点时，我感到一阵寒战；我的牙齿不由自主地打战。我真的感觉有什么东西朝我而来。然后我发现天空已经十分暗，虽然我一直看着天空，却没有发现它变暗。我感到非常惊恐，于是叫喊出唐望教我的那个字眼。

唐望立刻降低他的张力与尖叫，但那并没有带来任何舒解。

“掩住你的耳朵。”唐望果断地低语。

我用手盖住耳朵。不一会儿，唐望停止了发声，过来帮助我。他把树叶从我肚子上拿起来，扶我站起，然后把树叶放回我躺过的地方。他用它们生了一堆火，然后从袋子里拿出其他的叶片擦揉我的腹部。

我正准备告诉他我头痛欲裂，他遮住了我的嘴。

我们留在那里，直到所有树叶都烧光。那时已经十分黑暗。我们走路下山。我的胃极不舒服。

我们经过灌溉水池时，唐望说我已经做得够多了，不该再多逗留。

我要他解释水洞的精灵是什么，但他打手势要我安静。他说我们以后会再谈，然后他故意改变话题，开始解释什么是“看见”。我说很可惜我无法在黑暗中写笔记。他似乎很高兴，说大部分时间我都不注意他所说的，因为我坚持要把一切都写下来。

他说“看见”与同盟或巫术技巧完全无关。巫士是能够控制同盟的人，因此能利用同盟的力量达成愿望。但是能够控制同盟不意味着能够“看见”。我提醒他，以前他告诉过我，若是没有同盟，就无法“看见”。唐望很平静地回答说，他所达成的结论是不需要同盟也可以“看见”。他觉得没有理由不如此，因为“看见”与巫术的技巧无关。巫术技巧只是用在我们人类身上，而“看见”的技巧对人类毫无作用。

我的思想十分清楚，我不感到疲倦困顿，胃部也不再觉得难受。我们继续走着。我很饥饿。

等我们回到他家后，我狼吞虎咽了一番。

之后我要他告诉我更多关于“看见”的技巧。他露出微笑，说我又恢复了老样子。

“为什么‘看见’对人类毫无作用？”我问。

“我已经告诉过你，”他说，“‘看见’不是巫术。但人们容易搞混，因为能够‘看见’的人能毫不费力地控制同盟，成为巫士。而另一方面，一个人也可以学会别的技巧来控制同盟，成为巫士。但是他可能永远也学不会‘看见’。”

“况且，‘看见’与巫术相反。‘看见’使人明白事物不重要。”

“什么事物不重要，唐望？”

“一切事物不重要。”

我们没有再说什么。我觉得十分自在，不想多说话。我躺在草席上，用夹克当作枕头。我觉得舒服快乐，于是在油灯的亮光下写了好几个小时的笔记。

突然唐望又开口了。

“今天你做得不错，”他说，“你在池边做得很不错。水洞的精灵很喜欢你，一直都在帮助你。”

我想起我没有向他报告我的经验，我开始描述水池边的遭遇，但他不让我说下去。他说他知道我看到了绿色的雾。

我不得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唐望？”

“我‘看见’了你。”

“我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你只是坐在那里凝视水。最后你知觉到那绿色的雾。”

“那是‘看见’吗？”

“不是，但很接近了。你越来越接近了。”

我兴奋起来，想要知道更多。他取笑我的急切。他说任何人都可以知觉到绿雾，因为它就像守护者，是无法避免的事物，所以知觉到绿雾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说你做得不错，是指你没有急躁，”他说，“像上次面对守护者那个样子。如果你急躁起来，我就必须摇晃你的头，把你带回来。当一个人面对绿雾时，他的恩人必须伴随在旁边，预防那雾困住他。你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躲开守护者的攻击，但是你无法自己逃脱绿雾的笼罩。至少在开始时做不到。以后你也许会知道如何做，但现在我们要弄清楚别的事。”

“我们要弄清楚什么事？”

“弄清楚你是否能‘看见’水。”

“我要怎么才知道我‘看见’了？”

“你会知道的。你只有在说话时才会被搞糊涂。”

12　水的旅行

我在整理笔记时碰上了一些问题。

“那绿雾是否像守护者，是我们必须去战胜才能‘看见’的事物？”我一坐下来便问唐望，时间是1969年8月8日，在他家的阳台上。

“是的，我们必须战胜一切事物。”他说。

“我要如何战胜绿雾呢？”

“与战胜守护者的做法一样，使它变成空无。”

“我该怎么做呢？”

“什么都不用做。对你而言，绿雾要比守护者容易战胜。水洞的精灵喜欢你，而守护者不适合你的本性。你从未真正‘看见’过守护者。”

“也许那是因为我不喜欢它。如果我碰上一个我喜欢的守护者，会发生什么呢？一定有人会觉得我所看见的守护者很美丽。他们能因为喜欢守护者而战胜它吗？”

“不！你仍不理解，不管你喜不喜欢守护者，都无关紧要。只要你对它有感觉，守护者就会维持不变，不管是可怕或美丽的，或其他样子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你对它毫无感觉，守护者就会成为空无，但仍然存在于你眼前。”

像守护者那样巨大恐怖的事物会成为空无而仍在我眼前，这个观念简直是痴人说梦。我觉得这是唐望知识中不合逻辑的部分，但我也觉得，如果他愿意，他能够加以解释。我坚持让他这么做。

“你认为守护者是你所知道的事物，那就是我的意思。”

“但我不认为它是我所知道的事物。”

“你认为它很丑，它的尺寸巨大，它像个怪物，你知道所有这些事

物，所以守护者永远是你所知道的事物。只要它是你所知道的事物，你就没有‘看见’它。我告诉过你，守护者会成为空无，但仍然在你眼前。它在你眼前，而同时又是空无。”

“这怎么可能，唐望？你的话实在荒谬。”

“不错，但那就是‘看见’。‘看见’实在无法谈论。就像我说过的，只有去‘看见’，才能学会‘看见’。”

“显然你面对水时没有困难。那一天你几乎‘看见’了水。水将是你的关键。现在你只要去熟练你的‘看见’技巧。你有一个具有力量的好帮手：水洞里的精灵。”

“那是我另外一个想破头的问题，唐望。”

“你可以随你高兴去想破头，但我们不能在这儿附近谈论水洞的精灵。事实上，最好连想都不去想，完全不要。否则精灵会诱捕你。如果这样，世上将没有人能帮助你。所以闭上你的嘴，想想别的东西吧。”

第二天上午约十点钟，唐望拿出了他的烟斗，填满了药草，交给我，叫我带到水池边。我双手拿着烟斗，打开衬衫纽扣，把烟斗揣入怀中。唐望拿着两张草席与一小盘木炭。天气十分温暖，我们坐在水边的树荫下。唐望把一块木炭放进烟斗中，叫我开始抽。我不感到担忧，也不感到兴奋。记得第二次试图去“看见”守护者时，我产生了一种充满敬畏与兴奋的奇特情绪。但是这一次，唐望让我知道我有可能真正“看见”水，我的情绪并不激动，我只是好奇而已。

唐望让我抽了比以往多一倍分量的药草。然后在某个时刻，他凑到我右耳边低声说，他要教我如何使用水来移动。我感觉他的脸十分靠近，嘴巴似乎就放在我耳朵上。他告诉我不要去凝视水深处，而要把焦点集中在水面上，一直凝视到水变成了绿雾。他一再重复说，我必须把注意力完全放在雾上，直到其他一切都仿佛消失了。

“凝视你面前的水，”我听见他说，“但是不要被水的声音所吸引。如果你被水的声音带走，我可能就永远无法把你找回来。现在进入绿雾中，倾听我的声音。”

我能够清晰地听见他的每一个字。我开始凝视水，很快产生一种奇

特的快感，一种瘙痒，无法解释的快乐。我凝视了许久，但没有看见任何绿雾。我觉得我的眼睛逐渐失去了焦点，我必须努力挣扎继续凝视水面；最后我终于无法继续下去，我也许闭上了眼睛，或眨了眼，或只是失去了焦点，不管如何，在那时候水变成固定的了；它停止了运动，变成了一张照片。波纹都静止不动。然后水开始沸腾，仿佛百万气泡同时爆开，在一瞬间我看到绿色开始扩张，像无声的爆炸。水变成了一阵明亮的绿雾，一直扩张，笼罩了我。

我悬浮在里面，直到一阵非常尖锐的噪声穿透进来，雾似乎又凝结回原来的水面。那阵噪声原来是唐望在我耳边的尖叫："嗨咿咿咿！"他要我注意听他的声音，回到雾里等待他的叫唤。我用英文说："OK。"听见他大笑。

"拜托你，不要说话，"他说，"不要再给我任何OK了。"我听得十分清楚。他的噪声像音乐，而且十分友善。我不用思考便理解了这些事。这是某种突然而来、稍纵即逝的确信。

唐望命令我全神贯注于雾上，但不要放任自己沉浸其中。他重复强调，一个战士不会放任自己于任何事，包括自己的死亡。我开始再度沉浸于雾中；我发现那根本不是雾，或至少不是我以为的雾。那阵雾状的事物是许多细小浑圆的泡泡，以飘浮的方式出入我的视线。我注视着它们运动一会儿，然后一阵遥远而响亮的声音动摇了我的注意力，我失去了焦点，无法再看见小泡泡，只看见像雾的绿色光辉。我再一次听见那噪声，雾便立刻消失了。我发现自己注视着灌溉水池，然后我又听见那声音。那是唐望在说话。他要我注意听他的话。目前他的声音是我唯一的向导。他命令我注视着水池边缘及我前方的植物。我看见了一些野草，及一块没有野草的空地。那是唐望通常驻足用水桶取水的地方。不一会儿，唐望命令我回到雾中，并注意听他的声音，因为他将要引导我学习如何移动；他说，一旦我看到了那些小泡泡，我就应该登上其中一个，让它带走我。

我照着他的话去做，立刻被雾笼罩住。然后我看见细小的泡泡，再度听见唐望的声音，像非常奇怪恐怖的怒吼。我一听见便立刻失去了泡泡的影像。

"骑上一个泡泡。"我听见他说。

我努力试着维持住那些绿泡泡的影像，同时听见他的声音。我不知

道努力了多久，突然间我发现我能够听见他，同时看见泡泡不停穿过我的视线。唐望继续催促我跟随其中一个，骑上它。

我不知道怎么做，于是自动说："怎么骑？"我感觉字眼深陷在我内部，它带着我浮出来，像个救生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只狗在号叫。唐望也像只狗一样号叫回来，然后他发出土狼的叫声，大笑起来。我觉得十分有趣，也笑了起来。

唐望平静地告诉我去跟随一个泡泡，把自己粘上去。

"回去，"他说，"回到雾中！回到雾中！"

我回去了，发现泡泡的速度减缓了许多，而且变得像篮球一样大小。事实上它们是如此大而缓慢，我可以非常仔细地观察它们。它们并不是真的泡泡，不是像肥皂泡泡或气球，或任何圆形的容器。它们不是容器，而是被包围着。它们也不是圆的，虽然我刚看到它们时，我可以发誓它们是圆的，而我能想到的便是"泡泡"。我觉得当时我像是透过一扇窗户观看它们，因此无法跟随它们，只能目送它们来来去去。

但是当我不再把它们看成泡泡后，我就能够跟随它们了。在跟随的过程中，我粘住了一个，于是跟它一起飘浮。我真的觉得自己在移动。事实上我就是那个泡泡。

然后我听见了唐望尖锐的声音。它吓了我一大跳，使我不再感觉自己是个泡泡。那声音十分令人畏惧，遥远而机械化，仿佛他透过扩音机在说话。我听懂了一些字。

"注视水池边。"他说。

我看见一股庞大的水流，非常汹涌。我也可以听见水流的声音。

"注视水池边。"唐望再次命令道。

我看见了一面水泥墙。

水流声变得震耳欲聋，把我吞噬，然后突然停止了，仿佛被人切断。我感觉一片黑暗，像是在沉睡。

渐渐地，我觉察自己被浸入了灌溉水池中。唐望正哼着歌把水泼到

我脸上。然后他把我按入水中。他拉起我的头，让我靠在水池边，他用手抓住我的后衣领。我伸直四肢，感觉非常舒适。我的眼睛又痒又疲倦；我举起手想揉一揉，结果十分困难。

我的手臂十分沉重，几乎无法举出水面。等我终于举起手时，我的右手臂上布满了一层惊人的绿雾。我把手举到眼前，可以看见深绿色的手臂形状在雾里，外表是一层强烈的绿色光辉。我连忙站起来，在水中观察自己的身体；我的胸部、手臂及腿部都是深绿色的，深得让我觉得是某种黏胶。我看起来像唐望在几年前为我用曼陀罗植物树根雕刻而成的木头小人。

唐望叫我出来。他的语气有一丝紧急。

“我是绿色的。”我说。

“别胡闹，”他急切地说，“你要来不及了，赶快出来，水要陷住你了。赶快出来！出来！”

我惊慌了，连忙跳出水池。

“这次你必须告诉我整个经过。”我们回到屋子里后，他坐下来就说。

他并不想知道我的经验中的先后顺序，他只想知道，当他要我注视水池边后，我遭遇到了什么。他想要知道一切细节。我向他描述了我所看见的墙。

“那面墙是在你的左边还是右边？”他问。

我说那面墙其实是在我的正前方，但是他坚持说墙一定是在我的左边或右边。

“当你第一次看见它时，它在哪里？闭上你的眼睛，没有想起就不要睁开。”他站起来，移动我的身体，我眼睛闭着，他把我转向东方，与我在水池所面对的方向相同。

他问我在雾中朝什么方向移动。

我说我朝上，朝我的正前方移动。他坚持要我回忆我把水看成泡泡

时的情况。

“它们是朝什么方向移动？”他问。

唐望催促我回忆，最后我必须承认泡泡似乎是朝我的右边移动，但是我并不是如他所希望的绝对确定。在他追问之下，我明白我无法判定自己的知觉。当我初次看到泡泡时，它们似乎是朝右边移动，但是当它们变大后，它们便到处移动，有些似乎直冲我而来，其他的则是四面八方乱跑。我上下左右都是泡泡。我记得听见它们嘶嘶作响，因此，我一定也用耳朵知觉到了它们。

当泡泡大到我能够“骑”上它时，我看见它们像气球一样彼此摩擦着。

我越是去回忆细节，就越兴奋。而唐望却丝毫不感兴趣。我说我看见泡泡嘶嘶作响，那不是纯粹的听觉或视觉效果，而是某种无法分辨但又清晰无比的知觉。泡泡彼此摩擦着，我并没有看见或听见它们的运动，我是感觉到它们，我成为声音与运动的一部分。

我描述着自己的经验，深深受到感动。我激动地抓住唐望手臂摇晃着。我悟到那些泡泡并没有边界；但是它们是被包围着，它们的边缘不停地改变形状，粗糙不平。

泡泡彼此轻快地融合又分离，但是它们的运动很柔和，虽然快速，但又很缓慢。

我记得的另一件事是泡泡的颜色所具有的特质。它们是透明的，非常明亮，几乎是绿色的，但又不像我所惯常知觉到的颜色。

“你搞错了，”唐望说，“那些事并不重要。你沉溺在错误的事情上。只有方向是最重要的。”

我只记得我在毫无参考标准的情况下移动，但唐望说由于泡泡在开始时是朝我的右边移动，也就是朝南方，因此，南方是我唯一要去注意的。他又催我去回忆那面墙是在我右边或左边。

我努力回想。

当唐望“叫唤”我，我浮起来之后，我想我看见墙在我左边。我非常

靠近它，能够看见灌水泥的木头模版印痕。工人用了很细的木材做模版，因此，我记得印痕很密。那面墙很高。我看见它的一端不是直角的转折，而是弯曲的。

唐望沉默地坐着，似乎在思索如何解释我的经验；最后他说我并没有达成他希望我达成的。

“我应该达成什么呢？”他没有回答，只是啧啧嘴。

“你做得不错，”他说，“今天你知道一个巫士可以借着水来移动。”

“但我‘看见’了吗？”

他一脸好奇地看着我，然后眨眨眼，说我必须再进入那绿雾中许多次，才能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他不着痕迹地逐渐改变话题，说我并没有真正学会使用水来移动，但我知道巫士能够如此。他刻意要我去注视池边，好让我能观察自己的移动。

“你移动得非常快速，”他说，“快得像一个深谙此道的人。我花了一番工夫才追上你。”

我求他从头开始解释我的经验。他笑了，难以置信地摇摇头。

“你总是坚持要从头开始了解一切，”他说，“但根本没有开始，开始只存在于你的幻想中。”

“我以为开始是当我坐在池边抽烟斗时。”我说。

“但在你抽烟斗之前，我必须先知道该对你怎么办，”他说，“我无法说明我做了什么，因为这样我必须回溯到更早的时候。所以，如果不去思索开始，事情也许会比较清楚。”

“那么告诉我当我坐在池边抽烟斗后发生的事。”

“我想你已经自己告诉我了。”他笑着说。

“我所做的事有没有特别重要的，唐望？”

他耸耸肩。

“你确实遵照了我的指示，毫无困难地出入雾中，然后你听见我的声音，每次我叫你时，你都能回来。这就是练习的重点，其余都很容易。你只是让雾带走你。你似乎知道怎么做。当你移动了很远后，我叫你注视池边，让你知道你移动了多远。然后我把你拉了回来。”

“你的意思是，我真的在水中移动？”

“你移动了，而且移动了很远。”

“多远？”

“你不会相信的。”

我试着套出答案来，但是他中断了谈话，说他必须离开一会儿。我坚持要他至少给我一点暗示。

“我不喜欢被蒙在鼓里。”我说。

“是你把自己蒙在鼓里的，”他说，“回忆你看见的那面墙，坐在这里回忆起一切关于墙的细节，那么你也许能发现你移动了多远。我现在只知道你移动了很远。我知道，是因为我花了一番努力才拉你回来。如果我不在场，你就一去不回了，这样水池边就多了一具尸体。也许你会自己回来，但我对你没有把握。所以根据我带你回来所费的努力，我可以说你显然到了——”他停顿许久，和蔼地看着我。

“我可以说你到了墨西哥中部山区，”他说，“我不知道你还会走多远，也许远至洛杉矶，或者甚至巴西。”

唐望第二天下午才回来。在这期间我写下了我所记得的一切。我也想要沿着灌溉水道的上下游方向搜索，查证我是否真的看到那面墙。我的假设是，唐望也许使我在昏迷状态下走了一段路，然后使我集中注意力于路上的某面墙。从我看见绿雾到我跳出水池的那段时间，我计算我们最多能走不超过两英里半。于是我沿着水道上下游各走了三英里，仔细观察沿途所有类似那面墙的事物。据我观察，那条水道只不过是一条平常的灌溉渠道，只有四五英尺宽。我找不到任何类似水泥墙壁的事物。

等唐望下午回来后，我引诱他，对着他读我的笔记。他拒绝听下

去，只是叫我坐下。他坐着面对我，毫无笑容，眼神锐利地眺望地平线，显然沉浸于思考中。

“我想你现在应该知道，”他的语气十分严肃，“一切事物都具有致命的危险。水就像守护者一样致命。如果你不小心，水会陷住你。昨天它就差点如此。但是只有心甘情愿的人才会被陷住。你的问题就在这里，你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的指责是如此令人意外，我毫无准备。我无力地请他加以解释。他不情愿地说，他去了峡谷，“看见”了水洞的精灵，他确信我已经搞砸了我去“看见”水的机会。

“怎么会？”我问，实在是不懂。

“精灵是一种力量，”他说，“因此，它只会对力量有反应。你不能在它面前放纵。”

“我什么时候放纵了？”

“昨天，当你在水中变成绿色时。”

“我没有放纵，我以为那是很重要的，所以才告诉你。”

“你有什么资格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你丝毫不了解你所接触的力量。水洞的精灵原可帮助你，事实上它一直在帮助你，直到你搞砸了。现在我不知道你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你已经屈服于水洞精灵的力量，现在它随时可以把你带走。”

“不应该看自己变成绿色吗？”

“你放弃了你自己，你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你自己，这是不对的。我已经告诉过你，而我愿意再说一次，只有成为战士，才能在巫士的世界中生存。战士尊重一切事物，除非情况必要，他不会作践任何事物。昨天你没有尊重水。通常你做得不错，但是昨天你把自己放弃给死亡，像个该死的笨蛋。战士不会把自己放弃给任何事物，甚至包括死亡。战士不是一个心甘情愿的角色，战士是难以接近的，如果他愿意与什么事物牵连在一起，你可以确定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唐望几乎在发怒，这使我很不安。唐望很少这

样子对待我。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经过几分钟紧张的沉默，他脱掉帽子，微笑着说我已经控制住我的放纵了。他强调说我必须避开水，三四个月之内不能让水沾身。

“如果不洗澡，我会活不下去。”我说。

“你不洗澡会活不下去？！有时候你软弱得让我以为你在开玩笑。但这不是玩笑。有时候你没有一点控制，被生命的力量牵引着乱跑。”

我说，就人性而言，随时都拥有控制是不可能的。他说，对战士而言，没有事情是在控制之外的。于是我提起所谓的意外，说在水池中所发生的事可以算是意外，因为我不是故意犯错，对自己的错误也毫无所知。我提到其他遭遇不幸的人，也可解释为意外。像一个名叫路卡斯（Lucas）的老亚基人，他是个老好人，但是他的卡车翻了，他受了重伤。

“我认为要避免意外是不可能的，”我说，“没有人能控制周围的一切。”

“不错，”唐望锐利地说，“但不是每一件事都是不可避免的意外。路卡斯没有生活如战士。如果他有，他就会知道他在等待，而且知道他在等待什么；他就不会喝醉酒去开卡车，把车子撞到路边，把身体弄得乱七八糟而一无所获。生命对于战士而言，是一场战略的练习，”唐望继续说，“但是你想找出生命的意义。战士是不管意义的。如果路卡斯生活如战士，他就会战略化安排他的生活。他有机会这么做的，我们都有机会的。如果他无法避免一场会折断肋骨的意外，他就会想办法弥补这个缺憾，避免这样的结果或与之对抗。如果路卡斯是个战士，他就不会坐在他的破烂小屋中饥饿等死，他会一直战斗到底。”

于是我以唐望他自己为例，问他，如果碰上了一场意外，失去了双腿，他会怎么办。

“如果我无法阻止失去双腿的命运，”他说，“我便无法再作为一个人了，我便会加入在那里等待着我的。”他用手一挥，指着周围一切。

我争论说他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想指出，要一个人预知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变量是不可能的。

“我只能告诉你，”唐望说，“战士是难以接近的；他绝对不会站在路中央等着被敲脑袋。如此他将不可预知的机会降至最低。你称为意外的，通常都是很容易避免的事，除非是一些生活慌张狼狈的笨蛋才会遇上。”

“要永远战略化生活是不可能的，”我说，“想象有一个人带着一把有望远镜的强力步枪等着你；他可以从五百码[6]之外清楚瞄准你，你要怎么办？”

唐望不可置信地望着我，然后爆笑。

“你要怎么办？”我催促他回答。

“如果有人带了一把有望远镜的步枪？”他说，显然在模仿我。

“如果有人躲藏起来等着暗算你，你不会有机会的，你挡不住子弹的。”

“是的，我挡不住。但我仍然不懂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在那种情况下，你所有的战略都派不上用场。”

“哦，可以的。如果有人带了一把有望远镜的步枪等待着我，我根本就不会出现在附近。”

13　同盟与死亡

我下一次尝试“看见”是1969年9月3日。唐望让我抽了两烟斗的药草。刚开始的反应与前几次相同。我记得自己的身体完全麻木，然后唐望扶着我走到屋子附近的灌木丛中。

这些沙漠灌木丛绵延数英里。我不记得我们在里面做了什么，也不记得我们走了多久；在某个时候，我发现自己坐在一个小山丘上，唐望在我左边，靠着我。我感觉不到他，但我可以利用眼角余光看见他。我觉得他在对我说话，虽然我不记得他的话，但我感觉我完全明白他所说的，但是我无法清楚地回忆。我觉得他的话就像一列远去的火车，最后一个字是车尾的车厢。

我知道那个字，但我无法说出来，或去清楚地思索。那像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像是在做梦，看见字句有如一列火车。

然后我模糊地听见了唐望的说话声。

“现在你必须看着我。”他把我的头转向他。他重复这句话三四次。

我看着他，立刻发现以前那种光芒出现在他脸上，具有催眠性的律动；光波在特定的区域中起伏着，这些区域没有明显的界线，但是起伏的光波不会渗透出来。

我观察着眼前这个发光的物体，它立刻开始失去光芒，唐望的熟悉轮廓开始浮现，或开始重叠在那渐逝的光芒上。这时候我再次凝聚我的焦点；唐望的轮廓开始消失，光芒再次出现。

我把注意力放在大概是他左眼的位置上。我注意到那个区域的光波并没有被限制住，有某种类似火花爆发的现象。这种爆发有韵律，射出成束的光粒子，有力地朝我而来，然后又缩回去，像橡皮筋的拉扯。

唐望一定是转了我的头，我突然发现自己正望着一片犁过的田。

“现在看前方。”我听见唐望说。

在我前面，大约两百码远，是一座巨大的山脉。它的整个山坡都被犁过。平行的犁道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我看见犁过的田中有许多小石头与三块巨石打断了犁道的完整线条。我前方有一些树丛，使我无法清楚观察山脚的一座峡谷或溪谷。从我的角度来看，那座峡谷似乎很深，有着与光秃山坡完全不同的深绿色植物，似乎是生长在谷底的树木。我感觉到一阵微风吹拂着。我觉得非常平静。四周极安静，没有任何虫鸣鸟叫。

唐望又对我说话。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听懂他在说什么。

“你有没有看见田野中有一个人？”他重复问着。

我想告诉他田里没有人，但我说不出话来。唐望用手从后面扶着我的头，我可以看见他的手指放在我的额头与脸颊上。他慢慢转动我的头，使我从右边扫视到左边，然后又转回来。

“仔细观察一切，你的性命也许就靠这个了。”我听见他一再重复着。

他使我一百八十度地扫视前方四次。在某个时候，当他使我面对最左边时，我好像感觉到有东西在田野中移动。我从眼角余光中感觉到了一些动静。他开始把我的头转向右边，我能够集中焦点于田野上，于是我看见一个男人在犁道中行走。他是个穿着普通的人，像个墨西哥农夫：他穿着草鞋、一条浅色裤子、长袖卡其布衬衫，戴着一顶草帽。他的右肩背着一个浅褐色的袋子。

唐望一定发觉我看见了那个人。他重复问我那个人是否在看我，或朝我而来。我想要告诉他，那个人正在离去，他背对着我。但是我只能说：“不是。”唐望说，如果那个人转身朝我而来，我就要大叫，他就会把我的头转开，好保护我。

我丝毫不感到恐惧，或担忧，或关心。我冰冷地注视着这幅画面。那个人停止在田野中行走。他抬起右脚放在一块大岩石上，似乎要绑好他的草鞋。然后他站直身子，从袋子里拿出一条绳子，绕在他的左手上。他转身背对我，面对着山坡，开始观察他的前方。他转动头的方式让我觉得他在观察。他一直转到右边，我看见了他的侧面，然后他开始转动身体，直到他面对我。他的头颤动了一下，于是我毫无疑问地知道他看见了我。他伸出左手，指着他前方的地面，然后以如此姿势大步朝

我走来。

“他来了！”我毫无困难地大叫。

唐望想必转了我的头，因为下一秒钟我所注视的是灌木丛。他叫我不要去凝视，只要轻轻地扫视事物。他说他将要站在我面前一段距离之外，然后朝我走来，而我要注视他，看见他的光芒。

我看见唐望走到二十码外。他的动作非常迅速灵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转身面对我，命令我凝视他。

他的脸发亮，像是一团火，光芒一直扩散到他的胸腹。我好像是透过半睁的眼睛在观看，光芒似乎在扩展与收缩。他一定是开始朝我走来，因为光芒变得更强烈、更清楚。

他对我说了一些话，我努力想要听懂，于是失去了光芒的景象。我看到了平常的唐望，他距离我只有几英尺远。他面对着我坐下来。

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脸上，我开始知觉到一种模糊的明亮，然后他的脸仿佛被极细的光线交叉分割，像是有人用许多小镜子反射光线到唐望脸上。光亮越来越强，他的脸失去了轮廓，再度成为一团光芒。我又知觉到一阵阵光束从他左眼的位置散射出来。我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位置，但刻意注视了旁边右眼的位置。我看见了一处清澈而透明的光池，那是一种液态的光芒。

我发现这种知觉不仅是视觉，还带着情感。那池暗如液体的光芒具有惊人的深度。它是“友善”与“慈祥”的。里面的光芒并不向外爆射，而是缓缓朝内，产生奇妙的反射。那道光芒非常亲切地碰触了我，舒慰我，带给我美妙的感觉。

我看见一个光圈在那团光芒的表面有节奏地扩展着。光圈几乎扩大到包括了整团光芒，然后又缩小为光池中的一点。我看着那光圈扩大又缩小了几次，然后我不失焦地把视野扩大到唐望的两只眼睛的位置。我分辨出两种不同的光波律动。左眼射出一道道光束，而右眼只是散发出光圈。两只眼睛的律动是交替运行的，左眼射出光束时，右眼的光圈便会向内收缩，然后右眼的光圈会扩大到包括整团光芒，而左眼的光束便会收回。

唐望一定又把我转了方向，因为我再度面对犁过的山坡。我听见他告诉我去看那个男人。

那个人站在一块大岩石边看着我。我无法辨认他的长相：他的草帽遮住了大半的脸。不一会儿，他把袋子夹在右腋下，开始朝我右边离去。他几乎走到了山坡边缘，然后改变方向，朝峡谷走去。这时我失去了焦点，那人与整幅山坡的景象一起逐渐消失了。沙漠灌木丛的景象开始重叠浮现。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唐望的屋子的，也不记得他是怎么带我回来的。当我醒来时，我正躺在唐望房间的草席上。他走过来扶我站起来。我感觉头昏恶心。唐望迅速地把我拉到屋外灌木丛中。我吐了，唐望笑了起来。

之后我感觉好些。我看看手表，晚上十一点。我回去继续睡觉。到第二天下午一点时，我觉得恢复了正常。

唐望不停地问我感觉如何。我有些心不在焉，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在唐望的严密监视下走动了一会儿，他紧跟着我。我觉得无事可干，便又回去睡觉。我在傍晚时醒来，感觉好多了。我发现身边都是揉碎的树叶。事实上，我是肚子朝下，趴在一堆树叶上的。它们的气味浓烈，我记得在醒来前便先闻到了这股气味。

我走到屋后，发现唐望正坐在灌溉水池边。当他看见我走来时，他疯狂地打手势要我停止前进，回到屋里。

“赶快跑回去！”他叫道。

我跑回屋里。不一会儿，他也进来了。

“绝对不要再去寻找我，”他说，“如果你需要我，就在这里等待。”

我向他道歉。他说不要浪费力气在于事无补的愚蠢道歉上。他说他费了一番功夫才带我回来，而他正在水边替我说情。

“现在我们要试试看把你放入水中清洗。”他说。

我向他保证我很好。他凝视着我的眼睛好一阵子。

“跟我来吧，”他说，“我要把你放入水中。”

“我很好，”我说，“瞧，我正在写笔记。”

他有力地把我从草席上拉起来。

“不要放纵！”他说，“你马上就会再次陷入沉睡。这次我也许无法再把你叫醒。”

我们跑回屋后。在我们抵达水池前，他以极夸张的语气叫我闭上眼睛，没有他的准许不得睁开。他说，我只要瞥见水一眼，我就可能会死。他牵着我的手，把我头下脚上地投入水中。

我紧闭着眼，让他把我浸入水中又拉出来，如此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所经验的改变实在惊人。在我尚未进入水之前，不管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那种不对劲都是非常模糊的，我无法真正觉察，直到唐望把我浸入水中后，我才能够从我所感觉到的安宁与警醒中比较出不同。

水跑进我的鼻子，我开始打喷嚏。唐望把我拉出来，带引我回到屋里。他让我闭着眼睛换衣服，然后带我走进他的房间，让我坐在我的草席上，安排我的方向，然后叫我睁开眼睛。我睁开眼睛后，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往后跳，抱住唐望的脚。我感到非常混乱。唐望用他的指节在我头顶上一敲。这一敲并不疼痛，但十分震撼。

“你是怎么搞的？你看见了什么？”他问。

我睁开眼睛，又看到了先前的景象。那个男人就在我面前。这次他几乎可以碰到我。我看见他的脸，感到有点熟悉，我几乎知道他是谁。然后唐望敲了我的头，这幅景象便消失了。

我抬头看唐望，他举着手准备再敲我。他笑着问我要不要再来一记。我放开他的脚，躺回到草席上。他命令我直视前方，不管任何理由，都不准把头转到屋后水池的方向。

这时我才注意到屋内一片漆黑。有一会儿，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睁开了眼睛。我摸摸眼睛，是睁开的。我大声叫唐望，说我的眼睛出了问题：我什么都看不见，而刚才我还看见他要敲我。我听见他在我右上方大笑，然后他点燃油灯。我的眼睛在几秒钟之内便适应了黑暗。一切都

很正常，土墙上挂着扭曲的草药树根，还有一捆捆的植物、用稻草编成的屋顶、挂在屋梁上的油灯。我看过这间屋子不下数百次，但是这一次看到的有些特别，这是我第一次不相信我知觉的所谓的最终极的现实。我曾经被迫产生过这种感觉，也有几次我曾经思考过这种感觉，但是我从未真正怀疑。不过这一次，我不相信这个房间是“真实”的。有一会儿我觉得这只是个画面，一旦唐望再用指节敲我，一切就会消失。

我开始打起不是因寒冷而起的寒战。紧张沿着背脊蹿上来。我的头变得僵硬、沉重，尤其是后颈的位置。

我抱怨说我很难受，告诉他我看到的景象。他取笑我，说屈服于恐惧是一种悲惨的放纵。

“你不真正恐惧地恐惧着，”他说，“你看到同盟在瞪着你，有什么了不起？等你真正面对他，尿湿了裤子后再说。”

他要我走到我的车子那里，不要面对水池的方向，然后在车里等他拿绳子与铲子。我们开车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根树桩埋在土中。我们开始在黑暗中把它挖出来。我辛苦工作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没有挖出树桩，但我感觉好多了。之后我们回到他屋子里，吃了些东西。一切又变得“真实”与正常了。

“我是怎么搞的？”我问，“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你抽（smoke）了我，然后你抽了同盟。”他说。

“什么？”

唐望笑着说我马上又要他从头解释一切了。[此书分享微信wsyy5437]

“你抽了我，”他重复一次，“你凝视了我的脸、我的眼睛。你看见了人脸上的光芒。我是个巫士，你从我眼睛中看出来了。但是你并不知道，因为那是第一次。人类的眼睛不是完全相似的，你很快就会自己发现这一点。然后你抽了同盟。”

“你是说田野中的那个男人？”

“那不是个人。那是同盟在试探你。”

“当我看见那个人，我是说那个同盟时，我们在什么地方？”

唐望用下巴指指屋前的方向，说他带我到了一个小山顶上。我说我所看到的完全不是他屋子附近的沙漠灌木丛。他说那个试探我的同盟不是来自附近。

“他来自哪里？”

“不久我会带你去。”

“我看到的事物有什么意义吗？”

“你在学习‘看见’，没有别的；但是现在你几乎要尿湿裤子了，因为你在放纵，你把自己放任于恐惧中。也许你应该说出你所看到的一切。”

我开始向他描述他的脸孔变化。他打断了我的话，说那一点也不重要。我说我几乎要把他“看见”成一个“明晰的蛋”时，他说那样“几乎”是不够的，我要“看见”还要花许多时间与努力。

他对那犁田的景象倒是十分感兴趣，要我描述记忆中关于那个男人的一切细节。

“那个同盟在试探你，”他说，“当他朝你而来时，我转开了你的头，不是因为他会伤害你，而是因为等待比较好。你不用急。战士不会懒散，也不会急躁。若是毫无准备就去面对同盟，就像用屁去攻击一头狮子。”

我喜欢这个比喻。我们高兴地笑了一会儿。

“如果你没有转我的头，会发生什么呢？”

“你就必须自己转头。”

“如果我没有这么做呢？”

“同盟会上前把你吓个半死。如果你只有一个人，他也许会杀死你。所以，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单独置身于山区或沙漠中，直到你能保护

自己为止。同盟可能会逮住你单独的时候，把你剁成肉酱。”

“他的行动有什么意义呢？”

“他看着你，表示他欢迎你。他带的东西表示你需要一个精灵捕捉器与一个背袋，但不是在这里能找到的，他的袋子属于另一个区域。在你的道路上将有三个阻碍，就是那三块大石头。而你毫无疑问，将从有水的峡谷中得到最佳的力量；同盟为你指出了峡谷。其他的细节是用来帮助你寻找峡谷的位置。我已经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我很快就会带你去。”

“你是说我所看见的景物确实存在？”

“当然。”

“在什么地方？”

“我无法告诉你。”

“我要如何找到那个地方？”

“我也无法告诉你。不是因为我不愿意，而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你。”

我想要知道在他房间中又看到那个男人有什么意义。唐望笑着模仿我抱住他脚的模样。

“那是同盟再次肯定希望得到你。”他说，“他要你我都知道他欢迎你。”

“我所看见的那张熟悉脸孔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一张熟悉的脸孔，因为你认识它。你以前见过它。也许它是你的死亡。你感到恐惧是你的疏忽。它一直在等待你，当它出现后，你就屈服于恐惧。幸好我在一旁敲你，否则它会与你反目成仇。而这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完美无缺的战士才能面对同盟，否则同盟必然会反目成仇，摧毁贸然疏忽的家伙。”

唐望说服我不要在第二天回洛杉矶。显然他认为我尚未完全复原。

他坚持要我坐在他房间里面对东南方，储存精力。他坐在我左边，把我的笔记本交给我，说这次我把他困住了，因为他不仅要陪我，还必须跟我说话。

“我必须在黄昏时再带你去浸水，”他说，“你还没有完全凝固。你也不能一个人独处，我会陪你一整个上午。下午你会比较完整。”他的关切使我非常担心。

“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我问。

“你碰触了一个同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不能再谈同盟了。我们谈谈别的。”

其实我根本不想说话。我开始感到焦虑不安。唐望显然觉得整个情况十分荒谬，他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不要告诉我现在该你说话，你却无话可说。”他说，眼中闪烁着恶作剧的光芒。

他的心情使我放松下来。

这时候只有一个话题让我感兴趣：同盟。它的脸是如此熟悉，并不表示我认识或见过那张脸，而是有别的原因。每当我开始思索它的脸时，我的思想便会遭受许多杂念的攻击，仿佛我内在某部分知道秘密，但不让其余部分的我来发掘。同盟的熟悉是如此怪异，迫使我陷入病态的忧郁。唐望说那也许是我的死亡的脸孔。他这段话攫住了我，我想要追根究底，但我清楚感觉唐望不愿意深入解释。我深吸了几口气，提出这个问题。

“死亡是什么，唐望？”

“我不知道。”他微笑回答。

“我的意思是，你会如何描述死亡？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想每个人对于死亡都有特定的看法。”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的车上有一本《西藏度亡经》，我想可以用来作为谈话的题材，因为它与死亡有关。我说我要对他念几段，于是站起来准备去拿，他按着我坐下，自己出去拿了那本书。

“早晨对于巫士是很不利的，”他解释为何不让我出去，“你还太虚弱，不能离开我的房间。在这里你受到保护。但如果你现在跑出去，很可能会碰上灾祸。同盟可能会在路上或树丛里杀了你。等别人发现你的尸体后，他们会说你死因不明，或意外死亡。”

我毫无力气，也无心情去质疑他的决定。于是一整个上午，我都乖乖待在他的房间中，向他阅读与解释书中的段落。他仔细倾听，完全没有打断我。我只停顿了两次，让他去拿食物与水，但是他做完事后便催我继续念下去。他似乎非常感兴趣。

我读完后，他望着我。

“我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谈论死亡，就好像死亡像生命一样。”他轻声说。

“也许那就是他们理解死亡的方式。你认为那些西藏人‘看见’了吗？”

“不太可能。一个人会‘看见’后，他所知道的一切事物里没有一样会显得比较重要，没有任何一样。如果西藏人能够‘看见’，他们会立刻知道没有任何事还是老样子。一旦我们‘看见’了，就没有任何事会是熟悉的，没有任何事会像我们‘看见’之前一样。”

“也许‘看见’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唐望。”

“不错，是不一样，可是这不表示生命的意义变得比较重要。当一个人‘看见’后，没有任何事会是一样的了。”

“西藏人显然认为死亡像生命。你认为死亡像什么呢？”

我问。

“我不认为死亡像任何东西。我认为西藏人一定是在谈别的东西。

总而言之，他们谈的不是死亡。”

“你认为他们谈的是什么呢？”

“也许你可以告诉我，是你念那本书的。”

我想要转移话题，但他笑了出来。

“也许西藏人真的‘看见’了，”他说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定明白他们所‘看见’的毫无意义可言。所以他们就写下了那么一大堆的废话，因为那对他们而言没什么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写的就不算是废话了。”

“我才不在乎西藏人写的是什么，”我说，“我想知道的是你的看法。我想听听你谈死亡。”

他凝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咯咯地笑了。他睁大眼睛，扬起眉毛，一副惊讶的喜剧表情。

“死亡是一道螺旋，”他说，“死亡是同盟的脸孔；死亡是地平线上一朵闪亮的白云；死亡是麦斯卡力陀在你耳边的低语；死亡是守护者那无牙的长嘴；死亡是哲那罗用头倒立；死亡是我在谈话；死亡是你和你的笔记本；死亡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死亡在这里，但又根本不在这里。”

唐望很高兴地笑着，他的笑声像一首歌，带着舞蹈的节奏。

“我说了一堆废话，对不对？”他说，“我无法告诉你死亡像什么，但我也许可以告诉你关于你的死亡。那是无法确切知道细节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它大概的模样。”

这时候我开始感到害怕，争辩说我只要知道死亡对他而言是什么。我强调我只想知道他对于死亡的一般看法，而不想知道任何个人的死亡，尤其是我自己的。

“除非以个人的方式，否则我无法谈论死亡，”他说，“你要我谈死亡。好！那就不要害怕听到你自己的死亡。”

我承认自己太紧张而不敢谈它。我说我要用平常的方式来谈死亡，

就像他告诉我关于他儿子尤拉里欧死亡的情形，生命与死亡像晶莹的薄雾一样融合在一起。

“我告诉你的是我儿子在他个人死亡时的情况，”他说，“我不是以平常的方式谈死亡，而是以我儿子个人的方式。死亡，不管是什么，使我儿子的生命扩展开来。”

我非常希望转移目前的话题，于是提到我曾经读过的一些报道，有些人曾经死亡了数分钟，然后被医生急救复活。这些人被救活后表示，他们什么都不记得，死亡只是一片完全的黑暗。

“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说，“死亡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一片黑暗，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阶段，很像麦斯卡力陀的第一层效果，会使人经验到一种轻松，使人感觉快乐、完满，世上一切事物都变得十分平静。但是这只是一种肤浅的阶段，很快就会消失，然后你就会进入第二阶段。这是充满力量与艰苦的新领域。这才是与麦斯卡力陀的真正接触。死亡就很像这种过程。第一阶段只是表面肤浅的黑暗，而第二阶段才是与死亡真正的会晤。这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在第一阶段的黑暗后，我们会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重新恢复了我们的自我，而在这时候，死亡就会以寂静的愤怒与力量重击我们，直到我们的生命被分解至空无。”

“你怎么有把握你所谈的就是死亡？”

“我有一个同盟。小烟曾经向我清楚显示我的死亡，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谈个人的死亡的原因。”

唐望的话使我产生了极深的担忧与强烈的矛盾。我觉得他正准备清楚详细地描述我的死亡，像我将在何时何地死亡。这个想法使我非常绝望，但又非常好奇。我原本可以请他描述他自己的死亡，但我觉得这样有点无礼，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唐望显然在享受我的内心冲突，他的身体因忍笑而抽搐着。

“你想要知道你的死亡像什么样子吗？”他带着孩子般的愉快表情问道。

我觉得他的促狭蛮令人轻松的，我几乎不再担心了。

“好吧，告诉我。”我沙哑地说。

他爆出一阵大笑，抱着肚子倒在地上，模仿我的沙哑声音好一阵子，然后他坐直身子，恢复了佯装的正经，以战栗的语气说：“你的死亡第二阶段很可能是这个样子，”他故作好奇地观察着我。我笑了。我很明白只有他的玩笑可以缓和个人死亡的沉重。

“你经常开车，”他继续说，“因此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你发现自己在驾驶座上。这将是一种极快速的感觉，让你没时间思索。可以这么说，突然间，你发现自己在开车，就像以前无数次一样，但就在你开始感觉奇怪之前，你会注意到挡风玻璃前有一个奇怪的形状。如果仔细观看，你会知道那是一片云，像个闪亮的螺旋。然后，它会形成一个脸孔，就在你眼前的天空中央。你注视着它，你会看见它朝后移动，直到它变成远方的一个小亮点。然后你会发现它又开始朝你靠近。它会加速冲来。在眨眼之间，它撞上了你车子的玻璃。你很强壮。我相信死亡要花上几次重击才能打倒你。”

“那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那脸孔会退回到地平线的位置，然后加速朝你冲来。那脸孔会进入你之中，然后你就会知道，死亡原来就是同盟的脸孔，就是我在说话，就是你在写字。死亡原来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它像遗落在你笔记中的一个小点，但是它又会以无法控制的力量进入你之中，使你扩展开来，使你延伸超过天空，超过地球，无远弗届。于是你会像一片细小晶体所聚集成的薄雾，飘荡远去。”

他的描述极让我感动，那与我所准备听到的大不相同。我很久说不出话来。

“死亡从肚子附近进入，”他说下去，“就在意愿的缝隙处。这地方是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这地方是意愿的所在，也是死亡的通路。我知道这一切，因为我的同盟曾经引导我经历了这个阶段。巫士让死亡进来整修他的意愿。当他开始扩展时，他完美的意愿会重新取得控制，把薄雾再度聚合为一个人。”

唐望示范了一个奇怪的动作。他张开双手，抬到腰际，用大拇指轻触身体两侧，然后双手缓慢地在身体中央肚脐处会合。他保持这个姿势，双手因为用力而发抖。然后他举起双手，直到中指碰到前额，然后再回到身体中央。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动作。唐望的示范充满了力与美，我深深为之着迷。

“巫士是由意愿造就的，”他说，“但当年老使他虚弱时，他的意愿也会衰退。当他不再能够控制他的意愿时，不可避免的一刻便会来临。这时他已无法抵挡他的死亡无声的攻击，于是他的生命就会像所有人一样，变成一片延展的雾，超过了生命的界线。”

唐望凝视着我，然后站起来。而我正在颤抖。

“现在你可以去灌木丛了。”他说，“已经是下午了。”

我是需要去上厕所，但我不敢。也许我的紧张多于恐惧。不管如何，我已经不再担忧同盟了。

唐望说不论我感觉如何，只要我是“凝固”的就可以。他向我保证说，我的情况很好，可以安全地去灌木丛，只要不靠近水就没事。

“水是另外一回事，”他说，“我需要再浸洗你一次，所以别靠近水。”

稍后他要我开车送他到附近的镇上。我说开车是个好主意，因为我还感觉有点害怕，想到巫士竟然会玩弄死亡，实在令人恐惧。

“成为巫士是个可怕的负担，”他以令人信服的语气说，“我告诉过你，学习‘看见’要比这好得多。‘看见’的人就是一切。相较之下，巫士只是个悲哀的家伙。”

“巫术是什么，唐望？”

他注视我许久，几乎无可觉察地摇着头。

“巫术就是施用一个人的意愿于事物的关键，”他说，“巫术是一种干扰。巫士找出他想要影响事物的关键，然后施用意愿于其上。一个巫士不需要‘看见’才能成为巫士，他只需要知道如何使用他的意愿。”

我要他解释所谓的事物的关键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他知道我的车子是什么。

“那很明显是一台机器。”我说。

“我的意思是你车子的关键，对我而言是火花塞。我能够对它们施用我的意愿，你的车子就会无法发动。”

唐望上了我的车，要我也坐进来。他调整自己的位置，寻找最舒适的姿势。

“注意我的做法，”他说，“我是一只乌鸦，所以我要先松开自己的羽毛。”

他摇晃身体。他的动作使我想起一只麻雀在水中弄湿羽毛的模样。他低下头，就像鸟低头用喙去啄水。

“感觉真好。”他说，开始发笑。

他的笑声很奇怪，对我有催眠的效果。我记得以前时常听到他如此发笑，但从来没特别留意过。也许是因为他笑的时间都很短暂，不像这次这么长。

“乌鸦接着松开它的脖子，”他说，开始转动脖子，用脸颊摩擦双肩，“它用一只眼睛观看这个世界，然后再用另一只。”他转动头，表示他在转换他的视线。他的笑声变得更高。

我产生极荒谬的感觉，仿佛他就要在我面前变成一只乌鸦。我想要一笑置之，但我几乎快瘫痪了。我确实感觉到周围有种力量包围了我。我不恐惧，也不晕眩或疲倦。就我所能判断的，我的神志很清楚、完整。

“现在发动你的车子。”唐望说。

我转动钥匙，踏上油门，起动马达开始转动，但没有点燃引擎。唐望发出轻柔、有节奏的笑声。我又试了一次，再一次。我花了将近十分钟转动起动马达。唐望一直发出轻笑声。最后我放弃了，头皮发胀地坐在车子里。

他停止发笑，开始观察我。于是我“知道”他的笑声使我进入了某种催眠状态。虽然我完全清楚所发生的一切，但我不觉得我是我自己。在我试图发动车子的那段时间里，我感到迟钝，几乎麻木，仿佛唐望不仅

影响了我的车子，同时也影响了我。当他停止发笑后，我相信他的符咒已经失效，于是冲动地再次转动钥匙。我确信唐望只是用他的笑声催眠我，使我以为车子无法发动。我从眼角看到他好奇地望着我。我转动着起动马达，愤怒地猛踏油门。

唐望轻轻拍着我，说愤怒能使我“凝固”，也许我不需要再去浸水了。我越是愤怒，就越快能从我与同盟的遭遇中恢复过来。

“不要怕羞，”我听见唐望说，“去踢车子。”他爆出平常的大笑，我感觉自己十分愚蠢，难为情地笑笑。

不一会儿，唐望说他已经释放了车子。结果车子真的发动了！

14　巫士的战斗

1969年9月28日

唐望的屋子看起来有点诡异。我觉得他躲在附近，准备吓我一跳。我叫唤他的名字，然后鼓起勇气走进去。唐望不在屋内。我把带来的两袋杂货放在一堆木柴上，坐下来等待他，就像以往一样。但是这一次我感到害怕，在我认识唐望这些年来，这是首次因为单独在他屋子里而感到害怕。我感觉到一种存在，仿佛有个隐形人在我身边。我想起了好几年前，我一个人时也曾经产生过相同的感觉，觉得某种未知的事物在我周围窥伺着。我跳了起来，跑到屋外。

我来见唐望是要告诉他，学习"看见"的过程中所累积的效果已经开始产生不良的影响。我感觉不安，无由来地担忧；没有操劳就感到疲倦。现在我单独在唐望屋中的反应，带出了过去类似恐惧的完整回忆。

这种恐惧要回溯到好几年前，唐望强迫我与一个他称为卡塔玲娜（La Catalina）的女巫士发生一场奇怪的冲突。事情开始于1961年11月23日，我发现唐望在家里，脚踝脱臼了。他解释说，他有一个敌人，一个能变成一只黑鸟的女巫士，想要结束他的性命。

"等我能走路，我就带你去看那个女人，"唐望说，"你一定要知道她是谁。"

"她为什么要杀你呢？"

他不耐烦地耸耸肩，拒绝再说什么。

十天后我回来看他，发现他完全没事。他转动脚踝，表示他已经康复，并归功于他自制的石膏固定模具，才能如此迅速复原。

"你来得正好，"他说，"今天我们要做一趟小小的旅行。"

然后他指引我开车到一个荒凉的地方。我们停在那里。唐望伸直腿，使自己在车中坐得舒服些，好像他要小睡片刻。他要我放轻松，保持安静，他说我们必须尽量不要引人注意，直到天黑，因为傍晚时分对

于我们将要进行的活动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要进行什么活动？”我问。

“我们来这里是要守候卡塔玲娜。”他说。

等天黑后，我们溜下车，谨慎而小声地走进沙漠灌木丛。

从我们守候的地点，我可以分辨两侧山脉的黑色剪影。我们是在一个相当平坦宽广的峡谷中。唐望仔细指示我如何隐藏在树丛中，他还教我一种用来“守夜”的坐姿。他叫我把右腿夹在左腿下，然后左腿弯曲蹲着。他解释说，右腿如此安排是在情况必要时，能够像弹簧一样飞快弹起身体。他要我面对西方坐着，因为西方是那女人住处的方向。他坐在我右边，低声要我把视线集中在地面上，寻找或等待一阵使树丛波动的微风。一旦那阵微风所造成的波动进入我的视线，我就要立刻抬头往上看，这样我就能看到那女巫“壮观的邪恶风采”，这些话是唐望亲口说的。我请他加以解释，他说，只要我看到了波动，自己抬头看就可以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一个飞行的巫士”是如此奇异的景象，任何解释都是没有用的。

当晚有一股持续的风，好几次我以为我看到了树丛中有波动，就抬头准备经受一次神奇的体验，结果什么都没有看到。每次当风吹动树丛时，唐望就会激烈地踏地，绕着圈子，挥舞双臂，像是两条鞭子。他的动作充满了惊人的力量。

经过几次试图目击巫士“飞行”而失败后，我确信我不会有什么神奇的体验了。不过唐望充满力量的示范是如此优雅，我不在意浪费一个晚上的时间陪伴他。

破晓时唐望坐到我身旁，似乎精疲力竭，几乎无法动弹。他躺下来，喃喃说着他未能“刺穿那女人”。我对这句话很好奇，他重复了好几遍，每一遍他的语气都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绝望。我开始感觉到不寻常的焦虑。我发现要认同唐望的情绪是非常容易的。

之后数月之久唐望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或那个女人。我想，他不是忘了，就是已经解决了这件事。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他神情异常，完全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他激动地告诉我，那只“黑鸟”在前一晚曾经来到他面前，几乎碰触了他。而他甚至没有醒来。那女人的技巧是如此高明，他

完全没有感觉到她在场。他说，幸好他运气好，在千钧一发之际醒了过来，经一番苦斗后才侥幸逃生。唐望的语气动人到几乎可怜的地步。我感到强烈的同情与关切。

他用沉重而戏剧化的声音宣布，他已经无法再抵挡她，下次她出现的时候，就是他在世的最后一天。我难过得几乎流下眼泪。唐望似乎觉察到了我强烈的关切，露出我觉得很勇敢的笑容。

他拍拍我的背，叫我不要担心，他还没有全盘皆输，因为他有最后一张王牌。

“战士需要战略化的生活，”他微笑说，“战士绝不会负担无法承受的重量。”

唐望的微笑具有驱散一切阴霾的力量。我突然感到兴奋。我们都笑了起来。他拍了拍我的头。

“你知道的，在这整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后一张王牌。”他突然说，紧紧凝视我的眼睛。

“什么？”

“你是我对抗那女巫的最后一张王牌。”

我不明白他的话。他说那个女人并不认识我，所以如果我照着他的指示好好做，我有很好的机会能够“刺穿她”。

“你所谓的刺穿她是什么意思？”

“你无法杀死她，但你必须刺穿她，像刺穿一个气球。如果你能做到，她就不会再来打扰我。但是现在不要多想，时候到了我自然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几个月过去了，我忘了这件事。结果有一天，当我来到他的住处时，我被吓了一跳。唐望从屋子里冲出来，不准我下车。

“你必须马上离开，”他急切地低语道，“仔细听好，去买一把霰弹枪，或去弄一把来；不要拿你自己的枪，懂不懂？任何一把，但不要拿你自己的。立刻去弄一把来。”

“你为什么需要枪？”

“现在就去！”

我带了一支双管猎枪回来。我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一支，但一个朋友把他的老枪给了我。唐望瞧都不瞧一眼；他笑着说他对我很唐突，因为当时那只黑鸟正在他屋顶上，他不希望她看到我。

“看到那只黑鸟在屋顶上，给了我一个主意；你可以用枪刺穿她，”唐望很肯定地说，“我不希望你身上发生任何事，所以我建议你去买一支或借一支。因为任务完成后，你必须毁掉那支枪。”

“你说的是什么任务？”

“你必须用你的枪去刺穿那个女人。”

他要我用干净新鲜的树叶擦拭那支枪，那些树叶具有特殊的气味。他自己擦拭了两发子弹，然后放入枪膛。他说我必须躲藏在他屋子的前方，等待那只黑鸟降落在他屋顶上，然后仔细地瞄准，同时发射两发霰弹。这种惊吓的效果，而不是子弹本身，便足以刺穿那个女人。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与决心，我便可以迫使那个女人放过他。因此，我的瞄准必须是完美无缺的，我想要刺穿她的决心也必须同样完美。

“在你射击时，你必须尖叫，”他说，“那必须是强烈而具有刺穿性的一声尖叫。”

然后他把几捆竹子与木柴堆在阳台前十英尺远处。他让我背靠着那堆东西坐着。这个位置十分舒适。我算是半坐半立；我的背有很好的支撑，可以清楚看到屋顶。

他说现在时候还早，那个女巫不会出来。直到黄昏前，我们都有时间做准备，然后他会假装一个人在家，引诱她来攻击他。他叫我放轻松，寻找一个不动便可射击的舒适姿势。他要我瞄准屋顶几次，然后他说我举枪瞄准的动作过于缓慢。他开始做一个枪架，用尖铁棍在地上挖了两个洞，然后埋进两根铁叉，在两根叉子上绑了一根木杆。用这个架子支撑起我的枪，使我的枪保持在瞄准的位置。

唐望看看天色，说他应该进屋子了。他站起来平静地走进屋子，同

时给我最后的告诫，说我的行动绝不是开玩笑，我必须第一发子弹就击中那只鸟。

唐望离开后不久，天就黑了。仿佛黑暗一直在等待我落单，然后突然降临我四周。我试着把视线集中在屋顶上。此时它只是一片黑暗的剪影；天仍有些许余晖，所以我仍能分辨出屋顶的形状。然后天就黑了，我几乎无法看清楚。我把焦点集中在屋顶上好几个小时，完全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我看到一两只猫头鹰朝北飞去；它们的翅膀形状十分特别，不会被误认为黑鸟。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一只小鸟的黑影落在屋顶上。那毫无疑问是一只鸟！我的心脏开始狂跳，耳朵开始作响，我在黑暗中瞄准，同时发射出枪管中的两发子弹。枪声实在响亮，我的肩膀受到了枪托后坐力的强烈撞击，同时我听到一声极为尖锐恐怖的人类尖叫声，似乎发自屋顶上。我完全不知所措，然后我想起唐望要我在射击时尖叫，而我忘记了。我正想要重新装上子弹时，唐望打开门跑出来。他提着油灯，看起来十分紧张。

“我想，你打中她了，”他说，“现在我们必须去找到那只死鸟。”

他搬来一架梯子，叫我爬上屋顶寻找。但我什么都没找到。他自己也爬上来找了一阵，也是毫无结果。

“也许你把那只鸟轰成碎片了，”唐望说，“那么我们至少要找到一根羽毛。”

我们开始在阳台四周寻找，然后绕着整栋房子找。我们在煤油灯的光线下一直寻找到天亮，然后我们开始重新寻找整个区域。到了上午十一点时，唐望放弃了搜索。他挫败地坐下来，对我露出不自在的微笑，说我未能阻止他的敌人。现在他的生命要比以前还一文不值，因为那个女人无疑被激怒了，会急于报复。

“但是你很安全，”他安慰我，“那个女人不认识你。”

我准备要上车回家时，问他我是否要毁掉那支枪。他说那支枪没有派上任何用场，我应该把它物归原主。我在唐望的眼睛中看到了强烈的绝望，我难过得几乎要流泪。

“我怎么样才能帮助你？”我问。

“你怎么样都帮不了我。”唐望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想要赶快离开。压迫人的焦虑使我很难受。

“你真的要帮助我吗？”唐望用孩子般的口吻问。

我再次向他表示，我整个人都听候他差遣，我对他的感情是如此深厚，我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唐望微笑着问我是否真心如此，我再次强烈保证我的热忱。

“如果你真的愿意，”他说，“也许我还有一次机会。”

他显得很高兴，露出很大的笑容，双手拍了几下，这是他快乐时的习惯性动作。他的情绪改变也影响了我。我发觉所有的焦虑与压迫都一扫而光，生命又变得令人兴奋了。唐望坐下来，我也跟他一起坐下。他凝视我许久，然后以非常平静与深思的语气告诉我，事实上我是唯一能帮助他的人，因为他想要我去做一件非常危险而特殊的事。

他停顿了片刻，似乎在等待我的肯定，我再度强调我要帮助他的决心。

“我将要给你一件武器去刺穿她。”他说。

他从一个袋子里拿出一个长物体交给我。我接下来观察它，差点把它掉到地上。

“这是一头野猪，”他说，“你必须用它刺穿她。”

我手中拿着的物体是一头野猪干燥的前腿，摸起来十分粗糙，蹄子仍然很完整，两只脚趾向外张开，实在是件丑陋的东西。我看了几乎想要呕吐。他立刻把它拿了回去。

“你必须把这头野猪戳进她的肚脐里。”唐望说。

“什么？”我的声音很微弱。

“你必须用你的左手拿这头野猪去刺她。她是个女巫士，这头野猪会进入她的肚子，除了巫士之外，没有人能看见它插在那里。这不是普

通的争斗，而是巫士之间的事。你所冒的危险是，如果你未能刺穿她，她可能会当场毙了你，或者她的同伴或亲戚会枪杀你，或用刀砍死你。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也可能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如果你成功了，那头在她肚子里的野猪会带给她如地狱般的一段时光。她便不会再来打扰我。”

我再次产生一阵压迫人的焦虑。我对唐望充满情感，我敬仰他，在面对这个吓人的请求之前，我已经能够把他的生活方式与他的知识视为卓越的成就。像这样的人物，我怎么能眼睁睁看他被杀死？但又有谁会自愿牺牲自己呢？我开始沉浸于思虑中，没有注意到唐望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他拍了我肩膀一下，我惊醒过来，抬起头来，他面露和蔼的微笑。

“等你真心想要帮助我时，你再回来，”他说，“但在这之前，不要回来。如果你回来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现在走吧！如果你不回来，我也能理解。”

我自动站了起来，上了车，离开了他的住处。唐望竟然放了我一马！我可以一去不回了。但是不知为何，这种自由的感觉并未使我感到轻松。我开了一会儿车子，然后就猛然掉头，回到了唐望的住处。

他仍然坐在他的阳台下，似乎并不惊讶于看到我。

“坐下来，”他说，“西边的云朵十分美丽。天很快就要黑了。安静地坐着，让夕阳来填满你。现在赶快做你想做的事，但是当我给你信号时，你要凝视那些闪亮的云朵，请求黄昏给你力量与平静。”

我面对西方云彩坐了一两个小时。唐望走进屋内。直到天快黑了，他才出来。

“黄昏来临了，”他说，“站起来！不要闭上眼睛。凝视那些云，举起你的手，伸直你的手指，开始原地慢跑。”

我遵循他的指示，手举过头，开始原地慢跑起来。唐望纠正我的动作，把那头野猪的前腿放在我左手中，叫我用拇指扣着，然后他拉低我的手臂，使我的手遥指着西方天空暗橙色的云朵。他把我的手指拉直，叫我不可弯曲手指，说手指伸直是极重要的，这样才能从黄昏中得到平

静与力量。如果弯曲手指，则是一种恶意的表示。他也纠正我的跑姿，说要跑得平静和谐，仿佛我是伸出双臂迎向夕阳。

当晚我无法入睡，黄昏似乎并没有带给我平静，反而使我进入疯狂的兴奋状态。

“我的生命中还有好多事尚待处理，”我说，“好多未了的事情。”

唐望轻声笑着。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是尚待处理的，”他说，“没有任何事是完成的，也没有任何事是未了的。去睡觉吧。”

唐望的话很奇怪地使我松弛下来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唐望给了我一点东西吃，然后我们便上路了。他对我低声说，我们将在正午时面对那个女人，或者如果可能，在正午之前。他说，理想的时间是一天的清晨时分，因为巫士在清晨总是比较没有力量，比较不警觉。但她在那个时候绝不会离开她屋子的保护。我没有问任何问题。他指示我开上公路。到了某个地方，他叫我把车子停在路边，说我们必须等待。

我看看手表，十一点差五分钟。我不停地打哈欠，感到很疲倦，心思涣散。

突然，唐望坐直身子，碰碰我。我从座位中跳了起来。

“她在那里！”他说。

我看见一个女人从田野边缘朝公路走来。她的右手拿着一只篮子。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是停在一个交叉路口附近。公路两旁各有两条狭窄的小路与公路平行，还有一条与公路交叉而过——比较宽的小路，使用这条小路的人必须横跨公路。

那个女人还在小路上行走。唐望叫我下车。

“现在就动手。”他坚定地说。

我遵从他的命令。那个女人快到公路上了。我跑上前去拦截她。我

非常靠近她，几乎可以感觉到她的衣服掠过我的脸。我从衬衫下面拿出野猪前腿刺向她。我没有感觉手中的东西碰到任何阻碍。面前一道黑影闪过，像一面窗帘被吹起，我的脸转向右侧，看见那个女人站在路的另一边，离我五十英尺远。她是个相当年轻而黝黑的女人，身材矮壮。她对我露出微笑，牙齿整洁，笑容平静。她的眼睛似乎为了躲风沙而半眯着。她的右手仍然拿着篮子。

我的困惑是前所未有的。我转身寻找唐望。他正疯狂地挥手叫我回来。我跑回去，有三四个男人急匆匆地朝我跑来。我跳上车，朝相反的方向疾驶而去。

我想问唐望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无法说话。我的耳朵中充满了压力，我觉得喘不过气来。

唐望似乎很高兴，开始发笑。我的失败似乎与他毫无关系。我紧握方向盘，竟然无法放开。我的手完全僵硬了，脚也是一样，我甚至无法把脚从油门上移开。

唐望拍着我的背，叫我放松。我耳朵中的压力开始慢慢消退。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我终于问道。

他像个孩子一样笑着，没有回答。然后他问我有没有看到那个女人闪躲的经过。他赞美她惊人的速度。唐望的话是如此前后不一致，我一时间无法听懂。他竟然在赞美那个女人！他说她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她是个毫不留情的对手。

我问唐望是否在意我的失败。我对于他态度的改变实在感到惊讶与不快。他似乎相当得意。

他叫我停车。我靠着路边停下来。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锐利地注视我。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场骗局，”他坦白说，“规矩是这样的，智者必须诱骗他的门徒。今天我诱骗了你，我把你骗进了学习之中。”

我呆住了，无法加以思索。唐望解释说，与那个女人的整个事件都是一个陷阱；她从未对他造成威胁，他的目的是使我去接触她。当我试

图刺穿她的时候，那是一种特殊的情况，我体验到了力量与放任。他嘉奖我的做法，说那是一次充满力量的行动，向那个女人展露了我的能力。唐望说我自己不知道，我所做的只是对她的一次示范而已。

“你绝对沾不到她的身的，”他说，“但是你向她展露了你的爪子。现在她知道你并不恐惧。你向她提出了挑战。我利用她来诱骗你，是因为她有力量，残忍无情，而且绝不轻易忘怀。男人通常过于忙碌，无法成为一个无情的敌手。”

我感到极为愤怒。我告诉他，一个人不应该玩弄其他人的情感与忠诚。

唐望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我真是痛恨他，想要揍他一顿，然后离开。但是他的笑声中有一种奇怪的节奏，使我无法动弹。

“不要这么生气。”他安慰我。

然后他说他的行为绝不是玩弄情感。在很久以前，当他的恩人诱骗他时，他也曾经献出他的生命，就像他诱骗我一样。唐望说，他的恩人是个残酷的家伙，对他的看法可不像他对我的看法。他又严肃地补充说，那个女人曾经与他一较高下，真的试图要杀他。

“现在她知道我只是在利用她，”他笑着说，“她会因此痛恨你。她对我毫无办法，只能把气撒在你身上。她并不知道你有多少力量，所以她会来试探你，一点一点地。现在你毫无选择了，只能去学习保护你自己，要不然你就会成为那位小姐的猎物。她可不是骗局。”

唐望提醒我她是如何飞越那条公路的。

“不要生气，”他说，“这不是个普通的骗局，这是规矩。”

那个女人闪躲我的方式实在令人困惑。我亲眼看见了，她在眨眼之间就飞越了公路。这个事实是我无法否认的。从那时候开始，我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件事上，渐渐地，我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她真的在跟踪我。最后的结局是，由于这种缺乏理性的恐惧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我不得不中断了我的门徒生涯。

我在几个小时之后才回到唐望的住处。当时已经是中午了。他显然

在等待我。我下车后，他走上前来，好奇地绕着我检查了好几圈。

“为什么这么紧张？”我还没开口，他就先问道。

我解释说早上我被某种东西吓到了。我感觉有东西在窥伺我，就像以前一样。唐望坐下来，陷入了沉思。他的表情变得出奇地严肃，看起来似乎很疲倦。我坐在他身边，开始整理笔记。

经过很长的沉默，他的脸亮了起来，露出微笑。

“今天早上你所感觉到的是水洞的精灵。”他说，“我说过，你一定要准备好意外地遭遇那些力量。我以为你明白。”

我无话可说。

“我是明白。”

“那么为什么要害怕？”他说，“那个精灵已经盯上你了。它在水里已经试探过你。我相信它会再试探你的。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那就会是你的末日。”

唐望的话使我真心感到担忧，但是我的担忧很奇怪；我担忧但不恐惧。不管有什么事要发生，我都不会像以前那样产生盲目的恐惧。

“我该怎么办？”我问。

“你忘得真快，”他说，“知识的道路是强制性的。为了学习，我们必须受到挑战。在知识的道路上，我们总是在对抗某些事物，躲避某些事物，以及准备迎接某些事物；这些事物总是不可思议的，比我们更有力量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力量将会降临你身上。现在是水洞的精灵，不久后会是你的同盟，所以你毫无选择，只能准备迎接挑战。几年前是卡塔玲娜对你提出挑战，但她只是个女巫士，而且那只是给初学者的诱骗罢了。”

“这个世界的确充满了骇人的事物，我们只是被不可思议及不可抗拒的力量所环绕的可怜生物。普通人无知地相信那些力量可以被解释或改变：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做，但他们期待人类的作为迟早能够解释或改变那些力量。相较之下，巫士既不想解释，也不想改变那些力量，巫士反而改变自己的方向，去配合那些力量的方向，因而能够使用那些力

量。这是巫士的计策。一旦你了解了巫术中的计策后，巫术就不算什么了。巫士只比普通人好一点点。巫术并不能帮助他去过更好的生活。事实上，我应该说，巫术会妨碍他，使他的生活变得麻烦、危险。因为他把自己开放给力量，所以巫士会比普通人更易受伤。一方面，其他人会怕他、恨他，想要结束他的生命；另一方面，那些环绕着所有生物的不可思议与不可抗拒的力量，却是巫士更大的危险。被其他人刺穿当然很痛苦，但是比起同盟的碰触，那就不算什么了。巫士把自己开放给知识，就成为那些力量的猎物，只有一件事物能带给他平衡：他的意愿。所以他必须生活如战士一般。我要再重复一次：只有战士才能在知识的道路上幸存。成为战士所带来的力量，才能使巫士的生命高人一等。”

“我愿意教导你去‘看见’，并不是因为我个人希望如此，而是因为你是被选中的。麦斯卡力陀向我指出了你。但是我是基于个人的希望，才教导你生活如战士。我个人相信，做个战士要比做其他任何事都要好，因此，我尽力使你像巫士一样知觉那些力量，只有在它们可怕的冲击下，才能成为战士。如果没有先成为战士就要‘看见’，‘看见’就会使你虚弱，给你一种虚假的温和，使你想退缩。你的身体会衰弱，因为你会变得漠不关心。这是我个人的承诺，使你能成为战士，才不至于被击垮。”

“我常听你说你随时都准备赴死。我不认为这种感觉是必要的。我认为这是无谓的放纵。战士永远只为战斗而准备。我也常听你说你的父母挫伤了你的精神。我想人的精神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但不是被你所谓的伤害行为造成的。我相信你的父母的确伤害了你，是因为他们让你放纵、软弱、沉溺于沉思中。”

> “战士的精神不属于放纵与抱怨，也不属于胜利或失败。战士的精神只属于奋斗，而每一次的奋斗都是战士在世上的最后一战。于是，结果如何对他无关紧要。在世上最后一战中，战士自由明晰地发挥他的精神，他专心战斗，知道自己的意愿是完美的，于是战士不停地欢笑。”

我写完后，抬起头来。唐望正瞪着我。他摇头，露出微笑。

“你真的写下了一切？”他难以置信地问，“哲那罗说他永远无法认真待你，因为你总是在写字。他说得对，如果你一直写个不停，又有谁能认真待你呢？”

他笑了起来。我想为自己辩护。

“没有关系，”他说，“如果你能学会‘看见’，我想你一定得用属于你的荒谬方式才行。”

他站起来看看天空，已经是下午了。他说还有时间，可以去附近山中打猎。

“我们要猎什么？”我问。

“一只特别的动物，可以是头鹿或野猪，甚至一头山狮。”他停顿片刻，然后又补充说，“或是一只老鹰。”

我站起来，跟随他走到车旁。他说，这次我们只是去观察，看看我们将要猎捕什么动物。他正要上车时似乎想起一件事，微笑说这趟打猎必须延期，因为我需要先学会一件事，否则我们就不能去打猎。

我们回到他的阳台下坐下。我有许多事想问他，但他不给我时间，马上开始说话。

“现在你必须知道关于战士的最后一点了，”他说，“战士选择创造他的世界所需要的项目。上次你看到同盟后，我必须浸洗你两次。你知道你什么地方不对劲吗？”

“我不知道。”

“你失去了你的盾牌。”

“什么盾牌？你在说什么？”

“我说战士选择创造他的世界的项目。他小心刻意地选择，因为他选择的每一项都是一面盾牌，用来保护他，抵挡那些他想要使用的力量的攻击。譬如说，战士在面对同盟的攻击时能用盾牌保护自己。”

“普通人也同样被那些不可思议的力量所环绕，但都视而不见，因为普通人也有其他特别的盾牌来保护自己。”

他停下来，用疑问的眼光看着我，我不明白他的话。

“那些盾牌是什么？”我问。

“人们的所作所为。”他回答。

“人们做了什么？”

“你看看四周，人们都忙碌于他们的作为，那就是他们的盾牌。当巫士接触那些不可思议、不可抗拒的力量时，他们的缝隙便会打开，使他比平常面对死亡时更为脆弱，我告诉过你，我们透过那缝隙而死亡。因此，如果一个人的缝隙打开了，他就必须准备用意愿来填满它。这是战士的做法。如果他像你一样不是战士，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只能利用日常生活的行为来转移他的心思，不去想那可怕的接触，这样他的缝隙就可以关上。你接触同盟的那一天，你曾经对我发怒。当我使你的车子静止不动时，你也火冒三丈。当我把你丢进水池时，你感到寒冷。你身上的湿衣服使你更冰冷。愤怒与寒冷能帮助你关上缝隙，于是你得到了保护。但是现在你已经无法再像普通人一样使用那些盾牌了。你对力量知道得太多了。现在你终于到达了成为战士的边缘。你的老盾牌已不再安全了。”

“那我该怎么办？”

“行动如战士，选择你的世界的项目。你不能再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包围你了。我慎重警告你，现在是你这辈子第一次无法再躲藏在你的旧生活中了。”

“你所谓的选择世界的项目是什么意思呢？”

“战士会遭遇那些不可思议、不可抗拒的力量，是因为他在刻意寻找他们，因此，他随时准备接触那些力量。相对地，你从未有所准备，如果那些力量出现，你会被吓到，恐惧就会打开你的缝隙，你的生命便会无法抑制地流散。因此，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有所准备，想象同盟随时会出现在你面前，你一定要准备好面对它。面对同盟可不是周末的野餐或舞会。战士必须负起责任保护自己的生命。所以，如果任何一种力量试探了你，打开了你的缝隙，你就必须努力刻意地关上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必须选择一些特定的事物，这些事物能带给你极大的平静与快乐。你可以利用这些事物来将你的思想引离恐惧，关上缝隙，使你‘凝固’。”

“什么样的事物？”

“多年前我告诉过你，战士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要选择一条有心的道路，就是对这条有心的道路的坚持，使战士异于常人。当他走上这样一条路时他会知道，他会在这条路上体验到极大的平静与幸福。战士从这条有心的道路上选择他的盾牌。”

“但你说我不是个战士，所以我要如何选择一条有心的道路呢？”

“现在正是你的转折点。可以这么说，在这之前，你并不真正需要生活如战士。现在则不同了。现在你一定要用有心的道路上的事物来围绕你，你一定要拒绝其他的事物，否则在下次接触时你就会完蛋。我还可以补充说，你不用再去寻找什么接触，现在同盟可能会出现在你熟睡时，或在你与朋友谈天时，或在你写笔记时。”

“这些年来我一直遵循着你的教导来生活，”我说，“显然我做得并不好。我要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你想得太多，说得太多了。你必须停止对自己说话。”

“什么意思？”

“你对自己说得太多了。不是只有你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我们维持着内在的对话。想想看，当你一个人时，你会干什么？”

“我会在心中自言自语。”

“你会自言自语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什么都说吧。”

“我告诉你我们自言自语些什么，我们谈的是我们的世界。事实上，我们以内在对话来维持我们的世界。”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每当我们告诉自己世界仍是老样子时，我们就更新了它，以生命点燃了它；我们以内在对话支撑了它。不只如此，我们同时在内在对话中选择了我们的道路。我们一再重复同样的选择，直到死亡，因为我们一再重复同样的内在对话，直到死亡。”

“战士觉察到这个事实，他努力停止他的内在对话。这就是你要成为战士所需要知道的最后一点。”

“我要如何才能停止对自己说话呢？”

“首先你必须让你的耳朵分享一些眼睛的负担。我们从出生后便一直使用眼睛来判断世界。我们对别人与自己所谈的主要是我们所看见的。战士觉察到这个事实，于是他倾听这个世界的声音。”

我放下了笔记。唐望笑着说他并不是要我勉强去做。倾听世界的声音必须和谐地进行，而且亟须耐心。

“战士知道，当他停止对自己说话时，世界就会改变。”他说，“所以他必须准备好接受这种巨大的变动。”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世界是如此这般，只是因为我们告诉自己它是如此这般的。如果我们停止告诉自己这世界是如此这般，它就不会是如此这般。但是现在我不认为你准备接受这样剧烈的冲击了，因此，你必须慢慢地拆散这世界。”

“我实在不懂你的话！”

“你的问题是你把这世界与人类的作为搞混了。不过不是只有你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人类的作为是用来保护我们对抗那些力量的盾牌。我们如常人般的行为使我们感到舒适安全；人类的作为的确很重要，但只是以盾牌来说是如此。我们从未理解人类的作为只是盾牌，却让它们支配了我们的生命。事实上我可以说，对于人类而言，人类的作为要远比世界本身更伟大，更重要。”

“你所谓的世界是什么？”

“世界就是所有环绕在这里的，”他说，用力踏着地，“生命，死亡，人类，同盟，以及所有环绕我们的一切。世界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甚至无法理解它。我们甚至无法解开它的奥秘。所以我们必须如实地对待它；一项纯粹的神秘！”

“但是普通人不会这么做。世界对他而言永远不是神秘的。于是当

他年老时，他会相信这世界已经没什么值得留恋、值得活下去的。老人并没有糟蹋这世界，他糟蹋的只是人类的作为。但是在他愚蠢的误解中，他相信世界已经不再神秘。为了我们的盾牌，我们要付出多么悲惨的代价！”

“战士觉察到这种误解，学会正确地对待事物。人类的作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比这世界来得重要，于是战士把世界视为一连串无止境的神秘，而把人类的作为视为一连串无止境的愚行。”

15“看见”声音

我开始练习倾听“世界的声音”。遵照唐望的指示，我持续练习了两个月。刚开始时，要只听而不看是很难受的一件事，但是更难受的是停止对自己说话。两个月后，我能够做到短暂地停止自己的内在对话，同时也比较能注意倾听声音了。

1969年11月10日，我在上午九点抵达唐望的住处。

“我们应该立刻上路。”他在我一进屋后就说。

我休息了约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开车到东边山区的斜坡处。我们把车子寄放在当地他的一位朋友那里，然后我们徒步上山。唐望在一个背包中放了一些饼干与面包，分量足够一两天食用。我问他是否需要更多的食物，他摇摇头。

我们走了整个上午。天气有点热。我带了一壶水，大部分都被我喝掉了，唐望只喝了两口。喝完水后，他向我保证，可以去喝路边的溪水。我的迟疑使他发笑。不久，口渴便使我克服了恐惧。

下午我们落脚于群山间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峡谷中。东边可看见远方的高山耸立于多云的天空中。

“你可以去思索，写下我们的对话或你的经验，但不要提到这里的位置。”他说。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他从衣服里拿出一个袋子。他打开来，拿出他的烟斗。他填上药草，用火柴点燃一根小枯枝，放入烟斗中，叫我开始抽。不用木炭很难点燃烟斗。我们必须一直用火柴来燃烧枯枝，最后才点燃了烟斗。

我抽完后，他说我们到这里是为了查明我应该去猎捕什么样的动物。他仔细重复了三四遍，我的任务最重要的部分是去寻找一些洞。他强调“洞”这个字眼，说巫士能从中发现各种信息与指引。

我想问他是什么样的洞。唐望似乎猜到了我的问题，说它们无法描

述，属于“看见”的领域。他说，我应该集中注意力于倾听声音，尽我所能去寻找声音中间的洞。他说他要弹他的精灵捕捉器四次，我要利用那奇怪的声音引导我去找那个曾经欢迎我的同盟；同盟会向我提供我要的信息。唐望要我保持全然的警觉，因为他不知道同盟会以何种方式现身。

我注意倾听着。我背靠岩壁坐着，感觉到一种温和的麻木。唐望警告我不可闭上眼睛。我倾听着，开始能够辨认出鸟叫声、风吹动树叶声、虫鸣声。我能够分辨出四种鸟的叫声、风是快还是慢，同时我能听出三种不同的树叶摩擦声。虫鸣声则非常复杂，我根本无法把它们算清楚。

我沉浸于一个奇妙的声音世界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我开始滑向右侧，唐望作势要阻止我，但我自己稳住了身子，坐直。唐望把我移到一面有裂缝的岩壁旁，把小石头从我脚下清干净，然后把我的头靠在岩壁的裂缝处。

他要我注视东南方的山脉。我凝视着远山，但他纠正我不要去凝视，只需要浏览山上的植物。他一再重复说，我要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听觉上。

声音又变得强烈起来。并不是因为我想倾听，而是声音本身强迫性地抓住了我的注意力。风吹动树叶，风从高处落入了我们所在的峡谷。当风落下时，它先拨动了高树的叶子，产生一种丰富而清脆的奇特声音。然后风吹动了灌木丛；它们的声音像一群小动物，几乎具有旋律，非常专横而吸引人，仿佛能够淹没其他一切声音，我并不十分喜欢。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想起自己正像灌木丛的声音，唠叨又专横。那声音与我如此相似，我开始讨厌它。然后我听见风在地上流动。那不是摩擦声，而更像一种哨音，几乎像单调的嘟嘟声或嗡嗡声。听着风制造的声音，我发觉这三种声音是同时发出的。我正感到奇怪我是如何单独隔离出它们时，我觉察到了鸟叫与虫鸣声，仿佛之前只有风声，然后其他声音突然大量涌进了我的知觉之中。逻辑上而言，所有这些声音在我单独听见风声时应该都同时存在。

我无法算清楚所有的虫鸣鸟叫，但我相信我是单独听见它们产生的。它们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最奇异的秩序。我只能称之为“秩序”，是因为那是一种具有结构的声音，也就是说，每一种声音的发生都有先后次序。

然后我听见一声奇特的哭号，使我浑身颤抖。其他所有声音都突然暂停。那声哭号的回音在死寂的峡谷中震荡远去，然后其他声音才又开始。我立刻抓住了其中的秩序。注意倾听了一会儿，我想我明白了唐望所谓的声音中的洞。那些声音的结构中存在着空隙！例如，鸟的叫声有规律，在声音之间有停顿存在，其他声音也是如此。树叶的摩擦声则像胶水，把所有声音都黏合为一致的嗡嗡声。事实上，每种声音的规律性在整个声音结构中自成单元，于是每个单元声音之间的空隙或停顿就是结构中的洞。

我再次听见唐望精灵捕捉器的哭号声。这次它没有震惊我。但是其他声音又停顿了一刹那。

我把这样的停顿当成一个洞，而且是非常大的洞。这时候我的注意力由倾听转向注视，我看到绵延的低矮山脉。从我坐着的地方看来，这些青绿山脉的侧影中似乎有个空隙。那是两座山之间的空隙。我能透过它看到远处深暗的山脉。有一会儿我不确定它是什么，仿佛我所看见的这个空隙是声音中的“洞”。然后声音再度开始，而那个视觉上的洞仍然存在。不一会儿，我更能敏锐地觉察出声音中的结构秩序与停顿的安排。我的头脑能够隔离出极多的单独的声音。我可以抓住每一个声音，因此，每个声音之间的停顿都是个明显的洞。在某个时候，那些洞开始在我脑中成形，结合成某种具象的网状结构。我并没有看见它或听见它，我是用身体中某个未知部位感觉到了这个网状结构。

唐望再次弹起他的绳索，其他声音也再次停顿，在那声音结构中造成一个大洞。但是这一次，这个大洞与我所注视的山脉上的洞合而为一：它们重叠在一起。我能够保持住对这两个洞的知觉，看见与听见它们彼此吻合。然后其他声音再次开始。那个网状结构变成一种极惊人、几乎可视化的知觉。我开始看见声音变成结构，然后所有声音结构都与周围景物重叠起来，就像我所知觉的那两个大洞的重叠。我并不是像平常那样看见或听见，而是某种完全不同却兼具两者特色的知觉。不知为何，我的注意力集中到山脉的空隙。我感觉我听见了它，同时看见了它。它具有某种吸引力，引导着我的知觉，所有与周围景物相吻合的声音结构都联系在那个洞上。

我再次听见唐望精灵捕捉器的怪异哭号；其他所有声音都停止了；那两个大洞似乎亮了起来，下一刻我所注视的是那片犁过的田野，同盟站在那里，就像以前一样。整个景象十分明亮，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它，仿佛他就在五十码之外。我看不见它的脸；它的帽子遮住了。然后它开

始朝我走过来，头稍微抬起，我几乎可以看见它的脸，这使我感到害怕。我知道我必须立刻阻止它。我感觉体内产生一股奇怪的冲动，一种力量涌了出来。我想要转开头，改变这景象，但我无法做到。在这紧要关头时，我心中突然灵光一现，我明白唐望所谓的“有心的道路”上的盾牌是什么了。在我生命中有一些事情是我非常想做的，非常使人着迷与忙碌，能带给我极大的平静与快乐，于是我知道同盟无法打倒我。我在尚未看见同盟整个脸孔之前，就毫无困难地转过头去。

我开始听见其他声音，它们突然都变得十分响亮，仿佛它们都在生我的气。它们失去了结构，变成一大团尖锐痛苦的尖叫。我的耳朵在压力下开始作响。我觉得我的头快要爆炸了。我站起来，用手捂住耳朵。

唐望扶我走到一条小溪边，帮我脱掉衣服，把我放入水中滚动。他让我躺在几乎干涸的溪床上，然后用他的帽子舀水泼我。

我耳朵的压力很快就消失了，只花了几分钟的浸洗。唐望肯定地点点头，称赞我说我几乎没有花时间就使自己“凝固”了。

我穿上衣服，他带我回到原先的位置上。我感觉非常兴奋、有活力，头脑十分清醒。

他想要知道我看到的一切细节。他说巫士会用声音中的“洞”来发现特定的事情。巫士的同盟会透过声音的洞来透露复杂的信息。他拒绝再解释“洞”，并打断我的问题，说由于我没有同盟，如此的知识只会对我有害无益。

“一切事物对巫士都是有意义的，”他说，“声音中有洞，你周围所有事物也是如此。通常一个人缺乏足够的速度来抓住这些洞，因此，他只能毫无保留地度过他的生命。小虫、小鸟、树木，它们都能告诉我们不可思议的事，只要我们够速度抓住它们的信息。小烟能提供我们那种速度，但是我们一定要与世上所有生物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对采下的植物说话，抱歉伤害了它们的原因。我们也要同样对待将被我们猎捕的动物。我们只应该取我们真正需要的，否则我们杀害的植物、动物与昆虫都会与我们作对，使我们生病，遭遇不测。战士觉察到这个事实，他努力慰藉它们，于是当他穿透那些洞时，树、鸟和虫会给他真实的信息。”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见了同盟。那就是你的

猎物！我说我们将去打猎。我以为我们要去猎一只动物。我以为你会‘看见’我们要猎的动物。我自己当初‘看见’了一头野猪，所以我的精灵捕捉器是一头野猪。”

“你是说你的精灵捕捉器是由一头野猪制成的？”

“不！巫士的生命中没有一样东西是其他的事物制成的。所有一切都是本来面貌。如果你了解野猪，你就会明白我的精灵捕捉器就是一头野猪。”

“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打猎呢？”

“同盟曾经从他的袋子里拿出一个精灵捕捉器给你看。你必须自己拥有一个，才能召唤他。”

“精灵捕捉器是什么呢？”

“它是一根纤维。我用它来召唤同盟，或召唤水洞中、河流里与高山上的精灵。我的是一头野猪，嚎叫起来像头野猪。我曾经在你面前使用过两次，来召唤水洞里的精灵帮助你。精灵的出现就像今天同盟的出现一样，不过你无法看见它，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速度。但是那一天我带你去峡谷，把你放在一块大石头上时，你知道精灵几乎压到你身上，虽然你没有看见它。那些精灵是好帮手，但是难以掌握，而且有点危险。需要有完美的意愿，才能控制住它们。”

“它们像什么样子？”

“因人而异。同盟也是如此。对你而言，同盟显然像你过去认识的一个人，或将来你会认识的，那是你的本性使然。你倾向于神秘与秘密。我不像你，所以同盟对我而言是非常清楚的事物。”

“水洞的精灵因特定的地点而异。我召唤来帮助你的那一个是我自己所熟悉的。它帮助过我许多次。它的居处是在那座峡谷里。我上次召唤它来帮助你时，你并不很强壮。精灵毫不客气地降临，让你吃了苦头。那并不是它的意图，它没有任何意图，但你虚弱地躺在那里，比我料想的还要虚弱。后来在那灌溉水池中你浑身发光时，精灵几乎把你引诱至死；精灵吓了你一跳，你差点就屈服了。一旦精灵能够如此，它就会一直回来找它的猎物。我确信它会回来找你。不幸的是，你需要泡

水，才能在抽过小烟后恢复凝固；这对你极为不利。如果你不泡水，你可能会死，但如果你泡了水，精灵就会把你带走。”

“我能不能在别的地方泡水？”

“这毫无差别。我屋子附近的水洞精灵能够跟随你到任何地方，除非你有一个精灵捕捉器。这就是为什么同盟要拿一个给你看。它告诉你你需要一个。它绕在手上，指出了溪谷的方向，朝你走来。今天它又要给你看一个精灵捕捉器，就像第一次那样。你很聪明地阻止了它；同盟的做法太急切，你的力量仍然不够，直接地接触它，对你会有很大的伤害。”

“现在我要如何得到一个精灵捕捉器呢？”

“显然同盟准备亲自给你一个。”

“怎么给我呢？”

“我不知道。你必须去它那里。它已经告诉了你要去何处才能找到一个精灵捕捉器。”

“什么地方？”

“那里，在你看见洞的山里。”

“我要去寻找同盟本人吗？”

“不。但是他欢迎你去。小烟已经为你打开了通往它之所在的路。不久你就会与它面对面，但这只有在你非常熟悉它之后才会发生。”

16　荒山之夜

我们在1969年12月15日下午回到了上次去过的小峡谷。当我们穿过灌木丛时，唐望不停地强调，在这次任务中方向感是非常重要的。

“你必须在抵达山头时立刻判断出正确的方向。”唐望说，“到达山顶后马上就要面对这个方向，”他指着东南方，“这是你的好方向，你应该时常面对它，尤其是当你遭遇麻烦时，记住我的话。”

我们停在我看见洞的山脉前。他指着一个地方要我坐下，他坐在我身旁，非常平静地给予我详细的指示。他说，当我抵达山顶后，我要马上向前伸直右手，手心朝下，手指伸直，但是大拇指扣在手心里。接着我要转头朝北，右手横置于胸前，指着北方；然后我要开始跳舞，把左脚放在右脚后，用左脚尖敲打地面。他说，当我感觉到一股暖意从左脚涌上时，我要开始慢慢把右手从北方移到南方，然后再回到北方。

“当你的手移动时，手心感觉温暖的地点就是你必须坐下的位置，同时也是你必须去注视的方向。”他说，“如果那方向朝东，或者朝这个方向，”他指指东南方，“那么结果将会很棒。如果你手感觉温暖的方向朝北，你就会吃些苦头，但仍可否极泰来。如果是朝南，你将有场艰苦的战斗。”

“刚开始时，你需要来回移动你的手臂至少四次才会有感应，但等你熟悉了这个动作后，你只需要移动一次，便可知道手心是否发热。”

“一旦找到手心发热的地点后，你就坐在那里，那就是你的起始点。如果你是面对南方或者北方，你必须自己决定自己是否够强壮留下来。如果你对自己怀疑，就起身离去。如果没有信心，你就不要留下来。如果你决定留下来，在距离你的起始点约五英尺外，清理一块可以生火的空地。火堆必须与你所注视的方向呈一直线。你生火的地点就是你的第二点。把起始点与第二点之间的所有树枝都收集起来，作为生火的燃料。坐在你的起始点上，注视火焰，这时精灵便会现身，你会看见他。”

“要是你的手心在移动了四次后毫无温暖的感觉，那就把你的手慢慢从北方移到南方，然后转身移到西方。如果你的手心在朝西方的任何

位置发热，你就放弃一切，赶快跑开，一口气从山上跑到平地来，不管你听到什么，或感觉身后有什么，都不要回头。一旦你跑到平地后，不管你有多么害怕，都不要再跑，立刻蹲下来，脱掉你的夹克，绕住你的肚脐，然后像球一样缩成一团，用膝盖顶住肚子。同时你必须用手遮住眼睛，手臂紧靠大腿。你必须维持这种姿势直到天亮。如果你能遵循这些简单的做法，便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万一你无法及时抵达平地，就地蹲下来，你会有段恐怖的时刻，你会被骚扰，但如果你保持平静，不乱动或偷看，你就会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如果你的手在西方完全没有发热，你就再面对东方，然后朝东方跑去，直到你喘不过气来，停下来后再重复所有动作。你必须一直朝东方跑去，重复这些动作，直到你的手心发热。”

给了我这一堆指示后，他要我加以复述，直到我完全记住，然后我们沉默地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两次我试图重新开始交谈，但每次他都以强悍的手势叫我安静。

天暗下来时唐望才站起来，一言不发，开始爬山。我跟着他。在山顶我进行了他所指示的所有步骤。唐望站在不远处监视我的行动。我非常仔细，刻意动作缓慢。我试着感觉温度的改变，但是感觉不到任何温暖。天快黑了，我仍能朝东奔跑，而不至于被绊倒。我跑到喘不过气时就停下来，离我的出发点并不远。我感觉很疲倦、紧张。我的手臂与小腿都很疼痛。

我在停下来的地点重复了所有的动作，仍然没有反应。我在黑暗中又跑了两次，然后，当我第三次摆动手臂时，我的手心在朝东方的某一处开始发热。那是一种显著的温度变化。我吓了一跳。我坐下来等唐望过来。我告诉他，我已经觉察到手心温度的改变。他叫我继续进行下去。我收集了所能找到的干枝，生起一堆火。唐望在我左边几英尺外坐下来。

火焰制造出奇怪的跳跃阴影，有时候还会发出奇异的色彩，变成蓝色或极亮的白色。我把这种不寻常的色彩变化解释为那些枯枝具有某种化学成分所致。火焰另一个不寻常的地方是火花。

我放进新树枝时会产生奇大的火花。我把那些火花想象成网球在半

空中爆开。

我凝视着火焰。我相信唐望会要我这么做。我开始头晕。他把他的水葫芦交给我，示意我喝水。清凉的水使我放松下来。我感到非常清爽舒适。

唐望靠在我耳边，低声告诉我，我不需要凝视火焰，而应该只注视火焰的方向。我如此注视了约一个小时，开始感到寒冷潮湿。在某个时刻我正准备弯身拾取一根干枝时，一个像蛾的东西，或者是我视网膜上的一个黑点，在火焰前从右边飞到左边。我立刻朝后一缩。我望着唐望，他用下巴示意我继续注意火焰的方向。不一会儿，同样的黑影从相反的方向飞了过去。

唐望立刻站起来，开始把土推到火上，直到火完全熄灭。他的灭火动作极为迅速，我正准备帮他时，他已经做完了。他踏着灰烬上的土，然后几乎是用拖的把我带下山，离开了峡谷。

他走得极快，没有回头看，也不准我说话。

几个小时后，当我们抵达我停车的地方时，我问他我看见的东西是什么。他强硬地摇摇头。我们在完全沉默中开车回到了他的住处。

我们抵达时已是清晨。他径直走入屋内。我想要说话时，他再次嘘我，让我安静。

唐望坐在屋子后面。他似乎在等我醒来。因为当我一走到屋外，他就开始说话。他说我在前一天晚上所看见的黑影是一个精灵，一个属于那地区的力量。他说那个精灵没有什么用处。

“它只是存在于那个地方，”他说，“它没有力量的秘密，所以留在那里是没有用的。你只会看见一个黑影整晚飞来飞去。但是那里还有其他的精灵可以给予你力量的秘密，只要你够幸运地找到它们。”

我们这时吃了些早餐，没有再说话。吃完后，我们坐在他的屋子前。

“有三种精灵，”他突然说，“一种是无法给予任何东西的，因为它什么都没有；一种只能给予恐惧；还有一种能给予力量的秘密。昨晚你

看见的是沉默的那一种，没有东西可给，它只是一个黑影。但是在大部分时候，另一种精灵会伴随着这种沉默的精灵，那种只能带来恐惧的讨厌精灵总是在沉默精灵的地区逗留。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赶快离开那里。那种讨厌的精灵会一直跟随人到家中，使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我知道有人因为它们而搬家。”

“总是有些人相信他们能从那种精灵身上得到许多东西，但是有个精灵在家里并不代表什么。人们也许会试着利用它，或在家中四处跟着它，认为它会对他们透露秘密。但是人们只能得到恐怖的经验。我知道有人曾经轮流观察一个跟到家中的讨厌精灵。他们观察了好几个月，最后必须靠别人进来把他们拖出屋外；他们都变得非常虚弱，精力衰竭。所以要对付那种讨厌精灵的唯一方法就是忘了它们，不去招惹它们。”

我问他怎么样才能利用一个精灵。他说，有人会先费一番功夫弄清楚精灵可能出没的地方，然后把一件武器放在那里，希望精灵会去触摸那武器，因为精灵出了名地喜爱战争的器具。唐望说，凡是精灵碰触过的物体，都会成为力量之物。但是那种讨厌精灵则是出了名地不会碰触任何东西，而只会制造声音的幻觉。

这时我问唐望那些精灵如何造成恐惧。他说，它们吓唬人最普通的方式是以一个形状像人的黑影在屋中乱逛，发出恐怖的噼啪声或人声，或者从黑暗的角落里突然冲出来。

唐望说第三种精灵是真正的同盟、秘密的给予者。这种特殊的精灵存在于孤寂荒凉的地区，几乎无法到达。他说，希望找到这种精灵的人必须独自深入荒野，在遥远而孤寂的地方进行所有必要的步骤。他必须坐在火前，如果看到黑影，就马上离开。但是如果发生其他状况，像是一阵强风吹熄了他的火，而他经过四次尝试仍然无法点燃火焰，他就可以留下来；或者附近一棵树的枝干突然断掉。但是他必须确定树枝断掉了，不只是听到了声音而已。

他还要注意的是滚动的石头，或被丢向火焰中的小石子，或任何持续性的噪声，然后他必须朝这些现象所发生的方向走去，直到精灵现身。

第三种精灵有许多方法可以考验一个战士。它可能会突然跳到他面前，外表十分恐怖；或者它会从背后抓住一个人不放，使他几个小时无法动弹；或者它可能推倒一棵树压到他身上。

唐望说那些精灵是非常危险的力量，虽然他们无法直接杀人，但他们能把人吓死，或让物体砸到人身上，或使人失去平衡，摔下悬崖。

他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在不适当的情况下找到了那些精灵，我绝对不要试图去对抗它，因为它会杀了我，夺走我的灵魂。所以我应该蹲下来忍耐，直到天亮。

“当一个人面对同盟时，他必须鼓起所有勇气，在同盟尚未抓住他之前先抓住同盟，或在同盟追他之前先追同盟。这种追赶必须是毫不留情的，然后便是一场对抗。他一定要把同盟扭到地上，压住不放，直到同盟给予他力量。”

我问他那些精灵是否是实质的，别人是否可以碰触它们。说“精灵”这个字眼使我觉得很虚幻。

“那就别称呼它们为精灵，”他说，“称呼它们为同盟，称呼它们为无法解释的力量。”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躺在地上，用手枕着头。我坚持要知道那些东西是否是实质的。

“它们当然是实质的，”他想了很久才说，“当一个人对抗它们时，它们是固体，但是这种感觉只会维持一下子。那些精灵依赖人的恐惧，因此，如果对抗它们的人是个战士，精灵就会失去压力，战士会变得更强壮，他可以吸收精灵的压力。”

“那是什么样的压力？”我问。

“力量。当一个人碰到它们时，它们会猛烈颤动，仿佛要把人撕开。但那只是一场表演。如果那人抓住它们不放，压力便会消失。”

“它们失去压力后会变成什么？像空气一样吗？”

“不，它们只是变得软弱无力。它们仍然有实质，只是不会像你所碰触过的任何东西。”

当天晚上，我对他说也许我在前一晚所看到的只是一只飞蛾。他笑了起来，耐心解释说蛾只会在灯泡前来回飞舞，因为灯泡不会烧掉它们的翅膀。而火焰会在飞蛾一靠近就烧死它们。

他同时指出那道黑影遮住了整个火焰。当他提起这一点时，我才记得那真是很大的一块黑影，的确刹那间遮住了火焰。只是它发生得如此快速，我没有特别在记忆中加以强调。

然后他指出火花也很巨大，飞向我的左边。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我说风也许在朝那个方向吹。

唐望说当时根本没有风。他是对的。经过回忆，我记得当时是无风的。

另外一件被我忽略的事是火焰中有绿色的光芒，这是在黑影掠过之后，唐望要我继续注视火焰时我所注意到的。唐望帮助我记起这件事。他也不同意我称之为“一道黑影”。他说它是圆的，更像是一个泡泡。

两天之后，在1969年12月17日，唐望以很随意的口吻说我已知道一切细节与必要的技巧，可以自己去山中取得一样力量之物，也就是一个精灵捕捉器。他鼓励我单独去进行，说他的陪伴只会阻碍我。

我正准备启程时，他似乎又改变了主意。

“你还不够强壮，”他说，“我陪你走到山脚。”

我们抵达了我看见同盟的那座小峡谷。他观察远方的山脉，也就是我曾经看见“洞”的山区，说我们必须朝南更深入山中。同盟的所在地是我们透过洞所能看到的最远处。

我望着那些山脉，只能看见远处一团青绿。他带我朝东南方前进，经过数小时的步行，我们抵达了一个地方。他说，算是够深入同盟的所在地了。

我们歇脚时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我们坐在石头上。我又累又饿，一整天我只吃了些玉米与水。唐望突然站起来，望着天空，以命令的语气叫我朝我的最佳方向出发，同时要记住我们现在的位置，完成任务后能找到路回来。他向我保证他会在这里等我，就算是等到海枯石烂。

我担心地问他是否觉得去取精灵捕捉器这项任务会花很长时间。

“谁知道呢？”他说，露出神秘的笑容。

我朝东南方走去，不时回头看唐望。他正缓慢地朝相反方向走去。我爬上一座小山看唐望。

他距离我至少有两百码。他没有回头看我。我跑下山，来到山之间的低凹处，突然发现自己是孤独一人。我坐下来休息，开始奇怪我在干什么。我觉得这真是件蠢事——寻找什么精灵捕捉器。我跑回到那个小山丘上，但看不见唐望。我朝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方向跑过去。我想要放弃这整件事，打道回府。我觉得又笨又累。

“唐望！”我叫个不停。

他已完全不见踪影。我又爬上另一个山丘，但是也看不见他。我跑了好一段路寻找他，但是他已经消失了。我追踪自己的脚印，回到了原先离开他的地点。我很奇怪地相信他会坐在那里嘲笑我的软弱。

“我到底给自己惹了什么麻烦？”我大声说。

这时我知道我已经无法半途而废了。我不知道要如何回到我停车的地方。唐望带我来时绕了许多路，只知道东西南北是不够的。我怕会迷失在山中。我坐下来。我这辈子首次奇怪地感觉我无法再回到起点了。唐望曾说我一直坚持认为凡事都有一个开始的起点，然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开始。现在身困群山中，我想我解他的意思了。所谓的起点其实一直就是我自己；唐望仿佛从未存在过；当我寻找他时，他便显现了他的本质——一个消失于群山中的幻影。

我听见了树叶的窸窣声，闻到了一种奇怪的气味。我感觉风在我耳中造成了压力，产生了一种温和的嗡嗡声。太阳碰到西方天际橘红色的带状云朵，隐没在后面，然后又出现，像飘浮在雾中的一颗红球。它似乎挣扎着要回到蓝天中，但是橘红色的沉重云朵与山脉的阴暗剪影终于吞没了它。

我躺下来，四周的世界是如此宁静祥和，但又如此陌生，我深受感动。我不想哭泣，但眼泪无法抑制地流了下来。

我这样躺了几个小时，几乎无法爬起来。地上的石头很硬，我躺的地方几乎寸草不生，与四周的浓密树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我躺的地

方，我可以看到东边山脉上高耸的树木。

最后天终于黑了。我感觉好多了。事实上我几乎感到快乐。对我而言，黑夜要比严肃的白昼更具有滋养与保护作用。

我站起来，爬上一个小山头，开始做唐望教我的动作。我朝东方跑了七次，然后我感觉到手心温度有了改变。我生了一堆火，开始仔细观察所有细节，如唐望所指示的。几个小时后，我开始感觉非常疲倦、寒冷。我捡了一大堆枯树枝，不停地喂火。我的疲倦是如此强烈，我开始打起盹来。我有两次睡着，头歪向一边时才惊醒。我实在过于疲倦，无法继续注视火焰。我喝了一些水，同时泼水到脸上以保持清醒。我只成功地驱逐睡意一会儿。我变得沮丧易怒，觉得我在那里实在是愚蠢。我心灰意冷，又饿又困，而且莫名其妙地痛恨自己。最后我终于放弃抵抗瞌睡虫。我在火里加了一大堆枯枝，然后倒下来睡觉。寻找同盟及精灵捕捉器成为一件最荒谬与奇怪的任务。我觉得甚至无法思考或在心中自语。我进入了梦乡。

突然，我被一记响亮的声音惊醒。不管那声音是什么，它似乎就发生在我的左耳上，因为我是朝右侧卧着。我清醒地坐了起来，左耳被那声音震得嗡嗡作响。

我一定是只睡了片刻，从那堆仍然在燃烧的火焰就可以看出来。我没有再听见其他声音，但我保持警觉，继续往火中添加枯枝。

我突然想到也许惊醒我的是一记枪声，也许有人在附近监视我，对我射击。这个想法变得十分真实，我开始产生如山崩般的恐惧推理。我确信这片土地是属于私人的，也许有人会把我当成小偷而杀了我，或者他们会想抢劫我而杀了我，不知道我身上一无所有。我对自身安全产生了极度的关切。我的肩膀与脖子变得僵硬。我上下摇动我的头，我的颈骨发出阵阵响声。我继续注视火焰，但是没有看见任何不寻常的事物，也没听见任何噪声。

一段时间后我放松了许多。我想到这一切也许是唐望在幕后搞鬼。我马上相信实情就是如此。这个想法使我发笑。我又产生了山崩般的推理，这次是快乐的推理。我想唐望一定怀疑我会改变主意，不想留在山中，或者他看见我在寻找他，于是躲进洞穴或树丛里，然后跟踪我，发现我睡着了，就在我耳边折断树枝惊醒我。我又往火中加了些枯枝，开始假装不经意地环顾四周，看看我是否能发现他，尽管我知道如果他要

躲起来，我是不可能找到他的。

一切都很平静，蟋蟀鸣叫着，风吹动周围山坡的树林，枯枝燃烧时发出温和的爆裂声。火花四处飞扬，但那只是普通的火花。

突然，我听到一根树枝折断的响亮声音，发自我的左边。我屏息专心倾听。不一会儿，我听见右边另一根树枝折断的声音。

然后我听见远处传来连续的树枝折断声，仿佛有人正踏着树枝行进，那声音听起来丰富而充满质感，似乎正逐渐朝我接近。我的反应十分迟缓，不知道该去倾听还是站起来。我正在考虑该怎么做时，突然四周全都是树枝折断的声音。我差点来不及跳起来踏熄火堆。

我开始在黑暗中跑下山。穿越树丛时，我所想的是这里没有平地。我不时弯腰保护脸部不被树枝划破。我跑到山腰时，感觉有东西在我后面，几乎快碰到我。那不是什么树枝，而是某种我直觉要追上我的东西。这种认知让我冻结在原地。我脱下夹克，捆在肚子上，蹲下来，用手遮住眼睛，如唐望所指示的。

我保持这种姿势一会儿，然后发觉四周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声音。我变得极为警觉。我的腹部肌肉紧张地抽搐着。然后我听到另一声断裂声，似乎在远处，但异常清晰。然后又一声，离我近一些。一段寂静之后，某种东西在我头上爆裂开来。这个突然的声音使我跳了起来，差点倒在地上。毫无疑问，那是一根树枝被折断的声音。那声音是如此接近，我可以听见树叶被折断时的摩擦声。

接下来是一阵如雷雨般的折断爆裂声，我四周全是树枝被猛然折断的声音。这时候很不协调的是我对这整件事的反应：我没有被吓坏，反而笑了起来。我真心相信我知道这一切的原因，唐望又在耍我了。一系列逻辑推论加强了我的信心。我很高兴。我确信我能逮到唐望这只老狐狸。他在我四周折断树枝，知道我不敢偷看，他可以随心所欲。我认为他只有一个人，因为我与他在一起好几天，他没有时间或机会找其他同伙。如果是他一个人，那么他只能制造出有限的声音，而且声音必须有先后顺序，也就是说，一次一个声音，或最多一次两三个声音，同时声音的种类也限于一个人所能制造的。我继续蹲着不动，满心确信这整件事是一场游戏，唯一能占上风的方法就是在情绪上保持疏离。我几乎是在享受这一切。我发现自己在偷笑，预测着对手的下一步行动。我想象着，如果我是唐望，接下来我会怎么做。

一阵含混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想象。我注意听着。那声音再次发生出，我无法辨认是什么，听起来像动物饮水的声音。它在很近的距离再度发生。那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声音，使我想起一个大嘴巴的女孩嚼口香糖的声音。我正奇怪唐望怎么会弄出这种声音时，它又再度响起，来自右边；先是一声，然后我听见一连串的含混的声响，仿佛有人在泥泞中行走。那是一种使人激动、充满肉感的双脚插入深泥中的声音。它停顿了片刻，然后又发生在我左边，非常近，也许只有十英尺远。现在听起来像个笨重的人穿雨鞋在泥中行走。我对这种声音的丰富质地感到赞叹。我想不出任何简单的工具能够制造这种声音。我又听见另外一连串泥泞声发自我身后，然后四周都是这种声音，仿佛有人在我周围踏着泥水绕着我打转。

于是我产生一个合理的疑问：如果唐望在做这一切，他必须要以惊人的速度绕着圈子跑才行。声音的速度使这个推测变得不可能。我认为唐望必定还是有个同谋。我想猜他的同谋是谁，但那声音强烈得使我无法专心。我无法清楚地思考。但是我并不害怕。我也许只是被这声音的怪异给弄糊涂了。这阵踩泥声开始震动起来，事实上它似乎是对我的腹部发出震动。或者是我的下半身接收了声音的震动。

我立刻失去了客观与疏离。这个声音竟然在攻击我的腹部！我想到，万一不是唐望怎么办？我惊慌起来，紧缩腹部肌肉，用大腿顶着我的夹克。

声音的数目与速度都增加了，仿佛它们知道我失去了自信。它们的强烈震动使我想要呕吐。

我忍住恶心的感觉，开始深呼吸，并唱起我的培药特之歌。但我还是吐了。泥泞声立刻停止；蟋蟀声、风声与远方土狼嚎叫声开始浮现。这阵突然的停顿让我能喘口气，重新掌握情况。不久前我还充满信心与冷静，显然我错误判断了整个情况。即使唐望有同谋，要他们制造出能影响我腹部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这种强烈的声音要超过他们能力范围的音响器材才能做出。显然我所经历的现象不是一场游戏，而“唐望搞鬼”这个理论只是我草率的推理。

我肌肉抽筋，极想躺下来伸直双腿。我决定朝右边移动一些，把脸从我吐的地方移开。当我开始移动的一刹那，我的左耳边传来一声轻柔的嘎吱声。我冻结在原地。同样的声音也发生在我的另一边。只有一声。我觉得像是一扇门的摩擦声。我等待着，但是没有再听到任何声

音，于是我决定再移动一点。我只是把头向右侧稍微移动了一英寸，就被吓得跳了起来。一阵摩擦声如浪潮般将我淹没。它们有时候像门的嘎吱声，有时候像老鼠或天竺鼠的吱吱声。它们并不响亮，而是轻柔、阴沉，使我产生难受的恶心感。然后它们慢慢减少，直到最后我只听见一两声。

然后我听见像是一只大鸟在树上拍动翅膀的声音。它似乎在我头上打转。轻柔的摩擦声又再度增加，翅膀拍打声也同样增加，我头上仿佛有一大群大鸟在拍打着它们柔软的翅膀。两种声音融合在一起，造成一种包围人的声波。我感觉自己漂浮在浩瀚的声音海洋中。我全身都能感觉到平滑柔和的摩擦声与振翅声。鸟群的振翅声仿佛从上面拉我，而老鼠的吱吱声仿佛从身体下面推我。

我心里毫无疑问地确信，由于我的愚蠢错误，我已经给自己招来可怕的麻烦。我咬紧牙关，深呼吸，唱我的培药特之歌。

那些声音持续了很久，我一直尽力对抗它们。每当它们消退时，就有一段突然而来的“寂静”，如我所熟悉的寂静，也就是说，我只能听到自然的风声与虫鸣。但是这段寂静的时间要比噪声的时间还有害，我会开始思索我的处境，于是陷入恐慌。

我知道自己失败了。我没有知识或体力来对抗那骚扰我的东西。我完全无助地蹲在我自己的呕吐物上。我想我的生命已近终点，于是开始哭泣。我想要去思索我的生命，但不知从何开始。我的一生中实在没有什么事值得在这最后一刻加以强调，所以我没什么好想的。这是个特殊的醒悟。我的反应与我上次经验到类似恐惧时有所不同。这次我比较空虚，比较没有个人的感情羁绊。

我自问一个战士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于是得到几个结论：在我的肚脐部位有某种东西是极重要的；那些声音极不寻常，而且是冲着我的腹部而来；关于唐望搞鬼的想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腹部的肌肉十分僵硬，但我已不再抽筋。我继续唱歌与深呼吸，一股舒适的暖意充满了我的身体。我十分明白，如果我想要活下去，我就必须遵守唐望的教诲。我在心中复诵他的指示。我记得太阳落下的位置与我蹲下的位置之间的关系。我确定了方位之后，就开始改变我的位置，使我的头能朝向我的好方向，也就是东南方。我先慢慢把我的脚转向左边，一英寸一英寸的，直到我的小腿扭不过来。然后我开始使身体

与脚对触。但是当我开始偷偷转动身体时，我便感觉到一记奇异的拍打；我感觉有东西碰触了我颈后露出的皮肤，它发生得如此突然，我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再度冻结在原地。我缩紧腹部，开始深呼吸，唱我的培药特之歌。一秒钟之后，我又感觉到颈后受到同样的一记轻拍。我缩成一团。我的颈后没有遮掩，无法保护自己。然后我又被拍了。那是一种非常柔软，如丝绸般的东西在碰我的颈背，像只大兔子毛茸茸的脚。它又碰了我，然后它开始来回划过我的颈背，直到我哭了起来。仿佛有一群安静而无重量的袋鼠在我脖子上跳着。我能够听到它们轻柔的爪子刮我的声音。这种感觉不会使人痛苦，但会使人发疯。我知道，如果我不使自己分心去做别的事，我会站起来疯狂跑掉，所以我慢慢又开始转动身体面对新方向。我移动的企图似乎增加了拍打的次数。最后它变得如此剧烈，我干脆一次把身体直接转到新的方向。我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我只是必须采取行动，否则我真的会彻底失去理智。

当我改变方向后，拍打便停止了。经过一段长而难受的停顿后，我听见远处传来树枝折断声。那声音不再靠近，仿佛它们撤退回到另一个地点。渐渐有一阵强烈的树叶摇动声出现，似乎有一阵强风在吹整座山。我四周的所有树丛似乎都在摇晃，但是没有一点风。树叶声与折断声混合在一起，使我觉得仿佛整座山都在燃烧。我的身体像块石头一样硬，汗如雨下，开始觉得越来越热。有一会儿我确信山在燃烧。我没有站起来逃跑，因为我全身麻痹，无法动弹；事实上，我甚至无法睁开眼睛。这时候我唯一想的就是站起来逃避火灾。我的肚子严重地抽筋，使我无法吸气。我开始努力专心呼吸，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我能够深呼吸了，同时也发现树叶声已经停止，只剩下偶尔出现的树枝折断声，然后这声音渐渐远去，终于完全不再发出。

我能够睁开眼睛了。我从眼缝中窥视脚前的地面。天已经亮了。我保持不动一会儿，然后开始伸展我的身体。我倒在地上。太阳从东方山脉后升起。

我花了几个小时才伸直双腿，然后慢慢走下山。我朝着唐望离开我的地方前进，也许只在一英里之外，但是到了下午，我仍然在树林中，离那地方还有半英里远。

我无法再前进了，连脚都抬不起来了。我想到了山狮，于是试着爬上一棵树，但是我的手无法支持我的重量。我靠在一块石头上，决定在那里等死。我相信我会成为野兽的食物。我甚至没有力气丢石头。我并不饿或渴。稍早时我曾经找到一条小溪，喝了很多水，但是那并没有使

我恢复力气。我完全无助地坐在那里，沮丧大于恐惧。我累得不在乎自己的命运，于是倒头便睡着了。

我被什么东西摇醒了。唐望正倾身看着我。他扶我站起来，给我水与一些粥。他笑着说我看起来很悲惨。我想要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催我站起来，说我没找对地方，我与他会合的地点应该在一百码外。他半背半扶着我下山，说他要带我到一条大溪里清洗。在路上，他从袋子里拿出一些树叶塞入我耳朵里，然后他在我双眼上各放了一片树叶，再用一条布蒙住我的眼睛。他要我脱下衣服，同时用手遮住眼睛与耳朵，不要听见或看见任何东西。

唐望用树叶揉擦我的全身，然后把我浸入一条溪里。我感觉这是一条很深的大河。我的脚碰不到底。唐望拉着我的右手腋下。起先我并不感觉河水冰冷，但是渐渐我开始感觉到寒气，然后河水的冰冷使我无法忍受。唐望把我拉出来，用一些气味奇特的树叶擦干我。我穿上衣服。他又带我离开。我们走了一段距离后，他才把叶子从我耳朵里与眼睛上拿开。他问我是否感觉可以走回我停车的地点。奇怪的是我觉得我非常强壮。我甚至跑上一道陡坡来证明。

走回停车处的路上，我一直紧跟着唐望。我失足了好几次，使他大笑。我注意到他的笑声特别使人振奋。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笑声上，他笑得越多，我就感觉越好。

第二天我向唐望叙述整件事，从他离开我开始。他从头笑到尾，尤其是当我告诉他我觉得这件事是他的另一个诡计。

“你总是以为受到了欺骗，”他说，“你太相信自己了。你好像知道一切答案。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小朋友，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唐望首次用“我的小朋友”来称呼我，我怔了一下。他发觉我的惊讶，露出了微笑。他的声音充满了温暖，让我感到悲哀。我告诉他，我总是不谨慎，又缺乏耐心，因为那是我的天性使然；我将永远无法了解他的世界。我很激动。他热忱地鼓励我，说我做得很好。

我问他我的经历有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他回答，“同样的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尤其是像你一样缝已经被打开的人，这是十分常见的。任何追寻同盟的战

士都有同样的故事可以告诉你。同盟对你做的事可以算十分温和，但是你的缝已经打开，所以你才会如此紧张。一个人无法在一个晚上就成为战士。现在你必须回家，在你感觉康复、缝隙关上之前，不要回来。”

17　解离的真实

我好几个月没有回墨西哥。我利用这段时间整理我的笔记。从我师从唐望这十年以来，唐望的教诲首次对我产生了意义。我觉得这段暂停的时间对我有非常正面与清醒的影响，使我有机会回顾我的经历，用适合我学术训练的方式来加以整理。但是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唐望的记录，让我对于自己能够了解唐望知识的乐观想法产生了动摇。

我的笔记上最后一次的记录日期是1970年10月16日。这次拜访时所发生的事件可以算是一个转折点。它不仅结束了我的一个学习阶段，同时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与我过去的经验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我的报告必须在此告一段落。

我抵达唐望的住处时，我看见他坐在阳台下的老位置。我把车子停在树荫下，拿起我的手提箱与一袋杂货走过去，对他大声致意。然后我注意到他不是一个人，还有另一个人坐在一堆柴火上。他们俩看着我。唐望挥挥手，那个人也跟着这么做。从他的衣着来看，他不是印第安人，而是一个来自西南部的墨西哥人。他穿着牛仔裤与卡其衬衫，头戴牛仔帽，脚上穿着一双马靴。

我先对唐望说话，然后看着那个人，他对我微笑，我凝视着他。

“小卡洛斯在这里，”他对唐望说，“而他不愿意跟我说话了。别告诉我他在生我的气！”

我还没有说话，他们就都爆笑出声。这时候我才认出那个陌生人就是唐哲那罗。

“你没有认出我，对不对？”他笑着问。

我必须承认他的装扮把我弄糊涂了。

“你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做什么，唐哲那罗？”我问。

“他来这里享受热风，”唐望说，“对不对？”

“对，”唐哲那罗附和道，“你不知道热风对我这把老骨头多么有好处。”

我走到他们中间坐下。

“热风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好处？”我问。

“热风能向我的身体倾诉惊人的事情。”他说。

他转身面对唐望，双眼闪亮：“对不对？”

唐望肯定地点点头。

我告诉他们，圣塔安娜吹来热风的时候，对我而言是一年中最糟糕的季节，我的确很奇怪唐哲那罗会来寻找热风，而我却迫不及待要躲开它。

“小卡洛斯受不了炎热，”唐望对唐哲那罗说，“当天气变热时，他会像个小孩一样感到窒息。”

“窒什么？”

“窒息。”

“我的天！”唐哲那罗假装关切地说，然后做出绝望的表情，十分滑稽。

然后唐望向他解释说我离开了好几个月，因为我与同盟发生了一次不幸的遭遇。

“那么，你终于遭遇了同盟！”唐哲那罗说。

“我想，是吧。”我含蓄地说。

他们都放声大笑。唐哲那罗拍了我的背两三次，那是很轻的拍打，我当成一种友善关切的表示。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看着我，我感到很祥和满足，但这只维持了一刹那，因为接着唐哲那罗对我做出了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我突然感觉他增加了手的力量，仿佛一座山压到我的肩膀上，我一屁股滑到地上，直到我的脸贴着地面。

“我们必须帮助小卡洛斯。”唐哲那罗说，对唐望使了个串通好的眼色。

我坐起来看着唐望，但他转头不理我。我感到迟疑与不安，觉得唐望故意假装冷漠、疏远。唐哲那罗在笑，他似乎在等待我的反应。

我请他再次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但他不愿意。我请求他至少告诉我他对我做了什么。他咯咯笑着。我转向唐望，告诉他唐哲那罗的手几乎压垮了我。

“我一点也不晓得，”唐望用夸张的正经语气说，“他没有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他们俩都大笑起来。

“你对我做了什么，唐哲那罗？”我问。

“我只是把手放在你的肩膀上。”他无辜地说。

“再做一次。”我说。

他拒绝了。这时候唐望打岔，要我向唐哲那罗描述我上次的经历。我以为他要我详细地报告，但我描述得越认真，他们就笑得越厉害。我中途停顿了好几次，但是他们都鼓励我说下去。

“同盟会来找你，不管你感觉如何，”唐望在我报告完后说，“我的意思是，你不需要去引诱它了。你也许只是坐在那里咬指甲，或想着女人，然后突然间，你的肩上一记轻拍，你回过头一看，同盟就站在那里！”

“如果那种情况发生了，我该怎么办？”我问。

“喂！喂！等一等！”唐哲那罗说，“那不是个好问题。你不应该问你该怎么办，显然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应该问一个战士该怎么办。”他对我眨眨眼，头歪向右边，噘着嘴唇。

我看看唐望，寻找线索看这是不是个玩笑，但是他的表情严肃。

“好吧！”我说，“一个战士该怎么办？”

唐哲那罗眨着眼，嘴唇咂咂作响，似乎在寻找一个好字眼。他捧着下巴凝视我。

“一个战士会尿湿裤子。”他用印第安人的肃穆表情回答。

唐望面色凝重，唐哲那罗拍打地面，爆出如雷的笑声。

“恐惧是永远无法完全克服的，”唐望在笑声停止后说，“当战士碰上如此情况时，他想都不用想就转身不理会同盟。战士不会放纵，因此，他不会死于恐惧。战士只容许同盟在他状况良好、有所准备的时候找上他。当他足够强壮去抓住同盟时，他会打开他的缝隙，冲出去抓住同盟，把它按在地上，凝视同盟相当一段时间，然后他移开视线，放走同盟。我的小朋友，战士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主宰。”

“如果你凝视同盟太久，会怎么样？”我问。

唐哲那罗盯着我，做出凝视我的滑稽表情。

“谁知道？”唐望说，“也许哲那罗愿意告诉你发生在他身上的经过。”

“也许。”唐哲那罗说，然后笑了起来。

“请你告诉我好吗？”

唐哲那罗站起来，伸展四肢弄响骨头，然后睁大双眼，使眼睛变成两颗圆球，看起来像个疯子。

“哲那罗将要使沙漠震动。”他说，然后走进树丛。

“哲那罗决心要帮助你，”唐望以透露秘密的口吻说，“上次他在他家里也做了相同的事，而你几乎‘看见’了。”

我以为他指的是发生在瀑布的事，但他是说我在唐哲那罗家附近所听到的怪异震动声。

“对了，那是什么？”我问，“我们一起笑过，但你从未对我解释那是什么。”

“你从未问过。”

“我问过。”

“没问过。你什么都问过，除了这件事。”唐望责备地看着我。

“那是哲那罗的艺术，”他说，“只有哲那罗能做到。当时你差点就‘看见’了。”

我说我从来没想过把“看见”与当时我听见的奇怪声音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不呢？”他直接问道。

“‘看见’对我而言是用眼睛的。”我说。

他瞪了我一会儿，仿佛我有什么不对劲。

“我从未说过‘看见’只与眼睛有关。”他说，难以置信地摇摇头。

“他是怎么弄出那声音的？”我坚持问道。

“他已经告诉过你他是怎么做到的。”唐望尖锐地回答。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一阵惊人的震动声。

我跳了起来，唐望开始大笑。那声音听起来像巨大的山崩。听着它，我有个有趣的发现，我对于声音的记忆都是来自电影的画面。那阵低沉的震动声就像我看过的一部电影中整座山崩塌的配音效果。

唐望抱着肚子，仿佛他笑痛了。那阵雷鸣般的声音震动了我站立的地面。我清楚地听见一块巨大的岩石滚动的声音，一连串碎裂撞击声使我确信那块岩石正朝我而来。我感到极为困惑。我的肌肉紧张，准备好随时逃跑。

我看着唐望，他正在凝视我。这时候我听见了这辈子从未听过的巨大撞击声，仿佛一块巨石就落在屋后。一切都在震动。就在这时候，我产生了一种极奇异的知觉，我似乎在一刹那间“看见”一块如山的巨石出现在屋子后面；那并不像是什么巨石的影像重叠在屋子的影像上，也不是看见真正的巨石，而是声音本身创造出巨石滚动的画面。我事实

上“看见”了声音。这种不可思议的知觉使我陷入了沮丧与困惑。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能够如此知觉。我在理智上感到极为恐惧，决定要逃之夭夭。唐望抓住我的手臂，强硬地命令我不得逃走，也不得转身，而要面对唐哲那罗离去的方向。

然后我听见一连串砰砰声，像是石头碰撞在一起的声音。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几分钟后，唐哲那罗回来，坐下。他问我是否“看见”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转向唐望寻求帮助，他正凝视着我。

“我想他‘看见’了。”他说，然后笑了起来。

我想要说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觉得极为挫败。我感到生理上的一种愤怒与不适。

“我想我们该留他一个人坐在这里。”唐望说。

他们站起来，绕过了我。

“卡洛斯正放纵于困惑中。”唐望大声地说。

我一个人独处了几个小时，有时间写笔记与思索这段怪异的经验。经过思考，我觉得十分明显，从我见到唐哲那罗坐在阳台下开始，整件事便充满了闹剧的味道。我越想就越相信唐望已经把控制权都交给了唐哲那罗，这使我非常担忧。

唐望与唐哲那罗在黄昏时回来。他们坐到我两侧。唐哲那罗靠得非常近，几乎靠到我身上。

他瘦小的肩膀轻微碰触了我，我却体验到了与他拍我时相同的感觉，一阵如山的重量压到我身上，我倒在唐望大腿上。他扶我坐起来，问我是否要在他腿上睡觉。

唐哲那罗显得很高兴，他的双眼明亮。我想要哭泣，觉得自己只是一只被玩弄的动物。

“我吓到了你吗，小卡洛斯？”唐哲那罗问，他似乎真的很关心，“你看起来像匹野马。”

“跟他说个故事，”唐望说，“那是唯一能安抚他的方法。”

他们移动位置，都坐到我面前。两人好奇地审视我。黄昏下，他们的眼睛似乎在闪烁，像幽深的水池，不像人类的眼睛，非常惊人。我们相互凝视了一会儿，然后我移开了我的眼睛。我知道我并不怕他们，但是他们的眼睛让我恐惧到发抖的地步。我感到非常困惑。

经过一段沉默，唐望催促唐哲那罗讲述他打赢同盟的经过。唐哲那罗坐在几英尺之外，面对着我，他没有说话。我望着他，他的眼睛似乎有正常人四五倍大，它们闪闪发光，极为吸引人。他眼睛的光芒似乎主宰了周围的一切，他的身体似乎缩了起来，像只猫的身体。我看到他似猫的动作，开始感到恐惧，完全不由自主，仿佛我一辈子都是如此反应，我采取了一种“战斗姿势”，小腿开始有节奏地颤抖起来。当我发现自己的反应后，我很不好意思地看看唐望。他正像平常一样凝视着我，眼神祥和而慰藉，然后他大笑起来。这时唐哲那罗发出一阵咆哮，站起来走入屋内。

唐望向我解释说，唐哲那罗是非常直接的，不喜欢拐弯抹角。他刚才只是在用他的眼睛戏弄我，而像平常一样，我懂的要比我以为的多。他又说从事巫术的人在黄昏时都极具危险性，像唐哲那罗这样的巫士在这个时刻能够做出惊人的事情。

我们安静地坐了几分钟。我感觉好些。与唐望谈话使我放松下来，恢复了信心。这时他说他要去吃点东西，然后我们将去散步，唐哲那罗将要向我示范一种隐藏的技巧。

我要他解释是什么隐藏的技巧。他说他将不再向我解释事情，因为解释只会迫使我放纵。

我们走进屋内。唐哲那罗已经点亮了油灯，正大口嚼着食物。

吃完后，我们三个人走到浓密的沙漠灌木丛中。唐望几乎靠在我身旁。唐哲那罗走在前面，离我们几码远。

这是个明朗的夜晚，虽然云层很厚，但有足够的月光使周围景物清晰可见。在某个时刻，唐望停了下来，叫我上前跟随唐哲那罗。我迟疑着，他轻轻推我，向我保证没关系。他说，我应该永远有所准备，永远都信任自己的力量。

我跟随着唐哲那罗。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试着赶上他，但是不

管我如何努力，我总是追不上。唐哲那罗的黑影永远在我之前，有时候他会消失不见，仿佛跳到了路旁，但是不久，他又出现在我前方。就我所知，这只是在黑夜中一次奇怪而无意义的步行。我跟着走，因为我不知道回去的路。我不知道唐哲那罗在干什么，我以为他要带我到树丛深处，向我示范唐望所说的隐藏技巧。但是在某个时刻，我很奇怪地感觉到唐哲那罗在我身后。我转过身，瞥见身后一段距离之外有个人形，这个现象实在令人吃惊。我在黑暗中极目望去，我相信我辨认出一个人站立在约十五码之外。人形几乎隐没在树丛中，仿佛这个人故意躲藏起来。我凝视了一会儿，能够保持住那人的形体，虽然他试图藏在树丛的黑影中。这时我心中产生一个合理的想法，我认为那人一定是唐望，他一定跟在我身后，当我相信这个想法之后，我也发现自己无法再辨认出那个人形了。在我眼前的只是一团无可辨认的沙漠灌木丛黑影。

我朝我看见人形的地方走去，但没有发现任何人。唐哲那罗也不见了踪影。我不知道方向，只好坐下来等待。半个小时后，唐望与唐哲那罗经过附近。他们高声叫喊我的名字。我站起来，找到了他们。

我们在完全沉默中回到了屋子。我欢迎这段沉默，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对自己都感到陌生。唐哲那罗似乎对我动了什么手脚，使我无法像平常一样思考。当我坐在黑暗中等待他们时，这个现象尤其明显。当我坐下时，我曾自动看看手表，然后我便沉默下来，仿佛我的思想被关掉了。但是我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警醒状态，那是一种无思想的状态，也许可比拟为不在乎一切事物。在我坐在那里的那段时间里，世界仿佛达成了一种奇异的平衡，我无法为世界增加什么，也无法减少什么。

我们回到屋子后，唐哲那罗便打开一张草席去睡觉了。我感到有必要把我的经历告诉唐望，但他不让我说话。

1970年10月18日

“我想我知道唐哲那罗那天晚上干了什么。”我对唐望说。

我这么说是为了引诱他开口。他一直拒绝谈话，使我感到紧张。

唐望微笑地点点头，仿佛同意我的话。我本来会把他的表示当真，但是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奇异光芒，他的眼睛好像在嘲笑我。

“你不相信我的话，对不对？”我冲动地问。

“我认为你知道，事实上你是知道的。你知道唐哲那罗一直在你身后。但是理解与否并不是重点。”

他说唐哲那罗一直在我身后，我大为震惊。我恳求他加以解释。

“你的心智只追求片面的事实。”他说。

他拿起一根枯枝，在室中挥舞着。他不是在画什么，也不是在打手势。他的动作像在筛选一堆种子，用枯枝刮着空气。他转身看我，我耸耸肩表示不解。他靠近些，重复他的动作，在地上画了八个点。他把第一个点圈了起来。

“你在这里，”他说，“我们都在这里，这里是感觉，我们从这里移动到这里，这里是言语。”他圈了第二个点，就在第一点上面。然后他在两点之间来回移动，表示其中交流频繁。

“除了这两个点之外，还有六个点可以掌握，”他说，“但是大多数人都一无所知。”他把枯枝放在第一点与第二点之间，轻轻敲着地面。

“在这两个点之间移动，就是你所谓的理解。你一辈子都在这么做，如果你说你理解我的知识，那一点也不新鲜。”

然后他把其他的点相互连接，结果是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有八个交叉点与不等长的放射状线条。

“其他六个点都自成一个世界，就像感觉与言语是你的两个世界。”他说。

“为什么要八个点？为什么不多一些，组成一个圆圈？”我问。

我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唐望笑了笑。

“就我所知，只有八个点可供人掌握。也许人的能力最多只能如此。我说的是掌握，而不是理解，你注意到没有？”

他的语气十分幽默，我忍不住笑了。他是在模仿或讽刺我对于字眼的斤斤计较。

“你的问题是你总要理解一切事物，而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坚持要理解，你就没有考虑到你身为人的基本命运。你的阻碍依然存在，因此，这么多年来你几乎一无所成。不错，你已从昏睡中醒来，但是这可以借着其他方法做到。”

停顿片刻后，唐望叫我起来，说我们将要去溪谷中。当我们上车时，唐哲那罗从屋后出来，加入了我们。我们行驶了一段路，然后步行进入一个很深的溪谷。唐望在一棵树下选择了休息的位置。

“你有一次提到，”唐望开口说，“你与一个朋友看见一片树叶从无花果树上飘落下来，你的朋友说，就算在无穷尽的永恒中，那片叶子也不会再从同一棵无花果树上落下来。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曾经告诉过他这件事。

“我们前方有一棵大树，”他继续说，“如果我们观看这棵树，我们也许会看见一片树叶从树顶端飘落。”他示意我去看。

在溪谷的另一边有一棵树叶枯黄的大树。他点头要我保持注视那棵树。经过几分钟的等待，一片叶子从顶端松脱，开始飘落；它碰到其他枝叶三次之后，才落进一片灌木丛中。

“你看见了吗？”

“是的。”

“你会说那片叶子再也不会从同一棵树上飘落，对不对？”

“不错。”

“就你所能理解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这只是你的理解。瞧。”

我自动望去，看见一片树叶飘落。它像上一片叶子一样，碰到相同的枝叶。我仿佛在看电视上的立即回放画面。我的目光跟随着那片回旋的叶子，直到它落到地面上。我站起来想看看地上是否有两片叶子，但是树根的灌木丛使我看不见叶子的落点。

唐望笑着叫我坐下。

“瞧，”他说，用头指着树梢，“同一片叶子又落下了。”

我再次看见一片叶子像前两片叶子一样飘落。

等它落下后，我知道唐望会叫我去看树梢，于是我自动抬头。一片叶子又落下了。这时候我发现，我只看见第一片叶子脱落的情形，或者说，我是从它落下之前便开始观看；另外三片叶子都是在我抬头时已经开始飘落。

我把这个现象告诉唐望，请求他加以解释。

“我不懂你是怎么让我看见已经发生的事的。你对我做了什么，唐望？”

他笑了起来，没有回答。我坚持要他告诉我，同一片叶子怎么能一再落下。我说，根据我的理性，这是不可能的。

唐望说他的理性也告诉了他相同的话。但我亲眼看到那片叶子一再飘落。然后他转身面对唐哲那罗。

“是不是这样？”他问。

唐哲那罗没有回答，他凝视着我。

“这是不可能的！”我说。

“你被链条锁住了！”唐望叫道，“你被锁在你的理性上了。”

他解释说，那片叶子一再从同一棵树上飘落，是为了使我能停止理解。他用秘密的口吻告诉我，其实我已掌握了一切，但是我的执迷使我盲目。

“没什么好理解的，理性只是一种非常渺小的事物，非常渺小。”他说。

这时候唐哲那罗站了起来。他很快瞥了唐望一眼。他们目光交会，然后唐望注视着面前的地面。唐哲那罗站在我面前，开始前后摆动他的手臂。

“看，小卡洛斯，”他说，“看！看！”他发出非常尖锐的呼啸声，像是什么东西被撕裂似的。

与此同时，我的腹部感到一阵空虚：这是一种从高处坠落的强烈感觉，并不痛苦，但很难受。这种感觉持续了几秒钟，然后消失，只留下膝盖处的一点奇怪瘙痒。但是就在瘙痒的同时，我经历到另一种难以置信的现象：我看见唐哲那罗站在一座山头上，也许有十英里远。这个知觉只存在几秒钟，我来不及好好观察。我记不清我是看见一个如正常人大小的唐哲那罗重叠在远山的影像上，还是看见一个缩小的唐哲那罗。我甚至不记得那是不是真的唐哲那罗。但是我确信看见他在山顶上。然而当我想到我是不可能看见十英里外的人时，这知觉就消失了。

我转身寻找唐哲那罗，他已经不见了。

我的困惑与所发生的事一样怪异。我的思绪在压力下一团混乱，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唐望站了起来，使我用手按住腹部，同时叫我蹲下来，大腿紧贴住身体。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他要克制自己，不对我解释任何事，因为只有靠行动才能成为巫士。他建议我立刻离去，否则唐哲那罗也许会为了努力帮助我而害死我。

“你必须改变方向，”他说，“你要斩断你的锁链。”

他说关于他或唐哲那罗的行动是没什么好理解的，巫士十分容易表现惊人的事迹。

“哲那罗与我是靠着这一点来表现的，”他说，指着他的图案中的一点，“而这不属于理性的范围，但你知道它是什么。”

我想说我并不明白他的话，但是他不给我时间说话，马上站起来要我跟着他。他开始疾步行走，没过多久我就为了要跟上他而气喘如牛，汗流浃背。

当我们上车时，我寻找唐哲那罗。

“他在哪里？”我问。

“你知道他在哪里。”唐望不客气地说。

在我离开前，我找机会与他坐下来，就像往常一样。我有一股无法抑制的冲动想要寻求解释。正如唐望所说的，解释的确是我的放纵。

“唐哲那罗在哪里？”我小心地问。

“你知道在哪里，”他说，“但是每次你都失败，因为你坚持要理解。譬如说，另一晚你知道哲那罗一直跟在你身后，你甚至回头看见了他。”

“没有，”我抗议道，“我不知道。”

我说的是实话。我的心智拒绝把那种经历当成“真实”。虽然经过十年的门徒生涯，我的心智已无法再坚持以前用来判断真实的标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对现实所产生的任何怀疑都只是理智上的做法。所以，在唐望与唐哲那罗的行动所造成的压力下，我的心智就陷入了僵局。

唐望看着我，他的目光充满了悲哀，我开始哭泣，眼泪止不住地流出。在我这一生中，我首次感觉到了我的理性所带来的沉重羁绊。一股无法描述的哀伤吞噬了我。我不由自主地发出悲鸣，拥抱住唐望。他立刻用手指关节在我头顶上敲了一记。一种震动从我脊椎传下去，非常使人清醒。

“你太放纵了。”他轻声说。

尾声

唐望慢慢绕着我打转，他似乎在考虑要不要对我说什么。他停下来两次，然后似乎又改变了主意。

“你是否会回来，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他终于说，“但是，现在你必须生活得像个战士。”

“你一直都知道，只是现在你必须用上你以前弃而不顾的知识。你必须奋斗才能得到这种知识，它不会自己送上门来。你必须从自己身上发掘出来。尽管如此，你仍旧是个明晰的生物。你仍旧必须像其他人一样赴死。我曾经告诉过你，一个明晰的蛋是没有什么可被改变的。”

他沉默了片刻。我知道他在看我，但我避开了他的视线。

“你真的一点都没有被改变。”他说。

（本书完）

[1] 即《巫士唐望的教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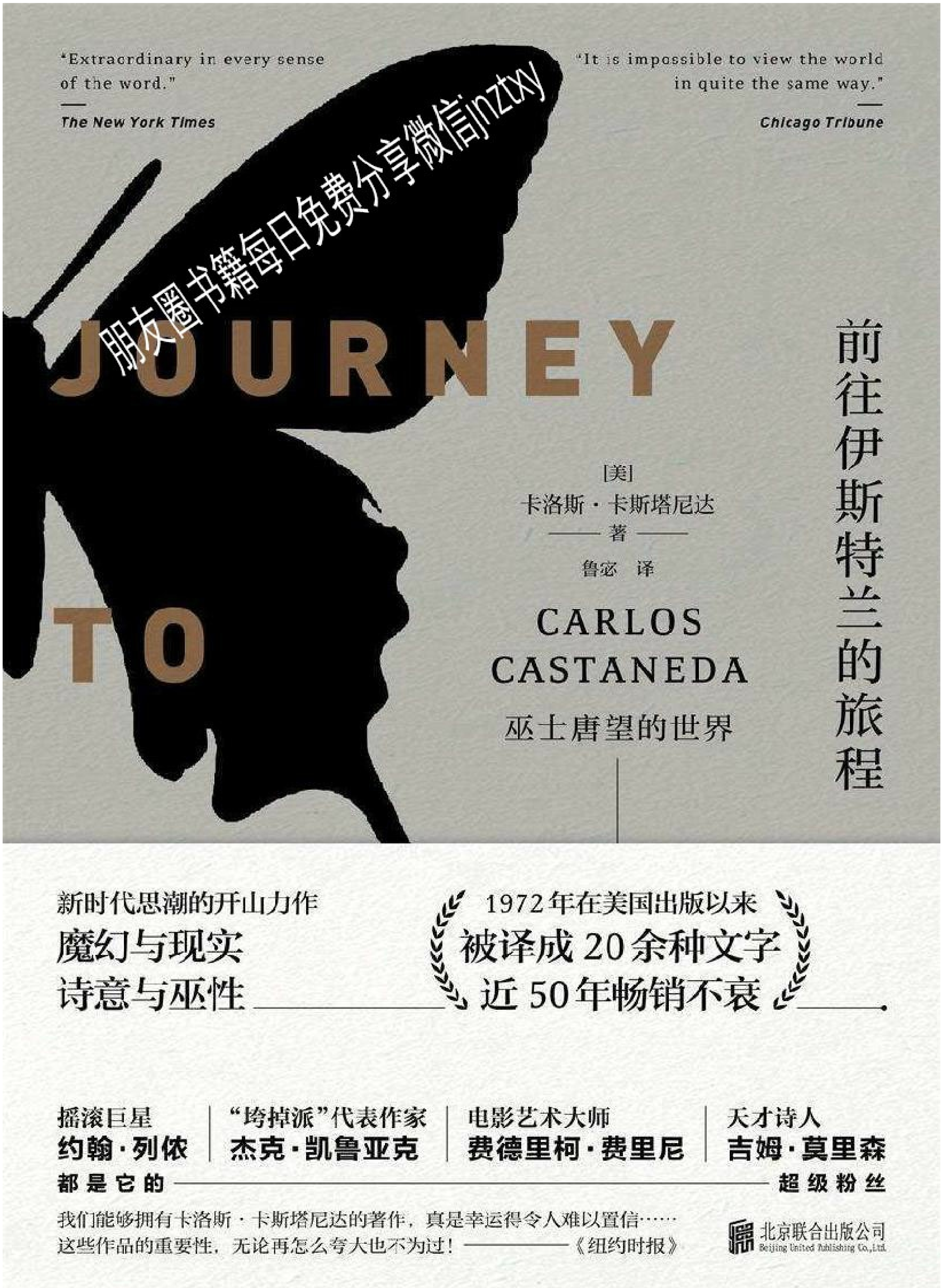
[2] 1华氏度=1摄氏度×1.8+32。

[3] 1英尺=12英寸=0.3048米。

[4] 1英里=1.609千米。

[5] 1英寸=2.54厘米。

[6] 1码=0.9144米。


"Extraordinary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 The New York Times
"It is impossible to view the world in quite the same way."
— Chicago Tribune
朋友圈书籍每日免费分享微信jnztxy
JOURNEY TO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
[美]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
著
鲁宓 译
CARLOS CASTANEDA
巫士唐望的世界
新时代思潮的开山力作
魔幻与现实
诗意与巫性
1972年在美国出版以来
被译成20余种文字
近50年畅销不衰
摇滚巨星
约翰·列侬
"垮掉派"代表作家
杰克·凯鲁亚克
电影艺术大师
费德里柯·费里尼
天才诗人
吉姆·莫里森
都是它的
超级粉丝
我们能够拥有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著作，真是幸运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些作品的重要性，无论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纽约时报》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版权信息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巫士唐望的世界

作者：（美）卡洛斯·卡斯塔尼达

译者：鲁宓

目　录

版权信息
译序 唐望与卡斯塔尼达的相遇
推荐序 前往伊斯特兰：身心重建之旅
引言
第一部分 停顿世界
- 1 从周围世界得到再次认可
- 2 抹去个人历史
- 3 失去自我重要感
- 4 死亡的忠告
- 5 对自己负责
- 6 成为一个猎人
- 7 使自己不被得到
- 8 打破生活的习惯性
- 9 世上最后一战
- 10 把自己开放给力量
- 11 战士的心境
- 12 力量的战争
- 13 战士最后立足之地
- 14 力量的步法
- 15 不做
- 16 力量之环
- 17 势均力敌的对手

第二部分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
- 18 巫士力量之环
- 19 停顿世界
- 20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

当一个人可以
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时，
才会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和选择什么。

-Don Juan-

译序　唐望与卡斯塔尼达的相遇

在中南美洲的穷乡僻壤，及荒凉高山的印第安人中间，存在着一种精神文明。这种精神文明源于人类尚未使用文字的远古。在他们的传承中，有这样的说法：

> 人类的意识与知觉原本是无所限制的。在言语性的思考之外，还有另一种更庞大、更深沉、更直接的知觉方式，那是言语所无法掌握、无法描述的。
>
> 文字出现之后，文字的描述渐渐地取代了直观的知觉。于是人类渐渐远离直观，而渐渐熟悉语言文字的间接，古老的精神智慧在文字的影响下渐渐变质，于是产生了宗教。
>
> 宗教是人类试图回归本来面目的向往，也是古老直观知觉的苟延残喘，但是背负着时间所形成的庞大包袱，徒具形式而失去本质。原本对于完整意识的追求变为对权力欲望的满足。
>
> 语言文字的思考萌生了理性，理性的力量终于在欧洲启蒙时代以科技的形式开花结果，船坚炮利的强国开始掠夺、纵横世界，欧洲文化对于美洲新大陆的侵略是不折不扣的浩劫，原来残存的古代智慧被视为异端，几乎遭到赶尽杀绝的命运。
>
> 在这种极端的压力下，古代智慧残存的精英分子以生命为代价，开始对他们的传承进行彻底的检讨；结果他们脱胎换骨，放弃了宗教的形式，创造出一种抽象而极有效率的修行之道，重新强调完整意识的追求及精神上的最高自由。
>
>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们化整为零，以隐匿的方式进行传承，听由天意选择少数门徒，从南美洲的高山散布至北美洲的沙漠，远离世俗繁华，延续至今，被外界视为一种神秘的巫术。

一位人类学家与巫士的相遇

在1960年的夏天，一个人类学系的研究生在野外收集资料时，意外地成为这个传承中的一个门徒，他就是卡洛斯·卡斯塔尼达。卡斯塔尼达出生于南美洲，年幼时随父母移民至美国，在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中，他的研究重点放在印第安人所使用的药用植物上，背后的动机很可能是因为当时西方医药界刚合成迷幻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对这种能够改变知觉状态的奇妙药物趋之若鹜，而这种药物的核心成分正是提炼自印第安人千百年来所使用的药用植物。

他在一个沙漠小镇的出租车站认识了唐望。他认为唐望可以帮助他完成论文，便煞费苦心地接近唐望，恳求唐望透露印第安人使用药草的秘密，希望成为唐望的学生。结果在他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唐望真的收他为“学生”。只不过唐望所要传授的与卡斯塔尼达所期望的相差了十万

八千里。

当时根据卡斯塔尼达的了解，唐望是一个精通药草的专家，也是在印第安人文化中具有精神支柱象征的“巫士”。为了得到第一手的经验，卡斯塔尼达听由唐望的摆布，亲身参与了印第安人运用药草来追求巫术的种种奇怪做法；然后他以人类学家的态度，观察记录下所有过程，这些野外笔记后来成为他撰写论文的基础。

跟随唐望学习四年之后，唐望的激烈怪异做法让卡斯塔尼达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他不得不中止学习，休养了两年多，其间完成了他的论文。为了能较顺利取得学位，卡斯塔尼达于1968年将他的论文先出版成书，没想到竟然造成当时美国文化界的震动，那就是他一系列唐望故事中的第一本《唐望的教诲：亚基文化的知识系统》（The Teachings of Don Juan：A Yaqui Way of Knowledge，暂译。即此版本《巫士唐望的教诲：踏上心灵秘境之旅》）。

如此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的论文之所以会受到重视，是因为，除了他所探讨的迷幻药草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沉溺的课题之外，像他这样亲身体验古老异族的文化，在西方学术界中还是史无前例的。他歪打正着，成了西方文化探索远古精神文明的先锋。在天意的安排下，唐望通过卡斯塔尼达让世人知道，一向被欺压凌辱的美洲土著文化中其实隐藏着深不可测的智慧。

然而，面对如此浩瀚而深奥的古老知识，卡斯塔尼达难以避免地陷入了“盲人摸象”的困境。这种现象清楚地反映在他头几本唐望的故事中，几乎让读者跟他一样摸不清头绪；个别书中观念的大幅度跳跃，简直就是一场巨型的辩证演练。

如前所述，他的第一本书本是他的论文。他以学术研究的态度面对唐望的教诲。对他而言，唐望的巫术世界只是主观存在的一种信仰系统，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这种态度必然会产生基本认知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就直接显现在他整本书的结构安排上。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他的田野笔记，他的注意力放在巫术最肤浅的层次，几乎算是哗众取宠的超现实经验上。然后在第二部分，他尝试使用人类学的思考方式来分析他的怪异经验，他在这里精彩示范了语言的分类归纳上无中生有的魔术，头头是道而又言不及义，几乎不知所云，蔚为奇观。

此书轰动之后，已经半途而废的卡斯塔尼达鼓起了勇气，带着刚出版的书去见唐望，于是再度莫名其妙，一头栽入了唐望的巫术世界。三年后，他于1971年出版了第二本唐望的故事：《另一种真实：与唐望进一步的对话》（A Separate Reality：Further Conversations with Don Juan，暂译。即此版本《解离的真实：继续与唐望的对话》）。

这一次他似乎比较进入角色，虽然仍旧着迷于药草的魔力，但令人松一口气的是，他没有再使用刻板的学术分析。前一本书中所强调的雕虫小技在这里被对一种巫术境界的追求所取代，除了药草之外，静心澄虑的注意力训练也成为重点，巫术开启知觉的本意昭然若现。

理性与巫术之间的冲突在这本书中成为必须正视的课题；在解决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卡斯塔尼达碰到自身潜在的心理困扰，他的态度由客观观察变成了对自身的反省，终于能够放下他的学术架子，进入了巫术较深的层次。

第二本书的追寻虽然仍旧没有得到答案，但是他的反省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他重新回顾他所记录的丰富的田野笔记，结果震惊地发现，在最早期的笔记中，唐望已经向他透露了基本的巫术要领，希望他能够不需要药草而自行达到知觉开启的状态；但是卡斯塔尼达当时一心冀求学位，完全忽略了唐望的苦心，唐望在别无选择下，只好用药草来“轰”他。

这个觉醒是相当无情的，唐望的巫术世界不是药草造成的幻觉，而是与日常现实同样真实的存在，这直接否定了第一本书以及第二本书的基本假设。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写了第三本书来澄清他所犯的错误，这就是1972年出版的《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唐望的课程》（Journey to Ixtlan：The Lessons of Don Juan，暂译。即此版本《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巫士唐望的世界》）。

尽管这本书显然是要弥补前两本书的失误，在结构上并不完整，但它可以算是卡斯塔尼达拨云见日之作，唐望巫术观念的本质在此变得明晰起来：巫术不是怪力乱神的追求，而是个人心理的健全与意识的完整发挥。卡斯塔尼达的前三本书在此成为一个整体，虽然这本书没有得出具体的结论，三本书的结尾都留下一种未完成的味道，但是三本书合起来之后，架构出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象征着人类心灵在接触神秘未知时的历程：先是寻求解释的言语性防卫，然后卸下防卫，反求诸己，最后一切神秘都还原为日常生活中单纯的行为。

美国文化界对于卡斯塔尼达在此的领悟给予了巨大的反响，因为他终于摆脱了药用植物的影响，使他的巫术学习成为真正的灵修。《时代周刊》（Time）在1973年3月，以封面专题的方式报道了卡斯塔尼达与唐望的故事。印第安老巫士唐望也就此成为古老神秘智慧的代表人物，百万读者心目中的一盏明灯，以及人类学上备受争议的角色。

在他的第四本著作《力量的传奇》（Tales of Power，1974）中，唐望帮助卡斯塔尼达回顾了先前的教诲，把前三本书的观念做了一次系统整理，并且提出了巫术描述在言语上的极致：所谓巫士的解释，尝试做到理性与超理性的整合。

之后卡斯塔尼达每隔数年便会出版一本他的笔记报告，迄今为止，三十余年来，卡斯塔尼达陆续出版了九本唐望的故事，本本扣人心弦，受人瞩目。唐望的巫术观念一再演变，渐渐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比较起来，他的初期著作虽然有时摸不着边际，却带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抽象精神，鲜活地反映出他所处心灵空间的神秘；后期的著作则较实际，范围也较确定，对知识系统的传达要胜于对情境的描述[此书分享微信wsyy5437]。

展开一场身心重建的追寻

在一些人类学家或文学批评家眼中，卡斯塔尼达的著作有许多难解的疑问。唐望是否真有其人，除了卡斯塔尼达与唐望其他门徒的说法之外，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持；许多学者也想推翻卡斯塔尼达的故事，指控他虚构了唐望这个人。这样的指控结果总是无声无息地消失，像对空气挥拳似的。

撇开观念上的失误以及故事中的不可思议不说，卡斯塔尼达的文笔就很叫人头痛。他是语言文字忠诚的信徒，本着人类学的训练，他总是坚持理性到了饶舌的地步，花费大量笔墨描写详细琐碎的细节，使最怪异的经验也成为有迹可循的学习过程。

卡斯塔尼达虽然重视细节，但是他的文字简单质朴，对情境、人物的描写有独到之处。在他的笔下，唐望的举止虽然怪异而难以捉摸，却总是会突然峰回路转，摇身一变成为纯粹理性的化身，以清晰简练的言语表达最发人深省的观念，叫人叹为观止，也让文学批评家跌破眼镜。

在书中，卡斯塔尼达永远是个不开放的笨学生，受困于理性的质疑

及情绪的纠缠。与唐望的清明心智相较，卡斯塔尼达所坚持的理性其实只是现代人心理僵化的一种反映。不过他完全不避讳暴露自己的缺点，在这种情况下，唐望的教诲成为一种对话与沟通的过程，而不是单方面的说教，这种刻意贬低自我的手段反而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其实这正是唐望智慧的具体表现。卡斯塔尼达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笨。

唐望本人似乎拥有超越日常现实的神奇力量，能随意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令人钦羡不已。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伴随在这些神奇力量背后的是无比艰辛的训练与自我的否定，这是另一种无情的现实，精神自由是需要付出最大的代价才能换取的。在巫术世界里，主宰与奴隶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模糊的。

在唐望巫术传统看来，人的世界只是这个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宇宙的奥妙神奇是远超过狭隘的人性所能理解的。因此唐望总是让门徒置身于陌生的大自然之中，彻底剥离了门徒与人为世界的关系，知觉才能真正扩展到周围的世界上。

所以坦白说，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我们，如果想体验唐望的巫术境界，可能会比生活在穷乡僻壤中的印第安人要困难多了，我们势必要先对日常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的检讨与改变才行。

事实上，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花费心思于书中的巫术经验是毫无益处的。但若是削除了有关巫术的描述，卡斯塔尼达的学习其实是一种身心重建的过程；从反求诸己出发，才是追寻唐望智慧的正确态度。

卡斯塔尼达本人原来严格遵循唐望的教诲，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在销声匿迹了许多年后，近年来他似乎静极思动，开始大张旗鼓，又是开班讲习，又是制作录像带，与唐望的精神大异其趣。以卡斯塔尼达在书中的表现来看，他若要把事情搞砸，是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

所幸的是，唐望早已在书中明白地让读者知道，救主大师、伟人、圣者之类的人物都是人类的愚行推拱出来的产物；卡斯塔尼达与唐望本身只是担任媒介的任务，引领我们体验力量。而真正体验力量的人是绝不会接受任何顶礼膜拜的。尽管卡斯塔尼达的描写头头是道，唐望的示范不可思议，但力量的追寻永远是一种必须自证的现象，需要身体力行的尝试，而不存在于招摇的渲染或组织化的崇拜中，任何言语的描述都只是空谈罢了。

进入“巫士唐望的世界”

本书是卡斯塔尼达的系列著作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本。

二十多年前，台湾地区一家出版社赶着美国的畅销热潮翻译出版了本书（Journey to Ixtlan：The Lessons of Don Juan），名为《新世界之旅》。但是该出版社并未有系统地引进卡斯塔尼达其他的著作，因此该书不久便像其余千万凑热闹的西洋名著译本一样，成了绝版书。

但是接下来出现了奇特的现象，这本书并没有就此消失无踪。它就像书中描述的神秘传统，成为隐藏于人心中的一股暗流。虽然没有新的版本，但它以厚厚的影印本形式在台湾年轻一代中广为流传。

本书的原译名《依斯特兰之旅》，正确的译法应是《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象征着一种未完成也永远不会完成的学习过程。本书的副标题“唐望的课程”则代表了卡斯塔尼达对书中观念的评估：一种最基本的教诲。

就像他的第一本书，本书的结构安排毫不掩饰地显示了他曲折的心路历程。全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是比他的第一本书还要早将近一年的田野笔记，也就是他学习生涯最早的一段。唐望在此没有教他任何药草的知识，而是直接尖锐地批判了卡斯塔尼达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态度，鞭辟入里而又针针见血，难怪让卡斯塔尼达无法接受。

传达了基本的观念后，书的前半部在一场险恶冲突的前夕突然打住（因为后来的发展在前两本书里已有详述），然后时间一跃将近十年，叙述卡斯塔尼达的近况，这种唐突的安排表明了这本书是用来作为前两本书的补注。

尽管如此，本书却是卡斯塔尼达的著作中观念最为完整、自足、所关切的课题最为人性化的。他不再像先前著作中那么强调实际的步骤或示范，而是以两种近乎抽象的象征——猎人与战士，作为性灵提升的目标。

猎人与战士都是非比寻常、激烈而奇特的生存状态。简单说来，两者的差别在于，战士的教诲是迷离奥妙的超现实观；猎人的教诲则是属于心理治疗的层面，帮助人们克服人性的弱点与恶习，为进入超现实做准备。

要成为猎人，所猎取的对象其实就是人性的缺点与固定习性。猎人的观念在唐望的教诲中算是最可亲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处理的也是我们凡夫俗子都会面临的问题。在此需要一提的是，唐望的猎人课程有许多是针对卡斯塔尼达的浮夸性格所设计的，好打破他的固定习性。譬如在“抹去个人的历史”与“不被得到”的做法上，唐望要卡斯塔尼达做到隐匿与收敛；若是换为一个性格内向或愤世嫉俗的人，或许唐望会有相反的要求也说不定。

唐望在此发掘出一个最真实也最被人忽略的行为原动力，那就是“死亡的觉察”。把死亡当成最终的猎人，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建立于虚无之上的意义，正是唐望巫术观念的特色；唐望不标榜任何道德教义，只强调纯粹的生命效率，却得到不下于任何道德的处世原则。

猎人觉察死亡，而不是思索死亡。在死亡的潜猎下，猎人失去自我重要感，反而得到了奇妙的个人力量。他的知觉开始有余力探触到世界的不可思议，于是猎人成为战士。

不同于猎人，战士是追求知觉完整的探险家。唐望表示，人类的无限知觉在无法记忆的幼儿时期便被定了型，以最利于语言的模式进行选择式的知觉，将其余的知觉可能性冷冻了起来。于是一种狭义的社会化描述便以内在思维的形式深深建立在每个人的脑海中，人们的知觉只能反映这种描述，无法知觉到世界的真实。巫术的学习，就是发展另一种世界的描述来取代原来的社会化描述。在巫术的描述中，动物植物会说话，肉体的束缚也不复存在。但是唐望更进一步指出，巫术的描述与日常世界的描述虽然不同，但都还是一种内在言语的描述。巫士的知觉仍旧不是真正的自由。

为了摆脱语言描述的限制，唐望使用“不做”的技巧来帮助战士。“不做”能够使战士的内在惯性思维暂时停止作用。“不做”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一种矛盾的统合，颇似禅宗的精神。唐望的所有教诲基本上都是“不做”，生活中的一切也可成为“不做”的对象。在唐望的众多“不做”中，有一种“梦的不做”在本书中被约略提及，而在日后著作中成为唐望教诲的主题之一。

战士的内在思维暂停后，日常世界的真实描述与巫术世界的奇妙描述都同时停止作用，于是战士终于能够摆脱言语描述，达到“停顿世界”的状态。

“停顿世界”是意识自由的最初一步，也是体验世界真相的先决条件，“看见”因而发生。“看见”是一种开启的知觉状态，但往往因词限义，被人误解为一种视觉上的特异能力，如宗教的眼通、神通，但从日后的著作可知，其实“看见”与眼睛毫无关系。唐望表示，只是因为视觉是人类的主要知觉，人类的惯性便占了上风。在这里使用“看见”这个字眼，正是言语无能的一个典型例子。知觉开启后对于现实的掌握必然会增加，不需要大惊小怪；正如书中“说话”的小狼，我们习以为常的言语能力，对于一只土狼而言，也算是一种神通。

卡斯塔尼达终于对世界的真实有了最初的一瞥，体验到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世界，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虽然疑惑与逃避的心理仍然存在，但是他隐约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本书就在此告一段落，从卡斯塔尼达日后的著作中可知，唐望的巫术观念在这里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真正的奇妙才刚刚开始。

鲁宓

1997年3月于台北

推荐序　前往伊斯特兰：身心重建之旅

十几年前，我在一家书店的角落里偶然发现了一本不算醒目的书，却正是这样一部国内多年来鲜少再版的作品，我愿意视之为最令我获益以及最想推荐的书。

这本书正是《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

作者卡洛斯·卡斯塔尼达是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1960年，他来到沙漠地区进行课题研究时，遇到了印第安巫士唐望，自此跟随这位精神导师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心灵秘境之旅。1968年，卡斯塔尼达将学习经历整理为他的第一本著作《巫士唐望的教诲》，在当时的美国文化界造成了意想不到的轰动。人们突然意识到，在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印第安传统中，蕴藏着隐秘而丰富的智慧。在更深入的学习过后，《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作为作者的第三本著作问世，所造成的影响远超前两部作品，唐望的故事也一度被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讨论。只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中国读者几度错过了这部当年的畅销书。

受到西方理性传统的影响，人们更倾向于认为理智与科学的判断、取舍能够帮助自身更好地适应社会，解决困难。作者卡洛斯·卡斯塔尼达便是如此。在遇到唐望之前，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大学生，是理性与科技的忠实信徒，在师从唐望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不肯放弃自己引以为傲的理性思维习惯。有趣的是，作者的现代文明视角本应与我们更为贴近，而当其在书中以对话的形式呈现出来时，我们反而会不由自主地期待能被唐望更具灵性与智慧的观点所说服。令人放下防备之心、打破常规认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本书巧妙地做到了。

初读这本书时，我正处于一个对知识与精神的充盈如饥似渴的年龄，企图通过学习来填补生活中失落的部分。而唐望的一个观点正暗合了当时我的处境，即权威会阻碍真正的学习。放在今天来看，无论是为竞争与选拔而催生的学习模式，还是将前人的经验积累成固定的反应模式，都是缺少活力的。这些复诵变成了一种暗藏依赖性的条件反射，以至于在生活中面对前所未见的挑战与困惑时，无人引导的思想容易落入

窠臼或陷于停滞。此外，媒体的发达与人际的交往带来大量信息，缺乏思考与实践的人云亦云变成理所当然，殊不知这些潮流并非智慧，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辐射与污染。除了视他人为权威，自视为权威也会带来隔膜，就像人类以为得到了知识、掌握了科技就可以解释甚至驾驭一切，却失去了作为人类本该拥有的感受与连结自然的能力。

正因如此，唐望教导作者如何像个战士一样，去过一种有趣而富于创造力的生活，如何真正建立与周遭世界的良好关系，如何自发地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种教导并非通过语言做形式上的描述，而是引导作者将自己真正置于精神的野地，摆脱文化豢养的束缚，甚至“抹去个人历史”，获得觉知上的自由。这个过程奇妙而令人跃跃欲试，每一个读者也可尝试以作者的视角代入自身，舍弃“不必要的自我重要感”，重拾自然最初的馈赠。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象征着一种未完成，也永远不会完成的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其实是一种身心重建的过程，需要身体力行的尝试。”

再读这本书时，我已经历了亲人的离世，对人生的思考多了几分茫然与挣扎。正是书中曾经偶遇的文字提醒我，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无须回避。保持这份清醒，会更加专注于行动。懂得了“使自己不被得到”的哲学，也就平衡了生而为人的孤独，更无须沉溺于过往的悲痛。人生是一个过程，也许结果并无意义，但仍然需要你不莽撞、不畏缩，认识到它的美妙与乐趣，并努力完善它。

怀着敬意，我将这本书推荐给了编辑陈江先生，希望它能够将开放的力量传递给更多有需要的人。也要在此感谢所有为唐望系列再度面市而付出努力的人，你们使卡斯塔尼达毕生学习的“看见”能够再度被看见。

生命是这样的，即使你终将失去它，也可以从中汲取力量，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找到旅途的方向。

陈芊羽

2018年1月于杭州

引言

1971年5月22日，星期六，我到墨西哥索诺拉（Sonora, Mexico）去看一个叫作唐望·马图斯（Don Juan Matus）的印第安亚基（Yaqui）族巫士。我从1961年开始和他交往，拜访过他几十次。原以为这一天的拜访和过去十年的门徒生涯一样。可是，这天以及往后几天发生的事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的门徒生涯就在那一次会面后结束，不是草率退出，而是一次真正的终结。

我以前写过《巫士唐望的教诲》《解离的真实》这两本书，描述了我的门徒生涯。

在这两本书中，我的基本假设是，学习成为巫士的关键在于食用知觉转变性植物所造成的非寻常状态。

唐望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使用三种知觉转变性植物：第一种的学名是Datura inoxia，一般称为曼陀罗（Jimson weed）；第二种是Lophophora Williamasii，一般称为培约特（Peyote）；第三种是裸盖菇（Psilocybe），它们均能造成幻觉。

我在食用这些知觉转变性的植物之后，对世界的知觉变得非常奇怪与强烈，我不得不做这样的假设：要学习唐望教导的东西，经历这些状态是唯一的道路。

这个假设大错特错。

为了避免对我师事唐望产生任何误解，此时我希望澄清下面几点：

到目前为止，我完全没有把唐望放在一个文化背景下加以说明。虽然他把自己视为一个亚基族印第安人，但这并不表示一般的亚基族印第安人都熟知或使用他的巫术知识。

在我跟随唐望学习的生涯里，我们都是用西班牙语交谈。正因为他的西班牙语非常好，所以我才能够得到许多关于他的信念体系的详尽解说。

我一直把那个系统称作巫术，把唐望称作巫士，因为这也是他自己使用的称呼。

我在学习的初期，就把他大部分的话记录下来；在后来的阶段，更是一字不漏地把他的话写下来，因此保存了大量的记录。为了让这些记录可读，同时又不失去唐望教诲的精神，我不得不修剪、编辑，可是我相信所删去的都是无关紧要的部分。

在我跟随唐望学习的过程中，我毫无疑问地把他视为巫士，因此，我努力的方向，就是去取得他知识领域中的“成员资格”。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必须先解释唐望告诉我的巫术基本前提。他说，从巫士眼光看，日常生活的世界是不真实的，或者说，不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具体地存在着。对巫士而言，现实世界，或者说我们都知道的世界，只是一种描述而已。

为了证实这个前提，唐望尽了最大努力，引导我去接受一个信念——我心中、我眼前的这个世界只是一种描述，从一生下来就重重打入我们头脑中的一种描述。

他说，和孩子接触的人都是孩子的老师，不断地把世界描述给孩子听，直到有一刻孩子能照着这种描述去感觉世界。唐望说，没有人会记得那不幸的一刻，因为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参考点可以让我们把这个时刻拿来和其他任何时刻比较。但是从那一刻开始，孩子就变成了一个“成员”，他知道世界的描述。当孩子能配合这个描述去进行各种恰当的知觉诠释，以诠释来印证描述时，他的“成员资格”便算是完全成熟了。

因此，从唐望的观点看，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乃是一条无止境的知觉上的诠释；而具有“成员资格”的我们便学习使这些知觉诠释变得一致。

“世界是由知觉的诠释所构成的”，这一观念意味着“知觉诠释”是不断进行的过程，很少受到质疑。事实上，我们所知的现实世界是如此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几乎不会把巫术的基本假设——现实只不过是许多描述之一——看作一个严肃的主张。

幸好，在学习生涯中，唐望完全不介意我是不是能够严肃看待他的主张；尽管我反对、不相信、不理解他说的，他仍继续说明他的观点。就这样，从第一次谈话起，唐望就以巫术老师的身份努力向我描述世界。我不太能掌握他的观念与方法，这是因为组成他的描述的元素和组

成我的描述的元素无法配合，两者格格不入。

他的论点是，他是在教导我如何去“看见”（see），这和肉眼的“观望”（looking）是不同的，而“停顿世界”（stopping the world）是“看见”的第一步。

几年来，我一直把“停顿世界”的观念看作没有任何意义的神秘隐喻，直到学习快要结束时的一次正式谈话中，才完全了解到这个观念在唐望知识体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那次唐望和我是在很轻松、无拘无束的情形下谈论许多不同的事情。我向他提到我的一位朋友以及他9岁孩子的问题：这孩子过去四年一直和他母亲同住，现在将搬来和我的朋友住，问题是他要如何对待这个孩子。我的朋友说，孩子不能适应学校生活，不能专心，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爱发脾气，不守规矩，而且经常离家出走。

唐望笑着说：“你的朋友的确有了麻烦。”

我想继续告诉他孩子做的各种“坏事”，可是他打断了我。

“关于这个可怜孩子的事，不须再多说了，”他说，“你或我都没有必要用我们的观点去看他的行为。”

他的态度突然改变，语气严肃，但接着微微一笑。

“我的朋友该怎么办？”我问。

“强迫孩子同意他的想法是最糟的事。”唐望说。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的意思是，如果孩子不听话，也不应该由他父亲去打他或吓唬他。”

“如果他不严厉地对待孩子，又怎么能管教孩子呢？”

“你的朋友应当让另外一个人去打孩子屁股。”

“他不许任何人去碰他的小孩！”我说，他的建议让我感到十分惊

讶。

唐望似乎觉得我的反应很有趣，嘻嘻地笑了。

“你的朋友不是战士，”他说，“如果他是战士，就会知道最糟糕的事就是莽撞地去面对其他人。”

“战士会怎么做呢？”

“战士使用策略。”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朋友是战士，他会帮助孩子去‘停顿世界’。”

“我的朋友怎么才能这么做呢？”

“他需要个人力量，也需要成为一名巫士。”

“可是他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用平常方法去帮助他的儿子改变对世界的看法，虽然这样不是‘停顿世界’，可是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我请他解释他的话。

“如果我是你的朋友，”唐望说，“首先我会雇一个人来打小家伙屁股。我会到贫民窟去雇一个最丑的人。”

“去吓一个小孩？”

“不只是吓吓小孩，你这个傻瓜。那个小家伙必须被停顿，由他父亲来打没有用。”

“如果你想停顿和你一起的人，你必须站在施压圈外，那样才可以控制压力。”

这个想法很荒谬，可是很吸引我，虽然我说不出理由来。

唐望托着下颌，左手撑在一个当作矮桌的木盒子上，眼睛闭着，可是眼球在动，我觉得他正透过眼皮看我，这个想法令我感到害怕。

“多告诉我一点，我的朋友应该怎样对待他的孩子。”我问。

“告诉他到贫民窟去，仔细地选一个样子丑恶的流浪汉，”他继续说，“告诉他找一个年轻的、还有一些力气的。”

接着唐望叙述了一套奇怪的策略。他要我告诉我的朋友，让这个人跟随他或者在一个他和孩子要去的地方等着，在孩子举止不规矩时，我的朋友就打暗号给那个人，那个人就从躲藏的地方跳出来，把小孩拎起来，狠狠地打他屁股一顿。

“在这个人把小孩吓过之后，你的朋友必须用尽一切的方法帮助孩子恢复信心。如果照着这个程序做三四次，我向你保证，这个孩子对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也会改变对世界的看法。”

“要是这种吓唬伤害到他呢？”

“吓唬从不伤人。真正伤害心灵的，是有人总是骑在你背上打你，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在孩子比较自制之后，你必须告诉你的朋友为他的孩子做最后一件事。他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一个死去的孩子，也许在医院，也许在诊所。把他的儿子带到那儿，把死去的孩子指给他的儿子看，让他用左手碰一下那具尸体，除了肚子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就会得到重生，世界也会不一样。”

我那时才领悟，在我们交往的这些年里，唐望对我使用了他建议我朋友用在他儿子身上的手法，虽然程度不同。我追问他这一点。他说他一直在想法子教我如何“停顿世界”。

“你还没有做到，”他微笑着说，“没有一个办法对你有效，因为你太顽固了。要是你不那么顽固，也许，用任何一项我教你的技巧，你或许早已经可以‘停顿世界’了。”

“什么技巧，唐望？”

“我叫你去做的一切，都是‘停顿世界’的技巧。”

在那次谈话之后几个月，唐望实现了他的目标——教我“停顿世界”。

这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停顿世界——迫使我仔细去重新检讨十年来我的学习过程。我清楚地看出关于知觉转变性植物角色的假设是错误的，它们不是巫士世界描述中的主要特色，只是用来帮助我把以前未能知觉的世界描述部分凝聚起来，因为我对于正常现实的描述非常执着，几乎让我看不到、听不到唐望的本意。因此，只能怪我个人不敏感，才使药用植物的使用成为必要。

我把所有记录重新看了一遍，了解到唐望在我们一开始交往时就对我概略地讲述了他所谓的停顿世界的技巧。在我以前的著作里，我把那一部分记录都抛弃了，因为它和知觉转变性植物的使用没有关系。现在我又把它放回到唐望教诲的系统里，构成本书的前十七章，而最后三章是记录我达到“停顿世界”的经过。

总而言之，我可以说，从我开始跟随唐望学习时，就有一个另外的现实存在，也就是说，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巫术对世界的描述。

唐望，身兼巫士与老师，教导了我这个描述。我经历的十年门徒生涯，逐渐展开了巫术世界的描述，随着时间而越来越复杂，最后建立起另一个未知的真实世界。

门徒生涯的结束，意味着我已经心悦诚服，确实学到了对世界的另一个新描述，因此我有能力发展出对世界的新知觉来配合新描述。换言之，我已经取得了“成员资格”。

唐望表示要达到“看见”，首先必须“停顿世界”。“停顿世界”的确是对某些知觉状态的适当处理。在这些状态中，日常生活的真实已经改变了，因为平时持续不断的诠释被另一套陌生的情况所停顿了。就我的例子来说，与我平常诠释不同的陌生情况，便是巫术对世界的描述。唐望“停顿世界”的先决条件是人必须先心服；换句话说，必须学会新的描述，好用来和旧描述对抗，那样才能打破我们所共同持有的对于知觉或者说世界的现实不加怀疑的武断信念。

“停顿世界”之后的下一步是“看见”。唐望对于这个观念的解释，我喜欢用下面的话来形容：“对我们所谓现实描述之外的另一世界给予知

觉上的回应。”

我的看法是，所有这些步骤都只有在使用它们原来的描述语言时才能被了解。而这个描述是他一开始就努力要传授给我的，因此我必须让他的教诲成为唯一的入门途径。因此，现在我就让唐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第一部分　停顿世界

“停顿世界”是意识自由的最初步，也是体验世界实相的先决条件，当人的内在思维暂停后，日常世界的真实描述与巫术世界的奇妙描述也都停止作用，这时便达到“停顿世界”的状态，人因此获得知觉上的自由。

1　从周围世界得到再次认可

“我知道你懂得很多关于植物的事，先生。”我对面前的老印第安人说。

我的朋友给我们引见后就离开了。老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望·马图斯（Juan Matus）。

“你的朋友这样告诉你的吗？”他随意地问。

“是的。”

“我采集植物，或者不如说是它们让我采集。”他轻柔地说。

我们在亚利桑那一个公车站的候车室里。我用很标准的西班牙语问他：“先生（caballero），我可以问几个问题吗？”

“Caballero”是从“Caballo”（马）这个字来的，原来的意思是骑马者，或骑马的贵族。

他好奇地望着我，说：“我是一个没有马的骑士。”然后开朗地笑了，并补充说，“我已经告诉你我叫望·马图斯。”

我喜欢他的笑，心想他显然是一个欣赏直率的人，于是决定提出一个大胆的要求。

我告诉他我对收集、研究药草有兴趣，尤其是对培约特——一种能让人产生幻觉的仙人掌植物——的用途特别有兴趣，又告诉他我曾在洛杉矶大学对它做过长期的研究。

我想我的表达很正经，态度很自然，自己听起来也十分可信。

老人缓缓摇头，他的沉默给了我鼓励，我又补充说，如果我们能在一起讨论培约特，对双方都有好处。

就在这个时候他抬起头来，正视我的眼睛。那真是令人凛然的一

眼，但不带任何威力，也不会让人有恐惧感。那是把我看透的一眼。我瞠目结舌，无法再喋喋不休地吹嘘下去，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他离开时给我留下一线希望，他说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去他家看他。

在我以前的生活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如果完全不回顾我过去的经验，就很难体会唐望这一眼对我的影响。我因为研究人类学而碰上了唐望，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很吃得开”的人物了。我离家好多年，换句话说，我已经能够照顾自己了。在遭人拒绝时，会花言巧语说服对方或让步、争辩、发脾气，如果一切都行不通，至少也会唉声叹气、埋怨，总而言之，总是有应对办法。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人像唐望那天下午那样，迅速而确实地截断我的冲力，让我不能再进行下去。可是这不只是被打断，说不出话而已。有些时候我会因为对我的对手怀有敬意而没有办法说出话来，可是愤怒、挫败仍然存在于我的思想中，而唐望这一眼却把我弄麻木了，我甚至无法思考。

那惊人的一眼使我大惑不解。我决心去找他。

在第一次会晤后，我整整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准备，阅读有关美国印第安人使用培约特的书籍，尤其是对西南平原印第安人的培约特信仰。每一本相关的著作我都看了，等我觉得有了足够准备之后，我又回到了亚利桑那州。

1960年12月17日_星期六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问了好些当地的印第安人，才找到他的房子。到了他那儿，我把车子停在房子前面，那时才下午一两点钟。他坐在一个装牛奶的木箱上。他似乎还认得我，在我下车时向我打招呼。

我们说了一些客套话，然后我坦白承认，在第一次见面时很不诚实，我吹牛说知道很多培约特方面的事，但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他看着我，眼神非常祥和。

我告诉他，为了准备这次会面，我看了六个月的书，现在我真的对培约特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笑了，显然我的话让他觉得可笑。对于他的笑，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感到不快。

他显然注意到了我的不安。他郑重地告诉我，虽然我用心良苦，但对我们的会面做准备其实是徒劳的。

我心想我是否该问他话中是不是另有含义，我没有问，但他似乎了解我的想法，接着向我解释他的意思。他说我的用心准备使他想起一个受迫害民族的故事。这个故事描述了一群遭受国王迫害的人。其实受迫害者和迫害者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受迫害者念某些字时有自己特殊的发音，这一差异也就成了一个暴露身份的线索。国王在一些重要地点设置路障，让官员守在那里，要每个过路人念一个关键词。能像国王一样念那个词的人才可以活下去，不能的人立刻被处死。故事的重点是，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决心学习以国王喜欢的方式念那个测验词，以便通过路障。

唐望开朗地笑着说，事实上，年轻人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学会那个词的发音。到了测验的大日子，年轻人很有信心地来到路障，等待官员的测验。

这个时候，唐望戏剧性地停止述说，眼睛看着我。他的停顿显然是刻意的，不过似乎露骨了些。我就陪他玩下去。这个故事我以前听过，和德国犹太人有关。他们念某些词的方式很特别，让人可以分辨出他们的身份。我也知道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年轻人被抓了，因为官员把测验词忘了，于是要年轻人念另一个十分类似的词，可是年轻人还没有练习过念那个词。

唐望似乎在等我问故事的结局，于是我问了。

“他后来怎样了？”我问，装得很无知，对故事很有兴趣的样子。

“这个非常狡猾的年轻人，”他说，“发觉官员把测验词忘了，于是在官员还没有开口之前，便承认自己准备了六个月。”他再次停顿，眼中带着恶作剧的闪光。这次情节变了。年轻人的坦白是一个新情节，于是我不知道故事会怎样结束。

“那么，后来呢？”我问，真的有兴趣了。

“当然这个年轻人立刻被杀死了。”他说，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我非常喜欢他引起我兴趣的手法，特别是把故事和我的情况联结在

一起。事实上，他似乎特别为我改编了这个故事，用很微妙、很艺术化的方式嘲弄我。我们一起笑了。

之后，我告诉他，不论听起来多么愚蠢，我真的对学习药草有兴趣。

“我很喜欢走路。”他说。

我想他是在故意转变话题以逃避我的问题。我不想触怒他，因此没有坚持。

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和他一起去沙漠走一走。我热切地告他我喜欢在沙漠里散步。

“这可不是去野餐。”他用警告的语调说。

我告诉他，我真的很想和他合作。我说，我需要收集资料——任何有关使用药草的资料，而且愿意对他所付出的时间与精神给予报酬。

“你为我工作，”我说，“我付你报酬。”

“你愿意付多少？”他问。

我察觉出他的声音有一丝贪婪的意味。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说。

“用你的时间……偿付我的时间。”他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十分古怪的家伙。我告诉他我不了解他的意思。他回答说，药草方面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的，因此他压根儿就没想要拿我的钱。

他目光犀利地看着我。

“你在口袋里搞什么？”他一皱眉，问我，“你在玩你的家伙吗？”

他指我做笔记的事。当然我的手放在风衣的大口袋里，在一个很小的本子上做笔记。

我向他解释，他开怀大笑。

我说不愿意在他面前写，怕打扰他。

“如果你想写，就写吧，”他说，“你不会打扰我。”

我们在周围的沙漠走着，直到天黑。他没有指给我看任何药草，也没有谈到任何有关药草的事。我们在几个灌木丛旁停下来，休息了一下。

“植物都是很奇特的，”他说，没有看我，“植物是活的，能够感觉。”

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一股强风摇撼了周围的灌木丛，灌木丛呼呼作响。

“你听到了吗？”他问，把右手放在耳边，似乎这样可以帮助他倾听，“叶子和风都同意我的看法。”

我笑了，那位引我们认识唐望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要小心，因为老人非常古怪，我想“叶子和风都同意我的看法”是他的古怪处之一。

我们又走了一段路，他仍旧没有指给我看任何植物，也没有采摘。他只是飘然穿过灌木丛，轻抚植物，然后停下来，坐在一块岩石上。他要我休息，看看四周。

我坚持要说话，再次让他知道我非常希望学习有关植物的知识，特别是培约特，并求他当我的资料提供者，我愿意以金钱作为报酬。

“你不必付钱，”他说，“你可以问任何你想知道的事，我会告诉你，并教你如何对待它。”

他问我同不同意这样的安排。我当然非常高兴。接着他又补充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恐怕植物没有什么可学的，因为没什么好说的。”

我不了解他说这话的含义。

“你说什么？”我问。

他把话重复了三次。这时，一架空军喷气式飞机低空掠过，整个地区都被轰隆轰隆的声音所震动。

“你看！世界刚刚同意了我的看法。”他说，把左手放在耳边。

我觉得他很好玩。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你是从亚利桑那州来的吗，唐望？”我问，努力把谈话的重点放在他是我的资料提供者这一事实上。

他看了我一下，肯定地点点头。他的眼神暗淡。

“你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吗？”

他点头，没有回答我，似乎是表示肯定，但也像是一个思考中的人，不由自主地动了一下头。

“你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他问。

“我是从南美洲来的。”我说。

“那是一个大地方。你是从整个南美洲来的吗？”

他凝视我，目光又犀利起来了。

于是我向他细述我出生时的情况，可是他打断了我。

“我们在这方面是相似的，”他说，“我现在住在这里，但实际是从索诺拉来的亚基族人。”

“真的吗？我是从——”

他没有让我说完。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你就是你，来自你来的地方，就像我是来自索诺拉的亚基族人。”

他的眼睛非常明亮，笑声让人感到怪异不安。他让我觉得好像自己撒谎被揭穿了，感到一种莫名的负疚感，觉得他知道了我不知道或不愿

意说的事情。

我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好意思，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他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站起来，问我要不要到镇上去吃饭。

走回他家，然后开车去镇上，让我觉得好过些，可是没有完全释然。我多少感到受到了威胁，虽然不能确实地指出原因来。

在餐馆里我想让他喝杯啤酒，可是他说他从不喝酒，连啤酒也不例外。我心里暗笑，不信他的话。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个朋友告诉我："老人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酒精里。"其实我不介意他说不喝酒是否在撒谎，因为我喜欢他，他的气质让人感到舒服。

不过，我脸上一定露出了怀疑的样子，因为他接着跟我解释他年轻时常常喝酒，可是一下子就戒掉了。

"人们很少了解到，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任何事从生命中去除掉，就像这样。"他用大拇指摩擦中指发出声音。

"你认为可以那样容易把烟与酒戒掉吗？"

"当然！"他很肯定地说，"把烟与酒戒掉，根本不算什么。"

这时咖啡壶里的开水发出生动的响声。

"你听！"唐望喊着，眼睛闪亮，"开水也同意我的看法。"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人可以得到周围事物的同意。"

在那关键性的一刻，咖啡壶发出了放肆的叫声。

他看了一下咖啡壶，轻声地说："谢谢。"点点头，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我吓了一跳，他的笑声有点大，但整个事情着实令我觉得好玩。

我和我的"资料提供者"第一次正式的会晤就这样结束。他在餐馆门口向我说再见，我告诉他必须去看一些朋友，希望下周末再去看他。

“你什么时候会在家？”我问。

他仔细打量我。

“你来的任何时候。”他回答。

“我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来。”

“那么你什么时候来都行，不要担心。”

“要是你不在呢？”

“我会在的。”他笑着说完，就走开了。

我跑上去，问他是否介意我带一台照相机，照几张他和他房子的照片。

“那是不行的。”他皱着眉说。

“一台录音机呢？你介意吗？”

“我想，也不行。”

我感到不高兴，开始抱怨起来。我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拒绝的理由。

唐望否定地摇头。

“忘掉这件事，”他坚定地说，“如果你还想见我，就不要再提这件事。”

我不甘心地嘀咕了几句。我说录音与照片是我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他说只有一件事是做任何事都不可少的，他称它为“精神”。

“一个人不能没有精神，”他说，“而你就没有。先担心这个，不要担心照片。”

“你的意思是——”

他用手势打断了我的话，向后退了几步。

“一定要再来。”他轻声说，同时挥手与我告别。

2　抹去个人历史

1960年12月22日_星期四

唐望坐在门旁的地上，背靠着墙。他把一个装牛奶的木箱翻过来，请我坐下，不要拘束。我带了一条烟给他。他说他不抽烟，但愿意接受礼物。我们谈了谈寒冷的沙漠夜晚以及其他日常话题。

我问他这样是否会干扰他的惯有生活规律。他有些皱眉地看着我说，他没有这样的生活规律，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整个下午待在那里。

我准备了一些家谱与亲属图表，希望他帮助我填好。我也从人类学文献上搜集了一系列据说属于这一地区印第安人的文化属性，想和他一起看，把他熟悉的项目打钩。

我从亲属图表开始。

“你如何称呼你的父亲？”我问。

“我叫他爸爸。”他板着脸孔说。

我有些不快，但是仍旧继续下去，假设他没有听懂。

我把图表拿给他看，向他说明有一个空格是给父亲的，另一个空格给母亲的。我还用英语与西班牙语之间对父母亲的不同称呼做例子说明。

我想也许应该先提母亲。

“你母亲叫什么？”我问。

“我叫他妈妈。”他用无知的语调回答。

“我的意思是你还用什么字眼喊你的父亲、母亲？你是怎么喊他们的？”我说，努力保持礼貌与耐心。

他抓抓他的头，呆呆地望着我。

“老天！”他说，“给你难倒了，让我想想。”

迟疑了几分钟之后，他似乎记起了什么，我也赶紧拿笔准备写。

“嗯！”他说，似乎在严肃地思考，“还用什么其他的字喊他们？我喊他们‘嘿，嘿，爸’‘嘿，嘿，妈’。”

我忍不住笑起来。他的表情实在很滑稽。我不知他是一个扯我后腿的老人，还是一个道地的笨蛋。我尽量忍耐，向他解释说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完成这些图表对我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努力让他了解家谱与个人历史的观念。

“你父母亲叫什么名字？”我问。

他用清澈、温和的眼光看着我。

“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那些无聊的事上。”他轻柔地说，但带着意想不到的力量。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些话仿佛出自另一个人的口中。片刻之前，他还是个搔着头的傻印第安人，一瞬间，他就扭转了我们两人的角色，我成了愚蠢的一个。而他以一种无法形容的眼光盯着我，那不是傲慢、违抗、仇恨或轻蔑。他的眼神祥和、清澈又锐利。

“我没有任何个人历史，”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有一天我发现我不再需要个人历史，就把它抛掉了，就像抛掉饮酒的习惯一样。”

我不太了解他的意思。我突然感到很不舒服，觉得受到了威胁。我提醒他，他曾经向我保证过可以问他任何问题。他再次对我表示，他真的一点也不介意。

“我不再有任何个人历史，”他刺探地看着我说，“有一天我觉得可以不需要它，就把它丢掉了。”

我瞪着他，想发现他话中所隐藏的意义。

“一个人怎么能把他个人的历史丢掉？”我争辩说。

“首先必须有这种欲望，”他说，“然后再一点一点把它抹掉，和谐

地进行。”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欲望呢？”我大叫。

我对我个人的历史有着强烈的依赖。我家世根基深厚。我坚信，没有这些个人历史，我的生命就没有脉络可寻，没有目标。

“也许你该告诉我，抛弃个人历史是什么意思？”我说。

“把它丢掉，那就是我的意思。”他直截了当地说。

我强调说一点也不了解他的想法。

“拿你为例，”我说，“你是一个亚基族人。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一事实。”

“我是吗？”他微笑着问，“你怎么知道？”

“不错！”我说，“目前我无法确切知道，但是你自己知道，这就算数，那就使得它成为个人历史。”

我觉得自己十分有理。

“我知道我是否是亚基人，这个事实并不足以构成个人历史，”他回答说，“只有在别人知道时，它才会成为个人历史。我可以向你保证，永远不会有人确知这件事。”

我笨拙地把他的话记下来后，停下来看着他。我实在猜不透他。我回想过去对他的种种印象：第一次见面时他看我时那种神秘的、前所未见的眼神；他宣称从四周一切获得同意时所显现的魅力；他恼人的幽默与警觉；在我问到他父母时他那副不折不扣的蠢样；还有，他的那几句充满力量的话，使我完全不知所措。

“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对不对？”他说，似乎看到了我脑中所想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因为我没有个人历史。”

他问我有没有父亲，我说有。他要我回忆父亲对我的看法。

“你的父亲知道你的一切，”他说，“因此他对你了如指掌。他知道你是谁、你做的事情，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他对你的看法。”

唐望说第一个认识我的人都对我有一个看法，而我也不断以自己所做的一切支持他们的看法。“你看不出来吗？”他戏剧性地问，“你必须告诉父母、亲戚、朋友自己所做的一切，用这样的方法更新你的个人历史。相反，如果没有个人历史，就不需要解释：没有人会对你的行为感到愤怒或失望，尤其重要的是，没有人会用思想把你束缚住。”

突然，这个观念在我脑中变得清晰起来。我过去已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是从来没有好好想过。没有个人历史，的确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观念，至少在理性层次上是如此，然而这让我感到孤独，觉得受到了威胁和不愉快。我想和他讨论一下我的感觉，可是克制住了；眼前的情况有些荒谬：和一个没有大学生“复杂思维”的老印第安人做哲学上的辩论让我觉得可笑。本来我只是要问他家谱方面的事，他不知如何就把我引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会谈到这方面，我只是想要在图表上填入一些名字。”我说，努力让谈话回到我希望的题目上。

“理由很简单，”他说，“我们会谈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说探问别人的过去是很无聊的事。”

他的语气很坚定。我想我是没办法叫他让步了，于是我改变做法。

“没有个人历史这个观念是亚基族人的观念吗？”我问。

“是我的观念。”

“你从哪儿学来的？”

“我从我一生中学来的。”

“是你父亲教你的吗？”

“不是。不妨这样说，是我自己学到的。现在我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你，让你今天不会空手而返。”

他故意压低嗓音。我笑他装模作样。我必须承认他在这方面真是有

一手。我突然觉得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天生的演员。

“写下来，”他哄着我说，“为什么不写呢？你在写字的时候似乎比较自在。”

我看着他，我的眼睛一定泄露了我的迷惑。他拍着大腿，非常高兴地笑起来。

“最好抹掉一切个人历史，”他慢慢地说，似乎让我有时间笨拙地写下来，“免得我们受别人思想的牵绊。”

我无法相信他真的说了那样的话，我觉得非常迷惑。他一定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到了我内心的不安，立刻加以利用。

“拿你自己作为例子，”他继续说，“现在你不知道你是留下来好还是离开好，因为我已经抹掉了我的个人历史。我已经一点一点地在我以及我生命的周围创造了一层雾，现在没有人确切知道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

“可是你自己知道你是谁，不是吗？”我插嘴说。

“你可以打赌，我……不知道。”他说道，然后在地上打滚，笑我惊愕的样子。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让我以为他会说他知道。他的狡猾很具威胁性，我真的害怕起来。

“这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小秘密，”他低声说，“没有人知道我的个人历史；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做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眯起眼睛，不是向我看，而是越过我的右肩向远方看。这时他挺直背脊盘腿坐着，可是又似乎很轻松。在这时候，可以说他是威力的化身。我把他想象成一个印第安酋长，儿时英勇故事里的“红番战士”。我沉浸在浪漫的幻想中，一种爱恨交加的情感包围着我。我可以真诚地说，非常喜欢他，同时又能说，我怕他怕得要死。

他那种奇怪的凝视持续了好长时间。

“我怎么能知道我是谁，当我是这一切时？”他一边说，一边环视四周。

然后，他瞥了我一下，笑了。

“你要一点点地在自己周围创造一层云雾；必须把周围一切抹掉，直到没有一样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是确定的或真实的。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太真实——你的努力太真实，你的情绪太真实。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理所当然。你必须开始抹掉自己。”

“为什么呢？”我带着敌意问。

很明显，他在规范我的行为。在我的生活中，每次有人想要告诉我我该做什么时，我就忍不住发火，并立刻警惕起来。

“你说想学习植物，”他平静地说，“你希望不劳而获吗？你以为这是游戏吗？你会问问题，而我也会告诉你我所知道的，这是我们所同意的。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安排，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他的坦率让我恼火。我承认他是对的，但十分不甘心。

“让我们这样说好了，”他继续说，“如果你希望学习关于植物的事，植物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所以你必须做其他的事，其中一项是抹掉个人历史。”

“怎么做呢？”我问。

“从简单的事情开始，例如，不要透露你是什么什么的，然后离开所有熟悉你的人，这样你就可以在自己周围制造起一层雾来。”

“可是那很荒谬，”我抗议说，“为什么人们不该知道我？这又有什么不对？”

“毛病在他们一旦知道你，你就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从那一刻开始，你就没有办法打破他们思想的束缚。我个人很喜欢那种不为人知的终极自由。没有人能确切地了解我，像人们了解你一样。”

“可是那是撒谎。”

“我不关心什么谎言或实话，”他严肃地说，“只有在你有个人历史时，谎言才会是谎言。”

我辩解说我不喜欢故意把事情神秘化或误导人，他的回答是，其实我还是在用各种方法误导每一个人。

这个老头子触到了我的一个痛处。我没有停下来问他这话的意思，也没有问他怎么知道我经常误导人。我只是直接对他的话做出反应，用言语为自己辩护。我说，我非常痛苦地感知到，我的家人、朋友都认为我不可靠，而实际上我一生里从来没说过谎。

“你一直都晓得如何说谎，”他说，“你唯一不知道的是为什么要说谎。现在你知道了。”

我提出抗议。

“你看不出来我很厌恶别人认为我不可靠吗？”我说。

“但你是真的不可靠呀。”他很肯定地说。

“该死！我不是那样的！”我大叫道。

我的情绪没有让他严肃起来，反而使他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我实在厌恶这个老人的狂妄。不幸的是，他说得没错。

不一会儿，我平静下来，他继续说下去。

> “如果一个人没有个人历史，”他解释说，“不论他说什么，都不会被当成谎言，而你的麻烦是你一定得向每个人说明每一件事，同时又希望保持行为的新鲜感。可是在说明所做的一切之后，你没法再兴奋，为了能好好活下去，你只好撒谎。”

我真是为我们谈话的内容感到迷惑。我巨细无遗地记下交谈的所有细节，把注意力放在他说的话上，不去想自己的偏见，或他话中的含义。

“从现在开始，”他说，“你必须只让人知道你愿意让人知道的，但是不必说明你是怎样做到的。”

“我守不住秘密！”我大叫，“你说的对我没用。”

“那么就要改变！”他斩钉截铁地说，眼中露出慑人的光芒。

他看上去像一头奇怪的野兽，但是他的思想如此一致，言语流畅，

我的不快慢慢地转变成令人不安的困惑。

> “你看，”他继续说，“我们只有两条路；或者把一切都当成确定的、真实的：或者不这么做。如果走第一条路，最后会对自己以及世界感到厌倦至死。如果走第二条路，抹去个人历史，我们就在自己周围制造出一层雾，那是一种让人刺激而且神秘的状态，没有人知道兔子会从哪里冒出来，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

我辩解说抹去个人历史只会增加不安全感。

“在没有一样事情是确定时，我们会一直保持警觉，会永远小心翼翼，”他说，“不知道兔子藏在哪丛灌木后面，要远比假装知道一切来得刺激。”

他很久没有说任何一个字，大约有一个小时在完全沉默中过去了。我不知道要问什么。最后他站起来，要我开车送他到附近的镇上去。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谈话让我精疲力竭，昏昏欲睡。在路上，他要我停下来。他说，如果我想得到放松，得爬到路边的小山丘上，趴在上面，头向着东方。

他的口气似乎有一点紧急。我不想争论，也许是累得连话都不想说。我爬上小山，照着他的话做。

我只睡了两三分钟，但已经足够使我的体力得到恢复。

我们开到市中心，他要我在那里让他下车。

“再来，”他下车时说，“一定要再来。”

3　失去自我重要感

我有一个机会把我两次拜访唐望的经过告诉那位引见我们的朋友。他认为我在浪费时间。我详细地告诉他我们的谈话内容，他觉得我在夸大其词，为一个愚蠢的老糊涂制造传奇。

我才没有多余的心思为这样一个荒谬的老人制造传奇。老实说，他对我个性的批评已经严重到破坏我对他的好感。不过我必须承认，他的批评总是很恰当，一针见血又句句真实。

其实，我内心矛盾的总结在于，一方面我无法相信唐望能够打破我对世界的各种成见；另一方面我也无法像我的朋友那样，认为“那个老印第安人只不过是个疯子而已”。

我觉得在对他做出判断之前，必须再去看他一次。

1960年12月28日_星期三

我一到他家，他就带我到沙漠灌木丛中散步。我带了一袋日用品给他，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似乎在等我。

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他没有采集，也没有指给我看任何植物。不过，他倒是教了我一种“正确的走路方式”，他要我走路时轻松地弯曲手指，使我能把注意力放在小径与周围景象上。他说，我习惯的走路方式会浪费体力，而且人在走路时，手中绝不可以拿东西；如果必须拿东西，就应当用一个背包、肩袋，或其他网状的袋子。他的想法是，如果手保持特定的姿势，人便能够有更大的耐力、更敏锐的知觉。

我不想跟他争辩，便照着他的话去弯曲手指，然后继续前进。不过，我的知觉没有什么不同，耐力和过去也毫无两样。

我们是早上开始走的，接近中午时才停下来休息。我流着汗准备喝水壶里的水，可是他阻止我，告诉我说啜一小口比较好。他从一棵淡黄色灌木上切下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嚼，也给了我几片，并且强调说这些叶子非常好，放在嘴里慢慢嚼可以止渴。结果我仍感到口渴，不过也没有感到不舒服。

他似乎知道我心里想的，向我解释说，我没有感觉到“正确走路法”与嚼树叶的好处是因为我年轻力壮，我的身体没有感觉到什么，因为它有些笨。

他笑了。我可不觉得好笑，这似乎让他觉得更有趣。他更正前面的话：我的身体不是真的笨，而是有点处于昏睡状态。

那时，一只巨大的乌鸦从我们头上呱呱飞过，我吓了一跳，笑了起来，以为这是该笑的场合，可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猛摇我的手臂，嘘我，让我安静，样子非常严肃。

“那不是玩笑。”他严厉地说，好像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要求他解释。我说我们曾一起笑咖啡壶，而现在我笑一只乌鸦就使他发火，岂不是没有道理？

“你看到的不只是一只乌鸦！”他大叫道。

“可是我看到那是一只乌鸦！”我坚持说。

“你什么也没有看到，你这个笨蛋！”他粗鲁地说。

他没有理由如此粗鲁。我告诉他我不喜欢惹人生气，也许我离开比较好，因为他当时的情绪似乎不太需要别人陪伴。

他哈哈大笑，好像我是一个在他面前表演的小丑。我的恼怒也跟着上升。

“你很有暴力倾向，”他平静地说，“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你不也是一样吗？”我打断他，“在向我发怒时，你不也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吗？”

他说他压根儿就没有要对我发怒，同时两眼犀利地看着我。

“你看到的不是世界对你的同意，”他说，“乌鸦的飞翔和聒噪从来都不是同意，那是一种征兆！”

“什么样的征兆？”

“关于你的重要征兆。”他神秘地回答。

就在那一刻，风把一根灌木枯枝吹到我们脚边。

“那是表示同意！”他喊道，眼睛明亮地看着我，大笑起来。

我感觉他在耍我，玩一种很奇怪的游戏，规则由他定，因此他笑就可以，我笑就不行。我再次变得非常恼火。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他。

他完全没有感到被冒犯，只是笑着。他的笑使我更痛苦与沮丧。我觉得他有意羞辱我。就在那时，我决定我的“野外调查”已经够了。

我站起来说我要回他家，因为我必须回洛杉矶了。

“坐下来！”他命令地说，“你像个老太婆一样发脾气。现在不能离开，因为我们还没有结束。”

我恨他，觉得他是一个藐视别人的人。

他唱起一支愚蠢的墨西哥民歌来，他把某些音节拉长，将另外一些缩短，显然是在模仿一个有名的歌手，结果把歌弄得非常可笑。最后我也笑了起来。

“你看，你笑这支愚蠢的歌，”他说，“可是那个歌手与花钱听他这样唱歌的人并不笑。他们把它看作一件很严肃的事。”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我觉得他故意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我笑那只乌鸦是因为没有很严肃地看待它，就好像我没有严肃看待那首歌一样。可是他又把我搞糊涂了。因为他说我就像那位歌手与那些喜欢听他歌的人一样自命不凡，把一些没意义的事看得极为认真，而头脑清醒的人对这些事是不屑一顾的。

然后他重述所有他在“学习植物”这一课题上说过的，似乎是要唤醒我的记忆。他强调，如果我真的想学习，就必须改变我大部分的行为。

我越来越恼火，后来甚至连做笔记都很吃力。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他慢条斯理地说，“在你心里，你把你自己看得太该死的重要。一定要改！你是如此该死的重要，使你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每件事恼火。你是如此该死的重要，所以事情只要不如你的意，你可以掉头就走。你大概以为那样表示你有个性。胡扯！你是又软弱，又自命不凡！”

我佯装抗议，可是他不为所动。他指出，因为我加在身上这种夸大的重要感，使我这辈子一事无成。

他说得如此有把握，让我大吃一惊。当然，他说的是真的。我不仅感到愤怒，也觉得备受威胁。

“自我重要感是另一件必须丢弃的东西，就像个人历史。”他用戏剧化的语气说。

我当然不想和他争辩。显然我处在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除非他想回去，否则我们是不会回去的。我又不知道回去的路，只好留下来陪他。

他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头有节奏地微摇，似乎在嗅闻周围的空气，他仿佛进入了一种非常警觉的状态。他转过身来瞪着我，非常迷惑、好奇的样子，眼睛在我身上上下扫视，像在寻找什么；然后他突然站起来，开始快走，他几乎是在小跑。我跟着他，我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最后我们在一座岩石小山旁停下来，在一棵灌木的树荫下坐下。快步弄得我精疲力竭，不过我的情绪好多了，几乎感到兴奋，这种改变是很奇怪的，因为开始快走时，我对他气得要命。

“这真是奇怪，”我说，“可是我感觉很好。”

我听到了远方乌鸦的叫声，他举起手指，放在右耳边，微笑起来。

“那是一个征兆。”他说。

一块小岩石从山上滚下来，压到灌木丛，发出了声响。

他大声笑起来，手指着声音的方向。

“而那是表示同意！”他说。

他接着问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谈谈我的自我重要感。我笑了，我的愤怒早已成为过去，我甚至不能想象刚才怎么会对他那样不高兴。

“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我说，“我原来很生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又不生气了。”

“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很神秘的，”他说：“不会轻易让人知道它的秘密。”

我喜欢他这种如谜般的谈话，神秘而带挑战性。不过，我无法判断这些是深奥难懂还是一派胡言。

“要是你再回到这里的沙漠，”他说，“不要走近我们今天停留的小山，要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它。”

“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吗？”

“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丢掉自我重要感。只要你还是感觉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物，就不能真正欣赏周围的世界，就好像一匹戴着眼罩的马只能看到一个远离一切事物的自己。”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

“我要和这儿的小朋友谈谈！”他指着一株小植物说。

他跪在小植物前面，抚摸它，和它说话。起初我听不懂他的话，后来他改用西班牙语和小植物谈，哇啦哇啦地说了一阵，全是些没意义的话，然后站了起来。

“你和植物说什么不重要，”他说，“也可以自己编造出一些字来；重要的是那种喜欢它、平等对待它的感觉。”

他解释说，采集植物的人每次采摘时都必须向植物道歉，并且保证有一天自己的身体也将供给它们做食物。

“因此，归根结底，植物和我们是平等的，”他说，“植物和我们是

同等重要的，谁也不比谁更重要。”

“来！和小植物说话，”他催促我说，“告诉它你不再觉得自己重要。”

我跪在小植物前面，但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我没有办法对小植物说话，我觉得荒谬可笑，但没有生气。

唐望拍着我的背说，没有关系，至少我已经控制了自己的脾气。

“以后常和小植物谈话，”他说，“说你丢掉所有自我重要感，而且你也能当着别人的面那样说时才停止。”

“到那边的山上！自己练习。”

我问他是否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和植物谈话。

他笑起来，轻敲我的头。

“不行！”他说，“如果要植物回答你，你就必须清楚、大声地对植物说话。”

我走到他说的地方，心里暗笑他的古怪。我甚至想试着和植物说话，但是心中的荒谬感实在难以克服。

我待在那儿，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回到他身边，可是他知道我并没有和植物说话。

他没有看我，只是示意要我坐在他旁边。

“仔细看着我，”他说，“我要和我的小朋友说话。”

他跪在一棵小植物前面，花了好几分钟的时间又说又笑。

我觉得他真是疯了。

“小植物要我告诉你，吃它是很有益处的，”他边往起站边说，“它说一小把就可以让人身体健康，也要我告诉你那边也有一群它们的伙伴。”

唐望指着大约两百码[1]外的小山坡。

“我们到那边去看看。”他说。

我笑他装模作样，但确信会找到他所说的植物，因为他对这个地区非常熟悉，知道可以在哪些地方找到可食的植物与药草。

我们朝着他说的地方走。他不经心地告诉我，应该注意这一种植物，因为它可以吃，也可以做药。

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刚才那株植物告诉他的。他停下来，看着我，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他摇摇头。

“啊！”他笑着喊道，“你的小聪明把你变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可笑，小植物怎么可能告诉我我早已经知道的事呢？”

然后他向我解释说，他一直都知道那种植物的各种特性，而刚才那株植物只是告诉他在他所指的区域里长了一丛，而且它不介意唐望把这个信息告诉我。

我们到达了那座小山坡，发现了一大丛这类植物。我想笑，可是他不给我时间。他要我谢谢这丛植物，我感到极为别扭、不自在，无法照着他的话去做。

他仁慈地笑了，再次说出一些如谜般的话，并重复了三四次，好像是要给我时间去理解其中的意义。

“我们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他说，“人不比其他任何东西好。一棵小植物对我们慷慨，就应该谢谢它，不然它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他讲话时看我的样子让我感到一阵寒战。我赶忙向植物俯过身去，大声说“谢谢”。

他克制地偷笑出声。

我们又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往回走。我一度落后，他不得不等我，检查我的手指有没有弯曲，而我没有这么做。他严厉地告诉我，只要和他同行，就必须观察模仿他的方式，不然就不要跟他走。

“我不能老是像等小孩那样等你。”他用责备的语气说。

这句话让我陷入了窘困和疑惑。这个老人怎么会走得比我快？我觉得自己很强壮，像个运动员，可是竟然需要他等我，好让我赶上他。

我照他的话，把手指弯曲起来，奇怪的是我竟能够毫不费力地跟上他。事实上，有时我感觉到是我的手在拉着我向前走。

我非常兴奋。和这个古怪的老印第安人一块儿愚蠢地走路，我觉得非常快乐。我开始说话，一再问他可不可以指给我看一些培约特。他看了我一下，什么也没有说。

4　死亡的忠告

1961年1月25日_星期三

“有一天你会教我有关培约特的知识吗？”我问。

他没有回答。像过去一样，他只是看着我，好像我疯了。

在闲聊中，我多次提起这件事。每次他都皱眉摇头。这个动作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更像失望、难以置信。

我们原来坐在他屋前的地上，他突然站起来，他的头几乎让人察觉不到地点了一下，示意我跟着他走。

我们朝南进入沙漠灌木丛。他在路上又一再说，我应该晓得我的自我重要感与个人历史都是些无用的东西。

“你的朋友们，”他突然转向我说，“那些认识你很久的人，你必须立刻离开他们。”

我觉得他疯了，他的坚持是很愚蠢的，可是我什么也没说。他窥视着我，笑了起来。

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后终于停下来，我正要坐下休息时，他却要我到二十码远的地方，大声而清楚地和一丛植物谈话。我感到不安与担忧。他的古怪要求让我难以忍受，我再次告诉他我无法对植物说话，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太荒谬了。他唯一的反应是，我的自我重要感太强烈了。突然，他似乎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在我对这件事感到简单、自然之前，不用再尝试去跟植物说话。

“你想学习植物，可是却什么事也不愿意做。”他责备地说，“你究竟想要做什么呢？”

我解释说，我希望得到有关植物使用方面的知识，因此我才要求他做我的资料提供者，我甚至愿意付钱给他。

“你应该接受钱的，”我说，“那样我们两个人都会觉得好过些。我就可以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因为你在为我工作，而我付你钱。你觉得如何？”

他不屑地看着我，下唇与舌头颤动，大力吐气，发出很难听的声音。

“我也这么想。”他说，然后疯狂地大笑起来，一定是因为我一脸惊愕的表情。

很显然，他不是一个我能够轻易应付的人。撇开他的年纪不说，他可是精力充沛，身体又是难以置信地强壮，我原来认为他年纪这么大，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完美的“资料提供者”。

我一直认为老人是理想的资料提供者，因为他们是如此衰弱，除了谈话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做。但是相反，唐望是一个麻烦的家伙，我觉得他既危险又让人拿他没办法。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位朋友说得没错，他是一名古怪的印第安老人，虽然不像我朋友说的那样大部分时间泡在酒精里，但却比那个更糟——他是个疯子。我再次感到以前有过的那种怀疑与害怕——这些我原来以为已经克服了的感觉，事实上，我毫无困难地说服自己回去找他。可是，当我发觉我喜欢和他在一起时，心里不免觉得或许我也有点疯了。他说我的自我重要感是一个障碍，这种想法确实对我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一切都只是理智上能够接受的想法；一旦面对他的古怪行为，我就又会感到害怕，想离开。

我说，我相信我们非常不同，不可能和谐共处。

“我们之中的一个必须改变，”他说，眼睛看着地面，“而你知道是谁。”

他哼起一支墨西哥民谣，然后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眼光犀利，炯炯有神。我想要转移视线或闭上眼睛，但是，让我十分惊异的是，我无法挣脱他的注视。

他要我告诉他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看到，可是他坚持要我说出他的眼睛让我感觉到了什么。我努力让他了解，我唯一感觉到的是我的局促不安，以及他看我的样子让我非常不舒服。

他没有就此罢休，继续凝视我。那不是威胁或凶恶的注视，而是一种神秘的、令人不快的注视。

他问，他是不是让我想起一只鸟。

“一只鸟？”我叫道。

他像孩子一样咯咯地笑起来，同时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

“不错，”他柔和地说，“一只鸟，一只非常有趣的鸟！”

他又把目光锁定在我身上，同时命令我回想过去。他以一种不寻常的确定说，他“知道”我以前看过那样的目光。

那时我觉得，这个老人不愿接受我满怀诚意的请教，反而每次都要向我挑衅。我挑战地回瞪他，他没有发怒，却笑了起来。他一拍大腿，跟着吆喝起来，好像在骑一匹野马，然后神情严肃地告诉我，重要的是不要和他作对，同时要我努力回忆那只有趣的鸟。

“看着我的眼睛。”他说。

他的目光异常犀利，给人一种感觉——让我想起什么，可是又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我想了一下，然后我突然明白了：不是他眼睛或头的形状，而是注视中一种冰冷的凶猛让我想起了老鹰的眼睛。那一刻，他正侧头看我，有一瞬间，我心中感到一片混乱。我以为我看见了一只鹰的形象，而不是唐望。那形象一闪即逝，而我心中很乱，没有再去注意它。

我很兴奋地告诉他，我可以发誓，我在他脸上看到了老鹰的样子。他又是一阵笑声。

我在老鹰的眼中看过那样的眼神。在孩童时代，我常常猎鹰，祖父说我的技术不差。他有一座养鸡场，老鹰对他的事业是一项威胁。射杀鹰不仅是经营农场必须做的工作，也是天经地义的。我曾经被老鹰的犀利目光纠缠了很多年，一直不能忘怀，可是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我以为我已经忘了，直到现在才想起。

“我以前常常猎鹰。”我说。

“我知道。”唐望自然地回答。

他的语气如此肯定，我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觉得他真是荒谬的家伙，居然敢宣称他知道我猎过鹰。我对他感到极端鄙视。

“为什么这样愤怒？”他以真心关怀的语气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以很不寻常的方式查问起我来。他要我再度注视他，告诉他那只“非常有趣的鸟”的事情。我努力和他作对，出于对他的蔑视，我说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又禁不住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知道我猎过鹰。他没有回答，反而再次批评起我来，说我是一个粗暴的家伙，任何刺激都会让我“口吐白沫”。我抗议，说他错了。我一直觉得我相当随和、平易近人。我说都是他的错，他的言行出人意料，让我失去了控制。“那么你为什么要发怒？”

我检讨了一下自己的感觉与反应。我真的没必要对他发怒。

他再次坚持要我看他的眼睛，告诉他那只“奇怪的老鹰”的事。他改变了字眼，原先他用的是“非常有趣的鸟”，现在变成“奇怪的老鹰”。字眼的改变引起我个人情绪的变化，我突然觉得很伤感。

他的眼睛眯成两条狭缝，同时用非常夸张的语调说，他正“看见”一只很怪的鹰，而且重复说了三遍，仿佛就在眼前。

“你不记得了吗？”他问。

我一点都不记得。

“那只鹰有什么奇怪的？”我问。

“这应该由你来告诉我。”他回答。

我坚持说，我真的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因此也不能告诉他什么。

“不要和我作对！”他说，“抵抗你的懒惰，好好回想。”

我花了一段时间想弄懂他的意思。没想到我也可以很努力去回想。

“那时，你常常看到很多鸟。”他仿佛在暗示我。

我告诉他，在孩童时代，我曾经在农场上住过，捕获过几百只鸟。

他说，如果如此，我要记起其中猎过的有趣的鸟，应当不是很难的事。

他询问似的看着我，好像刚才给了我最后一个暗示。

“我捕获的鸟太多了，”我说，“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

“这只鸟很特别，”他耳语般地悄悄说，“是一只鹰。”

我再次思忖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他在逗我还是认真的？过了一会儿，他又催我去回想。我想我无法要求他停止这个游戏，只能陪他玩下去。

“你说的是一只我猎过的鹰吗？”我问。

“是的。”他闭着眼睛小声地说。

“是在我小时候发生的？”

“是的。”

“可是你说，你现在就看到眼前有一只鹰。”

“一点也没错。”

“你究竟想对我做什么？”

“我在想法子让你回想。”

“什么？天哪！”

“老鹰像光一样快。”他直盯着我的眼睛说。我感到心跳停止了。

“现在看着我。”他说。

但是我没有看他。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模糊。我整个人被惊人的回忆所淹没。那只白鹰！

事情得追溯到我祖父在数完他的鸡后，大发雷霆，因为小鸡每天总是莫名其妙地少几只。所以，祖父就率领我们进行一场严密的监视。经过几天日夜的守望，我终于看见一只大白鸟爪上抓着一只鸡倏然飞走，行动迅速，显然它熟悉路径。它从树后突然扑出，抓住鸡，再从两座鸡舍中间的开口处飞走。前后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祖父几乎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了，那是一只鹰。我祖父说，如果是只老鹰，那一定是只白色变种的鹰。

我们开始狩猎白鹰。有两次我几乎要逮住它，甚至迫使它把猎物丢下，可是最后它还是逃走了。它速度太快，而且非常聪明：从此以后，它再也没有到祖父的农场猎食。

要不是祖父激励我去猎这只鸟，我可能会忘掉这件事。有两个月时间，我满山遍野地追猎这只白鹰，我熟悉了它的习惯，几乎能凭感觉知道它的飞行路线，但是它的速度及神出鬼没总使我扑空。我敢夸口说，每次碰上它，我都能让它没法把它的猎物拿走，但是我始终无法抓到它。

在我对付白鹰的两个月里，只接近过它一次。那一次我追踪了它一整天，十分疲倦，就坐在一棵高大的桉树下睡着了。突然一阵鹰的叫声把我吵醒，我睁开眼睛，不敢动弹。看见桉树的顶梢栖着一只白色的鸟，就是那只白鹰。追踪总算可以结束了，接下来将是困难的射击。我仰卧在地上，那只鸟背对着我。这时一阵风吹来，我赶紧利用风声的掩饰，拿起来福枪瞄准白鹰，我想等鸟转过身来或它开始飞时再射击，这样才不会射空，但是那只鸟一动也不动。为了瞄得更准，就必须移动位置，但那只鹰的速度不容许我做任何移动。我认为我最好的选择就是等待，于是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这段漫长的等待，也许是当下那种天地间唯我与鸟的寂寞感影响了我。一阵寒意突然从我背脊直冲上来，我站起来跑开了，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一眼那只鸟是否飞走了，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举动。

我从来没有把我最后的举动与那只白鹰联系起来，只是很奇怪我竟然没有射杀它。以前我射杀过几十只鹰。在我生长的农场上，射鸟或猎杀其他动物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说这个故事时，他非常注意地聆听。

“你怎么知道白鹰的事？”我说完后问他。

“我‘看见’了。”他回答。

“在什么地方？”

“就在你面前。”

我已经不想再争辩了。

“这一切代表的是什么呢？”我问。

他说像那样的一只白鸟是一个征兆，不射杀它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你的死亡给了你一点小小的警告，”他用神秘的语气说，“死亡来临时，永远像一阵寒意。”

“你在说什么？”我很紧张地问。

他的故弄玄虚实在使我紧张。

“你很懂鸟，”他说，“你也杀了许多鸟。你知道如何等待。你曾经耐心等待了几个小时。我知道这一切，我正在看。”

他的话在我心里造成了很大的慌乱，我想最让我不快的就是他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他对我生命中我自己都无法确定的事情却如此武断，这是我最无法忍受的。我陷入了沮丧，没有发现他靠过来，直到他在我耳边细语才注意到。起初我听不懂，于是他又重复了一次。他要我很自然地转过身去看左边的大石头。他说我的死亡正在那儿瞪着我，如果我在他发信号时转过身去，也可以看到它。

他用眼睛给我发信号。我转过身去，我想我在岩石上看到了一点闪动，我的身体感到一阵寒战，腹部肌肉不自主地收缩。我感到一阵震荡、一阵痉挛。不一会儿，我恢复了镇定，向他解释说刚才看到的光影闪动是因为转头太快造成的视觉上的幻觉。

“死亡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唐望以最严肃的语气说，“它永远在我们的左边，一臂之遥。在你监视白鹰时，它也在监视你，它在你耳边低语，于是你感觉到了它的寒意，就像今天一样。死亡永远在监视你，直到有一天它轻轻碰触你。”

他伸手轻触我的肩膀，同时用舌头做出低沉的咔啦声。这个效果足以令人丧胆。我几乎想吐。

“你这个男孩，偷偷地潜行追踪猎物，也知道耐心等待，就像死亡的等待。你非常清楚死亡就在我们的左边，就像你在白鹰的左边那样。”

他的话有着一种奇怪的力量，让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我唯一的防卫就是埋头把他说的一切全部写下来。

“如果我们知道死亡正在潜猎我们，又怎能感觉自己如此重要呢？”他问。

我觉得他并不是真的要我回答，而且我也说不出任何话来。我被一种新的心情控制着。

“当你不耐烦时，”他继续说，“你应该转向左边，向死亡寻求忠告。如果死亡对你打个手势，或你瞥见了它，或者你只要感觉它在那儿守望你，你就可以抛弃许多令人心烦的琐事。”

他又靠过来，在我耳边压低声音说，如果我照他的信号，迅速转向左边，就可以再度看到死亡在石头上。

他向我使出了一个几乎觉察不到的眼色，可是我不敢转头。

我告诉他，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他可以不必再强调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吓坏了。他又一次大笑。

他回答说，再怎么强调死亡也不为过。我争辩说，老是谈死亡对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会带给我不快与恐惧。

“胡扯！”他大叫道，“死亡是我们仅有的明智忠告者。当你觉得一切都不顺利，一切就要完蛋的时候，转身问问死亡事实是否如此。你的死亡会告诉你，你错了；除了它的触摸之外，一切都无关紧要。它会告诉你：‘我还没有碰你呢！’”

说完，他摇着头，似乎在等我的回答。我什么也没说，我的思潮在奔驰。他的话大大地打击了我的自我中心主义。在死亡的提醒下，对他的愤怒成了天下最无聊的琐事。

我觉得他完全清楚我心境的变化。他已经使局面倒向他那一边。他微笑着，开始哼起一支墨西哥曲子。

“是的，”他停顿很久之后，柔声说，“我们之中有一个必须改变，而且要快。我们之中有一个必须再次学习，知道死亡是猎人，总是站在我们左边。我们之中有一个必须寻求死亡的忠告，抛弃那种可憎的琐事，这些琐事只属于某些人，他们以为死亡永远不会碰触他们。”

我们沉默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又开始往前走。我们在沙漠灌木丛中漫游了好几个小时。我没有问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有没有都无所谓，他让我重温那种遗忘了好久，不需任何理性目的、随意漫游的纯粹乐趣。

我要求他再让我看一下在石头上瞥见的东西。

“让我再看一下那个阴影。”我说。

“你是指你的死亡，对吗？”他回答，语气带些讽刺。

有一会儿我不大愿意用那个字眼。

“是的，”我终于说，“让我再看看我的死亡。”

“现在不行，”他说，“你太硬（solid）了。”

“什么？请再说一遍。”

他开始笑起来。不知为什么，他的笑声不再像过去那样无礼而令人讨厌。我不认为笑的声调、大小、笑意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我的心情。从死亡随时会降临的观点看，我的恐惧与恼火都失去了意义。

“那我和植物说话好了。”我说。

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现在好得过分了，”他说，仍旧笑着，“你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要稳住。现在没有必要和植物谈话，除非你想知道它们的秘密，而且要那样做，你得有非常坚定的意愿才行。因此省下你的好意，

不需要去看你的死亡，只要感觉它在你的身边就够了。”

5　对自己负责

1961年4月11日_星期二

我在4月9日，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来到唐望的住处。

“早安，唐望，”我说，“真高兴看到你！”

他看了我一下，轻笑出声。我在停车时，他走过来，帮我打开车门，好让我把带给他的几袋食物从车里取出。

我们走向他的房子，在门口坐了下来。[shu籍 分.享 V信jnztxy]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回来。三个月以来，我一直渴望回到“这个现场”来，仿佛一颗定时炸弹在心中炸开了，我突然回忆起生命中那一次超越自我的经验；回忆起在我的生活中，我曾经是那么有耐心、有效率。

在唐望还来不及开口前，我抢先提出一个在我心里积压已久的问题。三个月来，有关白鹰的记忆一直在我脑中萦回，这件我早已遗忘掉的事，他怎么会知道？

他笑了，但是没有回答。我恳求他告诉我。

“那不算什么，”他带着惯有的自信说，“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你很奇怪，只是你自己麻木了，如此而已。”

我觉得他又在出其不意地把我推到一个我不喜欢的角落里。

“我们能看到我们的死亡吗？”我问，试着停留在这个话题上。

“当然，”他笑着说，“它就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

“我是个老人，年龄可以教给我们各种事物。”

“我认识许多老人，他们从未学到这一点，你是怎么学来的？”

“啊！不妨这样说，我学到了各种各样的事，因为我没有个人历史，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比其他事物重要，也因为我的死亡就坐在旁边。”

他伸出左臂，动动手指，似乎真的在拍什么似的。

我笑了，知道他正带着我往什么方向走。这老鬼又要暗算我了，也许是针对我的自我重要感，不过这一次我不介意。回忆起那段我极有耐性的往事，带给我奇异的、宁静的陶醉感，也消除了我对唐望大部分的紧张与不耐烦；相反，我开始对他的行为感到好奇。

“说真的，你是谁？”我问。

他似乎吃了一惊，睁大眼睛，像鸟一样眨眼。他的眼皮就像百叶窗一样迅速开合，但他的眼睛焦点没有改变。他的样子吓坏了我，我不自主地往后缩，而他像小孩一样放肆地笑了。

“在你面前我是望·马图斯，为你效劳。”他以夸张的有礼语气说。

紧接着问第二个压迫我的问题：“我们第一天碰面时，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是指他看我的那种眼神。

“我？什么也没有。”他带着无辜的语调回答。

我向他描述他看我时我的感觉如何，及我被他的注视弄得瞠目结舌是多么不合理的一件事。

他大笑得流出眼泪来。我心中再次升起敌意，觉得自己是如此认真严肃，而且处处为他设想，而他却如此粗鲁，如此“印第安”。

他突然止住了笑，显然觉察到了我的感觉。

犹豫很久，我才告诉他，他的笑让我恼火，因为我很认真地想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好了解的。”他回答说，丝毫不为所动。

我把从碰到他以来发生过的种种怪事一件一件地叙述给他听：从他对我神秘的注视开始，到回忆起白鹰，及在石头上看到阴影，那个他所谓的“我的死亡”。

“你为什么要对我做这些事呢？”我问。

我的问题里没有丝毫敌意。我只是好奇他为什么特别拿我做对象。

“你要我把我知道的任何有关植物的事告诉你。”他说。

我听出他的语调中有一丝讽刺的味道，似乎是在敷衍我。

“但是到目前为止，你所告诉我的都和植物无关。”我抗议说。

他的回答是，学习植物需要时间。

我感觉和他争辩是不会有用的。这时我才了解到我所做的决定是多么草率与荒谬。在家的时候，我答应自己在唐望面前绝不发脾气，或被他惹火；可是到了这里之后，只要他一拒绝我，我马上就会恼火。我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和他相处，这使我感到愤怒。

“现在想想你的死亡，”唐望突然说，“它就在一臂之遥，随时都会碰触你。因此，你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花在那些无聊的思想上或闹情绪。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时间。”

“你想知道在第一天见面时我对你做了什么吗？我‘看见’了你。我看见你以为你在对我撒谎，其实你并没有。”

我告诉他，他的解释让我更加糊涂了。他回答说，不是他为什么不想解释他的行为，解释是不必要的。他说唯一算数的是行动——只做不说的行动。

他拉出一张草席，躺了下来，并用一束东西把头垫高。他把自己弄得舒舒服服之后，告诉我说，如果我真的想学习植物，还必须做另一件事。

“在我看见你时，一直到现在，你的毛病都是你不肯对自己所做的

事负责。”他慢慢地说，似乎是给我充分的时间让我了解他所说的，“当你在候车室告诉我那些事情的时候，你明知道它们不是实话，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解释说我是要为我的工作找到一名“主要的资料提供者”。

唐望露出微笑，开始哼起一支墨西哥曲子。

> “当一个人决定去做某件事时，就必须贯彻始终、全力以赴，”他说，“但是他也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不论做什么，首先他必须知道为什么做这件事，然后必须勇往直前，不加怀疑，也不反悔。”

他审视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我大胆提出一条意见，几乎像是在抗议。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

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也许理想上每个人都认为应该这样做，但是在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避免怀疑与懊悔的。

“当然有办法避免。”他肯定地回答。

“看着我，”他说，“我没有怀疑，也没有反悔。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我的决定、我的责任。即使是我做的最简单的一件事，像和你在沙漠中散步，都很可能意味着我的死亡。死亡在潜猎我，因此，我没有余力去反悔或怀疑。如果我与你散步会导致死亡，那么我就必须就此赴死。”

“反过来说，你觉得自己是不朽的。一个不朽的人会把他的决定撤销，或者怀疑、反悔。可是在一个死亡是狩猎者的世界里，我的朋友，你没有时间怀疑与反悔，你只有做决定的时间。”

我诚心地辩解道，依我的看法，那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因为那只是随便唱高调，然后就说这是必须要遵循的法则。

我告诉他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以前总是不停地讲些大道理，说什么在健康的身体里有一颗健康的心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以及年轻人应该以勤奋工作与运动竞技来锻炼身体。当时他是一个年轻人。我八岁时，他才二十七岁。他在城里教书，而我住在乡下祖父的农场里，一到

夏天，他必定来到农场，至少和我住上一个月，对我来说，那真像地狱里的一个月。我举出一个例子告诉唐望，我认为适用目前的话题。

几乎是一到农场，我父亲就坚持要和我一块儿散步，走段长长的路，这样我们就可以畅谈一番。在谈话中，他会订好一项每天早上六点游泳的计划。晚上睡觉前，他把闹钟拨到五点三十分，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因为六点整我们就必须在水里了。早上闹钟响时，他会从床上跳下来，戴上眼镜，走到窗口向外瞧瞧。

我还能背出接下来的那段独白。

“嗯……今天有点多云。听着，我再躺一下，只要五分钟就好了，绝不超过五分钟！好不好？只是伸一伸懒腰，让我完全清醒过来。”

每一次他都会再睡着，睡到十点，有时睡到中午。

我告诉唐望，最令我恼火的是他不肯放弃他那显然虚伪的决定。他会每天早上重复这套仪式，直到最后，我拒绝拨闹钟，伤了他的心。

“那不是虚伪的决定，”唐望说，显然是站在我父亲那一边，“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起床，如此而已。”

“不管怎么样，”我说，“我总是怀疑不真实的决定。”

“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决定呢？”唐望带着不易察觉的微笑问。

“如果我的父亲说他不能在早上六点去游泳，也许我们可以下午三点去。”

“你的决定伤害了精神。”唐望说，语气非常严肃。

我甚至察觉出他的语气中有一丝悲哀。我们静默了很久，我的恼怒已经消失，我正在想我的父亲。

“他不想在下午三点游泳，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唐望说。

他的话使我跳了起来。

我告诉他我父亲很软弱，他那些从未实践的理想行为也一样软弱。

我几乎是吼着说的。

唐望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有节奏地缓缓摇头，我感到非常难过。每次一想到父亲，我总是感到精疲力竭。

“你觉得你比较坚强，是不是？”他随意地问。

我说是的，并且谈起我父亲让我经历的各种情绪上的折磨，但是他打断了我。

“他对你不好吗？”他问。

“没有。”

“他对你小气吗？”

“没有。”

“他会为你做他所能做的一切吗？”

“是的。”

“那么他有什么不对的呢？”

我又再次叫道“他很软弱”，但是这次我克制住了，把声音压低了。我觉得这样被唐望审问有点可笑。

“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我说，“我们应该谈植物的。”

我感到比以往更恼怒与沮丧。我说他毫无理由更没有资格来评判我的行为，而他轰地大笑起来。

“你每次发怒时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是不是？”他说，同时像鸟一样眨眼。

他说得没错。我很容易觉得有理由生气。

“我们别再谈论我父亲了，”我说，假装很轻松愉快，“我们来谈谈植物。”

“不行，我们就谈你父亲，”他坚持说，“今天就从这个话题开始。如果你认为比你父亲强那么多，那么你为什么不在早上六点替他去游泳？”

我告诉他，我无法相信他是认真地问我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早上六点游泳是我父亲的事，不是我的事。

“只要你接受了他的想法，那就成了你的事。”唐望紧追不舍。

我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他的想法，而且我一直知道父亲对他自己也不太诚实。唐望很直接地问我当时我为什么不把意见说出来。

“你不会对父亲说这样的话吧？！”我的解释很牵强。

“为什么不会？”

“在我们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如此而已。”

“你在家里做了比这更糟糕的事，”他像个法官一样宣判地说，“你唯一没有做的事是表现你的精神。”

他的话有巨大的震撼力，在我头脑中回响着。他瓦解了我所有的防御，我无法争辩，只能埋头猛做笔记。

我努力做最后的挣扎，解释说，我这一生中遭遇过许多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他们把我钓进他们的计划里，结果最后总是让我悬在半空中。

> “你在抱怨，”他轻声地说，“你一辈子都在抱怨，因为你没有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你父亲想在早上六点去游泳，如果你为这个想法负责，在必要时你可以一个人去游泳，再不然，在你已经非常清楚他这一套之后，当他一开口时，你就叫他下地狱去，可是你什么也没有说，因此，你和你父亲一样软弱。”

“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意思是说，你已经准备好为那些决定而死。”

“等一等！等一等！”我说，“你扯得太远了。”

他不让我说完，我本来是要告诉他，我只是用我父亲的例子来说明不真实的行为，没有一个正常人会愿意为这样一件蠢事去死。

“不管所做的决定是什么，”他说，“没有一件事比其他事情更严肃、更重要，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在一个死亡是狩猎者的世界里，决定无所谓大小，每一个决定都是面对我们那无可逃避的死亡。”

我无话可说。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唐望只是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草席上，但是没有睡着。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唐望？”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你到我这里来，”他说，“不对，不是这样，你是被带到我这里的，于是我对你表明了我的态度。”

“请再说一遍？”

“你本来可以为你父亲去游泳，向他表明你的态度，但是你没有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你那时太年轻了。我活得比你久，没有什么事等待着我去完成；我的生活无须匆忙，因此我可以坦然地对你表明我的态度。”

下午我们去散步，我轻松地跟着他，再次赞叹他惊人的体力。他走得如此轻快、如此稳健，站在他旁边，我好像一个小孩子。我们朝东走。我注意到他在走路时不喜欢说话，当我发问时，他就停下来回答。

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一座小山边，他坐下来，并示意我坐在他旁边。他戏剧化地宣布说要告诉我一个故事。

他说，从前有一个年轻人——一个穷苦的印第安人，他在城市里与白人为伍。他没有家，没有亲戚、朋友，想到城市去寻找好运，可是找到的只是贫穷、痛苦。有时他必须为了赚几分钱像骡子一样工作才能糊口，要不然，就必须行乞，或是偷窃食物。

唐望说，有一天这个年轻人来到一个市场。他在街上走来走去，贪婪地注视着那么多好东西。他走得很慌慌张张，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路，最后被几个篮子绊倒，摔在一个老人身上。

老人身边带着四个大葫芦，正准备坐下休息，吃东西。唐望说到这里，会心一笑说，老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倒在他身上。

他没有因为被打扰了而生气，只是惊奇为什么就是这个年轻人倒在他身上呢。但是年轻人感到愤怒，叫老人滚开；他完全没有去思考他们相遇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发觉他们的命运是相交的。

唐望模仿一个人在追逐滚动物品时的动作。他说，老人的葫芦滚到大街上，年轻人一看到葫芦，心想他今天的食物有着落了。

他扶老人站起来，又坚持帮他背这几个沉重的葫芦。老人告诉年轻人，他住在山上，现在正准备回家。年轻人坚持陪他一起走，说什么也要送他一段路。

老人朝着回家的路走。在路上老人把他从市场上买来的食物分了一些给年轻人。年轻人痛快地大吃，当他快吃饱时，他注意到手中的葫芦是那么沉重，于是更是把它牢牢地抓住。

唐望睁开眼睛，狡黠地笑着说："年轻人问道：'你这些葫芦里装了些什么啊？'"老人没有回答，却告诉他，要介绍一个朋友给他认识，这个朋友可以减轻他的悲伤，给他忠告，及具有智慧的处世之道。

唐望用双手做出庄严的姿势说，老人召唤来一只极美的鹿，是年轻人从来没有见过的。这只鹿非常驯良，它来到年轻人身边，环绕着他走。鹿全身闪闪发光，年轻人给迷住了，他立刻知道那是一只"神鹿"。这时老人告诉他，如果他想要拥有这位朋友，并获得它的智慧，他只须放下葫芦就行了。

唐望咧嘴一笑，勾画出年轻人的野心。他说，年轻人听到这个要求之后，他卑微的欲望被挑了起来。唐望的眼睛眯成小而邪恶的样子，他说出年轻人的问题："你这四个大葫芦里装的是什么？"

唐望说，老人很平静地回答，说里面都是食物：玉米粉和水。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在原地踱步，并绕了好几圈。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显然这是故事的一部分。绕圈子似乎在描绘年轻人在深思熟虑。

唐望说，年轻人当然不相信老人的话。他想，老人显然是个魔法师，如果他愿意拿一只"神鹿"来交换葫芦，那么葫芦里必然装着无法想象的力量。

唐望扭曲成邪恶的面孔说，年轻人宣布他决定要葫芦。唐望停顿了

好久，似乎表示故事已经结束了。唐望虽然不说话，但我确信他希望我提出问题来，于是我问了。

“那个年轻人后来怎么样了？”

“他拿走了葫芦。”他回答，露出满足的笑容。

然后又是一段很长的沉默。我笑了。我想这真是一个道地的“印第安故事”。

唐望对我微笑，两眼闪着光，有一点天真无邪的样子。他轻柔地笑了几声，问我：“你不想知道那些葫芦里装的是什么吗？”

“我当然想知道，但我以为故事已经结束了。”

“哦，还没有，”他说，眼中带着恶作剧的闪光，“年轻人拿了葫芦，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把它打开了。”

“他发现了什么？”我问。

唐望瞄了我一眼。我想他知道我心里的诸多想法。他摇摇头，咯咯地笑起来。

“那么，”我催促他，“葫芦是空的吗？”

“葫芦里只有食物和水，”他说，“年轻人一怒之下，把葫芦摔了个粉碎。”

我说他的反应很自然——任何人处在他的情况下，都会这么做。

唐望回答说，年轻人是个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的傻子。他不知道“力量”是什么，因此他也不晓得他是否找到了“力量”。他没有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因此会对他的错误感到愤怒。他期望得到一些东西，结果却什么也没得到。唐望猜，如果我是那个年轻人，依照我的个性，我也会愤怒和后悔，而且毫无疑问，我会在有生之年自怨自艾，惋惜失去的东西。

然后他解释老人的行为。老人很聪明地先把食物给年轻人吃，让他“吃饱壮胆”，因此年轻人发现葫芦里只有食物时，气得敢把它砸碎

了。

“如果年轻人能够察觉到那是自己的决定，并且负起责任，”唐望说，“他会高兴地拿走食物，不仅仅是感到满意而已，说不定他甚至能够了解那些食物其实也是力量。”

6　成为一个猎人

1961年6月23日_星期五

我一坐下来，就向唐望提出许多问题。他没有回答，只是不耐烦地做手势要我安静下来。他的态度似乎很严肃。

“我在想，你一直努力想学习植物，可是你一点也没有改变你自己。”他用谴责的语气说。

他把所有建议我做的个性方面的改变，一项一项地大声说出来。我告诉他，我已经慎重考虑过这件事，但是我发现我不可能做到，因为其中每一项改变都违反了我的本性。他回答说，只考虑是不够的，他的话都不是说着玩的。我再次坚持说，虽然我在生活方式改变上几乎没有照着他的理念做，但我是真心想学习植物的用途。

一阵长而不安的沉默之后，我鼓起勇气问他：“你愿意教我了解培约特吗，唐望？”他说，光是想要了解是不够的，要了解培约特——他称之为“麦斯卡力陀”（Mescalto），是一件严肃的事。然后他似乎就不愿说了。

但是到黄昏时，他设计了一个测验来考我。他出了一个难题，却没有给我任何提示：他要我在门前那块我们总是坐下来谈话的地方找一个好地点——一个能使我感到快乐、有精神的地方。在这个晚上，我为了找这个好地点，在地上又爬又滚，在这块颜色一样的黑暗的空地上，觉察出有两个地方的颜色有所不同。

唐望的难题弄得我精疲力竭，最后我在其中一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唐望叫醒我，宣布我已经成功了，不但找到了我要寻找的好地点，同时也找到了对比的坏地点，并发现了这两个地方之间的颜色关系。

1961年6月24日_星期六

我们一早就前往沙漠灌木丛。在路上，唐望告诉我，在荒野中，一个人必须能够发现“有益”或“有害”的地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把话

题转到培约特上面，但他断然拒绝谈论它，他警告我不可再提起，除非他自己先这么做。

我们坐在高而密的灌木树荫下休息，四周的草丛还有点湿。今天天气很暖和，苍蝇不断在我周围飞来飞去，但似乎没有影响到唐望。我正奇怪是不是唐望故意不理苍蝇，但是后来发现，是苍蝇根本不去碰他。

“有时在野外，有必要赶快找一个好地点，”唐望继续说，“或者必须很快地判断出你休息的地方是好是坏。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山边休息，你变得十分愤怒、沮丧，那个地点对你是有害的，有只小乌鸦警告过你，记得吗？”

我记得他曾经要我以后避开那个地方，也记得我发怒了，因为他不准我笑。

“我以为那只飞过头顶的乌鸦只是对我个人的征兆，”他说，“我从未想到乌鸦也会对你友善。”

“你在说什么？”

“乌鸦是一个征兆，”他继续说，“如果你懂得乌鸦，你会像躲避瘟疫那样躲开那个地方。你不能总是靠乌鸦来警告你，你必须学会自己找适当的地方扎营、休息。”

在一段很长的停顿之后，唐望突然转身对我说，要找到一个适当的休息地方，我只须把两眼视线交叉。他会心地看了我一眼，秘密地告诉我，我在门前打滚时正好用了这个方法，因此才能够找到两个地方及发现它们的颜色。他让我知道，我的成就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说。

“你把两眼视线交叉了，”他加强语气说，“这就是技巧；你一定是做到了，虽然你不记得。”

然后唐望开始讲述技巧，他说要花好几年才能做到完美，技巧本身包括逐渐强迫眼睛去分别注视同一景物。由于视线没有聚焦，所以对世界的知觉就成为双重的。根据唐望的说法，这种双重的知觉使人能判断出周围事物的改变，是眼睛在平时无法觉察到的。

唐望劝我试试看。他向我保证说绝不会伤害眼睛。他说，开始时我应该很快地瞥过，快到几乎是用眼角瞄一下。他指着一棵大灌木，表演给我看。看到唐望的眼睛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瞥视灌木，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的眼睛让我想起那些狡猾而目光游移的野兽的眼睛。

我们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努力试着不把视线焦点集中在任何事物上。然后唐望要我开始把双眼所知觉到的影像分开。又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头痛得厉害，不得不停止。

“你想你能自己一个人找到一个供我们休息的适当地方吗？”他问。

我不知道“适当地方”的标准是什么。他耐心地解释说，短暂的注视会使眼睛发现不寻常的景象。

“例如什么？”我问。

“那不是寻常的景象，”他说，“更像感觉。如果你发现一丛灌木、一棵树或一块岩石是可以让你休息的，这时你的眼睛会让你感受到那是不是最好的休息地方。”

我又催促他告诉我那感觉是什么。但是他不是不会说，就是不愿意说。他说我应当练习去挑出一个地方，然后他会告诉我我的眼睛是否管用。

在某个时刻，我瞥见了一颗反光的小石子。如果我集中视线的话，就不会注意这道闪光，但是如果我快速扫视这个地区，就可以察觉到微微的闪光。我把这个地方指给唐望看，那是在一片空旷平地的中央，没有任何树荫。他哈哈大笑，问我为什么挑这个地方。我解释说我看到了一道闪光。

“我不管你看见了什么，”他说：“你也可能看见一头大象。重要的是你的感觉。”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他神秘地看着我，说他希望能陪我一起坐在那里休息，但现在他要坐到别处去，让我去验证我的选择。

我坐下来，他从三四十英尺[2]外好奇地望着我。几分钟之后，他开始大笑，不知为何他的笑使我紧张不安。我觉得他是在取笑我，于是

我变得很恼火，开始怀疑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知道我与唐望之间的互动方式确实有些问题；我觉得我只是他手中的一枚小棋子。

突然，唐望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我，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拖到十英尺外。他扶我站起来，并擦擦他额头上的汗水。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使出了全力。他拍拍我的背，说我选错了地方，他必须赶紧来救我，因为他看见我坐下的地方几乎就要控制我所有的感觉了。我笑了。唐望刚才冲向我的那个样子很好笑。他跑得像个年轻人，双脚掀起沙漠的红土，好像炮弹正朝我猛轰过来。我才看见他在大笑，几秒钟后，他就抓住了我的手臂。

不一会儿，他便催我继续寻找一个适当的休息地方。我们继续走，但是我没有发现或“感觉”到任何事，也许如果我能放松些，我会注意到什么。不过，我已经不再对他感到恼火。

最后他指着一些岩石，我们停了下来。

“你不用失望，”唐望说，“眼睛的训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什么也没说。我不会对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感到失望。可是我必须承认，从开始与唐望见面以来已发了三次脾气，激动到几乎生病的地步，而且每次都是发生在我坐在他称为“坏地方”的时候。

“秘诀是用你的眼睛去感觉，”他说，“你现在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要感觉什么，常练习的话，你就会知道了。”

“也许你应当告诉我，唐望，我该去感觉什么？”

“那不可能。”

“为什么？”

“没有人能告诉你你该去感觉什么。这不是热，或光，或闪亮，或颜色。它是另一种东西。”

“你不能描述一下吗？”

“不能。我只能告诉你技巧。先学会把影像分开，把每一件事物都看成两个影像，然后，再把注意力放在两个影像之间，任何值得注意的

改变都会发生在那儿。”

“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感觉，而且人人不同。你今天看到闪光，那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你没有感觉。我不能告诉你如何感觉，你必须自己去学习。”

我们安静地休息了一会儿。唐望用帽子盖住脸，躺着不动，像睡着了；我则专心写笔记。他动了一下，吓了我一跳。他猛然坐起，皱眉望着我。

“你在打猎方面很有天分，”他说，“那才是你应该去学习的，我们不要再谈植物了。”

他鼓了一会儿腮帮子，坦白地补充说：“我想我们从来就没谈过植物，是吧？”然后大笑。

后来这一整天我们到处走动。他一直在向我解释响尾蛇的特性，关于响尾蛇如何找洞穴、如何爬行、季节性的习性，以及它奇怪的癖好，详细得令人难以置信。然后他会印证他说过的每一点。最后他捕杀了一条大蛇，割下蛇头，洗净内脏，剥皮，烤肉，动作干净利落、优雅熟练。单单和他在一起，就能得到一种纯粹的快乐。我一边听，一边看他动作，完全被他迷住了。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身上，其余世界仿佛消失了。

吃蛇肉则使我痛苦地重新回到现实中。刚开始咀嚼一小块蛇肉时，我感到恶心欲吐。这种难受实在没有道理，因为肉的味道很鲜美，但是我的胃似乎是个独立的器官，我几乎不能吞咽。此时的唐望却笑得如此剧烈，我都担心他会心脏病发作。

之后，我们坐在岩石的阴影下悠闲地休息。我开始整理笔记，从笔记的页数我才发现，他告诉我有关响尾蛇的资料多得惊人。

“你的猎人精神回来了，”唐望突然说，表情严肃，“现在你已经上钩了。”

“什么？再说一次。”我要他说明上钩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只是笑

着把话重复了一遍。

“我怎么上钩的呢？”我坚持问道。

“猎入永远会狩猎，”他说，“我自己就是个猎人。”

“你是说你靠打猎过活？”

“我为了生活而打猎。我能靠土地过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他用手指了指周围。

“成为一个猎人，意味着他懂得很多，”他继续说道，“能够用不同的方式看世界。为了成为猎人，他必须与一切事物保持完美的平衡，否则狩猎会变成一件无意义的琐事。例如，今天我们抓了一条小蛇，我必须向它道歉，因为我如此唐突、断然地夺走了它的生命。我这样做时，心里明白有一天我的生命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被夺去。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和蛇是完全平等的。它们其中之一喂养了我们。”

“过去我打猎时从来没想过那样的平衡。”我说。

“你错了。你不只是猎杀动物而已，你和你家人都吃猎物。”

他很肯定地说，好像亲眼看到了。当然他说对了。我有时候会把猎来的野味分给家人吃。

迟疑了片刻后，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有些事情我就是知道，”他说，“但是我无法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告诉他，我的姑姑叔叔们十分当真地把我捉来的小鸟叫作“雉鸡”。

唐望说他不难想象他们把麻雀叫成“小雉鸡”，又滑稽地表演他们咀嚼麻雀的动作。他下巴夸张的动作让我觉得他在咀嚼一整只小鸟，连骨带肉。

“我真的相信你有打猎的天赋，”他凝视着我说，“而过去我们的目

标错了。也许你会愿意改变生活方式，去做一个猎人。”

他提醒我，我只是稍作努力就发现了世界上有好地点与坏地点；他又说，我也发现了它们的特殊颜色。

“这表示你有打猎的天赋，”他宣布，“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同时发现地点与颜色的变化。”

做猎人听起来既美妙又浪漫，但对我而言有点荒谬，因为我并不特别喜欢打猎。

“你不需要在意或喜欢打猎，”他回应我的埋怨，“你有这种天赋。我想，最好的猎人从来不会喜欢打猎，他们只是打得很好，如此而已。”

我觉得唐望能言善辩，不论说什么都能说出一套道理来，而他却说自己一点都不喜欢说话。

“就像我说的猎人一样，”他说，“我不需要喜欢说话，我只是有说话的天赋，而且说得很好，如此而已。”

我发现他的脑筋实在灵敏得好笑。

“猎人做事必须比常人来得严谨，”他继续说，“猎人很少凭运气做事。我一直努力想说服你，你必须学习另一种方式生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成功。你什么都没有抓住。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已经带回了你过去的猎人精神，也许你会改变。”

我抗议说我并不想成为猎人。我提醒他说，开始时我只是希望他告诉我有关药用植物方面的事，但是这个目的被他推得远远的，我已记不得我是否真的想学植物了。

“好，”他说，“很好。如果你不记得要什么，你也许会变得谦虚一些。”

“我们不妨这么说，你以前说过，依你的目的看，你学植物或打猎都无所谓。只要有人告诉你事情，你就会感兴趣，对吗？”

我曾经这么说是为了向他说明人类学的范畴，希望能请他做我的资

料提供者。

唐望低声笑着，显然晓得情况控制在他手里。

“我是一个猎人，”他说，似乎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很少凭运气行事。我也许应当向你解释，我不是一直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我是经过学习才成为猎人的。在生命的某一刻我必须改变。现在我把这个方向指给你、引导你。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曾经有人把这些教给了我。”

“你的意思是你有一位老师，唐望？”

“可以说有人教我打猎，这个方式也是我现在要教给你的。”他说，然后很快地转变话题。

“我想，从前，狩猎是人所能做的最伟大工作之一，”他说，“所有猎人都是有力量的人。事实上，成为猎人就必须有力量，才能承受住生命的磨炼。”

突然我感到好奇。他提的是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的时代吗？我开始探询下去。

“你说的是什么时代？”

“从前呀。”

“什么是‘从前’？”

“就是从前，或者也可以指现在、今天，这不重要。在某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猎人是人中豪杰，现在虽然已不再是那样，但是仍旧有许多人知道。我知道，有一天你也会知道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亚基族印第安人对猎人都这么认为吗？我想知道。”

“不一定。”

“比马（Pima）印第安人呢？”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只有一些人如此。”

我又举出许多邻近部落的名字，想使他承认打猎是某些特定族群所共享的信仰与行为。但是他避免直接回答我，于是我改变了话题。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呢，唐望？”我问。

他脱下帽子，假装困惑地搔搔头。

“我在向你表明一种态度，”他轻声说，“别人对你也有过类似的表态，有一天你自己也会对别人表明相同的态度。可以说，现在正好轮到我这么做。有一天我发现，如果我想做一个自尊自重的猎人，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以前喜欢抱怨，满腹牢骚。我有充分的理由感觉自己被亏待了。我是一个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被当作狗一样对待，我根本无力去改变这一点，因此我所拥有的只是我的悲哀，但是我的好运救了我，有人教我打猎，于是我明白我过去的生活方式并不值得……所以我就改变了。”

“但是我生活得很快乐，唐望。我为什么要改变呢？”

他唱起一支墨西哥民谣，轻轻哼着它的曲调，头随着歌的节拍上下点着。

“你认为我和你是平等的吗？”他厉声问我。

他的问题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耳朵嗡嗡作响，似乎他是吼出来的。其实没有。不过，他的声音里有一种金属声，在我双耳中回响。

我用左手小指挖左耳。我的耳朵开始发痒，我开始神经质地用两只手的小指轮流挖耳朵，带着一种节奏，使我的手臂像在颤抖。

唐望出神地看着我的动作。

“嗯……我们是平等的吗？”他问。

“我们当然是平等的。”我说。

其实我是在屈就。我一向对他很友好，虽然有时候我拿他没办法，但是在我内心深处仍然存在一个想法，我绝对不会说出来，我相信，身为一个大学生，生存在先进的西方社会中，到底还是比一个印第安人优越。

“不，”他平静地说，“我们不平等。”

“这是什么话？我们当然平等。”我抗议说。

“不，”他平静地说，“我们不平等。我是一个猎人、一个战士，而你是一个拉皮条的家伙。”

我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唐望会说出这种话来。我的笔记本掉到地上，我惊骇地瞪着他，之后当然非常愤怒。

他看着我，眼神平静专注，我避开了他的注视。然后他开始说话，字句清晰，流畅而又致命。他说，我是为虎作伥，我不为自己战斗，而为一些不认识的人战斗；我不是真的想学植物、打猎，或者其他东西。而他的世界里有确实的行动、感觉与决定，远比我那莽撞蠢笨的“人生”要来得有效率。

他说完之后，我感到麻木。他的话不带敌意或自负，却如此有力量，如此平静，我甚至连愤怒也没有了。

我们沉默着，我觉得困窘，想不出适当的话来说，只好等他来打破沉默。几个小时过去了，唐望的身体逐渐不动，直到变成一种奇怪而几乎令人畏惧的僵硬。天色渐黑，他的身影也越来越难辨认，最后当四周一片漆黑时，他似乎隐没在岩石的黑暗之中；他的不动是如此彻底，仿佛他已经不再存在。

到了午夜，我才明白他有本事在荒野中、乱石间保持不动，而且如果有必要，他也许能一辈子如此。他的世界有确实的行动、感觉与决定，真正超乎常人。

我悄悄地碰触他的手臂，眼泪如泉水般涌出。

7　使自己不被得到

1961年6月29日_星期四

一个星期来，唐望每天都详细讲解猎物行为的知识，使我深深地着迷。今天他更以他所谓的鹌鹑的怪癖来说明许多打猎的技巧，然后实地印证。我完全沉迷于他的解说，一整天过去了，我也没有察觉时间的流逝，甚至忘了吃午饭。唐望开玩笑说，要我忘记吃饭，实在是不简单。

这一天，他捉到了五只鹌鹑，是用他教我制作的精巧陷阱捕获的。

“我们有两只就够了。”说完，他放走了其余三只。

然后他教我如何烤鹌鹑。我本想砍些灌木，做个烤肉坑，就像我祖父当年做的那样——在坑上铺上绿色的树叶，然后用土封起来，但是唐望说，不需要再伤害灌木，因为我们已经伤害了鹌鹑。

吃完之后，我们很悠闲地散步到一片岩石地带。我们在一块砂岩的山坡上坐下来。我开玩笑说，如果这件事让我来处理，我会把五只鹌鹑都烤了，而且烤出来的味道也会比他烤得好。

“我不怀疑，”他说，“但是如果你那样做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安全离开这个地方。”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谁会阻止我们？”

“灌木丛、鹌鹑。周围的一切都会联起手来。”

“我永远搞不清楚你是在开玩笑还是说正经话。”我说。

他假装不耐地做了一个手势，嘴巴发出声响。

“你对说正经话有很奇怪的看法，”他说，“我常常笑，因为我喜欢笑，但是我所说的每一句话绝对都是正经话，即使你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世界只能像你所想象的？是谁给你那样的权威说这种话？”

“可是也不能证明这世界是另外一个样子。”我说。

天色渐黑。我在想是不是该回他家的时候了，但是他似乎不忙着走，而我也乐得在这儿沉醉一番。

风很冷。他突然站起来说，我们要爬上山顶，站在一个没有灌木的空旷处。

“不要怕，”他说，“我是你的朋友，我不会让坏事发生在你身上。”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提高了警觉。

唐望有一种非常狡诈的本领，能把我从完全的陶醉贬到极端的恐惧中。

“在一天的这个时刻，世界是非常奇特的，”他说，“那就是我的意思，不论你看到什么，都不要害怕。”

“我会看到什么？”

“我还不知道。”他说，眺望着遥远的南方。

他似乎并不担忧。我也一直看相同的方向。

他突然一震，左手指着灌木林中幽黑的一处。

“在那里。”他说，仿佛他一直等待的一样东西出现了。

“什么东西？”我问。

“在那里。”他重复说，“看！看！”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只看到了灌木丛。

“现在它在这里了，”他说，口气紧急，“来了。”

突然一阵急风吹到我脸上，使我双眼刺痛，我再度注视他指的方向，没有任何特殊的事物。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说。

“你刚才感觉到它了，”他回答，“现在，它进入你的眼睛，使你看不见。”

“你在说什么？”

“我故意带你到山顶上，”他说，“我们在这里目标明显，有东西正朝我们而来。”

“什么东西呢？风吗？”

“不只是风，”他严肃地说，“在你看来也许只是风，因为你只知道风。”

我睁大眼睛，瞪着灌木丛。唐望在我旁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附近的灌木丛里，开始折下一些树枝。他折了八根树枝，捆成一束。他要我照着做，并且大声向植物道歉，因为我们伤害了它们。

我们捆好了两把树枝，他要我背其中一捆跑上山顶，仰卧在两块大岩石之间。他以极快的速度用我那捆树枝盖住我全身，然后以同样方式把自己遮盖起来。他透过树枝缝悄悄对我说，我应该仔细观察，当我们躲起来后，所谓的风是如何慢慢平息下来的。

过了一会儿，出乎我的意料，风确实如唐望所预料的那样逐渐停止吹袭了。如果我不是在等待，就不会注意到这些变化。有一会儿，风吹过树叶缝隙吹到我的脸上，然后慢慢静下来。

我低声告诉唐望，风已经停了。他也低声回答说，我不可以做出任何明显的响声或动作，因为我称为风的根本不是风，而是一种本身有自己意志的东西，能认出我们来。

我因紧张而笑出声来。

唐望低声要我注意四周的寂静，又说他要站起来，而我要跟随他的动作，用左手轻轻拿起树枝，放到一旁。

我们同时站了起来，唐望朝南眺望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转身，面向西方。

“狡猾，真是狡猾。”他喃喃自语，指着西南方的地区。

“看！看！”他催我。

我尽我所能地瞪着他说的方向，去看他说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看到，说得更准确一点，我没有看见任何以前没见过的东西，只有灌木丛似乎被微风吹拂着，有一种波动。

“来了。”唐望说。

这时一阵气流冲到我脸上。风似乎真的是在我们站起来之后才开始吹起。我无法相信这样的事，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唐望轻声笑着，叫我不要费脑筋去寻找合理的解释。

“让我们再去采一次树枝，”他说，“我很不愿意对这些小植物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一定要停顿你。”

他把我们刚才用来遮盖身体的树枝捡起来，然后用小石块与泥土把树枝掩埋。之后，我们照刚才的动作重做了一遍，两个人都采摘了八根新树枝。其间，风不停地吹着，我可以感觉到风吹动我耳边的头发。唐望低声说，一旦他把我盖住，我就应该静静地，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做出任何动作。他很快用树枝盖住我，然后他也躺下来，同样盖上树枝。

大约那样躺了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惊人的事发生了；风从强烈的吹袭变成了轻柔的拂动。

我屏住呼吸，等待唐望的信号。在某个时刻，他轻轻推开树枝，我也照做了，然后我们站起来。山顶很静，只有周围灌木丛中的叶片轻微、柔和地颤动。

唐望凝视着我们南方的灌木林。

“又来了！”他大声喊着。

我不由自主地跳起来，几乎失去平衡，他大声命令我去看。

“你要我看什么呢？”我绝望地问。

他说，不管那是风或什么，也许像灌木林上方高处的一朵云或气旋，朝着我们的山顶盘旋而来。

我看到远处的灌木林上有个波纹在形成。

“又来了，”唐望在我耳边说，“看它如何找我们。”

就在这时，一阵强风吹到我脸上，就像上次一样。但是这一次我的反应不同了。我感到了恐惧。我没有看见唐望所描述的东西，但我看见灌木林中有一道怪异无比的波纹。我不愿被这一点恐惧所征服，开始寻找任何可能的解释。我告诉自己，这地区一定有一种连续性的气流，而唐望对这里了如指掌，不仅清楚那股气流，更能预测它的动向。他只需要躺下来计算时间，等风逐渐停止，然后等风快要吹起时才站起来。

唐望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他说是该离开的时候了；我有些迟疑，我想要留下来看风是否会渐渐平息。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唐望。”我说。

“但是你已经注意到不寻常的事物。”

“也许你应该再告诉我一次到底我要看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他说，“有东西隐藏在风中，像一个气旋，像一片云，像一阵雾，像一张旋转的面孔。”

唐望用手势做出水平与垂直的运动。

“它有特定的运动方向，”他继续说，“不是上下震动，就是转动、盘旋。一个猎人必须懂得这些才能正确地行动。”

我想说些迎合他的话，但是他似乎在努力地解释他的观念，使得我不敢这么做。他看了我一会儿，我把目光移开了。

“相信这世界只是如你所想象的，实在很愚蠢，”他说，“这世界是很神秘的地方，特别是在黄昏的时候。”

他抬了抬下巴，指向风。

“它会跟着我们，”他说，“使我们疲惫，也能杀死我们。”

“那个风？”

“在一天的这个时刻——黄昏时，没有风，这时只有力量。”我们在山顶上坐了一个小时，风使劲吹个不停。

1961年6月30日_星期五

下午吃过饭后，唐望和我来到屋前的空地上。我坐在我的“好地方”整理笔记。唐望躺在地上，双手叠放在腹部，因为“风”，我们一整天都待在屋子四周。唐望解释说，我们已经刻意打搅风，最好不要再玩弄它。我甚至晚上睡觉时也必须盖着树枝。

突然一阵风使唐望以惊人的敏捷跳了起来。

“该死的，”他说，“风在找你。”

“我不信，唐望，”我笑着说，“我实在无法相信。”

我不是顽固，只是无法赞同他的想法——什么风有意志，会寻找我们，或者风盯上了我们，在山顶上追着我们。我说这种“有意志的风”是用一种过于幼稚的方式来解释世界的现象。

“那么什么是风呢？”他以挑战的语气问。

我耐心向他解释，冷热气团交会产生不同的气压，而气压使空气产生水平或上下运动。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把基本的气象学原理解释清楚。

“你是说，风只是热气流与冷气流？”他以困惑的口吻说。

“恐怕是的！”我说，然后默默地享受自己的胜利。

唐望似乎无话可说。但是他看看我，接着大笑起来。

“你的意见是最后的意见，”他带着讽刺的口吻说，“你说了就算数了，是不是？但是对一个猎人而言，你的意见是狗屎。不论气压有一种、两种还是十种，都没什么差别；如果你生活在荒野中，你就会知

道，在黄昏时风会成为力量。一个称职的猎人明白这个道理，并且根据这个道理来行动。”

“他如何行动？”

“他利用暮色，及隐藏在风中的力量。”

“怎么利用呢？”

“如果情况适合，猎人就盖住身体，保持不动，躲开那股力量，一直等到黄昏逝去，力量就会封闭在它的保护之下。”

唐望用手做出把东西包住的姿势。

“这种保护就像……”

他停下来思索一个适当的字，我建议用“网”。

“不错，”他说，“那股力量的保护就像把你包在网内。猎人就能待在旷野中，不受豺狼、虎豹或小虫的骚扰。山狮会爬到猎人身上嗅嗅他的鼻子，猎人若能保持不动，山狮就会离开，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反过来说，如果猎人想被注意到，他只需要在黄昏时站在山顶上，于是整个晚上力量都会缠着他。所以，猎人如果要夜行，或想保持清醒，他就要使自己可以被风找到。”

“这就是伟大的猎人的秘密，知道在什么适当的地方暴露自己，或收敛自己。”

我感到有些困惑，要他再说一次。唐望很耐心地解释，他只是用风与黄昏来说明隐藏自己与显露自己之间的重要交互作用。

“你要学习刻意地暴露和收敛，”他说，“你现在的情形是，你总是在那里不自觉地暴露自己，使自己容易被得到。”

我抗议。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隐秘。他说我没有了解他的意思。收敛自己并不是指躲藏或隐秘，而是使自己不被得到。

“我换另一种说法吧，”他耐心地继续说道，“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你躲了起来，躲藏就失去意义了。”

“那正是你现在问题的所在，在你躲藏时，每个人都知道你躲了起来。当你不躲时，就可以让每个人都刺你一刀。”

我感到被威胁了，连忙试着为自己辩护。

> “不要为自己辩护，”唐望冷冷地说，“没有必要。我们都是愚人，你也不例外，在我生命中有段时间就像你一样，一次又一次暴露自己，使自己变得唾手可得，直到最后我一无所有，只剩下哭泣而已，这就是我的过去，像你一样。”

唐望打量了我一阵，然后大声叹了口气。

“虽然我当时比你年轻，”他继续说，“但是有一天我受够了，终于做出了改变。不妨说，有一天我成为猎人，我学到了暴露与收敛的秘密。”

我告诉他，他的话像耳旁风，我实在不懂他所谓的暴露是什么意思。他使用西班牙的成语“ponerse al alcance”与“ponerseen en el del camino”，也就是“置己身于他人可及之处”和“置己身于大马路中”。

“你必须移开自己，”他解释说，“你必须从大马路中退出去。你整个人就在上面，因此根本无法隐藏，你只是在想象你是隐藏的。在马路中央是表示四周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的行动。”

他的比喻很有趣，但也十分模糊不清。

“你在说谜语。”我说。

他凝视我很久，然后哼起调儿来。我坐直，提高警觉。我知道每当唐望哼起墨西哥小调时，也就是他准备打击我的时候了。

“嘿，”他笑着说，瞄了我一眼，“你的那位金发朋友怎么了，你曾经很喜欢的那个女孩？”

我一定像个呆子一样吃惊地瞪着他。他高兴地笑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向我提过她。”他安慰我说。

可是我不记得曾经告诉过他任何人的事，更不用说那位金发女孩。

“我从来没有向你提过这一类的事。”我说。

“你当然提过。”他说，仿佛就此结束了这个争论。

我想要抗议，但他阻止了我，说他如何知道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喜欢过她。

我从心底涌起一股对他的恨意。

“不要失去控制，”唐望冷冷地说，“这是你该除掉你的重要感的时候。你曾经有过一个女人，一个很亲密的女人，然后有一天你失去了她。”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对唐望提过她。我的结论是不会，但也可能会。每一次我开车送他时，我们总是无所不谈。我不记得我们说过什么，因为开车时我无法做笔记。有了这个结论，我感觉平静了些。我告诉他，他说得对。曾经有一位金发女孩，在我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她不和你在一起呢？”他问。

“她离开了。”

“为什么？”

“有许多原因。”

“原因并不多，只有一个，你使自己过于容易被得到。”

我急于知道他这话的意思。他又触到了我的痛处。他似乎也知道他所做的，他噘起嘴，想藏起一个恶作剧的笑容。

“大家都知道你们两个的事。”他以非常坚定的信心说。

“这有什么不对吗？”

“肯定不对。她是个不错的人。”

我很真诚地表示，他这种瞎猜的做法令我厌恶，尤其是他总是好像有十足的把握一样。

“但我说的是真话，”他很坦白地说，“我全都‘看见’了。她是个好女孩。”

我知道争辩也是徒然，但我仍然对他很恼火，因为他碰触到了我生命中的伤口。我说，那女孩其实不是那么好的人，她十分软弱。

“你也是一样，”他平静地说，“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四处寻找她；这使她成为你世界里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人，我们只用好字眼来形容这样的人。”

我感到很困窘；一种强烈的悲哀开始侵袭我。

“你对我做了什么，唐望？”我说，“你每次总是能使我难过。为什么？”

“你正在放纵自己的伤感。”他以攻代守。

“这一切的重点在哪里，唐望？”

“重点就是不被得到，”他宣称，“我唤回你对这个人的记忆，只是为了要让你知道我无法靠风告诉你的道理。”

“你失去她是因为你很容易被得到；你总是在她伸手可及之处，你的生活很乏味。”

“不，”我说，“你错了，我的生活绝不乏味。”

“以前你的生活乏味，现在也是，”他断然地说，“你的生活有不寻常的规则，因而让你感觉不到这一点，但我向你保证，你的生活真的很乏味。”

我想要陷入沮丧、忧郁之中，但他的眼神让我觉得不安，似乎在不断地推动我。

“猎人的艺术在于使自己不被得到，”他说，“在那个金发女郎的情况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要做个猎人，不要常常和她见面，不是像你以前做的那样，你日复一日和她腻在一起，最后只剩下彼此厌倦的感觉，对不对？”

我没有回答。我觉得不需要。他说对了。

“使自己不被得到，意思是你要小心地、有所保留地碰触周围的世界。你不吃五只鹌鹑，只吃一只：你不会为了做烤肉坑而伤害植物：除非必要，否则你不会把自己暴露给风的力量：你不会把其他人的生命利用、压榨到一无所有，尤其是你所爱的人。”

“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任何人。”我诚恳地说。

但唐望坚持说我做过，因此我才可以放肆地说我对人感到厌倦。

“收敛自己，意味着你刻意避免去耗尽自己和别人，”他继续说，“意味着你既不饥饿，也不绝望。像那可怜的家伙，觉得自己在吃最后一餐，于是吞下所有的食物，那五只鹌鹑！”

唐望确实在暗中算计我。我笑了起来，那似乎使他高兴。他轻触我的背。

“猎人知道他会一次又一次地把猎物引进陷阱里，因此他不忧虑。他忧虑的话，就会被得到，不知不觉地被得到。一旦你开始忧虑，你就会因为绝望而抓住任何东西；一旦你抓住东西不放，就会为之耗尽你的力量，或耗尽你所抓住的人或东西。”

我告诉他，在我的日常生活里，不被得到是无法想象的。我的理由是，为了能做一个正常人，我必须在每一个有关的人的可及之处。

“我已经告诉过你，让自己不被得到，并不是表示要躲藏或隐秘，”他平静地说，“也不是要你不和别人交往。猎人小心、有所保留地利用世界，谨慎、柔和，不论是动物、植物、人类还是力量。猎人亲密地和世界交往，但是又不会被这个世界得到。”

“那是矛盾的，”我说，“如果他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存在这个世界里，他就无法不被得到。”

“你还不明白，”唐望耐心地说，“他不被得到，是因为他没有把他

的世界压榨得变形。他只是轻触这世界，需要在这世上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然后悄然消失，几乎不留下丝毫痕迹。”

8　打破生活的习惯性

1961年7月16日_星期六

我们整个早上都在观察一种像胖松鼠的啮齿动物，唐望称它们为水老鼠。他说，水老鼠如果遇到危险，就会飞快逃跑，但有一个很糟的习惯，它一旦逃出敌人的追逐就会停下来，甚至爬到岩石上，抬起前脚观看四周，或者整理乱毛。

“它的眼力很好，”唐望说，“只有在它跑的时候你才可以跟着跑，因此你要学会预测它停的时间与地点，这样，你才可以与它同时停下来。”

于是我专心观察水老鼠，发现了好多只，作为猎人来说，这算是大有收获的一天。最后我几乎每次都能预测到它们的行动。

之后唐望教我如何做陷阱来捕捉它们。他解释说，猎人必须花时间观察它们觅食与筑巢的地方，才能决定把陷阱设在何处，然后晚上去安放，第二天猎人只须追赶得它们乱跑乱窜，它们自然会跑进陷阱中。

我们收集了一些树枝，开始制作陷阱。当我快要完成，正兴奋地盘算是否真能抓到水老鼠时，唐望突然停了下来，看着他的左腕，好像在看他从来都没戴过的手表，说按照他的表的时间，现在是午餐时间了。这时我手上正拿着一根树枝，想把它弯成圈状，于是顺势把树枝与其他猎具放在一起。

唐望好奇地看着我，然后他模仿工厂在用餐时所发出的汽笛声。我笑了。他的笛声模仿得惟妙惟肖，我朝他走过去，发现他正在凝视我，摇着头。

“真该死。”他说。

“什么不对了？”我问。

他再次发出工厂的汽笛声。

“午餐结束，”他说，“现在回去工作。”

我先是感到莫名其妙，然后我想，他是在开玩笑，因为我们根本没准备午餐。我太专心于水老鼠，忘了我们没有食物，于是又拿起树枝想要弄弯它。不一会儿，唐望又吹起了他的“汽笛”。

“回家的时间到了。”他说。

他查看了一下他想象中的手表，然后对我眨眨眼。

“现在是五点整。”他说，像透露一个秘密似的。我想他是突然对打猎感到厌倦了，想把事情终了，于是我放下东西，准备收拾离去。我没有看他，我以为他也在收拾他的用具。当我收拾好，抬头一看，发现他盘腿坐在几英尺之外。

“我已经收好了，”我说，“我们随时都可以走。”

他站起来，爬上一块岩石，他站在上面，离地有五六英尺高，盯着我看。他把双手围在嘴边，发出又长又尖锐的一声，像经过麦克风扩音的工厂汽笛声。他一面发出汽笛声的呜呜声，一面转了一圈。

“你在做什么，唐望？”我问。

他说他在向全世界发出回家的信号。我真是被弄糊涂了。我不懂他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疯了。我注意观察他，想要从他的举动与刚才他可能说过的话之间找出联系。我们整个上午几乎没有交谈，我想不出有什么重要的事。

唐望仍站在岩石上看着我。他又微笑眨眼一番，我突然害怕起来。唐望把手围在嘴边，又发出长长的一声“汽笛”声。

他说现在是早上八点，我必须再动工，因为我们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

这时候我已经完全被搞糊涂了。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我的恐惧已经强烈到让我想掉头就跑。我想，唐望是疯了。我正准备逃走时，他从岩石上滑下来，笑着朝我走来。

“你认为我疯了，是吗？”他说。

我告诉他，他那些出人意料的行为把我吓坏了。

他说我们扯平了。我不了解他的意思，我满脑子想的是他彻底地疯了。他解释说，他故意用最出人意料的沉重举动来吓我，让我惊慌失措，是因为我也在用意料之中的沉重举动逼自己。他又说，我的固定习惯就像他发出的“汽笛”声一样疯狂。

我大吃一惊，辩解说我其实没有刻板的固定习惯。我告诉他，我相信我的生活事实上是一团糟，因为我没有健康规律地生活。

唐望大笑，示意我坐在他身边。整个情况神秘地改变了。他开口说话，我的恐惧就消失了。

“我的固定习惯是什么？”我问。

“你做每件事情都是出于固定习惯。”

“我们不都是如此吗？”

“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我就没有固定习惯。”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唐望？是我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才使你如此对待我？”

“你在担心午餐。”

“我什么都没说；你怎么知道我在担心午餐？”

“每天中午、下午六点和早上八点时，你都会为食物担心。”他说，带着不怀好意的微笑，“即使不饿，在那些时刻你也会为食物担心。”

“我只需要发出汽笛声，就可以唤出你的固定习惯精神。你的精神被训练得随号笛声而反应。”

他满脸疑问地看着我，我无法为自己辩护。

“现在你又准备把打猎变成刻板的固定习惯了。”他继续说，“你已经把打猎的步调设定了，你在一定的时间说话、吃饭、睡觉。”

我没话说。唐望所描述的那种饮食起居习惯，正是我这辈子做每一件事的方式。不过我深深觉得，我的生活远没有我的许多朋友那么例行公事化。

“你现在很懂得打猎了，”他继续说，“应该很容易了解，一个好猎人最重要的知识，就是要知道猎物的生活习惯。这就是造就一个好猎人的主要原因。”

“如果你还记得我教你打猎的过程，你也许就能明白我的意思。首先我教你如何制作陷阱，然后我教你认识猎物的生活习惯，然后我们用陷阱来印证它们的生活习惯。这些部分是打猎最浅显的部分。”

“现在我要教你最后一部分，也是最困难的一部分。也许在你最终了解它而成为猎人之前，要花上好几年的时光。”

唐望停下来，给我思索的时间。他脱下帽子，模仿松鼠整理乱毛的方式理他的头发。我非常想笑。他浑圆的头使他看上去很像那种胖松鼠。

> “做猎人不仅是设陷阱捕捉猎物而已，”他继续说，“一个称职的猎人能捕获猎物，不是因为他设下陷阱，也不是因为他知道猎物的固定习惯，而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例行公事般的习惯。这就是他的优势。他一点也不像他的猎物，被沉重的固定习惯及可以被预测的古怪癖性束缚住。猎人是无拘无束、踪影难测的。”

唐望的话在我听来像是荒谬而无理的高调。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固定习惯的生活，我想要对他诚实，而不只是赞成或反对他。我觉得他的想法是我或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的。

“我不管你觉得如何，”他说，“为了成为猎人，你必须打破生活的习惯性。你在打猎方面表现得不错，进步很快。现在你可以看出，你就像你的猎物一样，轻易地可被洞悉底细。”

我要他说得更具体些，举个实例。

“我在谈打猎，”他平静地说，“因此我关心的是动物的行为——它们筑巢的地方、走路的方式。这些就是我所指的固定习惯，目的是要让你能从自己身上觉察到这些现象。”

“你已经观察过沙漠动物的习惯。它们在一定的地方饮食、筑巢，

留下一定的足迹；事实上，它们的一切行为都在好猎人的预料之中。”

“如我所说过的，在我眼中，你就像你的猎物。在我生命中，也有人如此告诉过我，因此你不是个特例。我们都像我们所追捕的猎物，我们当然也会因此成为其他东西或人的猎物。所以，猎人懂得这个道理，就要使自己不成为猎物。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再次表示他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需要时间，”唐望说，“你可以先从每天不在中午十二点吃午饭开始。”

他看着我，温和地笑笑。他的表情很有趣，我也笑了。

“但是有些动物是不可能被跟踪的，”他继续说，“例如，有一种特别的鹿，幸运的猎人，一生中也许会碰上一次，完全凭运气。”

唐望戏剧性地停顿下来，眼神锐利地望着我，似乎在等我发问，可是我没有任何问题。

“你想，为什么那种鹿如此难以寻觅、如此独特？”他问。

我耸耸肩，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它们没有固定的习惯，”他用神秘的语气说，“这使它们如此神奇。”

“鹿必须在晚上睡觉，”我说，“那不是固定的习惯吗？”

“当然是，如果鹿每晚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方睡觉的话；但是这种神奇的动物不会如此。其实有一天你也许会自己去证实这一点。也许你的命运就是要去追逐这样一只鹿。”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喜欢打猎，也许有一天，在世界的某处，你的命运与那神奇动物的命运交会，于是你会去追逐它。”

“那神奇的动物是美丽的奇景。我运气好，碰到过一只。那是在我

花了很多时间学习狩猎之后。有一天，在墨西哥中部群山中，一处浓密的树林里，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美妙的哨音。我在荒野中闯荡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我也无法确定它的方向，好像是从不同的地方传来。我想也许我是被一群不知名的动物包围了。”

“我又听到了诱人的哨音，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这时我明白我的好运来了。我知道那是一只神奇的动物，一只神鹿，我也知道神鹿熟悉一般人的固定习惯，也熟悉猎人的固定习惯。”

“你很容易了解一般人在那种情况下会有什么举动。首先，他的恐惧会立刻使他成为一头猎物。一旦成为猎物，他就只有两种选择，不是逃走，就是准备抵抗。如果他没有武器，他通常会逃到空旷的地方，好拔足狂奔。如果有武器，他会拿出武器准备抵抗，然后他不是冻结在原地，就是卧倒在地上。”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猎人在荒野中潜猎时，绝不会走进任何不熟悉、没有保护据点的地方，因此他会立刻寻找掩护。他可能会把他的披肩丢在地上或挂在树上作为诱敌的工具，然后他会躲起来，等待猎物采取下一步行动。”

“所以，当神鹿出现时，我两种方式都没有采用。我只是倒立起来，开始轻声哭泣。我真的哭出了眼泪，抽噎了好久，都快要昏过去了。突然我感觉到一阵微风，似乎有东西在嗅我右耳后的头发，我想要回头看看是什么东西，结果倒了下来，我赶紧坐直，看见一只发亮的动物在注视着我。鹿凝视着我，我告诉他我不会伤害他，于是鹿同我说话了。”

唐望停下来看我。我不由自主地笑了。一只说话的鹿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他对我说话了。”唐望微笑说。

“那只鹿会说话？”

“是的。”

唐望站起来，拿起他的猎具。

“它真的说了话吗？”我用着疑惑的语调问。

唐望哈哈大笑起来。

“它说了什么？”我半开玩笑地问。

我认为他是在拿我寻开心。唐望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努力回忆，然后他两眼一亮，告诉我那只鹿说了什么。

“神鹿说：‘哈罗，朋友。’”唐望说，“于是我回答：‘哈罗！’然后神鹿问我：‘为什么哭？’我说：‘因为我很悲伤。’然后神鹿走过来，在我耳边说：‘不要悲伤。’”

唐望凝视我的眼睛，他眼中闪着顽皮的光芒。他开始大笑。

我说他和那只鹿的对话有些愚蠢。

“你期待听到什么？”他问，仍旧笑着说，“我是个印第安人。”

他的幽默感实在古怪，我只能跟着他笑。

“你不相信神鹿会说话，是不是？”

“很抱歉，可我就是无法相信这种事会发生。”我说。

“我也不怪你，”他安慰说，“那是天底下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件事。”

9　世上最后一战

1961年7月24日_星期一

我们在沙漠中漫步了几个小时。已经是下午时分，唐望选择了一个有阴影的地方休息。我们一坐下来，他就开始说话。他说，在打猎方面我已经学到许多，但是我的改变仍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

“只知道如何设立陷阱是不够的，”他说，“猎人必须生活得像个猎人，才能够从生活中获取更多。不幸的是，改变是如此地困难与缓慢；有时候光是要一个人承认有改变的必要就得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我自己就花了好几年，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打猎的天赋。我想，对我而言，最困难的是真心愿意改变。”

我向他保证我了解他的意思。事实上，自从他开始教我打猎，我就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也许我最重大的发现是，我喜欢唐望的方式。我喜欢他这个人。他的行为具有某种稳固的内涵；他的举止也确实显示出他的控制力，但他从未借着他的优势来压倒我。他之所以有兴趣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想是基于就事论事，或者说是对我的失败做专家性的评论。他使我觉察到自己的失败，但是我仍然看不出他的方式对我有什么帮助。我真心相信，以我自己对生命的期望，他的方式只会带给我痛苦、艰辛与毁灭。但是我已经学会尊重他的控制力，这在他身上常以美和真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决定要改变我的策略。”他说。

我要求他解释，他的语气含混，我不确定他是否在指我。

“好猎人在必要时，会时常改变他的方式，”他回答说，“你自己也知道。”

“你打算怎么做，唐望？”

“猎人不能只知道猎物的生活习惯，他也必须知道，在这世界上有力量在引导人、动物和一切生命。”

他停止说话，我在等他开口，但是他似乎已经说完他要说的。

“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沉默许久后，我问。

“引导我们生和死的力量。”

唐望又不说话了，他似乎感到很困难，不知该说什么。他搓着手，摇摇头，鼓起腮帮子，有两次我正要开口请他解释时，他都示意我安静。

“你无法轻易克制自己，”他终于说，“我知道你很固执，但这没有关系。你越固执，当有一天你终于能改变自己时，你会改变得越成功。”

“我正尽力而为。”我说。

“不，我不这么认为。你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你这么说是因为那听起来很好；事实上，你对你做过的所有事都会这么说。你已经尽力而为好几年了，却毫无所获。你一定要有所改变，去纠正这种做法。”

像往常一样，我又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唐望似乎又抓住了我最弱的一点。然后我想起每次当我试图抵御他的批评时，最后都会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于是我长篇大论解释到一半，就克制自己不再说了。

唐望好奇地端详我，笑了起来。他很温和地说，他已经告诉过我，我们每个人都是傻瓜，我当然也不例外。

“你总是觉得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好像你是世上唯一会犯错的人，”他说，“这是你的自我重要感的老观念在作祟。你有太多自我重要感；你也有太多的个人历史。而在另一方面，你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你也没有向你的死亡寻求忠告；最重要的是你太暴露自己，使自己被得到。换句话说，你的生活仍是一团糟，像我认识你以前一样。”

一股傲气再次涌了上来，我想要再争辩，说他错了。他做手势要我安静。

“活在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人一定要负起责任，”他说，“你要知道，我们活在不可思议的世界里。”

“我们不是在谈同一件事，”他说，“对你而言，世界的不可思议，是如果你不对它感到厌倦，就得对抗它。对我而言，世界的不可思议，是因为它是惊人、可怕、神秘、深不可测的。我一直希望说服你，你必须自己负起活在这里的责任，活在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在这奇妙的沙漠里，在这奇妙的时刻。我要说服你，你必须学习使你的一举一动都有意义，因为你只有些许时间停留，事实上，短得不够亲眼去见识所有的奇妙。”

我坚持说，对世界的厌倦或与之对抗，是人类的基本情况。

“所以必须改变它，”他冷冷地回答，“如果你不对这项挑战积极反应，你就无异于死亡。”

然后他要我说出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占据我全部心思的一件事或一件东西。我说是艺术。我一直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也花了好几年的努力，对那失败的痛苦经验至今记忆犹新。

“你从来没有为活在这深不可测的世界里负起责任，”他说道，“因为，你永远成不了艺术家，你也很可能永远成不了猎人。”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唐望。”

“不，你不知道你最大的努力是什么。”

“我已经尽我所能。”

“你又错了，你还可以做得更好。你的问题很简单，你认为你还有充裕的时间。”

他停下来看着我，似乎在等我的反应。

“你认为你还有充裕的时间。”他重复说。

“有充裕的时间去做什么，唐望？”

“你认为你的生命会永远延续下去。”

“不，我不会这么想。”

“如果你不认为你的生命会永远延续，那么你还在等什么？为什么迟疑，不改变？”

“你有没有想过，唐望，也许我不想改变？”

“是的，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我不想改变，像你一样。但是，当时我并不喜欢我的生活，我对它的厌倦也像你一样，而现在我对生命却嫌不够了。”

我极力辩解说，他坚持改变我的生活，是令人恐惧与荒谬的做法。我说，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话，但是他永远要当一个发号施令的长官，这令我无法忍受。

“你没有时间做这样的表态了，你这个傻瓜，”他严厉地说，“不论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很可能就是你在世界上做的最后一件事，也可能是你的最后一战，没有任何力量能保证你能活到下一分钟。”

“我知道。”我忍住怒气说。

“不，你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你就会成为猎人。”

我争辩说我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去谈它、想它，是没有用的，因为我没有办法逃避。唐望笑了，说我像一个照公式表演的喜剧演员。

“如果这是你在世上的最后一战，我要说你是个白痴。”他平静地说，“你以如此蠢笨的心境浪费你在世界上的最后一件事。”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的思潮奔腾。当然，他又说对了。

“你没有时间了，我的朋友，没时间了。我们都没有时间了。”他说。

“我同意，唐望，但是——”

“不要只是同意我的意见，”他打断道，“不要这么轻易同意我的意见，你必须付诸行动——接受挑战——改变。”

“就像这样吗？”

“对。我所说的改变不会逐渐发生，这种改变是突然而来的，而你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那突如其来的彻底改变。”

我相信他的话有矛盾。我解释说，如果我准备自己去改变，那么我当然是在逐渐改变。

“你一点都没有改变，”他说，“因此你才会相信你在逐渐改变。但是，也许有一天你会惊讶于自己的突然改变，没有一点预兆。我知道事情会如此，因此我不会放弃说服你。”

我无法再辩下去。我不确定自己真正要说什么。停顿一会儿后，唐望继续解释他的观点。

“也许我应该换一种说法，”他说，“我是建议你去注意，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会一直延续下去，我刚才说改变是突然发生的、无法预料，死亡也是一样，你认为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以为他只是自问自答，但是他动动眉毛，催我回答。

“尽可能活得快乐。”我说。

“不错！但是你知道谁活得快乐吗？”

我起初的冲动是说我知道，我可以举出许多熟人为例，但是后来我想一想，我知道这番为自己辩驳的努力必然是白费的。

“不，”我说，“我实在不知道。”

“我知道，”唐望说，“有些人对自己行动的本质非常注意。他们的快乐是在行动时都充分觉察到他们没有时间；因此，他们的行动带有奇特的力量，他们的行动有一种——”

唐望似乎突然词穷了，他搔搔前额，笑了，然后，他站起来，仿佛已经结束谈话。我恳求他把刚才的话讲完。他坐下来，噘起嘴唇。

“行动具有力量，”他说，“尤其是当行动的人知道那些行动是他的最后一战时。行动时若能充分觉察，不论正在做的是什么事，都可能是一个人在世上的最后一战，自然会有奇妙的快乐充盈其中。我建议你重新检讨你的生活，以期达到这种境界。”

我不同意他的话。对我而言，快乐就是假设我的行为具有延续性，我可以随我的意思，继续去做我正在做的事，尤其是当我做得正高兴时。我告诉他，我的否定不是毫无理由，而是基于一种信念，相信这世界和我自己都具有可以确定的延续性。

唐望似乎很有兴趣地看我努力说明。他笑着，摇着头，抓抓头发，最后当我说到“可以确定的延续性”时，他摘下帽子，丢到地上踩踏。

结果我被他小丑般的举动弄得大笑。

“你没有时间，我的朋友，”他说，“那是人类的不幸。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在这可怕、神秘的世界里，你的延续性是毫无意义的。”

“你的延续性只会使你胆怯，”他说，“你的行为不可能具有性格、具有力量，不可能像那些知道自己正在打世上最后一战的人，行动中具有撼人的魄力。换句话说，你的延续性没有使你更快乐，也没有带给你力量。”

我承认我害怕想到自己会死，也指责他常常谈论死亡。关心死亡，使我更加忧虑。

“但是我们都必将死亡。”他说。

他指着远处的山脉。

“有一样东西在那里等我，而我会去找它，这都是必然的。但也许你不一样，死亡根本没有等你。”

他笑我那副绝望的模样。

“我不要去想它，唐望。”

“为什么不要？”

“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它在那里等我，我为什么还要为它担心呢？”

“我没有说你应该为它担心。”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利用它。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和死亡的联系上，没有反悔、悲伤或忧虑。集中心思去想，你已经没有时间了，然后让你的行动自然发生，让你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你在世上的最后一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行动才有正当的力量。否则，你穷尽一生所为，也不过是个胆怯的人而已。”

“成为胆怯的人有那么糟糕吗？”

“不会。如果你的生命延续不断，就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即将死去，你就没有多余的时间胆怯，因为胆怯使你执着于某种只存在于你思想中的事物。当一切都很平静时，它会抚慰你，但是接着这个可怕、神秘的世界会对你张开大口，就像它对每个人一样，这时你会明白，你那稳固的生活已不再稳固了。胆怯使我们无法正视并善用我们做人的命运。”

> “活着却要不停地去想死亡，这是很不自然的，唐望。”
>
> “我们的死亡在等候，我们现在的行为，很可能会成为我们在世上的最后一战，”他严肃地回答，“我称之为战争，因为那是一场奋斗。许多人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做，没有奋斗，也不加思考。相反，一个猎人检讨他的每一个行动，因为他深切了解他的死亡，他明智地实行，仿佛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他的最后一战。只有傻瓜才注意不到猎人比一般人优越的地方。猎人对他的最后一战呈上应有的尊重，他在世上最后的行为当然应该是他最好的表现，这样做能带来愉快，消除恐惧。”

“你说得对，”我同意道，“只是我难以接受。”

“要说服你自己，就要花多年的时间，然后确实地实践又要花上多年时间。我只希望你的时间还够。”

“你这样说，我觉得很害怕。”我说。

唐望表情严肃地端详我。

“我告诉过你，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他说，“引导人的那股力量是可怕、无法预知的，但是它十分壮丽，值得去见识。”

他停止说话，又看着我。他似乎要对我透露什么，但他克制住，只是笑笑。

“有东西在引导我们吗？”我问。

“当然。力量在引导我们。”

“你能加以描述吗？”

“不太能，我只能说它是威力、精灵、气流、风，或这一类的东西。”

我想问得再深一点，但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站了起来。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因为他只是身体一弹就站了起来。

我还在想，要这样快速地行动，必然需要很不寻常的技巧。这时他平静地命令我去追踪一只兔子，抓住它，把它杀了，剥掉皮，在黄昏来临之前把肉烤好。

他抬头看看天空，说我大概有足够的时间。

我自动地开始行动，按照我做过多次的步骤。唐望跟着我，观察我的动作。我很镇定，小心地行动，毫无困难地抓到了一只雄兔。

“现在杀了它。”唐望冷冷地说。

我把手伸入陷阱中抓兔子。我抓住它的耳朵，正要拖出来时，一阵突然的恐惧侵袭了我。自从唐望教我打猎以来，我第一次发觉他从来没有教我怎么杀猎物。在我们那么多次的沙漠漫步中，他自己只杀过一只兔子、两只鹌鹑和一条响尾蛇。

我丢下兔子，看着唐望。

“我不能杀死它。”我说。

“为什么不能？”

“我从来没做过。”

“但是你杀死过好几百只鸟和其他动物。”

“那是用枪，而不是赤手空拳。”

“那有什么不同？这兔子的大限已到。”

唐望的语调让我震惊；那是如此权威、如此博学的口吻，使我一点也不会怀疑，他确实知道兔子的大限已到。

“杀了它！”他命令我，目光凶猛。

“我不能。”

他吼着说，兔子一定得死掉。他说，他在这美丽的沙漠中漫游的时间已经终了，我没有必要拖延，因为是那引导兔子的力量或精灵在黄昏时刻把这一只带到我的陷阱里来。

一连串令人困扰的思想与情绪笼罩了我，好像这些感觉原本就等待发生。我为兔子跌入我陷阱的悲剧而感到痛苦。刹那间，我的脑海中闪过生命中几个重要的片断，有许多次，我自己就像这只兔子一样。

我看着它，它也看着我。兔子退回到笼子的边缘，几乎缩成一团，非常安静，一动也不动。我们交换了深沉的一瞥，从它那一瞥中，我仿佛看到了沉默的绝望，也看到了我自己。

“下你的地狱去！”我大声说，“我不要杀什么东西，让兔子走！”

激烈的情绪使我发抖，我的手臂颤抖地试图抓住兔子耳朵，它动得很快，我抓不住。我再试一次，还是不成功，我变得绝望起来，一阵恶心涌上，我连忙试着把笼子踏破，好让兔子自由，笼子却意外地坚固，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破裂。我的绝望升级，变成无法忍受的痛苦。我使出全力，用右脚去踏笼子边缘，木条咔啦地断掉，我把兔子拉出来，感到如释重负，但这阵轻松在下一秒钟立即破灭。兔子软绵绵地待在我手中，它已经死了。

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忙着去研究它是怎么死的。我看了唐望一眼，他正在凝视着我，一阵恐惧使我不寒而栗。

我坐在一堆石头旁，头痛欲裂。唐望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在我耳边小声说，我必须剥兔子的皮，并在黄昏消逝之前烤好肉。

我想吐。他又耐心地对我说话，好像把我当成小孩子。他说，引导人和动物的力量把这只兔子引到我这里来，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把我引向

我的死亡。他说，正如兔子的死亡是给我的一项赠予，我的死亡也将是给予其他人或事物的赠予。

我感到晕眩，这一天发生的简单事件已经把我击垮了。我努力告诉自己，那只不过是只兔子而已，但是我无法摆脱我在它身上看到的自己的影子。

唐望说我需要吃一些它的肉，才算是印证了我的发现，就算是一小块也行。

“我不能这么做。”我很无力地抗议。

“我们都是那些力量手中的废物，”他严厉地说，“所以放下你的自我重要感，好好享用这份礼物。”

我拾起兔子，它还是温温的。

唐望靠过来，轻轻地在我耳边说：“你的陷阱是它在世上的最后一战。我告诉过你，它已经没有时间在这奇妙的沙漠里漫游了。”

10　把自己开放给力量

1961年8月17日_星期四

我一下车，就向唐望抱怨说我很不舒服。

“坐下来，坐下来。”他温和地说，几乎是牵着我的手带我到门廊下，他笑着拍拍我的背。

两个星期前，在8月4日那一天，唐望如他所说的，改变了他的策略，准许我服用一些培约特果实。药性产生的幻觉体验达到高潮时，我正和一只狗玩耍，那只狗住在举行培约特仪式的屋子里。唐望把我与狗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成一件非常特殊的事件。他说，在力量来临时，就像我当时的状况，正常现实的世界便不再存在，没有一件事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只狗其实不是狗，而是培约特之中的力量或精灵——麦斯卡力陀——的化身。

那一次经历带给我的副作用，是一种疲倦、忧郁的感觉，加上偶尔会做一些过分逼真的噩梦。

“你的写字用具呢？”唐望在我坐下来后问。

我把笔记本留在了车上。唐望走回车子，小心地拿出我的公文包，带回我身边。

他问我走路时是否常提着公文包。我说是的。

“真是疯狂，”他说，“我告诉过你，走路时手中绝对不要拿任何东西。去弄个背包来。”

我笑了起来。把笔记本放在背包中携带，这有点荒谬，我告诉他，我平常都穿西服，而在穿西服时再背个背包，看起来实在很可笑。

“背包外面再穿上外套，”他说，“宁可让别人以为你是个驼子，也远比提东西走路而伤害身体好。”

他催我拿出笔记本来写。他似乎努力想使我感觉自在些。

我又抱怨着身体上的不适及一种奇怪的忧郁。

唐望笑着说：“你终于开始学习了。”

然后我们谈了很久。他说麦斯卡力陀让我和他玩耍，借此指示我已成为“被选中的人”，虽然我不是印第安人；他对这个征兆感到困惑，但他还是愿意传授给我一些秘密的知识。他说他也有过一位“恩人”，教他如何成为“智者”。

我感觉到不幸的事即将发生。他说我是“被选中的人”，加上他的一切古怪行径，还有培约特对我的不良影响，这些都造成一种无法忍受的忧虑与犹疑。但是唐望不理会我的感觉，建议我只应该去思索麦斯卡力陀陪我玩耍的奇妙。

“其他的都不用去想，”他说，“其余的事物会自己发生。”

他站起来轻轻拍我的头，温和地说：“我就要教你怎么成为战士，就像我教你如何打猎一样。不过，我必须警告你，学习如何打猎并没有使你成为猎人，同样地，学习成为战士也不能让你成为战士。”

我感到一阵沮丧，身体的不适也接近痛苦的程度。我开始抱怨那些逼真的噩梦。他似乎考虑了一下，又坐了下来。

“那些梦非常怪异。”我说。

“你总是做怪异的梦。”他反驳道。

“我要告诉你，这些梦要比我做过的任何梦都怪。”

“别瞎担心。它们只是梦，就像任何平常人的梦一样，没有力量。所以，去担心它们或谈论它们，又有什么用呢？”

“那些梦困扰着我，唐望。我能做什么去停止做那些梦吗？”

“什么都不能做，就让它们过去吧，”他说，“现在是让你把自己开放给力量的时候，你就从做梦开始好了。”

说到“做梦”时，他使用了非常奇特的语调。我正想以适当的方式问他，他又开始说下去。

“我从来没有对你谈过做梦。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只专心教你如何成为猎人，”他说，“猎人并不关心如何控制力量，因此他的梦只是平常的梦，也许会令人印象深刻，但那绝不是做梦。”

“相对地，战士会追求力量，而通往力量的一个途径，就是做梦。你可以说，猎人和战士之间的不同在于，战士走在通往力量的路上，而猎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至于谁能成为战士、谁只能做猎人，不是由我们来决定，而是由引导人类的力量来决定，因此你与麦斯卡力陀的玩耍是如此重要的征兆。那些力量把你引到我这里，他们带你到那个候车站，记得吗？有个小丑带你来见我，那是个完美的征兆，一个小丑挑出了你，所以我就教你如何打猎。然后又出现另一个完美的征兆：麦斯卡力陀亲自陪你玩。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他那怪异的逻辑实在是无与伦比。他的话使我仿佛看见自己屈服于某种可怕、未知的事物，而这种事物是我一点也不想要的，即使在我最疯狂的想象中，也无法想象它的存在。

“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他回答，“你称它们为梦，因为你没有力量，而战士是追求力量的人，不称他们为梦，而称他们为真实。”

“你是说他把他的梦当成真实？”

“他不会把一件事当成另一件事。你称为梦的，对战士而言是真实。你要知道，战士不是傻瓜。战士是捕捉力量的完美猎人；他没有喝醉，也不是疯狂，他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去吓人，或欺骗自己，或采取错误的行动。那样下的赌注太大了，要付出他条理分明的生活为代价，那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巩固完善的。他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把一件事当成另一件事，而使一切努力付诸流水。”

“做梦对战士而言是真实的，因为他在梦里可以有意志地行动，他能够选择和拒绝。他可以从一大堆项目中，选择引向力量的事物，然后学习加以控制、使用，而在平常的梦里，他就无法如此意志坚定地行动。”

“那么，唐望，你的意思是——做梦是真实的吗？”

“当然是真实的。”

“像我们现在说话一样真实？”

“如果我想要比较，我可以说做梦也许要更为真实。在做梦的过程中，你有力量，你可以改变事物，你可以发现无数隐藏的事实，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一切。”

唐望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吸引我的。我很能理解他为什么喜欢这个想法，人在梦中可以随心所欲，但我无法把他的话当真，因为喜欢和相信之间还有一道鸿沟。

我们相互瞧着，他的话实在是疯狂，但就我所知，他是我所见过的头脑最清楚的人之一。

我告诉他，我无法相信他把他的梦当成真实。他轻轻笑着，仿佛他知道我的立场站不住脚，然后他站了起来，什么都没说，走进了屋内。

我恍惚地坐着，过了许久，他喊我到屋子后面。他做了一些玉米粥，给了我一碗。

我问他，我想知道他是否对清醒的状态也有特殊的称呼。但是他没有听懂，要不然就是不愿回答。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你称为什么？”我问，意思是指我们现在所做的才是真实的，而不是梦。

“我称它为吃东西。”他忍住不笑，说。

“我称它为真实。”我说，“因为我们吃东西是确实发生的事。”

“做梦也是确实发生的事，”他回答说，嘻嘻笑着，“打猎、走路、大笑也都是。”

我没有坚持争辩下去。但是即使超越自己的限度，我也无法接受他的观念，他似乎为我的放弃而感到高兴。

我们吃完后，他随意地说我们要去散散步，但是不像以往那样在沙漠中漫游。

“这次不同了，”他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去力量的居处，你要开始学习如何把自己开放给力量。”

我再次表示我的不安。我说我还不够资格做这种尝试。

“算了吧，你放纵你自己陷入愚蠢的恐惧。”他低声说，拍拍我的背，和善地笑笑。

“我一直在迎合你的猎人精神，你喜欢和我在这美丽的沙漠里漫游，你想要停止已经太迟了。”

他向沙漠的灌木林走去，把头一摆，示意我跟上。我原本可以掉头走回车上，离开这里，但我喜欢和他在这美丽的沙漠中散步。我喜欢那种感觉，那是只有在他身边才能体验到的，这的确是个可怕、神秘而又美丽的世界。诚如他所言，我已经上钩了。

唐望带我走向东边的山区。那是很长的一段路。天气很热，但是本来令我难以忍受的热，今天我却几乎注意不到。

我们走了很远，进入一座峡谷。唐望停下来，坐在大岩石的阴影下。我从背包里拿出饼干，但是他要我别动食物。

他说我应该坐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上。他指着十至十五英尺之外一个独立的大圆石，帮我爬到顶上。我以为他也要上来，但是他只是爬到一半好递给我几片肉干。他以极严肃的表情告诉我，那是力量的肉干，要慢慢地嚼，而且不能混合其他食物。然后他回到刚才的阴影处，背靠着岩石坐下。他似乎全身放松，快要睡着了。他保持这样的姿势直到我吃完肉干。然后他坐直身体，把头侧向右方，似乎在专心倾听什么。他瞄了我几眼，突然站起来，开始观察四周，像猎人一样。我不自主地僵在那里，只能用眼睛来跟随他的举动。他很小心地走到一些石头后面，仿佛他在等待猎物出现。这时候我发现我们是在一个海湾似的干燥峡谷中，四周都是大块的砂岩。

唐望突然从石头后出现，对我微笑，他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向我坐的大石头走来。我也放松了，坐下来。

“发生了什么事？”我悄悄问。

他吼叫着回答我，说这里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的胃部一阵紧缩。他的回答显然不对劲，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大吼，除非有特殊的理由。

我准备从石头上滑下来，但他大叫说我还要再坐久一点。

“你在干什么？”我说。

他坐下来，把自己藏在我站着的大圆石底部的两块石头中间，然后他大声说，他刚才只是在察看四周，因为他好像听到了什么。

我问他是否听到了大型野兽的声音。他把手放在耳边，大叫说他听不见我的话，我应该再大声一些。我觉得不自在，但是他大声催我这样做，我就大叫说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吼叫说，这四周确实没什么事。他又吼着问我从大石头上是否看到了任何不寻常的东西，我说没有。然后他要我向他描述南方的地形。

我们这样来回吼了一阵子之后，他示意我下去。我从大圆石上下来后，他在我耳边低声说，必须要用这样的吼叫才能使我们的存在明显，因为我要把自己开放给那水洞中的力量。

我瞧瞧四周，看不到什么水洞。他说我们就站在水洞的上面。

“这里有水，”他轻声说，“也有力量。这里有精灵，我们必须把它引诱出来，也许它会来找你。”

我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他所谓的精灵的事，但他坚持要保持完全静默。他指示我完全不动，不要发出声音，或做出任何动作暴露我们的存在。

要这样保持完全不动的姿势数小时之久，对唐望而言显然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对我而言，则是纯粹的折磨。我的双腿麻木，背部疼痛，脖子和肩膀也十分紧张，整个身体变得僵硬、冰冷。最后当唐望站起来时，我已经非常难受、痛苦。他两脚一蹬就站了起来，伸手把我也扶了起来。

当我试着伸直双腿时，才发觉唐望在数小时不动之后还能如此轻松地跳起来。我则花费了好久时间，肌肉才恢复弹性，可以走路。

唐望转身走回家。他走得极为缓慢，并定出约三步远的距离，要我保持这个距离跟随他。他沿着正常的路径曲折地行进，四五次以不同方向交叉着行进，最后抵达他的房子时已经是傍晚了。

我想要问他今天发生的事，他说没有必要去谈，要我暂时克制发问，除非我们到了力量所在之处才准再问。

我非常想知道他的用意，试着小声偷问，但他以严厉冰冷的目光提醒我，他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坐在他的门廊下好几个小时。我整理我的笔记，他不时递给我一些肉干。后来天黑得我无法写字，我想去思索这个新局势，但是我的身体里某部分拒绝合作。我睡着了。

1961年8月19日_星期六

昨天早上唐望和我开车到镇上，在一家餐馆里吃早点。他劝我不要大幅度地改变我的饮食习惯。

“你的身体还不习惯力量的肉干，”他说，“如果你不再吃些属于你的食物，你会生病的。”

他自己吃得很痛快。当我开他的玩笑时，他只是说：“我的身体什么都喜欢吃。”

中午时分，我们回到那个有水洞的峡谷。我们继续“吼叫着对谈”，然后强迫安静几个小时，以引起精灵的注意。

我们离开时，唐望并没有往家的方向走，而是朝山区的方向走。我们先到达一处缓坡，然后爬上较高的山顶。唐望在那里选了一个空旷、没有阴影的地方休息。他告诉我，我们要等到天黑，我才可以用最自然的方式在这里活动，包括提出所有我想问的问题。

“我知道精灵就躲藏在附近。”他很低声地说。

“哪里？”

“附近的树丛里。”

“哪一种精灵？”

他表情滑稽地看着我，反问道：“你说有几种呢？”

我们都笑了。我是因为太紧张才发问。

“它会在暮色中出来，”他说，“我们只须等待。”

我没有说话，我的问题都问完了。

“现在是我们必须继续谈话的时候了，”他说，“人类的声音会吸引精灵。有一个就藏在附近，我们要把自己开放给它，所以继续说话。”

我感到一阵茫然，想不出要说什么。他笑着拍我的背。

“你真是麻烦，”他说，“要你说话时，你的舌头就不见了。快点，叩叩你的牙齿。”

他的嘴巴快速地一张一闭，夸张地表现叩牙的模样。

“从现在起，有一些事我们只能在力量所在之处谈论，”他说，“我把你带到这里，因为这是你头一次尝试。这是个力量之处，我们在这里只能谈力量。”

“我真的不知道力量是什么。”我说。

“力量是一个战士处理的对象，”他说，“在开始时是牵强得令人难以相信的一件事，甚至难以想象。这就是你现在的状况。然后力量变成一件重大的事，人可能无法拥有它，也可能甚至无法觉察到它的存在，但他一定知道有东西在那里，是从前不曾注意到的。接着力量就以无可控制的形态来到人身上。我无法说出它是怎么来的，也无法确切描述它。它什么都不是，但又在你眼前创造奇迹。最后力量变成人体内的东西，它控制人的行动，却又服从人的指挥。”

一阵短暂的停顿之后，唐望问我是否理解了。我觉得要说我懂实在

是很荒谬。他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狼狈，不禁笑了起来。

“我要在这里教你接近力量的第一步，”他像是在念稿般地说，“我将要教你如何准备做梦。”

他望着我，再次问我是否了解他的意思。我不了解，几乎跟不上他的想法。他解释说，准备做梦是表示能对梦的一般情况有简要与实际的控制，就像控制一个人在沙漠中的各种选择，例如，爬上一座山，或留在峡谷的阴影中。

“你必须从做些非常简单的事开始，”他说，“今晚在你的梦中，你要看着你的双手。”

我大声笑出来。他的语气是那么实在，好像他在叫我去做一件很平常的事。

“你为什么笑？”他惊讶地问。

“我怎么可能在梦里看我的手呢？”

“很简单，两眼集中注意在手上，像这样。”

他向前低下头，张着嘴注视双手。他的样子实在滑稽，我不得不笑。

“说正经的，你怎么能期望我这么做？”我问。

“就像我告诉你的，”他强硬地说，“当然你也可以随你该死的高兴，看你的脚趾、你的肚子，或你的家伙。我说看你的手，因为对我而言，那是最容易找到的东西。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做梦就像看见，或死亡，或这可怕又神秘的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严肃。”

“把它想成有趣的东西，想象所有那些你可以做到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猎取力量的人，在梦中几乎无所限制。”

我要求他给我一些指引。

“没有什么指引，”他说，“只要看着你的手。”

“你一定还能多告诉我一些。”我坚持说。

他摇摇头，眯起眼睛，瞄了我几眼。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他说，“你所谓的指引，将只是我自己的学习过程。而我们俩不相同，甚至连一点相似之处也没有。”

“也许你说的任何事都能帮助我。”

“你只要去看你的手，这样更简单。”

他似乎在整理思绪，头点个不停。

“每次你在梦中注视事物时，它就会改变形态。”他沉默许久后说，“学习准备做梦的技巧显然不只是去注视事物，而是能保持住它的形象。当你能成功地把每一件事物都维持在焦点中，做梦就成为真实。于是你睡觉时与清醒时的作为便没有差别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承认，虽然我懂他的话，但还是无法接受他的观念。我指出，在文明社会中，许多人有错觉，无法分辨事情是发生在真实世界还是在他的幻想中。我说这种人无疑是精神有问题；而每次他建议我像疯子一样行动时，都会使我不安。

在我冗长的解释之后，唐望双手放在颊边，长叹一口气，做出滑稽的绝望表情。

“别管你的文明社会，”他说，“随它去吧！没有人要求你像疯子一样行动。我告诉过你，战士必须是完美的，才能应付他所捕捉的力量；你怎么能想象一个战士居然不会明辨事物？”

“反过来说，你，我的朋友，知道真实世界是什么，但是若要你去凭着你那分辨真实与虚幻的能力，你会立刻阵亡。”

我显然还没有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表达出来。每一次我反驳，只是在为自己站不住脚的立场感到挫折，吐几口怨言罢了。

“我不是要把你弄成精神失常的疯子，”唐望继续说，“你要疯，可以自己做到，不用我帮忙。但是那引导我们的力量把你带给我，我也在努力教你改变你那愚蠢的生活方式，去过坚强清醒的猎人生活。然后那

力量又引导了你，让我知道你应该学习完美无瑕的战士生活。显然你做不到，但是谁知道呢？我们都像这深不可测的世界一样神秘可怕，谁知道你究竟能不能呢？”

唐望的话中隐藏着一丝悲哀。我想向他道歉，但是，他又说话了。

“你不一定要看你的手，”他说，“如我说的，任选一样东西，但要事先选好，然后在梦中找到它。我指定你的手，是因为它永远长在你身上。”

“当那东西开始变形时，你就要移开视线，另外挑选一样东西注视，等另外那样东西又变形时，你再回去看你的手。这个技巧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得完美。”

我非常专心地记录，因此没注意到天已经黑了，太阳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下，天空布满云朵，暮色正浓。唐望站起来，偷偷向南方瞥了几眼。

“走吧，”他说，“我们要向南走，直到水洞的精灵现身。”

我们走了约半小时，地形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们来到一个荒凉的地方，那里有个圆形的山丘，上面的树叶已经被烧尽，看起来像个秃头。我们朝山丘走去。我以为唐望要走上山坡，但是他停了下来，保持专注的神态。他的身体好像一条绷紧的弦，微微震动了一会儿，然后他放松下来，松弛地站着。我想不通他在肌肉如此松弛时身体是如何保持直立的。

那时一阵强风把我吓了一跳。唐望的身体顺着风势转向西方，他没有用一点肌肉的力量，至少没有像我这样使用肌肉转身。唐望的身体似乎是由外力拉动着，仿佛有人使他转身面对新方向。

我仍然注视着他，他用眼角瞄我。他脸上的表情坚定而果断，他整个人都很专注，而我着迷地看着他。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像他这样专心。

突然，他的身体颤抖着，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他又震动了一下，然后开始走路，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跟着他。我们沿着秃顶山向东边走，直走到山坡中间，他停下来，面对着西方。

从我们所站的地方看，那山丘顶就不像从远处看那样圆而平，靠近山顶的地方有一个凹处，或是一个洞。我专注地看着它，因为唐望也在这么做。又是一阵强风吹来，使我背脊生起一股寒意。唐望转向南方，开始扫视整个区域。

“那里！”他低声说，指着地上的一个物体。

我睁大眼睛去看。约在二十英尺外的地上有样东西。它是浅褐色的。我注视着它，它在颤动。我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它上面，那东西几乎呈圆形，似乎是蜷缩在一起；事实上，它看起来像只蜷缩的狗。

“那是什么？”我小声问唐望。

“我不知道，”他也小声回答，瞄着那东西，“你觉得它看起来像什么？”

我说它看起来像只狗。

“太大了，不像狗。”他很肯定地说。

我朝它走近两三步，但是唐望温和地阻止我。我再次注视它，确实是某种动物，不是在睡觉，就是已经死了。我几乎可以看到它的头，它的耳朵突出，像狼的耳朵。这时我已经确定它是一只缩成一团的动物。我想，它可能是头棕色的小牛。我低声告诉唐望这些话。他回答说它又太小了，不是小牛，而且它的耳朵是尖的。

那动物又抖动了一下，我才注意到它是活的，我甚至可以看到它在呼吸，但是呼吸并不规律，像不正常的颤抖。那时候我突然有所领悟。

“那是一只快死的动物。”我小声对唐望说。

“你说得对，”他也小声回一句，“但是什么动物呢？”

我分辨不出它的特征。唐望小心地向前走了几步，我跟着他。那时四周已经黑了，我们必须再前进两步才能看清楚它。

“小心，”唐望在我耳边低声说，“如果那是只快死的动物，它会用最后的力量向我们扑来。”

不论它是什么动物，它似乎濒临死亡边缘；它的呼吸不规律，身体痉挛，但是一直没有改变蜷曲的姿势。忽然在刹那间，一阵巨大的痉挛把它震得离地而起。我听到一声尖叫，那只动物伸直两腿，它的前扑十分恐怖，令人感到恶心，伸直两腿后，它仰面倒在地上。

我听到一阵可怕的咆哮声及唐望的叫喊：“快逃命！”

我正是这么做的，以难以相信的敏捷速度冲向山顶。我跑到一半时，回头看见唐望还是站在原地。他示意我下去，于是我跑下山。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上气不接下气。

“我想，那动物死了。”他说。

我们小心地朝那动物接近。它躺在地上。当我走得更近时，我几乎吓得惊叫起来。我知道它还没有完全死亡，它的身体仍然在颤抖，它的脚举在空中乱动。这只动物确实已气息奄奄。

我走在唐望前面。那只动物又抖动了一下，我可以看到它的头。我惊恐地转身看唐望。从它的身体看来，显然是只哺乳动物，但是它又有喙，像只鸟。

我瞪着它，吓得半死。我心里拒绝相信有这样的东西。我吓呆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在我眼前的东西是无法想象的。我想要唐望来解释这只令人难以置信的动物，但我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他凝视着我，我瞥着他，又瞥着那动物，然后我内在有某种东西重新整理了这个世界，我立刻知道那只动物是什么了。我走过去把它拾起来，那是一大堆灌木树枝，被火烧过，也许是风把一些被烧过的残枝余烬吹成一团，看起来就像一只蜷缩的动物。烧过的枯枝和旁边的绿色植物一比，就显出浅淡的棕色。

我笑自己的愚蠢，兴奋地向唐望解释说，因为风吹动了枯枝，使它看起来像只活的动物。我以为他会很高兴我解开了这个神秘现象，但是他转身朝山顶走去。我跟在他身后，他爬进了那个像洞穴的低洼处。那不是一个洞，只是砂岩上的一个凹处。

唐望拿了几根小树枝来清除凹洞底部的积土。

“我们要把小蚊子赶走。”他说。

他示意我坐下，要我坐得舒服点儿，因为我们要在这里过夜。

我又谈起刚才的枯枝，但是他嘘声示意我安静。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他说，“你已经浪费了一个美好的力量——一个把生命吹进枯枝的力量。”

他说，真正的胜利将是，放开自己去追踪那力量，直到世界尽头。他似乎并不对我感到生气，或对我的表现失望。他重复说，这只是个开始，要掌握力量需要花时间。他拍拍我的肩膀，开玩笑说，稍早时，我还是一个能明辨事情真假的人。

我觉得很难为情，开始为自己老是觉得这么有把握而道歉。

“没有关系，”他说，“当力量碰触到那些枯枝时，它是一只真实的动物，活生生的。由于赋予它生命的是力量，因此和做梦一样，诀窍是去维持它的形象，使它不变。懂得我的意思吧？”

我想要问些别的问题，但是他又叫我别作声，说我应该保持完全的沉默，但整夜都要保持清醒，他准备单独说一些话。

他说，那精灵认得他的声音，因此可能会静下来，不来打扰我们。他解释说，把自己开放给力量这个观念有严肃的言外之意。力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极易引我们走向死亡，因此要非常小心地应对。把自己开放给力量，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无论如何都要非常小心。

把自己开放给力量的步骤包括，以大声说话或制造噪声的活动来显示你的存在，然后必须完全安静地观察一段时间。能控制喧闹与安静是战士的特征。他说，正确的做法是，我应该努力去“停顿世界”。他指出，在我为了宝贵的生命而冲上山顶时，我的状态极适合“停顿世界”。在那种状态下，所有的恐惧、敬畏、力量与死亡融为一体；他说如此的状态很难再去重复。

我在他耳边悄悄问道：“你说的‘停顿世界’是什么意思？”

他使劲地瞪了我一眼，然后才回答说，那是猎取力量的人常使用的技巧，借着这个技巧，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会为之崩溃。

11　战士的心境

我在1961年8月31日星期四那一天开车到唐望的住处，还没来得及向他致意，他的头就已经伸入车内，笑着对我说：“我们要开车走好长一段路到一个力量所在之处，现在已经快中午了。”

他打开前门，坐在我旁边，指导我朝南开七十英里[3]路，然后我们朝东转上一条泥土路，直到抵达山脚。我把车停在路旁的低洼处，那是唐望挑选的地方，因为洼地很深，可以停住车子而不被看见。我们从那里直接爬上山丘顶，路经一片平坦空旷的荒地。

当天快黑时，唐望选了一个地方睡觉，他要求我保持绝对的安静。

第二天我们简单吃过早饭之后，向东继续我们的行程，植物已由沙漠的灌木丛变成浓密苍绿的山林。

大约下午时，我们爬到一块巨大的岩石悬崖顶，那悬崖像墙壁一样直立，唐望坐下来，示意我也坐下。

“这是一个力量所在之处，”他沉默片刻后说，“这是很久以前掩埋战士的地方。”

这时候一只乌鸦飞过我们头顶，聒叫着。唐望凝望着它飞行。

我查看岩石，正奇怪战士被埋在哪里、是怎么埋的，这时唐望拍拍我的肩膀。

“不是这里，你这个傻瓜，”他笑着说，“在下面。”

他指着悬崖底部——东边的平地；他解释说，那块地被岩石天然地像栅栏一样围了起来。从我坐的地方，我看见直径大约一百码的地区，看起来像个正圆形，上面覆盖着树丛，圆圆的岩石也被遮盖起来，如果不是唐望指给我看，我不会注意到它是这样圆。

他说，还有许多这种地区散布在印第安人的古老世界里，这些地方并不完全是力量所在之处，而是像某些地形是精灵的居所一样，是可以

教导人、启发人的地方，让人可在此寻求摆脱困境的答案。

“你只需到这里来，”他说，“或在这岩石上过夜，就可以重新整理你的感觉。”

“我们要在这里过夜吗？”

“我本来这么想，但是一只小乌鸦刚才告诉我不要这么做。”

我想多问些乌鸦的事，但是他不耐烦地挥手，要我安静。

“看那石头围成的圆圈，”他说，“把它牢记在心里，然后有一天，一只乌鸦会带你到另一个这样的地方，它的圆圈越大，力量就越大。”

“战士的骨头还埋在这里吗？”

唐望做出莫名其妙的滑稽表情，然后大笑起来。

“这里不是墓地，”他说，“没有人被埋葬在这里，我说战士曾经被埋在这里的意思是，他们曾经来这里，把自己埋了一夜或两天，随他们高兴。我不是指死人的骨头被埋在这里。我不关心墓地，墓地之中没有力量，战士的骨头中虽然有力量，但绝不在墓地里面。智者的骨头中力量更多，但几乎是不可能找得到的。”

“智者是什么样的人，唐望？”

“任何战士都可以成为智者，如我告诉过你的，战士是捕捉力量的完美猎人，如果他捕捉成功，他就能成为智者。”

“你的意思是——”

他举手打断我的问题，站起来示意我跟他走。他沿着悬崖东边的崖面下去。在那几乎垂直的崖面上有一条小路，可以直通那圆形地区。

我们慢慢走下那条危险的路径。当我们到达平地时，唐望没有停下，带我穿过树丛到圆圈的中央，在那里他用一根带叶的干枝扫出一块干净的地方来坐下，那块地方也几乎是个正圆形。

“我本来要把你埋在这里一整夜，”他说，“但我现在知道，时机尚

未成熟，你还没有力量。我只能埋你一小会儿。”

我听到要被埋起来，就变得十分紧张，连忙问他打算怎么埋我，他像个小孩一样傻笑了几声，然后开始收集干树枝。他不让我帮忙，只说我应该坐下来等待。

他把收集来的树枝丢进干净的圆圈之中，然后叫我躺下来，头朝东，把我的夹克垫在我头下，开始在我身体周围架起笼子来。他把长约两英尺半的树枝插在泥土里做支架，树枝末端的分杈用来撑起更长的树枝，成为笼子的框架，看起来像个透明的棺材。然后他把细枝及树叶盖在框架上，把笼子封起来。我的肩膀之下都被封在笼子里，头在外面，枕着夹克。之后，他用一根坚硬的木棍挖土。他把周围的土弄松，用来盖在笼子上。

笼子支架十分坚固，树叶也铺得很密，没有一点泥土掉进笼子里，我可以自由活动双腿，也可以滑进滑出。

唐望说，通常战士会自己架笼子，然后滑进去，从里面封住。

“野兽来的话怎么办？”我问，“它们会不会抓掉上面的泥土，溜进去伤害里面的人？”

“不会，战士没有这样的顾虑，你会担心这个，是因为你没有力量，相反地，战士有坚定不移的目标作为引导，能够抵御任何事物，老鼠、蛇或虎豹不会打扰他。”

“他们为什么要埋自己呢，唐望？”

“为了启发，也为了力量。”

那时我的感觉极为愉快、平静与满足，世界在那一刻似乎也很平静。这里的寂静虽然独特，但也使人不安。我不习惯这样的寂静，想说说话，但他嘘住了我。过了一会儿，这地方的宁静影响了我的心情，我开始想到我的生命、我的个人历史，于是体验到那种熟悉的悲哀与悔恨。我告诉他，我没有资格在那里，他的世界强壮而美好，我只有软弱，我的精神已经被我的生活状况弄得扭曲、变形。

他笑了，威胁说，如果我再这样说下去，他就要用泥土盖住我的

头。他说，我是一个人，和其他人一样，我也要接受人的命运——欢乐、痛苦、悲哀与挣扎——而一旦作为战士，那么人本身行为的特性就不再重要了。

> 他把音调降到近乎耳语，说如果我确实感觉精神被扭曲，我就应该整修它，使它洁净、美好，因为在我们一生中，没有比这项工作更值得去做的了。不整修好精神就是寻求死亡，也就是等于什么都不去寻求，因为不管发生任何事，死亡终究会征服我们。

他停顿了许久，然后用十足肯定的语气说："追寻战士的完美精神，是唯一值得我们凡夫俗子去做的事。"

他的话有如催化剂，令我感到过去的作为像个重担压着我，阻碍我前进。我承认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开始哭泣，诉说着我的生活。我说我已经流浪了这么久，对于痛苦和悲哀早已经麻木，除了在某些时候仍会想到我的孤独与无助。

他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抓住我腋下，把我拖出笼子。我坐起来后，他放开我，也坐下来。一阵不安的寂静存在于我们之间。我想他是让我有时间镇定下来。我拿出笔记本，紧张地乱涂一阵。

"你觉得你像一片叶子，在风的怜悯中飘荡，是不是？"他终于凝视着我说。

那正是我的感觉。他似乎能理解我的感受。他说我的心境使他想起一首歌，便开始低声唱起来。他的歌声十分优美，歌词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是如此远离天空，我所诞生的地方。无尽的乡愁侵袭我的思绪。现在我是如此孤独、悲伤，就像风中的一片树叶，有时我想低泣，有时我想大笑，带着一颗渴望的心。"

我们好久没说话，最后他打破了沉默。

"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人在对你做某些事，不管是什么事。"他说。

"不错。"我说。

"而且那些人也曾做出违反你意愿的事。"

“对。”

“到现在，你已无依无助，像风中的一片叶子。”

“不错，正是如此。”

我说我的生活状况时常很糟糕。他仔细倾听，但我搞不清楚他只是在附和我，还是真正关心我。然后我注意到他在忍着不笑。

“不论你多么喜欢自怜，这都得改变，”他语气柔和地说，“因为那和战士的生活不一致。”

他笑了，又唱起那首歌，但是故意把几个音唱走了调，结果变成可笑的哀伤。他指出，我之所以喜欢那首歌，是因为在我这一生中，我除了对每一件事找错与哀伤之外，什么也没有做。我无法和他争论。他是对的，但我相信我有足够的理由感觉自己像片风中的叶子。

“世上最艰难的事，莫过于拥有战士的心境，”他说，“相信别人总是在为你做些什么，然后感觉自己应该悲伤、哀叹，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事实上，没有人在对任何人做任何事，对一个战士就更不用说了。”

“你现在和我在这里，是因为你要在这里。现在你应该能够完全负起责任，因此你不该存有处在风的怜悯中的想法。”

他站起来，开始拆笼子。他把泥土放回刚才挖出的地方，又小心地把树枝都散布在树丛里，然后他用一些碎叶撒在那块干净的圆圈上，使那地方看起来像没被碰过似的。

我夸赞他的效率。他说，不论他如何小心恢复原状，一个好猎人也能知道我们曾待在那儿，因为人的痕迹是无法完全抹去的。

他盘腿而坐，也要我尽量舒服地坐下来，面对着刚才他埋我的地方，坐到我的悲伤完全消失。

“战士埋自己是为了寻求力量，而不是为了自怜的哭泣。”他说。

我想要解释，但是他不耐烦地摆头阻止我。他说他必须赶快把我拉出笼子，因为我的心境令人无法忍受，他害怕那地方会憎恶我的软弱而

伤害我。

“自怜与力量是合不来的，”他说，“战士的心境要求自我控制，同时也要求放任自己。”

“这怎么可能？”我问，“他怎么可能控制自己，同时又放任自己？”

“这是很困难的技巧。”他说。

他似乎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说下去。有两次他话到嘴边，但又克制住了，只是微笑。

“你还没有克服你的悲伤，”他说，“你仍然觉得软弱，现在不适合谈战士的心境。”

大约一个小时的沉默之后，他突然问我是否已学会他教我的“做梦”技巧。我一直努力练习，费了好大的苦心，对我的梦已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唐望说得很对，一个人能把苦练解释为乐事。我这一生中头一次渴望进入梦乡。

我详细报告了我的进展。

在我学会命令自己注视双手之后，要在梦中维持双手的形象就相当容易。我的形象虽然不一定是双手，但是总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我最后失去控制，陷入平常那种无法预测的梦境。我无法有意地控制在梦中什么时候去命令自己注视双手，或看其他事物，它就会自然地发生，到了特定的时候，我会记得我必须看双手，然后看周围的景物，但是也有些时候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是否这么做过。

他似乎很满意，想要知道在我的梦里通常会找到什么样的事物。我想不起什么特别的，就详细描述前一晚所做的噩梦。

“不用这么绘声绘色。”他冷冷地说。

我告诉他，我记下了我所有梦的细节，因为当我开始练习注视双手之后，我的梦就变得很有吸引力，我的记忆力也增强到巨细无遗的地步。他说寻求细节是浪费时间，因为生动的细节一点也不重要。

“当你开始做梦时，平常的梦会变得非常清晰逼真，”他说，“那逼

真和清晰是可怕的障碍，而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糟糕的人。你有最要不得的狂热，把能记的每一件事都写下来。”

平心而论，我相信我的做法没什么不对的地方，详细记下我梦中的细节，使我能清楚地知道我在梦中看到了什么。

“把它丢掉！”他命令道，“这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你所做的只会使你远离做梦的目标，也就是控制和力量。”

他躺下来，拿帽子盖住眼睛，说话时并不看我。

“我要提醒你一遍，你必须练习所有技巧，”他说，“首先你要把焦点集中在手上，把手当成出发点，然后把视线转移到其他事物上，用短暂的几瞥去看。尽你所能多注视一些东西。记住，如果你只是短短的一瞥，形象是不会改变的。之后再回来看双手。”

“每次注视双手，你就要使做梦所需的力量更新，所以在开始时不要看太多东西，四样东西就够了。以后，你可以把范围渐渐扩大，直到包括一切你想注视的事物，但是只要形象一开始改变，你感到快失去控制时，就要回来看你的双手。”

“当你可以不限时地凝视事物时，就可以准备接受新的技巧。我现在先教你这个技巧，但我希望你准备好之后再使用。”

他沉默了大概十五分钟。然后他坐起来，看着我。

“做梦的第二步，是学习去旅行，”他说，“方法就和你练习去注视双手一样，你可用意志使自己移动到其他地方去，首先你必须选定一个你想去的地方。选一个熟悉的地方，也许是你的学校，或公园，或朋友家里，然后，用意志使自己去那里。”

“这个技巧非常困难，你必须做到两件事：首先是用意志使自己到某处去，然后在你熟练了之后，你必须控制旅行的时间。”

我写下他的话时，我觉得自己实在是个白痴。我竟然写下了这些疯狂的指示，为了能跟随他而糟蹋自己，我感到一阵悔恨及困窘冲了上来。

“你到底在对我做什么，唐望？”我问，并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

他似乎感到惊讶。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起来。

“这个问题你已经问过好几遍了。我没有对你做什么，你在把自己开放给力量，你在捕捉力量，我只是在引导你。”

他侧着头研究我，一手托起我的下巴，另一手抓住我的后脑勺，然后前后摇动我的头。我脖子的肌肉十分紧张，这么移动我的头，减轻了我的紧张感。

唐望抬头看了一会儿天空，似乎在观察什么东西。

“是该走的时候了。”他淡淡地说，站了起来。

我们朝东走，来到了一片很矮的树林中，位于两座大山之间的峡谷里。那时已经快下午五点了，他随口说我们也许必须在那里过夜，他指着树说，那儿附近一定有水。

他身体变得紧张，开始像动物一样嗅空气。我可以看见他腹部肌肉急速地收缩，用鼻子快速地一呼一吸。他催我也照做，他自己去找水源。我不情愿地模仿他。这样快速呼吸五六分钟后，我感到头昏眼花，但我鼻孔格外畅通起来，我可以闻到河崖杨柳的气味，但是我仍然分辨不出它们来自何方。

唐望要我休息几分钟，然后又叫我开始嗅空气。第二回合的感觉更强烈，我的确能辨出河边垂柳的清香是从右边传来的。我们朝这方向走去，在足足四分之一英里外，发现一个像沼泽的地区，里面有停滞的水。我们绕过这摊水，到一片较高的平坦台地上，台地四周长满了浓密的树丛。

“这里是山狮及其他小型猫科动物出没的地方。”唐望漫不经心地说，好像在说一件极其平常的事。

我跑到他身边，他爆出大笑。

“通常我绝不会来这里，”他说，“但是乌鸦指出了这个方向，这里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们非得待在这里不可吗，唐望？”

“我们是要在这里，否则我会避开这个地方。”

我已经极为紧张，他要我专心听他讲话。

“一个人在这里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猎山狮，”他说，“所以我要教你如何去做。”

“有一种特殊的陷阱，利用水洞附近的水老鼠为诱饵。装水老鼠的笼子两边要做得可以被压碎，边缘有尖锐的木钉。陷阱设好时，钉子是隐藏的，不会有什么作用，除非有东西压到了小笼子，于是笼子的两边会碎掉，钉子就会刺到压碎笼子的任何东西。”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就在地上画图说明，说如果小笼子的边框是用松动的方式连接的，当有东西压到笼子顶时，笼子就会塌向一边。

木钉是用硬木削成的尖刺，固定在笼子框架上。

唐望说，通常会用木条编一只篮子，与笼子连接，放在笼子正上方，里面装满沉重的石头。当山狮被水老鼠的小笼子诱进陷阱后，它会想要用爪子使劲抓破水老鼠的笼子，于是会被木钉刺伤，它在狂乱中会跳起来，把头上的那篮石头弄翻，石头就如山崩般把山狮压住。

“有一天你可能需要去抓一只山狮，”他说，“山狮有特别的力量，我们绝顶聪明，抓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河边垂柳的气味及木钉的痛苦来骗它们。”

他以惊人的速度和技巧做好了一个小陷阱。等待了一段时间后，他抓到三只像松鼠一样的肥胖老鼠。

他要我从沼泽边抓一把杨柳，然后用杨柳来擦拭衣服。他自己也照做。接着，他又快而熟练地用野草编了两只简单的盛物篮，然后从沼泽中挖了一大把植物和泥巴，把那篮子举到平台地上，然后躲了起来。

这时那几只胖老鼠开始吵闹起来。

唐望从他躲藏的地方告诉我用另一只篮子去装植物和泥巴，然后爬到老鼠陷阱旁的一棵树上去。

唐望说，他不愿意伤害山狮或老鼠，所以当山狮靠近水老鼠的陷阱

时，他要对它丢泥巴。他要我提高警惕，随他之后也马上丢出我的泥巴，好把山狮吓跑。他吩咐我要非常小心，不要从树上掉下来。他最后的指示是要我完全静止不动，仿佛与树融为一体。

我看不见唐望在什么地方。老鼠的叫声越来越大。最后天色全暗，我几乎分辨不出这里的地形，突然我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在靠近，还有猫的沉缓呼吸声，然后是非常轻微的咆哮声，那几只胖老鼠停止了吵闹，就在这一刻，我看见一团漆黑的动物身影就在我躲的树下面。在还没有确定那是只山狮前，它已经朝陷阱扑上去，但在它碰到陷阱之前，有一团东西打中了它，使它往后缩。我也照唐望的指示，把我的泥巴丢了出去。我没有丢中，但也发出了很大的响声。这时候唐望发出一阵尖锐的尖叫，让我全身打寒战。那只山狮以惊人的灵活往平台地逃窜，不见了踪影。

唐望继续他那刺耳的尖叫声。叫了一会儿，他叫我从树上下来，捡起老鼠的笼子，尽快地到平台上与他会合。

一眨眼的工夫，我已经站在唐望身边。他要我模仿他的叫声，要学得很像，这样才能赶走山狮，让他有时间去拆掉笼子，放水老鼠逃生。

我开始尖叫，但效果大不相同，我的声音由于过度紧张而变得沙哑。

他说，我要放开自己，用真正的感觉去叫，因为那山狮仍然在附近。我顿时了解了整个情况，那只山狮是真的，我放开喉咙，发出了几声凄厉的叫声。

唐望爆出大笑。

他让我叫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要尽量安静地离开这地方，因为那只山狮不是傻瓜，它可能会循着自己的足迹，回到我们这里来。

“它一定会跟踪我们，”他说，“不管我们多么小心，都会留下一道痕迹，像高速公路那么宽。”

我紧跟着唐望。他不时停下来一会儿，侧身倾听。在某个时候他开始在黑暗中奔跑，我双手伸到前方跟着他跑，生怕撞上了树枝。

我们最后抵达了早先逗留的悬崖底。唐望说，如果我们能成功爬上崖顶而没有被山狮抓到，我们就安全了。他先爬上去带路，我们在黑暗中攀爬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能以确实的脚步跟上他。快到崖顶时，我听到一阵奇怪的动物叫声，听起来好像是牛鸣声，只是更长更粗一些。

“上去！上去！”唐望叫道。

我在一片漆黑中先于唐望抵达崖顶。等他也爬上崖顶时，我已经坐在那里喘气了。

他倒在地上打滚，我以为他是因为刚才用力过猛而吃不消了，但他只是在笑我的惊人速度。

我们在万籁俱寂之中坐了几个小时，然后走回我停车的地方。

1961年9月3日_星期日

我醒来时发现唐望不在屋子里，我先整理笔记，还有时间在他回来前到旁边树丛中收集一些柴草。他走进屋子里时，我正在吃东西，他开始取笑我中午进食的固定习惯，但是他自己也拿了我的三明治去吃。

我告诉他，昨天的山狮事件困扰着我。回想起来，好像那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似乎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而设计的，事情接连地快速发生，我实在没有时间感到害怕，只有时间去行动，而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处境。在写笔记时，我开始怀疑是否真的看到了那只山狮，上次看到的那枯树枝变成怪物的记忆仍然鲜明。

“那真的是一只山狮。”唐望断然地说。

“那是一只有血有肉的动物吗？”

“当然。”

我告诉他，整件事情的顺利使我产生怀疑，仿佛那只山狮受过训练，在那里等待着执行唐望的计划。

他并没有因为我的话而生气，只是对我笑笑。

“你真是个有趣的家伙，”他说，“你亲眼看到，也听到了那山狮的声音，它就在你那棵树下。它没有闻到你而扑杀你，是因为杨柳的气味能消除其他任何味道，当时在你的膝盖上就有一束杨柳。”

我说，我不是怀疑他，但是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我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我在整理笔记时甚至感觉那只山狮是唐望假扮的。但是我必须放弃这种想法，因为我真的看见一只四足动物的黑影扑向陷阱，然后跳逃到平台地上。

“你为什么如此庸人自扰？”他说，“那是只大猫，在那里的山中一定有几千只这种猫，有什么稀奇？像往常一样，你把注意力放在了错误的地方，那是一只山狮或我的裤子又有什么差别呢？你当时的感觉才是值得注意的。”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过或听过一只出猎的山狮。这样一想就更令我难以相信我曾经和一只山狮相距咫尺。

唐望耐心听我说完整个经历。

“为什么要怕那只大猫？”他表情好奇地问，“你接近过这里的大多数动物，但你从来不会害怕。你喜欢猫吗？”

“不，我不喜欢。”

“好吧，那就别提了。反正我们的主题不是如何猎山狮。”

“那么是什么呢？”

“那只小乌鸦指出那个地方，在那里我看见有机会能使你明白一个人在战士的心境下如何行动。”

“昨天晚上你做每一件事都是处于这种适当的心境下。在你跳下树，捡起笼子跑向我时，你能够控制自己，同时放任自己。你没有因为害怕而瘫在那里。然后在你快到崖顶时，山狮发出了尖叫。你的动作也很漂亮。我打赌，如果你在白天去看那悬崖，你绝不敢相信你会爬过去；你对自己有相当程度的放任，同时有相同程度的控制。你没有放纵自己尿湿裤子，但是在黑暗中能放开自己，爬上那峭壁。你本来很可能会踏出山径而摔死，要在黑暗中爬上那峭壁，你必须抓住自己，同时要

放开自己。那就是我所谓的战士的心境。”

我说，不论那晚我做了什么，那都是我恐惧的结果，而不是什么控制或放任的心境造成的。

“我知道，”他微笑道，“我要让你知道，若是在恰当的心境下，你可以激发自己超越自己的界限。战士创造他自己的心境，你以前不了解，昨晚恐惧使你进入了战士的心境，但现在你知道了，那么任何事物都可以使你进入那种心境。”

我想要争论，但我的理智不是很清醒。我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苦恼。

“永远在这种心境下行动，是很有利的，”他继续说，“它能扫除无谓的琐事，使人净化。当你到达崖顶时，那种感觉很棒，不是吗？”

我告诉他，我了解他的意思，但如果想把这些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那将是愚蠢的尝试。

“一个人日常的任何举动，都需要战士的心境，”他说，“否则一个人会变得扭曲、丑陋。缺少这种心境的生命是没有任何力量的，看看你自己，每一件芝麻小事都会冒犯你，使你生气。你抱怨，发牢骚，觉得每个人都在耍弄你。你是在风的怜悯中飘荡的一片叶子。你的生命没有力量，这种感觉是多么丑陋啊！”

“相反，战士是一个猎人，他计划着一切！那就是控制，但是当他考虑完成后，他就付诸行动，放开他自己，那就是放任。战士不是风中的叶子，没有人能强迫他，没有人能叫他做出违背他意愿或违反他判断的事，战士是在求生存，而且是以所有可能中最好的方式生存。”

我喜欢他的观点，虽然我觉得不切实际，对于我生存的这个复杂世界来讲，他的观点似乎太单纯了。

他笑我的反驳，而我坚持说，战士的心境并不能帮助我克服那种被他人冒犯或实际伤害的感觉，譬如，一个拥有权力、地位而又恶毒残忍的人把我折磨拷打了一顿。

他轰地大笑，承认这个比喻很适当。

“战士可能会被伤害，但绝不会被冒犯。”他说，“对战士而言，只

要他自己是在适当的心境下行动，那么不论别人怎么做，对他都不会造成冒犯。”

“那天晚上你没有被山狮所冒犯。它追赶我们，却没有使你生气。我没有听到你咒骂它，也没有听到你说它没有权利追赶我们，就你所知，那很可能是只恶毒残忍的山狮，但是当你在努力逃避它时，这并没有成为你的考虑，你那时唯一想到的就是去求生存，于是你做得很好。”

“如果你当时只有一个人，而山狮抓到你，把你咬死，你就远无法想到要抱怨或感觉被冒犯了。”

“战士的心境和你的世界或任何人的世界，并不是相距如此遥远，你需要战士的心境才能扫除一切无谓的琐事。”

我解释我的逻辑，山狮和人类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因为我知道人的许多古怪毛病，而对于山狮一无所知。我之所以会被人冒犯，是因为人们故意行使恶毒的行为。

“我知道，我知道，”唐望耐心地说，“要达到战士的心境不是件简单的事，而是一场革命，把山狮、水老鼠和其他人类视为平等的，是战士精神的伟大成就，需要力量才能做到。”

12　力量的战争

1961年12月28日_星期四

我们大清早就踏上旅程。我们朝南开车，然后向东进入山区。唐望带了装水与食物的葫芦，我们在车中先吃了东西后才下车步行。

“紧跟着我，”他说，“这个地方你不熟悉，没有必要冒险。你要去寻求力量，因此你对你的每一个举动都要加以考虑，注意风的动向，尤其是在黄昏时分，注意当风改变方向时，你就要移动位置，让我能一直挡住你以免你受风吹。”

“我们要在山里做什么呢，唐望？”

“你要捕捉力量。”

“我是说，具体一点，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呢？”

“捕捉力量是没有计划的，捕捉力量和猎取动物一样，猎人猎取任何出现在他眼前的动物，因此猎人必须随时处于准备状态。”

“你知道风，现在你可以自己去捕捉风中的力量。但是还有其他一些你不知道的事物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会成为力量的中心，像风一样。”

“力量是非常奇特的事物，”他说，“不可能被具体描述成什么。力量是一个人对特定事物的感觉，是个人化的事物，单属于个人，例如，我的恩人可以只是看人一眼就使人生重病；女人被他注视之后会变得衰弱。但是他不会每次都使人生病，只有当他的个人力量发挥作用时才会。”

“他怎么选择生病的对象呢？”

“我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力量就像这样，它命令你，但又服从你。”

“捕捉力量的猎人会诱捕它，然后储存起来，当成他个人的收获，因此个人力量能够增长，有一天，一个战士拥有那么多的个人力量，他便成为一个智者。”

“人要如何储存力量呢，唐望？”

“这又是另外一种感觉，要看战士是哪一种人而定，我的恩人有暴力的性格，他就凭借那种感觉来储存力量。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强悍而直接的。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击碎万物，每一件事都是以那种形式发生在他身上的。”

我告诉他，我不懂力量是如何凭着感觉来储存的。

“这没有办法解释，”他停顿很久后才说，“你必须亲身去体会。”

他拿起装食物的葫芦，系在背上。他给我一串八片的肉干，要我挂在脖子上。

“这是力量的食物。”他说。

“为什么是力量的食物，唐望？”

“这是一只有力量的动物的肉，一只鹿，一只独特的鹿。我的个人力量把它带来给我。这肉片可使我们维持几个星期，必要时甚至几个月，一次只嚼一点点，而且要把它嚼烂，让力量慢慢进入你的体内。”

我们开始步行，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唐望再次提醒我必要的程序。

“注意风，”他说，“不要让它吹动你，也不让它使你疲倦。嚼你的力量食物，在我身后躲开风的吹袭。那风不会伤害我，我和它很熟。”

他带我走上一条直接通往高山的小径。天空多云，似乎快要下雨了。我可以看到低垂的云和山上的雾气朝着我们降下来。

我们在完全沉默中前进，直到下午三点钟。嚼肉干的确使我精力充沛，而注意风的动向变成一件神秘的事，似乎在风尚未改变方向之前，我的身体就能感觉到它。我好像能把风感觉成一股压力，压着我的胸膛、我的气管，每当我感觉风要吹来时，我的胸膛和喉咙就会发痒。

唐望停下来一会儿，看看四周，他似乎在熟悉环境，然后他转向右边，我注意到他也在嚼肉干，我感觉非常有活力，一点也不累。注意风向的变化是如此费神，我一点也没注意到时间的流逝。

我们走进一座很深的河谷，然后爬上一片平台地，平台地的另一边是一座大山的绝壁，我们已爬得很高，几乎快到山顶了。

唐望爬到台地边缘的一块大岩石上，也帮我爬上去。这块岩石就像峭壁上的圆屋顶。我们绕着它爬行，最后我不得不把整个身体都放在岩石上，只用手脚扒住岩石移动，我全身被汗湿透，还要不停地擦干双手。

从另一边，我可以看到在靠近山顶处有一个很大而浅的洞穴，看起来像在岩石上凿出来的大厅。那是一块砂岩被风化成的像阳台的结构，有两根柱子。

唐望说我们要在那里露营，那是个安全的地方，因为对山狮或其他野兽来讲太浅了，做老鼠窝又太容易暴露了，给昆虫又太多风了。他笑着说，那是人的理想地方，因为其他生物都无法忍受。

他爬了上去，看起来像只山羊，我惊叹他的灵活、敏捷。

我慢慢地坐着爬下岩石，然后试着跑步冲上那个台子，最后几码几乎要了我的命。我开玩笑地问唐望他到底多大年纪，我想要像他那样爬上台子，非得年轻且极为健壮不可。

“我想要多年轻，就有多年轻，”他说，“这又是个人力量的问题。如果你储存力量，你的身体就能干成难以想象的事。相反，如果你浪费力量，你就马上会成为一个肥胖的老头儿。”

那个台子呈东西走向，像阳台的洞口则是朝南，我走到西边的一端，看那壮观的景象，雨把我们包围了，就像一大片透明的东西盖到平地上。

唐望说我们有时间盖个遮雨棚，他要我尽可能多捡些石头来堆在一起，他则去收集树枝来搭屋顶。

一个小时后，他在台子的东边垒起了一面墙，有一英尺厚、一英尺

长、三英尺高，他把捡来的树枝编起来，做成一个屋顶，固定在两根叉状的枝干上，另有一根同样长度的树枝从墙的另一边支撑起屋顶，整个棚子看起来像个有三只脚的高桌子。

唐望盘腿坐在下面，就在台子边缘。他要我坐在他右边。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唐望打破沉默。他悄悄说我们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问他我是否要特意做什么。他说，我要专心写笔记，就像在家中书桌前一样，除了写字之外，对外界浑然不察。在特定的时候，他会轻轻推我一下，我就要朝他眼睛所指的方向看。他警告我，不论我看到什么都不准冒出一个字来。只有他可以随意说话，因为他认识这山中所有的力量。

我按照他的指示，埋头写了约一个小时。我沉浸在这项任务中，突然，有人拍我的手臂，于是我看到唐望转头用眼睛指向一片雾，两百码之外，正从山头飘下。唐望在我身边很小声地说话，即使离我这么近，我也几乎听不见。

“让眼睛来回移动注视那片雾，”他说，“但是不要直接看它。眨眼，不要把焦点放在雾上面。如果你在上面看到一个绿色的点，就用眼睛指出来给我看。”

我的眼睛左右移动地注视着那片雾。那片雾正缓慢向我们下降。大约过了半小时，天色渐黑，雾移动得十分缓慢，突然我有个感觉，好像觉察出右边有细微的光，我起先以为我透过雾看到了对面的绿色植物。但当我直接注视时，却什么都没发现，而我若是不集中焦距地看，便觉察到十分模糊的绿色。

我指给唐望看，他眯起眼睛凝视着。

“把视线集中在那一点上，”他在我身边低语，“看而不要眨眼，直到你看见。”

我想问他我应该看见什么，但他瞪我一眼，好像在提醒我不要说话。

我再去注视。从上边降下一片雾，像块幕布一样悬挂在那儿，就在我刚才看到的那一抹淡绿色上面。我看累了，眯起眼，先是看到那小片

雾盖在雾层之上，然后看见一片狭长的雾飘浮其间，像一座桥，把我头上的山和雾层连接在一起。有一会儿我好像看到从山顶上飘下的雾穿过了桥身，没有破坏它。那桥仿佛是坚实的。那一刻，幻象变得如此完整，我几乎可以分辨出桥下的阴影与桥侧面淡淡的沙石颜色。

我呆呆地看着那桥。然后，不是我把自己飘浮到桥上，就是桥降下来就我。突然，我看到眼前是一条横木——极长而坚固的木梁，狭窄而没有栏杆，但是宽度足够一个人走上去。

唐望猛力摇动我的手。我感觉头在上下晃动，然后才觉察到眼睛痒得难受。我不由自主地擦揉着。唐望继续摇动我，直到我睁开眼睛，他从葫芦里倒些水在手中，淋在我脸上，那种感觉很不舒服，水太冰了，它一滴滴刺痛我的皮肤。我这时才注意到我的身体很热，我在发烧。

唐望连忙给我水喝，然后把水泼到我耳朵和脖子上。

我听到一声尖锐凄厉的鸟叫。唐望注意听了一会儿，然后用脚踢倒那堆石头墙，使棚顶塌下。他把棚顶丢进草丛中，把石头一块块丢下悬崖。

他在我身边低语：“喝些水，嚼些肉干。我们不能留在这里，刚才那声怪叫不是鸟发出来的。”

我们爬下窗台，开始朝东走。天色马上黑了下来，仿佛眼前有一道屏幕。雾像无法穿透的障碍，我以前从来不知道雾在晚上是这么碍人，我无法想象唐望是怎么前进的，我像个瞎子一样抓着他的手臂。

我不知为何，觉得自己走在悬崖边缘。我的腿拒绝再前进，我的头脑信任唐望，在理智上我也愿意前进，但我的身体做不到，害得唐望必须在黑暗中拖着我走。

他一定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到了一个地方，他停下来，让我坐下。我不敢放开他的手臂。我的身体毫无怀疑地感觉到，我正坐在一座山的尖顶上，身体只要向右移一寸就会跌下无底深渊，我确定自己就是坐在倾斜的山顶上，因为我身体不自觉地往右倾，为了保持平衡，我就拼命地往左挤靠唐望。

唐望突然移开身子，我失去了他的支撑，跌倒在地上。碰到地面后

我才恢复了平衡感，我躺在平坦的地上，赶紧触摸四周，摸到了一些枯叶和树枝。

忽然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区域，随后是隆隆的雷声。我看见唐望坐在我左边，还看见在他身后有几棵大树和一个洞穴。

唐望要我进入洞内。我爬进去，背靠着石壁坐下来。

我感觉唐望靠了过来，低声说我必须绝对安静。

天空亮起三道闪电，一道接着一道，在一瞥中，我看见唐望盘腿坐在我左边，洞穴是凹洞，可容两三人坐在里面，似乎是从一块大岩石的底部凿成的。我很庆幸刚才是爬进来的，因为如果我走进来的话，头一定会撞到上面的岩石。

闪电的亮光让我知道这层雾有多厚。我注意到巨大的树木变成了黑色剪影，投影在灰白色的雾上。

唐望低声说，雾和闪电已经结合在一起，我必须费神保持清醒，因为我已参与了一场力量之战。这时一道惊人的闪电闪过，使周遭景物变得像幻象。雾像一个白色的滤网，把闪电的光芒凝聚起来，然后扩散开来；雾像种浓密的白色物质，悬挂在大树之间，但是在我眼前的地面上，雾就变薄了。我能分辨出地形的变化。我们正置身于一片松林之中，四周是高大的松木。它们是如此巨大，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会发誓说我是在加州的红树林中。

一连串的闪电持续了几分钟之久，每一道闪光都使我看得更清楚些。就在我们正前方，我看到一条小径，上面没有草木生长。小径的尽头似乎也没有树木。

闪电接连不断，多得我分不清楚闪电的方向，但是四周已完全被照亮，我也感到自在许多。只要有足够的光线为我掀开黑夜的帘幕，我的恐惧与不安就会立刻消失。因此当闪电的间隔逐渐加长时，我也不会因为四周的黑暗而摸不清方向了。

唐望低声说我已经观察够了，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雷声上了。我才惊讶地发觉我竟然完全没有注意到雷声，虽然雷声也极为巨大。唐望又说，我应该跟着声音，去注视雷声传来的方向。

这时已没有连续的闪电与雷声，只有零星间断的爆发，雷声似乎每次都是从右边传来，雾正渐渐散去，我已经习惯了黑暗，因此能分辨出丛丛草木，闪电与雷声还在继续。突然，我的右边景物大开，我可以看见天空。

闪电的风暴似乎在朝右边移动。又是一道闪光，我看见右边极远处的山脉。光照亮后面的夜空，衬出山的巨大黑影。我还看见山顶上有树，像锐利的剪影贴在白亮的天空中，我甚至看到了山顶的积云。

四周的雾已完全散去。风稳定地吹着，我可以听见左边大树的叶子沙沙作响，闪电风暴已经远去，不再照亮树林，但是其黑色轮廓仍可辨认，然而，远处风暴的闪电能让我知道右边远处矗立着山脉，树林仅限于左边的一部分。我前方似乎是一个黑暗的峡谷，我完全看不清楚。闪电发生在黑暗峡谷的对面。

这时下起雨来，我尽量靠向岩石。我的帽子成了很好的雨具。我蜷缩着身子，膝盖顶着胸膛，只有小腿以下和鞋子被淋湿。

雨下了许久，我的腿感觉雨水是温温的，然后我就睡着了。鸟叫声把我吵醒了。我四处观看，寻找唐望。不见他人影。平时我会奇怪他是否丢下我走了，但是这一次看了四周之后，吓得我几乎昏倒。

我站起来，两腿尽湿，帽檐也湿透了，上面还有些水溅到我身上。我不是在一个洞穴里，而是在浓密的树丛下。我感到无比困惑。此刻我正站在两座小山丘之间的平地上，山丘上长满了灌木。左边没有树林，右边也没有峡谷，我正前方是一丛巨大的灌木，不是昨夜看到的小径。

我拒绝相信眼前的事物，两次见到的现实差别竟如此巨大，我急着寻找一个解释，我想最可能的解释是，我睡得太熟了，唐望乘机把我扛到这里来，而没有弄醒我。

朋友圈每日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shufoufou

我检查睡觉的地方，地面是干的，旁边唐望的位置也是干的。

我叫了他几声之后，突然心生恐惧，扯开嗓门，大吼他的名字。他从树丛后走了出来。我立刻感觉到他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的笑容是如此顽皮，我也笑了出来。

我不想浪费时间和他玩游戏，脱口问他我是怎么回事。我把一整晚的幻觉详细地告诉他，他没有打岔，但是他也无法保持严肃，偷笑了几次，不过他马上恢复了正色。

我再三要求他解释，他只是摇着头，好像整件事也是同样令他不解。

当我说完后，他看着我说："你看起来糟透了，也许你需要到树丛后面走一趟。"

他笑了几声，又说，我应该脱下衣服，绞干。

阳光十分灿烂，天空只有几朵云。这是个多风的好天气。

唐望走开来，说他要去找些植物，我该镇定下来，吃些东西，直到我感觉平静强壮时再叫他。

我的衣服湿透了，我坐在太阳下晒干。我觉得唯一能使我放松的方式就是去写笔记。于是我边吃边整理笔记。

几个小时之后，我觉得轻松多了，就叫唐望。他从靠近山顶的地方回答，要我带着葫芦爬到他那里。我到达山顶时，发现他坐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他打开葫芦吃了些东西，并递给我两片大肉干。

我不知从何问起，我的问题太多了，他似乎觉察出了我的心情，很高兴地大笑。

"你的感觉如何？"他以开玩笑的口气问。

我什么都不想说，仍然感觉很懊恼。

唐望催我坐在石头上，他说那石头是个力量之物，在上面坐一会儿，我就会感到精神焕然一新。

"坐下来。"他面无表情地命令我。

他没有微笑，目光锐利，我马上自动坐下。

他说，我这种沮丧的态度是对力量的无礼，我必须停止这样做，否

则力量会和我们俩作对，我们就别想活着离开这无人的山区。

过了一会儿，他很随意地问："你的做梦进行得如何？"

我向他说，现在要命令自己在梦中看手变得非常困难，开始时相当容易，也许是因为观念新鲜，我毫无困难地提醒自己在梦中看手，但是新鲜感已经过去了，有些时候我完全做不到。

"你必须戴一条头带睡觉，"他说，"如何弄一条头带是件麻烦的事。我无法给你一条，因为你必须自己制作一条。但是除非你在做梦中看到头带的形状，否则你不能去做，懂我的意思吗？头带必须按照梦中的形状制作，上面要有条细带子，好套住头；也可以像顶小帽，紧紧地套住头。当你把一种力量之物戴在头上后，会比较容易做梦。你也可以戴你的帽子或包一条头巾睡觉，像一个修士一样，但是这些东西只能使你做深刻生动的梦，而不是做梦。"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像放连珠炮一样继续说道，头带的形象不一定只在"做梦"时出现，也可能发生在清醒时，发生在一些完全无关的事情上，像观看鸟的飞翔、水的波动、云的飘浮，等等。

"捕捉力量的猎人会观察一切事物，"他继续说，"而每件事都会告诉他一些秘密。"

"但是你怎么能确定它们在告诉你秘密呢？"

我以为他会有一套特殊的公式，使他能做出"正确"的诠释。

"唯一的方法就是，遵循我给你的所有指示，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我就开始给你指示了。"他说，"为了能拥有力量，一个人必须与力量生活在一起。"

他和善地笑笑，似乎已经失去了刚才的强悍；他轻轻碰触我的手臂。

"吃你的力量食物。"他催我。

我嚼起肉干，在那时候我突然明白，也许肉干中含有知觉转变性物质，造成了我的幻觉。我顿感释然。如果他在我的肉干中放了什么东西，我看见的幻象就完全可以解释了。我要他告诉我是否真的有什么东

西在那“力量食物”里。

他笑了起来，但是没有直接回答我。我保证我不是生气或懊恼，但是我坚持要对昨晚的事件寻求他满意的解释。我催他、哄他，最后恳求他告诉我实情。

“你真疯狂，”他摇着头，表示不敢相信，“你有种最讨厌的倾向。你坚持要把每一件事都解释到你满意。肉干中除了力量之外，什么也没有。力量不是由我或任何人放进去的，而是它把自己放进去的。那是一只鹿的肉干，而那只鹿对我是一个礼物，就像不久以前，有只兔子是给你的礼物。你和我并没有放东西到兔子里。我没有要你晒干兔肉，因为那需要比你更多的力量，但是我叫你去吃那兔肉。你没有多吃，那是因为你自己笨。”

“昨晚发生的事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恶作剧。你与力量遭遇了一个回合。浓雾、黑暗、闪电、雷声及雨点，都是伟大的力量之战中的一部分。你真是傻人有傻福。战士会付出任何代价，去换取那样的战争。”

我争论说，整件事不是力量之战，因为事情不是真实的。

“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唐望非常平静地问我。

“这些——我们所看见的才是真实的。”我说，指着四周。

“但是昨晚你看见的桥也是真实的，还有树林及其他一切。”

“如果那些东西是真实的，它们现在到哪里去了？”

“在这里，如果你有足够的力量，你就可以把它们唤回。现在你还做不到，因为你觉得不断怀疑并挑毛病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完全不然，我的朋友，完全不然。世界之上另有世界，就在我们眼前。没有什么可笑的。昨晚如果我没有抓住你的手，你就会走那座桥，由不得你愿不愿意。在那之前，我还要保护你不受风的伤害，那风一直在寻找你。”

“如果你没有保护我，事态会如何？”

“因为你的力量不够，风会使你走失，甚至会把你推下山涧致死。到底发生什么要由力量决定。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我不保护你，你就会不顾一切地踏上桥去。那就是力量的本性。我告诉过你，力

量下命令给你，同时也听候你的命令，例如，昨天晚上力量会强迫你走上桥，然后你在桥上走时，它又会听你的命令来支持你，我阻止你，是因为我知道你还不会使用力量，而没有力量，桥会垮。”

“你自己也看到桥了吗，唐望？”

“没有，我只‘看见’力量。力量可能是任何东西，这次对你而言，力量是座桥，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座桥。我们都是最神秘的生物。”

“你曾经在雾中看见过桥吗，唐望？”

“从来没有，但那是因为我和你不同，我看见了其他事物。我的力量之战与你的大不相同。”

“你看到了什么，唐望？能告诉我吗？”

“在我的第一次力量之战中，我在雾中看见了我的敌人。你没有敌人，你不恨别人。当时我憎恨人，我放纵自己于憎恨之中，现在我不再那么做了。我征服了自己的恨意，但是在那时候，憎恨几乎毁灭了我。”

“相反，你的力量之战都很干净，它没有耗损你，现在你却用自己无聊的思想与怀疑来耗损你自己，那是你放纵自己的方式。”

“雾对你的做法是完美无缺的，你与它关系密切，它给了你一座惊人的桥，从此以后那座桥会一直在雾中出现，会再三向你显现，直到有一天你不得不跨过那座桥。”

“我郑重建议你，从今天起，你不要再单独走入有雾的地方，除非你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力量是很奇怪的东西，人为了拥有力量、命令力量，必须先具有力量，但是力量可以一点一滴地被储存，直到你可以在力量之战中支持自己。”

“力量之战是什么？”我问。

“昨晚你所遭遇的，就是力量之战的开头，你所目击的景象是力量的基础。有一天那些景象会对你产生意义，它们充满了意义。”

“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些意义呢，唐望？”

“不行，那些景象是你个人的挑战，无法和他人分享。但昨晚所发生的只是开始，小试牛刀罢了。真正的战争会在你跨越桥时发生，桥的对岸是什么，只有你知道，而且只有你才会知道那条林中小径的尽头是什么，但是这一切都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为了能穿越这些未知的小径或桥梁，一个人必须具有足够的力量。”

“如果他的力量不够，会怎样呢？”

“死亡永远在等待，战士的力量若是衰弱下去，死亡就会去拍他的肩膀。因此，若没有力量而想要进入未知世界去探险，那就太愚蠢了，结果只会找到死亡。”

我并没有真正在听，我还在想着肉干中含有某种成分能导致幻觉，放纵于这个想法之中让我的感觉好了些。

“不要想去搞懂它，”他说，仿佛读出了我的思想，“这世界是神秘的，你所看到的这一切，并非世界的全部。这世界还有更多，事实上，世界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当你努力想要搞懂这个世界时，你只是在使这个世界变得熟悉罢了，你和我在这里，在这个你所谓的真实世界里，只是因为我们俩都知道这个世界，你不知道力量的世界，因此你无法使它变成熟悉的景象。”

“你知道我的确辩不过你，”我说，“但我也没有办法心服。”

他笑了，轻轻地摸我的头。

“你真的疯了，”他说，“但那没关系，我知道要像战士那样生活是多么困难。如果你能听从我的指示，做我教你的每一个动作，你现在会有足够的力量去跨越那座桥，有足够的力量去‘看见’及停顿世界。”

“但是为什么我非要有力量不可呢，唐望？”

“你现在还想不出一个理由，然而，如果你储存了足够的力量，力量本身就会为你找个好理由，这听起来很疯狂，是不是？”

“你自己为什么要有力量呢，唐望？”

“我以前像你一样，我不想要力量。我找不出一个想要的理由。你现在的怀疑我全有过，我从来不遵循指示，至少我不觉得；尽管我很愚蠢，但我仍然储存了足够的力量，于是有一天，我的个人力量使这个世界崩溃了。”

“但为什么有人希望停顿世界呢？”

“没有人希望，这就是关键。它就是会发生。而一旦你知道停顿世界是什么后，你就会明白理由何在。你要知道，战士的艺术之一，就是去为一个特定的理由摧毁这世界，然后为了能继续生存，再加以重建。”

我告诉他，也许帮助我的最好方法，就是举例说明为什么要摧毁这个世界。

他沉默了一段时间，似乎在思考该怎么说。

“我无法告诉你一个例子。”他说：“因为我要花太多力量你才能明白，尽管你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有一天你会活得像个战士，然后也许你会储存足够的个人力量，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我几乎已把一个战士在开始储存力量时所应该知道的全都告诉了你。但是我知道你还做不到，我必须对你有耐心，因为我知道，要想独自处在力量的世界中，必须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去奋斗。”

唐望看看天空和群山，太阳已经开始西沉，乌云也迅速地密集于山头，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因为我忘了给表上发条，我问他是否可以告诉我时间，他笑得从石头上滚到树丛中。

他站起来，伸伸懒腰，打打哈欠。

“时候还早，”他说，“我俩一定要等到浓雾聚集在山头，然后你要站在这块石头上对雾的恩惠表达谢意，让雾来包围你，必要时，我会在一旁相助。”

想到要一个人待在雾中，我感到害怕。我觉得要做如此不合理性的举动实在很愚蠢。

“在你表达谢意之前，你不能离开这片无人的山区。”他坚定地

说，“战士在没有对恩惠表达谢意之前，绝不能背弃力量而去。”

他躺下来，两手枕在脑后，用帽子盖住脸。

“我应该怎么等雾来？”我问，“我该做什么？”

“写！”他从帽子底下说，“但是不要闭上眼睛，或转身背对雾的方向。”

我努力想写，但是精神无法集中，我站起来，不安地走来走去。唐望拿起帽子，恼怒地看着我。

“坐下！”他命令我。

他说，力量之战尚未结束，我要让自己的精神不受影响。我的一举一动都不可泄露我的感觉，除非我想被困在这山区中。

他坐起来，神情紧张地挥着手，他要我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力量之处像我们所在的地方，会消耗掉自寻烦恼的人，于是你会与这地方结上奇怪、有害的结。

“这些结会把一个人绑在力量之处，有时候会困住一辈子。”他说，“而这地方不适合你，不是你自己发现的。所以系好你的皮带，不要掉了裤子。”

他的告诫像一道符咒。我写了好几个小时，没有间断。

唐望回去睡觉，直到雾从山顶降下，落到大约一百码处，他才醒来。他起来观察四周。我左右看看，但没有转身。雾已经从山上降到我右边，弥漫在地面上。我左边的景物很清楚，但是风似乎从右边吹来，把雾推到低地，包围了我们。

唐望低声说我要想不受影响，就站在原处，不要闭眼，直到完全被雾包围之后才能转身，也只有到那时候才可以下山。

他躲到我身后几英尺的一堆岩石后。

群山的寂静令人感到雄伟与敬畏。吹动雾气的微风使我感觉雾似乎在我身边嘶嘶作响。大团的浓雾从山上飘下，像大块的白色物质朝我滚

来。我闻到了雾气，那是一种辛辣与芳香混合的奇特味道，然后我就被浓雾笼罩住了。

我觉得雾在影响我的眼睛，我的眼皮沉重，很想闭起来，我也感到寒冷，我的喉咙发痒，很想咳嗽，但又不敢。我抬起下巴，伸直脖子，想止住咳嗽。当我抬起头时，我觉得我能够看见雾的厚度，好像我的眼睛可以透视它有多深，我眼皮开始合上，敌不过想睡的欲望。我觉得我随时都会倒在地上。这时候唐望跳了出来，抓住我的手臂猛摇，震得我完全清醒过来。

他在我身边低声说我得尽快地跑下山去，他会跟在我身后，因为他不想被我路上踢翻的石头砸死。他说，我将是带路人，因为这是我的力量之战，我必须头脑清醒地放任自己，好引导我们安全离开这里。

“就是这样，”他低声说，“如果你没有战士的心境，我们就可能永远无法离开浓雾。”

我迟疑了一会儿，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找到路离开山区。

“跑，兔崽子，跑！”唐望大叫，轻推着我跑下山坡。

13　战士最后立足之地

1962年1月28日_星期日

上午十点左右，唐望回到他的家。他是在破晓时出去的。我向他致意。他笑了几声，滑稽地与我握手，隆重地问候我。

“我们要做一次短途旅行，”他说，“你开车，我们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去寻找力量。”

他拿出两个网状袋子，各放进一个装满食物的葫芦，用绳子系好，然后给我其中一个袋子。

我们悠闲地朝北行驶了约四百英里，然后驶下高速公路，朝西驶上一条沙石路。开了几个小时，一路上似乎只有我们这一辆车。继续开车时，我发现几乎看不透挡风玻璃。我拼命试着看清楚四周，但是天黑了，我的挡风玻璃上又沾满了灰尘与压扁的小虫。

我告诉唐望，我必须停下来清理玻璃。他命令我继续开，即使是以时速两英里的速度，或把头伸出窗外看路。他说，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不能停下来。

到了某个地方，他要我向右转。天色黑暗，尘土飞扬，甚至车头灯都不管用了。我战战兢兢地转弯离开路面；我怕路边会松软，但泥土似乎够硬。

我以最慢的速度行驶了约一百码，车门开着，好探望路况。最后唐望要我停下来，要我把车子停在一块大岩石后面，隐藏起来。

我走出车子，在车前灯的光亮下四处走着。我想探查一下环境，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身在何处，但是唐望关掉了车灯，大声说没有时间浪费了，我该锁好车子，准备上路。

他把我的葫芦袋子交给我。天色太暗了，我绊了一下，差点丢掉袋子。唐望温和而坚定地命令我坐下来，等待我的眼睛习惯了黑暗再走。但是问题不在我的眼睛，我下车之后就看得很清楚，问题是我过于紧

张，使我行动起来仿佛心不在焉，我什么都没注意到。

“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我问。

“我们要在完全的黑暗中步行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他说。

“去做什么？”

“去确定你到底能不能继续捕捉力量。”

我问他是否要测验我，如果我失败了，他是否还会继续和我说话，把他的知识告诉我。

他只是听，没有打断我的话，然后他说我们不是要做测验，我们是要等待一个征兆，如果那个征兆没有出现，就表示我在捕捉力量这方面没有成功，我就得放弃进一步的学习。他说，不论结果如何，他都是我的朋友，愿意和我说话。

我心里多少明白我会失败。

“那征兆不会来，”我开玩笑说，“我知道，我只有一点点力量。”

他笑了起来，轻轻地拍我的背。

“不用担心，”他还嘴道，“征兆会来的，我知道。我比你更有力量。”

他觉得自己这么说很有趣，拍了一下大腿，鼓掌大笑。

唐望把我的袋子系在我背上，说我要跟在他后面一步远，尽可能踏在他的足迹上。

他很戏剧化地低语：“这是一段力量的旅程，所以一切都要考虑到。”

他说，如果我踏在他的足印上，那么他走路时散发的力量就会传到我身上。

我看看表，晚上十一点了。

他要我站好，像军人立正一样，然后他把我的右脚推向前，好像我正要踏出第一步。他站在我前面摆出同样的姿势，又叮嘱我一次，要分毫不差地踏在他的脚印上。他低声清楚地说，除了踏上他的脚印之外，我什么事都不要去管，不要往前看或左右张望，只能看他走过的路面。然后我们就开始出发了。

他的步伐先是十分轻松，我毫无困难就能跟上他。我们走在相当坚硬的土地上，走了约三十码，我的脚印和他的脚印重叠在一起，然后我瞄了一下旁边，接下来我就撞上了他。

他笑了起来，安慰我说，我的大鞋子一点也没有踩伤他的脚，但是如果我继续犯错，到了清晨，我们其中一个就会变成跛子。他笑着，低声坚定地说，他不希望因为我的愚笨和分心而受伤，如果我再踩上他，我就得光着脚丫子走路。

“我不能没有鞋子。”我着急地大声说。

唐望笑得前仰后合，我不得不等他笑完。

他又肯定地说，他说话算话。我们正跋涉去寻访力量，因此每一件事都得做得完美。

我想到不穿鞋在荒野里行走就感到十分恐惧。唐望开玩笑说，我的家人也许是那种古老的农人，连上床睡觉都不脱鞋。当然，他说得没错，我从来没有光脚走过路，要我不穿鞋在沙漠中行走，等于要我自杀。

“这片沙漠渗透着力量，”唐望在我耳边低语，“没有时间让我们感到胆怯。”

我们又开始前进。唐望保持轻松的步伐。不久，我发现我们已经离开坚硬的地面，走在软沙土上。唐望的脚步陷入沙土中，留下了深深的足印。

我们走了几个小时，唐望才停下来。他不是突然停下，而是事先警告我，免得我撞上他。这里的地形又变得坚硬，而且我们似乎在走上坡路。

唐望说，如果我需要到树丛中方便一下，就赶快去。因为从那时开始，我们要一直赶路，一步也不停。我看看表，凌晨一点钟了。

休息了十或十五分钟后，唐望又要我跟在他身后出发，于是我们又上路了。他说得对，真是可怕的赶路。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需要这样集中精力。唐望的脚步很快，我注意他的每一步，精神紧张到极点。突然我不觉得自己是在走路了。我无法感觉我的两只脚，我仿佛飘浮在空中，有某种力量带着我前进。我的专注是如此彻底，我没有注意到天色渐亮。突然我发觉自己可以看到唐望，可以看到他的脚及脚印，而不是像晚上那样半猜半疑地跟着走。

不知什么时候，他出其不意地跳到一边，而我因为惯性作用，又向前走了二十码远。我慢慢停下，双腿变得虚软，开始发起抖来，最后我瘫倒在地上。

我抬头看唐望，他正平静地审视我。他似乎并不疲倦；我则喘着气，冷汗湿透了全身。

唐望拉着我的手臂，把我转了一个方向。他说，如果我要恢复力量，就必须头朝东躺着。渐渐地，我身体的疼痛缓解了，最后我终于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我想看表，但他用手盖住我的手腕，不让我看。他轻轻地把我转向东边，说没有必要去追究那扰人的时间，我们正处于奇妙的时刻，要做的是去确定我是否能继续寻求力量。

我看看四周。我们正在一座很高的山丘上。我想要走到岩石缝隙处，但唐望跳起来把我按住。

他严肃地命令我留在刚才跌倒的地方不动，直到太阳从不远处的黑暗山头后升起。

他指着东方，要我注意地平线上的一层浓厚的云。他说，云层若是被风吹走，让第一道曙光射到我身上，那就是正确的征兆了。

他要我站好，右脚向前伸，好像在走路，不要直接注视地平线，而要不聚焦地观看。

我的两腿变得非常僵硬，肌肉酸痛。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姿势，我的肌肉已经累得支持不住了。我尽量撑着，眼看就要崩溃，我的腿无法控

制地颤抖着。这时候唐望走过来，表示一切都结束了，他扶我坐下来。

云层仍未移动，我们没有看见朝阳升起。

唐望只说了一句话：“真糟糕。”

我不愿意马上问他我的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了解唐望，我确信他会遵行征兆的指示；而今天早上没有任何征兆出现。我的小腿肌肉已经不痛了。我感到很自在。我开始在原地慢跑，好让肌肉松弛下来。唐望轻声告诉我，要我跑到附近山丘上，从某一种灌木上摘几片叶子来按摩腿部肌肉，好减轻疼痛。

从我站的地方，我可以清楚看见一大丛绿色的灌木。叶子似乎很湿润。我以前也用过，但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帮助。唐望总是说真正友善的植物效果是十分微妙的，不易觉察，但总会发挥应有的效果。

我跑下这座山丘，跑上另一座山丘，到达山顶时才发觉这样跑步实在太费力了，我上气不接下气，腹部也在隐隐作痛。我蹲下来休息一会儿，才感觉好些。然后我站起来要去摘他要我找的树叶，但却找不到那丛灌木了。我望望四周。我确定是这个地方，但在这山顶上没有任何像灌木的东西，但是我刚才明明看见它在这里。而且从我和唐望站的地方也不可能看到其他山顶。

我放弃寻找，走回原来的山丘。我向唐望解释我的错误，他只是温和地笑笑。

“你为什么说那是错误？”他问。

“显然那丛灌木不在那里。”我说。

“但你看见它了，是不是？”

“我以为我看见了。”

“现在你看到那里有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

在我原先以为有树的地方，现在连一棵植物也没有。我想解释说那

是我眼睛的错觉，是海市蜃楼，因为我实在过度疲倦了，因为这个缘故，我很容易相信我看到了什么东西，但其实那东西根本不存在。

唐望轻轻地笑着，凝视了我一会儿。

“我看不出有什么错误，”他说，“那棵植物就在那山顶上。”

这回轮到我笑了。我再次仔细浏览整个山头，没看到任何树木。就我所知，刚才的经验只不过是幻觉罢了。

唐望十分平静地走下山丘，示意我也跟上。我们一起走上另一座山丘，站在我以为有树的地方。

我偷偷笑着，心中确定我是对的，唐望也在笑。

“走到山的另一边去，”唐望说，“你会在那里找到那棵植物。”

我说山的另一边在我的视野之外，就算有植物也不代表什么。

唐望把头一摆，示意我跟他走。他没有直接越过山头，而是绕过去，然后很戏剧化地停在一片绿色灌木丛旁，看也不看它。

他回头瞧我一眼，那是要把我看穿似的锐利一瞥。

“这儿附近一定有几百棵那种树。”我说。

唐望很有耐心地走下山坡，我跟在后面。我们到处寻找那种灌木，但什么也没看到。我们找了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范围，才找到另一棵。

唐望不发一言，带我回到第一个山头。我们站了一会儿，他又带我出发去找那种植物，但这次是朝相反的方向。我们地毯式搜索了整个区域，在一英里外发现了两棵灌木。这两丛树长在一起，像一抹鲜绿一样突显出来，比周围的植物都要茂密。唐望表情严肃地看着我。我实在搞不清楚他。

“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征兆。”他说。

我们又选择一个新的方向，绕了一个大弯回到第一个山头。他多走这段路似乎是要证明给我看，那种灌木在这里非常少见，因为我们一路

上一棵都没看到。我们抵达山顶后，沉默地坐下来。唐望解开了他的葫芦。

“吃些东西后，你会感觉好些。”他说。

他掩饰不住他的愉快，满面笑容地拍拍我的头，我感到困惑不解。这个新发展令人困扰，但我实在太饿太累了，无法加以思索。

吃完后，我觉得很困。唐望鼓励我用不集中焦距的注视技巧，在刚才看见灌木的山顶上找个适合的地方睡觉。

我选了一个地方。他从那个地方捡来细碎的枝叶，在上面围出一个我身体大小的圆圈。他又小心地从树丛中采下一些树枝，在圆圈内部扫着，但是他只是做着扫地的动作，树枝并没有接触地面。他又把圆圈中的所有石头都仔细照大小分为同样数目的两堆，然后摆在圆圈中央。

“那些石头用来做什么？”我问。

“那不是石头，”他说，“那是‘吊索’，是用来把你休息的地方悬吊起来的。”

他拿起较小的石头，摆在圆圈周围。每块石头之间的距离相等，他并用一根木头把每颗石头敲入地面，像个石匠。

他不让我走进圆圈，但告诉我在旁边观察他的做法。他以逆时针方向数着，数出一共有十八块石头。

“现在跑到山下等着，”他说，“我会从上面看你是不是站在正确的地点。”

“我要把这些吊索一个个抛给你，”他说，指着较大的石头，“你要照我的方式把它们摆在那个地方。”

“你必须非常小心。当一个人面对力量时，必须完美无瑕，犯错在这里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里每一个都是吊索，如果我们任它松散，可能会害死我们，因此你不能犯任何错误。你的眼睛要注视着我抛吊索给你的地方，如果你稍一分神，吊索就会变成普通的石头，和地上其他石头没有两样，你就分辨不出来了。”

我建议，让我把所有“吊索”一起带下去，这样就方便多了。

唐望笑着摇头否定这个建议。

“这些是吊索，”他坚持道，“要由我来扔，你来捡。”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完成这项工作，费神的程度实在苦不堪言。唐望每一次都要提醒我专心，视线集中。他这样做没有错。要从地上的乱石中拣出被抛下来的那块石头，的确是件令人发狂的工作。

当我摆好一个圆圈，走回山顶时，我想我快要死了。唐望已摘下一些树叶铺在圆圈里。他给我一些叶子，叫我塞进裤子里，贴在肚脐的皮肤上。他说这可以使我暖和，我不需要盖毯子，枝叶铺成的床相当柔软。我倒进圆圈里，立刻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已经近黄昏了。这是个有云多风的天气，头上的云是小朵的乌云，但是在西方天空就成了薄薄的卷云。太阳不时出现，照耀大地。

睡了一觉，我的精神得到了恢复，我觉得精力充沛，心情愉快。风也不会骚扰我。我一点也不冷。我把手枕在头后面，四处观望，这时才注意到这个山头相当高，西边的景物十分壮观，可以看到一大片广阔的小山丘，再远处就是沙漠；北面与东面是一连串暗褐色的山峰；南方则是连绵不断的大地及山丘，远处是蓝色的山脉。

我坐起来，四处不见唐望。我突然感到恐惧。我想唐望也许把我单独留在那里了，而我不知道回去的路。我再度在树叶床上躺下来，奇怪得很，我的担忧立刻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宁静、安详的奇特感觉。这对我而言是非常新鲜的感觉，我的思想似乎被停止了。我觉得快乐而又健康。一种寂静的兴奋感染着我。微风从西边吹来，拂遍我全身，我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我感觉风吹在我脸上，拂过我耳朵，像一波波温暖的水来回洗濯我。这种存在的感觉是多么奇妙，和我以前忙碌而疏离的生活是多么不同。我开始哭泣，不是因悲伤而自怜，而是由于一种难以形容、无法解释的快乐。

我真想永远留在那个地方，如果不是唐望回来，把我拉了出来，我很可能真的会永远留下来。

“你已经休息够了。”他说，拉我站了起来。

他平静地带我在山头四周走着。我们走得很慢，而且不发出一点声响。他似乎有意要我观察四周的景物，用下巴或眼睛的动作指着云层与山脉。

近黄昏的景致绝佳，使我生出敬畏与绝望之情。我想起了童年的情景。

我们爬到山顶的最高点。那是一块火成岩的尖峰。我们背靠着岩石，舒适地坐下，面对南方。连绵不绝的大地雄伟壮观。

“把这一切都牢记在心里，”唐望在我耳边低语，“这块地方是你的。今天早上你看见了，而那是一个征兆。你因为看见而找到这个地方。征兆出乎意料地发生了。现在你不论喜不喜欢，都要去捕捉力量。这不是属于人自己的决定，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现在，正确地说，这山顶是属于你的地方，你挚爱的地方；你周围的一切都在你的眷顾之下。你要照顾这里的万物，万物也会照顾你的。”

我开玩笑地问是否万物都属于我。他说是的，口气非常严肃。我笑了起来，说我们的做法使我想起西班才人在征服新世界之后如何以他们君王的名字来命名占领的土地。他们会爬到山顶上，宣称视线所及之处都是他们的土地。

“这个主意不错，”他说，“我要把你看得到的土地全部给你，不限于眼前的，而是你周围四面八方。”

他站起来，伸手向前指，并且转身指遍四周的一切。

“这些土地全都是你的。”他说。

我大笑起来。

他笑了笑，问我：“有什么不可以？我不能赠送这些土地吗？”

“这些土地并不属于你。”我说。

“那又如何？这些土地也不属于西班牙人，他们照样占领、瓜分，封给别人。所以你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

我小心端详，看看能否找出他笑容背后真正的用意。他突然大笑起来，差点跌下岩石。

“你视线所及的一切土地，全都是你的，”他继续说，仍然带着笑容，“不是给你用，而是让你留存在记忆中。不过这座山头是给你这一生用的。我把山头送给你，因为这是你自己找到的。它是你的了，接受它吧。”

我笑了，但是唐望似乎非常认真。除了他的滑稽笑容之外，他似乎真的相信他能把山头给我。

“为什么不呢？”他问道，仿佛读了我的心。

“好，我收下。”我半开玩笑地说。

他的笑容立即消失，眯起眼睛看我。

“这座山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丛草木都在你的照顾之下，尤其是山顶附近的，”他说，“生存在这里的每一只小虫都是你的朋友，你可以使用它们，它们也可以使用你。”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隐约感觉到他的心情改变对我是不祥的预兆，但我不害怕，也不忧虑。我只是不想说话，不知如何，言语似乎不再准确，难以表达真正的意念。以前我对谈话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意识到自己不寻常的心境后，我连忙开口说话。

“但是这片土地对我有什么用呢，唐望？”

“把这里的一切都牢记在心里。这就是你做梦时要来的地方；这就是你将会见力量的地方、有一天向你显示秘密的地方。”

“你在捕捉力量，而这是你的地方、你储存力量泉源的地方。”

“你现在还想不通，所以就暂时把它当成无稽之谈好了。”

我们爬下岩石。他带我到山顶的两边，那里有个碗状的凹地。我们

坐在那里吃些东西。

无疑，那山顶能带给我一种无法言传的快乐。在那里吃东西就像睡在树叶床上一样，带给我一种未知的特殊感觉。

落日发出绚丽的古铜色光辉，周围一切似乎都被镀了金。我完全沉浸在这景致中，甚至不想去思考。

唐望悄悄对我说话。他吩咐我去注视周围的所有细节，不放过任何琐碎细微之处，尤其是那在西方最显著的景致。他说我必须看着太阳，但不要聚焦去看，直到它消失在地平线下。

就在太阳轻轻碰上低空的云层时，那最后的余晖实在是壮丽之至。太阳像在天边燃烧的一支火炬，使大地都燃烧起来。我觉得脸上一片红热。

“站起来！”唐望大叫，拉我起来。

他从我身边跳开，用强迫与催促的口气，命令我在原地慢跑。

当我在原地慢跑时，我感觉到一种温暖遍布全身。那是一种古铜色的温暖，在我的口腔上腭，在我的眼睛顶上，仿佛我整个头顶都有冷冷的火焰在燃烧，散发出古铜色的光芒。

太阳就要消失时，我身体里面好像有什么在推动我，使我跑得更快。到了某个时候，我真的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几乎可以飞起来。唐望紧紧抓住我的右手臂。他的手压痛了我，也把我带回到清醒与镇定中。我跌坐在地上，他也坐了下来。

休息几分钟后，他安静地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又爬回原先坐过的火成岩高峰。岩石挡住了冷风的吹袭，唐望先打破了沉默。

“这是个好征兆，”他说，“多奇怪！它发生在一天将尽的时刻。你和我有如此大的不同，你是属于夜间的生物，而我比较喜欢清晨初升的朝阳。或者说，清晨初升的朝阳追求我，却羞怯地躲开你。相反，将逝的夕阳洗濯你，它的火焰照亮你，却没有燃烧你。多么奇怪啊！”

“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从来没有看过今天发生的这一幕。征兆通常是在朝阳初升时发生。”

“为什么总是这样呢，唐望？”

“现在不是谈它的时候，”他厉声说，“知识就是力量。即使要谈论力量，也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去驯服足够的力量。”

我想坚持问下去，但他突然改变话题，他问起我“做梦”的进展。

我已经开始去梦特定的地点，如学校或朋友的家。

“你梦见那些地方时，是在白天还是夜晚？”他问。

我梦中到那些地方的时间，正是我平常去的时间——在学校，就是白天；去朋友家，就是晚上。

他建议我尝试在白天小睡片刻时“做梦”，看看我是否能梦见当时的地点。如果我在晚上“做梦”，我的梦中地点也须在夜里。他说，一个人在梦中的经验，一定要和他在“做梦”当时的时间一致，否则那就成为普通的梦，而不是“做梦”了。

“为了帮助你，你应该挑一样属于那个地方的东西，把注意力放在它上面。”他继续说，“举例说，在这个山顶上，你现在已经有一片特别的灌木丛，你必须观察它，直到它在你的脑海中有了鲜明的印象。你只要回想那一丛树，或我们坐着的这块石头，或回忆这里任何一样东西，你就能在做梦时回到这里。当你能集中注意力于一个力量之处时，比方说这里，你就比较容易在做梦时旅行到这里。但是如果你不想要回到这里，也可以用其他地方。也许你的学校对你来说是个力量之处，就用它吧！把注意力集中于那里任何一样东西上，然后在梦中找到它。”

“先回想某件东西，然后一定要回到对双手的注视，再去注视其他东西，如此继续下去。”

“但现在你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这山顶的一切事物上，因为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地方。”

他看着我，似乎要观察他的话所引起的效果。

“这也将是你死亡的地方。”他轻声说。

我大为恐慌，坐立不安，他笑了。

“我会一次又一次地陪你来这山顶，”他说，“然后你要单独来，直到你被山顶上的一切所充满，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这山顶会成为你最后之舞的地方。”

“你说我的最后之舞是什么意思？”

“这是你最后立足之地，”他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都会死在这里。每个战士都有一个死去的地方。一个他偏爱的地方，充满着难以忘怀的回忆，一个力量曾经留下痕迹的地方，他目击奇迹的地方，有秘密向他显现的地方，他储存个人力量的地方。”

“战士每次探访力量后，就有义务回到他偏爱的地方。他或者走路去，或者借着做梦去。”

“而到最后，他在世上的日子将尽，他感觉到死亡轻拍他的左肩，他的心灵早已准备好，便会飞向他所爱的地方，在那里，战士和他的死亡共舞。”

“每一个战士都有他独特的形式，具有力量的姿势，是他穷尽毕生之力发展出来的。这是一种舞蹈，一种动作，是在个人力量的作用下做出来的。”

“如果垂危的战士只有些许力量，他的舞就短暂；如果他的力量巨大，他的舞就华丽壮观。但是不管他的力量是多是少，死亡都必须停下来，在旁观看他在世上的最后表演。战士最后一次重述他生命中的辛劳时，死亡必会等待，直到他的舞蹈结束。”

唐望的话令我浑身颤抖。那宁静的黄昏，绚丽的景致，仿佛都是放在那里，作为战士最后力量之舞的布景。

“虽然我不是战士，但你能教我那舞蹈吗？”我问。

“任何去捕捉力量的人都必须要学那舞蹈，”他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教你。你很快就会碰到一个势均力敌的敌人，那时候我会教你力量的第一个动作。而你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靠自己再添加其他的动

作。每一个新动作都是通过力量的挑战得来的。因此正确地说，战士的姿势及形式，是他一生的写照，在他个人力量成长时，他的舞也就诞生了。”

“死亡真的会停下来看战士跳舞吗？”

“战士只不过是一个人，一个谦逊的人。他不能够改变死亡的计划，但是他完美无瑕的心灵、尝遍惊人的艰苦之后所储存的力量，的确能握住死亡一会儿。这一会儿工夫，已足够他最后一次回想力量。我们可以说，那是死亡对那些完美的心灵所做的表示。”

我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安，于是尝试说话，以减轻那种感觉。我问他是否认识已经死去的战士，他们的最后之舞是怎么影响他们的死亡的。

“不要再说了。”他冷冷地说，“死亡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死亡绝不仅是两腿一蹬、身体僵硬而已。”

“我以后会和死亡共舞吗，唐望？”

“当然。你已在捕捉个人力量，即使你没有生活如战士。今天，夕阳给了你一个征”兆。你这一生最好的作品会产生在一天将逝的时光中。你显然不喜欢黎明初升的光辉，清晨的旅行也不会引起你的兴趣；但你的地盘是将尽的落日，带着熟透的黄橙、陈年美酒的芳醇。你不喜欢白日的炎热，你喜欢落日的余晖。

“因此你会在这里和你的死亡共舞，在这山顶上，在一天将逝的时光。而在你的最后之舞中，你会讲述你的奋斗，讲述你的胜利与失败，讲述你在遭遇个人力量时的快乐与迷惑。你的舞会讲述你所储存的秘密与奇迹；而你的死亡会坐在那里看你。”

“将逝的落日会照亮你，但不会燃烧你，就像今天一样；风会柔和芳香，而你的山顶会震动。当你的舞接近尾声时，你会举头望落日，因为你将永远不会再看到它了，不论是在清醒时还是做梦时。然后你的死亡会指向南方，指向无际。”

14　力量的步法

1962年4月8日_星期六

“死亡是个人物吗，唐望？”我在门廊坐下时，问道。

唐望露出困惑的神情。他手中提着一袋我送他的杂货。他小心地把东西放在地上，坐在我面前。我觉得受到了鼓励，就解释说，我想知道死亡在观看战士最后之舞时是否是个人，或像人的样子。

“这有什么差别呢？”唐望问。

我告诉他，那幅景象十分吸引我。我想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很简单，”他说，“智者知道死亡是最后的目击者，因为他看见了。”

“你的意思是，你见过战士的最后之舞？”

“不，人不能作为这样的目击者，只有死亡可以。但是我看见自己的死亡在一旁注视我，而我对它跳舞，仿佛我已经生命垂危。但是在舞蹈结束时，死亡并没有指向任何方向；我所爱的地方也没有震动，向我道别。因此我在世上的日子还没有完结，我没有死。这一次发生时，我只有些许力量，不了解我的死亡的计划，因此当时我会以为我要死了。”

“你的死亡像个人吗？”

“你真是只笨鸟，你以为通过问题就可以了解一切。我可不认为你能如此，但是我又算老几？”

“死亡并不像一个人，毋宁说它是一种存在；但是你也可以说，死亡什么都不是，但又什么都是。无论你怎么想都是对的。你希望死亡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我与人相处觉得自在，所以死亡对我而言是个人。我也喜爱追求神秘，所以死亡对我而言又像空洞的眼睛，我可以看透它们。死亡像两扇会移动的小窗，就像眼睛会转动一样。因此我可以说，当战士在跳他世上最后之舞时，死亡以它空洞的眼睛注视战士。”

“但是，唐望，这只是对你而言如此，还是对其他战士也一样？”

“对于每一位拥有力量之舞的战士都一样，但是又不尽然。死亡目击战士的最后之舞，至于战士如何看死亡，这就是个人的事。他可以把死亡看成任何东西——一只鸟、一道光、一个人、一棵树、一块石子、一片雾，或者任何未知的存在。”

唐望对死亡的描述困扰了我。我找不出适当的词语表达心中的疑问，于是咕哝着。唐望微笑着凝视我，鼓励我说出来。

我问他，战士把死亡看成什么，是否决定于他成长的环境。我举出尤马族（Yuma）及亚基族的印第安人为例。我的想法是文化决定一个人看待死亡的方式。

“与一个人的生长环境没什么关系，”他说，“决定一个人所有行为的是他的个人力量。人只不过是他个人力量的总和，而这总和决定他如何生存、死亡。”

“个人力量是什么？”

“个人力量是一种感觉，”他说，“像感到十分幸运，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心境。个人力量是一个人努力得来的，和他的先天条件无关。我告诉你，战士是捕捉力量的人，我正在教你如何猎取、储存力量。你的困难是你还不信服，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困难。你必须相信个人力量可以使用，可以储存。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还不信服。”

我告诉他，他的观点很清楚，而我也努力信服他的话，他笑了。

“那不是我所说的信服。”他说。

他轻拍了我的肩膀两三下，笑着说：“你知道的，我不需要别人迎合我。”

我不得不向他保证，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没有怀疑你，”他说，“但是信服的意思是指你已经能单独行动。事实上你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做到。该做的事还多着呢，你才刚起步。”

他沉默了片刻，脸上表情平静。

“说来有趣，有时候你会让我想起我自己，”他继续说，“我当初也不愿意选择战士这条路，我相信一切努力都没有意义，既然我们都难免一死，成为战士又有什么不同呢？但我错了，我必须自己去寻找答案。只有当你明白自己错了，明白成为战士是多么地不同，你才可以说你信服了；然后你可以独自前进，甚至能独力成为智者。”

我要求他解释什么是“智者”。

“智者就是一个能够不畏学习的艰苦的人，”他说，“是一个能不莽撞、不畏缩、尽自己全力去解开个人力量的奥秘的人。”

他简短地谈了一下这个概念，然后像闲谈一样把它撇在一旁，说我应该只去关心储存力量的观念。

“那太难以了解了，”我抗议，“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想说什么。”

“捕捉力量是件奇怪的事情，”他说，“首先它要成为一个想法，之后再一步步确立，然后，砰！它就发生了。”

“是怎么发生的？”

唐望站起来。他伸展双臂，像猫一样弓起身体。像往常一样，他的骨头嘎巴作响。

“走吧，”他说，“我们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赶。”

“但是我有好多事要问你。”我说。

“我们要到一个力量之处，”他走进屋门时说，“为什么不把你的问题留到那里再问？我们也许会有机会谈话。”

我以为我们要开车去，所以我站起来朝车子走去，但是唐望从屋子里喊我，叫我拿起我的葫芦袋子，他在屋后的树丛边等我。

“我们要快一点。”他说。

我们走到西边马德雷山脉的低坡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今天的天气温暖，但是到了傍晚，风渐渐变冷。唐望坐在一块岩石上，示意我也坐下来。

“这一回我们要在这里做什么，唐望？”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要在这里捕捉力量。”

“我知道，但我们要做哪些具体的事？”

“你知道我一点也不清楚。”

“你的意思是你从未按照计划行事？”

“捕捉力量是件非常奇怪的事，”他说，“我们无法事先计划。这也是它如此刺激的原因。但是战士仿佛按照计划行动，因为他信任个人力量，而个人力量会使他以最恰当的方式去进行。”我指出他的话中多少有点矛盾。如果战士已经有个人力量，那么他还要捕捉什么？

唐望抬起眉毛，假装厌恶的表情。

“是你要去捕捉个人力量，”他说，“而我已是拥有力量的战士，你问我有没有计划，我说我信任个人力量的引导，我不需要计划。”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始上路。斜坡很陡，攀登上去对我来说是一件困难又累人的事。而唐望正好相反，他似乎拥有无穷的精力，不用跑，也不匆忙，步伐稳健，体力充沛。我注意到他连汗都没有流，甚至在攀爬过非常巨大、近乎垂直的陡坡后也没流一滴汗。当我抵达山顶时，唐望已经在那里等我了。我在他旁边坐下，觉得心脏仿佛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我躺下来后，汗水如雨般滴下。

唐望大笑，推我来回滚动着，我的呼吸逐渐地平稳下来。

我告诉他，我对他的身体状况感到敬畏。

“我一直设法使你注意这一点。”他说。

“你一点也不老，唐望！”

“当然不老。我也一直使你注意到这一点。”

“你是如何锻炼的？”

“我没有锻炼。我的身体感觉很好，如此而已。我对待自己很好，因此我没有理由感到疲倦，或不舒服。秘诀不在于你对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你自己不做什么。”

我等着他解释，他似乎觉察到我无法理解。他会意地笑笑，站了起来。

“这是一个力量之处，”他说，“为我们在这山顶上找个地方过夜吧。”

我开始抗议，我要他解释什么是“自己不做什么”。他做出强硬的手势。

“废话少说，”他轻声说，“这一次就以行动取代言语吧，你花多少时间找到适当的地方休息是无关紧要的，也许你会花整整一个晚上。你找不找得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试着去找。”

我把笔记本放在一边，站起来。唐望提醒我，就像以前每一次当他要我去找个休息的地方时一样，我必须不聚焦，把眼睛眯起来注视事物，使景物变得模糊。

我信步走着，半眯着眼扫视四周。唐望走在我右后方数英尺。

我先是绕着山顶外围走一圈。我打算以螺旋形走法从周围走向中心，但是我才走完最外围，唐望就叫我停下来。

他说我又在表现我对固定习惯的偏好了，接着，用讽刺的语气说，我当然可以有系统地寻遍山顶每一寸土地，但是以如此死板的方式是绝对无法感觉到适合的地点的。他又说他自己知道那个地方，所以我这种碰运气的找法是行不通的。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我问。

唐望要我坐下来，然后他从附近每片树丛中摘下一片树叶给我。他要我躺下，松开皮带，把那些叶子放在靠近肚脐的地方。他指导我动作，叫我用双手压在树叶上。然后他命令我闭上眼睛，警告我，如果我想得到完美的结果，就必须照他的话做——当他把我的身体移动到一个有力量的地方时，我不能放开叶片，也不可睁开眼睛或想坐起来。

他抓住我右腋下拖着我走。我有强烈的欲望想透过半睁的眼睛偷看，但是唐望把手盖在我眼睛上，命令我只去注意那将从叶片发出来的温暖感觉。

我躺了一会儿，一动不动，然后开始感觉到叶片发出一种奇异的热。我的手掌先感觉到湿热，然后蔓延到腹部，最后我的全身都淹没在这股热浪中。几分钟工夫，我的脚好像燃烧起来，那种灼热使我想起以前几次发高烧的情形。

我把这种不适感告诉了唐望，还有我很想脱掉鞋子。他说他就要扶我站起来，但是要等他的指示才可以睁开眼睛。我要继续把叶片压在腹部，直到我找到合适的地方休息。

等我站好之后，他在我耳边低声说，我应该睁开眼睛，漫无计划地闲荡，让叶片的力量引导我，拉着我走。

于是我漫无计划地逛着。身体的温热令我很不舒服。我相信我是在发烧，于是开始思索唐望是如何使我发烧的。

唐望在我后面走着。他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吓得我几乎瘫痪。他笑着解释说，突然的尖叫可以把不舒适的精灵赶走。我眯着眼睛，来回走了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身体的不适及灼热感变成了令人舒服的温暖，步伐也开始变得轻飘飘了。同时我也感到失望，我多少期待着某种视觉上的现象，但是在我视线所及之处一切如常，没有特别的色彩、光芒或黑影。

最后我的眼睛眯得好累，就睁开了。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块微凸的砂岩上，这是山顶上仅有的几块岩石地，其他地方则是泥土地及小树丛。这山顶似乎不久前才被火烧过，所以植物都十分幼小。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块凸起的沙岩很美。我在上面站了好久，之后干脆坐下来。

“好！好！”唐望说，拍拍我的背。

然后他要我小心地把叶子从衣服里拿出来，放在岩石上。

我刚把树叶从身上拿开，就感到一阵寒意。我量量脉搏，跳动还算正常。

唐望笑了，叫我“卡洛斯医生”，问我是否也可以量量他的脉搏。他说我刚才感觉到的是那叶片的力量，那个力量已使我身体洁净，得以完成我的任务。

我很诚恳地说，其实我什么也没做；我在那个地方坐下来，是因为我累了，而且我觉得那块砂岩的颜色很吸引人。

唐望什么都没说，他站在我旁边。突然，他往后跳，极敏捷地跳过几丛树，跑到不远处一块高大的岩石上。

“怎么啦？”我警觉地问道。

“注意风的方向，风就要来吹你的叶子了，”他说，“赶快数叶片，风要来了，留下半数的叶子，放回你肚子上面。”

我数了数，一共有二十片叶子，我把其中十片放进衣服里，然后一阵强风把其余十片吹向西方。我看着叶子被吹走时，心里有种怪异的感觉，好像有种真实的东西刻意把叶子扫进了广阔的树丛。

唐望走回我这里，坐在我左边，面对南方。

我们沉默了许久。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累坏了。我想要闭上眼睛，但又不敢。唐望注意到了我的疲倦，说我睡着了也没有关系。他吩咐我把两手放在肚子上，压着树叶，想象我是躺在那“吊索”悬浮的吊床上，在我那“偏爱的地方”。我闭上眼睛，立刻跌入回忆之中，仿佛回到那次睡在山顶上所经历的宁静充实中。我想看看自己是否真的能感受那种悬浮感，但我睡着了。

我在夕阳将尽时醒来，睡一觉使我恢复了精神。唐望也睡了，他和我是同时醒来的。当时风正吹着，我却不觉得冷。我腹部上的叶子似乎有暖炉或发热器的作用。

我察看四周。我选择休息的这个地方像个小盆子，人坐在里面，就像坐在一张长沙发里，一边的石壁正好作为靠背。我也发现唐望把我的本子带来了，枕在我的头下。

“你找对了地方，”他微笑道，“而整个过程正如同我告诉你的，在你毫无计划的情况下，力量引导你到这里来。”

“你给我的是什么叶子？”我问。

真正引我好奇的是那些叶子散发出来的温暖，使我在不盖毛毯又没穿厚衣服的情况下竟能有舒适的感觉。

“那只是叶子而已。”唐望说。

“你的意思是，我从任何树上摘下的叶子也有相同的效果？”

“不，我不是指你自己能做到，你还没有个人力量；我是指任何叶子都能帮助你，只要给你叶子的人有力量。今天帮助你的不是叶子，而是力量。”

“是你的力量吗，唐望？”

“我认为你可以说那是我的力量，虽然这样说不完全正确。力量并不属于任何人，只是我们之中有些人能聚集它，然后把它直接传给另一个人。你瞧，储存力量的秘诀，就是力量只能用来帮助他人储存力量。”

我问他，那是否意味着他的力量只限定用来帮助他人。唐望耐心解释说，他可以随他高兴使用个人力量，做他想做的任何事，但是如果把力量直接给了别人，就得等那个人能把它用在他自己对力量的寻求上才能产生作用。

“人所做的任何事，都以他个人力量为轴心，”唐望继续说，“因此，对毫无力量的人而言，一个有力量的人做出来的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认识力量，也需具有力量。这就是我一直尽力使你明白的，但是我知道你不懂，不是因为你不愿意，而是因为你的个人力量太少了。”

“那我该怎么做呢，唐望？”

“什么都不用做，就照这样做下去，力量会自己找到门路的。”

他站起来，转了一圈，凝视四周一切。他的身体完全配合眼睛的移动，结果像一个玩具一样以准确而固定的方式转了一圈。

我张大嘴看着他。他收起微笑，意识到了我的惊讶。

“今天你将要在黑夜中去捕捉力量。”他说着坐了下来。

“你说什么？”

“今晚你将要进入那未知的山区探险，在黑夜里，山已不是山了。”

“那么是什么呢？”

“是其他的东西，你无法想象的东西，因为你从来没有亲眼看过它们的存在。”

“你这是什么意思，唐望？你总是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来吓我。”

他笑了，轻轻踢了一下我的腿。

“这个世界是一种神秘，”他说，“完全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他似乎沉思了一会儿。他的头有韵律地上下动着，然后笑着说：“好吧，就算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但那并不等于世界的全部。真正的世界远超出你的想象。你一直在探寻这真正的世界，也许今天晚上你会再得到一点收获。”

他的声调使我全身打寒战。

“你计划做什么呢？”

“我不计划任何事，一切都由力量决定，也就是领你来这地方的力量。”

唐望站起来，指向远方。我以为他要我也站起来看。我试着一跃而

起，但在我站好之前，唐望用力把我按住了。

“我没有叫你跟随我。”他严厉地说。然后他声音又转为柔和，继续说：“你将会经历相当艰苦的一夜，你会需要你能聚集到的所有力量。留在这里为下一步做准备。”

他解释说，他不是在指什么东西，而是去确定有东西在那里。他向我保证一切都很好，我应该安心坐着，使自己忙碌起来，因为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写字。他的微笑像具有感染力，使人十分舒服。

“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呢，唐望？”

“写！”他命令我，背过身子。

除了写字之外，我无事可做，于是我写到天黑。

当我在写字时，唐望一直保持同样的姿势，他似乎完全沉浸于注视着西方远处。但是我一停笔，他就转头开玩笑地说，若是要叫我闭嘴不发问，只有给我东西吃，或叫我写字，或让我睡着。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小包东西，慎重地打开来，里面是些肉干。他给我一片，自己也拿了一片，嚼了起来。他很随意地告诉我，这是力量的食物，这时候我们俩人都需要。我饿坏了，没有工夫去想肉干里是不是含有知觉转变性物质。我们在沉默中把肉干吃得一干二净。这时候天已经很黑了。

唐望站起来，伸展手臂和肩背。他建议我也照做。他说在睡觉、坐卧或行走之后伸展全身是很好的练习。

我照他的话做，结果放在衣服中的叶子有几片从裤管中掉了出来。我正迟疑要不要捡起来，他说算了，已经不需要那些叶子了，我应该任它们自由飘落。

然后唐望走到我身边，附在我右耳边悄悄说，我应该紧跟着他，模仿他的每一个动作。他说，我们此刻站的地点很安全，可以这么说，我们正在夜的边缘。

“这里不是夜，”他低声说，踏踏我们站立的岩石，“夜在那里。”

他指向我们四周的黑暗。

随后他检查我的背袋，看看装食物的葫芦和我的笔记本是否都已放好，然后轻声说，战士随时都得确定每一件东西都在正确的位置，不是因为他相信自己会通过将要来临的考验，而是因为那是他完美无缺的行为的一部分。

他的告诫并没有使我更轻松，反而使我确定自己末日已近。我真想哭。我相信唐望一定完全知道他的话所产生的效果。

“信任你的个人力量，”他在我耳边说，“在这个神秘的世界里，人只能抓住这一点。”

他轻轻地拉着我，我们开始前进。他走在我前面两三步，我跟在后头，眼睛盯着地面，不知为何，我不敢左顾右盼。而把视线集中在地上，使我奇异地感觉平静，仿佛被催眠了。

走了一小段路，唐望停了下来。他低声说，完全的黑暗已近，他将要走到前头去，但是他会模仿一种小猫头鹰的叫声，好让我知道他的位置，他提醒我说，他学的叫声在开头会略为沙哑，但是接着会变得圆润，像真的猫头鹰在叫。他又警告我，千万要与其他没有这种特征的猫头鹰叫声区分开。

唐望交代完指示时，我已经是惊恐万分。我抓住他的手臂，不放他走。两三分钟之后我才稍稍镇定，讲得出话来，但一阵阵神经的抽搐穿过我腹部，使我连话也说不清楚。

他平静温和地催我控制自己，因为黑夜就像风，一个未知的实体，如果我不小心，就会被它算计。我一定要极其平静，才能对付它。

“你一定要放开自己你的个人力量，才能与夜的力量交融在一起。”他在我耳边说。

他说他要到我前头去了，于是我又受到一阵无理性恐惧的侵袭。

“这真是疯狂。”我抗议道。

唐望没有生气，也没有不耐烦，他笑了笑，附在我耳边说了些话，

我听不清楚。

“你说什么？”我大声地说，牙齿打战。

唐望把手放在我嘴上，低声说，战士的行动看起来仿佛他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实上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接着重复一段话三四遍，似乎要我背下来。他说：“战士信任自己的个人力量，不论力量是多是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完美无缺的。”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还好吗。我点点头，于是他迅即消失在黑夜中，没发出一点声音。

我试着观察四周，我似乎站在一片浓密的树林里，我只能分辨出一团黑乎乎的灌木或小树。我集中全力去听，但是没听到特别的声音。风的嘶鸣声掩盖住了其他声音，我只能听到不时传来的几声大猫头鹰的尖叫和其他鸟鸣声。

我又等了一会儿，注意力高度集中。然后有一阵小猫头鹰长而沙哑的叫声传来，这一定是唐望，没错。声音从后面传来。我转过身，向那个方向走去。我走得很慢，因为黑暗的障碍实在难以克服。

我走了约十分钟。突然一团黑影跳到我面前。我尖叫起来，向后坐倒在地，耳朵嗡嗡作响。这恐惧实在太强烈了，我竟然窒息，不得不张开嘴巴呼吸。

“站起来，”唐望轻轻说，“我不是有意要吓你。我只是来和你碰头。”

他说他一直在观察我的笨拙模样，我在黑暗中前进就像一个跛脚的老太太踮着脚走在烂泥中。他觉得他的形容很好笑，大笑起来。

然后他开始示范一种在黑暗中行走的方法，他称之为“力量的步法”。他弯腰站在我面前，要我摸他的背和膝盖，好明白他整个身体的姿势。唐望的上身有点前倾，但是背脊是挺直的，膝盖也微微弯曲。

他在我面前慢慢走着，因此我能注意到他每一次举步，他的膝盖都几乎抬到胸前。然后他竟然放足跑进黑暗中，又跑回来。我无法想象怎么能在一片黑暗中跑步。

“力量的步法就是在黑暗中跑步。”他在我耳边说。

他催我自己也试试看。我告诉他，我很确定自己会跌入裂缝或撞上岩石而跌断脚。唐望平静地说“力量的步法”绝对是安全的。

我指出我之所以相信他能这么做，是因为我假定他对这些山区的地形了如指掌，因此才能避免跌跤。

唐望捧住我的头，有力地说：“这是夜！夜就是力量！”

他放开我的头，又以温和的声音说，在夜里世界是不同的。他在黑暗中跑步的能力与他对地形的熟悉无关。他说关键在于自由放开个人力量，好与夜的力量融合；一旦夜的力量掌握控制，就不可能会有失误。他又非常严肃地说，如果我还是怀疑，就该想一想，若不是夜的力量在引导他，像他这把年纪的人，在黑夜的山中跑步，相当于自杀！

“看！”他说，轻快地跑进黑暗，又跑回来。

他的动作是如此惊人，我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他在原地慢跑了一会儿。他举脚的姿势使我想起短跑选手在赛前的热身运动。

然后他要我跟他走。我极不自然与不安地跟上去。我非常小心地试着看前面的路，但夜色黑得无法判断距离。唐望回到我身边慢跑着，他说我必须把自己开放给黑夜的力量，信任我那仅有的个人力量，否则我永远也无法自由行动。黑暗会成为障碍，是因为我依赖视觉，而不懂另一个方法——使力量成为引导。

我试了好几次都不成功。我就是放不开，怕跌断腿的恐惧感仍然很强。唐望命令我继续在原地练习，尽力去感觉我是在使用“力量的步法”。

然后他说他要跑到前头去，我必须等他的猫头鹰叫声。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已经消失在黑暗中。我不时闭着眼睛，弯着身子在原地慢跑了将近一个小时。我的紧张感渐渐地缓解，直到我感觉相当舒服，然后我听到了唐望的叫声。

我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跑了五六码远，尽力想“放开自己”，如唐望的建议。但是我一头撞进一片树丛里，那种不安全感立刻又回来了。

唐望在等我，他纠正了我的姿势。他说我应该把手指弯进掌中，大拇指和食指伸直。然后他说，在他看来，我只是放纵自己于无能的感觉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集中焦点，只是去扫视前面的路，不论天色多暗，我总能看到一些东西。“力量的步法”和寻找休息的地方一样，两者都包含放纵与信任的感觉。“力量的步法”要求人把视线放在眼前的路上，即使稍微左顾右盼，也会造成动作的失当。他解释说，上身前倾才能把视线放低，把膝盖举至胸前，是因为步子要小而稳健。他曾警告我，开始我会时常跌倒，但是他保证，随着练习的进行，我能跑得像在白天一样迅速、安全。

于是一连几个小时，我试着模仿他的动作，也设法培养他说的那种心境。他很有耐心地在我面前原地跑着；或者他会跑开一小段，再回到我旁边，好让我看清楚他的动作；有时他会推我一把，让我跑几步路。

然后他出发了，以一连串猫头鹰的叫声喊我。不知为什么，我竟意外地充满信心往前移动。就我所知，我毫无理由如此信心大增，但我的身体似乎能辨识环境，不需要思索。举个例子，我看不清眼前崎岖的岩石，但是我的身体每一步都能踏在石头边缘，而不会踩进裂缝中，只有几次我因为分神而失去了平衡。要保持对前方路面的扫视，需要全心的注意才行。就如唐望的警告，稍微左顾右盼，或看得太远，都会破坏动作的进行。

找了好久，我才找到唐望，他正坐在似乎是树的黑影子旁边。他朝我走来，说我做得很好，但应该停止了，因为他使用那叫声太久了，他确定他的叫声会被模仿。

我同意，是该停了，我的努力已使我精疲力竭。轻松下来后，我问他谁会模仿他的叫声。

“力量、同盟、精灵，谁知道呢？”他低声说。

他解释说，那些“黑夜的实体”通常会发出美妙的声音，但是若要模仿人类沙哑的声音或鸟的叫声，则非常困难。他要我小心，一听到那种美妙的声音就要停下来；而且我要记住他的话，有一天我会需要靠他的话来做判断。他又鼓励地说我已经对“力量的步法”有相当的认识，只需要再被逼一下，我就可以熟练、精通。这在我们下一次黑夜探险中就可以做到。他拍拍我的肩膀，宣布他准备要走了。

“我们离开这里吧。”他说着跑了起来。

“等一下！等一下！”我疯狂地大叫，“我们走着走。”

唐望停下来，脱下帽子。

“老天！”他很为难地说，“我们被困住了。你知道我无法在黑夜中走路，我只能跑。我走路一定会跌断腿。”

我感觉他一定是笑着说这些话的，虽然我看不见他的脸。

他又像是在透露秘密地说，他太老了，所以不能走。刚才学到的那一点“力量的步法”必须派上用场了。

“如果我们不用‘力量的步法’，我们会像野草一样被割下来。”他在我耳边说。

“被谁割下来？”

“黑夜里有许多东西在对人发生作用。”他的语气使我打寒战。

他说我不用紧跟着他，因为他会用连续四声的猫头鹰叫声做信号，让我可以跟随他。我建议说我们最好留在山区，直到天亮再走。他非常夸张地反驳说，那等于自寻死路。而且就算我们能生还，黑夜也会耗尽我们的个人力量，天亮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们的命。

“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他语气中带着一丝紧急，“我们快走。”

他保证说他会尽可能缓慢地前进。他最后的指示是，我要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不论发生什么事，大气也不得喘一下。他告诉我大致前进的方向后，就开始缓慢地跑起来，我跟在后面。但是不管他跑得多慢，我总是追不上他。很快他就消失在前面的黑暗中。

落单之后，我才发觉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走得很快。我实在感到惊讶。我尽力保持这种速度。许久之后我听到唐望的叫声从前方偏右的地方传来。他连续叫了四声。

不一会儿，我又听到了他的猫头鹰叫，这次是在右方稍远处。为了能跟上去，我必须向右转四十五度角。我向这个方向前进，希望能听到

四声中的另外三声，更清楚唐望的位置。

我又听到一个叫声，似乎来自我们出发的地方。我停下来倾听，听到不远处有一种尖锐的噪声，像两块石头相互碰撞的声音。我更竖耳倾听，接着听到一连串的轻微声音，像两块石头轻轻摩擦的声音，然后又是另一声猫头鹰叫。这回我明白唐望的意思了。这个叫声十分美妙，拉得很长，甚至比真的猫头鹰叫声都要圆润。

我感到一种奇异的恐惧，我的胃收缩起来，好像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拉我下沉。我转过身子，开始慢跑，朝相反方向前进。

我听到远处一声微弱的猫头鹰叫声，然后接着是连续三声。那是唐望。我向那方向跑去。我感觉他大约在四分之一英里远处，如果他保持这种速度，我一定会被一个人丢在山中。我不知道唐望为什么要跑在前头，如果他要跑那么快，他可以绕着我跑啊！

这时我注意到左边似乎有东西在随我前进，我几乎可以用左眼角看到那东西。我快要开始惊慌时，心中出现了镇定的念头，我在这种黑暗中应该什么都看不见的。我想要转头去看，但又怕失去平衡。

另一声猫头鹰的叫把我从沉思中震醒了。叫声从左边传来，我没有朝那方向前进，因为那叫声是我从来没听过的甜蜜、悦耳，但也不令我害怕，我只觉得那声音很迷人，有点蛊惑人，甚至带着一丝悲哀。

然后一团黑色的东西从我前方左边跳到右边去。这突然的变化使我抬头向前看，因而失去平衡，跌进树丛之中。我侧身倒下，然后听见那悦耳的叫声就在我左边数步之远。我站起来，还没举足前进，又听到另一个叫声，比第一声更哀求、更迫人，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我停下来倾听。猫头鹰的叫声长而温和，平息了我的恐惧。在这个时候，要不是又听到唐望四声沙哑的叫声，我真的会停在那里。唐望的叫声似乎比较近了，我朝那方向跑过去。

过了一会儿，我又注意到左边的黑暗中有某种闪光或波动，那不像视觉的现象，倒像一种感觉，但我几乎确定我的眼睛知觉到了它。它移动得比我快，又从我的左边跳向右边，让我失去了平衡。这次我没有跌倒，奇怪的是，没有跌倒反而使我生气。这种矛盾的感觉才使我真正惊慌起来。我想要加快步伐，我想要自己发出猫头鹰的叫声，让唐望知道我的位置。但我又不敢违抗他的指示。

就在这时候，某种可怕的东西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在我左边有某种像野兽的东西，几乎就要碰到我了。我不自主地跳到右边，强烈的恐惧几乎使我窒息。这恐惧紧紧攫住我，我在黑暗中飞快前进，脑中没有任何想法。我的恐惧似乎是一种身体的感觉，与思想无关，我发觉这种情况很不寻常。在我这一生中，我的恐惧通常是在知识层次上，是因某种社会状况的威胁引起的，或者是他人对我做出危险的举动引起的。然而这一次，我的恐惧完全是一种新的体验，来自世界的某个未知区域，重重打击我身体上的某个未知的部位。

我听到一声更近的猫头鹰叫声，在我左边一点，我没有辨认出叫声的特征，但那听起来似乎是唐望的叫声，那叫声并不悦耳。我慢了下来。接着又是一声，是唐望的沙哑嗓音，于是我加快脚步。第三声是从很近的地方传来。我可以辨认出那里是一片黑影，像岩石或树。我又听到一声猫头鹰叫。我想一定是唐望在等我，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险境。我正走到黑暗地区的边缘时，第五声猫头鹰叫使我僵立在原地。我睁大眼睛想看清那片黑影，但是左边突然响起沙沙声，我及时转头，注意到了一个黑暗的物体，比周遭的黑暗更深，正在我旁边滚动或滑行。我抽了一口气，跳开了。我听到嗒嗒声，好像是有人在咂嘴，然后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从黑暗中出现。它是方形的，像扇门，八到十英尺高。

它出现得太突然，我不禁惊叫起来。一瞬间我的恐惧到达了极点，但是一秒钟后，我发现自己意外地平静，凝视着那黑色形体。

依我的了解，这次的反应又是另一种新的体验。我身体的某个部位似乎以一种奇特的坚持，把我拉向黑暗地区，而其他部位则拒绝，仿佛我一方面想前去探个究竟，一方面又想赶紧逃开。

我好不容易才又听到唐望的猫头鹰叫声，似乎离我很近，而且有点着急，声音较长，也更沙哑，他似乎是一边跑一边叫着。

突然，我似乎又恢复了控制，能够转身跑开。有一会儿我跑得就像唐望所希望的样子。

“唐望！”我找到他时，不禁大叫。

他把手轻按在我嘴上，要我跟他走。我们俩以适当的速度轻松地慢跑着，一直跑到我们之前到过的沙岩凸出处。

我们在凸岩上坐了约一个小时，完全保持沉默，直到天亮。我们从葫芦里拿出东西来吃。唐望说，我们必须在这里待到正午，而且不能打瞌睡，只能谈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他要我把刚才他离开后发生的事完全告诉他。等我说完后，他仍然好久不说话，似乎陷入了沉思。

“情况好像不太妙，”他终于说，“昨天夜里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很严重，太严重了，你以后不能再自己一个人在黑夜中探险。从现在起，黑夜的实体不会放过你了。”

“我昨夜发生了什么事，唐望？”

“你失足于某些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实体上，它们对人能发生作用。你对它们一无所知，因为你从来没有碰到过它们，或许称它们为山中的实体会更恰当；它们并不是真正属于夜的，我称它们为‘黑夜的实体’，是因为在黑暗中很容易知觉到它们。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四周，然而我们在白天很难去知觉它们，因为白天时，我们对这世界很熟悉，熟悉的东西总是占了上风；反过来说，在黑夜里，一切都变得很陌生，没有东西会占上风，所以我们容易在夜间知觉到那些实体的存在。”

“可是它们是真实的吗，唐望？”

“当然！它们是如此地真实，可以杀人，尤其是迷失在荒野中、没有个人力量的人。”

“既然你知道它们是如此危险，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呢？”

> “学习之道无他，唯在身体力行。空谈力量是无用的。如果你想知道力量是什么，如果你想强调力量，就必须抓住每一个事物，独自去应付。”

“通往知识与力量的道路都十分艰辛、遥远。你或许已经注意到，直到昨晚，我才让你一个人在黑夜中探险。以前你没有足够的个人力量这么做，现在你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一场战斗，但仍不足以单独留在黑夜里。”

“如果我单独留在那里呢？”

“你会死。黑夜的实体会把你压得粉碎，像只虫一样。”

“你是说我不能单独过夜了？”

“你可以自己在你的床上过夜，但是不在山区中。”

“那么在平地上呢？”

“我指的只限于荒野，附近没有人烟，尤其是高山地带的荒野。因为黑夜的实体通常居住在岩石和裂缝间，所以从现在起，你不能单独上山，除非你储存了足够的个人力量。”

“但是我要如何储存个人力量呢？”

“你就依照我吩咐你的方式去生活，渐渐地你会塞住所有的漏洞。你不必刻意地进行，因为力量自己会找到门路的。以我为例，我刚开始学习战士之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储存力量。像你一样，我以为我没有做什么，事实却不然。力量有一个特性，就是当它被储存时，几乎无法被觉察到。”

我要他解释他是如何断定我单独在黑夜里很危险。

“黑夜的实体在你的左边移动，”他说，“它们是想要和你的死亡融合。特别是你看到的那扇门，你知道，那是一个通道，它会一直拉你过去，直到你被迫通过它，那也就是你的末日了。”

我以自以为最好的态度向他表示，我很奇怪，每次我在他身边，都有怪事发生，仿佛都是他引起的。

以前我一个人在荒野中过夜时，一切都很正常，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黑影或听见怪声。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被吓过。

唐望轻轻笑着，说每件事都证明他有个人力量，能呼唤万物来助他一臂之力。

我感觉他也许在暗示他确实找人合伙来整我。

唐望似乎读出了我的想法，大笑起来。

“不要费尽苦心去解释，”他说，“我的话对你没有意义，因为你还没有足够的个人力量，但你已经比开始的时候多了点力量，因此事情开

始发生在你身上。你已经和雾及闪电有过一次力量的遭遇。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你是否了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拥有了这段记忆。那天晚上看到的桥及其他一切，到有一天你拥有足够的个人力量后会再度出现。”

“那些景象再出现有什么目的吗，唐望？”

“我不知道，我不是你，只有你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就是昨晚我把你单独丢下的原因，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十分危险。你必须对付那些实体，来考验自己。我选择猫头鹰的叫声，是因为猫头鹰为那些实体传送信息。模仿猫头鹰的叫声，就可以把它们引诱出来。那些实体对你构成了威胁，不是因为它们天生恶毒，而是你本身不够完美。我知道你有一点非常不明智，你只是在迁就我。你一直在迁就每一个人，当然，那使你觉得高高在上。但你自己知道这样做不行。你只是一个人，而你的生命何其短暂，无法涵盖这美丽世界中的所有奥妙、所有恐怖。因此，你的迁就是不明智的，只会把你贬成一个小角色。”

我想要抗议。唐望又说中了，就像前几次一样。有一会儿我很生气，但是像以前一样，写笔记能使我分神，保持平静。

“我想我有个解决的办法。”唐望停了许久后说，“如果你能回忆昨晚的行动，你就会认同。你只有在遇到无法忍受的对手时才会跑得和巫士一样快。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而且我相信我已经为你找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了。”

“你想要做什么，唐望？”

他没有回答，只是站起来伸伸懒腰。他似乎收缩了每一条肌肉。他命令我也照做。

“你在白天时要多伸展身体，”他说，“次数越多越好，但是只能在长时间的工作或长时间的休息后做。”

“你说你为我找到了什么样的对手？”我问。

“很不幸，只有我们人类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他说，“其他的实体没有自己的意志，一定要你主动去接触它们，把它们引诱出来。相

反，我们人类则是残酷无情的。”

“我们已经谈了很久，”唐望突然改变语气，“在离开之前，你必须再做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你置身于此地的原因，好让你安心。你不断来看我的理由很简单；每一次你来看我，你的身体就会学到一些东西，即使是你不愿意学的。现在你的身体终于需要回来看我，好多学一些。我们可以说，你的身体知道它正走向死亡，即使你自己从来不去想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告诉你的身体，我自己也快要死了，在我死去之前，我想给你的身体看些东西，那是你无法自己给它的。比方说，你的身体需要恐怖，喜欢恐怖；身体也需要黑暗与风。现在你的身体知道了力量的步法，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所以我们可以说，你的身体回来看我，因为我是它的朋友。”

唐望沉默了好一会儿，似乎在努力思索。

“我告诉过你，身体强壮的秘诀，不在于你对它做了什么，而在于你不做什么。”他终于说，“现在是你不去做以前常做的事的时候了。坐在这里直到我们离开，试着去不做。”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唐望。”

他一把抓走我的笔记本。他小心地合上本子，用橡皮筋勒好，然后像扔盘子一样把它远远地扔进树丛中。

我大吃一惊，开口要抗议，但他把手放在我嘴上。他指着一大片灌木丛，要我不去看树叶，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树叶的影子上。他说，在黑暗中奔跑并不一定需要恐惧激发，而是一个知道如何“不做”的身体自然愉快的反应。他附在我右耳边，一遍又一遍地说，力量的秘诀是“不去做我知道如何去做的事”。以注视树为例，我知道如何做，那就是直接去注意茂密的树叶，而我从来不会去关心树叶的影子或叶间的空隙。他最后的指示是，先注视某一根树枝上的叶影，然后慢慢遍及整棵树，不要让视线回到树叶上，因为储存个人力量的第一步就是让你的身体“不做”。

也许是因为我的疲倦或紧张，我竟然沉浸于树叶的阴影中。当唐望站起来时，我几乎已能把零散的叶影看成主体，就像以前看树叶一样。这种结果实在惊人。我告诉唐望我想多看一会儿。他笑笑，拍拍我的帽子。

“我告诉过你，”他说，“身体喜欢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说，我应该让自己已储存的个人力量来引导我穿过树丛，去找我的笔记本。他轻轻地把我推到树丛中。我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就走到了笔记本旁边。我想我一定是不自觉地记得唐望丢笔记本的方向。他解释这件事时说，我会直接走到笔记本旁，是我的身体这几个小时沉浸在“不做”中的结果。

15　不做

1962年4月11日_星期三

我们回到唐望的住处后，唐望吩咐我去整理笔记，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不要去谈我所经历的事情，甚至连想都不要想。

休息一天后，他宣布，我们要离开这地方几天，最好和那些“实体”保持一段距离。他说，它们已经深深影响了我，虽然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我的身体感觉不够敏锐。但是如果我不到我那“偏爱的地方”去洁净身心，我很快就会生重病。

我们在黎明前出发，朝北驶去。经过一段累人的旅程及急速的步行，我们下午抵达了山顶。

唐望像上次一样，把山顶我睡过的那个地方盖上细枝与树叶。然后他给我一把叶子让我放在腹部，并叫我躺下来休息。他给自己也弄了一个地方，在我左边五英尺远，他也躺了下来。

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感觉到一种特殊的温暖及非常安宁的感觉。那是一种身体的舒适感，像飘浮在半空中。我能完全同意唐望的话，那张“吊床”使我浮在空中。我正在描述这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时，唐望像煞有介事地说，那张“床”正是为这个目的而设的。

“我不相信有这个可能！”我叫道。

唐望把我的话当真，责备我说，他已经厌倦我这种自命不凡的言行举止，害得他必须一再用事实来证明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未知与神奇的。

我想要解释我的话只是夸张的反应，不是我的本意。他反驳说，我应该换另一句话。他似乎真的被我惹恼了，我坐起来向他道歉，但他笑了起来，模仿我说话的样子，提出好几句夸张的话供人参考使用。他的建议实在荒谬可笑，结果我也笑了。

他笑了一会儿，然后温和地提醒我，我应该放任自己体验那飘浮的感觉。

我在那神秘的地方所体验到的宁静、充实感，竟勾起我藏在内心深处的情绪。我开始说我的生命，我承认我从未尊重或喜欢过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而且我总是觉得自己本性恶劣，因此我对别人的态度总是带着装出来的果敢与莽撞。

“对，”唐望说，“你一点也不喜欢自己。”

他笑了几声，说，我在回忆时，他也“看见”了。他的建议是，我不该对做过的事感到反悔，因为单独挑出自己的行为是恶劣、丑陋或邪恶的，就是一种不必要的自我重要感。

我紧张地动了一下，弄得树叶窸窣作响。唐望说，如果我想要休息，就不该去骚扰树叶，我应该模仿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他又说，在他的“看见”中，他发现我有一种情绪状态。他思索了一阵子，似乎在寻找适当的字眼，他说我经常会陷入那种情绪。他把它描述成一个陷阱，会出乎意料地打开，把我吞进去。我请他讲得再具体一点，他回答说，在“看见”中是不可能具体的。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告诉我放轻松，但不要睡着，尽可能保持清醒。他说那“吊床”是特意用来让战士达到平静安宁的境界的。

他又戏剧化地说，这种安宁的感觉是必须去培养的，必须先熟悉它，才能去寻求。

“你不知道什么是安宁，因为你从未体验过。”他说。

我不同意。但他继续说，安宁是人必须刻意寻求才能达到的境界，而我只知道去寻求茫然、不快与困惑。

他嘲弄地笑着，向我保证说，为了达到使自己悲惨的境界，我必须以最激烈的方式去努力；荒谬的是我从未了解，我也可以借同样的努力使自己更完整、强壮。

“关键是你强调的是什么，”他说，“结果我们不是使自己更悲惨，就是更强壮。达成两者需要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

我闭上眼睛，又放松下来，开始感觉飘浮起来。有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在空间中移动，像片叶子。虽然这种感觉非常舒服，但也使我回忆起

在生病时也会经历同样的飘浮感，我想也许是我吃坏肚子了。

我听见唐望在说话，可是我没有注意去听。我尽力回想这一天我吃了什么东西，但我又没劲儿去想，这些事似乎都无关紧要了。

“注意看阳光的变化。”他说。

他的声音清晰，感觉像流水，温暖而流畅。

西边的天际没有一点云，阳光的变化十分壮观。也许是因为唐望的暗示，下午太阳的黄橙色光辉显得特别华丽。

“让那光芒点燃你，”唐望说，“今天太阳下山之前，你一定要完全恢复精神，心情平静，因为明天或后天你将要学习‘不做’。”

“学习‘不做’什么？”我问。

“现在先别想，”他说，“等我们进入那些山里后再说。”

他指着北方几座黑暗、陡峭、形状骇人的火成岩山峰。

1962年4月12日_星期四

我们在近黄昏时到达火成岩山脉四周的沙漠。从远处看，暗褐色的火成岩山峰显得阴森邪恶。太阳已低垂，照在凝固的火成岩西面，为暗褐色的山岩染上闪耀的黄色光芒。

我无法移开视线，那些山峰实在迷人。

直到天快黑时，那些山脉底部的斜坡才遥遥在望。高原的沙漠中植物稀少，我只看到仙人掌，及长在沙石中的一种野草。

唐望停下来休息。他坐下来，小心地把葫芦靠在岩石上，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过夜。他所选的地方相当高，我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周围很远的距离。

这是个多云的日子，暮色很快笼罩四方。我专心地注视着西方红色的彩霞迅速变成深暗的云层。

唐望站起来走进树丛中。他回来时，火成岩的山峰已经是一片黑影。他在我旁边坐下，叫我注意山脉东北角的一个地方，那地方的颜色似乎比周围淡一些。在暮色中整个山脉看起来是一片暗褐色，只有他指出的那个地方是略带黄灰的浅褐色。我弄不清楚那是什么。我注视了好久，它似乎在移动；我把它想象成脉搏的跳动。当我眯起眼睛时，那个地方竟然波动起来，仿佛被风吹动了。

“一直盯着它看！”唐望命令我。

我凝神注视了许久。然后，突然，我感觉整座山向我移来，伴随而来的是一种不寻常的胃部翻腾。这种不适非常强烈，我陡然站了起来。

“坐下！”唐望大叫，但我已经站得直直的。

从现在的角度看，黄褐色的部分变成山腰低处。我再次坐下来，眼睛没有离开，于是它又回到了较高处。我瞪了它一会儿，然后恍然大悟，我所注视的根本不是山脉上的地形，而是一块黄绿色的布，它悬挂在前面一棵高大的仙人掌上。

我大笑出来，向唐望解释是暮色造成了这种幻觉。

他站起来，走到悬挂那块布的地方，把它取下来叠好，放进袋子里。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问。

“因为这块布中有力量，”他很平静地说，“刚才有一会儿你做得不错，如果你一直坐着不动，谁也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1962年4月13日_星期五

天方破晓，我们向群山出发，路程竟然意外地遥远。直到正午，我们才走到一座峡谷里。那里有一些浅水塘。我们坐在悬崖的阴影下休息。

群山是由岩浆凝结成的巨大石块构成的。火成岩经过千万年的风霜，风化成了暗褐色的多孔岩石。只有少数强韧的野草生长在岩石隙缝之间。

抬头看那近乎垂直的峡谷岸壁，我的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岩壁高达几百英尺，令我感觉山壁在向我逼近，太阳几乎在头顶上，略偏西南。

“站在这里。”唐望说，移动我的身体，让我面对太阳。

他要我注视我面前的山壁。

眼前的景象十分壮观。岩浆所形成的高大岩石刺激了我的想象，我想那一定是一次巨大的火山爆发。我上下注视着山壁，沉醉在岩壁上丰富的色彩中。上面有各种颜色的斑点，每块岩石上都有几片浅灰色的苔藓。我抬头向上看，发现阳光的照射在色彩斑斓的斑点上造成非常奇妙的反光。

我凝视着山壁上某个阳光反射的地方。太阳渐渐移动，反光也渐渐变弱，终于完全消失。

我看到峡谷另一边也有一个地方同样有强烈的奇妙反光。我告诉唐望我所看到的，然后我又发现另一处有反光，然后又是一处，再一处，直到整个峡谷都缀满了大片大片的反光。

我感到晕眩，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看到亮光。我双手抱着头，想要躲在悬崖底下，但唐望使劲抓住我的手，强硬地命令我注视山壁，试着从发亮的区域中看出深黑色的点。

我不想看，因为强光已经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说，我现在的情形，就像从窗子里看明亮的街道，于是再看其他的东西时都会有一块黑色的窗子后像。

唐望左右摇着头，开始偷笑。他放开我的手臂，我们又在悬崖底坐下来。

我正在写下对周围景象的印象时，沉默许久的唐望突然戏剧化地开口了。

“我带你来这里，是要教你一件事，”他说，停顿一下，“你将要学习‘不做’，我们不如说说，因为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我以为你可以把握‘不做’的要领，不需要我说什么，但显然我错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唐望。”

“没有关系，”他说，“我就要告诉你一些非常简单但又非常难做的事情；我将要跟你谈不做，虽然事实上没有办法谈它，因为那是属于身体的事。”

他瞄了我几眼，说我一定要集中全部注意力去听他的话。

我合上笔记本，但令我惊讶的是，他坚持让我继续写下去。

“‘不做’是非常困难但非常有力量的事，因此你不能谈论它，”他继续说，“直到你能够停顿世界后，才可以自由地谈它，如果你想谈的话。”

唐望看看四周，指着一块大岩石。

“那块石头之所以是一块石头，是因为‘做’的缘故。”他说。

我们相互看着，他笑了。我等待他解释，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我不得不说我不懂他的意思。

“那就是‘做’！”他叫道。

“什么？”

“那也是‘做’。”

“你到底在说什么，唐望？”

“就是‘做’，使岩石成为岩石、树丛成为树丛，‘做’也使你成为你、我成为我。”

我告诉他，这个解释不能成为解释。他笑了，抓抓头。

“这就是言语的问题，”他说，“言语总是会使人混淆事情。如果开始时是在谈‘做’，最后总会谈到别的事情上，坐而空谈，不如起而力行。”

“拿那块石头为例，去观望它是‘做’，而看见它，则是‘不做’。”

我必须向他承认，他的话实在毫无道理。

“啊，它们是有道理的！”他叫道，“但是你认为它们没有道理，因为那就是你的‘做’，也是你对我、对世界所采取的态度。”

他又指着那块岩石。

“那块石头是石头，是因为所有你知道的对待它的态度造成的，”他说，“我称这个做法为‘做’，举个例子，智者知道那块石头之所以是石头，只是因为‘做’，所以如果他不要那块石头是石头，他只须‘不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一点都不懂。他笑笑，再试着解释。

“世界之所以是世界，是因为你对于造成世界的‘做’很熟悉，”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世界的‘做’，世界就会不一样了。”

他用好奇的眼光端详我。我停下笔，只想听他说。他继续解释说，若是没有那特定的“做”，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会变得陌生起来。

他弯下身子，用左手拇指及食指捡起一颗小石子，举到我眼前。

“这是一颗小石子，因为你知道使它成为小石子的‘做’。”他说。

“你在说什么？”我真的感到困惑。

唐望笑笑。他似乎试着隐藏一种恶作剧的兴奋。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如此困惑，”他说，“言语是你偏爱的，你现在应该快乐得上天堂了。”

他神秘地看我一眼，眉毛挑了两三下，然后再指着我眼前的那颗小石子。

“我是说，你使它成为小石子，因为你知道造成它的‘做’，”他说，“现在，为了能停顿世界，你非得停顿‘做’不可。”

他似乎知道我还没听懂，笑了笑，摇摇头，然后拿起一根小枝子，指着小石子凹凸不平的表面。

“拿这颗小石子来说，”他继续说，“‘做’对它产生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把它缩成这么小。因为战士若想停顿世界，该做的事就是借着‘不做’把这颗小石子放大。”

他站起来，把小石子放在一块大石头上，要凑近去观察它。他要我去看小石子表面上的凹洞、小孔，尽量找出所有的细节。他说，如果我能挑出所有细节，那些凹洞和小孔就会消失，我就会了解“不做”的意义了。

“今天这颗该死的小石子会使你发疯。”他说。

我的脸一定充满了困惑，他看着我大笑起来，然后他假装对小石子生气，用帽子敲了它两三下。

我催他快解释清楚。我说，只要他愿意，他什么事都可以解释清楚。

他狡猾地瞧我一眼，摇着头，仿佛这个情况没救了。

“我当然什么事都能解释，”他笑着说，“但是你能理解吗？”

这使我无话可说。

“‘做’使你能分辨小石子和大石头，”他继续说，“如果你想要学习‘不做’，可以这么说，你必须结合它们。”

他指着小石子投在大石头上的小阴影，说那不是阴影，而是使两者结合的黏胶。然后他转身走开，说他等一下再来看我的进展。

我凝视小石子很久，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表面凹凸的细节上，但是小石子在大石头上的影子最能引起我的兴趣。唐望说得对，阴影就像黏胶，会移动，我感觉它是被小石子挤出来的。

唐望回来后，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他。

“那是个好的开始，”他说，“战士能从影子中知道各种事情。”

然后他建议我拿起小石子，埋在某个地方。

“为什么？”我问。

“你注视它好久了，”他说，“现在它有了你的一部分。战士永远要努力把‘做’变成‘不做’，‘做’就是让小石子待在地上，因为它只不过是颗小石子。‘不做’则是对待它远超过区区一颗小石子。今天，这个小石子已经沉浸在你心里好久了，现在它就是你，因此你不能把它丢在一旁，一定要把它埋起来。但是，如果你有个人力量，‘不做’就是把那小石子转变成具有力量的东西。”

“现在我能这么做吗？”

“你的生命还不能严格地这么做。如果你能‘看见’，你会知道因为你过度的注意，小石子变成了一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东西，因此你最好的对策是挖个坑把它埋起来，让大地去吸收它的沉重。”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唐望？”

“对你的问题回答是或不是，就是‘做’，但是因为你在学习‘不做’，所以我必须告诉你，这是真的或假的都无关紧要。在这里战士就比一般人要占便宜。一般人会在乎事情是真是假、是对还是错，战士则不然。一般人会以某种方式去对待他认为对的事物，对于他认为错的事物，又以另一种方式对待。如果别人说某事是对的，他就去做，并且相信自己的行动是对的，如果别人说某事是错的，他就不屑于去做，或者不会相信他的行动是对的。但是，战士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有所行动。如果事情是对的，他会去行动做到‘做’；如果事情是错的，他也会去行动，好做到‘不做’。懂我的意思了吗？”

“不懂，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我说。

唐望的话使我内心一团混乱。我一点也不了解他的意思。我告诉他，那像一派胡言乱语。他讽刺我说，连对于我最喜爱的事——谈话，我都缺乏完美的精神。他甚至嘲笑我的言语贫乏而笨拙。

“如果你什么事都要用嘴来解决，那就做个嘴巴战士好了。”他说完，爆出一阵大笑。

我感到很沮丧，耳朵嗡嗡作响，头也发烫，很不舒服；同时，我很困窘，一定也是满脸通红。

我站起来，走进树丛，埋了那颗小石子。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当我回来再坐下后，唐望说，“但是我知道，如果不这么说，你就无法了解。对你而言，谈话是‘做’，但是谈话不适合。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所谓的‘不做’是什么意思，你必须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因为我们的重点在‘不做’，你现在练习或十年之后练习都无所谓。”

他让我躺下来，拉起我的右手臂，弯曲我的手肘，然后扭转我的手，使我的手心朝前；他弯曲我的手指，好像握着一个门把手，然后他开始前后绕圈子移动我的手，好像我正拉着一个附在转子上的杆子来回转动。

唐望说，每次战士想从身体里推出某些东西，像病痛或不愉快的感觉时，就会做这项动作。这就像你在推拉两种相对的力量，直到你感觉有一种沉重实在的东西使你的手停止运动。在这项练习中，“不做”就是去重复这个动作直到手臂感觉沉重，而不管实际上你可能永远不会相信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我开始摆动手臂。不一会儿，手就变得冰冷。慢慢地，我感到手边黏稠起来，仿佛我正在很浓的黏液中划拨着。

唐望突然一动，抓住我的手臂停止动作。我全身颤抖，仿佛被看不见的力量所冲击。我坐起来后，他仔细观察我，然后绕了我一圈，才坐回他原来的地方。

“你今天做的够了，”他说，“以后你有更多个人力量后，可以再做这个练习。”

“我有没有做错什么？”

“没有。‘不做’只适于强壮的战士，而你的力量还不足以应付，现在你只会用手困住可怕的事物，所以一点一点慢慢做，直到你的手不再冰冷为止。只要你能保持手的温暖，你就能用手来感觉世界的连线。”

他停下来，让我有时间问他什么是连线。但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就开始解释说，有无数多的线联结在我们和众事物之间。他说刚才的“不做”练习，可以使人感觉到有条线从摆动的手中发出，你可以随心所

欲，把这条线抛射在任何事物上。唐望说这只是练习而已，因为从手中发出的线不能持久，在实际情况下没有真正的价值。

“智者能用身体的其他部位产生持久的线。”他说。

“身体的什么部位，唐望？”

“智者能产生最持久的线，是从身体中央部位发出的，”他说，“但他也可以从眼睛中产生持久的线。”

“那是真实的线吗？”

“当然。”

“你看得见、摸得着吗？”

“我们可以说，你能感觉得到。要成为战士，最困难的一步就是去了解这世界是一种感觉。当你在‘不做’时，你是在感觉世界，借着世界的连线去感觉。”

他停顿片刻，好奇地观察我。他挑高眉毛，睁大眼睛，然后眨一眨，像只小鸟一样。刹那间，我感到一阵恶心，很不舒服，就像有东西压着我的胃。

“懂我的意思吧？”唐望问，移开了视线。

我说我觉得恶心想吐，他却像煞有介事地回称说他知道，是他在用他的眼睛让我感觉世界的连线。我无法接受那是他造成的。我表示怀疑。我无法想象是他使我想吐，因为他一点也没碰到我。

“‘不做’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困难，”他说，“这不是可以去了解的事，而是该去克服的事。当然，看见是智者最终的成就，而只有借着‘不做’的技巧去停顿世界后，才能达到看见。”

我很勉强地笑笑。我根本不懂他的意思。

“当一个人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他说，“重点应该放在他们的身体上。这也就是我一直在对你做的，让你的身体知道。谁在乎你了解没有？”

“那不公平，唐望。我想要了解一切，否则到这里来是浪费我的时间。”

“浪费你的时间！”他学着我的语调大叫道，“你真是自以为了不起。”

他站起来，告诉我，我们要爬到右边的火成岩峰顶。

爬上山顶是一段艰苦的旅程。这是道地的爬山，只是我们没有登山绳来保护我们。唐望一再告诉我不要往下看。好几次我差点滑下岩石时，都得靠他抓住我，拉我一把。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爬山还须唐望这么大年纪的人帮忙。我告诉他，我的身体虚弱，是因为我总是懒得运动。他回答说，人的个人力量一旦达到某种程度，运动或训练就不再是必要的，因为要维持完美的状态，只须让自己去实行“不做”。

我们抵达山顶后，我就躺了下来，像快生病似的。他又像上次一样，用脚推得我滚来滚去。这个动作渐渐使我恢复了平衡，但是我仍然感觉紧张，好像在防备什么东西突然出现似的。我不由自主地左顾右盼了好几次，唐望没有说一个字，但他也跟着我环顾四周。

“影子是很奇特的东西，”他突然开口，“你一定注意到有一个影子在跟踪我们。”

“我才没有注意到这种事情。”我大声抗议。

唐望说我的身体已经注意到跟踪我们的东西，虽然我固执地否认。他坚定地向我保证，被一个影子跟踪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影子只不过是一种力量，”他说，“它们充满了这些山区，就像那天夜里吓到你的实体一样。”

我想要知道我是否能自己知觉到实体。他说，在白天，我只能感觉它的存在。

我想要他解释为什么他称实体为影子，事实上它一点也不像物体的影子。他回答说，两者都有同样的连线，因此都算是影子。

他指着我们前方一块巨大的石头。

“看那块石头的影子，”他说，“影子就是石头，但又不是。观察石头来了解石头，就是‘做’，但若是观察影子，就是‘不做’。”

“影子就像门，‘不做’的门。举例说，智者能观察人的影子，看出人内心深处的感觉。”

“影子里面会有活动吗？”我问。

“你可以说有活动，也可以说，影子会表现出世界的连线，或影子会发出感觉。”

“但是感觉如何从影子里发出来呢，唐望？”

“相信影子只不过是影子，就是‘做’，”他解释，“这种想法有点笨。你可以这么想：世界万物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影子也是如此。毕竟，使影子成为影子的，只是我们的‘做’。”之后是一段很长的沉默。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一天又快结束了，”唐望说，看看天空，“你必须利用明亮的阳光来做最后一个练习。”

他带我到一个地方。有两块如人般大小的尖石并列在那儿，相距四五英尺，唐望在离尖石十码远之处停下，面向西方。他标明了一点，要我站在那里注视两块尖石的影子。他说，我应该两眼视线交叉，就像寻找休息地点一样。他又进一步说明，在寻找休息地点时，不要集中在焦点上观看，但是在观察影子时，视线要交叉，同时也要保持焦点，使一个影子重叠在另一个影子之上。他说这样就可以得到发自影子的某种感觉。我批评他说得太含混了，但他说实在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描述他的意思。

我尝试去练习，但毫无收获。我试到头痛起来。唐望对我的失败一点也不在意。他爬上一个小岩峰，从上面大叫，要我去找两块狭长的小石头。他用手比出了他要的大小。

我找到了，并递给了他。唐望把石头放在岩缝中，两者相距一英尺。他要我站在石头前，面向西方，然后告诉我对小石头的影子做同样的练习。

这一次的结果竟然大不相同。我几乎立刻就能做到视线交叉，把两个影子看成重叠在一起的。我也注意到，若是观看而不凝视，会使那重叠为一的影子变得难以置信地有深度，近乎透明。我一直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在我集中焦点的地方，石头上的小凹洞清晰可见；而重叠的影子则像一片透明的薄膜，难以形容。

我不敢眨眼，生怕这小心保持住的形象会消失。最后因为眼睛酸痛，不得不眨眼，但我并没有失去形象的细节。事实上，眼睛湿润后，形象反而更为清晰。我那时注意到，我仿佛是从一个高不可测的地方去看我从未看过的世界。我也发现我可以扫视影子四周的景物，而中心的形象也不会失去焦点。然后，刹那间，我忘了我正在注视石头。我觉得我仿佛进入了一个世界，它是那么庞大、空旷，超过我的想象。这奇特的知觉只维持了一秒钟，然后一切就都不见了。我抬头往上看，看见唐望站在岩峰上，面对着我，他用身体挡住了阳光。

我把刚才那不寻常的知觉说给他听，他解释说，他不得不打断我，因为他“看见”我就要迷失在里头了。他又说，当我们有那种体验时，我们都会很自然地放纵自己，结果会把“不做”变成我们的老习惯“做”。他说，我刚才应该做到保持影像，但不被屈服，因为从某一方面来说，“做”就是一种屈服。

我埋怨他事前应该告诉我，使我有心理准备，但是他说他事前无法知道我是否能融合两个影子。

我必须承认，对于“不做”，我甚至比以前还要迷糊。唐望说我该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满意，因为我算是一切步骤进行得都很正确，借着简化世界，我把世界放大了，虽然要感觉世界的连线，我还早得很，但是我已经能正确地使用石头的影子，作为进入“不做”的门路。

借着简化世界来放大世界，他说的这句话引起了我无穷的兴趣。在我眼睛注视的小范围内，那块多孔的石头上的细节都非常鲜明、清晰，使小岩峰的顶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世界；但它又是石头形象的简化。当唐望遮住阳光时，那形象就恢复了正常，清晰的细节变得模糊，多孔石头上的小洞也看不见了。火成岩的暗褐色也变淡，那种使岩石变成真实世界的闪亮透明感也消失了。

这时唐望捡起那两块石头，轻轻放进一道岩石裂缝中，然后朝西盘腿坐在原来放石头的地方。他拍拍左边，叫我坐下来。

我们许久都没有说话，然后沉默地进食。直到太阳西沉后，他突然转身，问我“做梦”的进展如何。

我告诉他，刚开始时很容易，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无法在梦中找到自己的手。

“当你开始练习时，你用的是我的个人力量，因此很容易。”他说，“现在你是空的。但是你一定要继续尝试，直到你自己拥有足够的力量。你瞧，‘做梦’就是梦的‘不做’，如果你练习‘不做’能进步，你的‘做梦’也会进步。秘诀就是不要停止寻找你的手，即使你不相信自己的做法有任何意义。其实我告诉过你，战士不需要相信什么，因为只要他保持在不相信的状态下行动，他就是在‘不做’。”

我们互望了一会儿。

“对于‘做梦’，我已经没什么好告诉你了，”他继续说，“我所说的都只会是‘不做’。但是如果你直接去克服‘不做’，你自然会知道在‘做梦’中该如何做。不过现在找手是主要的关键，我相信你做得到。”

“我不知道，唐望。我不信任自己。”

“这不是信任什么人的问题。整件事是战士的一场奋斗；而你要继续奋斗，如果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那么也许是在势均力敌的对手压迫之下，或者是有同盟的帮助，就像已经在跟踪你的那一个。”

我的右手臂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唐望说，我的身体知道的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因为那股跟踪我们的力量在我的右边。他小声地透露，这一天同盟有两次离我很近，他不得不介入，阻止它。

“白天时，影子是‘不做’的门，”他说，“但是到了晚上，因为很少‘做’能胜过黑暗，所有事物都是影子，包括同盟在内。我在教你‘力量的步法’时，已经告诉过你这些了。”

我大笑起来，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到现在为止，我教给你的每一件事，都是‘不做’的某一面，”他继续说，“战士将‘不做’应用于世界上的一切，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更多了。你一定要让你自己的身体去发现‘不做’的感觉与力量。”

我又神经质地笑了起来。

“只因为你知道该受责备的‘做’，就去蔑视这世界的神秘，真是愚蠢。”他表情严肃地说。

我向他保证，我没有责备任何人或事，但我要比他以为的更紧张、无能。

“我一直是这个样子，”我说，“而我想改变，但我不知道如何做，我非常无能。”

“我知道你认为自己很坏，”他说，“那就是你的‘做’。现在为了能改变那个‘做’，我要建议你去学习另一种‘做’。从现在起，一连八天，我要你对自己说谎。你不要对自己说实话，不要说你自己丑陋、无能、很坏；你要告诉自己，你和前面说的完全相反，即使你知道那是谎话，知道你一点希望也没有。”

“但是这样说谎有什么意义呢，唐望？”

“这可以把你钩在另一个‘做’上，然后你也许会了解这两种‘做’都是谎言，都不真实，无论把自己钩在哪一个‘做’上，都是浪费时间，因为唯一真实的一件事，是你的存在，而你必然会死亡。去觉察那种存在，就是自我的‘不做’。”

16　力量之环

1962年4月14日_星期六

唐望把我们的葫芦放在手上掂了掂，说我们的食物已经吃完了，该动身回家了。我随口说我们还要花两天时间才能回到他家。他说他不准备回索诺拉，而要去附近的镇上办一些事。

我以为我们要穿过峡谷下山，但是唐望沿着火成岩山脉的高地朝西北方前进。走了一个小时后，他带我走进一个很深的山涧。山涧的尽头有两座几乎相连的山峰，有道斜坡向上延伸到山脉顶部，这道斜坡看起来像两座山峰之间的斜桥。

唐望指着斜坡上一个地方。

“注意看那里，”他说，“阳光刚刚好。”

他解释说正午时的阳光可以帮助我“不做”，然后他给了我一连串的指示：把我身上的衣服都松开，盘腿坐着，注意看他所指的那个地方。

天上只有一点云，西边则是一片晴空，天气很热，太阳直射在凝固的火成岩上。我一直专心观察着那个地方。

这样看了好久，我终于问他我到底应该去注意什么。他不耐烦地做个手势，要我安静。

我很累，想睡觉。我半闭上眼睛。眼睛有点痒，我伸手揉擦，但我手上有汗，汗水刺痛了眼睛。我半闭着眼睛看火成岩的山峰，突然整座山都亮起来。

我告诉唐望，如果我眯着眼睛，我就可以把整座山看成交错的光线。

他吩咐我尽可能轻轻地呼吸，好保持光线交织的景象，不要故意凝视它，而要轻松地观看斜坡上地平线的一点。我按照他的指示，因此能够抓住那幅景象，光线交织成网，朝四面延伸。

唐望轻声说，现在我应该试着从光线中隔离出黑暗的部分，一旦我发现一个黑点时，我应该睁开眼睛，看着这个黑点是在斜坡上的什么地方。

我看不出任何黑色的部分。我眯起眼，又睁开来好几次。唐望靠近我，指着我右边的一个区域，然后又指着正前方的一个区域。我想要移动身体的位置。我想，也许改变角度后，我就能看出他所指的黑暗地带。但是唐望摇动我的手臂，严厉地告诉我不要动，保持耐心。

我再次眯起眼睛，又看到交织成网的光线。我注视了一会儿，然后把眼睛睁大，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轻微的声响，很像远处喷气式飞机的声音。就在我睁大眼睛注视下，整座山变成巨大的一片光点，仿佛在火成岩中有无数金属颗粒在同时反射阳光，然后太阳暗淡下来，突然熄灭了，于是群山变成暗褐色的岩石，同时风也吹起，天气变冷了。

我想要回头看太阳是否被云遮住了，但唐望抓住我的头，不让我动。他说，如果我回头，可能会瞥见山中的实体，也就是一直跟踪我们的那个同盟。他很肯定地说，我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受这样的景象。然后他很谨慎地补充说，我听到的那隆隆声，是同盟用来预报出现的奇特方式。

然后他站起来，说我们就要动身爬上斜坡的另一边。

“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呢？”我问。

他指向山坡那里，就是他说有黑点的地方之一。他解释说“不做”已经准许他把那个地方当成力量的中心点，或者说那是可以找到力量之物的地点。

我们辛苦地攀登，抵达了他指定的地点。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我前方几英尺远处。我想要靠近他，但他用手示意我停止前进。他似乎在熟悉环境。我看到他的头上下动着，好像用眼睛打量着山区，然后他胸有成竹地走到山崖边，坐下来，开始用手翻山崖上的土。他用手指去挖一小块凸出的石头，把旁边的土弄干净，然后他命令我把那块小石头挖出来。

我刚把石头挖出来，他就叫我立刻把它藏进衣服里，因为那是属于我的力量之物。他说他把那石头送给我保存，我应该把它磨亮，好好珍

惜。

我们随后开始下山，走进一座有水洞的峡谷。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火成岩山脉下面的高地沙漠中。唐望走在我前方十英尺远，保持快而稳健的步伐。我们向南走，直到太阳快下山。西边有一层厚云挡着太阳，我们停下来，直到猜想太阳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下。

这时唐望改变方向，朝东南方前进。我们走上一个小山丘，在山顶上我发现有四个人从南边朝我们接近。

我看看唐望。我们外出旅行时从未遇见过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他似乎一点也不在意，继续走着，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那些人一点也不匆忙地走着，很悠闲地散步过来。他们走近时，我注意到他们是四个年轻的印第安人。他们好像认出了唐望。他用西班牙语和他们交谈，他们语气轻柔，非常尊敬他。他们之中只有一个和我说话。我小声问唐望我是否也可以和他们说话，他肯定地点点头。

我和他们一攀谈起来，他们就变得十分友善、健谈，尤其是最先和我说话的那个人。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寻找具有力量的石英晶体，又说他们已经在火成岩山脉附近游荡了好几天，但是没有任何运气。

唐望看看四周，指着两百码外的一个岩石地带。

“那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他说。

他朝岩石走去，我们都跟着他。

他选择的地方十分崎岖，上面一丛树也没有。我们在岩石上坐下来。唐望说，他要到树丛里收集一些干树枝来生火。我想去帮他，但他低声说，这是特别为那些勇敢的年轻人所生的火，他不需要我帮忙。

年轻人围靠着我坐下来，其中一个和我背靠着背，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唐望抱着一堆树枝回来。他赞美这些年轻人的细心，然后告诉我，这些年轻人是一个巫士的门徒，当他们集体出去捕捉力量之物时，他们的规矩是坐成一个圆圈，其中两个人背靠背坐在中央。

其中一个年轻人问我是否找到过任何晶体。我说唐望从来没有带我去找过。

唐望在大岩石旁挑了一个地方，开始生火。没有一个年轻人过去帮忙，但他们都仔细地看着他，当树枝都点燃后，唐望背靠着岩石坐下，火堆在他的右边。

那些年轻人显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对这些步骤毫无概念，不知道巫士门徒有什么规矩。

我看着年轻人，他们面向唐望坐着，围成一个半圆。然后我注意到唐望正对着我，两个年轻人坐在我的左边，另外两个坐在我的右边。

唐望向他们谈起我，说我在火成岩山脉中学习“不做”，有个同盟一直在跟踪我们。我觉得这样的开头很戏剧性，的确如此，那些年轻人改变了姿势，把左脚压在臀部下坐着。我没注意他们原来是怎么坐的，我以为他们和我一样盘腿坐着。我不经意瞥了唐望，发现他也是将左脚压在下面。他轻轻动了动下巴，指着我的坐姿。我也把左脚收到下面。

唐望有一次告诉我，那种姿势是巫士在事情不确定时使用的。然而经验告诉我，那种坐姿对我而言是非常痛苦的。我觉得，要在唐望说话时一直保持这种姿势，将是一大折磨。唐望似乎很了解我的困难，很简要地对那些年轻人说，可以在这地区某些特定地点找到石英晶体，一旦找到后，就必须以特别的技巧引诱它们离开居住之地。然后晶体就会变成那个人本身，它们的力量超过我们所能了解的。

他说通常发现的石英是成群聚在一起的，要由发现的人选出五片最长、最好看的晶片，从母岩上切下来。发现的人要负责把它们切好、磨光、磨尖，使五片晶体的大小形状就像他们的右手五根手指头。

然后他告诉我们，石英晶体是巫术中的武器，通常用来投掷杀人，它们能刺穿敌人的身体，然后飞回到主人手中，仿佛从未离开过。

然后他谈起如何寻找使平常的晶体变成武器的精灵。他说首先要做的事是找个吉祥的地方把精灵引诱出来。这个地方必须是在山顶上，用手心朝地搜索，直到手心感到一股特别的热气，然后要在那里生堆火。唐望解释说，同盟会被火焰吸引出来，它会制造出一连串的噪声来显示它的存在。搜寻同盟的人就要去寻找噪声的来源，直到同盟现身，然后

把它扭到地上，用力制服它。这时候你可以让同盟去碰晶体，把力量注入其中。

他警告我们，在这火山岩山区中还有其他的力量存在。这些力量和同盟不一样，不会制造噪声，只会像飘忽不定的影子，没有任何实际的力量。

唐望又说，色彩鲜艳的羽毛或磨亮的石英晶体也会吸引同盟的注意，但是终究看来，任何东西都同样有效，因为重要的不是找到物体，而是找到力量并贯注其中。

“如果你没有能给予力量的精灵，石英磨得再美丽又有什么用？”他说，“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晶体，但是找到了精灵，你可以拿任何东西去让它碰。如果你找不到什么东西，你甚至可以拿你的家伙去让它碰。”

年轻人都笑了起来。胆子最大的那一个，就是最先和我讲话的那个，笑声最大。

我发觉唐望已经盘起腿，舒适地坐着，年轻人也都盘腿而坐。我想要自然地改变姿势，但是我左膝盖的神经似乎被压麻了，我不得不站起来，在原地慢跑几分钟。

唐望开玩笑说，自从我跟随他以来，已经好久没有下跪忏悔了，所以才会这样。

这番话使年轻人一片哗然，他们忍不住笑了出来，有的掩住脸紧张地偷笑。

“我有东西让你们见识见识。”年轻人笑过后，唐望很自然地说。

我猜他大概要拿他袋子里的什么力量之物给我们看。我还以为年轻人会凑过去，因为他们同时动了一下。每个人都稍向前弯，似乎要站起来，但是他们随即曲起左腿，恢复那神秘的使我膝盖酸痛的姿势。

我也尽量自然地曲起左腿，我发现，如果我不坐在左腿上面，也就是保持半跪的姿势，我的膝盖就不会这么痛。

唐望站起来，绕着大石头走，消失在视线之外。

他在离开前，也许在我曲起左腿的时候，一定是在火堆中又添了新树枝，因为火中有新的枯枝正燃得噼啪作响，而且喷出长长的火焰，效果十分夸张，火焰要比刚才大了一倍。唐望突然从大石头后面走出来，站在他刚才坐的地方。我真的完全被弄糊涂了。唐望头上戴着一顶滑稽的黑帽，帽子两端靠近耳朵的地方是尖的，顶部是圆的，看起来就像是一顶海盗帽子。他穿着一件有燕尾的黑色长外套，上面有一颗闪亮的金属纽扣，此外他还有一条木腿。

我暗自窃笑。唐望这身海盗打扮实在很傻。这时我才奇怪他在这荒郊野外怎么会有这身衣服。我想他一定是预先藏在石头后面。我对自己说，唐望只需要再多戴一个单眼罩，肩膀上再站上一只鹦鹉，他就成为道地的海盗了。

唐望看着这里的每一个人，眼睛从右慢慢扫到左，然后越过我们，直视人们身后的一片黑暗。他这样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回大石头后面，消失不见。

我没有注意他是怎么走的。显然他是弯曲了膝盖好假装是装了木腿的独脚人；当他转身走回石头后面时，我应该会看到他弯曲的脚，但我完全被他的行为给弄糊涂了，没有注意到细节。

唐望走回去时，火焰刚好弱了下来。我觉得他真的会掌握时间；他一定计算过新加的树枝会烧多久，然后在这个时间出现。

火焰变弱对年轻人有强烈的影响，他们出现一阵紧张的骚动，等火焰变得很小时，年轻人都恢复盘腿而坐的姿势。

我等待唐望立刻从大石头后面出来，但是他没有出现。我等得有点不耐烦，而年轻人们只是坐着，脸上没有表情。

我不懂唐望这番表演有什么目的。等了许久，我转身问我右边的年轻人，唐望刚才的穿戴——那顶可笑的帽子及燕尾服，还有那条木腿，对他有什么意义可言。

年轻人看着我，脸上一片茫然。他似乎很困惑。我把我的问题对他旁边注意倾听的年轻人再说一遍。

他们彼此看着，同样大惑不解，我说他的帽子、假腿及外套使他看起来像个海盗。

这时四个年轻人都围在我身边。他们轻声笑着，有点紧张不安，但都似乎说不出话来。

最后那个胆子最大的人终于开口，他说，唐望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长外套，更没有什么木腿；他只是头上包着黑布头巾，披着像修士穿的那种垂地的黑色长袍。

“不对！”另一个年轻人叫道，“他没有包头巾。”

“没错。”其他人附和道。

先说话的那个年轻人看着我，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我告诉他们，我们必须仔细、安静地回想刚才发生的情景，我确信唐望是要我们这么做，所以才离开我们。

在我最右边的年轻人说，唐望穿着一身破烂儿，他有件破旧的毛毯披风，或者是印第安人的外套，头上戴着破墨西哥宽边帽。他手中有个装东西的篮子，但他不确定是什么东西。他又说，唐望其实穿得不像乞丐，而像刚从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带着奇怪的东西。

看见唐望包头巾的年轻人说，他手上没有拿东西，但是他的头发又乱又长，好像是个野人，刚刚杀了一位修士，然后穿戴上他的衣物，但仍掩盖不住他的野性。

我左边的年轻人轻声笑了，承认这件事实在怪异，他说唐望穿戴得像个刚下了马的要人，他有皮制的护腿，有马刺的马靴，手中有条皮鞭不停地抽打着左手掌心，戴着尖顶的牛仔帽，腰上还有两支点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他说唐望看起来就像个混得很好的牧场牛仔。

在我最左边的年轻人只是害羞地笑着，不主动表示他看到了什么。我劝他说，但其他人似乎不感兴趣，他似乎也害羞得不敢说话。

火快要熄灭时，唐望从大石后走了出来。

“我们最好让这些年轻人去做他们的事，”他对我说，“跟他们道

别。”

年轻人和我互相拥抱一番。

火堆里已经没有火焰，但通红的木炭还有些许光芒。唐望走在前方数英尺，像一道黑影，年轻人也变成一圈静止的黑影，轮廓清楚可见，他们像黑暗中无比漆黑的雕像。

这时候，整件事才震撼了我，一阵寒意冲上背脊。我快步赶上唐望。他很紧急地告诉我，不要回头看那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一圈影子。

我觉得有一股力量从外面压迫我的胃，好像有一只手抓住了我，我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唐望低声说，这附近有非常多的力量，如果我使用“力量的步伐”，一定会很容易。

我们慢慢跑了几小时，我跌倒了五次，在我每次失去平衡时，唐望都会大声数是第几次，最后他停了下来。

“坐下，紧靠着岩石，用手盖住肚子。”他在我耳边低声说。

1962年4月15日_星期日

清晨曙光乍现，我们便上路了。唐望带我走回我停车的地方。我虽然很饿，却感到精神焕发，毫无倦意。

我们吃了些饼干，喝了些矿泉水，都是我留在车上的。我想要问他一些困扰我的问题，但他举起手指，竖在嘴唇前。

下午我们来到小镇上，他预备在此和我分手。我们走进一家餐馆吃午餐。餐厅没有其他客人；我们选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可以看到外面熙来攘往的大街，然后点了食物。

唐望似乎很轻松，他的眼睛闪着顽皮的光芒。我感觉受到了鼓励，开始问一箩筐的问题。我主要是想知道他那神秘的装扮。

“我只是把我的‘不做’显露一点给你们看。”他说，眼睛好像在发光。

“但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装扮都不一样，”我说，“你是怎么弄的？”

“很简单，”他回答，“只不过是装扮而已，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从某方面看来也只不过是一种装扮。我以前告诉过你，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种‘做’。智者能把他自己钩在每个人的‘做’上，造成怪异的事物。但是那些事物本身不是真的怪异，只有对陷入‘做’的人而言才是怪异的。”

“那四个年轻人和你都还未觉察到‘不做’，因此要愚弄你们是很简单的。”

“那么你是怎么愚弄我们的呢？”

“你不会懂的，没有办法能让你理解。”

“试试看，唐望，拜托了。”

“可以这么说，我们每个人出生时，都带着一个小小的力量之环，一出生就开始使用。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被钩住，我们的环和别人的环相连。也就是说，我们的力量之环是钩在世界的‘做’上，以造成这个世界。”

“举个例子，好让我明白。”我说。

“例如，我们的力量之环。你的和我的，现在正钩在这个房间的‘做’上。我们造成了这个房间。我们的力量之环正在织成这个房间的存在。”

“等一等，等一等，”我说，“这个房间本来就在这里，我并没有创造它，我和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唐望似乎不理会我的抗议。他平静地表示，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是靠着每个人的力量之环造成并维持的。

“你瞧，”他继续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房间的‘做’，因为我们不论如何，都花了生命中相当多的时间在房间里，相反地，智者发展出另一种力量之环，我可以称之为‘不做之环’，它是钩在‘不做’上。借着这个环，他就可以织成另一个世界。”

一个年轻的女招待把我们的食物端来，似乎有点怀疑我们。唐望低声说我该付钱给她，让她知道我有钱。

“我不怪她不信任你，”他说，大笑起来，“你看起来糟透了。”

我付钱给那个女招待，还加了小费。她走后，我望着唐望，想找个方法继续刚才的话题。他先开口了。

“你的困难是，你还没有发展出另一个力量之环，你的身体不知道‘不做’。”他说。

我还是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正在钻牛角尖，我只想知道他是否穿过海盗服装。

唐望没有回答，但大笑了几声，我请求他解释。

“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他回答道。

“你是说，你根本没有做任何打扮？”我问。

“我只是把我的力量之环钩在你自己的‘做’上，”他说，“其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别人也是如此。”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叫道。

“我们都一直被教导同意‘做’，”他轻声说，“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同意所具有的力量。但是，幸好‘不做’也一样奇妙，一样有力量。”

我的胃部感到控制不住的翻腾。我的亲身经验与他的解释之间隔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于是我像往常一样，筑起了最后一道防线。我带着怀疑与不信任的心态自问：“会不会唐望和那些年轻人是一伙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我改变话题，问他那四个门徒。

“你告诉我说他们是影子？”我问。

“是的。”

“他们是同盟吗？”

“不是，他们是我一个熟人的门徒。”

“你为什么称他们为影子？”

“因为在那时候，他们被‘不做’的力量碰到，而他们不像你那么笨，他们就变成另一种东西，是你所不知道的。我不要你看他们，就是为了这个缘故。那只会伤害你。”

我没有问题好问了，也不觉得饿。唐望则大吃特吃，心情似乎非常好，而我只感觉挫折。突然，一股强烈的疲劳袭来。我明白唐望的方式对我而言太费力了。我说我还没有资格成为巫士。

“也许再去会见麦斯卡力陀一次对你会有点帮助。”

我向他保证，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连想都不敢想。

“必须有某件激烈的事发生在你身上，才能使你的身体接受过去所学的并从中受益。”他说。

我大胆地表示，因为我不是印第安人，我实在不够资格去过巫士那种不寻常的生活。

“如果我能完全摆脱责任与义务，或许还可以适应你的世界，”我说，“或者我应该到荒野中与你一起生活。可是像现在，我脚踏两条船，两头都落空。”

他凝视了我好久。

“那是你的世界，”他说，指着窗外忙碌的大街，“你是属于那个世界的人。而在那里，那个世界是你的狩猎场。我们无法逃避这个世界的‘做’，于是战士会把他的世界变成他的狩猎场。战士身为猎人，知道这个世界的造成是为了被使用，所以他充分使用世界的每一小部分。战士像个海盗，凡是他想要的，他无不夺取，无所不用，也不会良心不安。不同的是，战士在他自己被夺取、使用时也不会在意，或者说，也不会有受辱的感觉。”

17　势均力敌的对手

1962年12月11日_星期二

我的陷阱十分完美，地点也很正确，我看到野兔、松鼠，及其他鼠类、鹌鹑和小鸟，但是一整天我什么也没捕到。

我们早晨离开他家时，唐望曾告诉我，这一天我将要等待“力量的礼物”降临，也就是一只特别的动物会被引诱进入我的陷阱，我可以把它的肉晒干，作为“力量的食物”。

唐望似乎陷入了沉思。他没有给我任何建议或批评。直到天将尽时，他才说了一句话。

“有人在干扰你打猎。”他说。

“谁？”我问，大吃一惊。

他看着我，微笑着摇摇头，一副不相信的模样。

“你装作不知道是谁，”他说，“其实你都知道一整天了。”

我想要抗议，又感到毫无必要。我知道他会说卡塔玲娜（Catalina），如果那就是他认为我应该知道的，那么他说得对，我知道谁在干扰我。

“我们要不马上就离开，”他继续说，“要不就等到天黑，利用暮色把她抓住。”

他似乎在等我做决定，我想要离开。我开始收拾我使用的细绳，但在我说出我的决定之前，他直接下命令阻止了我。

“坐下，”他说，“决定现在就离开，是简单而明智的做法，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我认为我们必须留下来。这场好戏是专门为你上演的。”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有人专门干扰你，所以这就是属于你的好戏。我知道那是谁，你也知道。”

“你在吓唬我。”我说。

“不是我，”他笑着回答，“是那个潜伏的女人，她在吓唬你。”

他停下来，好像在等待他的话对我所产生的效果。我必须承认，我是吓坏了。

一个月前，我曾经与一个名叫卡塔玲娜的女巫士有过一次可怕的遭遇。我冒着生命危险去面对她，因为唐望使我相信，她是在追讨唐望的生命，而他抵挡不住她猛烈的攻击。在我与她接触后，唐望才透露，她对他根本不曾产生任何威胁，这件事是个计谋，不是恶作剧，而是设好陷阱引诱我。

对我而言，他的方法非常不道德，我非常愤怒。

唐望见我怒气爆发，就唱起墨西哥小调。他模仿有名的歌手，表演得十分滑稽，我笑得像个小孩一样。他唱歌逗我发笑好几个小时之久，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会唱这么多傻瓜歌。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他终于说道，“如果我们不被诱骗，就不可能学习。同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也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恩人的艺术是带我们到边缘。恩人只能指出方向，然后诱骗我们。我以前诱骗过你。你记得我是如何捕捉住你的猎人精神的，对不对？你自己告诉我，打猎使你忘记了学习植物。你甘愿做很多事好成为猎人，如果只是为了学习植物，你绝对不会去做这些事的。现在你必须做更多事，才能活下去。”

他凝视着我，爆发出一阵大笑。

“这简直是疯狂，”我说，“我们是理性动物。”

“你有理性，”他反驳，“我可没有。”

“你当然有，”我坚持，“你是我认识的最有理性的人之一。”

“好吧！”他叫道，“别吵了，我有理性，这又怎么样？”

我和他争辩起来，说两个有理性的人为什么要做这种疯狂的事，像对女巫士做的这件事。

“你有理性，好吧，”他大声说，“那表示你相信自己对这个世界懂得多，但是真的如此吗？你真的懂吗？你只看到人类的作为而已。你的经验只限于他人对你或你对他人做的事。其实你对这个神秘的未知世界一点也不懂。”

他示意我跟他回到我停车的地方，我们开车到附近的墨西哥小镇。

我没有问他要做什么。他要我把车停在一家餐馆旁，然后我们绕着出租车站及杂货店打转。唐望走在我右边，带领着我。突然，我感觉有人肩并肩地走在我左边，我还没来得及转头看时，唐望迅速而突然一动，向前猫着腰，好像要从地上捡起什么东西似的，然后抓住我腋窝。我差一点绊倒在他身上。他拖着我回到停车处，甚至在我打开车门时，他都不肯放开我。我花了一些时间才用钥匙打开车门。他把我轻轻推进车内，然后自己也上了车。

“慢慢开，停在那家店门口。”他说。

我停下车后，唐望点点头示意我去看。卡塔玲娜就站在唐望刚才抓我的地方，我不由自主地往后缩。那个女人朝我们走了几步，挑衅似的站在那里。我仔细打量她，结论是，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她的皮肤黝黑，身材略胖，但看起来很强壮健美，她的脸圆润丰满，颧骨高高的，垂着两条乌黑的辫子。最使我惊讶的是她的年轻，看起来只有三十出头。

“如果她愿意的话，让她再走近些。”唐望低声说。

她朝我们又走了三四步，停在大约十英尺远的地方。我们互相看着，那一刻，我觉得她一点也不可怕。我对她微笑，挥挥手，她偷笑了几声，像个害羞的小女孩一样以手掩口。我觉得十分高兴，我转向唐望，准备谈谈我对她外表举止的看法，他却大叫一声，把我吓得半死。

“不要背向那个女人，该死！”他严厉地说。

我赶快转头看那个女人。她又走近了几步，离我的车只有不到五英尺远。她微笑着，牙齿又大又洁白。但是她的笑容有点古怪，不太友善，有点皮笑肉不笑的味道。她的眼睛黑漆漆、冷冰冰的，死死地凝视着我。

我感到全身一阵寒战。唐望开始有节奏地笑着。过了一会儿，那个女人慢慢后退，消失在人群中。

我们开车离去，唐望在车上分析说，如果我再不整顿我的生活，好好学习，她就会踩到我身上，就像踩一只毫无防卫的小虫。

“她就是你势均力敌的对手，我说过要为你找的。”他说。

唐望说我们必须等待一个征兆，才能知道该如何去对付这个干扰我打猎的女人。

“如果我们看见或听到乌鸦叫，我们就能确定我们可以等待，而且知道在什么地方等待。”他又说。

他慢慢转了一圈，观察四周。

“这里不是等待的地方。”他小声说。

我们朝东边走。天已经暗了，突然有两只乌鸦从树丛后飞出，消失在一座山丘后面。唐望说那山丘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我们到了那里后，他转了一圈，在山坡底下选择了一个面朝东南方的地点。他清除了树枝树叶，弄出一个直径五六英尺的圆形空地。我想要帮他，他以强硬的手势拒绝了我，他把手指放在唇上，要我保持安静。弄好后，他把我拉到圆圈中央，让我背山朝南，低声在我耳边说，我必须模仿他的动作。他开始跳起一种舞，右脚有节奏地踏着地面，节奏是七次慢踏跟着三次快踏。

我努力想跟上他的节奏，笨拙地试了几次，总算能多少重复他的动作。

“这是在做什么？”我附在他耳边问。

他也小声告诉我，我的脚踏声就像兔子的脚步。这种噪声迟早会把

潜伏的人吸引出来察看究竟。

我跟上唐望的节奏后，他就不再踏了，但叫我继续踏下去。他用手来打拍子。

他不时会侧耳倾听，头偏向右边，似乎想从灌木丛中听出什么声音。到了某个时刻，他示意我停下来，他还是保持着最警觉的姿势，好像他随时准备跳起来，扑向未知、看不见的攻击者。

然后他又示意我继续踏，过一会儿又叫我停下来。每次我停下来，他就会专注倾听，他身体里的每一根纤维似乎都绷紧到快爆裂的边缘。

他突然跳到我身边，低声说，黄昏的力量达到了巅峰。

我瞧瞧四周，树丛是一片漆黑，山丘与岩石也是如此。天空是深蓝色的，看不到云。整个世界好像是一片黑暗的轮廓，看不到任何边际。

我听到远处一只动物奇怪的号叫声，也许是野狼或夜里的小鸟。叫声突然传来，我没有特别留意，但是唐望的身体动了一下。他就站在我旁边，我可以感觉到那震动。

“来了，”他低声说，“继续踏，准备好，她就在这里。”

我开始猛烈地踏着，唐望把脚压在我的脚上，猛打手势要我放轻松，有节奏地踏着。

“不要把她吓跑了，”他在我耳边低语，“冷静点，不要失去胆量。”

他再度开始帮我打拍子，在他又叫我停止时，我又听到了同样的叫声，这次听起来像一只鸟飞过山丘时的叫声。

唐望又叫我继续踏地。当我停下来时，我听见左边有一阵奇怪的声音，像沉重的动物在树丛中移动的声音。我先想到一只熊，然后我想到，沙漠中是没有熊的。我抓住唐望的手臂。他对我笑笑，手指放在嘴前示意我安静。我凝视左边的一片黑暗，但他示意不要看。他不停地指着我的正前方，然后使我慢慢地、安静地转一圈，直到面对黑暗的山丘。唐望的手指一直瞄准山丘上某一点，我的眼睛凝视着那一点。突然，像在噩梦中，一个黑影朝我扑来。我尖叫起来，朝后倒下来，一瞬间，那个黑影遮盖了深蓝色的天空，然后越过天边，落在我们上方的树

丛里，我听到沉重的身体跌进树丛中的碰撞声，然后是怪异的一声尖叫。

唐望扶我站起来，在黑暗中引导我回到我白天设陷阱的地方。他要我把陷阱拆掉，他把碎片散置在四周，他在做这些事时一句话也没说。我们在走回他家的路上也没有交谈。

“你要我说什么呢？”唐望问，因为我一直要求他解释几个小时前我所目击的事。

“那是什么？”我问。

“你知道很清楚那是谁，”他说：“不要用‘那是什么’来敷衍，重要的是那是谁。”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使自己满意的解释。我所看到的那个形体很像一只风筝，有人从山后放出来，而另有一人在我们后面把风筝拉到地上，造成黑影划过天空，飞行十五到二十码远的效果。

他仔细地听我的解释，然后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不要再拐弯抹角了，”他说，“直截了当地，那不是个女人吗？”

我得承认，在我倒下去时，抬头看见的黑影的确是一个穿长裙的女人的轮廓以非常慢的速度从我头上经过；然后好像有什么东西拉了这黑影，使它以很快的速度跃过我，堕入树丛。事实上，正是那个动作使我想到风筝。

唐望拒绝进一步讨论这件事。

第二天，他去办理一些神秘的差事。我则到另一个社区去拜访几个亚基族朋友。

1962年12月12日_星期三

我一到达亚基社区，那个墨西哥店主就告诉我，他已经从修达·欧白瑞岗（Ciudad Obregon）镇上一家店里租了一套电唱机和二十张唱片，计划在当晚举行舞会，庆祝瓜达卢佩贞女节（Virgin of

Guadalupe）。他已经告诉所有人，他托胡利欧来安排各项事宜。胡利欧是个旅行各地的推销员，每个月会来亚基族居留地两次，向当地人收取分期付款的费用。有许多当地人向他购买廉价的衣饰物件。

胡利欧下午已经把电唱机带来，接在供应商店电流的发电机上。他确定唱机是好的后，就把音量开到最大声，提醒店主不要碰任何一个按钮。接着他开始整理唱片。

“我知道每张唱片上有多少刮痕。”胡利欧对店主说。

“去告诉我女儿。”店主回答。

“是你要负责，不是你女儿。”

“还不是一样？她是管换唱片的人。”

胡利欧坚持说，只要店主为任何损坏的唱片负责，不管是他女儿还是其他人负责换唱片，他都无所谓。店主开始和胡利欧争吵起来。胡利欧涨红了脸，他不时对围在店门口的一群印第安人做各种手势与表情，来表示他的绝望与不满。似乎是最后的手段，他要求店主付押金。这又引起一场争议：关于唱片的损坏标准是如何决定的。胡利欧权威地表示，每张坏掉的唱片都要照全新的价钱来赔偿。店主更生气，开始拔起电线，他似乎想要拆下电唱机，取消舞会。他对在店门口围观的顾客宣布，他已尽最大的努力来和胡利欧谈条件，在这个时候，似乎舞会还没开始就已经吹了。

我借住在一个叫布拉斯的老亚基人家中。他大声激烈地批评亚基人的悲惨处境，甚至在这最神圣的瓜达卢佩贞女节，他们都无法庆祝。

我想要介入调停，帮他们忙，但布拉斯阻止了我。他说，如果我帮他们预付押金，店主会把电唱机搞烂。

“他比任何人都坏，”他说，“让他们去付钱。他一直压榨我们，为什么他不该付钱？”

争论了许久，奇怪的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偏向胡利欧，最后店主达成了双方同意的协议。他不用付押金，但愿意负责赔偿损坏的器材。

胡利欧朝附近较偏远的一些住家前去，他的摩托车扬起了尘土。布

拉斯说，胡利欧要趁他的顾客还没有到这里花钱买醉之前找到他们。他正说着，一群印第安人从店后面拥出来。布拉斯看到他们，大笑起来。那些人也在那里大笑。

布拉斯告诉我，那些印第安人是胡利欧的顾客，他们躲在商店后面等他离去。

舞会很早就开始了。店主的女儿把一张唱片放在唱盘上，放下唱针，先是可怕尖锐的摩擦声及高音的静电声，然后爆出响亮的喇叭和吉他的演奏。

舞会节目除了以最高音量播放唱片之外，还有四个年轻的墨西哥人和店主的两个女儿，及另外三位年轻的墨西哥女郎一起跳舞。亚基人没有跳舞，他们很高兴地欣赏舞蹈，似乎只要观赏舞蹈、有便宜的铁奇辣酒可喝，他们就十分快乐。

我请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喝酒，想要避免被排斥的感觉。我周旋在许多印第安人中间，和他们谈话，请他们喝酒。我的做法一直很顺利，直到他们发现我根本没喝酒。这似乎立刻冒犯了他们，仿佛他们突然一起发觉我并不属于他们那一群。印第安人变得十分不友善，看我的目光十分凶狠。

和印第安人一样喝得醉醺醺的墨西哥人，也发现我没有跳舞，这似乎是更大的侮辱。他们变得很粗暴，其中一人用力抓住我的手臂，强迫我到电唱机旁边；另一人倒给我满满一杯铁奇辣酒，要我一口喝光，好证明我是个男子汉。

我试着敷衍他们，跟他们嘻嘻哈哈地傻笑，好像我也很开心。我说，我希望先跳舞，然后再喝酒。其中一人点了一首歌曲，管电唱机的女孩开始在唱片堆中寻找。她似乎有点醉了，无法把唱片安放到电唱机上，虽然所有的女子都没有公开喝酒。有个年轻人说她选的唱片不是扭扭舞的；她再开始乱找，想找到一张合适的唱片。所有人都围到她身边，丢下我不管。这使我有时间跑到店后面，离开光亮的地方，逃出他们的视线范围。

我躲在三十码外的树丛阴影中，决定该怎么办。我很累，感觉该回车上，开车回家。我往布拉斯的住处走去，我的车子停在那里。我想，如果我慢慢开走，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离去。

管唱片的人显然还在找唱片，因为我只听见喇叭的高音静电声，然后才爆出了扭扭舞的乐声。我大笑出来，想到他们回头一瞧会发现我已经溜了。

我看到一群黑影迎面而来，是一些人要去店里。我们擦身而过，他们说着“布耶诺斯，诺契斯”（西班牙语的“晚安”）。我认出了他们，和他们闲话一番。我告诉他们，那里的舞会正热闹。

我在路上接近转角处又遇见了两个人。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还是和他们打了招呼。店里震耳的音乐声在路上也和店里一样大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但是从店里发出的光亮让我能颇清楚地看到四周。布拉斯的房子快到了，我加快了脚步。这时候我注意到有个黑影坐在或者说蹲在我左边的路旁。我想了一下，应该是有人先我一步离开了舞会。那人似乎在路边大便。这有点奇怪，这附近的人通常都是到树丛深处去解决。我想这位老兄一定喝醉了。

我走到转角处，说：“布耶诺斯，诺契斯。”那人回我一声怪异而非人的咆哮。我全身寒毛都竖了起来。有一秒钟我僵立着，然后才加快脚步。我很快瞥了一眼，看到那黑影已半身立起；那是个女人，她弯着腰，上身前倾地走了几步路，然后开始跳跃。我拔腿就跑，而这个女子像小鸟一样跳到我身边，与我并行前进。当我跑到布拉斯门前时，她从我前面擦了过去，我们几乎相撞。

我跳过门前的干水沟，冲进那薄薄的门里。

布拉斯在家中。他似乎不大关心我的故事。

“他们整了你，”他安慰我说，“印第安人经常捉弄外地人，来寻开心。”

这个经验使我十分不安。第二天我没有照计划回家，反而开车到了唐望的家。

唐望下午才回来。我没让他有说话的机会，就把整个故事一股脑儿说给他听，包括布拉斯的看法。唐望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也许只是我的幻想，但我觉得他是有点担心。

“别信布拉斯的话，”他严肃地说，“他一点也不知道巫士之间的战

斗。”

“当你发现影子在你左边时，你就应该警觉，这是件严重的事，你也不应该奔跑。”

“那么我该怎么办？站在那里吗？”

“不错，当战士遭遇对手，而这对手又不是平常人时，他一定要采取确实的立场。只有如此才能使他不受伤害。”

“你在说什么，唐望？”

“我在说，这是你与你势均力敌的对手的第三次接触了，她一直在跟踪你，等待你出现弱点的一刻。她这次几乎得手了。”

我感到焦虑涌了上来。我怪他把我置于不必要的危险中，我抱怨说他玩的这场游戏实在残酷。

“如果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这是很残酷的，”他说，“但是一旦你开始过战士的生活，你就不再是普通人了。况且，我为你找来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并不是要玩游戏或捉弄你、烦扰你。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能激励你。在卡塔玲娜这样的对手影响之下，你必须使用我所教你的一切。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的话令我产生了极大的担忧。

然后他要我尽可能逼真地模仿那声咆哮，就是当我说“布耶诺斯，诺契斯”之后听到的声音。

我试着发出那声音，结果发出了使自己都害怕的怪叫声。唐望一定觉得我的表演很滑稽，他笑得几乎停不下来。

随后他要我把整个事情重新描述一次：我跑了多远；当我碰见那女人时，她离我多近；当我抵达房子时，她又离我多近，及她在什么地方开始跳跃。

“没有任何印第安胖女人会这样跳跃，”他在权衡过所有情况后说，“她们连跑都跑不了这么远。”

他要我跳，我一次跳都不过四英尺远，如果我的感觉没错，那个女人每一步都至少十英尺远。

“当然，你知道从现在起要时时提防，”他语气严肃地说，“她会趁你不注意而且虚弱的时候，轻拍你的左肩。”

“我应该怎么办呢？”

“抱怨是毫无意义的，”他说，“从现在起，重要的是你的生活策略。”

我完全无法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话上。我只是机械地记笔记。沉默了许久之后，他问我是否觉得耳后或颈窝处有点疼痛。我说没有。他告诉我，如果我的这两个部位感觉到不适，就表示我太笨了，卡塔玲娜已经伤害了我。

“那天晚上你做的每一件都太笨了。”他说，“首先，你跑到那个舞会上去消磨时间，好像你有很多时间可浪费。那会使你衰弱。”

“你是说我不该去参加任何舞会？”

“不是，那不是我的意思，你高兴去什么地方都可以，但如果你去了，你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起完全的责任。战士策略化地活着，只有当他策略上需要时，他才会去参加那一类的聚会。当然，这表示他拥有完全的控制，能进行他觉得必要的行动。”

他凝视着我微笑，然后掩住脸偷笑。

“你正陷于恶劣的处境，”他说，“你的对手盯上了你，这是你这辈子第一次无法马马虎虎行事。这一次你必须学一种完全不同的‘做’，就是策略的‘做’。不妨这么想，如果你能从卡塔玲娜的攻击中幸免于难，有一天你会感谢她，因为她逼着你改变了你的‘做’。”

“你说得多可怕啊！”我叫道，“万一我没有幸免于难呢？”

“战士绝对不会放纵于这种想法中，”他说，“当他必须和一般人一起行动时，战士会采取策略的‘做’，在那个‘做’里，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在那个‘做’里只有行动。”

我问他策略的“做”有什么要求。

“就是要求一个人不在别人的支配之中。”他回答，“以那个舞会为例，你是个小丑，不是因为当小丑有什么目的，而是因为你把自己放在那些人的支配之下。你没有任何控制，因此你不得不逃离他们。”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根本不要去那里，或者去那里是为了某件特定的任务。”

“和墨西哥人周旋之后，你就衰弱了。卡塔玲娜便抓住了机会。因此她在路边等待你。”

“但是你的身体知道有事情不对劲，尽管如此，你仍然跟她说话。真是糟透了。在这种接触中，你绝不能向你的对手说一个字。然后你又转身背对她，那更是糟糕。然后你跑了起来，这是你能做得最糟糕的事！显然她也笨，如果是一个够格的巫士，她早就把你当场宰了，就在你转身逃走的那一瞬间。”

“到目前为止，你唯一的防卫是稳住自己，跳你的舞。”

“你说的是什么舞？”我问。

他说，他教我的“兔子踏地”的动作，是战士之舞的第一步，战士会用一生时间来发展、成长，然后作为离开世界的最后表示。

我突然感到一阵奇怪的清醒，一连串想法涌出。一方面我想到，我第一次与卡塔玲娜的接触是真实发生的事，卡塔玲娜也是真实的，我也无法否认她确实有可能跟踪我。但在另一方面，我不明白她是怎样跟踪我的，这使我有一丝怀疑，也许是唐望在搞鬼，他自己制造出我所目击的怪异现象。

唐望突然看看天空，说我们还有时间回去查证一下那个女巫士。他保证，我们不会冒什么风险，因为我们只开车从她门前经过。

“你必须去确认她的身影，”唐望说，“然后你心中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怀疑了。”

我的手心开始大量冒汗，我必须用毛巾不停擦拭。我们上了车，唐

望指示我开上高速公路，然后转入一条宽泥土路。我的车开在路中央，因为重卡车和拖拉机已经把路面上割出深沟，我的车子底盘太低，无法行驶于道路左右两边。我们在尘土飞扬中前进，铺平路面的粗沙砾被雨水凝结成块，反弹在车身两边，发出响亮的碰撞声。

我们快到一座小桥时，唐望要我开慢一点。有四个印第安人坐在那里和我们招手，我不确定我是否认识他们。我们过了桥，路缓缓地弯曲。

“那就是那个女人的屋子。”唐望低声对我说，用眼神示意一栋白色的房子，四周有高高的竹篱笆围着。

他叫我把车子掉头，停在路中央，看看那个女人会不会感到怀疑而露面。

我们等了大约十分钟，我觉得像等了无限久，唐望没说一个字，他坐着不动，注视着那栋房子。

“她在那里。”他说，身体突然跳了一下。

我看见屋内有一个黑暗的女人身影，她正通过打开的门往外看，屋子里很黑，更加深了女人身影的黑暗。

几分钟后，那个女人走出了黑暗的房间，站在门口注视我们。我们也看了她一会儿。然后唐望叫我开车离去。我说不出话来，我可以发誓，她就是那天晚上黑暗中在路上跳跃的那个女人。

大约半小时之后，我们的车转上了高速公路，唐望开口了。

“你说呢？”他问，“你认出来那个身影没有？”

我迟疑了好久才回答，我很怕一个肯定的回答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小心挑选我的答案，说我觉得太暗了，无法完全确定。

他笑了，轻轻拍我的头。

“就是她，是不是？”他问。

他不给我时间回答，他把手指放在唇上，做出安静的手势，然后小

声在我耳边说，这时候说什么话都没有意义。如果我想要从卡塔玲娜的攻击中生还，我就必须用他教给我的每一件事。

第二部分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象征着一种未完成，也永远不会完成的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其实是一种身心重建的过程，需要身体力行的尝试。

书籍免费分享微信 jnztxy 朋友圈每日更新

18　巫士力量之环

1971年5月，我去看唐望，这是我门徒生涯的最后一次拜访。我去看他之前的心意，与这十年来的每一次拜访毫无二致，也就是说，我再一次来寻求与他为伴的一种愉悦感。

他的朋友唐哲那罗，一个马萨特克族（Mazatec）的印第安巫士，正和他在一起。我上一次在六个月之前也看见过他们两人。我正想着要不要问他们这段时间是否都在一起。唐哲那罗先解释说，他十分喜爱北方的沙漠，因此特地赶回来看我。他们两人都笑了起来，好像知道什么秘密似的。

“我是特地为你回来的。”唐哲那罗说。

“一点也不错。”唐望附和道。

我提醒唐哲那罗上次我来的时候他也在，他为了帮助我“停顿世界”所做的努力让我十分痛苦。我用这种友善的方式让他知道我很怕他。他放肆地大笑，像小孩一样摇着身体，踢着脚。唐望避开我的视线，也在大笑。

“你不会再帮助我了，是不是，唐哲那罗？”我问。

我的问题又使他们狂笑。唐哲那罗笑得在地上打滚，然后趴在地上游起泳来。我一看到他这个动作就知道我完了。我的身体似乎觉察到我已经走到了尽头。虽然我不知道那尽头是什么，我个人喜欢夸张的表现，加上过去与唐哲那罗相处的经验，使我相信那或许是我生命的尽头。

在我上一次的拜访时，唐哲那罗一直试图把我推向“停顿世界”，他的努力是如此怪异与直接，连唐望都不得不叫我离开。唐哲那罗对“力量”的示范是如此惊人，又如此令人困惑，逼得我必须全盘重新检讨自己。回家后，我重新复习了从开始学习以来的所有笔记，有一种全新的感觉神秘地出现在我心中，但是我并未完全觉察，直到我看见唐哲那罗在地上游泳。

在地上游泳这个举动与他在我面前表演过的其他举动一样怪异与荒谬。他先是趴在地上大笑，笑得身体都颤抖起来，然后开始踢腿，最后他的手臂开始划水，与腿配合。唐哲那罗便开始在地上滑动，像在有轮子的滑板上。他不停地改变方向，滑动的范围遍及唐望屋前整片空地，穿梭在我和唐望之间。

唐哲那罗以前也在我面前表演过这类小丑举动，每次他表演时，唐望都会强调我已经在“看见”的边缘。我之所以做不到“看见”，是因为我坚持用理性的观点来解释唐哲那罗的动作。这一次我有了准备，当他开始游泳时，我没有试着去解释或了解这件事。我只是观察他，但是我仍然无法不目瞪口呆，他真的是用他的肚子和胸部在地上滑动。我观察着他，双眼视线逐渐交叉起来。我感到一阵忧虑，我相信，如果我不去解释，我就会“看见”。这个想法使我充满了焦虑。我的期望导致了极度的紧张，结果使我回到了原点，再一次被理性的努力限制住了。

唐望一定从头到尾都在观察我。他突然拍了我一下；我本能地回头看他，把视线从唐哲那罗身上移开了一刹那。等到我再回过头来时，唐哲那罗已经站在我身边，头斜伸着，下巴几乎要靠到我的右肩上。我的反应慢了一步，我看了他约一秒钟，然后才吃惊地往后一跳。

他也假装大吃一惊，他的表情非常滑稽，我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但是我无法不感觉到我的大笑有点异常。我的腹部中央紧张地抽搐，使我全身颤抖起来，唐哲那罗把手放在我的胃上，于是那抽搐便停止了。

“这个小卡洛斯总是这么夸张！”

然后他又模仿唐望的声音与神情说：“你难道不知道，战士绝对不会那样笑吗？”

他的模仿惟妙惟肖，我笑得更厉害了。

然后他们一起离开，去了大约两个小时，直到中午才回来。

他们回来后，就坐在唐望屋前的空地上，一句话也没说。他们似乎很困，几乎心不在焉地坐着，好久没有动弹，但他们又似乎非常舒适与轻松。唐望的嘴微张，仿佛睡着了，但他的手在大腿上打着拍子，大拇指有节奏地动着。

我有点烦躁，改变一下坐姿，然后感到一阵平静。我一定是睡着了，唐望的笑声把我吵醒了。我睁开眼睛，他们俩都在看我。

“你如果不说话，就会睡着。”唐望笑着说。

“恐怕我正是如此。”我说。

唐哲那罗躺到地上，开始向空中踢腿。我想他大概又要开始他那令人困扰的小丑行为了，但是他马上恢复了盘腿而坐的姿势。

“现在你应该可以觉察到一件事，”唐望说：“我称之为‘机会的公分立方体’（the cubic centimeter of chance）。我们每个人，不论是战士与否，都时常会有一个机会公分立方体在我们眼前跳。战士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战士能觉察到它。战士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持警觉，刻意地等待，所以在他的机会公分立方体跳出来时，他有足够的速度和力量去抓住它。”

“机会、好运、个人力量，或随便你要怎么称呼它，都是一种奇特的状态，像一根小树枝出现在我们眼前，邀请我们去摘它。我们通常不是太忙，就是有偏见，或者是太笨、太懒，不懂得那就是我们的幸运公分立方体。相反地，一个战士永远警觉、严密，因此有足够的冲劲与能力去抓住它。”

“你的生活严密吗？”唐哲那罗突然问道。

“我想是的。”我很肯定地说。

“你认为你能够抓住你的幸运公分立方体吗？”唐望带着怀疑的口气问。

“我相信我一直在这么做。”我说。

“我认为你只对你知道的事情警觉。”唐望说。

“也许我是在欺骗自己，但是我确实相信，现在我要比这辈子任何时候都要警觉多了。”我说，这是真心话。

唐哲那罗点头表示同意。

“是的，”他轻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小卡洛斯的确严密，而且绝对警觉。”

我觉得他们是在附和我。我想，也许是我自认为的严密、警觉有点惹恼了他们。

“我不是在吹牛。”我说。

唐哲那罗扬起眉毛，把鼻孔张大。他瞄着我的笔记本，假装在写字。

“我认为卡洛斯是比以前严密。”唐望对唐哲那罗说。

“也许是太严密了。”唐哲那罗很快回了他一句。

“很可能如此。”唐望同意。

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插嘴，只好保持沉默。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使你的车子出故障？”唐望没来由地问。

他的问题很突然，而且和我们刚才的谈话无关。他指的是有一次我无法发动车子，后来直到他说我可以之后，车子才被发动。

我说没有人会忘记那样的事。

“那根本不算什么。”唐望用平淡的语气说。

“一点也不算什么，是不是，哲那罗？”

“不错。”唐哲那罗漠不关心地回答。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抗议道，“那天你所做的，完全超过了我的理解程度。”

“你说得太温和了。”唐哲那罗回嘴道。

他们都大笑，然后唐望拍拍我的背。

“除了使你的车子出故障之外，哲那罗能做得更好，”他说，“是不是，哲那罗？”

“不错。”唐哲那罗回答，像小孩一样噘起嘴。

“他还能做什么？”我问，试着保持平静的口气。

“哲那罗能把你整辆车都搬运——走！”唐望响亮地叫道，然后又同样响亮地说，“是不是，哲那罗？”

“不错！”唐哲那罗大叫道。我从来没听过有人声音大到这种地步。

我不自主地跳了起来，我的身体抽搐了三四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能把我整辆车搬走？”我问。

“我这是什么意思，哲那罗？”唐望问。

“你的意思是，我能进入他的车子，发动引擎，把车开走。”唐哲那罗以装模作样的严肃语气回答。

“把车子开走，哲那罗。”唐望开玩笑地催他。

“已经开走了！”唐哲那罗皱着眉，歪着头看着我说。

我注意到当他皱眉时，他的眉毛动了动，使他的眼神显得顽皮而又锐利。

“好吧！”唐望平静地说，“我们去看看车子。”

“对！”唐哲那罗附和道，“我们去看看车子。”

他们缓缓站起来。一时我竟不知如何反应，但唐望示意我也站起来。

我们开始走上唐望屋前的小山丘。他们两人在我两侧，唐望在我右边，唐哲那罗在我左边。两人在我前方六七英尺远，但总在我的视野之中。

“我们去看看车子。”唐哲那罗又说。

唐望的手不停地动，好像在绕一条看不见的线。唐哲那罗也照做，并且不停重复着：“我们去看看车子。”他们的步伐像跳跃，步子比平常要大，他们的手摆动着，像在拍打眼前看不见的东西，我从未见过唐望这副小丑模样，窘得几乎不敢看他。

我们走到山顶。我望着约五十码远的山脚——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胃一阵紧缩，车子已经不在了！我跑下山坡，四处不见车子的踪影，我感到极为困惑，不知所措。

从我早上抵达后，车子就一直停在那里，大约半小时前，我曾下来拿一本新的笔记本。那时候因为太闷热，我本想把车窗打开，但是充斥在这一带的蚊虫使我改变了主意，于是我像往常一样把车子锁好。

我再看看四周，拒绝相信我的车子丢了。我走到这片空地的边缘，唐望和唐哲那罗也过来，站在我身旁，像我一样眺望四周，看看车子是否在远处。我兴奋了一下，但立刻被一种恼怒所取代。他们似乎注意到了我的心情，绕着我打转，两手转动着，好像在弄一个麦团似的。

“你猜那辆车怎么了，哲那罗？”唐望很谦虚地问。

“我把它开走了。”唐哲那罗说，开始表演一场惊人的驾驶换挡的动作。他弯曲双腿，仿佛坐着，然后保持这个姿势许久，虽然只靠腿部肌肉来支撑；然后他把重心移到右腿，伸直左腿，假装在踩离合器。他用嘴唇发出引擎声。最后，最了不起的表演是，他假装车子碰到了石头，上下颠簸着，让我完全感觉到他是个笨司机，在车子跳动时仍紧握着方向盘，不敢松手。

唐哲那罗的这一幕哑剧实在伟大，唐望见了，笑得喘不过气来。我想要加入他们的欢笑，但就是无法放松下来。我感觉受到了威胁而不安。这辈子前所未有的焦虑占据了我。我感觉我身体内部燃烧起来，我开始踢地上的小石头，最后竟然不知不觉地猛扔石子，仿佛一股外在的愤怒突然包围了我。然后这种恼怒的感觉离开了我，就像它袭来时一样神秘。我深吸一口气，感觉好些了。

我不敢看唐望。刚才的愤怒使我很难为情，但同时我也想笑。唐望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背，唐哲那罗把手放在我肩膀上。

“没关系！”唐哲那罗说，“放纵你自己，揍你的鼻子，使它流血，然后你可以拿块石头打落你的牙齿。感觉会非常好！如果那还不够，你可以用那块石头把你的球在那大石头上捣烂。”

唐望偷偷地笑。我告诉他们，我为刚才的恶劣行为感到可耻。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唐望说他确定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假装不知道，而正是这种假装的举动才使我生气。

唐哲那罗却是异常地温和，他不停地拍我的背。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如此。”唐望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唐望？”唐哲那罗问道，模仿我的声音，学我发问的习惯。

唐望开始说些荒谬的话，像“当世界颠倒时，我们是安定的；而当世界安定时，我们却是颤倒的……”他如此这般说个不停，而唐哲那罗在一边模仿我写笔记。他在一本看不见的本子上写着，手移动着，而鼻孔张得大大的，他睁大眼睛看着唐望。唐哲那罗已经注意到我在写字时会尽力避免看本子了，以免影响谈话的自然进行，他的模仿实在有趣。

我突然感到非常轻松快乐，他们的笑声使人十分放松。有一会儿我也放松下来，开怀大笑起来，但是我的心境随即转入了另一种新的忧虑、困惑与懊恼，我觉得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按照我一向用来判断眼前世界的逻辑看来，这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身为一个用眼睛去看的人，我看到我的车子已经不见了。就像每次唐望使我遇到不可解释的现象时一样，我想我是被很平常的手法愚弄了。我的心思在压力下总会不自觉地重复这个想法。我开始思考唐望和唐哲那罗需要多少同伙才能抬起我的车子，把它从停车处搬走。我十分确定我锁了车门，刹了手刹，驾驶盘也固定住了。要移动这辆车，唯一的办法是把它整个抬起来。这项工作需要极大的劳力，我不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还有一个可能是，有人和他们串通好，破门而入，接上电线把车子开走了。但要这么做需要专门的知识，也非他们能力所及。此外只剩下一个解释，他们也许催眠了我，他们的举动是如此新奇，使人起疑。我开始一连串的理性推论。我想，如果他们把我催眠了，那么我就是在一种知觉转变状态中。依照我过去与唐望的经验，我注意到，在这种状态下，人对时间的感觉会无法保持连贯的记忆。在我所经历的所有非寻常现实状态中，从来都没有连贯的时间概念。我的结论是，如果我

保持警觉，迟早有一刻，我会发现自己失去了时间的连续感。例如，我正在看山，又突然发觉自己正在看另一个方向的峡谷，而根本不记得我曾经转过身子。我觉得，如果有这一类的经验发生，我就可以把车子的事解释为催眠后的效果。我决定，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万分仔细地注意每一个细节。

“我的车子在哪里？”我问他们两个。

“车子在哪里，哲那罗？”唐望问，表情极严肃。

唐哲那罗开始翻动小石头，检查它们下面。他十分热心地翻遍了我停车的地方，没有漏过任何小石头。有时他会装出生气的样子，把石头扔进树丛中。

唐望极为欣赏这一幕表演。他低声笑个不停，几乎无视我的存在。

唐哲那罗佯装气馁地扔出一块石头，然后走到一块大石头旁，那是停车处唯一的一块大石头。他试着翻动它，但是石头太重，又深深埋在土里。他努力地推，喘着气，汗水淋漓。然后他坐在石头上，喊唐望去帮忙。

唐望笑嘻嘻地转向我，说：“走吧，我们去帮哲那罗一把。”

“他在干什么？”我问。

“他在找你的车。”唐望平淡而像煞有介事地说。

“老天！他怎么可能在石头下面找到车？”我抗议道。

“老天，为什么不能？”唐哲那罗反驳道。他们都爆出大笑。

我们根本推不动那块石头。唐望建议我们回家，找一根粗木棒来做杠杆。

在回家的途中，我告诉他们，他们的举动实在荒谬，他们对我的做法实在毫无必要。

唐哲那罗瞄了我一眼。

“哲那罗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唐望表情严肃地说，“他和你一样细心，注意细节。你自己说过你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块石头，他也正是如此。”

唐哲那罗拍拍我的肩膀说，唐望的话完全正确，事实上，他想和我完全一样。他用疯狂的眼神望着我，鼻孔张得大大的。

唐望在一旁鼓掌，把帽子丢到地上。

在屋子里寻找了好久，唐哲那罗找到了一根长而粗的木杆，原先是一根屋梁，他把它扛在肩上，我们又走回刚才找车子的地方。

我们爬上小山丘，快抵达一个弯角时，从那里可以看到停车的空地，我突然灵机一动。我觉得我会比他们先看到车子。我冲过去往下一看，山坡下面并没有车子的影子。

唐望和唐哲那罗一定猜中了我的念头，他们在我后面追，爆出大笑。

我们到达山坡底下后，他们立刻动手工作。我观看了他们几分钟。他们的举动实在令人费解。他们不是假装在工作，而是真正专心地挖石头，看看我的车子是否在下面。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便上前和他们一起干。他们喘着气，大叫着，唐哲那罗像只狼一样号叫，他们全身被汗水湿透了。我发觉他们的身体竟然如此强壮。尤其是唐望，和他们一比，我只是个肥胖的年轻人。

没多久，我也汗流浃背。最后我终于翻动了大石头。唐哲那罗以最疯狂的耐心，仔细地检查了大石头下的泥土。

“没有，不在这里。”他宣布。

这么一说，使他们两人都跌倒在地上狂笑。

我勉强地跟着笑。唐望似乎笑得很痛苦，他掩着脸，躺在地上抽搐着。

“现在我们该朝哪个方向去？”休息了许久后，唐哲那罗问道。

唐望用头指出一个方向。

“我们要去哪里？”我问。

“去找你的车！”唐望说，没有一丝笑容。

我们走进灌木丛中，他们又夹在我两侧。我们只走了几步，唐哲那罗便示意停下来。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几步远的一丛圆树丛旁边，探头朝树枝里面瞧一瞧，然后说我的车不在那里。

我们继续走了一会儿，然后唐哲那罗做出安静的手势。他弓起背，踮起脚站着，把手伸过头，手指弯曲得像爪子。从我站的地方看，唐哲那罗的身体像“S”形。他保持这个姿势一下子，然后直直扑向一根有枯叶的长树枝。他小心地拿起树枝检查，然后说车子不在那里。

与此同时，我在努力对所摸过或见过的一切事物保持最仔细的记忆。我对周围世界发生的事情先后次序的认知，也和过去一样连贯，我摸摸石头、灌木丛和树木，我把视线从前面换到后面，先用一只眼睛看，再换另一只眼睛看。用尽一切判断，我知道我是走在树丛中，就像过去无数次一样平常。

接下来唐哲那罗俯卧在地上，要求我也照做。他把下巴放在交叠的双手上，唐望也学他。他们俩都盯着地面上的一些小凸起处，看起来像小小的山丘。唐哲那罗突然用右手挥扫着，好像抓住了什么东西。他急忙站起来，唐望也跟着站起来。唐哲那罗把握紧的手伸在我们面前，示意我们靠近去瞧瞧。然后他慢慢打开手，当手张开到一半时，一个很大的黑色物体飞了出来。那东西飞得太突然，而且又很大，我往后一跳，几乎失去了平衡。唐望扶住了我。

“那不是车子，”唐哲那罗抱怨，“是只该死的苍蝇，真抱歉！”

他们两人都在端详我，他们站在我正前方，并没有正眼看我，而是用眼角瞄我，瞄了好久。

“那是只苍蝇吧，是不是？”唐哲那罗问我。

“我想，是吧。”我说。

“不要想，”唐望严厉地命令我，“你刚才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有个东西像乌鸦那么大，从他的手中飞出来。”我说。

我的话和我所看见的完全符合，绝非开玩笑，但是他们似乎把它当成天底下最好笑的一句话，两人又笑又跳，直到咳嗽起来。

“我想，卡洛斯已经受够了。”唐望说，他的声音都笑哑了。

唐哲那罗说他马上就要找到我的车子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唐望说，我们正在一个崎岖的地区，要在这里找到车子似乎不太乐观。唐哲那罗脱下他的帽子，用绳子把帽带系起来，然后把他的羊毛腰带系在帽檐的帽穗上。

“我要用我的帽子做一只风筝。”他对我说。

我看着他，知道他是在开玩笑，我一直以做风筝专家自居。小时候我常做最复杂的风筝，我知道草帽的边缘太软，承受不住风力。而帽子本身又太深，风会在里面打转，使帽子不可能飞起来。

“你觉得它不会飞，是不是？”唐望问我。

“我知道它不会飞。”我说。

唐哲那罗不为所动，把一条长绳子系在他的风筝帽上。

这是个有风的日子，唐哲那罗冲下山坡，唐望拿起他的帽子，然后唐哲那罗拉起绳子，这该死的东西居然飞起来了。

“看，看那风筝！”唐哲那罗叫道。

风筝在空中晃动了几下，但仍然在空中飞。

“不要把视线从风筝上移开。”唐望坚定地说。

不一会儿我便感到晕眩。看着那风筝，我回忆起过去的时光；仿佛我自己在放那风筝，像过去一样，在故乡多风的山丘上。

有一会儿，这段回忆吞噬了我，我失去了对时间持续感的觉察。

我听到唐哲那罗在叫，我看到帽子上下晃动，然后掉到地上，我的车子就在那里。一切发生得这么快，我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感

到头晕而心不在焉，我的心思集中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画面上。我要不是看见唐哲那罗的帽子变成了我的车子，就是看见帽子掉到了我的车顶上。我想要相信后者，相信是唐哲那罗用帽子指出我的车子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两者同样恐怖。不过我还是把心思都放在琐碎的细节上，好维持原来的心理平衡。

“不要抗拒。”我听到唐望说。

我觉得内在有某种东西快要跑出来了，思潮和形象如不可遏止的大浪般袭来，我仿佛进入了梦境。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车子，车子停在约一百英尺外的平坦岩地上，看起来就像有人刚把它摆上去。我跑到车子旁，仔细检查起来。

“该死的！”唐望叫道，“不要瞪着车子，停顿世界！”

然后像在梦中一样，我听到他叫道：“哲那罗的帽子！哲那罗的帽子！”

我望着他们，他们正凝视着我，目光锐利，我的腹部一阵疼痛，头也同时痛了起来。我生病了。

唐望和唐哲那罗好奇地看着我。我在车子旁边坐了一会儿，然后十分自动地开了车门，让唐哲那罗坐进后座。唐望也跟进去，坐在他旁边。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通常是坐在前座的。

我在迷糊的状态下开车回到了唐望的住处。我全身都不对劲。我的胃很不舒服，恶心的感觉使我神志不清，我只是机械地开车。

我听到唐望和唐哲那罗在后面嘻嘻哈哈得像小孩子。我听到唐望问我：“我们快到了吗？”

那时候我才注意看看路，离他的家很近了。

“我们就要到了。”我咕哝道。

他们爆出大笑，拍着手和大腿。

我们到达唐望家时，我自动跳下来，为他们开门。唐哲那罗先下车，随即向我道贺说，这是他一辈子所搭乘过的最舒适、最平稳的一次

车。唐望也如此表示。我并不太理会他们。

我锁上车门，好不容易走进屋子里，在我睡着之前，还可以听见唐望和唐哲那罗不时爆出大笑。

19　停顿世界

第二天我一醒来，就开始问唐望问题。当时他正在屋后劈柴，但唐哲那罗则不见了踪影。唐望说没什么好说的。我指出我已经能保持超然，观察唐哲那罗的“地面游泳”，而不试图寻求任何解释，但我的压抑并没有帮助我了解更多。然后在车子不见之后，我自动陷入寻求合理的解释，而那也没有帮助我。我告诉唐望，我之所以坚持寻求解释，不是自己故意要把事情弄复杂，而是根植于我内在的习惯，可以压倒一切其他的可能。

“这就像一种病。”我说。

“没有什么病，”唐望平静地回答，“那只是放纵。你放纵自己去解释一切事物，在你的情况下，解释已不再是必要的了。”

我坚持说，我只能在秩序和理解的情况下生活。我提醒他，自从我们交往以来，我的人格已大大地改变，而这种改变能够发生，是因为我能向自己解释应该改变的理由。

唐望轻轻地笑了，他很久没有说话。

“你非常聪明，”他终于开口说道，“你总是要回到你熟悉的地方。不过这次你做不到了，你已经没有地方可回了。我不会再向你解释什么了。哲那罗昨天对你做的一切，是对你的身体做的，因此让你的身体来决定什么是什么吧！”

唐望的语气友善，但也有不寻常的冷漠，使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孤独，我向他表示了我的感伤。他微笑着，轻轻握住我的手。

“我们都是必死的生物，”他轻声说道，“没有多余的时间留给过去的习惯了。现在你一定要用上我教给你的所有‘不做’，来停顿世界。”

他又抓紧我的手，他的触摸肯定而友善，像保证他对我的关怀与爱护，同时也给我一种坚定不移的目标感。

“这是我对你的表示，”他说，握紧我的手，“现在你一定要自己回

到那些友善的山中。”他用下巴指着东南方远处的山脉。

他说我必须留在那里，直到我的身体说可以了，然后才能回他家。说完，他轻轻地把我推向车子，我知道他不要我再说话或耽搁。

“我在那里要做什么呢？”我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摇摇头。

“不要再这样子了。”他终于说。

他举手指向东南方。

“到那里去。”他断然地说。

我开车朝南行，然后转向东方，沿着我以前和唐望出来时所走的路。我把车子停在泥土路的尽头，然后走上熟悉的山径，到远方一处高地。我一点也不知道要在这里做什么。我开始游荡，寻找一个休息的地方。突然，我觉察到了左边的一小块土地。似乎这块土壤的成分有点不同，但是当我集中视线去注视时，又看不出任何不同。我站在几英尺之外，尽力按照唐望所吩咐我的去“感觉”。

我站着不动，大约过了一小时。我的思绪逐渐减少，直到后来我已不再心中自语。然后我感到不舒服，这感觉似乎只局限在我腹部，当我面对那地区后，不适感便更强烈。我因此后退，觉得非得离开不可。我开始交叉双眼视线，扫视周围。走了一会儿，我来到一块平坦的大石头前，停了下来。这块石头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特殊的色彩或光泽。但是我很喜欢它，我的身体感觉很好，我体验到了舒适感，便在石头上坐了一会儿。

我在高地和附近山区闲荡了一整天，不知道要做什么事，也不知道要期待什么。我在黄昏时走到那块平坦的岩石处，我知道我若在那里过夜会很安全。

第二天我去更东边的高山地带探险，下午时我到了另一处更高的高地。我以为我来过这里，我观望四周，想弄清楚自己的位置，但我认不出附近的山峰。很小心地选择了适当的地点后，我在一片荒凉的岩石地带边缘坐下休息。在那儿我感到十分温暖与平静。我想从葫芦中倒些食

物出来，但葫芦是空的，我喝了点水，水温温的，不太新鲜了。我想，除了回唐望家之外，我无事可做。我开始考虑是否该动身回去了。我趴在地上，头靠在手臂上，觉得不大舒服，换了几次姿势，直到后来我发现自己正面对西方，太阳已经低垂。我的眼睛很疲倦，正往下看地面时，瞥见一只很大的黑甲虫从小石头后面爬出来，它正在使劲推着一团小粪堆，有它的两倍大。我顺着它的动作看了好久。这小昆虫似乎无视我的存在，只是不停推它的负荷，越过地面上的石头、树根、洼地和土堆。就我所知，甲虫并没有觉察到我在那里。转而一想，我实在不能确定它知不知道我在那里。这个想法引发了我一连串的逻辑思维，来衡量甲虫与我的世界。甲虫和我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中，但显然世界对我们两个而言不尽相同。我沉醉在观察中，看它背负重物爬上石块又爬下岩缝，不禁赞叹它惊人的力气。

我观察这只昆虫好久之后才意识到周围的寂静。只有风在树丛的枝叶间嘶嘶作响。我抬起头来，不自觉地朝左一看，瞥见在几英尺之外的岩石上隐约有个影子，或是微微的闪动。起初我不加注意，后来才明白左边确实有东西在闪动。我猛然转头，清楚地觉察到石头上有个影子。我很奇怪地感觉那影子瞬即滑落到地上，立刻被尘土吸收了，就像吸墨纸吸干一滴墨渍一样。我的背脊掠过一阵寒意，心中闪现的想法是，死亡就在一旁观看我和甲虫。

我再去寻找那只甲虫，可是找不到了。我想，它一定到达了目的地，卸下重担，躲到洞穴里了。我把脸靠在一块平滑的石头上。

甲虫突然从一个深洞里钻了出来，停在离我的脸几英寸[4]远的地方。它好像在看我，有一会儿我觉得它已经意识到我的存在，也许就像我意识到死亡的存在一样。我感到一阵颤抖。甲虫和我不再是不同的了。死亡像阴影一样，潜伏在那块大岩石后朝我们俩逼近。刹那间我竟感到极为兴奋。甲虫和我是平等的，我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比另一个好。我们的死亡使我们平等了。

我的兴奋和喜悦是如此地强烈，我开始啜泣起来。唐望说得对，他一直是对的，我是生存在一个最神秘的世界上，我也像其他人一样，都是最神秘的生物，但是我并不比一只小甲虫重要。我擦擦眼睛，正当我用手背揉眼睛时，我看到了一个人，或者是具有人类形象的东西，就在我右边五十码处。我坐直身子，睁大眼睛去看。太阳已经很接近地平线，金黄色的光芒使我无法看清楚。这时我听到一阵奇怪的噪声，像远处喷气式飞机传来的声音，等我专心倾听时，那声音逐渐拉长，变成尖

锐的金属嘶嘶声，然后又柔和下来，变成富催眠性的美妙声音。那旋律像电流的震动声。我脑中想到的形象是两个通电的球体在逐渐靠近，或两块通电的金属块在相互摩擦，直到最后电流完全平衡后才停下来。我又睁大眼睛去看，想认出那个躲我的人，但是只能看到一个黑黑的形象衬在树丛上。我伸手遮在眼睛上方，那时候夕阳的余晖又改变了，于是我才明白，我所看到的只是光造成的错觉，只是树叶与阴影造成的效果而已。

我移开眼睛，看见原野上一只小狼轻快地跑着。小狼就在我刚才以为看见人的那个地点附近。它向南方跑了约五十码，然后停下来，转头向我走来。我叫了几声，想把它吓走，但它还是朝我走近。一时我感到担忧。我想，它可能很凶狠，我甚至考虑去找几块石头来防御它的攻击。当它走到离我十到十五英尺远时，我注意到它一点也不凶猛；相反地，它似乎很平静，不畏惧。它放慢了脚步，在离我不到四五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彼此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它又靠近了些。小狼棕色的眼睛明亮而友善。我坐在一块石头上，小狼站着，几乎碰到了我。我呆住了，我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一只野狼，那时候我心中唯一出现的念头就是向它说话。于是我开始像面对一只狗一样说起话来。然后我觉得它也“说话”回答我。我绝对确定它说了一些话，我感到困惑，但是我没时间去思索我的感觉，因为小狼又“说话”了。但是这只动物并不是像人类一样发出言语，我只是“感觉”它在说话，但这也不像宠物与主人之间沟通的感觉。小狼的确说话了，它传达了思想，而这种传达就像它说了一个句子似的。我说：“你好吗，小狼？”我觉得我听到它回答：“我很好，你呢？”然后小狼又重复了一遍。我跳了起来，它却一动也不动，它根本没有因我的突然跳起而受到惊吓。它的眼神仍然明亮友善。它趴在地上，侧着头问我：“你为什么害怕？”我坐下来面对它，开始一次最不可思议的对话。最后它问我我在这里做什么。我说我在这里“停顿世界”。小狼说：“Que bueno！（真棒！）”这时我才知道它是只懂两种语言的小狼，它的句子中，名词和动词是英语，而连接词和感叹词则是西班牙语。于是我想到，原来我是在一只美裔墨西哥小狼面前。我开始大笑，笑这一切的荒谬。我笑得太厉害，几乎歇斯底里起来。然后这整件事的不可思议击中了我，我的头脑一片激荡，小狼站起身子，和我四目相接。我定定地望着它的眼睛，觉得它的眼睛在拉我。突然，这只动物全身发亮，焕发出七彩虹光。我仿佛跌入了十年前的回忆，当时我在培约特药效的作用下，亲眼看见一只平常的狗化身为七彩虹光的人，令我无法忘怀。现在小狼似乎触发了我的回忆，这一幕记忆中的形象因而被唤回，重叠在小狼的身上；小狼变成一只流动、透明发亮的动物，它的

光很刺眼，我想用手蒙住眼睛，但是无法动弹。这通体发亮的动物碰触到我内在未知的部位，我的身体感受到了难以言喻的温暖和愉悦，仿佛它这一碰使我爆炸了。我麻木地站在那里，感觉不出我的脚、我的腿，还有身体其他部位，但是有某种东西支撑着我不倒。

我不知道我在那里待了多久。在这期间，明亮的小狼和我所站立的山顶逐渐消失。我没有思想或感觉，一切都消失隐退了，唯独我自由地飘浮在空间中。

突然，我觉得身体被刺了一下，然后好像被包围起来，有火在燃烧我，我才发觉太阳正照耀在我身上。我隐约可分辨西方远处的山脉，太阳已经快碰到地平线了。我正视着太阳，于是看到了“世界的连线”。我确实看到了无数奇特发光的白线交错于四周一切事物上，开始我以为或许我看到的是阳光反射在睫毛上的效果。我眨眨眼再看，线依旧不变，交叠或穿过周围的每一件事物。我转过身来察看这个惊人的新世界。线依旧清晰稳定，即使我的视线已离开了太阳。

我在忘形的状态下留在山顶上，似乎有无尽期之久。但是整个过程可能只有几分钟，也许只在太阳落入地平线之前的片刻，但对我而言无尽期。我觉得有种温暖而安详的东西从世界里流出，从我自己体内流出。我知道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这秘密非常简单，我体验到了一种无名的感觉洪流。我这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神妙的欢悦、如此的平静、如此庞大的掌握，但我无法把发现的秘密用言语、用思想表达出来，只有我的身体知道这秘密。

然后我不是睡着了，就是昏过去了。等我恢复知觉时，我躺在石堆上。我站起来，世界和我一向所见的一样。天渐渐黑了，我不知不觉地回头，走向我停车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唐望住处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家。我问起唐哲那罗，他说他在那儿附近办点事情。我立刻向唐望叙述了此番不寻常的经验，他很有兴趣地倾听。

“你只不过是停顿世界了。”我说完后，他如此表示。

我们沉默了片刻。然后唐望说，我必须谢谢唐哲那罗的帮助。他似乎对我感到很满意，不停地拍拍我的背，笑个不停。

“但是一只小狼会说话，那真是不可思议。”我说。

“那不是说话。”唐望回答。

“那么，那是什么呢？”

“你的身体终于能够了解，但是你自己未能发觉，那根本就不是一只狼，也不像你我这般说话。”

“但是小狼的确说话了，唐望！”

“现在你瞧，是谁说话像个白痴。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你应该懂得更多了。昨天你停顿世界，也许你也看见了。一个神奇的生物来告诉你一些事情，你的身体能够了解，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崩溃了。”

“但是昨天的世界和今天没有两样，唐望。”

“不，不一样，今天小狼没有来告诉你事情，你也没有看见世界的连线。昨天你能做到这一切，因为你内在有东西停顿了。”

“什么东西在我内在停顿了？”

“昨天在你内在停顿的，就是别人告诉你这世界是什么。你看，从我们出生时开始，人们便不断告诉我们这世界是如此这般的，很自然地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依照别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我们就如此去看世界。”

我们互望着对方。

“而昨天，世界变成了巫士告诉你的世界，”他继续说，“在那个世界里，狼会说话，鹿也会说话，就像以前我告诉过你的，响尾蛇、树木及其他生物也都会说话，但是我要你去学的是看见。也许你现在知道了，‘看见’只发生在你偷偷潜行于两个世界之间时——平常人的世界和巫士的世界之间。你现在正是夹在两个世界的中间点。昨天你相信小狼对你说话，随便一个巫士即使不会‘看见’，也会相信这件事，但是能‘看见’的人都知道，相信此事就是被限定在巫士的圈子里。同样的道理，不相信狼会说话，就是被限定在平常人的圈子里。”

“你的意思是，平常人的世界和巫士的世界都不是真实的？”

“它们都是真实的世界，都能对你发生作用。例如，你可以问那只小狼任何你想知道的事，它也必须回答你。唯一不幸的是，狼并不可靠，它们爱玩弄把戏。你的命运注定没有可靠的动物伙伴。”

唐望又解释说，狼会成为我终生的动物伙伴，而在巫士的世界中，有只狼做朋友并不是值得庆幸的事。他说，最理想的是，我对一条响尾蛇说话，因为蛇是非常好的伙伴。

“如果我是你，”他又说，“我不会去信任一只狼，但你与我不同，你可能会成为一个狼巫士。”

“什么是狼巫士？”

“就是从他的狼兄弟身上得到很多东西的人。”

我想再问下去，但他用手势阻止了我。

“你看到了世界的连线，”他说，“你也看到了一个清晰的生物。现在你已经差不多准备好要遭遇同盟了。你当然知道你在树丛中看见的那个人是同盟。你听到了他的咆哮声，像喷气式飞机的声音。他会在一座峡谷的边缘等待你，我会亲自带你去那里。”

我们又沉默了好久。唐望的双手放在腹部上，大拇指几乎无法觉察地动着。

“哲那罗也必须和我们一起去那座峡谷，”他突然说，“他是帮助你停顿世界的人。”

唐望看着我，目光犀利。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他笑着说，“现在这很重要。那一天，哲那罗并没有把你的车子从平常人的世界中移走。他只是逼着你像巫士一样去看世界，而你的车子并不在那个世界里，哲那罗要软化你的确信，他小丑式的表演告诉你的身体，想去理解一切这个想法有多荒谬。而在他放风筝时，你几乎‘看见’了。当你找到车子时，你是同时在两个世界中。那天我们几乎笑破肚皮，是因为你真的以为你在那个地方找到了车子，并从那里开车送我们回来。”

“但是他怎么能逼我像巫士一样去看世界呢？”

“我与他在一起，我们都知道那个世界。一旦人知道那个世界之后，要使它发生，只需去使用另一个力量之环，我告诉过你巫士都有。哲那罗要这么做真是易如反掌。他让你忙着翻石头，好分散你的思想，让你的身体‘看见’。”

我告诉他，这三天来所发生的事，已经使我对世界的看法遭受了不可弥补的破坏。我说过我们过去十年的交往都没有如此震撼，甚至服用知觉转变性植物的经验也没有如此强烈。

“力量植物只不过起辅助作用，”唐望说，“当身体明白它能‘看见’时，才是真实的。只有在那时候，人才能明白我们每天所看到的世界只不过是一种描述。我一直就是要你明白这一点。可惜的是，你只剩下些许时间了，同盟就要来抓你了。”

“同盟非抓住我不可吗？”

“没有办法逃避。为了能‘看见’，一个人必须学习巫士看世界的方式，然后同盟就会被召唤，一旦被召唤，它就会出现。”

“你不能教我‘看见’而不召唤同盟吗？”

“不能，为了‘看见’，必须学习用另一种方式来看世界。而我所知道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巫士的方式。”

20　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

唐哲那罗在中午时回来，由于唐望的建议，我们三人开车到我前一天去过的山区里。下车后我们沿上次走过的山路上山，但是并未停在上次逗留的地方，而是往上爬到山顶，然后走下山坡，来到一座平坦的峡谷里。

我们停下来，在一个山丘顶上休息。是唐哲那罗选择的地点。我自动坐下来，就像每一次与他们在一起时，唐望坐在我右边，唐哲那罗在我左边，我们形成一个三角形。

沙漠里的矮树丛焕发出湿润细腻的光泽，那是春雨之后的鲜绿。

“哲那罗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唐望突然说，“他要告诉你他第一次遇到他的同盟的故事，是不是，哲那罗？”

唐望的声音有哄人的味道。唐哲那罗看着我，把他的嘴唇缩成一个小洞。他顶起舌头，嘴唇一张一闭着，像痉挛。

唐望看着他大笑，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在做什么？”我问唐望。

“他是一只母鸡！”他说。

“一只母鸡？”

“看，看他的嘴巴，那是母鸡的屁股，马上就要生蛋了。”

唐哲那罗嘴唇的抽搐渐渐加快，他的眼神变得古怪而疯狂，嘴巴张开，好像抽搐使小洞变大似的。他的喉咙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他双手交叉在胸前，很没有礼貌地吐了一口痰。

“该死的！不是蛋。”他说，表情很担忧。

他的身体姿势和脸上表情是那么滑稽，让我忍俊不禁。

“哲那罗既然差点生了个蛋，也许他会愿意告诉你他第一次和同盟遭遇的情形。”唐望再次说道。

“也许。”唐哲那罗说，似乎并不很热衷。

我恳求他告诉我。

唐哲那罗站了起来，伸展手臂与腰背，他的骨头一阵响，然后他又坐下来。

“我第一次抓住我的同盟时，我还很年轻，”他终于说，“我记得那时刚过正午。天一亮，我就到旷野中，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同盟从树丛后跳出来，挡住了我的去向，他在那里等待我，并邀我和他角力。我正要回头走，不理他，但是我忽然想到，我的身体够强壮，能和他较量，虽然我很害怕。一阵寒意冲上背脊，我的脖子硬得像块木板，顺便告诉你，当你的脖子变硬时，那就表示你已经准备好了。”

他打开衬衫，给我看他的背。他绷紧他颈部、背部和手臂的肌肉。我发觉他的肌肉十分发达。回忆起同盟的遭遇，仿佛触动了他全身的每一条肌肉。

“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说，“你必须闭紧嘴巴。”

他转向唐望说：“是不是这样？”

“是的，”唐望平静地说，“因为当你抓住同盟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可能会让你咬断舌头，或把牙齿都撞掉。你的身体一定要挺直站好，两脚稳稳地踩在地上。”

唐哲那罗站起来，示范正确的姿势：他的膝盖微弯，手垂在两侧，手指微弯。他似乎很轻松，但又屹立在地上。他保持了这姿势好一会儿，我以为他要坐下来，但是他突然向前一冲，仿佛脚下有弹簧似的。他的动作太突然，我往后倒下，但就在我跌倒时，我很清楚地感觉到唐哲那罗抓住了一个人，或者某种具有人形的东西。

我坐直，唐哲那罗全身的肌肉还是紧绷着，然后他突然放松下来，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坐下。

“卡洛斯刚才看见了你的同盟，”唐望随口一提，“但是他还是太虚

弱，跌了一跤。”

“真的吗？”唐哲那罗故作天真状地问，鼻孔张得大大的。

唐望向他保证，我确实“看见”了。

唐哲那罗又朝前一跃，用力之猛，我朝一侧倒下去。他的动作如此迅速，我实在看不出来他是如何从坐姿跳起来的。

他们两人都大笑，然后唐哲那罗的笑声变成了咆哮声，和狼的嚎叫一模一样。

“不要以为你必须像哲那罗跳得一样好才能抓住同盟，”唐望叮嘱道，“哲那罗能跳得这么好是因为他有同盟帮他。你只须稳稳地站在地上，准备承受冲击。你要像哲那罗跳之前那样站着，然后你要往前一跳，抓住同盟。”

“他应该先吻吻他的勋章。”唐哲那罗插嘴道。

唐望故作正经地说，我没有勋章。

“那么他的笔记本该怎么办？”唐哲那罗坚持道，“他非得想办法处理他的笔记本才行，在跳起来之前把它搁在一旁，或者他可以用笔记本来打同盟。”

“我真该死！”唐望似乎真心感到惊讶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我敢打赌，同盟一定是第一次被人用笔记本打倒在地上。”

唐望的笑声和唐哲那罗的狼嚎声停息之后，我们三个人的心情都很好。

“你抓到同盟之后，怎么样了呢，唐哲那罗？”我问。

“先是有力的震动。”唐哲那罗迟疑片刻后说，他似乎在整理思绪。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像这样，”他继续说，“就像一种……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我抓住同盟之后，我们开始旋转。同盟使我旋转，但我没有松手。我们在空中旋转着，速度又快又强，最后我什么都看不见，眼前变成白茫茫的一片雾。我们一直旋转，旋转，旋转着。突然间

我觉得我又站在地面上了。我看看自己，同盟并没有杀掉我。我还是完整的一个人，我还是我自己！这时我知道我胜利了，我终于有个同盟了。我高兴地跳上跳下，多棒的感觉！那是多棒的感觉啊！”

“然后我看看四周，想知道我在何处，周围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很陌生。我想，同盟一定把我腾空抓起，丢到了很远的地方。我辨认方向，我想我家一定是在东方，所以我就朝东走。时间还早，和同盟的遭遇没有占去多少时间。我很快就找到了一条小径，然后我看到一群男女朝我走来。他们是印第安人，我以为他们是马萨特克族的印第安人。他们围着我，问我要去哪里。‘我要回伊斯特兰的家。’我告诉他们。‘你迷路了吗？’有人问。‘是的，’我说，‘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伊斯特兰不是往那里走。伊斯特兰是在相反的方向。我们就要到那里去，’另一个人说，‘跟我们一起走吧！’他们齐声说：‘我们有食物！’”

唐哲那罗停下来望着我，好像在等我发问。

“嗯，后来怎么样？”我问，“你跟他们走了吗？”

“不，我没有，”他说，“因为他们不是真实的。在他们向我走过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在他们的声音及友善的态度中，都有某种东西暴露了他们的底细，尤其是当他们要我跟他们走的时候，因此我赶快跑开了。他们都在后面叫我，求我回去，他们的哀求声变得很蛊惑人，但我继续跑走，离开了他们。”

“他们是谁？”我问。

“是人，”唐哲那罗断然地回答，“但不是真实的。”

“他们就像鬼魅，”唐望解释，“像幻影。”

“走了一会儿，”唐哲那罗继续说，“我更有自信了。我知道伊斯特兰在我走的方向。然后我看见两个人从前面的山路上走下来，他们似乎是马萨特克族印第安人。他们牵着一头驴，上面驮着柴草。他们经过我身边时咕哝一声：‘午安。’”

“‘午安！’我说，继续前进。他们根本没注意我，只顾走他们的路。我放慢脚步，回头看看他们。他们继续走着，丝毫不理会我。他们似乎是真实的，我追上去，大叫：‘等一下，等一下！’”

“他们牵着驴，站在两侧，好像在保护驴背上的货物。”

“我在山区里迷了路。’我对他们说，‘到伊斯特兰是往哪里走？’他们指着他们前进的方向。‘你还要走很久，’其中一人说，‘伊斯特兰在山区的另一边，你要走四五天才能到达。’然后他们回头继续走。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印第安人，因此要求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走。”

“我们一起走了一会儿，然后其中一人取出他的食物，递给我一些。我当场愣住。他递给我食物的样子十分奇怪。我的身体感到了恐惧，所以我向后一跳，赶快跑开了。他们俩都说，如果我不和他们走，我就会死在山里。他们劝我和他们一起走。他们的请求也十分蛊惑人，但我使出全力跑开了。”

“我继续走。这时我知道我是在朝着伊斯特兰的方向走，而那些幻影想要把我诱离正途。”

“我碰到了八个幻影，他们一定知道我的决定是不可动摇的。他们站在路旁，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他们大多会拿出食物或其他的货物，像在路边卖东西的诚实商人。我没有停下来，也没有看他们。”

“下午稍晚时，我到了一座山谷。我似乎认得那里，那里看起来有点熟悉，我想我以前去过。若是如此，那我就走到伊斯特兰的南方了。我开始寻找地形上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更正我的方向。这时我看见一个印第安男孩在放羊。他也许只有七岁，身上的穿着和我自己小时候一样。事实上，他使我想起我自己小时候为父亲看管两只山羊的样子。”

“我观察了他一会儿。小男孩在自言自语，和我小时候一样，然后他会和羊说话。就我放羊的经验来看，他做得实在很好，他很细心与谨慎。他没有放纵他的山羊，也没有虐待它们。”

“我决定喊他，我大声对他说话。他跳了起来，跑到一块岩石后面，从石缝中偷偷看我，他似乎准备要逃命。我喜欢他。他似乎很害怕，但他仍有时间把他的羊群赶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我对他说了好多话。我说我迷路了，不知道往伊斯特兰要怎么走。我问他这是什么地方。他说的地名正是我刚才所猜想的，我很高兴，我知道我已不会再迷路了，并思索着同盟的力量居然这么大，在一

眨眼的工夫，就把我的身体带到这么远的地方。”

“我谢谢那个男孩，准备离开。那个男孩从躲藏处走出来，把他的山羊赶上一条几乎看不见的小径上。这条小径似乎通往山谷。我喊那个男孩，他没有跑开。我向他走近，当我太靠近时，他就跳入树丛。我称赞他的小心，然后问了他几个问题。”

“‘这条小路通往哪里？’我问。‘下面。’他说。‘你住在哪里？’‘下面。’‘下面有许多房子吗？’‘没有，只有一间。’‘其他的房子在什么地方？’男孩漫不经心地指着山谷的另一边，就像同年纪的小孩一样，然后他赶着羊群走下了小路。”

“‘等一等，’我对男孩说，‘我又累又饿，带我去见你的家人。’”

“‘我没有家人。’小男孩说。我心中一震，不知为什么，但他的声音使我很迟疑。男孩注意到了我的迟疑，停下来对我说：‘我家里没有人，’他说，‘我的叔叔走了，他太太到田里去了。家里有很多食物，好多好多，跟我来吧。’”

“我几乎要感到哀伤，那男孩也是个幻影。他的声调及渴望的语气暴露了他的底细。许多幻影想要诱惑我，但是我不害怕。刚才与同盟的较量仍使我麻木。我想要对同盟及那群幻影发发脾气，但是不知为何，我无法像以前一样发脾气，于是我作罢。然后我想要悲伤一番，因为我喜欢那个小男孩，但是我也无法悲伤，只好作罢。”

“突然，我明白，我有了一个同盟，那些幻影不能拿我怎么样，于是我跟着小男孩走下山路。其他的幻影会突然冲出来，想使我跌下山崖，但是我的意志要比他们强，他们也一定感觉到了，因为他们停止骚扰我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只是站在路旁；不时会有几个朝我扑来，但都被我的意志给挡了回去，最后他们都不来打扰我了。”

唐哲那罗说到这里，停了好久。

唐望看看我。

“后来怎么样了，唐哲那罗？”我问。

“我就继续走。”他说得很实在。

他似乎已经把故事说完，不想再说下去了。

我问他，为什么从他们给他食物就可判断他们是幻影。

他没有回答。我进一步又问，是否马萨特克族印第安人通常不会表示自己有食物，或是对食物非常在意。

他说，他们的口气、引诱他的那种渴望以及提到食物的神态，都足以令人断定他们是幻影。而他之所以能判断，是因为他的同盟在帮助他。他表示，若是靠他自己，他绝对不会注意到那些特别的细节。

“那些幻影是同盟吗，唐哲那罗？”我问。

“不是，他们是人。”

“人？但你说他们是幻影。”

“我说他们已不再是真实的了。在我遭遇了同盟之后，没有一件事是真实的了。”

我们沉默了许久。

“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唐哲那罗？”我问。

“最后的结果？”

“我是说，你最后是怎么到达伊斯特兰的？什么时候到的？”

他们两人同时爆出大笑。

“那就是你所谓的最后结果啊！”唐望说，“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哲那罗的旅程没有最后的结果。永远不会有最后的结果。哲那罗还是在前往伊斯特兰的路上！”

唐哲那罗犀利地瞥了我一眼，然后转头眺望远方，远远的南方。

“我永远也到不了伊斯特兰。”他说。

他的语气坚定而又温柔，像是在喃喃自语。

“但是在我的感觉里……有时候在我的感觉里，像还差一步就要到了，但是我永远到不了。在我的旅程中，连过去熟悉的路标都找不到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唐望和唐哲那罗互相注视着，他们的眼中有种哀伤的神色。

“在我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中，我只见到了虚幻的旅客。”他轻声说。

我看看唐望。我不懂唐哲那罗的意思。

“哲那罗在他往伊斯特兰的旅途中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只是飘忽不定的幻影。”唐望解释说，“拿你来说，你就是一个幻影。你的感觉与你的渴望，都是其他人的感觉及渴望。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在他前往伊斯特兰的路上所遇见的过客都是幻影。”

我突然明白了，唐哲那罗的旅程只是一个隐喻。

“那么你的伊斯特兰旅程不是真实的。”我说。

“是真实的！”唐哲那罗反驳道，“那些旅客才不是真实的。”

他点点头，指着唐望，很肯定地说；“这才是唯一真实的人。我只有和这个人在一起时，世界才是真实的。”

唐望笑了笑。

“哲那罗把他的故事告诉了你，”唐望说，“因为昨天你停顿世界了，他认为你也‘看见’了，但是你这个笨蛋不知道。我一直跟他说，你很奇怪，迟早你会‘看见’的。不论如何，在你下次遇见同盟时——如果有下次的话，你一定要和他角力，把他收服。如果你能承受住冲击，我相信你能，因为你够强壮，生活像战士，你便会收服同盟，然后发现自己生存在一个未知的世界上。很自然地，你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踏上回洛杉矶的归途。但是没有路可以回到洛杉矶了。你留在那里的事物将永远无法再寻获了。当然，那时候你已是一个巫士，但那也没有用，在这种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所爱、所恨、所盼望的一切，都已被留在后头了。但是人的感觉不会死去，也不会改变。巫士踏上归途时，知道他永远不会抵达，知道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带他回到过去他

所爱的地方、所爱的事物、所爱的人那儿，甚至连死亡的力量都不能。那就是哲那罗要告诉你的。”

唐望的解释像一剂催化剂，唐哲那罗的故事突然对我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我能从他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生活。

“那么我所爱的人呢？”我问唐望，“他们会怎么样呢？”

“他们都会被留在后头。”他说。

“难道没有办法可以挽回吗？我能救他们，或带他们一起走吗？”

“不能，你的同盟会把你单独地旋向未知的世界。”

“但是我能回到洛杉矶，是不是？我可以搭巴士或飞机，回到那里。洛杉矶还是在那里，是不是？”

“那当然，”唐望笑着说，“还有曼蒂卡（Manteca）、蒂梅丘拉（Temecula）及图森（Tucson）。”

“还有特卡特（Tecate）。”唐哲那罗极严肃地补充。

“还有彼德拉斯内格拉斯（Piedras Negras）和特朗奎塔斯（Tranquitas）。”唐望笑着说。

唐哲那罗又加了许多地名，唐望也是。他们列举出一连串好笑而古怪的城市乡镇名称，似乎乐此不疲。

“与同盟较量，会改变你对世界的观念，”唐望说，“这观念就是一切，它一改变，世界本身就会随之改变。”

他提醒我，我曾读过一首诗给他听，他要我再背诵一遍。他提示了几个字，于是我想起来，我读过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的几首诗给他听。他要听的那首诗名为El Viaje Definitivo（《最终的旅程》）。我背诵起来。

> ……我将离去，但鸟儿会留下，唱着歌。
> 而我的花园会留下，有它青葱的树木相伴，水井相随。
> 午后，天空将是蔚蓝、宁静。

钟楼上的钟会响起，
如同它们敲响在这个午后，
曾经爱过我的人会逝去，
城镇会年年更新，
但我的心灵将患思乡症，永远地流浪，
在我那盛开的花园中，同一处深奥的角落。

“这就是哲那罗所说的感觉，”唐望说，“为了成为巫士，一个人必须充满感情。一个充满感情的人在这世上会拥有他视为珍贵的事物——即使没有别的，也有他脚下走过的土地。”

“哲那罗在他的故事里告诉你的，正是这个。哲那罗把他的热情留在伊斯特兰——他的家、他的同胞、他所珍惜的一切，现在他带着他的感觉四处流浪；有时候，正如他说的，他几乎抵达了伊斯特兰，我们也都和他一样。对哲那罗而言，那是伊斯特兰；对你，那是洛杉矶；对我……”

我不要唐望告诉我他自己的。他仿佛读出了我的心思，因此停下不说。

唐哲那罗叹了口气，重述那首诗的前一行，但稍加更改。

“我已离去，而鸟儿留下，唱着歌。”

一刹那，我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孤独如大浪般袭来，吞噬了我们三个。我看着唐哲那罗。我明白，一个感情充沛的人心中必然有如此多的牵绊，还有如此多珍爱的事物被留在后头，我清楚地感觉到，这时候他回忆的力量即将奔泻而下。唐哲那罗该在哭泣的边缘。

我连忙移开视线，唐哲那罗的热情、他那极端的孤独，使我想哭。

我看着唐望，他正凝视我。

“只有成为战士，人才能在知识的道路上生存，”他说，“因为战士的艺术是在平衡做人的恐惧与做人的奇妙。”

我轮流看着他们两个。他们的眼睛明亮、平静。他们召唤出一股巨大的怀乡之情，而当他们似乎要迸发出伤感的泪水时，他们控制了那股冲动。在那一刻，我想我“看见”了。我“看见”人类的孤独像一股巨浪被

冻结在我眼前，被一座由隐喻建成的隐形墙壁挡住。

我的悲哀巨大到让我沉醉其中。我拥抱了他们。

唐哲那罗微笑着站起，唐望也站起来，把手轻轻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们要留你在这里了，”他说，“至于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同盟会在原野的边缘等待你。”

他指着远处黑暗的山谷。

“如果你觉得时候还没到，就不要赴你的约会。”他又说道，“逞强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如果你想要生还，你就必须真正清楚自己，对自己绝对有把握。”

唐望走了，没有再看我一眼，唐哲那罗则回头两三次，眨眼摆头，示意我也跟上去。我目送他们，直到他们消失在远方，然后我走回停车处，开车离去。我自己知道，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本书完）

[1] 1码=0.9144米。

[2] 1英尺=0.3048米。

[3] 1英里=1.609千米。

[4] 1英寸=2.54厘米。